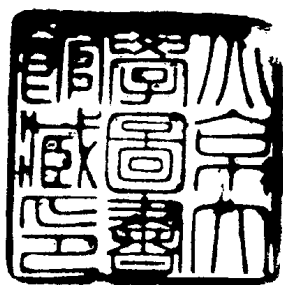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8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七冊目次

史部・編年類

國史紀聞十二卷

〔明〕張銓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 一

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一)

〔明〕顧錫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五三二

國史紀聞十二卷

〔明〕張銓撰

揚州市圖書館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史紀聞
十二卷》提要

序張忠烈

國史紀聞

臣楊先

晉令劔江忠烈遠持

斧而臨望之則豐頤廣額赤

顏漆髯屹然巨人也秋典

文閣臣以往歲分較辭迄武

序

闡臣佐較閱獲親接罄咳大

都負嚴凝肅之中寓肫懃煦

就之意一時激揚稱名直指

而臣奉職無狀妄知竅深謬

以卓異荷

留遂于忠烈稱門下士方忠烈之

感慨東事新置大帥也抗疏
非之未幾一一如所云舉朝
神其識

神祖命往監軍事忠烈不取臺資
謝卑騎受代于

今上初年臣已忝同臺尺一纔通

序

而遠瀆之報旋至忠烈之慘

旋聞臣痛心欲絕設位而哭

而奠首疏乞

旌卹奉有查確議行之

旨今被

聖主恩顧至隆凡天下知與不知

無不仰之為忠且烈而不知

蓬萊山人之夢諱為朝廷忠

臣則天而忠者也大司馬早

有隱德大廷尉敬歷中外懷

冰茹蘖猷遠功高則又世而

忠者也即以忠烈一身而上

序

三

谷明恕共戴祥刑則忠于理

番商剔蠹西隅晏安則忠于

役立朝條上機宜大指要先

察吏生平不喜黨附加意表

章名賢則又忠于

廟社忠于人才而當其應

召闕下也有限之居諸或付之無窮之期遂即無營之株守亦安寄其有用之精神而忠烈一片忠肝不忍清時虛擲乘茲討論舊章紀聞

國史芟釋官之浮夸削野史之

序

四

蕪陋備尚書之記載省諸家之龐襍非剽時耳以為目非信羣吻以為筆惜無餘暇輯及

世廟而後然凡

祖宗謨烈

朝政得失士品端衷邊計安危

一按牘而班班可考此其忠已在萬世殆得凍水新安之遺意而直欲接麟經之一脉者歟後有修馬班業者能不取材于斯也語云惟其有之

序

五

是以似之睢陽之齒可以吞賊故應有不三復之記誦不立稿之文章常山之舌可以舐血故應有偉而重之碑頌穎而厚之記銘忠烈之處心積慮莫非忠義其所著詩

與文皆忠

君愛國之淋漓而忠臣烈士之梗
槩也矧是紀也乎執然又非
獨此也大廷尉神明矍鑠鼎
譽蔚蒸樞衡轉瞬耳一旦以
歸寧

序

六

予告南中相顧失倚金吾文采翩
翩憤不共天請師滅奴請使
屬國請除戎器諸季讀父書
俱綽有父風臣嘗歷沁陽見
其千巖挿天一泓旦地氣鬱
而蒼景秀以文歎曰非地靈

不有人傑頃以病依子舍緣
門墻世講嘗侍大廷尉杖屨
一步一趨又歎曰非是父不
有是子有是子又應有若孫
忠孝萃于一門從古亦不數
得臣故不為

序

七

國史贅而于紀之者三致意以
為後世臣子取則焉
天啓四年甲子季夏朔門人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
徐揚先謹撰

國史紀聞序

夫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史所以述世紀跡彰往信來
也古者有左右史朝夕人主
之前記言記動媿惡必書春
秋時若晉之董狐齊之太史
氏直書無隱不畏強禦猶有
三代之遺焉秦漢而下稱良
史者必推龍門扶風二家皆
世習其業纂集舊聞爲力頗
易然而是非之公已不能恆
當世之口則信乎史之難已

序

一

降是史失其職非諛則誣著

述愈煩直道愈晦惟涑水紫
陽可接麟經之脉炎宋以後
史益蕪穢觀者病之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倥傯戎馬

卽設起居注又

序

二

命史臣直書傳信後來大公至正
之心同符三代度越季世遠
矣歷代相沿珥筆之官寢失
初意虛負編摩之名未見紀
注之實卽纂修
實錄藏在

天府外廷之臣無繇得窺是以野

史雜出自

國初以迨嘉隆無慮數十家然
或誕而失真或略而不備或
錯亂而無章惟先臣鄭曉吾
學編事核言簡鑒裁精密庶

序

三

幾乎一代之良惟時有避忌
方技佞幸諸傳廢而不錄未
免有掛漏之憾而體非編年
于兼總條貫之義猶若謙讓
未遑焉臣生長僻鄉目不覩
金匱石室之藏耳不聆鴻儒

耆碩之論徵文徵獻無所取

衷庚戌歲以上谷理官被

徵候

命

闕下閒居無事因得討論

國朝舊章悉取諸書置之几案

序

四

叅校異同披沙揀金聚狐擇
腋更歷寒暑始竣雖識鑒未
當謏淺少文而是是非非不
敢違匹夫匹婦之公其于

二祖

列聖之睿謨鴻烈懿德豐功頗能

揚厲其萬一至

國家之大經大法名臣之嘉謀

嘉猷以及夫政事之張弛人

品之邪正民生之休瘁世道

之淳澆土宇之版章侵削亦

皆識其梗概手錄成帙藏之

序

五

篋笥以備遺忘名之曰

國史紀聞者蓋得之傳述而不

敢據以爲信也語曰百聞不

如一見倘諸臣以聞悞臣而

併使臣以聞悞後人則臣懼

滋甚若夫兼擅三長網羅百

氏勒成一代之信史而俟夫

後之作者是編也幸比于不

賢之識小以備採擇此則區

區纂集之意乎

書

萬曆四十八禩孟夏中旬巡按江

序

六

西監察御史臣張銓謹識



史記卷之一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張鉉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徐揚先較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

高皇帝起兵濠州

高皇帝之先江東句容人宋季時大父徙居泗

父又徙鍾離之東鄉母陳氏生四子上最少

生之夕赤光燭天里中競呼朱家火起相率救

國史紀聞卷之一

之及至無有也年十七值旱疫父母俱喪迺入

皇覺寺逾月僧乏食散遣其徒游四方上西

遊合肥歷光固汝潁凡三年復還皇覺寺時元

政不綱四方兵起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

徐壽輝等各擁衆數萬剽掠郡縣定遠人郭子

興與其黨孫德崖等攻陷濠城據之元將徹里

不花率兵欲復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

以徼賞百姓皆恟恟相煽動不自安上迺入

濠城門者疑以爲謀執見子興子興見上狀

貌異常遂留置帳下以所有馬公女妻之日益

親信

十二月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李二爲元丞相脫脫所敗遁去其將趙均用彭

早住率餘衆奔濠二人本以窮蹙來歸子興反

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脫脫命賈魯追

均用等圍濠城均用與子興極力拒守會魯死

兵解去均用早住遂據濠州

癸巳五月張士誠起兵據高郵

國史紀聞卷之一

士誠白駒場亭民及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

殺參政趙璉遂據高郵自稱誠王

高皇帝取滁陽

濠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上迺歸鄉里募

兵得七百人鳳陽人徐達沉雄有智略與耿再

成郭英等皆來歸時彭趙二人馭下無道所部

暴橫高皇帝察其無成迺與徐達等二十四

人南略定遠以計取驢牌寨民兵得壯士三千

人率之而東襲破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降其

民兵七萬南略滁陽道過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與語悅之留置幕下掌書記遂與俱攻滁陽下
之趙均川遣人邀帝使守盱泗辭不往未幾
早任死均川獨據濠州子興乃率所部歸滁

乙未正月取和陽

滁賊之糧高皇帝謂子興曰固守孤城非計
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
計取難以力勝遂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聲言廬
州兵送使者入和陽檣軍敢再成將兵繼後相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

距十餘里俟天祐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卽鼓
行而前天祐兵從他道就食候前約再成候之
過期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迎戰
再成不利中矢走衆潰會日暮天祐始至急擊
之追至門奪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夜
遁天祐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敗急屬帝將
兵率徐達等進至和陽始知天祐已破城矣
帝入撫定城中悉還所掠婦女和人大悅子興
屬帝守和陽適有讒帝于子興者子興亦

志上感名目者自滁來欲奪其軍未幾遂卒
上自統兵衆帝過春鄧愈等皆來歸

高皇帝平路

高皇帝謀渡江患無舟楫時俞通海廖永忠各
擁衆據巢湖張德勝亦結水寨自保皆聞道來
附上喜曰吾事濟矣遂帥舟師攻元蠻子海
牙于峪溪口大敗之諸將欲直趨金陵上曰
采石南北饕喉得采石金陵乃可圖也乃引舟
渡江廖永安請所向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

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禦攻之必克乃引
帆向牛渚及岸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繼之鎮
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卽率衆向
太平橋急攻拔之總管靳義赴水死定者不花
等遁去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謂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官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嚴軍士傍比
入城卽張之士卒欲剽掠見榜揭通衢皆愕然
不敢動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上召

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爭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帝大悅由是禮遇安甚厚叅幕府事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分兵攻溧陽蕪湖皆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

下之

十二月我師攻集慶路不利

初元蠻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江閉姑熟口而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上遣徐達等迎戰復命別將潛師出其後夾擊之瑄先腹背受敵遂被擒上釋不殺命以書招其部曲皆來降瑄先復欲脫歸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迺召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

強也縱之還瑄先既歸收餘衆屯板橋陰與元福壽合時上將攻集慶瑄先謬爲報曰集慶城三面據水地勢險阻不利步戰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可不攻而下也上知其詐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嚙喉我已扼之正宜乘時進取奈何舍全勝之策爲迂迴之計耶瑄先得書知其計不行遂叛與元福壽合兵拒戰于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張天祐戰死瑄先追襲我軍于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其反覆以計襲殺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六

丙申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於采石大敗走之

蠻子海牙復率舟師扼采石阻絕南北欲伺間攻太平上率常遇春等擊之時元舟聯絡江上勢甚盛乃令遇春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大兵薄之戰既合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分爲二

我師左右縱擊自辰至午敵大敗俘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

三月克金陵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

陳瑄先既死其子兆先統其衆屯方山與蠻子海牙相犄角上命廖永安馮國用攻兆先擒之盡降其衆擇壯士五百人置麾下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至暮令入衛外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臥榻旁酣寢達旦五百人者感上推誠皆願効死進兵集慶馮國用率麾下先登陷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七

陣敗敵于蔣山直抵城下拔柵兢進福壽督兵力戰或勸之遁壽叱而射之搏戰不已遂爲亂兵所殺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皆戰死獲其御史王稷等三百餘人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元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上入城召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更相慶慰迺改集

慶路爲應天府錄用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

克鎮江

上命徐達將兵取鎮江戒之曰吾自起兵以來未嘗妄殺汝當體吾心戒戢將士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犯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頓首受命進攻鎮江克之號令嚴肅城中宴然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改鎮江路爲江淮府以達與湯和守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八

本月克廣德路

鄧愈等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以愈鎮守

七月 高皇帝自立爲吳國公

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以李善長爲參議湯和攝樞密院事

我師攻常州獲張士德斬之

初上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張士誠士誠拘留不遣尋以舟師攻鎮江徐達等敗之于龍潭上使諭達曰士誠起于負販諂詐多端當速出軍

攻毘陵先發制之于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謂諸將曰士德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當以計取之迺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命趙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士德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所執士德梟驚有謀旣被擒士誠氣沮上欲留士德以誘致士誠士德間遺書其兄使降元乃斬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九

十一月張士誠援常州徐達等擊敗之

士德被擒士誠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士誠得書不報徐達圍常州久不下上復益兵二萬圍之會義兵元帥鄭僉院叛降士誠士誠挾鄭僉院攻徐達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其將呂珍馳入常州拒守達進師圍之

城中益困

丁酉二月取長興

三月克常州

初常州兵少食足故堅拒不下及叛兵入城軍衆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遂克之改為常州府

夏四月克寧國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攻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拒守久不下遇春中矢裹創與戰上親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十

往督師命造飛車編竹為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降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得軍士十餘萬于是太平旌德南陵涇縣青陽相繼皆下

六月取江陰

上命趙繼祖等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扼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上誠兵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江陰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要害自失江陰士誠舟師不敢

沂大江而上矣

七月取宜興常熟績溪

取徽州

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爾不花及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等退走欲守遂安大海追及白鶴嶺復擊敗之訥自殺大海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敗之婺源帥汪同黠縣尹葉茂祁門帥馬國寶俱以城降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十一

九月取武康

徐壽輝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并其軍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吏不樂壽輝兵起伏劍從之爲簿書祿尋領兵爲元帥見倪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襲殺之并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

十一月克池州

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帥舟師直抵城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克之

克揚州

初張明鑑聚衆淮西爲亂逐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據揚州日管城中居民爲食上命廖大亨攻之明鑑等不能支遂降得其衆數萬改爲淮海府以耿再成守之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集鄉兵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十二

戊戌正月克婺源州

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專掌水利今軍務殷煩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故命爾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勞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非副任使之意

三月克建德路

鄧愈等攻建德元叅政不花棄城走父老何良輔等率眾降楊完者遣兵來攻愈復敗之

六月取浦江

九月元江浙同僉員成來降

初元苗帥楊完者恃功驕橫達識帖木兒苦其逼陰約張士誠攻之完者急卒不及備自縊死其眾皆潰至是其部將員成等欲爲復仇來請

降上命朱文忠往撫之成遂率李福等以兵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十三

三萬來降文忠使元帥夏子實統其眾送員成

于建康

十月取蘭谿

克宜興

徐達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達曰宜興城

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餉

道所出若以兵斷之彼軍食乏破之必矣達等

乃分兵絕太湖口并方急攻遂拔之廖永安率

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與戰

不利遂爲所執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以囚死

十一月練民兵

上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庶幾寓兵于農之意

十二月克婺州

胡大海攻婺久不下上自帥師十萬往征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十四

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攻婺與

參謀胡深章溢議爲守備造戰車數百輛以弟

厚孫守婺令深等將車師爲援深至松溪觀望

不敢進上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

卽下聞彼以戰車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

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遏之其勢必破旣破

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也乃命胡濟誘其兵

于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深等遁去城中勢益

孤于是樞密院同僉富安慶等開門納兵上

家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大功可成矣

己亥春正月取諸暨

三月方國珍來降

先是 上遣使招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

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

莫敵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

南有陳友諒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

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

子關爲質 上曰古者處人不從則爲盟誓盟

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

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爲厚賜關而遣之

五月以胡大海守寧越

將還建康召大海諭之曰寧越爲浙東重地故

特命爾守之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

在衢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爲

張士誠將呂珍所據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

七月取無爲州

克潛山

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爲登陸夜至浮山寨擊

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

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

之斬泰遂克潛山

九月陳友諒殺其部將趙普勝

初友諒陷安慶令趙普勝守之 上命俞通海

率兵攻之不克諸將患之 上曰普勝勇而寡

謀友諒挾主以令衆彼此心懷疑貳用計以離

之易耳時普勝有門客通數術嘗爲普勝畫策

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所普勝果疑客客懼不自安遂來歸於是盡得普勝情實復以金幣資客潛往友諒所聞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及潛山之敗友諒益欲殺普勝廼詐以會軍爲期自至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圖已迎于鴈汊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

克衢州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七

常遇春圍衢州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城中悉力備禦元樞密院判張斌密遣其下與遇春約降乘夜開小西門引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衆潰被擒總管馮浩赴水死

十一月克處州

初既定婺州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石抹宜孫遣元帥胡深等分屯桃花嶺葛渡樊嶺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無鬪志

胡深問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卽出一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岩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走建寧于是處州七邑皆下

十二月陳友諒幽其主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王

初友諒破龍興壽輝欲徙都之友諒恐不利于已不從至是壽輝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于城西壽輝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庚子二月元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

三月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

基青田人自幼聰警絕人長務理學能文章尤精于天文兵法至正初舉進士授高安丞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江西行省辟掾吏議不合去嘗遊西湖有

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人大駭以爲狂方國珍反海上省憲舉基爲行省都事基建議以爲方氏首亂宜捕斬省請于朝時相納方氏賂准招安授國珍官廼駁基擅作威福羈管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未幾行省復起基用之限時不可爲乃棄官歸田里客或說基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下括蒼併金華胡越可折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基曰吾平生爲芳國珍張士誠輩所爲且天命將有歸姑待之會 上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時 上延攬豪傑有以基及宋濂章溢葉琛薦者 上以書幣徵詣建康入見 上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定章濂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稱善 上問陶安四人之才何如安對曰

謀略不及基學問不及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濂

葉琛 上然之未幾以濂爲江南儒學提舉世子受經以濂琛並爲營田司僉事基留帷幄預

機密謀議基陳時務十八策 上悉嘉納

五月陳友諒攻池州我師擊敗之

友諒有窺池州之意 上察知之使謂徐達常

遇春曰友諒兵旦暮且至當以五千人守城遣

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臨城城上揚旗鳴鼓伏

兵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鋒甚銳

直造城下城上鼓聲起伏兵悉發絕其歸路城

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閏五月陳友諒陷太平守將花雲死之

友諒率舟師攻太平雲悉力拒戰友諒攻三日

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隅士卒緣舟尾攀

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罵曰賊奴爾縛吾主

必滅爾爾爲鱸遂奮躍大呼縛皆絕奪守者

刀殺五六人友諒大怒縛雲于檣叢射之雲至

死罵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爲友諒所

執皆抗罵不屈而死雲妻郃氏生子煒始三歲戰方急郃氏抱兒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爲我善護之及雲被執郃氏赴水死婢孫氏抱兒欲逃爲陳兵所虜至九江軍中惡兒啼孫以簪珥付漁家嫗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負兒而逃將渡江適潰卒還爭舟梓于水附木得入蘆渚中取蓮實餵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一老父呼之令與俱行得達 上所抱兒拜且泣 上亦泣置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二十一

兒膝 上曰將種也命賜老父衣忽不見衆以爲神云煒旣長命爲指揮僉事

陳友諒弑其主壽輝自稱帝

友諒使人弑壽輝于采石舟中遂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左相張定邊爲太尉

陳友諒犯建康我師大破走之遂取安慶復太平

友諒舟師數萬東下建康震動議者或言降或云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劉基獨不言 上召

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 上曰計將安出基曰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伏兵俟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然之時友諒潛遣人約張士誠 上恐二虜合力不能敵欲速其來以康茂才與友諒有舊乃令茂才爲書誘友諒約爲內應友諒得書不疑卽引兵下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軍三萬人伏于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二十二

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軍于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陣合舉黃幟黃幟舉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友諒至大勝港楊璟整兵禦之友諒以路狹遽引退出大江向龍灣遣萬人登崖立柵勢銳甚衆欲戰 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下令拔柵友諒麾軍來爭戰方合黃幟舉伏兵四

起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潮退舟膠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等皆降獲巨艦百餘艘上命徐達等追友諒及于慈湖縱火焚其舟馮國勝又敗之于采石友諒棄太平遁去我師復取之

取安慶

張志雄故趙普勝部將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及降言于上曰友諒既敗安慶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二十三

無守可取也上命余元帥將兵取安慶守之

克信州

初友諒入龍江上命胡大海出兵壽廣信以牽制之大海遣部將葛俊往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馳至金華謂大海曰廣信爲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防守非大將統軍以臨之不能克也今出偏師萬一蚬敗非獨廣信不可下衢先繹騷矣大海悟乃親率兵攻信州遂克之改爲廣信府

辛丑三月元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

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來獻卻之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七月僞漢知院張定邊陷安慶

守將余元帥等戰敗奔還建康

八月克浮梁樂平

上帥師伐陳友諒復取安慶大破之于江州友諒走武昌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二十四

先是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胡大海獲之送建康上問陳氏何如李明道具言友諒自殺壽輝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雖有衆不足用也上遂決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弑主僭號天人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犯我建康既自取敗不知悔悟又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勵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彼曲焉有不克劉基言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勝師之兆願順天應人早行弔伐

上遂帥徐達等發龍灣沂流而上友諒沿江斥
埃望風奔遁至安慶敵固守不戰迺以陸兵疑
之敵陣動遂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破其水
寨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
丁普郎迎降師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常
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
兵督戰上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大破之獲其
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走武昌我師
入江州獲糧數十萬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五

東南康蘄黃興國沔陽來降

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降

九月陳友諒平章王溥以建昌降

克德興

十月張士誠遣其將李伯昇攻長興常遇春率兵
援之伯昇遁去

士誠遣李伯昇率衆十萬攻長興城中兵僅七
千耿炳文嬰城拒守副元帥劉成出西門擊敵
敗之追至東門敵反兵力鬪成戰死伯昇攻城

益急上在江州聞報命常遇春往救之遇春
兵至長興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
餘人

克撫州

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友諒右丞鄧克明拒守宏
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聞鄧愈駐兵臨川迺
遣人詣愈降愈知其詐卽間道夜襲之黎明入
其城克明倉卒單騎走遂克之愈號令嚴秋毫
無犯民獻牛酒悉却不受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六

黃正月上如龍興

上發九江如龍興胡廷瑞等迎謁上慰勞之
入城先謁孔子廟存恤孤寡放友諒參鹿于西
山召父老諭之曰陳氏據此爾民甚苦之今吾
悉反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
業爲吾良民士民大悅乃改爲洪都府以葉琛
知府事

寧州土豪陳龍以衆降

初徐壽輝破寧州龍集衆結堡自固旬日間州

境響應衆至萬餘至是聞 上至龍興遣其弟

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州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

民兵二萬來降

僞漢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

二月金華苗軍元帥蔣英等叛殺守臣胡大海郎

中王愷嚴州守將朱文忠尋撫定之

初大海下嚴州苗帥蔣英劉震等自桐廬來降

大海喜其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震等謀作亂

以大海遇之厚未忍發其黨李福曰舉大事當

國史紀聞

卷之

三七

顧私恩乎衆從之遂約衢處苗帥李祐之等同

日舉兵蔣英陽諱大海入詠樓下觀弩袖鐵槌

擊殺之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

守此土義當死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

得直與愷有隙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

死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絕城走嚴州告變于朱

文忠英等大掠城中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文

忠率將士馳至金華鎮撫其民人情乃安

處州苗軍帥李祐之等作亂殺守臣耿再成

本祐之賀仁得聞蔣英已殺胡大海遂作亂再

成方與客飲聞變卽上馬收兵不滿二十人迎

賊罵曰俘奴國家何負汝廼敢反速解甲不然

斬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槩兵不繼賊刺再成中

頸死執分省部事孫炎幽之空室脅使降炎不

屈賀仁得以斗酒饋炎炎不受曰今日乃爲鼠

輩所困然我死死爲主反覆賊死犬且不食其

餘守卒怒拔劍叱炎解衣炎曰此紫綺裘乃

上所賜吾當服以死遂被害知府王道亦不屈

國史紀聞

卷之

三八

罷死 上聞處州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

張士誠遣弟士信率兵攻諸全我師擊敗之

士誠乘蔣英之亂遣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守

將謝再興告急于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濟援之

再興以兵少請益是時金華初定而嚴州逼敵

境處州又爲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

援聞邵榮率兵討處州將至與都事史炳謀曰

兵法先聲而後實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張而

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取處州

宜借以張聲勢亦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平章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擊使謀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德濟覘知之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溺死者甚衆

復處州

邵榮攻處州燒其東北門以入李祐之自殺賀仁得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伏誅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九

上還建康

上以洪都舊城西南臨水不利守禦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留鄧愈守之遂還建康

四月祝宗康泰叛陷洪都右丞徐達尋復之

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意上將還建康胡廷瑞恐其爲變微言于上上令二人將所部兵從徐達征湖廣二人遂叛反兵劫洪都攻破新城門鄧愈聞變倉卒以數十騎走還建康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上命徐達還討

之達師抵城下宗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泰走廉信爲追兵所獲送建康泰廷瑞之甥上以廷瑞故特宥之宗走新淦依鄧志明後爲志明所殺

五月置禮賢館

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復命有司卽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許元王天錫至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

上皆優禮之

八月陳友諒將熊天瑞陷吉安大都督朱文正尋復之

癸卯春正月明玉珍稱帝于蜀

三月張士誠將呂珍陷安豐我師擊走之

先是劉福通以安豐來附士誠遣呂珍攻破其城殺福通上率徐達等擊之二戰三勝珍遁去

四月陳友諒圍洪都

友諒忿疆場日蹙廼作大艦攻洪都艦高數丈上下三級置勝其中自爲必勝之計載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其氣甚勝朱文正與諸將分城拒守友諒攻撫州門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友諒復攻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照敵兵廼退友諒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命煨鐵戟穿柵更刺敵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一

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城中隨方應之相持兩月餘元帥趙德勝牛海龍等皆戰死

秋七月 上率兵救洪都與陳友諒大戰于鄱陽

湖友諒敗死

洪都被圍日久內外阻絕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夜行晝伏半月始達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死者亦多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若援兵至可破也 上曰歸語文正但

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 上自將救洪都舟師二十萬發建康友諒聞之卽解圍東出鄱湖迎戰上謂諸將曰友諒退兵逆戰勢必死鬪諸公當有進無退翦滅此虜正在今日丁亥遇于康郎山友諒將張定邊直犯 上舟舟適膠勢甚危牙將韓成曰事急矣臣不敢愛死乃服 上冠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二

服投水中敵信之攻少緩常遇春從旁射中定邊敵始却 上舟得脫旣而遇春舟亦膠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收軍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復戰友諒以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縮斬隊長十餘人猶不能止張志雄丁普郎余和陳弼徐公輔皆戰死 上不憚郭興侍側進曰舟大小不敵非諸將不用命也臣以爲非火攻不可至曉東北風起 上命以七舟

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爲人飾以甲冑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焚敵舟數百艘燔烟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友仁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搏擊望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三

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張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山扼不得出乃歛舟自守通海等還上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諸將議欲退師少休士卒上曰兩軍相持我先退敵乘之非計也必移舟出湖乃可無失至夜銜尾而渡泊於左蠡友諒亦移舟泊渚磯上命舟師橫截湖口邀其歸路又令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食盡欲奔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突出湖口上麾諸將邀擊之友諒

中流矢死衆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降士卒五萬餘人張定邊乘夜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

士誠令所部頌功求王爵元達識帖睦爾爲請于朝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立官屬元遣使徵糧士誠不奉命

上還建康

上至建康論功行賞賜諸將金幣有差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四

上率常遇春等親征陳理于武昌

上至武昌命諸將立柵圍之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皆下

十二月上至建康

上發武昌命常遇春督諸將守營柵諭之曰彼猶狃處牢中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城不下也

甲辰春正月上稱吳王

李善長徐達等以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

上曰戎馬未息天命難知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迺即吳王位置中書省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諭之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威福下移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協心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徒取充位而已

二月 上復往武昌視師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

國史紀聞

陳泰之

三五

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僞相張必先以岳州兵入援去城二十里而軍上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衆未集擊之擒必先城東南有高冠山平敵城中上顧諸將誰能奪此者傅友德請行率帳下數百人一鼓奪之上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陳理曰理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入城與理相待痛哭諭以上意遂衝壁肉袒率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戰慄不敢仰視上見其孱弱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

懼也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饑困上命給米賑之于是漢沔利岳郡縣相繼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叅政守之未幾友諒兄友才亦以潭州來降三月 上至建康封陳理爲歸德侯江西行省進鏤金牀燬之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上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慾焉得不亡卽命燬之

國史紀聞

陳泰之

三五

建忠臣祠於康郎山

鄱湖死事之臣丁普郎張志雄韓成朱貴陳兆先余旭昌文貴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李志高王咬住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常推德曹信遂德山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封贈勳爵有差令有司歲時祭之建忠臣祠於南昌府

祠趙德勝李繼先劉齊許圭潛牛海龍張子明

張德山夏茂成葉思誠葉琛趙天麟凡十四人

七月克廬州

廬州被圍久城中餓困守將張渙開門降改爲府以俞通海守之

八月復吉安

常遇春討江西未附州郡平麻嶺諸寨執鄧志明進次吉安饒鼎臣棄城走安福遂復吉安引兵趨贛

九月取江陵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七

徐達師逼江陵守將故僞漢平章姜瑄詣達降曰當死者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攻江陵爲荊州府已而夷陵守將楊以德歸州守將楊興各以城降

十一月張士信攻長興湯和擊敗之

士信以兵侵長興耿炳文破之獲其帥宋興祖士信怒益兵圍長興上命湯和援之大破士信虜甲十八千人

十二月克辰州遂克衡州

乙巳春正月克贛州

常遇春至贛熊天瑞固守不下上命汪廣洋至軍中諭遇春曰天瑞處孤城若籠禽阱獸豈能遁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當保全生民爲未附者勸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遇春從數騎出猝與遇遣騎擊之元震奮鐵撾且鬪且却遇春曰壯士也釋之至是天瑞糧盡出降

克寶慶路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八

徐達克寶慶元守將唐隆道遁去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皆來降湖湘遂平

故僞漢韶州守將張秉彝南雄守將孫榮祖來降

朱文正有罪安置桐城

文正上兄南昌王子少孤上撫之如已子既長勇敢有才略然深狡人莫敢犯守江西淫暴僭侈奪民婦女上遣使詰讓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按察使李飲水奏之上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不可即日登舟至南昌泊

城下詔文正文正倉卒出迎 上泣謂曰汝何
乃至是載與俱歸羣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
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不忍加誅
止免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之曰爾父不
幸吾欲以貽吾憂爾長吾封爾不以父廢也後
文正卒封鐵柱爲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叅軍胡深
擊之

張士誠將李伯昇攻諸全石丞朱文忠大敗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三十九

士誠憤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李伯昇攻新
城守將胡德濟告急于嚴州朱文忠率朱亮祖
等馳赴之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遣使
言衆寡不敵請濟師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
以謀則彼非我敵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百
萬兵在精不在多也集諸將戒曰敵甚衆當盡
死力擊之不如令者斬旦日合戰文忠從數騎
橫槊躍馬衝其中堅敵衆披靡諸軍乘之敵大
潰棄兵甲走自桐疎踐死者以數萬溪水盡赤

四月胡深取松溪獲守將張子玉而還

命常遇春率師取湖廣襄漢諸郡

上嘗與徐達常遇春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
跨連荆蜀迺南北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不取
將貽後憂况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
壤地相鄰易於煽動宜增兵守沔而出師取安
陸襄陽庶幾不失其宜遂命遇春將兵以往

五月常遇春克安陸遂克襄陽

遇春至安陸守將任亮拒戰擊敗之執亮遂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十

其城進攻襄陽守將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
衆五千充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

克安福

克樂清

胡海攻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

胡深克崇安進攻建寧爲敵所執死之

胡深請發廣信建昌兵攻崇安因窺八閩上

命朱亮祖王溥會深進兵克崇安進攻建寧陳
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師次城下亮祖卽欲

攻之深視氣侵不利謂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
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
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
無常何足徵也迫深進兵深不獲已遂進攻破
其二門德柔悉精銳扼深圍之數重深欲突圍
出馬蹶被執送友定所被害深有文武才上
深悼之

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上命毅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行事以進因往古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人君所行善惡可爲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欲知
喪亂之由以爲戒耳

七月設太史監以劉基爲太史令

元平章余思志以竹山降

九月明玉珍遣使來聘

王珍遣參政江儼來通好遣都事孫養浩報之

十月遣左相國徐達等帥師伐張士誠克泰州

徐達圍泰州擊敗士誠湖北援兵淮安兵來援

常遇春又擊敗之遂克泰州海安通州以次集

下

閏十月湯和克永新

初周安據永新陳友諒以安來附命仍守永新
及我師討饒鼎臣安疑復叛與諸山寨相結樞
命湯和進兵攻之克其十七寨遂圍永新上
遣使招之安猶豫不決至是克其城執安送建
康斬之

十一月張士誠遣兵攻宜興徐達擊敗之

十二月張士誠遣兵攻吉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十二

丙午春正月定按察事宜

上命按察僉事周禎等條議按察事宜諭之曰
風憲紀綱之司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
可言者勿沽名苟察察爲名下必不堪非吾所
望也

三月蜀明玉珍卒子昇嗣

昇年始十歲母彭氏同聽政改元開禧

克高郵

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圍高郵士誠將俞

同僉詐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五千人踰城而入皆爲所殺上聞之怒責國勝達自宜興還力攻拔之

夏四月克淮安遂克興化

高郵捷至上命徐達乘勝取淮安達襲破徐義軍于馬騾港俘院判錢富等進薄城下守將梅思祖籍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以指揮華雲龍守之遂取興化淮地悉平

我師圍濠州李濟降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

李濟據濠州名爲張士誠守實懷觀望上命李善長以書招之曰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勢察機惟豪傑能之若竇融之于漢李勣之于唐是也足下若去逆就順轉禍爲福舉城來歸則功不在二子下矣如遷延疑貳大軍一下必有以足下圖富貴者身爲俘虜妻子僇辱甚爲足下憂之濟得書不報乃命平章韓政將兵伐之政至濠雲梯砲石四面並攻濟度不能支乃降元樞密同知亦以徐宿二

州來降

上如濠州

上至濠州省陵墓欲改葬恐洩山川靈氣乃止但增土培其封濠州父老經濟等上謁上與宴慰之曰吾去此久念父老遭罹兵難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故鄉墳墓所在豈能忘之然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子孫爲善各厚自愛以樂高年濟等頓首謝歡醉而罷

克安豐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

徐達圍安豐分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穿龍尾壩墮其城二十餘丈遂克之守將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昌君弼走汴嘯時元將竹貞引兵來援復大敗之

五月上還自濠州

購求遺書

上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傷于

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闢聖學大有功于後世吾每宮中無事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誠萬世之師也博士許存仁進講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爲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十五

君人者之警戒然爲臣者亦宜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爲格天之本上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上顧謂曰漢治不及三代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祿故也帝曰咎在誰克仁曰責在高祖帝曰高祖遭秦灰之後干戈甫息斯民憔悴禮樂之事固所未講孝文爲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謙讓未遑遂使漢業不光夫賢如孝文而猶不爲誰當爲者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而

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過三代之主蓋有其時而能爲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八月拓建康城

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湫隘上乃卜地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東白下門外二里許增築新城盡鍾山之麓周廻五十餘里規制雄壯山川形勝包括無遺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十六

以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伐張士誠

上議伐張士誠李善長曰張氏兵力未衰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上曰今不除終爲後患且長淮東北皆爲我有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此天亡之時也其居中用事者黃葉蔡三參軍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臣奉威德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事必濟矣

遂以達爲大將軍遇春副之帥師二十萬伐士誠上集將佐諭之曰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陳友諒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萬吾介人之間與相抗者十餘年觀其所爲豈在救民不過貪富貴苟且目前而已友諒敗滅士誠恃其強力數侵我疆場賴諸將戮力克取兩淮惟浙西姑蘇尚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宜戒飭士卒毋擄掠毋妄殺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毋侵毀其墓汝等無忘吾言諸將再拜受命將發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四七

上問用兵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當直擣姑蘇姑蘇破餘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與張天驕潘原明相爲手足士誠窮蹙天驕輩必併力來援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翦其羽翼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上作色曰攻湖失利吾自任之若攻姑蘇失利不汝貸也遇春乃不敢復言

徐達等大敗張士誠兵于湖州

達等師至太湖連敗士誠兵擒其將尹義石清張士信駐軍湖上望風而遁至湖州三里橋張天驕分兵三路以扼我師常遇春奮前擊敗之士誠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我軍四面圍之上誠悉發境內兵號三十萬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遇春以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于東阡復出敵背以絕舊館之援士誠見事急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

九月明昇遣使來聘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四八

冬十一月克湖州

士誠遣右丞徐義援舊館常遇春襲破之縱火焚其舟軍資俱燼舊館兵援絕多降達復攻昇山水寨五太子盛兵來援戰甚力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敵太潰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薛顯曰今日之克將軍之力吾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暹珍亦善戰士誠倚之及三人降士誠奪氣徐達以呂珍等徇

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曰張太尉待我厚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左右抱持得不死乃與張天驥以城降士誠遁去

朱文忠攻杭州潘原明降

先是徐達圍湖州上命文忠攻杭州以牽制士誠文忠攻破餘杭進次杭州潘原明懼遣方第遣還原明封府庫籍兵餉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前導文忠叱去之宿城上下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四九

我師圍蘇州

徐達既下湖州直抵姑蘇四面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中設襄陽礮其上礮所着人皆死城中大震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沒水天祐潛遣為偵邏卒獲之達釋其縛待以腹心令茂出入往

來因得其書由是盡知城中虛實

十二月以朱文忠為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復姓李氏

文忠上甥也自幼育之賜以姓至是命復李姓

建廟社立宮闕

上命有司建園丘于鍾山之陽祀上帝方澤於鍾山之陰祀地祇及建廟社立宮闕主者以宮室圖進上見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十

省臣曰宮室取完固而已何必雕琢昔帝堯茅茨土階可謂極陋然千古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謂珠玉非寶節儉為寶諸所締構一以朴素不必極雕琢殫民力也

禁箋文頌美之辭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頌祝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邇來箋文頌美過多規戒未見殊非古君臣

相戒之道今後勿以虛詞爲美

我師圍沅州故陳友諒守將李興祖出降

韓林兒卒

先是林兒爲張士誠所逼上迎之金陵欲奉爲主劉基不可乃止居邸舍三年至是遷之楊州至瓜步覆舟而死

丁未吳元年

二月元兵侵徐州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擴廓帖木兒遣其將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十一

參政熊聚令友德禦之友德率兵三千沂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卽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一迎戰友德奮槊刺一墜馬餘衆敗走友德度二必益兵來關趨還陣城外令士皆臥鎗以待聞鼓聲卽起有頃二果率衆至友德命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敵大潰多溺死遂擒二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之士至是復下令曰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

下至于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

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廣求天下之賢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策以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謀略次武藝俱求實効不尚虛文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及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命國史直書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昔唐太宗觀史命直書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十二

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是非善惡皆不可隱當明白直書庶後世觀之不失其實

夏五月置翰林院

六月免徐宿濠泗等郡稅糧三年

九月命朱亮祖帥師討方國珍

方國珍旣入貢復陰通擴廓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珍擁兵觀望上以國珍反覆貽書數其十二罪不報乃命亮祖討之

太廟成

四祖各爲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左 熙

祖居右 仁祖居懿祖之左

我師克姑蘇執張士誠以歸

徐達圍姑蘇久不下 上貽書士誠招之不報
士誠欲背城一戰規城左方陣嚴不敢犯轉至
閘門奔常遇春營戰良久不決士誠益兵助之
鬪甚力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號爾爲猛將能
爲我取此乎弼揮雙刀馳入其陣敵衆却遇春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三

乘之士誠大敗馬逸墮水幾被獲肩輿入城計
無所出李伯昇遣客說之使降士誠猶豫不決
復率兵突出胥門遇春禦之兵稍却士信忽于
城上大呼曰士疲矣且休遽鳴金收軍遇春因
乘勢奮擊大破之諸將攻城益急士信中飛礮
死熊天瑞敵作嚴礮擊我師亦多中傷城中
木石俱盡拆祠宇民居爲礮具徐達令軍中架
若木屋伏承以竹笆伏軍其下載以攻城矢石
石得傷遂破封門常遇春亦破閘門士誠將唐

傑周仁徐義潘元紹等皆投兵降士誠猶收餘

兵巷戰復敗倉惶歸距戶自經不死被執初士

誠將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何爲氏曰

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

驅妾妾登樓燔使自盡令養子縱火焚之氏自

縊達令潘元紹勸諭士誠反覆數四士誠瞑目

不言迺昇至舟中并所部官校及流寓二十餘

萬皆送建康士誠至上欲全之使李善長諭

意士誠出言不遜竟自縊死磔叛將熊天瑞于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四

市

克通州

莫天祐以無錫降

姑蘇捷至上卽命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天祐

窘促出降

克台州

朱亮祖師至台州方國瑛拒戰大敗迺以巨艦

載妻子走黃巖遂拔其城

新宮成

正殿曰奉天殿其後曰華蓋又後曰謹身殿左
右文武二樓宮曰乾清曰乾寧六宮以次而列
周以皇城城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
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爲雕飾命博士熊鼎類
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壁又命侍臣書大
學衍義于兩廡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
告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于丹青乎有言瑞
州出文石可甃地者上曰爾不能以節儉之
道事予乃導以侈麗乎遠取文石能不厲民言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五

者慚而退

十月克黃巖

置御史臺以湯和鄧愈爲左右御史大夫劉基章
溢爲御史中丞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
書政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司糾察朝廷紀
綱盡繫于此而臺察之任實爲清要當正己以
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以縱奸毋挾私以害
人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大臣之體也卿等

勉之

置大理寺

定律令

上以唐宋斷獄皆有成律惟元不做古制取一
時行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乃命李善長劉
基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簡明使人
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
貪之吏得夤緣爲奸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
巨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宜盡心參究吾與卿等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五

而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

以湯和爲征南將軍師討方國珍

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師
師北伐

上將命諸將北伐謂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興
戈四興生民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率衆渡
江與羣雄相角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尚念中
原擾攘人民離散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安出
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

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可不勞而下也都城既克乘勝長驅勢若破竹矣 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頓于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此敗道也莫若先取山東撤其屏蔽還收河南西拔潼關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都城鼓行而西秦晉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于是命達爲征虜大將軍遇春副之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復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行天討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無前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切宜戒之臨發復諭將士曰此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毀民居掠人子女此陰陽事好共爲之因檄諭中原之

民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永闢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有冠履倒置之羞及其後嗣荒淫宰相專權有司毒虐于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此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民人未知反爲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

以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師取

福建

命湖廣平章楊璟率師取廣西

十一月徐達克沂州

初元興化人王宣為司農掾會河決元以宣為

淮南北元帥府都事募丁夫治河功成命為招

討使宣與子信乘亂遂據沂州徐達師至淮宣

遣人約降陰持兩端使信潛出募兵為備禦計

上遣徐唐臣招之宣以兵劫唐臣欲殺之衆亂

國史紀聞

卷之一

五十九

唐臣得脫達怒遂進兵急攻其城宣待信援不

至乃降於是嶧莒海三州及沐陽日照贛榆諸

縣皆相繼降達以宣反覆斬之

朱亮祖克溫州

湯和克慶元

和兵次餘姚降知州李樞及上虞尹沈煜遂進

兵慶元城下府判徐善等率耆老出降方國珍

驅部下乘海走和追之國珍逆戰大敗遁入海

和徇下定海慈谿等縣

方國珍來降

國珍見勢窘促遣其子明完奉表乞降上許

之國珍建與弟國瑛等率所部詣湯和降和送

國珍至建康上赦其罪以為廣西行省左丞

居京師

圜丘成

上問起居注熊鼎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

上曰古人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

有明堂其禮始備予創立斯壇雖不盡合古制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六十

但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耳

頒戊申大統曆

劉基高翼所定也本元郭守敬之法稍增減之

至是成命頒行之

徐達克益都

徐達兵略滕州守將楊瓊遁去進至益都元平

章老保等城守不下達曰彼所恃者河上援兵

耳吾已分兵扼黃河斷其右臂彼尚為釜魚之

計耶督兵急攻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

普顏不花不屈死遂殉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令指揮葉國珍守之

十二月律令成

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准唐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

汪興祖克東平

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至東阿元參政陳壁以所部五萬人降

封孔希學爲衍聖公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十一

希學孔子五十六世孫也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舉等迎見汪興祖於軍門興祖禮之

上以希學襲封衍聖公

徐達下濟南

達軍至濟南元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降

胡廷瑞克邵武

汪興祖克濟寧

胡廷瑞克建陽

命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帥舟師自海道

取福州

廣信衛指揮沐英克崇安

傅友德取萊陽

湯和克福州

陳友定聞我師入杉關留同僉賴正孫守福州自率精銳據延平以待湯和率舟師自明州徑抵福州城下平章曲出拒戰指揮謝得成擊敗之衆潰入城參政袁仁遣人納欵我師蟻附登城遂克之正孫曲出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十二

政尹克仁赴水死僉樞栢鐵木兒聞大將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到湯和入省署撫輯軍民分兵徇未下諸郡

國史紀聞卷之一終

國史紀聞卷之二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

鈐轉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

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臣

徐揚先較

戊申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

太祖高皇帝卽皇帝位

先是李善長等屢表勸進

上未之許至是善

長等復請曰

主上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

業四方羣雄芟除殆盡遠近莫不歸心天命所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在願早正位號以慰民望

上曰自古帝王天

命已歸猶且謙讓未遑嗟侯有德吾嘗笑陳友

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至覆滅豈

得自蹈之善長等請益力

上曰中原未平軍

旅未息吾意天下太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

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翼日善長率羣

臣以卽位禮儀進

上允之遂于是月乙亥祀

天地于南郊卽帝位建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追尊四代祖考

尊皇高祖考曰玄皇帝廟號德祖妣曰玄皇后

皇曾祖考曰恒皇帝廟號懿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考曰祐皇帝廟號熙祖妣曰祐皇后

皇考曰淳皇帝廟號仁祖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子

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禮順人

情可以義起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祭其

先生旣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廟器皆如事生之儀

于是盤盂壺觥之類皆用時器

宴羣臣于奉天殿

宴罷諭羣臣曰朕以布衣賴諸將輔佐尊居天

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

不安枕憂懸于心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

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上曰堯

舜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天下方脫創殘其

得無憂乎又曰忠臣愛君有過必諫比來朕每

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雖有不善無由得聞自
今空盡忠讜以匡朕不逮

興化州民李子成率眾降

元守將葉萬戶聞福州不守遁去子成等詣湯
和納款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守之于是莆田等
十二縣皆來附

居新宮

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章溢劉基為中丞

以廷臣兼東宮官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

時中書省議倣元制設中書令以太子為之

上曰元胡人事不師古豈可取法且太子年未
長學未克更事未多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史博
古通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
必作中書令乎禮部尚書陶凱請選東宮官屬
上曰朕嘗見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能相能遂
生嫌隙離間骨肉若江克事可為明鑒今令臺
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
庶無相構之患迺以善長等皆兼東宮官未幾

復選國子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講讀

定中書省官制

初設左右相國今改左右丞相各一人左右丞
各一人叅知政事二人其屬左右司郎中各一
人員外郎各一人都事各一人中書舍人二十
餘人

戒諭羣臣

帝諭省府諸大臣曰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
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至承平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四

後舊臣多獲罪者由事主之心日驕富貴之志
日侈以至于敗耳宜慎之 上御東閣與陶安
等論前代興亡事曰喪亂之源由于驕佚大抵
居高者易驕處佚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
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
亡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曰朕思戰陣之
際橫摧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
出膏火之中當寬恤以惠養之基對曰自元氏
法度縱弛上下相蒙遂至于亂今當維新之治

非振以法不可 上曰不然夫亂民思治猶飢渴之望飲食體養生息猶恐未甦若更毆以法譬以鴆療疾將欲救之乃反害之溢頰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刻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紛亂故凡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至于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人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空體之母忽也 上與陶安論學術邪正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之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行天下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天下官來朝

來朝官 陸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瘠要在體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己爾等當深戒之

遣周鑄等覈浙西田

上慮兵革之餘版籍多亡田賦不無增損征歛失中乃使周鑄等一百六十餘行郡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諭之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冠遣之

胡廷美克建寧

廷美師至建寧元叅政陳子琦爲守將達里麻畫策固守以老我師廷美等數挑戰不出督兵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六

急攻之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廷美怒不諍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秋毫無犯執子琦送京師以指揮費子賢守之廷美卽廷瑞以避御宇改名

湯和克延年執元守將陳友定

先是 上遣使招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誓衆死守湯和軍至友定欲持久以困我師部

將劉守仁請戰不許數請友定疑守仁有二心
收其兵守仁懼禍來奔士卒多踰城降友定見
勢急廼與副樞謝英輔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
報國惟有死耳乃仰藥飲之英輔自縊死賴正
孫等開門納我師友定氣未絕械送京師上
詰責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豈人力所能爲
爾負固逆命殺吾使者意欲何爲對曰事敗身
亡惟有一死尙何言遂斬之

彗星見於茹畢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七

二月朔定郊社宗廟

上諭禮官曰自昔聖帝明王莫嚴于祭祀朕誕
膺天命首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何以
交神明致靈貺其酌古今之宜定議以聞于是
李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方丘宗廟社稷
各具沿革以進圜丘說曰天子之禮莫大于祀
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
司樂冬至祀天于地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
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于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義見
于遺經有可考也秦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
白青黃赤四帝漢高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
至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甘
泉太乙之祠而吳天上帝之祠則未嘗舉行元
帝祀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
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異
同宗鄭玄者以爲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
一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熒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祀是也九祭者冬
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立春立夏季夏立秋立
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主天
下謂之感生帝于夏至之月祭于南郊四月龍
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是
也宗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
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至唐武
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
議廢鄭玄說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未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八

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圓丘元豐中罷合祭紹聖政和間或分或合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于日月山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郊冬至則祭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祀方丘說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于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九

方丘之中祭崑崙之祇七月于泰圻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二祭漢武用祠官寬舒義立后土祠于汾陰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于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蓋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元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正和中專祭者凡四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夏至日祭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宗廟說曰傳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報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尚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爲然也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周穆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

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爲高祖廟又以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帝爲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于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及文武宣元五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一

帝天子親奉祀于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祀又別立四親廟于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祀至明帝遺詔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于世祖文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于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于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于唐高祖太宗創業

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爲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爲九世十一室宋太祖追尊倍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寧中奉僖祖爲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爲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主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至寧宗時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初建宗廟以太祖居中爲不遷之祖至泰定中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一

爲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說曰周制少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朝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下祈福報

功也然天子有三社焉羣姓而立者曰大社其
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
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
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
配以周棄漢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
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
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
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
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
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
月上戊日 上皆從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三

元漳州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湯和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里迷實北面
再拜自刎死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以廖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師師取廣東
元汀州守將陳國珍來降

祀孔子以太牢

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禁胡服胡語

常遇春克東昌

楊璟克寶慶

定役法

上恐經營興作役及貧民中書省議田一頃出
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應天十八州郡
及江西饒江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
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于農隙徵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四

發 上曰民力有限徭役無窮當節其力無重
困之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其不急之
役悉罷

定祭禮冕服

陶安等奏古者天子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有
五冕 上曰五冕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
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命臺臣直言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

豈朝廷庶務盡善抑 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
乎夫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
而君不納是君負臣 朕嘗思一介之士于萬
衆之尊其勢懸絕臨對之際或畏怯不能盡其
詞或倉卒不能盡其意故常霽色納之惟恐其
不盡言也至于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爾等以
言爲職當使忠言日聞以匡 朕闕失原吉對
曰 陛下此心卽大禹拜善言成湯不吝改過
之心也無實者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
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于善無其實而人言
之則當益戒于不善何庸究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五

三月命修女戒

上謂學士朱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
爲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
然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
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
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亂者夫內嬖惑人甚
于鴆毒惟明主能察之卿等纂修女戒爲後世

法

克全州

元左丞何真以廣東來降

真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仕爲河源務副使嶺
海騷動棄官歸鄉里集衆自保邑人王成陳仲
王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擒仲王成築
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
千成奴縛成以獻真笑謂成曰公柰何養虎爲
害成慙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
車上成懼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
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
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遂併有
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
丞或勸爲尉陀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
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併籍所部郡
縣戶口兵糧奉表歸附

蘄州進竹簞却之

上謂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耳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六

日之翫竹簞固爲用物但未命而獻若受之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進

廖永忠擊破邵宗愚斬之廣州平

陸仲亨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守將張鵬程棄城遁仲亨遂引兵與永忠會至廣州元將盧左丞降得海舟五百艘甲士三千人邵宗愚據三山寨遣使約降實覘兵勢永忠謂之日欲降卽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愚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七

竟遷延不至永忠廼乘夜率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擒宗愚及其徒皆戮于市新會土豪黃彬何源曹文昌等聚衆作亂復捕斬之廣州遂平進兵取廣西

楊璟攻武岡州元守將會權以城降

鄧愈取南陽

徐達略汴梁左君弼以城降

先是君弼自杭州走安豐安豐破復走汴守將李克彛使守陳州上以書招之君弼猶豫不

決上歸其母于陳州始感激欲求附及徐達

師至陳橋李克彛授以兵使拒達君弼曰南軍鋒不可當况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命克彛計無所出乃夜驅軍民奔河南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降上命都督僉事陳德守之達等進取河南

禁出昂北

編存心錄

上以祭祀國家大事儆戒或怠則無以交神明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八

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鑒戒者爲書以進

夏四月命繪古孝行及身所歷艱難戰伐圖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繪此示之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

徐達克河南遂取嵩州

達師自虎牢入元將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逆

戰陣洛水北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二十騎
攢槩刺之遇春一笑殪其前鋒敵兵奪氣達揮
衆乘之俘斬無算脫圍帖木兒將散卒走陝州
元梁王柯魯溫以城降達使左丞趙庸守之遇
春下嵩州釣許筆陝次第皆附

禁宦官預政典兵

上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漢唐末季皆爲宦官敗
蠹不可救拯未嘗不爲惋嘆此輩止可使供灑
掃給使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亦人
主寵愛使然向使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
可得乎

楊璟克永州

璟圍永州元右丞鄧祖勝固守不下璟環城築
壘示以必克祖勝食盡力窮仰藥死叅政張子
賢等猶率衆拒守璟急攻之賊破子賢巷戰衆
潰與元帥鄧思誠等皆被執于是耒陽等州皆
遣人降

馮宗異取陝州

上如汴梁

時言者皆謂宜都中土汴梁宋故都勸上往觀
其形勝且會大將軍謀取元都車駕遂發京師
馮宗異入潼關徐達遣僉事郭子興守之宗異還
軍河南

宗異進兵攻潼關李思齊張良弼遁其部將張
德欽穆拒戰宗異先登擊敗之遂入關引兵西
至華州守將望風奔潰宗異請于達曰潼關三
秦門戶當益兵戍守達遣郭子興與指揮于光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十九

金興旺守之宗異還軍河南

廖永忠等克梧州

永忠朱亮祖兵至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父
老迎降時元吏部尙書普顏帖木兒張瑄方駐
藤州伺永忠兵至募兵欲迎戰無應之者既聞
守將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
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瑄赴水死于是
潯容貴橫鬱林等州郡以次皆降

上至汴梁

徐達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 上慰勞之
因問取元都計達曰臣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
逡巡太原擁兵觀望今入潼關良弼思齊矢志
西竄元之聲援已絕乘勢搏其孤城克之必矣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于騎
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爲前鋒將軍督
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轉臨
清而北直搆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
戰而下達頓首受命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

楊璟克靖江

璟朱亮祖與周德興張彬合兵攻靖江元平章
也而吉尼堅守不下璟曰彼所恃者濠水耳乃
攻殺其守堤卒潰堤濠水涸因築壘逼之相持
凡兩閱月攻圍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部將
張榮夜遣麾下裴觀見璟備言城中食竭人無
鬪志約爲內應璟慰而遣之至期璟率衆登城
也而吉尼聞變倉卒走追于東門執之其都事

趙元龍等七人皆自以張彬始攻城爲守者所
詬患曰城破之日悉屠之比克城璟恐彬縱殺
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衆心遂安
廖永忠進至南寧元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
平章咬住降于是土官黃英衍岑伯顏等各遣
使齎印章詣楊璟納款元年阿思蘭保保象州
亦率所部詣永忠降廣西悉平

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命平章李文忠將兵
擊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二十二

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散卒
攻將樂勢甚猖獗守禦千戶宋國成棄城遁子
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馮源乘勝攻延平指揮
蔡王羅德聚大敗其衆追至沙縣之青雲寨子
隆等負險拒守 上乃命文忠率兵討之

七月徵賢才爲守令

上語省臣曰治國家以得賢爲先然布衣之士
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責其成功
乃勅諭之曰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休養將

復流離宜體朕意善撫循之厚賜遣之
遣使賑恤中原

上謂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孤貧者多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對上曰得天
下者得民心也豈可置其困窮而不之恤且不
患無財惟患無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宜速行
之

康茂才兵至河北安夏縣降

上還京命右副將軍馮宗異守汴梁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十三

上將發汴大將軍達等入辭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戰
鬪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从未休息朕每惕然
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死亡流離
編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
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宗
有德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恤
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
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

朕實不忍爾諸將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擄掠

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元

之宗人皆善待之庶幾上合天心下慰人望以

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

受命而退車駕遂還京師命馮宗異留守徐達

乃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

興祖指揮高顯等益都濟寧徐州之師會于東

昌

閏七月徐達兵進河北攻下衛輝彰德廣平諸郡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十七

進次直沽

達遣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取衛輝元將平章

龍二棄城走進攻彰德廣平皆下師次臨清韓

政孫興祖皆以師來會達遣友德開道以通步

騎顧時浚開以通舟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

高顯等俱會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達命

指揮費子賢守之至直沽作浮橋以濟師元丞

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元都大震

何真人朝以爲江西行省叅政

上諭之曰頃者師臨閩越鄉卽輸誠來降不煩
一旅之兵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變矣
夫能不賈禍于生民者必世享其澤嘉鄉忠誠
授江西行省叅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
之興也卿今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
真頓首謝

李文忠破清流諸寨擒金子俊斬之閩地悉平

以張正常爲真人

上諭羣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十五

潰甚矣命去其天師之稱止稱真人

壬戌白虹貫日乙丑白虹復貫日

大將軍達大敗元師于河西務遂入通州元主北
走開平

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儼普達朵兒只進巴

迎戰我師大敗之進次通州與副將軍夾河而
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吾師遠來敵以逸
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之翼日大
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

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
戰良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
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
通州元主聞報大懼與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
行遲明召羣臣會議端明殿門開忽有二狐自
殿上出元主嘆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
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左丞相失烈門等勸
固守京城不聽命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
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北遁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十六

八月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

大將軍徐達克元都

徐達兵至齊化門命將士填濠登城而入執准
王帖木兒不花及丞相慶童張康伯等戮之并
獲宣府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王印二王璽
一封府庫及圖籍寶物令指揮張煥以兵守宮
門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視號令嚴肅士卒無
敢侵暴人民安堵

詔羣臣議便民事宜

上語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其形罰失中兵戈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叅政傅巖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自省人君遇災而懼則天變可彌今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高聽卑天寔鑒之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咎在臣等上曰君臣一體苟知戒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以匡朕不逮于是詔中書省議便民事宜以聞上謂宋濂曰秦皇漢武好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功業垂于簡策聲名流于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濂對曰陛下斯言足破千古之惑

始置六部官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外有司農大理二司至是始置吏戶禮兵刑工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十七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改太史院爲司天監

六部分理庶務各設尙書侍郎郎中員外主事以騰穀爲吏部尙書楊思義爲戶部尙書錢用任爲禮部尙書陳亮爲兵部尙書周禎爲刑部尙書張仁爲工部尙書皆隸中書省革去司農大理二司穀等入見上諭之曰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之者六部至爲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經理或有乖謬則貽患于天下不可不慎

上之北巡李善長及基留守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卽捕治之人皆側足中書都史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權有發其奸狀者善長托基緩其事基不許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方請禱誅彬報適至善長曰今禱雨可殺人乎基曰誅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啣之及上還怨基者多訴于上善長亦諸其專恣上不從會基以妻喪告歸許之

大赦天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十八

放元宮人

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取山西

帝以元都既克命達及遇春帥師取山西留兵三萬人令孫興祖華雲龍統之守北平以湯和爲偏將軍與馮宗異楊璟各帥師以從

徐達遣傅友德薛顯將兵畧大同

下詔求賢

詔畧曰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朕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二九

抱德之士隱于岩穴者尚多豈朕寡德不足以致賢歟抑在位者壅蔽使不得上達欤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 上謂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如良工之干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驥騏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故國家用人當因其材不可一律也

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

矣

常遇春下保定中山遂帥師趨真定

徐達下河間

馮宗異湯和下懷慶遂取澤潞

以元都平詔天下

徐達克雄州

毀元水晶刻漏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刻漏備極工巧中設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十

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于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立命碎之定正旦朝會禮

十一月定諸祀典

禮臣奏天子親祀圓丘方澤宗廟社稷若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郡縣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谷之神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禁止

遣詹同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才必爲世用然人之材器不同明銳者或輕剽敦厚者或迂緩辯給者行多不逮沉默者德必有餘宜加精鑒不患無賢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其慎之

建大本堂

堂成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仍選才俊之士伴讀上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十一

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安危公卿士庶人之子不能修身齊家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將宗廟社稷不保天下生民受殃可不懼哉上嘗退朝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曰此非不可起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種蔬誠不忍傷民財勞民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民怨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致民安國富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記吾言上

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何史對曰漢

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

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

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

變實由于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

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

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

義又諭太子賓客王儀等曰範金礪玉所以成

器尊師重傳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十二

先養其德性使進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積久以化異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封孔希學爲衍聖公以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

襲

希學孔子五十六代孫也命襲衍聖公又立

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及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

復其家

徐達克趙州

詔御史中丞劉基入朝

定冠服之制

十二月徐達等襲破元擴廓帖木兒兵遂克太原

擴廓帖木兒率兵出雁門將復北平徐達謂諸

將曰擴廓帖木兒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

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禦之我乘其不備直抵

太原傾其巢穴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

還軍自救進退失利必成擒矣皆曰善遂引兵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十三

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其鋒甚

銳常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

未可與戰莫若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

達然之于是遣精兵夜襲之擴廓帖木兒方燃

燭帳中觀書聞變亟納靴未竟跣一足乘驢馬

從十八騎遁去其部將豁鼻馬以太原降得兵

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

以兵追之不及遂走甘肅

定喪服之制

御史高原侃上言京師人民習元氏舊俗凡有

喪葬宴會娛樂無哀戚之情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及令禮官定喪服之制

馮宗異克平陽絳州

使諭高麗安南

以仰位節也

立功臣廟于雞鳴山

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

國用張德勝吳良吳祜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

三十四

成孫興祖等凡二十一人死者塑像祀之仍虛

生者之位

定太廟功臣侑享

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辛世傑耿再成胡大海

趙德勝凡七人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

人候其卒建伯

建元右丞余闕總管李輔嗣

以周禎爲刑部尚書

置長蘆河東都轉鹽運使司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田租稅糧

詔諭四夷君長

遣使以卽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常遇春師至大同元守竹真棄城走

二月詔修元史

以李善長監修宋濂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寬等一十六人同纂修開局于天界寺取元十三朝實錄及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五

享先農遂耕籍田于南郊

徐達克河中遂取陝西

以詹同爲侍講學士秦裕伯爲待制

裕伯什元爲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避地松江張上誠據姑蘇招之不赴上誠平上命中書遣使徵之裕伯對使者曰裕伯食元祿二十餘年肯之是不忠也元祿未終而食出是不孝也不忠不孝之人何益于國乃上書與中書固辭洪武元年省臣復檄起之裕伯稱疾不出

上手書諭之乃入朝以爲待制上謂詹同曰

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

易而速亡鑑于周秦可見矣若漢唐宋之政亦

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可也又

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經世務如典

謨之言皆明白簡易無深怪險僻之語近世文

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辭雖艱深意

實淺近卽使過于相如楊雄何俾實用自今翰

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上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十六

與裕伯論學曰爲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墜意不可矜滿則盈墜則驕矜則小故聖人之學以天爲準聖賢之學以聖爲則苟局于小而拘于近豈能克廣鑒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上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上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治則民皆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則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以厲民故養賢非難知賢爲難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

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劔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存待大臣之體也時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恥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 上深然之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樂之糠粃然創禮儀于煨燼之餘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與當時朝廷之禮廢矣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七

徐達克奉元

達遣郭爭興輕騎擣奉元自率大軍繼進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按兵令左丞周凱入城撫諭明日整師入改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元西臺御史桑哥失里郎中王可檢校阿失不花皆不屈死三原尹朱春謂其妻曰吾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安不能盡節耶俱投崖死時關中飢 上聞之命戶給米三石民大悅

常遇春克鳳翔李思齊奔臨洮

傅友德克鳳州

夏四月徐達克秦隴

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才畧不如李思齊欲先取慶陽後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賊險而兵未易猝拔臨洮則西通番夷北界河湟其入足以備戰鬪其土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乃留湯和守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八

輜重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趨隴州克之進至秦州復元守將呂德張義遂克其城

編祖訓錄

定封建制

聶昌守將梁於中降

顧時克蘭州

李思齊以臨洮來降

初思齊奔鳳翔 上以書諭之思齊有降意其養子趙琦給與西人吐蕃思齊信之遂奔臨洮

琦私竊珍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窮促及馮宗異師至遂降琦等亦相繼來降臨洮捷至上遣使諭達曰思齊納款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譎詐多端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思齊入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食祿京師遣使詔諭吐蕃

五月徐達出蕭關遂下涇涼鄜延

張良臣以慶陽降尋叛

張思道聞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使弟良臣守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三十九

慶陽思道至寧夏爲擴廓帖木兒所執徐達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僞降達遣右丞薛顯將兵萬人赴慶陽良臣出迎蒲伏拜示卑順達募以兵劫營我兵亂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達問諸將曰上明見萬里今日之事果如前論然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馮宗異傳友德湯和聞張良臣叛各率所部來會達恐其黨與相扇爲聲援分兵抄絕其出入之路

署福建行省以蔡哲爲叅政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

御史中丞章溢卒

溢有文武才蒞官每臨大事議論不爲詭隨必折衷于理凡有評論上委曲從之至是居母喪悲戚過度感疾而卒上憫悼親製文祭之

常遇春克開平元主北走

遇春與李文忠率步騎十萬自北平進取開平

敗故元將江文靖于錦川次全寧復敗其丞相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四

也速至大興州文忠度元兵必遁分兵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敗進攻開平元主先已北奔追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陶佳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牛馬八萬餘薊悉平以宋濂爲翰林院學士

安南遣使入貢

安南國王陳日烜遣使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封日烜爲安南國王賜以金印

七月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

詔李文忠代領其衆

遇春長材偉貌膂力絕人軍中稱萬人敵每戰必奮槩先登所至人馬辟易未嘗學古兵法而決策制勝屢建奇功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秉鉞專征節制諸將無不用命生平謙謹不伐在上前又能直言渡江開拓之功十居七八卒年四十三喪至龍江上親迎哭贈開平王謚忠武侑享太廟

元王保保部將韓札兒陷原州

國史紀聞

卷之二

聖

保保欲爲張良臣聲援遣其將韓札兒攻破原州指揮陳壽陷沒馮宗異移軍驛馬關以扼其衝徐達然之宗異遂引兵西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札兒復陷涇州宗異馳赴之札兒遁走

蜀主明昇遣使來貢

開西既定蜀人震恐戴壽謂昇曰明師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之強尚莫能禦况蜀乎因勸昇修好以援我師昇從其言復遣使入貢上賜璽書答之

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擒其將脫伯列

元主使脫伯列以重兵攻大同將圖恢復李文忠受詔援慶陽至太原開大同急謂諸將曰聞外之事有利于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俟進止豈不失機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元游騎數千奄至擊敗之擒千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擒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引數騎入山峴虜前軍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前徙五里阻水爲營脫伯列果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抹馬蓐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餌敵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自爲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伯列降其衆萬餘進兵東勝州不見虜而還

八月定內侍諸官制

上諭吏部曰朕觀周禮所記內侍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此輩良善者百不一見用以爲耳目即耳

國史紀聞

卷之二

聖

目蔽以爲腹心卽腹心病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檢束則不改爲非也乃定置監局司庫東宮各門共一百六十餘人

元史成

遣使封高麗

遣符寶郎俛斯齋詔及金印誥文封朝鮮王顓爲高麗國王

徐達克慶陽執張良臣誅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四三

初良臣之叛自以其城險兵精與王保保爲聲援欲拒守以圖大功及被圍久數出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執糧絕至煮人汁丸泥食之平章姚暉等知事不濟開門納降遣勅兵入良臣畏井中引出斬之誅其黨二百餘人

元將賀宗哲攻蘭州馮宗異擊走之

九月詔儒臣纂修禮書

大將軍徐達還京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

立中都

上問諸臣以建都所宜或言關中險固天府之

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適均或言北平宮室完備因之可省民力 上曰長安

洛陽實從古建國之地但平定之初民未蘇息

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民力若

就北平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建業長江天

塹龍蟠虎踞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前江

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爲中都何如

羣臣稱善乃命有司建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四四

製鐵券賜功臣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券而未有定制有言台州

民錢允一吳越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券

遂遣使取之準其式稍加損益第爲七等公二

等侯三等伯二等其製如瓦外刻履歷恩數之

詳以記其功中鑄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剖

而爲二一賜功臣一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

信

吐蕃寇臨洮指揮韋正擊敗之遂來降

征南將軍廖永忠叅政朱亮祖等率師還

甘露降于鍾山

羣臣稱賀 上曰休咎之徵雖以類應朕涼德
烏足以致此翰林雕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
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恭敬
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
王恩及于物順于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
減徭役百姓勸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宜告衆
廟頒示史館 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
然朕存心謹惕惟恐不至一或忘戒而生驕逸
安知嘉祥不爲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
館非所以垂示于天下後世也

詔郡縣立學校

上諭省臣曰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
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
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講明聖道
使人日漸月化以革汚染之習遂 詔天下郡
縣并建學校府學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

人州學學正一訓導三生員三十人縣學教諭

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

射御詩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

思州蠻作亂總兵丘廣討平之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振旅而還

馮宗異還京師

宗異以關陝既平不請命輒引還 上責之曰

將軍鎮撫關中所托非輕不俟命輒還聞外之

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拜 上念其功姑置之

遣使諭安南

占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

上命編脩羅復仁

齋詔諭之二國聽 命罷兵

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

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于奉天殿

十二月元王保保圍蘭州鞏昌指揮于光來被執

歿之

保保偵知大軍還遂襲蘭州圍城數重守將張

文堅守不戰于光守鞏昌聞變來援至馬蘭灘

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文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將軍且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守益堅保保進攻不利乃引去

庚戌三年春正月以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馮勝鄧愈湯和爲左右副將軍率師北伐

上以王保保爲西北患復命右丞相達爲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鄧愈爲左副將軍馮勝湯和爲右副將軍統兵北伐上問計諸將皆曰保保

國史紀聞

卷之二

聖

寇邊不已以元主尚在也若直取元主則保保可不戰而降上曰保保方擾邊乃志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出西安檣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

定朝日夕月禮

禁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祭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附祭于月壇

關中饑遣使賑之

西安鳳翔飢上欲賑之戶部請運粟上曰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且多矣卽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發倉賑之戶給粟一石

以胡惟庸爲中書省叅知政事

二月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苦勞嘆曰禽鳥劬勞如是况人父母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國史紀聞

卷之二

聖

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

立廟滁州命有司致祭

金朝興取東勝州

三月免南京河南山東北平田租

鄭州知州蘇琦上言時事

琦上言三事其一謂開輔蒯遂與虜相接一有警息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屯田積粟以爲長久之計其二謂宜選股肱重臣分鎮要害統制諸番若其來歸懷之以德其叛也示之以威勿

啓釁以疑遠人勿連兵以勞中國至沙漠之地
當毀其城郭徙人民于內地其三謂自中原兵
起天下騷然耕桑之地變爲草莽當責守令召
誘流移官給牛種開墾荒蕪責以成效若田不
加闢民不加多則覈其罪如此則中原漸實省
轉運之勞流移人民亦得永安田野矣書奏
上謂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長策李牧
趙克國用此道故能有功至于墾田實地亦王
政之本但喪亂以來中原之民久失其業誠得
良守令勸誘耕桑休養生息數年之後可望其
成琦言有可採者其酌行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聖光

置秘書監

置南寧柳州二衛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

廣西行省官上言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
溪洞苗蠻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
里外率有警急難相爲援請于南寧柳州立衛
以鎮之又言慶遠故府地今爲軍民安撫司統
地十有七州皆深山廣野同知莫天護庸懦不

能禦衆其宗族強者動肆跋扈至與諸蠻相扇
爲亂恐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復設府宿重兵
以守其地此久安之道也奏至皆從之

汪興祖克武朔二州

置察言司

掌受四方章奏

遣使詔諭日本

倭寇登萊轉掠沿海諸郡 上乃遣萊州同知

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毋出沒海濱爲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五

患

夏四月封建諸王

檮爲秦王 櫚爲晉王 棣爲燕王 櫛爲吳

王 楨爲楚王 榑爲齊王 梓爲潭王 杞

爲蜀王 檀爲魯王 從孫守謙爲靖江王

皆設置相傳官屬

徐達及王保保戰于沈兒峪大敗之保保遁走和林

達等師出安南定駐沈兒峪口與王保保隔澗

而壘保保潛遣兵由間道劫東南壘一壘皆驚
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爲達親率兵急擊之
乃退斬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慄明日整衆出
諸將爭奮力戰遂大敗保保兵擒元郊王平章
韓札兒等官一千八百餘人將士八萬輜重無
算保保與其妻子從數騎渡河北走和林郭英
追至寧夏不及而還達以德濟失律械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宥之遣使諭達曰德濟臨事畏
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必欲朝廷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五十一

治之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
待莊賈乎且失律者悉歸之朝廷則威玩而令
不行矣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若至朝廷
必議其功過非閭外之比矣彼嘗有救信州守
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
自今務威克厥憂毋事姑息

遣使封陳日煚爲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日煚卒遣使來告 上遣吏部主事
林唐臣齎詔封日煚爲王

置弘文館

以胡鉉爲學士劉基危素任本中晁賈皆兼學
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 上御東
閣聞履聲索素詰之素卒應曰老臣危素 上
不懌曰吾以爲文天祥也未幾御史王著等劾
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

慈利蠻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帥兵討之

慈利土酋覃屋構諸蠻作亂 上命璟討之因

勅諭璟曰蠻恃山溪險阻出沒無常若根誅其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五十二

黨必深入山谷傷損士馬所得不足償所費但
擊之使遠去不擾郡邑可也不必窮其巢穴璟
攻覃屋擊敗之乘勢追至其寨山勢陡峻三面
巖險一俯江水一徑纔可通人官軍不能上屋
遣人詐降璟信之使部將黃永謙往報爲屋所
執盡知我軍虛實堅守不下璟欲持久請餉于
朝 上遣使讓之限以月日平賊璟懼督將士
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

元主妥懽睦邇殂于應昌其子愛猷識理達臘嗣

立

五月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遣翰林編修蔡玄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

復置司農司

上以中原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領之復設司農掌其事

著宮闈令典

上以元末宮闈淫瀆禮法蕩然深戒其失遂纂

皇史紀聞

卷之二

五十五

令爲俾世守之 皇后止治宮中不得預外事

諸嬪御所需皆自尚宮奏之內使監覆奏方赴

部關領違者皆論死私通外人者罪亦如之羣

臣命婦自慶節止朝見外無故不得入宮中至

于外臣請謁寺觀祈禳之類禁例尤嚴

詔天下守令舉有學識篤行之士

李文忠敗元太尉蠻子等于駱駝山進次開平元

平章上都罕等降

都督孫興祖及元兵戰于五郎口敗沒

孫興祖率指揮平定龐禪兵至三不刺川遇元兵力戰皆死指揮孫虎亦戰死落馬河

設科取士

詔以是年八月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抱道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宜名實相稱其中選者親策于廷第其高下任之以官非科舉者毋得倖進

徐達取漢沔與元守將劉思忠降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世孫買的里八剌愛猷識理

皇史紀聞

卷之二

五十六

達臘北走

文忠聞元主祖兼程趨應昌圍其城克之獲光

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及玉璽愛猷

識理達臘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

而還捷奏 上命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行大射禮

頒儀式于天下

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考定服色

禮部奏歷代服色異尚今國家承元之後尚赤
為空從之

免蘇州逋稅

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
州歸附之初軍府多賴其力逋積至二年民困
可知悉免之

寶雞縣獻瑞麥

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上曰鳳翔飢饉朕遣人賑恤為時幾何遽以瑞

國史紀聞

卷之二

辛五

麥來獻使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民皆得
養雖無瑞麥何傷但使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此
足為瑞麥特一物之微非天下之瑞也

謚故元主為順帝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上以元主知天命遁居沙漠追謚曰順買的里
八剌至京省臣請獻俘 上曰元雖夷狄入主
中國百年之內家給人足 朕先世亦享其太
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止令服本俗衣
冠以朝朝畢賜以冠服第宅封為崇禮侯

頒平胡詔于天下

出右丞相汪廣洋于高郵

募民輸粟中鹽

山西行省言大同饋餉不給請令商人入粟中
鹽大同倉米一石太原倉米一石三斗給長蘆
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
克矣從之

吐蕃宣慰使何瑣南普率所部來歸

七月以陶凱為禮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二

辛六

蜀寇興元守將金興旺擊之

蜀將吳友仁攻興元金興旺出兵擊却之明日
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矢拔矢力茂斬
數百級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
以眾寡不敵歛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求援
友仁攻城益急徐達在西安得報即令傅友德
領兵馳赴之友德至斗山巖下令軍中人持十
炬燃于山上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
中書左丞楊憲有罪死

憲陰險忌才市權要寵 上即位初嘗上書頌

功德勸行督責之政 上不聽比入中書欲盡

變省中事舊吏一切罷出更用親信喜翰林編

修陳極諷諫奏為侍制陰令御史劉炳誣奏侍

郎左安 上下炳獄炳引憲劉基并發其奸私

按問具伏與炳并誅

禮官請以樂侑膳不許

陶凱等請進膳舉樂 上曰天下雖定人民未

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 朕宵旰憂勤之

御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不暇豈有自為快樂哉不許

定宗廟祭期

祭用四時孟月及歲除清明等節各以時物薦

享

瘞遺骸

上謂省臣曰往者四方戰鬪民不得其死者多

矣聞中原骸骨徧野 朕心惻然安遣人悉收

瘞之

八月初開鄉試

初場經義四書義各一道二場論三場策各一

道中試者後十日復試騎射書算律直隸額取

百人大省四十小省二十人人材衆多者不拘

額

定朝會燕享舞樂曲

樂九奏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

二奏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

平之曲名風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

削羣雄之曲名喜昇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次定封賞之曲名

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守承平之

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青海宇文舞曲名泰

階平

大明集禮成

先是命儒臣集禮書至是成其綱十有一曰吉

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吉禮十

四嘉禮五賓禮二軍禮三凶禮二冠服車輅儀

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制度名數纖悉備具共

五十卷詔頒行之

以指揮韋正守河州

正上言西邊軍餉轉輸甚勞而布茶可以易粟乞給軍士令自相貿易庶省西民之勞詔從其言正初至時城邑空虛白骨山積將士咸欲棄去正曰正率若等出鎮邊陲當致死以報國今無故棄去一旦戎狄寇邊則吾與若等不知死所何如死于王事乎于是衆咸感激正撫循其民俾各居河州遂爲樂土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五十九

遣使致書于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剌

命征南將軍周德興討慈利蠻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左副將李文忠班師還京

上勞于龍江

大封功臣

上御奉天殿詔諸將論之曰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征討四方戰勝攻取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皆朕自定至公無私如湯和者結髮相從屢建功蹟然嗜酒妄殺不由

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乃私其

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安戰鄱陽時奮勇忘身可

謂奇男子然使所善窺朕意嚮以邀封爵郭

爭與不守紀律功不掩過此四人止封爲侯左

丞相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

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與朕同鄉里起兵

之時卽從征討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

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

封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在廷正論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六十

母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遂班爵行賞封公

者六人韓國李善長魏國徐達鄭國開平王遇

春子茂宋國馮勝曹國李文忠衛國鄧愈封侯

者二十有八人湯和中山唐勝宗延平陸仲亨

吉安周德興江夏華雲龍淮安顧時濟寧耿炳

文長興陳德臨江郭季興華昌王宗原六安鄭

遇春榮陽費聚平涼吳良江陰吳瑨靖海趙庸

南雄廖永忠德慶俞通源南安華高廣德楊璟

肇陽康鐸斬春朱亮祖永嘉傅友德穎川胡迥

美讓章韓正東平黃彬宜春曹良臣宣寧梅思祖汝南陸聚河南食祿賜帛各有差並賜誥命鐵券

宴功臣于奉天殿

宴罷 上曰創業之際 朕與卿等艱難多矣 今 朕日理萬幾不敢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安享爵位亦不可以忘艱難之時人情每謹于憂患而忽于宴安不知憂患之來常始于宴安也大抵人處

史紀聞

卷之二

本主

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矣明日諸將請闕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燕語 上曰曩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于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爲暴橫荒淫迷于子女貨賄徒爲生民之患 朕惟不嗜殺人與卿等一心共濟故來者如歸嚮與二寇相持有勸 朕先擊士誠者不知友諒則而輕士誠狡而儒友諒之志騎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妄生事器小則無

遠圖故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姑蘇堅守友諒空國而來何以應之 朕取二寇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 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 朕意 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若未平元都先與角力彼人望未絕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六十二

困獸猶聞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于闔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可少解甲胄之勞矣達等皆頓首謝 上一日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禮謙恭不伐能全功名者何人驕淫暴橫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爲鑑戒擇

其善者而從之則可以與古之賢將並矣

祭戰沒功臣

上念諸將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可復見乃設壇親祭之且祿其子孫又祭戰沒軍士優恤其家將士莫不感動

覈天下戶口之數

封汪廣洋爲忠勤伯劉基爲誠意伯

十二月設陝西鹽課提舉司

以宋濂爲國子司業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六

大明志成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等編類天下地理形勢爲書至是成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命梓行之

建奉先殿

上謂禮臣陶凱曰古云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生事之誠然于追遠之道豈敢怠忽今歲時致享則于太廟至于晨昏謁見節序告莫古必有其制爾考議以聞訓請于乾清

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祭于此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封薛顯爲永成侯謫居海南

顯勇冠三軍累著奇績破慶陽戰王保保賀宗哲功尤多然性剛妄殺上屢戒之不悛利干尸吳富俘獲殺而奪之爲富妻子所訴上集諸將曰朕欲加顯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死者何辜今仍論功封侯謫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六

定厲祭

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三贍富及所殺馬卒家一養其老母妻子庶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上以兵革之餘死而無後者靈無所依命議祭禮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後世以爲非禮之正遂不舉行今宜于國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祀之使

鬼有祭享禍厲不興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從之

詔廷臣言得失

上以日中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起居注萬鎰言日者陽之精也日有黑子是陰奸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刑勝德小人勝君子之象臣請凡法當死者皆三覆奏母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天象可回吏部尚書郎本忠言日者君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李孟

象在 陛下修德以禳之君德修則天變自消昔宋景一言災惑退舍 陛下誠加修省何天變不可回哉 上皆嘉納其言

享太廟

享畢 上諭陶凱曰經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心僅方寸而能格神明由至誠也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而後無所放爲 朕鑄銅人手執簡曰齋戒三日齋期置 朕前庶幾心有所警而不敢放也又諭李善長曰人心極難點

檢起兵後血氣方剛若不自省察任情行事誰能奈我因思心爲身之主帥若一事不合理則百事皆廢所以常自點檢此身與心如兩敵然時自相爭戰凡諸事爲必求至當以此肇成大業耳每遇祭祀齋戒之時以爲當整飭心志對越神明而此心不能不爲事物所動檢持甚難蓋防閑此身使不妄動則自信可能若防閑此心使不妄動尚難能也凱頓首曰 陛下所言乃聖賢治心之道心治天下無難治矣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二

李孟

辛亥四年春正月左丞相李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相

命征西將軍湯和征虜前將軍傅友德帥師分道伐蜀

先是 上遣楊璟招諭明昇璟至蜀諭以禍福使入朝昇牽于羣議不能決及吳友仁寇興苑上曰朕以明玉珍常修事大之禮故憫明昇稊弱不忍加兵數加開諭冀其覺悟昇反犯吾興元不可不討乃以湯和爲征西將軍周德興廖

永忠副之楊璟葉昇率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傳
友德為征虜前將軍顧時副之率步騎由秦隴
趨成都

頒憲綱

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親加刪定詔刊行
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貴本族輕中國南
人至不得入風憲 朕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
北風憲作 朕耳目任得其人自無壅蔽之患
侍御史唐錄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

國史紀聞

卷之二

李七

出之日四方驚動及至略無所為百姓為之語
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如敗鼓至
今傳以為笑今 陛下任官惟賢明立法度所
以安百姓興大平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

給守邊士冬衣

上視朝謂省臣曰今日寒甚于冬京師尚爾况
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守邊將士其何以堪
其出庫布帛製棉衣運給各邊將士省臣對曰
將士冬衣歲有常供 上曰朕固知之特天寒

異常故命加給耳古人匹夫不獲引咎在躬
守邊將士尤 朕所深念者其給之勿緩
以劉惟謙為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膏梁所以克飢藥石所以療病使無
病之人舍膏梁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
養民之膏梁刑罰者懲惡之藥石若舍仁義而
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卿為
刑官之長當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手寔
國皆可為矣

東紀聞

卷之十一

李八

奉天殿成

故元遼陽守將劉益以遼東諸郡來歸

益籍兵馬錢糧之數并地圖遣使奉表來降詔
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

策士于奉天殿賜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

定武官襲職之令

武官亡嫡長子孫襲職有故則次嫡承襲無次
嫡則庶長子孫無庶長子孫則弟侄應繼者襲
應襲職者必試以騎射若幼則優以半俸俟長

襲職

詔有司祭歷代帝王陵寢

禮部奏前代帝王自唐以來皆祭于陵寢玄宗
嘗立三皇廟于郡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
上曰三皇繼天立極以開萬世教化之源而汨
于醫師可乎命郡縣毋得襲祀止命有司祭于
陵寢及歷代帝王曾王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
祭祀凡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商高
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

國史紀聞

卷之二

李光

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
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祀唐堯曲阜
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商中宗滑縣祀顓
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鄆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
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
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宣王
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
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
宗涇陽祀唐宣宗復 命陵寢所在禁民樵採

閏三月定宦官品秩禁令

自監令正五品至從七品有差但令月給廩米
不得食俸 上謂侍臣曰古宦豎不過司晨昏
供灑掃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
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其為患如城狐社鼠不可驅除 朕謂
此輩但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吾所以防
之極嚴犯法者必斥戒履霜堅冰之慮也

楊璟進次瞿塘不利

國史紀聞

卷之二

李

蜀人以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
橫斷關口及聞我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
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固守于鐵索外北倚
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纜為飛橋三
平以木板置砲石其上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
權率兵出赤甲山逼夔州遣別將出白鹽山攻
南城寨璟出大溪口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
之師亦退還歸州

夏四月傳友德克階州遂兄文州

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諭之曰蜀人聞西伐必

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不意直搗
階文門戶既墮腹心自潰真貴神速但患不勇
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
引兵趨陳倉選精銳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
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真拒
戰友德擊走之遂拔其城進至文州世真復集
兵據險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
兵急攻破之世真以數騎遁去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七十一

湯和平慈利蠻

先是周德興討覃屋久未平和師至歸州攻烽
火山寨克之分遣趙榮取桑植容美洞及會德
與合攻茅岡覃屋走死夷其寨諸蠻悉平

傅友德克綿州

友德徇下江油彰明遂趨綿州蜀將向大亨拒
守友德遣監玉夜襲其壘蜀軍驚擾達旦友德
麾兵乘之大敗其衆遂克綿州大亨走保漢州

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傅友德大敗蜀兵于漢州遂克之

友德兵至漢州造戰艦將渡欲以軍中消息達
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
書克階文綿日月役漢江順流而下蜀人見之
解體戴壽聞階文破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
仁還援漢州未至而友德師已薄城下向大亨
悉衆逆戰友德擊敗之壽等至友德下令曰彼
勞師遠來聞大亨敗必洶洶可一戰走也乃提
驍騎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七十二

友仁走古城友德使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

友仁又走保寧

廖永忠大破蜀兵遂克夔州

湯和以江水漲駐師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
上聞之遣使讓和曰傅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
諸州蜀人無險可恃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
敵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失
機候事何怯之甚也廖永忠聞 命卽率所部
先 自白鹽山伐木開道至舊夔州鄒興拒戰

永忠分軍爲前後陣前軍既接出後軍兩翼擊之興大敗進次瞿塘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乃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山多草木將上皆衣青簑衣魚貫岩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已至乃率精銳分爲兩道乘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拒舟師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旣而昇舟上流者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競進夾擊大破之鄉興中火箭死乃焚橋斷索擒八十餘人殺溺死者無算永忠遂入夔州明日湯和乃至永忠與和分道而進和率步騎永忠帥舟師會于重慶

丁世真陷文州守將朱顯忠死之

初傅友德克文州以指揮朱顯忠守之丁世真率兵數萬來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勸顯忠棄城走顯忠厲聲曰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世真攻圍益急顯忠裹瘡力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三

戰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礫之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二百人旣而友德遣兵來援世真棄兵遁去復寇秦州五旬不能下援兵擊走之逃竄山谷爲帳下所殺

以李信詹同爲吏部尚書

上諭之曰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卿等持衡秉鑑宜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乞位而已上嘗謂詹同曰卿儒者宜知先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四

古帝王爲治之道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于唐虞三代可以爲法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爲治者遠乎此必入彼擇術不可不慎也

廖永忠師至重慶蜀主明昇降

永忠自夔州乘勝直抵重慶蜀主昇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耳何益不

如早降免生灵于鋒鏑昇遂遣使諄未忠
永忠以湯和未至故不受及和至昇面縛叩壁
與母彭氏率官屬詣軍門降和永忠承制撫慰
下令禁將士侵掠遣使送昇于京師

以故元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嵩為遼東衛指揮

先是劉益來降才幾為故元平章洪保保馬彥
翠所殺良佐等擒彥翠殺之保保走叻哈出營
衆因推良佐與嵩權衛事以其事聞 上命良
佐嵩為指揮僉事與吳立共守遼東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七

宴享樂成

上厭前代樂章多用諛詞或鄙陋不雅乃命陶
凱等製宴享九奏樂章至是成上之其曲一曰
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
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
道成九曰樂清寧 上命奏之謂侍臣曰禮以
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
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音與正聲
相雜甚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

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諛諂
藝之樂悉屏去之

秋七月存心錄成

上謂侍臣曰歷代聖王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
百靈効祉休徵類應衰世違天慢神感召災譴
禍亂因之朕爲是懼每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
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俾子孫以爲法守
置遼東都指揮使司

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吳泉馮祥爲同知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七

德爲僉事總轄遼東諸衛軍馬

傳友德克成都

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出戰以象載甲士列
陣前友德命以火器衝之象却走躡藉其陣死
者甚衆及聞明昇降室家無恙乃藉府庫遣子
納欵友德按兵入城得士馬三萬分兵徇州縣
未附者悉平之

立元御史大夫福壽祠

止嘉福壽死節謂省臣曰壽仗義守職以身殉

國臨難不避可謂忠臣宜立祠令布司

祭
謫祭酒魏觀司業宋濂

濂上言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不以古禮祀孔子囊祀也古者木主棲神無像設之事今搏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醴炳蕭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蕯代之古者祭饗皆設俎燎司烜共之示嚴敬也今以秉炬當之非簡且賡乎且以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七

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得從祀不知其何說也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窟今回參假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廡間顛倒彛倫莫此為甚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雜乎雅俗升降昧乎左右雖更僕不可盡乞釐正之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魏觀亦以考禮稽緩并謫龍南知縣未幾皆召還為禮部主事

占城遣使來朝

封明昇為歸義侯

賜第京師

八月淳泥國遣使入貢

周德興克保寧執吳友仁以歸

吳友仁據保寧久不下上遣使讓湯和曰為將貴守機而重料敵友仁倫旦夕之命乘機取之宜無不克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和聞詔即遣周德興會友德兵克其城執友仁械送京師蜀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七

地悉平

高州海寇羅子仁作亂雷州衛千戶黃青討平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三佛齊國入貢

冬十月令奏災異

上謂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情聞順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懼心其論天下遇有災異即以實上聞

日本入貢

先是遣趙秩諭日本秩至其國王良懷疑欲殺秩秩盛稱天子威德以警服之良懷乃遣其臣僧祖奉表稱臣隨秩入貢

著官吏犯贓令

元末仕進者貪黷成風至州縣小吏非財賂不得進上深鑒其弊命官吏犯贓者法無赦

征西諸將班師還京

賞平蜀將士

上以平蜀之役傳友德功最大予上賞顧時陳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七

德何文輝金朝興等各賞有差湯和楊璘趙庸朱亮祖皆不與賞

建漢中知府費震至京釋之

震在漢中多善政時大饑鄉民羣聚為盜震卽發倉儲十餘萬賑之後聞上嘉嘆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為民牧者勸震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十一月江西叅政陶安卒

初上用安江西曰朕初渡江卿首率父老見

軍門陳王道深合朕心朝夕左右啓益良多江西都會上游非卿不可安頓首謝恐付托不效既至威惠甚著疾革猶草上時務十二事卒贈姑熟公

壬子洪武五年春正月置親王護衛

瑄王國入京

遣翰林侍制王禕詔諭雲南

禕義烏人博學能文章有大志隱居青巖上

渡江初徵為中書省椽商畧機務每稱子充而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

不名上嘗謂曰吾固知江西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累遷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披荆榛撫瘡吏郡以大治召議卽位禮忤旨謫通判漳州尋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在乎脩德而已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成四百載之業陛下艱難十載大業已成今日急務宜法天道

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春夏以長養之秋
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卽雷霆霜雪有時
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也而不常向
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
矣人君爲天之子當體上天生物之心一動一
靜務合乎天天眷自永不然天必示之變異以
儆戒之臣願 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民恃君
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若已之休戚以君
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民取之有節故民生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八十一

遂而得其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咸
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然浙西旣平租稅旣廣
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 陛下順人心
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
施于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
者 上嘉納之二年召脩元史爲總裁官書成
拜翰林待制時元宋梁王把都據雲南恃險遠
不肯內附 上以禕有辨才乃遣諭之

遣使者詔諭琉球

徙陳理明昇于高麗

陳理明昇居常鬱鬱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
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蠱惑不
能保其始終于是徙之高麗仍令高麗王善待
之

命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分道
伐虜

上以王保保屢爲邊患乃令徐達爲征虜大將
軍出中路由鴈門趨和林李文忠爲左副將軍出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二

八十二

東路由居庸出應昌馮勝爲征西將軍出西路
由金蘭取甘肅帥師十五萬分道北伐

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帥師
討廣西蠻平之

古田澧州諸蠻作亂 上命愈等討之愈至誅
其首惡撫其餘黨凡平二百六十餘洞籍其民
一萬五千

二月安南陳叔明弑其主而自立遣使入貢却之
叔明逼成其主日燿遣其臣阮汝霖來朝貢馴

象規朝廷意 上却其貢

定四川茶鹽法

茶每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貯之官與西番易馬鹽井一千四百五十六處計軍民歲食及市馬歲額之數煎辦設茶鹽都轉運司。之後茶運司言明門永寧筠連諸處產茶粗惡惟番夷用之非巴茶比宜別立茶局徵稅貿易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乃設茶局五各以什一徵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八

高麗王顯請遣子弟入太學許之

三月都督藍玉敗王保保于土刺河

夏四月宣化盜起廣西官軍討平之

南寧指揮左君弼覈民無籍者爲軍又縱部卒入山伐木民驚擾遂相率爲盜詔發官兵討平之 命都督府治君弼罪

詔天下行鄉飲禮

上以海內宴安思化民復古乃令禮部取儀禮

及唐宋之制參定鄉飲禮儀頒行之

徐達及虜戰于嶺北敗績

五月祭地祇于方丘

不雨

上因旱令宮中皆蔬食是夜大雨詰旦水深尺餘

六月定內宮女職

禮部準漢唐制擬定內官局應用數百人 上

以爲多乃定設六局一司局曰尚書省儀儀尚服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八

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尚寶局則總行六局之事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

馮勝傅友德取甘肅

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刺罕兵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至掃林山勝師亦至共擊走元兵降其太尉鎖納兒加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迎降勝等留兵守之進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舉城降至別駕山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

追復其平章長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
德復引兵至瓜沙州擒獲無算

定六部職掌

吏部掌官吏黜陟之政其屬曰總部主銓選曰
司勲主官制曰考功主考覈戶部掌貢賦經費
之政其屬曰總部掌戶口田土曰度支掌賞賜
祿秩曰全部掌庫倉稅課茶鹽曰倉部掌漕運
軍儲出納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曰
總部掌祠祭喪葬曰膳部掌燕享曰主客掌朝
貢賞賚兵部掌武備之政其屬曰總部掌軍務
符驗曰職方掌城池郵置烽堠夷情曰駕部掌
鹵簿車馬兵器刑部掌刑罰之政其屬曰總部
掌律令盜賊曰都官掌徒流審決曰比部掌贓
罰曰司門掌門禁工部掌百工山澤之政其屬
曰總部掌城垣將作曰虞衡掌捕獵冶鑄曰水
部掌水利橋梁舟車曰屯田掌屯務各部設郎
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其事而以尚書侍郎總之
歲終考覈以行黜陟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全六

李文忠帥師深入及虜大戰于阿魯渾河破走之

文忠兵至口溫虜棄營遁進次臚胸河文忠謂
將士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以重負乃令部
將韓政守輜重命士卒各持二十日糧棄輜而
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章列陣以待擊却
之遂至阿魯渾河虜益衆文忠督兵轉戰馬中
流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帳下卒劉義挺戎奮
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授
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衆更進
士卒皆殊死戰虜大敗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
海虜衆復集文忠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
馬畜于野示以閑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
乃引去軍還失故道至桑歌兒麻地乏水上卒
多渴死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跑地長鳴泉
水湧出軍得不困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迷
失道糧且盡過虜兵士卒疲乏不能戰時獨引
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擊虜兵敗走之掠其
輜重以還軍復振曹良臣孤軍深入戰沒事聞

上痛悼之

句容縣獻嘉瓜

句容民獻二瓜同蒂中書率百官賀陶凱言句容陛下祖鄉雙瓜連蒂之祥獨見於此實爲上瑞上曰朕否德何敢當且草木之祥生于其土亦惟其土人應之于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爲上瑞不在微物也賜其民而遣之

作鐵榜誡勲戚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七

上慮勲戚之家冒犯國典乃作鐵榜戒之若藏匿罪人私役官軍強占民田之類凡九款

秋七月湯和及虜戰于斷頭山敗績

高麗請發兵討耽羅國不許

高麗遣使貢方物言耽羅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元人多留居其國適遯所聚恐爲後患乞發兵討之上不許

八月太原地震空中有聲如雷

九月詔聖壽節免賀

前一日中書請行慶賀禮上命自今萬壽節及東宮千秋節俱免慶賀

周德興平鳳泗諸蠻

免雜犯發臨濠輸作

時營中都恐力役妨民乃命凡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中都輸作

冬十月遣使諭高麗

上以高麗貢獻往來煩數涉海艱險諭令三年一聘并諭占城安南等國皆如高麗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八

蠲應天等府田租

北征諸將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

先是禎督餉遼東因繕城池練士卒盡收未附之地至是還上曰海外悉歸版圖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于四海復何懼上曰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世荒淫國祚遂滅可不慎乎

十二月定有司考課法

今有司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以為勸懲

命類編目錄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是為實錄凡日行政事可垂法後世者宜編類為書使有所考從之

以朱濂為贊善

縱內府禽獸

內宦請增肉飼虎 上曰養牛以耕養馬以乘養虎將何為而以肉飼之是率獸食人也命以

國史紀聞

卷之二

十九

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癸丑六年春正月增置備倭舟師

廖永忠上言倭夷窺伏海島時出剽掠來若奔豚去如驚鳥不易剪捕請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多造輕舸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若入寇則逐之使不得為患 上善其言從之

遣徐達李文忠湯和鄧愈馮勝分道備虜

上以山西北平與虜相隣乃遣達等分道守禦戒之曰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斯為上

策若窮兵深入朕所不取卿等慎之

謫右相汪廣洋為廣東叅政

以其柔異怠政也

安南陳叔明請封不許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為太僕寺定養馬法罷科舉舉賢良

先是開科取士行之三年未見得人 上諭省

臣曰朕設科求賢務得經明行修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多取後生少年能以所學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

措諸行事者甚寡朕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本意宜暫停罷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為本文藝次之庶學者知所嚮風又曰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為之輔也今山林中豈無德行文藝之士宜令有司採舉禮送至京朕將任用之

三月昭鑒錄成

先是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

勸戒者爲書名曰昭鑒錄頒賜諸王

五月祖訓錄成

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親叙之揭于壁仍頒賜諸王

命天下上山川險易圖

上以薄海內外幅員數萬里欲觀山川形勢關徹阨塞及道里遠近命各繪圖以獻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六月虜寇武朔徐達擊却之

秋七月以胡惟庸爲右丞相

八月以桂彥良爲太子正字

彥良慈谿人被薦召爲太子正字入侍大本堂上詔以治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太平未有期也時 上懲元氏寬縱立法甚嚴有犯必誅 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數犯奈何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

于德矣

宋濂爲翰林院侍講學士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上從御史答祿與權言命禮官考歷代帝王開基創業有功于民者立廟祀之廟制同堂異室祀三皇五帝三王及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六帝

禁四六文辭

上諭羣臣曰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可爲萬

國史紀聞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世法漢魏間猶近古晉宋以來文體日衰駢儷綺靡古法蕩然唐宋名儒輩出卒未能變近代制詔章表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自今褒貶奏疏毋用四六悉從典雅

虜寇河州陳德擊敗之

九月設六科給事中

修日歷

更定大明律

上命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律令皆准于唐
刑五杖刑五徒刑五流刑三死刑二采用舊律
二百八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
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其間
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卽繕寫以進

上命揭于兩廡親加裁定及成頒行天下 上

嘗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

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上曰不然法重則

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犯者益衆鉤索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十三

情巧僞益滋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
不犯秦有鑿指抽脅之刑而囹圄成市天下怨
叛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
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
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潞州貢人參却之

潞州貢人參 上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

勞民今後不必進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

米朕止之遂于苑中種數畝每耕耔刈穫之

親往觀之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無幾太原歲
進葡萄酒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以
口腹累人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于遠方
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

徐達擊王保保兵于懷柔敗之

十二月雲南殺使臣王禕

禕初至雲南謂梁王曰 主上神聖天人所歸

惟爾僻處西南久沮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

奉版圖歸職方身命俱全不然天討且至梁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九十四

不聽館別室數日又說之曰朝廷以雲南有萬
生靈不忍殲于鋒刃爾乃恃險遠拒明命龍驤
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意動爲改館會
元使脫脫至覘知梁王有二心欲迫殺朝使以
固其意梁王持兩可匿禕民間脫脫聞之誚梁
王梁王不得已出禕相見脫脫欲屈禕禕罵曰
天訖汝元我朝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
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虜屈有死而已顧
梁王曰汝殺我大兵旦夕至矣竟被害年五十

併寺觀禁女子爲尼

時崇尚釋老徒衆日盛 上惡其惑世蠹民乃
令郡縣止存寺觀一所併其徒處之女子非四
十以上者不得爲尼姑女冠著爲令

甲寅七年春正月

李文忠敗虜于白登

二月丁酉朔日食

免山西田租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九十五

以兵部尚書劉仁爲廣東叅政

仁陛辭 上諭之曰嶺海去京師數千里方面
之寄必得重臣特命卿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
兼濟若一于恩則寬而無制一于威則嚴而不
親惟恩不流于姑息威不傷于刻暴斯政事舉
而民生遂矣仁頓首謝

吐蕃寇蘭州

蘭州民郭買的叛入吐蕃誘之人寇詔懸賞購
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

之買的不從著沙兄弟斬其首以歸本衛奏聞

請賞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手自

刃之有垂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但以其

所獲牛馬給之

方國珍卒

命修闕里

孔子廟廊祭器樂器法服俱新製仍設孔顏孟
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轉漕粟于陝西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九十六

夏四月都督藍玉敗虜于興和

桂陽蠻亂命金吾衛指揮陸齡討平之

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

郭子興分鎮北邊

召廣東叅政汪廣洋爲左御史大夫

五月大明日歷成

自 上起兵至卽位六年凡征伐次第禮樂刑
政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之金櫃刪藏秘
書監宋濂請更輯聖政爲書傳于天下從之

是分四十類釐爲五卷名曰皇明寶訓命是後
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日本國入貢却之

時日本國持明與良懷爭立使者齎其國臣書
達中書省而無表文 上却其貢

六月汰北方郡縣官

上謂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設官與煩劇同
祿入供給未免病民乃命吏部減三百餘人

七月李文忠破虜于大石崖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九十七

西番獻葡萄酒却之

上謂省臣曰元時進葡萄酒使者相望于途勞
民甚矣豈宜效之却之使無復進

遣故元威順王伯伯諭雲南

八月李文忠破虜于豐州

擒答俊海把都勿都等十二人部衆百餘人斬
虜王獲其妃及其金印

九月遣宗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盛遇秋而零

落氣之所感猶知榮悴況于人乎買的里八剌
南來五載能無父母鄉土之情宜遣之還乃厚
禮而歸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綺錦衣各
一襲爲書諭之

十月己未 皇長孫雄英生

徙江南民實中都

上以濠州兵革之後人民稀少田土荒蕪乃移
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官給牛種使開墾荒田
以李善長總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九十八

冬十一月孝慈錄成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尚書牛
諒上言周禮父在爲母服期年庶母無服 上
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若是不近人情乃命
宋濂等考定喪禮濂奏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
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朞者十四人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觀願服三年比朞
年者加倍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定爲服
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三年嫡子衆子爲

庶母皆葢年仍命以五服喪制著爲書使內外有所遵守名曰孝慈錄 上親序頒行之

甘露降于鍾山

洪武四年五年至今凡三降劉基作頌以獻

十二月御註道德經成

上以道德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有裨于養生治國之道乃自註之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不報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九十九

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祀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

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

遣吳禎籍方氏故兵

時遣靖海侯禎往浙東收籍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至無賴惡少挾私逞怨妄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弘曰吾寧獲死

國史紀聞

卷之二

一百

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辭甚懇切 上卽詔罷之

詔天下存恤焚獨

詔鄧愈湯和還京

國史紀聞卷之二 終

國史紀聞卷之三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

張道濬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

徐揚先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臣

徐揚先

乙卯洪武八年春正月以鄭州知州梁敏爲工部

侍郎

時守令來朝

上以敏治行第一擢爲工部侍郎

郎濟寧知府方克勤亦多善政賜宴於禮部以

寵異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置中都國子學

戒備邊諸將

時北邊諸將顧時藍玉等高會酣飲不恤軍士

上奪其俸仍遣使勅諭徐達等使詳察之

遣鄧愈湯和督兵屯田

愈往陝西和往河北又遣指揮馮俊等於北平

等處各屯田

命天下立社學

詔存恤輿獨

上諭省臣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

者常思所以安養之昔朕在民間目擊鰥寡孤

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卽殞心常惻

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

失所者朕之過也其令有司體訪以聞月給示

糧

二月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

成俗復古之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書凡十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二

四章其一君道章十八事次臣道十七事又次

士民工商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之

帝耕籍田於南郊

申明馬政

上謂刑部尚書劉惟謙曰馬政國家所重近設

太僕寺俾畿民養馬期於蕃息恐所司牧失宜

行之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

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

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三千及張

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耶爾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造寶鈔

時中外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而奸民多盜鑄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易於流轉可去盜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

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乃選太學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遣使分教北方

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州

命有司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韻乃命學士樂韶鳳等更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頒行之

大將軍徐達還自北平

夏四月帝如中都尋還京 誠意伯劉基卒

初上欲相胡惟庸以問基基不可曰此小犢將值轅後惟庸竟相基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惟庸聞而啣之既括間有隙地號淡洋元末奸民負販私鹽因致亂基請設巡檢司處豪吏持郡縣事匿不以聞基令子璉奏之豪因誣言地有王氣基欲得之有異圖事下政府胡惟庸修風憾坐基死上以基舊勲弗問但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

移書責基基懼請闕請罪遂留京師不敢歸無何疾作惟庸以醫來視基飲其藥念篤有物如卷石積腹中賜告歸抵家卒年六十五且卒緘天文書授子璉曰服闋卽上之勿令後人習也又曰胡惟庸必敗主上當思我若有問但奏先臣基願陛下修德省刑爲政寬猛當如循環耳基剛毅慷慨智慮絕人每遇急難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上任以心膂常曰卿吾子房也基感知遇知無不言上芟削羣雄戡定天

下基帷幄之功居多家居飲酒奕棋口不言功
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

五月遣宦者趙成市馬西番

西番不通泉貨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
綺帛并巴茶往市之成宣諭德意番酋感悅爭
以馬來售

遣朱亮祖傳友德北平備邊

謫禮部員外吳伯宗於鳳陽尋召還

時胡惟庸專橫伯宗剛直不屈惟庸銜之坐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

出之鳳陽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
不宜獨任辭甚切直上覽其奏卽召還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定五祀禮

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
司門孟冬祀司井

免江南北田租

八月己亥故元王保保卒

保保自定西敗走和林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

事後徙金山之北至是卒其妻毛氏亦自經歿

京師大旱

開登萊河

宴儒臣於內殿

上爲秋寒賦召翰林諸臣觀之令各撰一篇宋

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覽畢賜坐勅大官設

饌內臣行觴濂不能飲上強之立盡一觴面

頰行不成步上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

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命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六

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之意云

九月遣湖廣叅政吳雲使雲南未達歿之

上謂雲曰今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

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臣奉陛下威德曉

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典師未晚遂遣

雲行時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使漠北爲徐達

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沙

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罪必不免

於是共說雲令胡服詐爲元使逼令改易制書

紹興王雲不從以歿自誓鐵知院知不可奪遂殺之

吳禎率舟師自海道還京

冬十月壬子命皇太子諸王講武中都

十一月甘露降於南郊

羣臣稱賀 上曰人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觀妖能懲妖未必凶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

十二月虜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

先是 上勅遼東都司曰天寒冰結虜必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伏兵險阻扼其歸路必成擒矣至是哈出果入寇馬雲覘其將至使蓋州衛指揮吳立嚴兵城守虜至知有備不敢攻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勵士卒登城禦之哈出裨將乃刺吾恃勇率數百騎徑抵城下中弩被獲虜勢大沮哈出慮援兵且至遂引去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

祚河緣河疊冰爲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近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奔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卽登旗鳴鼓虜至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如雨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奔中遂大潰馬雲於城中亦出兵夾擊追至畢栗河斬獲無算哈出僅以身免

丙辰九年春正月命湯和傅友德備邊延安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八

時伯顏帖木兒數爲邊患 上命和等帥師備之和至延安伯顏帖木兒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還獨留傅友德屯邊密戒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其慎之伯顏帖木兒果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衆故元平章兀納歹遂執伯顏以降

二月定諸王公主歲祿

三月太白晝見

免南畿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田租

夏四月日本國入貢

先是倭屢入寇 上命中書省移文責之至是遣使謝罪并貢方物

安南入貢

六月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

上謂濂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官其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序班以濂艱于行步選良馬以賜之 上親作良馬歌以示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

寵異

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初設行中書省六部尚書往往出爲叅知政事至是改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左右叅政各一人左右叅議各一人

以監察御史殷敏爲饒州知府

敏爲治廉明有惠愛樂平民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詔指揮率兵捕之兵至饒敏驚曰樂平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爲郡守不可使成于

無辜請先往察之比至民耕牧如常時敏得告

者乃無賴少年以假貨不得怨諸大姓故誣之冀獲賞耳於是力辨其誣妄告者竟伏誅

更定大明律

上覽大明律有未當者謂胡惟庸等曰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況始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可詳議更定以開於是惟庸等復加考訂釐正凡十有三條

西戎叛岐寧衛經歷熊鼎收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

先是西戎朵兒只班率其部落來附 上以刑部主事熊鼎有才略改岐寧衛經歷鎮撫之鼎至覺戎有二心密疏以聞 上遣中使趙成召還行至西涼戎果叛遣其酋長脇鼎還鼎責以大義遂與趙成俱被害 上悼惜之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八月李善長有罪宥之

上以善長元勛禮遇甚渥子祺尚臨安長公主上疾旬日不視朝善長父子不一至闕起居

廣洋等交章劾其負恩失禮請付法司正罪
上以小過不問

閏九月詔求直言

時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於是山東
布政吳印御史孫化刑部主事太素海州學正
曾秉正各應詔陳言 上多採納

逮平遙訓導葉居昇下獄

居昇聞下詔求言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
易見而思小其一難知而禍大此三者積於吾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一

心久矣縱 上不求言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
遂慷慨上疏其畧曰臣觀當今大事過者有三
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傳曰
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
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各有定制
所以強幹弱枝遏亂原也國家分封諸王以樹
藩屏蓋懲宋元孤立之弊然而秦晉燕齊諸國
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之制亞於天子賜以甲
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如漢之

七國晉之諸王緣間而起防之無及昔賈誼勸

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而無邪心使文帝盡從

誼言必無七國之禍顧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

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其子孫

然後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臣又觀歷代

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

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

此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二

章以致亡滅 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
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夫刑罰貴
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笞杖
徒流歟今之五刑也用之既無假貸一出乎大
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
之吏務從深刻以趨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
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
獄之平允豈易得哉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
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

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効此非可以淺淺致也
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削籍爲辱今之
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
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
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無遺有司催
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
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
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誅僇則必屯田工役
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三

少不顧惜此豈人主樂爲之欲人之懼而不敢
犯法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
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
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以致人不自厲而
爲善者怠耳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
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
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倍剋以修屯田
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
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以罪人也

今鳳陽 皇陵所在詭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
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
廟意也近令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宥
之而猶聞拘其餘丁家小夫有罪之家長旣赦
而任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凡此皆臣所
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
心而延國祚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繆皆煩刑
所致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
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四

遷之苛刻聚斂者罷之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
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
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
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武高帝非不
能使教化行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
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
道固不可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
天下大定綱紀正法今行亦可謂安矣而主
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

下而詐起故或誅而慕犯者有之昨日所進
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致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
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
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
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
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以
仁摩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五

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
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
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
穀之不報爲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爲不可不
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
不治者乎郡守縣令爲民師帥以善導民使化
成俗美者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
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工取之本乃視爲虛文
置之不問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爭鬪之

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靡恥掃地矣此守令

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
風化今專以訟獄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
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但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
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
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王制論秀於
鄉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
學曰俊士太學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
之其考之詳如此今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
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
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
化上乖德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
世間奇才罕有開國以來選舉不爲不多選任
不爲不重賢者能有幾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
太速之過也疏入上怒其離間骨肉逮繫詔
獄竟死獄中

冬十月更建太廟成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六

前正殿後寢殿寢殿九室主皆南向時享正殿則德祖南向懿祖以下皆東西向

十二月送故元臣蔡子英出塞

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累官顯要定西之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匿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復亡去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然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寓洛陽欲見之子英避奉與見至京上命釋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七

書曰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易其冠裳授以名爵臣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創業垂統

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子孫不宜以無禮

義廉恥之俘虜廁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效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薤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上覽奏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出塞外

丁巳十年春正月翰林承旨宋濂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八

濂瀕行上深眷念曰卿去何時復來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日賜楮幣文綺遣使護行濂感上恩請歲一來朝時詔言事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咎之而怒猶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國家耳烏可深罪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沐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高麗請謚其故主顯不許

顯被弑已久始來請謚 上曰是將假朝命鎮服其民且以掩弑逆之惡不許

給銓選官道里費

上謂省臣曰昔元時選官淹滯資用既乏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非朝廷待士之道也今聽選者早與銓註皆與道理費給舟車遣之

免官員徭役

上謂侍臣曰執役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九

貴其身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悉免其徭役著爲令

三月白虹貫日

夏四月命征西將軍鄧愈副將軍沐英率師討吐番破之

先是吐番邀殺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上命愈等討之愈等分兵三道深入其地追至崑崙山俘斬萬計沿邊置戍而還

五月戶部主事趙乾葉市

先是荆靳被水命乾往賑乾遷延半載始發粟民饑歎者甚衆 上怒其不恤民艱哉之

六月詔言事者實封直進

上慮耳目壅蔽下情不能上達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踈遠之士欲言而恐不見信乃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上嘗諭侍臣曰舍已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事無缺失羣臣無可言者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二十

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

命皇太子處分軍國事

上欲皇太子練習幾務乃令百司政事先啓太子處分然後奏聞諭之曰人生間有萬幾一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情物理故處事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

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邪佞惟勤則不溺於安逸惟斷則不牽於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苟無權度未有不失其當者如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未有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斥宦官言事者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

中官有供事內庭從容言及政事者 上卽逐之謂羣臣曰自古明君凡有政事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未聞近習得與政者闍寺之人朝夕在人主左右其小善小信足以固結君心一爲所惑將假威福竊權勢爲禍不小此宦者雖事朕日久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秋七月設通政使司

以曾秉正爲通政使

乙巳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八月改建大祀殿于南郊

上以分祭天地於心未安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卽園丘舊址建大祀殿

改建社稷壇於闕右

暹羅國入貢

以胡惟庸汪廣洋爲左右丞相陳寧丁玉爲左右御史大夫

宋濂來朝

九月江浙大水免今歲田租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

冬十月觀心亭成

時宋濂來朝 上召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暇逸况有事郊廟社稷尤用祇惕故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

樊惑犯輿鬼

封沐英爲西平侯

遣使立麻那者巫里爲三佛齊國王

大內宮殿成

上見宮殿制度不侈甚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

所繫甚重節儉足以養性侈靡必至喪德朕富有四海何求不遂然惟恐驕盈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未嘗過度 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非故爲矯飾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耳

十一月 皇孫允炆生

衛國公鄧愈卒

愈自河州班師至壽春以疾卒計聞 上哀勵

追封寧河王謚武順車駕臨奠命配享太廟仍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

肖像祀於功臣廟愈器量宏偉沉毅謙恭臨大敵而不懼建大功而不矜禮賢下士寬惠愛人所歷八郡之民皆懷其德

合祀天地於奉天殿

都督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歿之

真被執高麗王愛其勇欲降之真大罵曰吾爲天朝大臣豈降夷虜爾不知大丈夫有赤心肯汝屈耶卽抽刀剖心而歿王初意止欲脅真不虞其成真歿王大懼遣使謝罪并歸真從行軍

士 上曰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

樂浪公謚忠襄子璵方在襁褓封爲西梁侯

松番蠻作亂遣御史大夫丁玉討之

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錄用外事諸臣子孫

凡五百十一人

復靖江王守謙爵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十一年春正月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改封吳王爲周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

二月減邊商鹽價

鹽價太重商人輸粟者少 上命量地遠近各

減價有差

命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從

二月祭大社大稷奉仁祖配

三月命吏部課考績官

河間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

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爲下不
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上又謂吏部曰
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爲常流設耳若有異
才豈拘常例庶官有才能伏下位當不次擢用
之由是李文煥以西安知府費震以寶鈔提舉
俱擢爲戶部侍郎

禁奏事關白中書

夏四月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

五月元嗣君愛猷失理達臘殂子脫古思帖木兒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五

立

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蘇松楊

台海溢

西番入寇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兵征之

英率藍玉王弼等征西番首取甘朵降其萬戶

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

三副使汪舒朵酋只阿烏卜商等據納鄰七站

之地英進兵擊之

九月有星孛於天井

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冬十月大祀殿成

十二月宋濂來朝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

松州土酋作亂御史大夫丁玉討平之

二月遣曹國公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務

置洮州衛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六

英等兵至洮州阿卜商等遁去追擊敗之遂於

東麓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告捷且請

城守事宜上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是

扼其咽喉也遂命置洮州衛李文忠言官軍守

洮州餽運甚艱上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

蔽湟隴西邊之要地今若棄之數年後番人將

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令將士慎

守無憂餽運也

遣信國公湯和練兵臨清

三月以樂韶鳳爲國子祭酒尋致仕

夏四月免北平田租

以久不雨也

置松州衛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

追封海國公

六月高麗龍州鄭白等來降

白等率妻子來降遼東守將潘敬以聞 上勅

敬曰人情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七

此必示弱於我當諭令還以破其奸春秋云毋

納逋逃不然邊患由此啓矣

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秋七月御史大夫丁玉討蜀寇等平之

初彭普貴等作亂焚掠郡縣官兵討之不克至

是玉盡殲其衆 上勅勞之

九月征西將軍沐英班師還

以丁玉爲左御史大夫

冬十月以吳沉爲翰林待制

上觀漢武帝紀謂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

如家一家之內父子異貴家必視君民猶父子

也若損民以益君民貧而君獨富寧有是理

上又謂沉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

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

虧大德常人且然況人主乎

十一月封征西諸將

藍玉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福安

陸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謝成永平侯張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八

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

德侯仇成安慶侯竝世襲

十二月朱濂來朝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卒

廣洋與胡惟庸同居相位惟庸所爲不法廣洋

浮沉無所矯正又耽酒色荒於政事 上責令

省改廣洋內不自安會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

遇毒歿廣洋知狀 上問廣洋廣洋以不知對

上怒其欺罔遂貶海南舟次太平復勅書切責

之廣洋懼遂自經歟

安南入貢

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

陳寧中丞徐節

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政招權納賄專肆威福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徐達嫉其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誘達聞者福壽圖達爲福壽所發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弟太僕丞存義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九

子佑因與善長深相結過從甚密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皆以事被譴惟庸陰結之欲爲用事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歟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歟惟庸請給以金帛不許惟庸乃謀起事徐節上告變上曰朕不負惟庸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具伏於是賜惟庸陳寧中丞以徐節本與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并殺徐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

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

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

成爵以上公陸仲亨年十七父母俱忘恐爲亂

兵所掠持一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

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

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以侯斯爲吏部尚書鄭九成爲禮部尚書罷中書

省更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誅上諭羣臣曰朕圖任大臣期相輔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十

佐故立中書省以總文治都督府以總武事御史臺以振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謀危社稷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今欲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一事不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上言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爲之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循制

奉行庶幾下絕奸權之患上無煩劇之勞上

然之乃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以薛祥爲工部尚書

李善長罷

詔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

虜火脫赤寇邊遣西平侯沐英征之獲其全部以歸

時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爲邊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十一

惠上命沐英率關中兵討之由亦集乃路渡

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虜營五十里

英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英率驍

騎當其前夜嚙枚以進合圍之火脫赤等駭惑

不知所措皆被擒獲其全部以歸

三月減蘇松嘉湖四府田租

初張士誠平上怒蘇民爲歟守令取諸豪族

佃簿付有司如數徵稅松嘉湖次之至是乃令

減其舊額

版祖之國北平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命都督張赫朱壽率舟師海運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免天下田租

吏部尚書劉松禮部尚書俛斯致仕

六月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嚴明不苛漢陽徭役倍於他郡恭讓

每遇徵發必詣上官申理民賴以安時有趙廷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十一

蘭者知漢陽有惠政朝廷遣使取陳氏散卒他

縣多以民丁應數廷蘭獨爲民辨明得不擾漢

陽民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則稱廷蘭云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

臣戒錄成

上因胡惟庸謀叛乃命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

宗戚宦官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類其行

事名曰臣戒錄頒告中外

九月丙午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敷爲春官杜

戮趙民望吳源爲夏官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 上召見武英殿命
爲四輔官諭以竭忠勤職感格天心後本犯極
刑餘皆以罪黜此官遂廢

冬十月瓜哇國入貢

詔求真才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濂孫慎坐胡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

甚欲誅之 后諫曰民間延一師尚全始終濂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

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愆況濂致仕居家必不

知情 上意解濂得發茂州安置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虜朵兒不花入寇遣征

虜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湯和傅友德率師討

之

丁未斥言利近臣

近臣有言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人君制

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

人君爲天下主當貯財於天下昔漢武帝用桑

孔叢欽之臣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小人

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言者愧悚

以李叔正爲禮部尚書

編賦役黃冊

以百一十戶爲一里丁糧多者十人爲長餘百

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里事城中曰

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

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附於

一十戶之外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

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一造遂爲定制

二月以鄭湜爲福建叅議

湜浦江人綺入世孫家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

敗凡仇告者指爲胡黨率坐重獄有訴鄭氏交

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行湜

曰弟在忍使諸兄罹刑辟乎獨請吏仲兄濂先

有事京師聞湜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何

與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

人爭入獄 上聞之召至廷勞勉之顧近臣曰

有人如此而肯後人爲非耶卽宥之詔賜酒食
擢爲參議

三月命馮勝節制河南

大將軍德勝諸將出塞至黃河擊虜破之遂班師
自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逃友德遂輕騎夜襲
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沐英略公主山
長索悉其成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五月五溪蠻作亂命江夏侯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亂議出師討之德興請行 上以其老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五

不許德興請益力且示翼鏐狀 上壯而遣之

師至蠻悉竄匿不敢復出會四水盡諸洞蠻

亦作亂復命德興移兵討之次第悉平

故學士承旨宋濂卒於夔州

濂既受行次夔州而卒濂性體溫粹學問該博

德行文章爲一時冠四夷莫不知名每貢使至

必問宋先生安否待上久知遇最渥燕見召對

若家人父子而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草

嘗大書溫樹一字室中論道 上前授經 太

子未嘗不言仁義至問人才減否則第言其善者

上方稽古制治郊廟山川祀祭律曆禮樂及朝

貢諸禮皆濂裁定 上嘗欲使叅大政濂曰臣

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事恐負陛下頓首力辭

居家篤於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汲引後學如

恐不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常曰古人爲

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煩詞

複說道之敝也臨財廉不取非義日本使奉勅

請文獻百金却不受 上以問濂對曰天朝侍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六

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平居布衣蔬食無

異食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

乃所以貽之也卒年七十三

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入貢却之

時安南與思明府相攻各訴於朝至是安南來

入貢 上惡其啓釁構怨命還其貢以書詰責

之

秋七月日本入貢却之

八月河決原武

九月以賴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征雲南

上以雲南恃遠梗化戕殺使臣乃命友德等帥師三十萬討之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於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別遣驍將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此雲南喉襟彼必併力以拒出奇取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七

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使其彼此牽制疲於奔命克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詔諭不必苦煩兵也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遣監察御史林愿等分道慮囚

上恐天下刑獄失平乃分遣御史四出按治仲寬理枉凡罪重者械送京師下大理寺詳議獄

決

浙寇作亂遣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
定考課殿最法

潮州海陽縣民作亂遣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十二月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

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洋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安普定下之留兵戍守進兵曲靖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沐英擊敗雲南將達里麻於白石江獲之遂克曲靖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八

梁王聞王師下普定遣其僞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萬屯曲靖以備我師英謂友德曰彼不虞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然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至白石江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友德卽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旣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若欲濟者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英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吹角樹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

英乃拔劍督衆濟江以勇而善泗者先之長矛
蒙盾鋒甚銳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友
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
縱鉄騎衝其中堅敵披靡遂大敗歿者不可勝
計斃屍十餘里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餘友德
悉撫而縱之使各歸田里夷人大喜遂克曲靖
留兵守之友德率衆數萬擣烏撒遣英與藍玉
率師趨雲南

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兵雲南梁王把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三九 匪刺瓦爾密棄城走滇池赴水死遂克雲南

梁王聞曲靖兵敗乃挈妻奴走滇池島中先縱
其妃自投水死藍玉沐英至板橋其右丞觀音
像等出降玉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
分遣曹震王弼等分道取臨安諸路悉下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克烏撒

友德循格孤山而南通永寧之兵時元右丞寶
卜聚兵赤水河以拒胡海洋及聞大軍繼至皆
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鋪方具饗復大集友

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
許士卒皆奮勇思致歿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
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旣遁而復合心必不一
併力蹙之破之必矣若使據險自固未易克也
遂麾軍鼓譟而前戰十餘合其酋長多歿衆
不支大潰斬首三千級寶卜遁去遂城烏撒得
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
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附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十 始置諸司勘合

命天下轉運官各舉所知一人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

置雲南布政使司以汝南侯梅思祖掌布政司事

張統爲左叅政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

閏二月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

克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國十番腹地開

王師且至聚眾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勢極險峻王遣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為犄角勢自率眾抵下關造攻具別造胡海洋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遲明酋眾見之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亦下攻之酋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乃分兵畧鶴慶麗江石門金齒皆下之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十一

彗星見

三月以趙俊為工部尚書李信為吏部尚書

夏四月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道以教後世其功參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於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學田租入官者悉歸於學俾供祭祀及

師生俸廩

免南畿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

烏撒諸夷叛

上勅諭征南將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且留大軍屯聚蕩除諸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

以吳順為國子監祭酒

魏東節婦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十二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有高希鳳者兵亂被殺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遂被害希鳳弟藥師奴亦歿於亂妻李氏携子與侄避難度難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亂定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訥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歿希鳳從子高塔失丁被讐誣陷歿妻金氏與姑邢氏同縊歿上為動容稱嘆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為五節嬪之門

五月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國學新成 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言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賢曰孔子明道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朕深嘉其明今朕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及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顥等以次講畢 上復命取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爲講說賜宴竟日而還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以宋訥爲翰林學士

四三

時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覽之顧謂訥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論治數千言而不及用賢者天下之大欲朕一人獨理之乎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在天下人主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 上又謂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乎渙離散不難矣

五月遣求經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傳友德擊烏撒叛夷大破之

以開濟爲試刑部尚書

詔設科取士

三年一試著爲定例

八月丙戌 皇后馬氏崩

后性恭儉既貴服浣濯之衣食稠雖敝不忍易每製衣服餘帛緝爲巾褥織工治絲有荒額遺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四

棄者亦令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物也后初未有子育 上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及沐英等數人愛如已出及太子諸王生恩無替焉御妃嬪有恩有子者待之加厚勉太子諸王力學諄切懇至有以服玩相尚者必切責之 上以威嚴爲治后濟以寬仁 上每前殿決事必潛聽察之如聞震怒還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王上貴極爲天子正當積德不

可縱殺致歿者舍寬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
上納之文正鎮江西荒淫無度 上諫其左右
取文正還欲罪之 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
以來累立戰功及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
皆其智勇也況骨肉懿親縱有罪亦當宥之

上曰后言是也後文正復出怨言 上欲廢之
后又極諫而止吳興民沈萬三巨富 上因事
欲殺之后曰彼固富可敵國然未嘗為不法奈
何疑而殺之遂得流雲南 上幸太學還后聞太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十五

學諸生有携妻孥者無所仰給勸 上賜以月
糧給其家遂為定制至是病劇不肯服藥 上
強之終不肯曰歿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妾服
藥而不瘳 陛下寧不以愛妾之故殺諸醫乎
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歿地也 上曰第服之縱
萬一無效當為汝貸之后終不服崩年五十一
上痛悼之終身不復立后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九月雲南諸夷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傳友德等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討諸蠻
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為叛謀
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給其下曰大軍還雲南
可圖也糾眾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士卒
多病都督謝熊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
戰具多置強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
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擊之賊不能攻設長圍
為困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十六

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為賊所得給
之曰沐將軍領三十萬眾至矣賊驚愕遂救營
宵遁走安寧羅衣等處據險樹柵謀再舉英分
調將士盡勦除之諸部悉定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
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
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
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

訪 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於治世謂
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冬十月置都察院

廣東盜起遣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庸帥兵討廣東諸盜擒偽官百餘賊衆萬餘斬
首三千級招降復業民五千餘戶蠻寇盡平乃
班師

十一月置殿閣學士以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

朱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七

徵耆儒鮑恂余銓張長年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 拜

禮部主事劉庸舉恂等三人皆明經宿學通達

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賜坐勞問命爲

文華殿大學士輔導東宮恂等以老疾固辭尋

賜還鄉里

以監察御史任昂爲禮部尚書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曰虹貫日

國子監祭酒吳顯罷以文淵閣大學士朱訥爲國

子祭酒

上以顯寬縱不能檢束武臣子弟故罷以訥代
之

旌安平縣烈嬪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
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身將冀其力
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
里乎遂縊歿事聞 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
於其父母家旌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八

二月精誠錄成

先是 上謂沅曰朕閱古聖賢書垂訓立教大要
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
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
易會其要領爾等以類編輯爲書庶便觀覽至
是成 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錄 上觀唐太
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
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此言亦足爲
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思有乖建

親諂諛並進有垂求賢忠諫者忌之譏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 祖宗之法乎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如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 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先王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四九

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 陛下畱心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祚何能至八百之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能如成康輔弼之臣能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 國祚愈昌矣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

好尚要當慎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不可不慎也

三月詔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班師留西平侯沐英鎮守雲南

夏五月戊午定文武封贈廕敘之制

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言嫡妻沒請封次妻下廷臣議禮部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昔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十

魯莊公妾成風偕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襄公庶子制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躋夏獻其禮對曰無之蓋古者夫人歿貴妾攝家事不得稱夫人若庶子貴得推恩于母亦不得稱夫人使竝嫡也今崇臻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 上從之遂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封贈及廕敘之例頒示中外封贈例十一共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

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歿者封之其在任棄職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嫡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者俱從其高品父祖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止封正妻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嬪因子孫封者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自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十一

從七品以上至正一品陞一品者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倡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犯賊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嬪因夫貴母國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頒給誥命取自上裁色受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覈稱職者實授頒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

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

爲一考稱職者頒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

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廕敘

之例五其一用廕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子之

孫以逮曾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曾玄又

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

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廕者

孫降子孫孫降孫傍廕者皆於應敘品第降一

級其三正一品官廕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十一

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

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

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

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

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未入流上等職

內敘用如行人巡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

未入流中等職內敘用如各關倉庫稅課司局

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未入流下

等職內敘用如遞運所驛丞關墮官之類其四

凡職官子孫許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經史大義者敘用其不通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免南畿田租

秋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命中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

兵討龍泉永新山寇平之

冬十月高麗入貢却之

國史紀聞卷之三

五

以其非時也

十一月定祀歷代名臣

禮部奏請蜀守秦李冰漢文翁宋張詠宜同祠

鈞州有黃霸密縣有卓茂松江有陸遊及子抗

從子觀彭澤有狄仁傑建州有謝夷甫各舊祠

宜令有司修葺江州李黼祠宜增祀其侄秉昭

安慶余闕祠增祠萬戶李宗闕詔皆從之

殺刑部尚書開濟

濟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

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

書上信用之濟深刻好以法中傷人上嘗

戒之濟又請以戒僚屬榜揭於文華殿示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

禮耶濟慚謝獄中有禁囚者濟不問嘗受一囚

賄以獄中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上召

詰之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

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并執希哲

叔徵令廷臣訊之具服并伏誅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

十二月初令儒學歲貢生員

每學歲一人

甲子十七年春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

以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

海上諸城

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定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

史其屬十三道監察御史職掌風紀凡大臣奸

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朝政及百官受其貪冒

皆許糾劾權始重矣

三月頒行科舉式

凡三年人比子午卯酉年鄉試展成是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初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試一道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章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經史五道未能者減其二俱三百字以上會試與鄉試同

令來朝官上土地人民圖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十五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豈在地之大小乎

曹國公李文忠卒

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辛年四十六上憫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 賜葬鍾山祀太廟文忠器重沉閣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遇勁敵膽氣益壯故

每戰必勝東征西討建立殊勲性好學釋兵家

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

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

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景隆襲封

夏四月論平雲南功

傳友德進封穎國公藍玉仇成王弼先已封侯令爵及子孫封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世襲賜鐵券其餘將校陞賞有差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十六

更定內使官品職

尚宮尚儀尚服尚賓尚食尚功及宮正俱置五品內官監令通掌內史名籍總督各職置六品神宮尚寶尚衣尚膳司設司禮御馬直殿八監俱令正七品宮門承制奉御守門門正俱正八品內承運司鑰二庫巾帽針工織染顏料司苑司牧六局各大使俱正九品

六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儒學

秋七月禁宦官與羣臣交通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後 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縱官侍與外臣交通視動靜資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 國家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遣國子助教楊盤徵糧於安南

上以雲南兵多民少糧餉不給安南壤地去臨安甚近乃命盤使安南徵糧以佐兵餉盤至陳煒卽輸糧五千石運至臨安且遺盤以金帛盤却不受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

八月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來貢

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是也前代未嘗通中國元時遣使招諭始入貢王師下雲南思倫發懼乃遣使貢方物并上故元所授宣慰司印

野貽人獻天書伏誅

欽天監進大統曆

欽天監博士元統上言曆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後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

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二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止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當仍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

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先是 朝廷懸侯爵訪求通曉曆數者監生周敬心奏言國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三代而下如漢高之寬仁唐太宗力行仁義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短者莫如秦隋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 皇上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政教未敷四方未治惟願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忠厚則 帝王之祚可傳萬世又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

九月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於 上召語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再幸其第命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淨澹恬退始終一致 上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九

於勲戚

閏十月天文分野書成

以十二分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沿革之由通爲二十四卷頒賜諸王

旌山陰孝子徐允讓門

元末兵亂允讓與妻潘氏奉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卽舍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信之縱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六十

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卽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十一月詔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然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儀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

講詩書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化誨乎

十二月弛世婚之禁

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舅姑之子若女卽兩姨之子若女蓋於法不當爲婚故爲讐家所訟或已聘而見絕或旣婚而復離冤憤抑鬱無所控訴臣竊憫之議律不精其害乃至於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姑舅兩姨之子女是無尊卑之嫌古人未

國史紀聞

卷之三

本

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以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故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臣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爲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卽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今一概禁之獄

訟繁興風俗凋弊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可厚也 上從之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命吏部考察 朝覲官

稱職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汙者赴法司罪之闕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翰林院學士

高麗入貢

以陶垕仲爲福建按察使

垕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

國史紀聞

卷之三

本

重之陞爲福建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賁緣爲奸垕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革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時布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垕仲至京事白還職後卒於官

二月詔求直言

上以久雨陰晦不解雷雹間作乃 詔中外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盡言無諱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胡虜

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若竄追遠擊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 陛下欲爲萬世之計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兵實兵又在乎屯田漢本始中匈奴十餘萬欲爲寇趙充國將士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諸將中豈無如充國者宜選有智勇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遠近相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六五

望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嘉納之 上與侍臣論漢諸帝有言 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終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 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 聖

體過勞 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上又嘗謂侍臣曰前代庸君莫不以無爲借口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不知治天下無逸若以怠荒爲無爲舜何爲曰堯期倦於勤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朕未旦臨朝夜臥不能安席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六五

或仰觀天象一星失次卽爲憂惕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待旦發遣非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挫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 上諭戶部侍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百

家待食一女事織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
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庶幾可
以絕其弊也

已巳初昏五星並見

已未魏國公徐達卒

達病瘡愈 上以璽書勞之尋卒 上自起兵
濠梁託達爲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
元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說古兵
法及將帥行事親折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五

料敵制勝與漢唐名將等而忠謹仁厚過之故
能輔成帝業爲開國功臣第一 上以達薨輟
朝愴然不樂曰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
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朕思盡
心 國家安得復有斯人

三月策士於奉天殿賜下顯等及第出身有差

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備
邊北平

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

國子祭酒宋訥以嚴厲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

與煥同里謀逐之移文令訥致仕訥 陛辭

上驚問故鞠得實 上怒煥專擅并文徵誅之

以翰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定翰林官制

正官學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
人從五品侍讀侍講正六品五經博士八品

夏四月思州苗叛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
討平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六

五月令天下官三年一朝

八月遣公侯伯還鄉里

九月五開蠻叛命信國公湯和從楚王楨討之

蠻吳面兒等寇古州殺掠甚慘 上乃命和從

楚王討之

太白經天

彗星見

以翰林院檢討茹太素爲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先是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畢 上曰
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
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
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
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
欲之累矣 上嘗與言及治天下之道善進曰
人主致治重在任人任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
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廣 上曰然任人之道
當嚴於簡擇專於任使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

國史紀聞

卷之三

李七

進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
專任之非賢而專任必生奸矣 上又嘗命善
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
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
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國與天下亦舉而措之
耳至是善以疾 賜歸卒於家

冬十月彗星見

頒御製大誥於天下

上以中外臣民樂元遺俗作奸犯法者衆欲儆

成周 大誥之制訓化之乃取當世善惡可爲
法戒者著爲 大誥頒示天下

詔天下盡革有司爲民害者論罪輸作

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知福州僅五月亦坐罪築
城工役嚴迫日費錢數十緡季用又病謂其子
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歿矣汝收吾骨
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季用不得歿時告
枉甚衆令益嚴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
人煦謂其父友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
歿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歿無憾遂陳詞於
通政司通政司以聞 上憫其情赦季用復其
官同時復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
孝子吾儕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歿季用傷
煦歿病益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之王叔英爲
作孝子傳

湯和平五開蠻

和進兵古州分遣將士討上詣洞以計誘擒吳
面兒械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俘獲四萬餘人

國史紀聞

卷之三

李八

十二月詔舉孝廉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二月雲南蠻叛命顯國公傅

友德率師討平之

三月省躬錄成

初 上命翰林儒士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

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名曰存心錄後復命贊

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

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至是成頒行之

白虹貫日

國史紀聞

卷之三

本九

夏四月癸亥留南斗

河南大水

詔贖民鬻子

五月召進士魏安仁等還京

先是安仁等六人以過請爲吏至是 上謂吏

部曰 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安仁等被謫

已久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自

新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

遣使勞常州知府范好古

好古 上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贖貨無

厭 上曰好古能守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

安黎庶可稱良吏矣遣人齎醴勞之械良至京

論罪

安置日本使僧於雲南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

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恒產者月

給米肉九十以上加帛絮富民賜冠帶免徭役

有司歲一存問著爲令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十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三辰星見

九月置雲南屯田

沐英奏雲南地廣而荒蕪甚多宜置屯田以備

儲蓄 上曰屯田可以紓民力足兵食然地久

榛莽用力實難以緩責歲輸使樂於耕作數年

後徵之可也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丁卯二十年春正月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

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爲左右副將軍率

師討納哈出

納哈出據金山屢爲邊患 上命勝等帥師三

十萬討之戒之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慎

無輕進先以輕騎掩襲慶州慶州下大軍徑擣

金山出其不意納哈出必成擒矣復遣降夷乃

刺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

焚錦衣衛刑具

官民有犯罪被逮者罔繫錦衣衛鞫審因以非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

法凌虐 上聞之怒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

囚送刑部

詔修闕里

置兩浙防倭衛所

祀天地於南郊

禮成 上謂侍臣曰敬天不獨以文當有其實

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事天必先恤

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又曰爲君者父事天地

子萬民祀天地非所福於已實爲天下蒼生耳

躬耕籍田

禁採銀礦

老校丁成言陝州產銀礦前代嘗採取歲收其

課今獨閉已久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

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

也嘗聞故元時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

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受害蓋土產有時

而窮歲課徵取無已有司貪爲已功而不肯言

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戒豈宜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

效之巡檢王德亨 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

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以其兵取其地

上謂戶部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啟釁

帝王之深戒今琿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

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

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

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

豈可聽也廣平府吏丁允道言磁州產鉄元時

嘗置鉄冶爐一萬五千戶歲收鉄百餘萬斤請

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治鉄數尚多軍索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鉄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二月大將軍馮勝襲破虜於慶州

勝兵至通州遣邏騎出松亭關偵知虜屯慶州乃遣藍玉乘大雪將軍騎襲之大敗其衆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三

魚鱗冊成

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詭寄親鄰及佃僕上下相蒙奸弊百出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分往各郡履畝量度圖其田之方圓丈尺悉書主名編類爲冊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冊

御註洪範成

上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座右朝夕觀覽因自

註之 上嘗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則有

之至用人尚未盡善自代邸入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而不及將相大臣非所以示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使憂鬱憤懣而歎欲相竇廣國以后弟而止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爲相何避私嫌乎 上覽宋史至太宗改封椿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如漢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四

靈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夫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貸貸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旣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叅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

也 上又謂侍臣曰人君一心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鑒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豈能照物乎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常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城大寧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五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備倭海上

籍福興泉漳四府民三丁取一爲綠海戍兵凡萬五千餘人築城一十六增置巡司四十五分隸諸衛

六月臨江侯陳鏞陷虜死

鏞與大將異道相失遇虜陷殺

大將軍馮勝進兵金山納哈出降遂班師

勝等率師踰金山納哈出部將觀童降勝進逼其營乃刺吾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馬

指揮往諭納哈出遣使陽納款實覘兵勢勝遣

藍玉往受降納哈出指天曰天不復與我有此

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玉大喜與飲甚歡納哈

出酌酒酌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

哈出不肯服玉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

酒流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

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解胡語語茂茂直前縛之

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其臂不得

去都督耿忠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六

凡十餘萬屯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大驚潰

勝遣觀童往諭之衆悉降納哈出有二姪不肯

降勝復遣諭再三乃折弓矢擲地來降勝禮遇

納哈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并劾常茂

驚潰虜衆遂班師以都督濮英將三千騎為殿

遇虜伏被執歿

太白經天

秋七月以太公從祀帝王廟

禮部 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

定親王歲祿

建武成王廟 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士文武兼備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若後世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止宜從祀帝王廟命去王號罷其舊祀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

每歲五萬石

真臘國暹邏國各入貢

八月逮常茂至京召馮勝還以藍玉代領其衆

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中卑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及納哈出降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于茂 上命械茂送京茂至陳降納哈出始末并許勝軍中不法事 上曰如此勝亦不得無罪遂切責之命收其印召還令藍玉領其衆

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

安置鄭國公常茂於龍川

以永昌侯彭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虜

冬十月封朱壽爲舳艫侯張赫爲航海侯置北平

都指揮使司於六寧

宋國公馮勝罷歸鳳陽

十一月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

軍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

十二月

大誥武臣

上以武臣出自戎伍間知憲典故所爲多不法

乃製大誥三十二篇以訓之

晉府長史桂彥良卒

上嘗訪彥良以治道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

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

致治故爲治在正心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欲

上善其言又嘗從登內城 上曰比來善善惡

惡何如彥良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

其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卽書其語揭於便殿十一年授晉王府傅盡輔導之職十八年以疾賜歸至是卒

史 戊辰二十一年春正月以御史凌漢爲右副都御史

漢鞠獄平恕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非我私子固却不受 上聞而嘉之故有是擢

以歷代名臣從祠帝王廟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九

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傅爾忽傳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七人三月策士於奉天殿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討平之

先是緬蠻叛結砦于摩沙勒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至是思倫發率衆三十萬寇定邊欲報

摩沙勒之役英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

日抵賊營先出輕騎三百挑之賊逆戰敗還英

曰賊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下令軍

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近以次而發

象皆披甲負戰樓若闌楯衝突而前我軍矢石

俱發象股票而奔我軍乘勝直擣其寨縱火焚

之烟焰漲天賊有昔刺者最驍勇率衆夾戰英

乘高望見左軍小却下令斬左帥首左師遙見

一人拔刀馳下麾衆復前奮呼突陣諸軍乘之

賊衆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餘人思倫發遁去

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虜主脫古思帖木兒於捕

魚兒海大破走之

玉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住捕魚兒從間道兼

程而進至百眼井去其地尚四十餘里不見虜

欲引還定遠侯王弼曰吾輩提十餘萬衆深入

虜地無所得遽班師勞師費財何以復命玉然

之戒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望見烟火乘夜至

海南偵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玉以弼爲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八十

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
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不知覺虜主
方欲北行忽大軍至遂合戰殺其大將虜衆潰
敗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子天保奴丞相失烈門
等數十騎遁去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
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攜林莽
降獲官酋男嬪八萬得寶璽金印圖書及馬駝
牛羊十五萬遣人奏捷乃班師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全

乙酉五色雲見

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
形於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
致國家之慶上曰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
德靡悔災亦可彌苟爽其德雖祥無福國家
之慶不專在此也

東川蠻叛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爲左副將
軍陳桓爲右副將軍帥師討之

六月信國公湯和歸鳳陽

先是和以年老乞歸上念之俾建第於鳳陽
仍命和巡視閩海築城數十處而歸至是新第
成賜歸

秋七月贈故金山侯漢英爲樂浪公封其子興爲
國涼侯

海西侯納哈出卒封其子察罕爲潘陽侯遷澤潞
民於河南北

戶部郎中劉九皋言河北諸處兵亂後田蕪民
稀山東西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田寬閒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全

地 上謂山東地廣不必遷乃遷山西澤潞二
州民無田者於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處
開曠之地令自便屯種免賦役三年仍戶給鈔
二十定

遣地保奴居琉球

藍玉送地保奴及后妃公主至京上命給第
宅居京師既有言玉私元妃事上怒曰玉無
禮如此豈大將所爲妃聞之慚懼自盡地保奴
於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

國時有恩及民不可無後欲封地保奴以盡待
亡國之禮彼乃怨望若此豈可久居內地於是
遣使送姑琉球仍厚遺之

八月北征諸將班師還京

上謂王爾北征功最大然虜紀來降不能遇
之以禮縱欲汗亂又遣人人朝規伺動靜茲憫
爾勞特屈法宥爾自王以下賜白金文綺有差

九月越州土酋阿資叛額國公傳友德討平之

阿資者土官龍海之地世據越州沐英征南時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八

駐兵其地招降之詔以龍海為知州尋叛英

以計擒之徙居遼東至益州病歿阿資繼其職

益桀驁至是叛率眾寇普安焚府治大肆剽掠

因屯普安倚崖壁為寨友德會沐英以精兵蹙

之蠻眾緣壁攀崖墜歿者不可勝數生擒千餘

人阿資遁還越州友德追敗之阿資勢窮乃降

之

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討東川叛蠻平之

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冬十月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

以卓敬為給事中

張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

在宮中服諸有擬太子者欲乘間言於上

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使先今陛下於諸

王不早辨等威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

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乎上笑曰卿言是吾

慮未及此耳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八

十二月安南國相黎季犛弒其主煒立日焜主國

事

己巳二十二年春正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以

秦王為宗人令

二月禁武臣預民事

庶吉士解縉上封事

縉吉水人以進士選為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萬

餘言論時政甚剴切其畧曰臣惟令出惟行不

宜數改則期於無用寧人不經令數改則民疑

疑則不信則人繁則民玩玩則不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頤府與道德心經臣竊謂甚非所宜說苑出於劉向向之學不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而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抄緝穢蕪畧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執筆而隨其後上溯唐虞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八五

及濂洛根究精明隨時類別刪其無益勒成一書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儒駁雜尤宜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刪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婦巧易置寺閹俾 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 陛堦皆爲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

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以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土木之工勿起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磔淫祀省冗員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三千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嬖女非帷薄不修母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全六

虞之曆必無此也 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于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純也祭祀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刑獄之斷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助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爭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

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多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于親友誰肯舍父母妻子而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下僚孝廉人才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闖茸之輩朝擲刀鐏暮擁冠裳左素隄篋右綰組符別履之歲衰綉巍負販之備與焉

史紀聞

卷之三

八

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故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是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諺鬻勝官人沒商量之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臣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爲民表率不可視爲迂

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地有盛衰物有虛盈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盈也好黠得以侵欺兼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泉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或喪逝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糧稅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辨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屬下

史紀聞

卷之三

八

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受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制也近世雖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責育不暇聞武備噓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美

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義古時多有
書院遺基學田舊業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
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罕戮本於僞
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
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兇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
禹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嬖
女之條縱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孔子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
名今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十九

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
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偃
以禮而令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
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
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
急於陳獻不暇組織成文惟 陛下垂鑒焉書
奏留中 上奇之諸大臣忌縉少年得 上意
兵部尚書沈縉請改縉爲御史使遠上縉在臺
爲夏長文草疏劾御史袁泰泰恨縉以他事

傷得罪且不測 上憐縉召至便殿慰 諭曰
大器終晚成汝歸且讀書十年來朝大用未晚
也賜錕遣之

九溪蠻作亂東川侯胡海等帥師討平之三月命
征南將軍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分屯湖川防西
諸夷

夏四月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

上以鐸謹厚有德量使兼詹事輔導太子

五月置泰寧福餘朵顏三衛于兀良哈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十九

兀良哈即古奚契丹地時大軍北征朵顏等酋
各遣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
寧抵喜峰近宜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
河曰泰寧自黃窪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
餘以其酋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
朝貢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還京

秋七月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
帖木兒

八月更定大明律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西平侯沐英來朝

亭遣還鎮

十二月思倫發來降

思倫發既敗乃遣人至雲南乞貸其罪願輸貢

賦守臣以聞 上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賚

勅往諭之

安南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一

高麗幽其主禰立子昌

庚午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

詔晉燕二王分道伐虜

高麗復廢其主昌立王瑤權國事

二月國子祭酒宋訥卒

命賻祭遣使護其柩歸葬

三月定官民服飾

癸巳燕王師至遼都故元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

住怒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王師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等駐牧遼都遂

進兵適大雪諸將欲止 王曰大雪虜必不虞

我至速進可擒也比抵遼都陷 頃虜尚不知

乃先遣指揮觀童詣虜營觀童與乃兒不花

有舊至即相持而泣倉卒之頃我師已壓虜營

虜大驚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觀童諭以王威

德引之來見王降 辭色待之賜酒食慰諭遣還

虜大喜過望遂無遁意將至營又復召來如是

者三於是悉收其部落而還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十二

閏四月安南入貢

五月遣公侯還鄉

賜黃金文綺有差

以逆黨播告天下

李善長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顧驥陳德華

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

彬毛讓薛顯陳勸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播告

天下

賜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歿

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以胡惟庸黨事爲言者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上遂賜善長死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男尚公主人臣之分極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揆之事理大謬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于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勛臣第一而已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乎且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乎不幸已失刑而臣懷惻爲之憂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竟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疏人不報

都勻蠻作亂涼國公藍玉遣兵討平之

秋七月召涼國公藍玉還京尋遣還鄉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三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十月以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

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

詔死囚輸粟北邊

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皆令輸粟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三人併力輸運

辛未二十四年春正月

築浙東海堤

二月改封豫王爲代王漢王爲肅王衛王爲遼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四

三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策士於奉天殿賜許觀等及第出身有差故元遼

王阿札失里寇邊命傳友德率師討之大獲而還

友德至哈者舍利王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

然越二日復趨師深入至洮兒河獲人口馬匹

甚衆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寨山至磨鎌子

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至黑松林北野人

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擒襲虜衆大獲而

還

四月鑄渾天儀

彗星入紫微垣

五月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詔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

六月清理釋道

上以釋道二教汙俗敗行乃命天下郡縣但存

寬大寺觀各一所併而居之毋令與民雜處有

制立菴院者悉毀之

河決原武入淮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五

七月徙富民實京師

秋八月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

上以南方旱濕有遷都意乃命皇太子巡視

陝洛諭之曰天下山川惟關中險固汝可以遊

以省覽風俗慰勞秦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

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

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師征之

九月都督宋晟擊哈密大破之

倭寇廣東

七月北平河南大水免其田租

以馮堅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堅為南豐典史上言九事一曰願養聖躬願

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願王府官

正色直言匡救闕失三曰撫夷狄願務農講武

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選有司願擇廉正之

士任以方面俾察所屬五曰崇祀典願於忠臣

烈士有功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願

鑑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六

之患七曰調易邊將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

心腹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任八

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

並觀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司

設勘合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上嘉納故

不次擢用之

十一月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不

許

皇太子自陝西還上洛陽圖

阿資復叛平羗將軍都督何福率兵討之阿資降

壬申二十五年春正月河決武陽

二月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瑤而自立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等練兵各邊

命舳艫侯朱壽督舟師海運

夏四月命涼國公藍玉率師征罕東

丙子 皇太子薨

太子自關中還卽病至是卒 太子仁孝中外

歸感 上哭之慟謂廷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七

遂至於此命也命謚懿文

命都督聶緯率兵討建昌魯帖木兒

五月涼國公藍玉移師建昌

玉至罕東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其不可玉不

聽遣宋晟等率兵徇附真川土酋吟咎等懼遁

去又襲沁寇所者孫弗及既有 詔命玉討月

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道松登以達建

昌會霖輒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渡河麾

下知非 上意多相率道亡玉不得已乃由隴

石抵建昌

戊子封俞通淵爲越嚮侯

六月西平侯沐英卒

英聞 皇太子薨號慟不輟遂感疾卒年四十

八 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

英寬洪沉毅謀慮深遠臨事果斷賞罰明信凡

得 上賜悉分給士卒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

南也簡官僚剔奸蠹撫農興學墾田治水通鹽

井來商旅恩威並施教化大行雲南遂爲樂土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九

秋七月四川都指揮使瞿能討月魯帖木兒大破

走之

能率各衛兵討月魯帖木兒攻破雙狼寨其衆

大潰月魯帖木兒遁去能追之轉戰兩前破數

寨又敗之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

遁入拓興州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

八月頒醴食錄於羣臣

庚寅立 皇孫允炆爲 皇太孫

九月以方孝孺爲漢中教授

孝孺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知濟南府有異政
註誤夾獄中孝孺聰穎絕倫讀書一目十行俱
下年二十持所爲文謁宋濂願受業濂大賞異
謂孝孺曰吾閱天下士多矣未有如子者顧肯
從我遊耶吳沉鵬 詔徵至京 上見其舉止
莊嚴謂 皇太子曰此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
汝慰諭遣還孝孺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
連孝孺械赴 闕下 上立命釋之至是復徵
至 上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除漢中府
教授

國史紀聞

卷之三

元

冬十月以沐英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藍玉誘
月魯帖木兒降之遂班師

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
木兒遂降其衆械帖木兒至京伏誅玉因奏四
川地廣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由軍衛
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
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秦隴宜改爲衛

漢州灌縣西連松茂凋黎當土番出入之衝眉

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

地皆宜增置軍衛下羣臣議玉又奏蜀兵少請

籍民爲軍 上報玉曰蜀民連年供輸煩擾又

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兇渠已獲人知順命

雖犷悍者可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

足增益重困吾民乎玉遂班師

閏十二月更高麗爲朝鮮

高麗懼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一百

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最美且其來遠矣

遂更其國爲朝鮮

劉三吾罷

三吾婿戶部尚書趙免坐法當死三吾因自陳

請免遂罷

癸酉二十六年春正月以致仕兵部尚書唐鐸刑

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

靖嘗逮一武弁將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

持白靖靖曰安有如許大珠此必偽物命碎之

帝聞之嘉嘆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意
乃以爲僞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識應變之才
矣未幾遂有是命

二月命馮勝傳友德北平備邊聽燕王節制

三月誅涼國公藍玉

玉恃功驕橫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
御史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北征還度喜峯關關
吏以夜不卽納玉毀門而入上聞之怒會有
訐玉出塞陰事者上詰之玉應對不謹上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一

以玉有功忍未發征西歸意望進爵及加太傅
襖袂曰我顧不當爲太師乎及奏事上又不
從玉退曰上疑我矣乃錦衣衛士蔣獻上變
告玉謀反下獄集羣臣廷訊玉展轉攀辨不肯
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令吐實無妄株連玉太
呼曰徽卽吾黨遂并徽殺之簿錄玉家凡有片
紙者并逮獄連坐死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
桓舳艫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
寧侯葉昇及翰林典籍孫蕡等凡數萬人徽素

刻薄嘗陷李善長又惡解縉爲王朝用草疏救
善長并欲中以危法徽嘗與懿文太子錄囚
太子欲開釋徽輒文附重法太子爲白上
上先入徽言謂太子曰徽執者法也太子
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上笑曰汝遂欲爲皇
帝也太子懼因感疾卒謂皇太孫曰殺我
者詹徽也至是太孫錄藍獄命先斷徽手足
後戮於市

夏四月太白經天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二

京師旱詔求直言

絕安南朝貢

詔有司歲饑先賑後聞

時孝感縣奏民饑請發倉貸民上命行人
馳往賑濟諭戶部曰朕嘗捐內帑付天下耆民
糴粟儲蓄正欲備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
必候奏請道途往返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歟
者多矣

六月越雋侯俞通淵有罪削爵放還鄉里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

上一日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曰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

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各舉孝弟節行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三

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聞

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宜選用以風勵

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旣至

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餘皆給道理費

遣還

赦胡黨藍黨

冬十一月封皇子梗爲岷王穗爲谷王

永鑒錄成頒賜諸王

輯歷代宗室爲悖逆者直敘其事頒賜諸王以

爲鑒戒

東莞叛寇何迪伏誅

迦東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徒作亂拒殺官軍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使司發兵追擊敗之械迪送京師伏誅

甲戌二十七年春正月賑饑民

二月倭寇浙東

三月策士於奉天殿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

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海上防倭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四

命韓王瀋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二王年少欲其遊觀諸國以敦友弟之情

故有是命

命天下種桑棗

五月安南人貢却之

七月以任亨泰爲禮部尚書

八月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金廣東備倭

九月定旌表孝行例

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乃

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伯兒無故殺子絕滅倫理宜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下禮部議其議以臥水割股煎古所繙若割肝殘害尤甚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或至喪生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違道傷德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五

已而割股臥水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寰宇通志成

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

定正蔡氏書傳成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

司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

者遂詔徵儒臣錢宰等定正之且語之曰爾

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

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奎壁乃文章之府朕

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

攷古正今慎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

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至是書成凡蔡

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六

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者上進賜名曰書傳會

選頒行天下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

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

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

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

步者仰觀天象二十餘年嘗於天氣清爽之夜

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

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曆家

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儒家之說爾等不

析而論之豈格物致知之學乎

十二月穎國公傅友德恭卒

乙亥二十八年春正月

命都督周興爲總兵宋晟劉真副之師帥捕野人
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討斬之

先是阿資叛 朝廷命將率兵數萬征之無功
自後無敢議伐者阿資益肆猖獗春議討之衆
以爲難春日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
阻及土酋皆其姻婭得以亡匿今調土酋悉從
征設謀羈勒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制
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斬
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

六月禁黥刺腓剽宮刑

上諭羣臣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人情善
惡真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狡詐之徒情犯深
重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懼然此特權宜處
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宜用以後嗣君統
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剽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七

割之刑蓋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

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

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辟

八月信國公湯和卒

先是和既歸鳳陽暮年多疾 上眷念之每歲
必一召入覲賜以安車入殿廷宴賚備至相對
叙舊勞撫摩感泣至是卒 上嗟悼輟 朝親
爲文授使者以祭追封東甌王謚義武塑像功
臣廟復配享太廟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八

以楊文爲征南將軍韓觀朱晟爲左右副將軍率
師討龍州叛蠻

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詔楊文移兵討奉議
諸蠻

九月免山東應天田租

皇明祖訓成頒示中外

上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受命之
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
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

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奸臣徇權利作聰明 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求爲不刊之典昔漢高祖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卽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編以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後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九

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卽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更定親王歲祿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天下官吏軍士亦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至是戶部議更定親王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

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

冬十月冊馬氏爲皇太孫妃

楊文等平奉議蠻

文至奉議州賊焚廬舍入山谷立柵自守文督將士攻破之賊衆潰散遂分兵追討破蓮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餘人招降復業者六百餘戶徙置象州武仙縣蠻寇遂平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十

十一月書尚書無逸篇於殿壁

禮制集要成

上謂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卽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若爲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越禮犯分悞悞器服飾以金龍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違者必寘之法至是書成頒布中外

丙子二十九年春正月壬戌以杜澤爲吏部尚書
門克新爲禮部尚書

上罷朝從容問民間事克新對曰 聖澤深廣
天下之民各安其業幸蒙至治 上曰雖堯舜
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安其業朕恐
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朝鮮國王旦遣使請印詔不許

二月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潭源平川諸蠻平
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一

三月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庭罷楊雄從祀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
世教若漢楊雄仕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
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出雄進仲舒
上納其言

秋八月免太平等五府田租

頒表箋文武式於天下

先是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麗 上厭之乃命
劉三吾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

下

十月 皇曾孫文燦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於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二月丙午復永州知府余彥誠等官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速知縣高斗南儀
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
遠當塗知縣孟廉縣丞趙森懷寧縣丞蘇益等
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民俱列各官善政詣闕
以請 上嘉之賜彥誠等襲衣遣還仍給耆民
道里費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一

詔外官三年一朝覲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

英巡西北邊備虜

漢沔盜起耿炳文郭英討平之

漢中沔縣吏高福興民人田九成僧李普治謀
作亂殺知縣呂昌敗官軍命炳文等發陝西兵
討之悉就擒

二月白虹亘天貫日

朝鮮遣使入貢

三月策士於奉天殿賜陳郊等及第出身有差

古州蠻林寬作亂

禁私茶

先是西番諸國以馬易茶禁例甚嚴後邊民射

利私相貿易茶日益賤馬之人中國者漸少

上乃諭蜀王使嚴禁盜販毋使出境

夏四月以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

思恭為刑科給事中有暮夜以金遺者思恭却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五

而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

嘉其守遂有是命

五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命楚王禎率師征古州洞蠻湘王栢副之

庚申夜有星孛於天厨

命晉燕代遼寧各六王勒兵備虜

以修撰張信為侍讀編修戴彝為侍讀

上謂信彝曰官翰林者難以論思為職然既列

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

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

言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

負朕擢用之意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

可使有壅蔽苟有壅蔽則耳目聾替天下之事

俱無所達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眾論任

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

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塞矣上曰人主以

天下之耳目為視聽乃能是非無所隱而賢否

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五

戚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

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

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之而玄宗不知

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

為邪妄所惑則亂從何生耶

六月辛巳復策士於奉天殿賜韓克忠等及第

身有差

先是禮部中式者三十八人北方止北平一人

於是群議譁起上疑之乃下考官劉三吾等

於獄復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中得文理優長者六十一人至是復視之擢克忠爲第一皆北人南方無與者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暴卒

駙馬都尉歐陽倫有罪賜死

倫奉使西域載私茶出境貿易所至騷擾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僕周保者尤暴橫藍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大怒賜倫死保等皆坐誅茶沒官以吏能不避權貴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五

遣使齋勅勞之

八月以鄭沂爲禮部尚書

以左軍都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討古州蠻平之

先是都指揮齊讓討古州蠻久無功乃命文代之

冬十月停遼東海運

上以遼東軍餉有餘遂停海運止令本處軍屯

田自給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逐宜慰使思倫發命西平

侯沐春討之

思倫發奔至京師上憫之命沐春等率雲南四川諸衛官軍往討刁幹孟仍遣思倫等同行以觀夷人向背

十二月癸未上不豫

戊寅三十一年

三月琉球入貢

夏四月享太廟

享畢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六

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

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皇考呼曰

西南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

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祭祀宜加敬慎旦暮

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

務令齋潔以安神靈

以暴昭爲左都御史

以言事稱旨也

五月西平侯沐春卒於軍都督何福擒刁幹孟思

倫發復還平緬

沐春進兵擊平緬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使人諭刁幹孟不從乃遣何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之福等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殺其酋刁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張福使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之乘夜至怒江詰

旦徑渡令馳騎揚塵賊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至驚懼遂降春乘勝復擊崆峒寨賊夜潰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七

走刁幹孟乃遣人乞降春以聞上以其誕詐令春俟變取之春後病卒刁幹孟竟不降何福進討擒刁幹孟以歸思倫發始得還平緬踰年卒

甲寅 上不豫

乙亥命燕王總率諸王備虜

上勅諭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

之諸子汝獨才知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北平總兵楊文達東總兵郭英悉聽爾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又安黎庶以副吾托付之意

以齊泰爲兵部尚書

上嘗 詔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

乙酉 上崩於西宮

上天縱神明起自田間不階尺土盪滌群雄混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八

一天下卽位之初稽古考古文制禮作樂修明典章表章經籍正百神之號嚴祭祀之典建學校定封建議法律推曆數汲汲求治昧爽臨朝日昃忘食退朝之暇卽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取古之帝王嘉言善行書寘殿廡出入省觀珍奇異物泊然無所嗜好敦行儉朴爲天下先凡 詔誥命令皆出自裁家法尤嚴謹宮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外戚之謂著爲令典垂戒後世尤憫念黎元語及稼穡艱難每爲涕泣勸農桑蠲逋負

宥宥刑專務德化獨於貪吏不少假借輕則逮
戍重則刑戮一時居官者皆凜凜奉法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邊防有警終夕不寐命將出師殆
無虛歲是以三十餘年海內大安四夷率服升
遐之日天下哀慕如喪考妣 上嘗謂唐鐸曰
帝王體天道順人心以爲治則國家自然久安
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逆人
所致也天愛民故立君以治之君能安民乃可
以保承天眷卿與朕共事日久資弼良多凡朕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九

事天有弗至卿卽以爲言使有所警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
盡心 上嘗燕間與侍臣論事 上曰昔楚莊
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
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以此見武
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
所不足矜則志滿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
憂則志下下必能虛心而受人則人就不樂告
以善故莊王卒伯諸侯武侯之世魏業日衰以

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
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事無不濟矣 上又
嘗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但平心以觀
其心本公而所爲或繆此則識見未至故有過
差若緣私意而所行繆戾者此乃故爲耳君子
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
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故無所回互小
人巧於修飾故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
君子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十

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
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
得幸而君子見斥人主權衡在心當審察衆論
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也 上觀唐書至
宦者魚朝恩恃功驕玩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
此宦掌兵故恣肆若此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
及朝恩輩勢甚強橫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
鼠小人竊柄苟決意驅除亦有何難但在斷不
斷爾 上又嘗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

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者亦有闕
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與毀者未必不肖譽者
未必賢也第所遇幸不幸爾
政事得失馮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
以失之 上曰以寬得則聞之矣以失則未之
聞也夫步急則顛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
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眾不云寬之失也元
季君臣耽於逸樂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耳非
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爲寬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三

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上嘗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
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
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錯言所該者
廣真氏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兇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朕每臨戰陣觀兩軍出沒於鋒鏑之
下呼吸之間創殘已甚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
民所重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
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 上謂詹同曰

聲色乃伐性斧斤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
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奉何求不得苟
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誘納淫邪易爲迷惑况
創業之君爲子孫之所法尤不可不謹 上與
侍臣論及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
禍曰本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
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
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用
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三

職在掃除不假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
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
權臣之患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藩鎮豈有
跋扈之憂至於禦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
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此數事嘗欲著
書示後世子孫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上御東
閣謂侍臣朱善曰人君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
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情多
矜已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已之

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善等皆懷服 上與
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
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好佚惡勞當
省刑罰簡典作以安之若使之不以時用之不
以道但迫以威力強其服從猶激水過鵝終非
其性也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得罪有免
法司 請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既有而復論
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
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

國史紀聞

卷之三

百三

爲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殺非恤刑之仁也
杖而遣之 上嘗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上
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
於峻坂而覆於康莊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
天下亦如 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上嘗御
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何曰
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蚤作夜息蠶婦
繰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
機公私通索文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示

惟垢弊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統綺
之中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製及五百貫此
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
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國史紀聞卷之三終

國史紀聞

卷之三終

百三

國史紀聞卷之四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張鏐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徐揚先較

建文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五月辛卯皇太孫卽位

詔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上大行皇帝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孝慈皇后曰

高皇后

國史紀聞卷之四

葬孝陵

遵遺詔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

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叅國事

泰受顧命草遺詔令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

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曰此齊尚

書疎間我也子澄初爲東宮伴讀帝爲太孫時

密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

護兵僅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自不能

支漢七國非不强卒以滅者强弱之勢不同而

順逆之理異也 上喜及卽位倚任之子澄遂

與泰議削奪諸王兵權

革冗員併郡縣

六月以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學士

孝孺在漢中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

陳說道德王甚喜 上卽位廷臣交薦召爲翰

林侍講尋進學士

以蹇義爲吏部右侍郎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

秋七月逮周王橐至京廢爲庶人

國史紀聞卷之四

橐初封吳國錢塘後改封周國開封洪武二十

二年橐國來鳳陽遷之雲南未行愿還國至是

人告橐反 上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之景隆

大索金寶橐不能應竟坐反逮至京竄雲南諸

子並流放已召還南京

八月以雲南布政張統爲吏部尚書

統在滇數年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經費程度

皆爲裁定夷民悅服洪武中入覲治行爲天下

第一賜璽書褒美至是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

失父母

以陳迪爲禮部尚書

九月長星隕有聲如雷

冬十月焚惑守心

十一月謫前監察御史解縉于河州

太祖崩縉來奔喪有司劾其違詔謫河州衛吏

逮岳池訓導程濟于獄

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

濟妄言繫至京將殺之濟大呼曰陛下且囚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

臣至斯無兵殺臣未晚乃下于獄

以刑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

北平都指揮使

諸大臣言藩王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簡精強

謀略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乃命昂與貴往北

平伺察燕王時廷臣嵩務削奪親藩諸王皆不

自安于是都督府斷事高巍上疏曰今欲弱侯

主建繼制臣請借漢爲喻漢高大封同姓分王

天下之半卒遺文帝不治之痼疾故買誼脛腰

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談無非欲削奪六國之

意也賴文帝寬仁吳王几杖之賜折其不臣之

心迨厲王謀反僅廢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

粟之謠景帝寬厚不如文帝又晁錯輔以刻深

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付託得人民

心輔漢幾危社稷晁錯不能辭其責矣我

太祖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太行皇后有后妃

不妬之行則百斯男宜君宜王故本宗百世爲

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

土各居形勢之地比之前古雖分封過制而

高皇帝之聖謨神慮無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

也今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綱紀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此皇上所難處也以臣愚見

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

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于齊兗楚湘齊兗楚

湘子弟分王于秦晉燕蜀其寧遠谷代慶肅等

府類比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則藩王之

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親王盡親

親之禮其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然後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疏入 上奇之然不能用也

十二月以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叔英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中徵至京辭還已用薦爲仙居訓導遷漢陽令時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貽書阻之略曰天下事固有行于古而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

亦可行于今者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此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可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賞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證今可見諸行事又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

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故病去則宜調燮其元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深有補于時云

以董倫爲禮部侍郎

倫初爲左春坊事 懿文太子太子薨出爲河南叅議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稱旨尋以註誤免官 上卽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書順老堂三字及髦几玉鳩各一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六

紳諱之子也諱被害雲南紳甫十三事母盡孝母卒哀毀踰禮焚焚憂患中篤學不輟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王聞其賢聘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骸未返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卽死所哀莫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等薦之遂有是命

頒監察御史尹昌隆疏于天下

時 上視朝稍宴昌隆諫曰昔 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庶績咸舉天下又

安 陛下耐守太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
未明求衣日昃求食今乃日晏歸朝曠廢天工
上下解弛臣恐非社稷之福也 上嘉納之詔
禮部頒行天下使知朕過

以宋懌爲翰林侍書

懌濂之孫也

以王鉞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

已卯建文元年春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

祖高皇帝配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七

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侍郎兼學士董倫王景彰爲總裁官翰林
修撰李貴國子博士王紳齊府審理副楊士奇
等爲纂修官

以周是修爲衡府紀善

是修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訓導入
見 高皇帝問居家何爲曰教子弟孝弟力田
高皇帝喜擢爲周府奉祠正逾年陞紀善建文
初周王有過盡建府吏詔獄是修以嘗諫諍得

免改衡府紀善是時衡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
翰林纂修數陳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
衆怒共挫折之是脩屹不爲動

更定官制

陞六部尚書正一品設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
郎上改戶部十二司爲 民度支金帛倉庾四
司刑部十二司爲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六
部諸司去清吏字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一
人副僉都御史各一人改通政司爲寺通政使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八

爲通政卿通政叅議爲少卿寺丞增置左右補
缺左右拾遺各一人復置大理寺改爲司卿爲
大理卿左右寺正爲都評事寺副爲副都評事
司務爲都典簿改太常寺卿爲太常卿少卿寺
丞分左右又改天壇祠祭署爲南郊祠祭署泗
州祠祭署爲泗濱祠祭署宿州祠祭署爲新豐
祠祭署又增鍾山祠祭署及司國所改光祿寺
卿爲光祿卿少卿寺丞分左右而陞少卿從四
品省署丞二人增監事二人改太僕寺卿爲太

僕卿增典廐典牧二署設騎驎十五羣遂生三羣分隸二署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賓客二人又置資德院設資德一人資善二人其屬贊禮贊書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國子監陞監丞爲堂上官增司業二人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改鴻臚寺卿爲鴻臚卿分少卿寺丞爲左右而併行人司于鴻臚寺翰林院增承旨一人學士一人文學博士二人省侍講侍讀學士置文翰文史二館文翰館設侍書而改中書舍人爲侍書文史館設修撰編修檢討改謹身殿爲正心殿設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三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文淵閣設典籍二人革六科左右給事中改五城兵馬指揮司爲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爲兵馬副兵馬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人啓忠等齋各訓導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設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陞一級改按察司爲十三道肅政按察司改廣東鹽

課司爲都轉鹽運使司革五軍斷事官及稽仁稽義稽禮稽智稽信五司官增親王官賓輔二人正三品伴講伴讀伴書各一人長史一人左右庶政各一人審理正典膳正奉祠正良醫正典寶正並去正字審理副等改爲副審理等郡王賓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二人記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祠典禮三署典印典祠典禮各一人典饌典藥二署典饌典藥各二人典禮署引禮舍人二人儀仗司吏目一人賓輔三伴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名不稱臣見禮如賓師

燕王來朝行御道登陞不拜

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帝曰王朕叔父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帝覽奏大驚翼日語敬曰燕王

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二月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

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爲孝康皇后

立妃馬氏爲皇后子文燿爲皇太子

封弟允熲爲吳王允熒爲衡王允熬爲徐王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察吏旌孝賑貧掩骼贖鬻

子減田租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一

三月 上祀先師幸太學

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尋遣

還北平

齊泰欲先收三人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彼先發

有名且得爲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世子

兄弟皆魏國公輝祖甥輝祖察高煦異常密奏

曰臣觀三子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

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請留之 上

以問輝祖弟都督增壽與駙馬王寧皆力保無

他 上乃遣之歸國潁行高煦竊入輝祖廢中

取其良馬馳去比追之已渡江矣世子等既還

得京師動靜甚悉 燕王喜曰吾父子相聚此

天贊我也吾事濟矣及燕兵起高煦宣力爲多

上始悔不用輝祖之言

逮北平按察司陳瑛安置廣西

僉事湯宗奏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遂逮之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

于諒周鐸等伏誅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二

遣都督宋忠將兵屯開平

時燕齊皆有告變者黃子澄上言燕王久稱病

而日練軍士招異人術士反形已露討之不可

不亟 上曰燕王素善用兵討之計將安出齊

泰曰今邊報北虜聲息俱以防邊爲名發軍戍

開平燕府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剪其羽翼無能

爲矣不乘此時圖之噬臍無及也 上領之乃

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名

備胡實以圖燕

遣都督徐凱練兵臨清耿鸞練兵山海關

遣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

遣都御史暴昭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
二十四人

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爲福寧知縣

昌隆疏言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之未幾中使誣昌隆詛訊下獄事白得釋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

四月湘王栢自殺

王好學能文章武勇絕人或告王反遣使召訊王懼縱火自焚妃從之闔戶皆死

召齊王榑至京廢爲庶人

府人曾名深上變告王反召至拘留京師與周王同繫誅護衛指揮柴真等

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

繫岷王榑於雲南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院待詔

秋七月燕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事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皆死之

昂貴至燕察知異集兵部署守王城柵斷九門防備嚴密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亦知其謀諫不聽誠密疏以聞 文皇得稱病爲大暑圍爐搖顛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告昂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四

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初昂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諷府中事友直輒泄昂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時蘇州僧姚廣孝在燕邸中日夜爲文皇畫策贊出師北平都指揮張信與昂貴同受密旨使圖 文皇日以爲憂其母疑而問之信以實對母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燕王者不死非汝所能圖也母妄爲禍家族信乃乘婦人與密造府見 文皇拜床下時 文皇稱病不言久矣信曰殿下無恙何不以情語臣今

朝廷勅信執下若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宣告臣文皇見其誠乃遂告以密謀立召廣孝及燕山護衛指揮張玉千戶朱能定計起兵文皇曰曷貴已先防非計擒二人不可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盡縛官校至庭中召曷貴入與械去曷意文皇見其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遂與謝貴俱入至端禮門伏兵起縛曷貴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所逼耳曷貴不服皆被害北平都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五

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千餘人欲入端禮門健卒龐來興丁勝文皇遣格殺二兵亦散文皇大恨募誠遂殺誠族其家余逢辰泣諫并殺逢辰朱能張玉遂焚諸柵奪九門撫綏城內外三日悉定都指揮使余瑱走居庸馬宣巷戰不勝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文皇上書言皇考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

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奸臣

齊泰黃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奪嫡陛下

之威權剪皇家之枝葉櫛搏栢桂梗五弟不

數年間並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爵

奪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閭室自焚

聖仁在上胡寧忍此此非陛下之心皆奸

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

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

臣事君之誠明于皎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六

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奸臣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楚刺焚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曷等于北平城內外圍守臣府大小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衛人執貴曷始詢知奸臣之謀號地呼天擗踊無訴竊念臣于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木先剪附枝親藩夷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廓日月之

明奮雷霆之斷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永安

宗社臣又竊計姦黨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

除之伏觀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

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

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

通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死之

宣至薊州起兵西將攻北平遇張玉戰不利退

守薊州玉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又敗被執罵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七

不絕口而死指揮毛遂以城降燕

遵化指揮蔣玉密雲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燕

靖難兵攻懷來錦衣衛指揮宋忠北平都指揮使

余瑱彭聚孫泰戰敗皆死之

余瑱守居庸關簡卒得數千人將攻北平文

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必得此後可無北

顧憂乃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

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宋忠文皇曰宋忠

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出精兵八千卷

甲倍道趨懷來獲諜者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

平者並爲燕府誅滅激使努力復讐文皇急

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子兄弟相

同勞將士知宣家無恙遂無鬪志忠倉卒列陣

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戰都指揮孫泰慷慨先

登頗有斬獲文皇擇善射者並射泰中矢流

血被甲累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都指揮彭聚

亦力戰而死忠敗走入城余瑱同被執皆不屈死

永平指揮趙彝郭亮以城降燕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八

大寧守將卜萬引兵進攻燕爲其部將陳亨所執

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大寧兵號

十萬出松亭關將攻遵化萬素有威名陳亨陰

欲輸款于燕畏萬不敢發文皇知之乃貽萬

書盛稱萬而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

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

獲卒兄之尋遣與俱而不與賞卒大恚至卽發

其事陳亨劉貞搜賞卒衣得與萬書遂縛萬下

獄聞于朝籍其家

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馬都尉李堅
都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進攻北平

時上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
法度以燕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
禦之恐河北遂失請急發兵選遣炳文等總大
軍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盛庸顧成平
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分道並進直搗北
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給軍餉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布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九

政司事

八月靖難兵攻破雄縣執都督潘忠楊松

時兵分三道耿炳文駐真定徐凱駐河間潘忠

楊松駐鄭州張玉謂文皇曰鄭州兵扼吾南

路宜先擒之文皇遂命王爲先鋒率衆渡白

溝河圍雄縣破其東門盡殺守裨卒潘忠楊松

率兵渡月樣橋逆戰遇伏大敗被執

靖難兵至真定耿炳文逆戰敗績李堅寧忠顧成

皆被執

鄭州之敗炳文部將張保孫燕王炳文兵士

三萬分營津河南北文皇命張保還令

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言今聞道掩

其不備奈何告之文皇曰吾聞使知之則河

南兵必北移併力拒我可一舉而盡敗不然縱

能破其北岸兵南岸之軍乘吾疲勞渡河接戰

勝負難必矣炳文聞保言果移營過河文

皇至真定炳文出城逆戰文皇使張玉朱能

等接戰自率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衝陣中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二十

炳文大敗急奔入城敗卒爭門相蹈藉死者甚

衆李堅寧忠顧成皆被執文皇謂成先朝舊

人解其繫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

闔門自守燕兵攻三日不能下文皇還北平

炳文老將善戰至是敗帝始有憂色

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北進召耿炳文

還

上問炳文敗謂黃子澄曰余何子澄對曰勝敗

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糧餉

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乎
四面攻之衆寡不敵於我勝矣
上曰孰堪將者
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可以當之
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
遂遣景隆代炳文命高巍叅贊軍務御史韓郁上書曰
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自焚代府

國史紀聞

卷之四

王

被摧而齊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乎經營已久軍需輒乏將不効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願釋

代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迎楚蜀爲周公俾各命其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宗社幸甚不聽

谷王穗還京師

召遼王植寧王權還京遼王至徙封荆寧王不至削其護衛

九月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璈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

李景隆師次河間

國史紀聞

卷之四

王

文皇聞景隆代將語諸將曰李九江泰養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未嘗習兵見戰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趙括之敗可待矣復偵知景隆軍中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五敗悉備

必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
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
在後必成擒矣

靖難兵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諸將聞李景隆且至勸守北平恐出援永平非
利 文皇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
餘且世子推誠任人足辨禦敵若全軍在城祇
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
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

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至必走
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高聞 文皇
且至果退屯山海

吳傑兵潰于真定遁還京謫爲南寧衛指揮使

冬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執寧王權以歸守將朱
鑑死之

文皇欲襲大寧謂諸將曰曩予巡塞上見大寧
衆頗諸夷驍勇善戰戍卒皆閩左罪謫思歸之
主吾取大寧斷遼東得胡騎助戰率戍卒而南

吾事濟矣諸將請先破景隆後攻大寧 文皇

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
悉聚松亭關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
日撫綏其家屬松亭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
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
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而拉朽耳諸
公第從予行毋憂也遂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
寧遣書寧王言窮蹙求救寧王邀 文皇單騎
入城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

且破北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信之爲草
表請赦居數日款洽不爲備 文皇銳兵出伏
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陰結諸胡酋
長及戍士皆喜定約 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
伏兵起執寧王諸胡士卒一呼皆集都指揮朱
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都指揮房寬遂
降劉貞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襲破貞營降燕
貞夜負勅印浮海還京師

十一月李景隆攻北平靖難兵以胡騎還援景隆

逆戰大敗齊德州

景隆間 文皇攻大寧遂引衆攻北平景壘九門又結九營于鄭壩村以遏 文皇歸路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令不得輕動景隆攻麗止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軍忽退都督崔能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奪張掖門而入燕衆披靡不敢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能乃還城中於是夜汲水灌城天寒水結不可登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五

矣 文皇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馳援北平景隆遣都督陳暉渡白河遇 文皇戰敗僅以身免 文皇乃悉精銳攻一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前城中亦出兵內外夾擊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燕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 文皇再上書言竊聞朝廷論臣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 陛下裁察其一謂臣護衛踰

額祖訓王府官軍不拘數目此奸臣枉臣一也

二謂不當無事操練人馬祖訓親王不時教練軍士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于各衛選用官軍祖訓王府千百戶官從王于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韃靼健卒本洪武中歸附處于北平 皇考命于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奸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異人術士養于府中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府中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六

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嚴祖訓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奸臣枉臣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奸臣枉臣七也其八謂臣子高煦過涿州擅答驛官此臣失教然答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寃濫已甚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奸臣枉臣八也 陛下與臣骨肉之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踈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實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

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 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奸慝又罪狀在廷齊黃諸臣傳檄天下

十二月廣昌守將楊宗叛降燕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罷齊泰黃子澄

以燕府表二人之罪賜罷之陰留居京師籌畫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七

復以茹瑺爲兵部尚書

加李景隆太子太師

景隆敗子澄等匿不以聞 帝一日問子澄外間傳軍中不利何如子澄對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景隆復以扼退燕師聞故有是命且遣使齎貂裘文幣白金珍醢賜之

省躬殿成

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

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徙肅王棖于蘭縣

叅贊軍務高巍使北平

巍上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大義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上書 文皇其詞曰志慕

仲連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

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 聖天子嗣登寶

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八

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

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

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

仗義以順誦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

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

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

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當許 太祖生當殞

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

東若大正始逆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

或請解護衛釋骨肉猜忌之疑冀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微遠遯大典甲兵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奸雄乘釁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富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

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大王同心之士大約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九

不過三十萬大王與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乎大工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悖事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于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一體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中旌表忠臣節臣竊自

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庚辰二年春正月靖難兵攻蔚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二月靖難兵攻大同

改都察院爲御史府以都御史景清爲御史大夫虜可汗坤帖木兒及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納款于燕

李景隆率兵援大同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十

保定知府雒僉叛降于燕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賜進士胡靖等及第出身有差

初取王艮第一上以艮貌不及靖且靖策有

親藩陸梁人心搖動之語稱旨遂首擢靖初名

廣上易其名曰靖後艮死靖難靖于永樂中

入閣復疏名廣

以胡靖爲翰林脩撰楊榮楊溥爲翰林編脩金幼

孜爲戶科給事中胡濙爲兵科給事中

賜李景隆璽書斧鉞

先是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江遇暴風破舟盡沉諸江復命再賜之景隆益專恣諸將玩之

夏四月李景隆及靖難兵大戰于白溝河敗績走德州

景隆與郭英等約日合兵進攻北平至河間

文皇渡白溝河來禦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之

文皇曰平安豎子嘗從吾出塞識吾用兵故敢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一

爲先鋒今日當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

互有勝負日已暝戰猶未已夜深始各收軍

文皇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

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翼日復率

衆渡河景隆督諸軍進戰平安橫槊先登瞿能

佐之遂破 文皇後軍房寬狼狽走張玉見寬

敗有懼色 文皇曰勝敗兵家常事不過目中

保爲公破之麾衆復戰景隆使騎兵乘其後

文皇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

戰甚力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張

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如雨 文皇

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劍

又缺折急走登隄伴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

疑有伏兵不敢上隄高望見事急帥精騎馳衛

文皇瞿能大呼滅燕搏戰不已斬百餘人會旋

風起折大將旗陣動 文皇率勁騎馳入軍大

亂瞿能父子皆戰死 文皇乘風縱火燔諸營

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棄輜重器械不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一

可勝計景隆璽書斧鉞盡爲燕兵所獲殺溺死

者二十萬人 文皇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

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五月靖難兵攻德州李景隆奔濟南

景隆聞燕兵至遂自德州奔濟南燕將陳亨張

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

省爲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乃得釋

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衆生謂曰此堂何爲名

明倫今且論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

省以頭觸柱而死

靖難兵圍濟南叅政鐵鉉叅軍高巍禦却之

文皇率衆趨濟南李景隆出戰敗績奔八城

文皇圍濟南急鉉與巍悉力防禦屢挫燕兵

文皇乃提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忍計且

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者皆哭呼曰旦日且

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

十里無驚動城中人 文皇大喜是時 文

在軍逾年往來爭戰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三

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

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卽不下

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未晚也遂下令退

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圍堵中約

文皇入城呼萬歲卽下鐵板板橋 文皇從勁

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方入門門中人卽呼萬

歲鐵板亟下傷 文皇馬首 文皇棄馬取從

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 文

皇得渡還營大怒復合兵圍城鉉令守陴者大

罵燕軍攻益急以礮擊城鉉書 高皇帝牌數

十面懸城上師不敢擊又間出死士累破燕兵

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伏誅

六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不報

八月濟南圍解

燕軍圍濟南凡三月餘鐵鉉盛庸隨機應敵夜

出劫戰書憑城防禦 文皇百方攻之不能克

統廣孝曰師老矣 文皇乃解去 帝卽軍中

陞鉉兵部尚書封庸歷城侯宋叅軍說鉉曰北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四

兵南去其留守北平者皆老弱且永平保定雖

叛諸郡堅守者尚多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

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

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公便宜部署招徠之北平

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

素稱驍悍公檄諸守臣倡義集勇候北兵歸合

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

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

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

駕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率北兵使江淮
有倚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
逸待勞全勝計也遂不從

盛庸進兵德州燕將陳旭遁歸北平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

九月靖難兵還北平

詔諸將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十月清遠戍卒羅義上書下獄

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 文皇書言殿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五

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
公輔成王之義自古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
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
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
遂其願尤爲不可况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
歸國書上下義獄

平安及靖難兵戰于鏢山斬其將陳亨

靖難兵襲破滄州獲守將徐凱凱遂降燕

文皇將襲滄州下令陽世遼東將士聞之頗不

樂行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勦
師遠征况遼地早寒士卒難堪此行恐不利

文皇屏左右密語之曰今南將吳傑平安守定
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築滄州欲爲犄角之
勢德州定州城守堅固猝未易圖惟滄州土城
墮圯天寒雨雪修之未易便葺今佯言征遼示
無南意以怠其心因其不備偃旗捲甲由間道
直搗城下破之必矣機事貴密故未令衆知者
慮洩也玉等稱善徐凱謀知燕兵征遼果不爲
備燕兵過直沽晝夜行三百里掩至城下凱等
乃覺亟命分守城堞衆皆股栗倉皇無暇擐甲
燕兵四面急攻 文皇麾壯士由城東北內薄
而登踰時城破凱及都督程暹指揮俞琪趙潁
胡元等皆被擒悉降于燕

召李景隆還京赦不誅

黃子澄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
厲將士御史大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數其
罪請誅之不聽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六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

十二月盛庸大破靖難兵于東昌斬其將張玉

文皇率衆循河而南盛庸鐵鉉躡其後至東昌平安軍亦會遂合戰庸背城而陣燕兵擊其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文皇數重文皇易服躍馬突出得免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諸軍大呼奮擊斬燕大將張玉燕士卒奔潰庸乘之殺傷無算文皇退駐館陶北平震動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七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

辛巳三年春正月

靖難兵還北平

二月靖難兵南出至保定

初燕兵起僧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于東昌成祖北還問之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金勝矣與朱能力

勸前進

三月盛庸及靖難兵戰于夾河斬其將譚淵復戰敗績走德州

庸將攻北平兵次單家橋營于夾河文皇率衆至直薄庸陣陣堅不能動庸麾諸軍力戰斬其大將譚淵文皇復以勁騎掩庸陣後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鑽相牽率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陷陣沒驍將芝智皂旗張皆戰死是夕戰酣薄暮各斂兵入營文皇以十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八

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莫敢發一矢以帝嘗有詔無使負殺叔父名也文皇旣還營復嚴陣約戰文皇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至未兩軍互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少息復戰相持甚急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文皇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庸恃東昌之捷謂此舉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器錦繡衣曰

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

平安敗靖難兵于單家橋擒其將薩祿

罷齊泰黃子澄

帝因燕兵日至不得已罷泰與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罷兵

閏三月吳傑平安及靖難兵戰于藁城敗績

傑等營藁城 文皇亦至戊戌合戰互有勝負

已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 文皇以驍

騎循河出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 文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三十九

皇下如雨矢集王旗如蜩毛安陣間縛樓高數

丈登樓望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 文皇見

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急下樓墜而走會

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馭陳鵬皆

被執安傑還真定燕兵自白溝夾河至藁城三

捷戰皆前敗後勝有風助之異云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

遣大理少卿薛崑使燕軍

先是以罷斥齊黃貽書 文皇使罷兵 文皇

因上書請召諸將還 帝得書與方孝孺議之

孝孺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

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

定諸將渡蘆溝橋橋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

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彼奏適至宜

且與報書往返踰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

勢合 帝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

少卿薛崑持報 文皇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

萬張授崑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崑見 文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十

皇問 帝意云何崑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暮

卽旋師 文皇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懼不能對

燕將士譁欲殺崑崑戰慄流汗伏地 文皇令

護崑南還崑還言燕軍強盛孝孺惡之曰此爲

燕遊說也 文皇復遣武勝上書求罷兵 帝

曰燕王皇考母弟于朕爲叔父奈何必用兵爲

名孝孺諭意孝孺對曰 陛下卽欲罷兵兵一

散則難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大

振不日有捷書聞願 陛下母惑甘言遂下勝

于獄

六月靖難將李遠率兵至濟南焚漕糧都督袁宇禦之敗績

秋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之敗績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于燕世子

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 文皇召至北平居

邸中久知高輿及三郡王與世子不睦屢讒于

父闕黃儼素奸險世子惡之儼曲事三郡王三

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輿從 文皇軍中時時

國史紀聞 卷之四

聖

傾世子孝孺言于 上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

弟可間而離也 上問云何孝孺言其故 上

曰奈何間之孝孺曰世子兄疑必北歸而吾餉

道通矣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書貽世子令歸

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致 文

皇所三郡王及儼先已馳使告 文皇世子且

反 文皇疑之問高輿高輿曰世子故與太孫

善厚語未竟世子書至 文皇曰嗟乎幾殺吾

子

大同守將房昭率兵掠保定靖難兵還援

限僧道田人五畝

十月真定守將花英等援房昭與靖難兵戰敗績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圍永平不克與燕將劉江

戰于昌黎敗績

平安敗靖難將李彬于楊村

十二月以駙馬都尉梅殷守淮安

殷尚寧國公主恭謹有謀能騎射 高皇甚愛

之嘗受密 命輔帝至是充總兵官守淮安悉

國史紀聞 卷之四

聖

心防禦

虜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爲可汗

禁內臣出使侵陵吏民

高皇帝實錄成

壬午四年春正月平安率兵復通州不克靖難兵

破東平指揮詹環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靖難兵攻沛縣指揮王顯以城降知縣顏伯瑋死

之

伯瑋聞北兵且至集民兵備禦以死自誓遣其

子有爲還家戒之曰汝歸白大人吾不能盡子職矣及城破伯瑋冠帶升堂南面再拜慟哭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縊死其子不忍去復還見父屍亦自刎主簿唐清典史黃謙亦不屈死

二月靖難兵攻徐州

三月平安及靖難兵戰于淝河敗績

文皇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追躡文皇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使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兵駐宿州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三

靖難兵破蕭縣知縣陳恕死之

以蘇州府知府姚善參贊軍事督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入援

善湖廣安陸人志行淳實愷悌初朝廷以吳民薰染夷俗僭侈違式繩以重法器者或更持短長訟蜂起難理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各協事宜數造請羣賢考求治道由是吏民回心向義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士王賓獨居陋巷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爲誰應曰

姚善乃開門延語賓報謁及入門再拜而返善自

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也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以訓士一日饋米于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先使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明公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四

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苟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宜善如期至逆芹置上座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一簡以授善竟不及一言而去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善大悅及是薦芹爲行軍司馬夏四月平安敗靖難兵于小河斬其將陳文王真安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文皇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驍

將王真 文皇督戰急幾爲安樂所及安馬蹶弗得前燕番將王麒麟躍馬入陣援 文皇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燕軍大震謀還北平

徐輝祖令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

平安諸軍營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燕兵敗退還營掘塹以自固時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南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十五

就麥觀隙而動 文皇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不肯從 文皇曰欲渡者左不欲渡者右諸將多左 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亦懼 文皇數日不解甲矣

何福平安等及靖難兵大戰于靈璧敗績何福遁平安陳輝馬溥徐真等皆被執

時 文皇遣朱榮劉江率輕騎邀截饒道又令遊騎擾樵採何福乃移營靈璧平安率軍護糧

運將至 文皇覘知之分壯士萬人遮援兵而令高輿伏兵林間戒俟敵戰疲卽出擊于是躬率師逆戰以騎兵爲兩翼安引軍突至殺燕兵千餘矢下如雨何福復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傷甚衆北兵引却高輿窺見南軍疲卽率衆突出擊之王還兵掩擊其後福等大敗俘斬萬餘人盡獲其糧餉福等以餘衆走入營是夜福下令旦聞砲聲三卽突圍出師就糧于淮河詰旦燕兵攻營三震砲諸軍誤以爲已砲急趨門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燕軍急擊之營遂破陳暉平安馬溥徐真等及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卿彭與明皆被執何福單騎走 文皇縱性善與明南歸性善衣朝服入水死與明裂衣冠變姓名逃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十六

五月靖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靖難兵渡淮盛庸棄師走

盛庸率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列淮南岸燕兵列北岸 文皇令丘福朱能等將驍騎數百西

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南軍不知覺及漸近營舉砲兩軍駭愕福等衝突其陣南軍棄戈甲而走庸股慄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單舸脫走北兵盡獲其船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遂攻下盱眙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宜先取鳳陽徑趨滁和集船渡江或欲先取淮安自高郵以達真揚卽渡江可無後顧之虞文皇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旣固非攻不下恐震驚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旣富人馬尚多若攻之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十七

不下曠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旣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至揚州儀真兩城軍弱可招而下旣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京城震駭必有內變可指日收效也諸將皆頓首稱善

靖難兵至揚州指揮王禮以城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時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文皇欲從淮安取道渡江遣使駙馬梅殷殷割使者耳鼻

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河鳳陽知府徐安諜知拆浮橋絕舟揖拒守亦不得渡文皇遂竟趨揚州時御史王彬巡江淮駐揚州倚任指揮崇剛練兵繕城爲守禦計剛聞燕兵至晝夜不解甲指揮王禮欲降燕彬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燕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發禮弟宗厚賂力士毋誘其子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十八

出會彬解甲浴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燕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于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門降剛亦不屈而死

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之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

遣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

入援

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璉率兵勤王

遣慶城郡主使燕軍議割地，罷兵不聽。

北兵漸迫，方孝孺曰：「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北軍不長于舟楫，相與決戰江上，成敗未可知。上善其言，乃以太后命遣郡主往以割地，分南北為請。文皇曰：「此特欲緩我師耳。」俛將與諸弟姊相見，無多言也。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四九

命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

六月，盛庸敗靖難兵于浦子口，復戰，庸大敗。陳瑄以舟師降燕。

盛庸、徐輝祖等帥舟師駐江上，北兵近岸，庸擊敗之。文皇欲且議和，北還適高煦引胡騎至。文皇大喜，撫其背曰：「吾力疲矣，兒當努力。」世子多疾，天下若定，吾以汝為太子。于是高煦殊死戰。文皇麾精騎數百直衝之，庸軍小却。上急遣陳瑄帥舟師援應，瑄乃釋甲降，庸兵遂敗。

靖難兵渡江，盛庸逆戰于高資港，敗走，鎮江守將

童俊降。

靖難兵至龍潭，復遣李景隆、王佐、茹瑄議割地，罷兵不聽。

景隆等見文皇伏地納款，頓首稱臣以割地講和為請。文皇曰：「公等為諂客耶？」割地何名？何為聽奸臣計？景隆等不敢對。歸言：「文皇必欲得泰子澄輩。」上令景隆偕諸王再往言諸臣皆竄逐外郡，俟執至遣來。文皇曰：「勿多言。」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十

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上會羣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浙，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尚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足以固守。以待援兵至，內外夾擊，決死一戰，可以成功。萬一不利，車駕他幸，未晚。」上然之。太常少卿廖昇聞茹瑄等還，遂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翰林編修王艮初聞燕兵起，輒憂憤不食，至是亦仰藥死。

遣諸王分守京城諸門

靖難兵至金川門都給事中龔泰死之

文皇渡江龔泰與妻傅氏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攜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 文皇師駐金川門泰知不可為遂投城下死高巍亦自縊于驛舍時有議開門迎納者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即殿前殿之幾死其日以兵亂輟朝瑾及冕皆自盡

谷王穗開金川門納燕兵 文皇遂入城官中火

發上遜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十一

文皇入城 上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方燕兵起增壽兄輝祖議督兵北進增壽獨以百口保文皇無他故誅之又欲誅李景隆不果急召程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走出免難耳初 太祖臨崩付 上一小篋封鑰甚密戒以急難乃啓至是啓視之乃度牒及披剃具 上遂落髮易服從地道出須臾宮火發傳言 上崩程濟從 上每遇厄濟輒以術脫去後濟不知所終

文皇謁 孝陵遂即 皇帝位

文皇入蹇義夏原吉劉儁薛昂楊溥胡濬楊榮等皆迎戴馬首曰 殿下先謁 陵乎先入廟乎 上曰固當先謁 陵非若言幾誤茹瑺首率羣臣勸進 文皇遂御奉天殿即位瑺入賀 文皇呼謂之曰瑺吾今日得罪于天地祖宗奈何瑺叩首曰 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 文皇大悅進忠誠伯

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死之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十二

初 文皇發燕姚廣孝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有學行即不肯降幸勿殺至是以廣孝言召用之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 召孝孺草詔孝孺斬線而見悲慟徹殿陛 文皇降榻勞之曰先生無自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 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 命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

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又大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卿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 詔收其妻鄭鄭先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長洲舉人劉政開孝孺死痛哭不食而死孝孺和粹貞亮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父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上書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十三

乞以身代師宋濂死變州數百里走哭之所友皆一時名士以道義相切磔居恒常以明聖道闢異端爲已任又纂古王政欲見之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筭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所著有宗儀深慮論釋統及遜志齋集周禮考次大易扶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至成化初遺文始行于世

揭奸臣榜于朝堂

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陳迪練子寧黃觀胡閏三鈍張統鄒瑾郭任盧迥侯泰暴昭毛泰鄭賜黃福卓敬王叔英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謝昇尹昌隆宋徵廖昇巨敬高翔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光周璿等五十餘人仍頒示中外有軍民執至者賞以官爵戶部尚書王鈍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爲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十四

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

革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

復周王橚齊王樽爵

葬建文帝

初宮中火起皇后馬氏赴火死及 上入宮詰問

建文帝所在內侍指后屍應乃出屍于煨

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 召翰林侍

講王景問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

禮 上從之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禁錮魏國公徐輝祖

時武臣悉歸附惟輝祖不屈 上召問輝祖不
出一語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操筆書其父
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欲殺之以
助戚故中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于 陵仍稱 懿文皇太子
殺兵部尚書齊泰太僕寺卿黃子澄

初靖難兵南下 建文帝不得已逐齊泰黃子

澄于外及兵抵江干蘇州知府姚善言子澄文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五

武才足捍國難顧屏諸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

此乃急召子澄未至城陷 文皇執子澄責問

不服族其家齊泰聞 上遜去追至廣德欲往

他郡起兵興復被執亦不屈死之

執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侯太暴昭御史大夫

練子寧戶部侍郎卓敬皆不屈死之

陳迪在外督軍餉過家不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責問迪慢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就

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之罵不絕口割

其子鼻舌炙食迪迪唾益指斥俱凌遲死旣死

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

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

又有五噫詞並悲烈侯太總餉淮安至高郵被

執不屈下錦衣獄死暴昭初掌平燕布政司事

平安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亡被執

旣見抗罵不屈去齒截手足至死罵不絕口

文皇召卓敬責其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文皇憐其才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之不聽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六

姚廣孝忌敬必欲殺敬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

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夷三族

文皇縛練子寧于廷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

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

在遂族其家嫺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一時

同死者戶部侍郎郭任盧迴禮部侍郎黃魁刑

部侍郎胡子昭都御史茅大芳大理少卿胡閏

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陳繼

之韓永監察御史王度甘露高翔戶部主事巨

敬宗人經歷宋徵皆以 召見不屈死監察御史董鏞葉希賢鄭公智河南左叅政鄭居貞陝西按察僉事林嘉猷知府葉仲惠黃希范陳彥回遼府長史程通賓州知州蔡運俱以逆黨械至論死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靖難 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卧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趨君默曾廷瑞呂賢卽明倫堂爲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

殺御史大夫景清夷其族

清 建文初曾爲北平叅議 上遇之厚及建文出亡乃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恒伏利劍衽中委蛇侍朝人疑焉是日早朝清衣新緋入先是星官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急至是見清衣緋 上命收之得所佩劍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挾其齒且挾且罵含血近前噴心御衣 上愈怒剝其皮實以草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磔其骨

肉自是精英叠見屢入殿廷爲厲 詔赤清於抄及親鄰真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鄰郡縣云

禮部侍郎黃觀翰林修撰王叔英周是修皆自殺

觀與叔英俱奉 詔募兵觀至安慶聞變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卿家从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銀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女事家屬十人投維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帝避位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叔英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八

至廣德聞變慟哭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玄妙觀銀杏樹下其後治奸黨妻金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初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周是修相約同死已而皆負約惟是修與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畢自爲贊繫于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誌士奇爲傳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士論笑之

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還京

時殷尚擁兵淮上 上迫寧國公主招殷公主

嚙指血爲書招之殷得書慟哭問使者 建文
帝所在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
忍俟之乃罷兵入見 上慰之曰都慰在軍無
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自愧耳
執蘇州知府姚善至京不屈死之給事中黃鉞自
殺

初黃鉞以外艱還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
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宜有以教我鉞曰
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藩籬也
國史紀聞 卷之四 五九

鎮江指揮童俊狡不可測蘇州知府姚善忠義
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
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 國家太
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
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善得書與鉞對哭
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
兵至江上善受 詔勤王以書招鉞鉞卽日營
葬畢遂至善所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卽位
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素權詐得親于善遂縛

善邀賞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
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鉞聞之慟
哭遂絕食閉目三日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
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少俟善事定
獨死未晚及善死報至鉞起登萊川橋西南再
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 國恩 國有難
義同許身君今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入水死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京不屈死之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六

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碎其體至死罵
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
召御史曾鳳韶浙江按察使王良不至皆自殺
召鳳韶復其官不至尋加侍郎 召又不至刺
血書憤詞于襟遂自殺良聞 召集臬司諸印
私第躊躇未能決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
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
手遂自殺池死良殮妻畢列薪于戶以幼子屬
妾使匿友家舉火合室自焚事聞 文皇曰死

良分也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

執谷王府長史劉璟下獄自殺

璟誠意伯基仲子也少負奇氣博通經史喜談兵嘗同兄璉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曰璉明秀璟疑重伯溫有子矣旣而基與璉繼卒詔璟襲爵以讓兄子薦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太祖愛之欲令在左右倣宋制授璟閣門使且金書除奸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全一

朝憚之咸欲其遠去共薦授谷王長史之國宣府璟嘗至燕與文皇夾璟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亦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隨谷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令泰李景隆軍事又不見信景隆敗璟陷水幾死奔還養病上旣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嫺親餞之或曰主上神武何遜唐文皇公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

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

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叛字遂下

獄一夕辮髮自經死

有前御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

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語不若罷兵許其入朝彼旣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硬相違戾設有蹉跌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雖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省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全二

捕治奸黨昌隆將刑當陞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上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

焚建文時章奏

上以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修撰李貫獨頓首曰臣貫實無上曰爾以無爲

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 國家危急官近侍者無一言可乎後貫坐累繫獄十年死

王鈍罷張統自殺

上召戶部尚書王鈍曰爾向輔建文間 朕骨肉今何顏耶鈍頓首謝遂 命致仕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曰只爲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 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統懼退

而自經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三

以陳瑛爲副都御史

時窮治建文諸臣瑛恨湯宗首論死

丁丑作奉天殿

舊殿爲建文所焚至是改作殿之西

七月大祀天地于南郊

大赦

降封允熲爲廣澤王允熒爲懷恩王允熂爲敷惠

王

幽建文帝少子文圭于中都

後不知所終

八月命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

以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原吉爲戶部尚書黃福爲工部尚書

初建內閣以解縉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黃淮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

直文淵閣者入內閣預機務出納 帝命奉陳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十四

規誨獻告謨猷檢點題奏擬批荅以備顧問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立福洪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陳圭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真保安侯顧成鎮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侯房寬思恩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成伯張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譚忠新寧伯徐嚴應城伯房勝富

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加

曹國公李景隆祿一千石王佐順昌伯陳瑄平

江伯其餘將士論功陞賞有差

追封故都督張玉榮國公故都督僉事陳亨涇國

公故指揮使譚淵崇安侯皆世襲

詔諭四夷

贈前燕山右護衛百戶王真金鄉侯

徙封谷王穗于長沙

廢廣澤王允燧懷恩王允燧爲庶人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六五

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寧王入朝相見甚歡因請改南土初欲得蘇州

上以圻內不許又欲杭州上曰五弟初封錢

塘皇考不可改開封建文無道封其弟允燧

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

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

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

病卧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

封王南昌

重修高皇帝實錄

以僧道衍爲左善世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

立妃徐氏爲皇后

以北平布政使郭資爲戶部尚書保定知府雒僉

爲刑部尚書仍各掌司府事

陳瑛請追論建文死事諸臣不許

瑛疏建文死事諸臣未經逮繫誅戮者請追治

之上曰彼食其祿當盡其心勿問又曰諸臣

國史紀聞

卷之四

六六

盡忠于太祖故盡忠于建文但惡其導誘建

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尚書

時月當食不食至剛請率百官賀上曰王者

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

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

國史紀聞卷之四終

國史紀聞卷之五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張銓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徐揚先較

成祖文皇帝

癸未永樂元年春正月以陳瑛爲左都御史

復周齊代岷王封爵

羣臣請立皇太子不允

二月以北平爲北京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一

革都布按三司置北京刑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以郭資維僉爲刑部尚書平安爲行都督僉事

尋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遣使貽書鬼力亦可汗通好不報

設北平國子監

遣監察御史分巡天下

諭之曰朕居深宮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

耳目其用心咨訪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悉以

聞

命皇子高煦率兵開平備邊

三月徙大寧都司於保定以大寧地昇虜

朵顏福餘大寧三衛故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

漁陽塞北卽春秋時山戎地元爲大寧路國初

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而於古會州設北平

行都司領興營等二十餘衛所洪武十四年封

皇子權於大寧爲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

朵顏福餘大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里

等爲三衛指揮同知爲我藩籬靖難兵起首刼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二

大寧諸酋長率胡騎力戰有功寧王移封南昌

乃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散布

興營諸衛於畿輔而以大寧地盡畀三衛東起

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自黃泥窪逾

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

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强

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聲援隔絕諸夷列

我險阻遂爲門庭之寇矣

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

時嘉興蘇松頻惟水患屢勅有司治之無功乃命原吉往原吉循覽水勢上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大湖綿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潑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極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

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灑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峰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

茆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醜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於是水洩農田大利

太白出昂北

禁金銀交易

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四貫易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交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

易違者治罪鈔昏爛者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值然鈔楮易於昏爛雖有倒換之令收受艱難法雖嚴而竟不行

五月上皇考妣號謚

皇考曰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曰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遼東都指揮沈永有罪伏誅

先是虜寇遼東三萬衛永不能禦又匿不報

上以欺蔽誅之

殺右副都御史黃信

李至剛妻父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重刑至剛乞免於上 上曰法司鞠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 上怒命錦衣衛鞠之有實狀遂殺信

六月 高皇帝實錄成

定轉輸北京事宜

先是濟陽中屯衛卒唐順上言衛河之源出衛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

輝府輝縣西北太行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入海南距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運糧轉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是其策下廷臣議至是戶部尚書郁新言淮河至黃河多淺湍餽運艱阻請自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

京從之

秋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

九月歷城侯盛庸暴卒

庸安戢山東千戶王欽告庸不法事陞指揮同知賞百金陳瑄復劾庸有怨言心懷異圖請誅庸遂削庸爵下獄死

詔舉賢才

冬十月長興侯耿炳文自殺

陳瑄劾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 上曰炳文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

先朝老臣亦爲此乎炳文懼遂自殺長子璿尚懿文長公主 上卽位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亦以憂卒次職建文時守山海關嘗請楊文攻永平以動北平至是亦論死

以金忠爲兵部尚書

置三大營

曰五軍營兼馬步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兵習火器曰三千營皆馬隊專扈從出入每營以勛臣二人爲總兵官統之

十一月詔郡縣考績官言事

上欲聞民間疾苦命郡縣官考滿至京吏部選其識達治體者令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治郡縣事卒無言者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盡無一事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然況遠在千萬里外乎爾等以朕意諭之何利當興何弊當革皆勿隱若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封黎蒼爲安南國王李芳遠爲朝鮮國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七

王

十二月徙富民實北京

天下戶口之數

是歲天下戶千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賦役糧三千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七百四石

甲申二年春正月賜進士曾榮等及第出身有差

召高煦還京

三月改封敷惠王允熾爲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

祀

遣通政趙居任使日本

日本遣人來貢上遣居任報之賜國王冠服文綺令十年一貢每貢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挾兵器並以寇論

命科臣直言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朕日臨百官庶務或有失中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使進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八

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朕與爾等勉之

以國子監祭酒徐旭爲翰林修撰

禮部言旭書奏不謹當罰上問蹇義旭何如

人義曰有學守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

固當寡合蓋其中有主不能脂韋依阿况兼有

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修撰

夏四月立世子高基爲皇太子

簡東宮官以蹇義兼詹事解縉兼右春坊太學

士楊淮胡廣左右庶子胡儼楊榮左右諭德楊士奇左中允

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

靖難兵起時世子居守高煦扈從有戰功上愛之及是議建儲藩府舊臣丘福等皆善高煦時時稱煦功高請立煦獨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一日密詢之解縉縉言世子仁孝天下歸心自古以寵奪嫡必致禍亂上不應縉頓首曰好聖孫上領之已復問黃淮尹昌隆

對與縉同上意乃決立世子為太子封高

煦漢王國雲南高燧趙王國彰德高煦怏怏曰

我何罪斥我天未改青州又不肯行曰我何罪

置我瘠土上不悅上太子力解得留京師

高煦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上

將吾得之豈偶然且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乎

以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為太子少師賜名廣孝

冊張氏為皇太子妃

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古嘉言善行可為法者為書以授太子至是成名文華寶鑑上御奉天殿

門召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帝

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是為治爾其勉之皇

太子拜受而退上顧解縉等曰昔秦始皇教

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帝王之書

道廢而不講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

卿等輔東宮從容閒暇當為講說庶幾成其

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

六月封哈密阿克帖木兒為忠順王

哈密古伊吾廬地在嘉峪關外千五百里西鄰

土魯番為羌胡往來要衝即其地設七衛以處

諸胡內附者為肅州藩籬曰哈密曰安定曰阿

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封安

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

指揮等官分其眾居苦峪城

命姚廣孝等賑濟蘇湖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取之民民窮君豈

可不恤若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往體朕心不可爲國惜費時山東郡縣有野蠶成繭李至剛請賀上曰野蠶成繭不過衣被一方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不許

七月布衣朱季友進書斥還詔焚其書

季友鄱陽人年七十餘詣闕上所著書專斥

濂洛關閩之說肆其詭誕上覽之怒甚曰此

儒之賊也李至剛解縉請寘於法楊士奇曰當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一

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學上卽勅行人押季

友還鳴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

八月安南故王孫陳天平來朝

天平自言爲前安南王恒孫日燦之弟黎民慕

弑天平出走間行達老撾間關萬里得至天朝

請兵興復上憐之館穀京師已而安南使者

至上命出天平見之皆錯愕下拜上謂侍

臣曰初安南胡奎請封時云陳氏已絕朕聞

疑之孰知其弑主篡位欺天虐人乃爾此天地

所不容也不可不問

九月周王橐來朝獻騶虞

周王橐來朝且獻騶虞百官稱賀上曰祥瑞

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王皆遇祥自警未

嘗因祥自怠警與怠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

在朕更當加慎時御馬監索穀食象上曰

象何用乃奪民食食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

也不聽

冬十月戒諭甘肅總兵朱晟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二

時有御史言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謂侍

臣曰任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乃勅晟曰

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

不專則功不立朕旣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

便宜卽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

臣事主亦在竭誠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十一月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往來之衝且海口田土膏腴便

於屯守乃設衛

虜酋鬼赤力馬哈木入貢

先是遣使以書諭鬼力赤馬哈木通好皆不報
屢為邊患已而互相讎殺至是皆遣人入貢而
寇邊如故

禁錮李景隆

周王言景隆建文時至邸即訊索賂羣臣又劾
景隆與弟增收匿亡命謀不軌命革爵沒其家

錮獄中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三

分女直地置都司衛所

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
者赤不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百
戶鎮撫等官賜印誥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
東瀕海北至奴兒干皆來歸附自開原以北用
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衛三百八十四千
戶所二十四

乙酉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

選進士就文淵閣進學

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

學縉等選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

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

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

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

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

學上喜曰志士也命增僉為二十九人

遣使詰責安南

禮部史李琦行人王樞詰問安南胡奎篡弑陳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四

氏之故

二月刑部尚書雋僉伏誅

陳瑛劾奏僉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索所

部郡縣財物遂並論死

改黃福為北京刑部尚書宋禮工部尚書

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改刑部而以禮代之

三月哈密客帖木兒卒封脫脫為忠順王

安克帖木兒卒無子兄子脫脫俘羈京師朝議

哈密為西域入貢孔道宜釋脫脫令嗣王乃賜

申詰遣還令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

上之

夏四月遣僉都御史俞士吉冊封日本國王六月

安南黎蒼請陳天平歸國

李椅至安南蒼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賑江東饑民

秋八月戶部尚書郁新卒命夏原吉還掌部事

九月禮部尚書李至剛罷改刑部尚書鄭賜為禮

部尚書陞真定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冬十月駙

馬都尉梅殷暴卒

國史紀聞

十五

先是陳瑛劾殷招藏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

劉氏朋邪詛說幾得罪至是殷入朝讐家都督

譚深指揮趙職令人擠殷死笄橋下誣殷自投

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對曰

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以金瓜

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曰榮定公主牽上衣大

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為公主跡踪賊無自

若殷二子順昌景福以順昌為中府都督景福

旗手衛指揮僉事賜手書曰朕不念爾母爾

安得有今日後改孝陵衛指揮使

下茹瑺於獄除名

十一月殺庶吉士章朴

先是禁收藏方孝孺詩文令榜諭天下盡燬之

藏者罪時朴偶註誤與序班楊善同坐事朴與

善言家有孝孺文集善即借觀密以奏聞上

怒逮朴戮於市而復善官

十二月遣使送陳天平歸國

國史紀聞

十六

黎蒼復遣阮景真請天平歸國上遣行人聶

聰送之仍以兵五千屬征南將軍呂毅黃中護

天平以防不虞

丙戌四年春正月南陽盜起命豐城侯李彬新城

侯張輔討平之

二月命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三月視太學謁先師

賜進士林環等及第出身有差

二百一十九

安南李隆弒其故主天平於芹站及使臣聶聰

黃中等送陳天平至丘溫蒼遣陪臣黃晦卿以牛酒犒師中問蒼何不至晦卿以疾辭中使晦卿還促蒼且遣騎覘之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望中不逆其詐遂徑進度雞陵關將至芹站伏發殺天平行人輩總亦遇害中等亟整兵擊之橋已斷不得前乃引還奏聞上大怒謂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遂決意興師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七

夏四月末遺書

五月廢齊王樽爲庶人安置廬州

齊王樽之國上戒之曰無忘患難時樽至國復驕縱陰蓄亡命爲詛訛輒用護衛兵守青州比門守吏不得登城巡徼李拱等上變告上賜樽書諭使改過樽來朝謝廷臣劾樽罪請論如法樽厲聲曰奸臣喋喋復欲效建文時事耶會當斬此輩上聞之大怒畱樽京邸奪其護衛誅指揮柴真等罷斥齊府官僚召其諸子至

京並奪爵廢爲庶人安置廬州

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回回結牙思進玉碗却之

上曰朕朝夕用惟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夷人貪而詭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秋七月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安南

朱能率張輔等二十五將軍以兩京荆湖閩浙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太

兩廣兵出廣西馮祥沐晟率李彬等以巴蜀建

昌雲貴兵出雲南蒙自共八十萬人兵部尚書

劉儁叅贊戎務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

軍餉上幸龍江禡祭普衆曰黎賊父子必獲

無赦脅從者釋之母養亂母玩寇母擄掠母殺

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罪人旣得卽擇陳氏子

孫賢者立之以安此一方民諸將勉之

命平江伯陳瑄兼理江淮轉運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以瑄克總兵官帥舟師

海運歲米百萬石建倉於直沽受之城天津衛
籍兵萬人戍守至是令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
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抵衛輝仍由衛河入
白河至通州以瑄兼督之

以朱濬為刑部尚書

閏七月建北京宮殿

九月設陝西甘肅苑馬寺

冬十月征夷大將軍總兵官成國公朱能卒於軍
以張輔為征夷大將軍率師進討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九

輔兵渡坡壘開傳檄數黎賊二十罪遂入雞陵
關進次沱江與沐晟兵合賊沿江樹柵於險處
築城城柵相望綿亘九百餘里守備甚嚴欲老

我師

平江伯陳瑄擊倭於沙門敗之

十二月甌寧王允熾暴卒

邸中忽火起驚仆卒

張輔破安南兵於多邦城

輔晟進兵過多邦城城浚重濠守具嚴備輔下

令曰賊所恃者此城耳丈夫報國立功正在此

日先登者不次賞將士皆踴躍用命都督黃中

夜叩枚昇攻具薄城下裨將蔡福先登諸軍繼

之賊倉皇失措矢石不得發皆散走我軍遂入

城賊又驅象巷戰輔以畫獅蒙馬火銳翼而前

象奔反蹂其眾賊大潰官軍乘之死者不可勝

計追至金圖山西都賊聞之焚宮室倉庫逃入

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皆降

迎舊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二十

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
及即位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
至車駕躬往視之不拜合掌而已

丁亥五年春正月

張輔沐晟大敗安南兵於木九江

輔牒知季聲父子聚舟泊黃江距交州不遠遂

領軍次木九江晟及李彬率步騎戰船由富良

江進次魯江與賊遇水陸夾擊之都督柳升奮

前力戰賊舟膠遂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不

可勝計

二月出解縉爲廣西叅議

上最寵信縉賞資與六卿等而議儲事頗聞於外丘福等遂請縉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及用其交趾蠻力言交趾古屬廓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叅議

汰僧徒

諸郡私披剃者千八百人上悉令籍爲軍發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一

成遠東甘肅

三月封尚師哈立麻爲大寶法王

其徒孛隆通瓦桑兒加等爲大國師

張輔沐晟敗安南兵於富良江

初輔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銳逆戰聯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督將士力戰升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江水爲赤季犛父子以數小舟遁去

四月皇太孫出閣就學

太孫生九年矣上使姚廣孝等侍講諭之曰朕長孫天資明睿宏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解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詞也

五月張輔沐晟追黎蒼于海口獲之及其父季犛檻送京師安南平

黎季犛敗遁入海輔晟乘勝追之至其羅海口

賊敗卒王柴胡等擒季犛及其子澄安南人武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一

如卿等擒蒼及其子芮俱檻送京師

六月置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呂毅堂都司事

尚書黃福兼管布按二司事

安南平詔求陳氏後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類遂郡縣其地立三司分十七府曰交趾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大原鎮蠻諒山新平又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船一戶三百一十二萬徵用交趾人才

七月西寧侯宋晟卒

晟久鎮甘肅威惠甚著番夷畏服至是卒上深悼之

皇后徐氏崩

九月黎季犛黎蒼至京下獄

張輔遣柳升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至

上御奉天門受之詔季犛父子及其僞將相悉

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令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一月永樂大典書成

上以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繁不易檢閱

乃命詞臣自書契以來經史百家之言及稗官

方技類輯爲書統之以韻以便考索至是成凡

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命名永樂

大典

十二月命給事中胡濙訪求異人

以訪張仙爲名實爲建文也終莫知所之

徐輝祖卒以其子欽嗣魏國公

輝祖卒 上曰輝祖與齊太章罪同爰論死念

中山平定天下有大功朕曲赦之今輝祖死中

山不可無後以其長子欽襲爵欽乞守墓 上

怒謫居中郤

戊子六年春二月定巡狩禮

三月遣使諭虜酋本雅失里不報

是時鬼力赤衰虜迎本雅失里北行 上遣鴻

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書諭之使歸順不

報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夏四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征夷諸將班師還京

輔等旋師至京上交趾地圖東西相距千七百

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 上嘉勞之賜宴士

卒人賜鈔五錠

禮部尚書鄭賜卒改呂震爲禮部尚書以都御史

劉寬爲刑部尚書

旱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

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乃天數堯湯之世所不能免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七月論平交趾功張輔等封爵陞職有差

輔進封英國公沐晟進封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封安遠伯都督僉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五

事高士文進贈建平伯俱世襲朱榮以下各陞

賞有差初上問夏原吉陞賞孰便原吉對曰

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

八月交趾簡定反以沐晟爲征夷將軍帥師討之

詔明年巡幸北京

九月滿刺加入貢

滿刺加前代未嘗通中國至是入貢詔封其西

利兒速刺爲國王

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楊榮歸葬

榮先有父喪以經略甘肅奪情起復至是復有母喪乞終制又不允命歸葬還京

十一月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來朝卒

十二月沐晟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尚書劉儁都督呂毅交趾叅政劉昱死之

遣英國公張輔帥師討簡定

瓦剌攻破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爲可汗

已丑七年春正月遣宦者鄭和航海通西南夷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六

時有傳建文帝浮海者乃分遣鄭和數輩泛海

下西洋名冊封滿刺加國王實踪跡建文也

楊榮起復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上於萬幾之暇采聖賢之言切於修齊治平者

爲一書名曰聖學心法以賜東宮因謂黃淮楊

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何書對曰論語

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

人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

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盡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朕甚喜其學問進益爾等其盡心輔之

二月逮茹瑺下獄死

先是瑺既以罪除名既而其家人告瑺不法事逮至京久之釋還道經長沙不朝谷王王以爲言陳瑛奏瑺違祖訓當寘重典復逮之下錦衣

御史紀問

卷之五

二十七

衛獄瑺知不免服毒死

帝發京師命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楊士奇黃淮輔太子監國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悉啓聞處分遂發京師以夏原吉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三月 帝至北京

平安自殺

初平安被執諸將請殺之上愛其才勇簡統卒護送北平已授行後府都督僉事至是上

忽問左右曰平安尚無恙耶安懼遂自經死

江淮饑

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巡視兩淮啓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嗷嗷待哺尚從容啓請待報視汲黯何如急發廩賑之勿緩

夏四月遣給事中郭驥諭本雅失里不屈死之

閏四月以方賓爲兵部尚書

五月作壽陵於昌平

國史紀問

卷之五

二十八

簡定僭稱上皇立陳季擴爲越帝

封虜瓦剌哈木爲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索羅

安樂王

六月遣御史考察守令

秋七月以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

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

侯李遠爲左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里

命右庶子楊榮經畫甘肅軍務

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脫脫不花等各率所部

來歸駐亦集乃地 上命楊榮勅諭福曰脫脫
不花止邊外恐還回生變爾可與榮計斟酌權
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張輔敗賊於鹹子關

斬首數千溺死無算生擒偽監門衛將軍潘坻
等二百餘人賊酋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

征虜兵至臚胸河丘福等五將皆敗歿

丘福出塞率千餘人先進至臚胸河南遇虜遊
兵與戰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謀福飲以酒問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九

本雅失里所在謀詐言本雅失里聞兵來北遁
去此未遠福大喜曰當疾馳擒此虜時諸軍未
集衆皆曰虜誘我不可信當遣騎偵之徐議進
擊否則墜虜計福不從令謀爲鄉導率衆直薄
虜營相持二日每戰虜輒佯敗福銳意乘之李
遠曰將軍信謀者孤軍深入進必不利莫若
結營自固俟大軍畢至擊之必捷否亦可全師
而還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從欲遣火真使
虜詳求和而率精騎劫虜營真猶豫未決福厲

聲曰違命者斬卽上馬先馳麾士卒控者皆
泣下諸將見福去不得已俱行不數里伏兵四
起環我師遠聰率五百騎突虜陣斬數百人聰
戰死遠馬蹶與福真忠皆被執沒虜中 上聞
敗大怒遂決意親征

封何福爲寧遠侯

以撫定亦集乃諸酋也

十月封陳懋爲寧陽侯

懋鎮寧夏虜寇邊敗之境外故有是命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

西域火州哈烈國入貢

火州漢車師地唐之高昌去肅州三千里哈烈

卽漢大宛去肅州兩餘里

冬十二月張輔獲簡定檻送京師伏誅

輔又敗賊於太十一口季擴稱故王後請封不
聽進兵至清化獲簡定檻送至京師伏誅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戊辰朔

張輔敗交趾賊阮師檜於潮州

初師檜僞稱土據安老縣有衆二萬時出海口

為寇以應簡定至是輔以兵圍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築為京觀

召張輔還命沐晟節制諸軍雲陽伯陳旭副之討陳季擴

二月 帝親征本雅失里 皇長孫畱守北京夏原吉兼理行在部院事

三月大閱於鳴鑾戍

軍陣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瓦剌使者望之駭愕曰天兵如此孰敢嬰其鋒者 上聞之顧謂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一

胡廣等曰國家無所用兵乃善 朕久厭之矣今日此舉非得已也

車駕次凌霄峰

上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

惟見黃沙野草耳虜衰微若此尚敢逆命因問

廣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

上星火之輝何能仰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

聖人詢於蓍莠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 朕舉事必謀於衆曷嘗專任以掩

羣策時泛水忽大雪尺餘軍得不困

永昌韃官叛都督費獻討平之

交趾副總兵雲陽伯陳旭卒於軍

夏五月 上追虜至幹難河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上至飲馬河偵知虜在兀古兒札河遂自將輕騎追及之虜列陣逆戰上麾前鋒一鼓敗之本

雅失里棄輜重遁去

沐晟敗陳季擴於虞江

上班師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二

上謂方賓等曰朕為天下計遠征逆虜冀一勞

永逸今首惡遠遁餘衆潰散朕當旋師休甲兵

嚴守備更務屯田使兵精餉實殄滅此虜易易

耳賓對曰宗社生民之福也遂班師初 上之北

征也以金幼孜楊榮胡廣扈行途次時召帳殿

語移時或夜分始出經歷山川古迹必指示記

之登野狐嶺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曰

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為壘因壑為池得人守之

雖鉄騎千羣能飛度耶至鳴鑾戍曰此大伯顏

山西北有小伯顏山由此東去間平不遠至環
瓊圍指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今哈喇火州兩
河相交水嘴沙出唐碑尚存至長清塞曰南望
北斗矣經潤樂海曰此周千餘里幹灘廬胸七
河注其中賜名玄冥池駐蹕玄石坡擒胡山清
流泉皆有銘玄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
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
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清流銘曰於鏢王師用
鐵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三

六月 上歸至飛雲壑阿魯台逆戰敗走 上追
擊破之

上次飲馬河分步兵先還獨以騎兵躡虜東北
行半月餘至飛雲壑與虜遇虜初遣人詐降而
以精騎逆戰 上麾宿衛兵摧敗之追奔十餘
里獲輜重無算

秋七月 上至北京

有星孛於西南

八月寧遠侯何福自殺

福從征沙漠數違節度 上念舊人不問已而
有怨言陳瑛劾之福懼自殺其爵

長沙妖民季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
討平之

河決

黃河泛漲壞開封舊城民被患者萬四千餘戶
沒田七千五百餘頃遣使安撫之

九月車駕幸天壽山

以番僧綿思吉等爲國師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四

冬十月周王請祀 太祖於國中不許

上賜周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國廟祀肇於
始封 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祀於國中
僭矣孔子曰祀之以禮若不得爲而爲之不可
爲孝王其審禮而行

上發北京

贖民鬻子

太白晝見

十一月 上還京

倭寇福建

倭入寇攻破大金定海二所羅原等縣殺傷民軍攻圍平海衛百戶繆真戰死福建都指揮童俊逗遛不救援事聞 皇太子命法司鞠之

十二月勅風憲官不得用吏

上諭塞義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乃可嚮以刀筆吏爲之貪污刻薄不知大體其悉罷之繼今勿復

陳季擴請降以爲交趾右布政使尋復反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五

以顧佐爲應天府尹

佐河南太康人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戚歛手議者方之包拯云

辛卯九年春正月遣征虜副將軍張輔會沐晟討

陳季擴

太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置開元馬市

開會通河

會通河故元運河也歲久淤塞至是濟寧州同

知潘叔正建言河長四百五十餘里淤塞者止

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運之勞

實國家無窮之利朝廷從之命工部尚書宋禮

相視禮還奏浚之便遂命禮同刑部侍郎金純

都督周長發山東丁夫三十餘萬開濬禮用老

人白瑛計築壩於汶上縣之戴村橫亘五里障

汶水使不得東盡入漕河至南旺分爲二派南

接徐沛北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修水閘以時

啓閉便蓄洩自是輓漕北京罷海運公私便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六

三月賜進士蕭時中等及第出身有差

八十四人

陳瑛伏誅

初建文中瑛受金錢爲異謀湯宗上變告安置

廣西及 上卽位召爲副都御史甚親信之瑛

恃寵逢迎 上指恣意羅織凡建文諸臣得罪

深重瑛實贊之 上北巡給事中耿通等交劾

其罪 皇太子宥之 上還聞之下獄死

夏四月琉球國入貢

五月倭寇浙東

六月宦者鄭和襲執錫蘭王亞烈苦奈兒以歸

苦奈兒貪暴不睦鄰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
番苦之和奉使歸經其國苦奈兒索賂不與偕
發兵數萬劫和舟而伐木絕和歸路使不得相
援和語其下曰賊大衆既出國中必虛出其不
意攻之可以得志率兵由間道急攻王城破之
生擒苦奈兒俘至京 上釋之而立其族人耶
巴乃巴爲王遣還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七

逮交趾右叅議解縉下獄

縉出廣西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
事會 上北征見 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
瞰 上出塞輒遠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
怒逮縉并至剛下獄

秋七月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

詔建文時上書有干犯者勿論

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土人色券古進楚
王書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通政司請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 朕初卽位
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者悉燬之有告
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
豈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
卒相與成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
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耶

冬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
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八

十一月封 皇長孫爲皇太孫

十二月令百官各舉所知

令在內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
舉賢能廉幹一人吏部考驗擢用所舉非才者
連坐

閏十二月阿魯台納款請併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女直吐蕃諸部屬
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
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

國矣勿許便 上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無遠
不見諸人惟見目前耳遂不許

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來朝

壬辰十年春正月

封右軍左都督吳允誠爲恭順伯

詔朝覲官各上政務

上命朝覲官各言民瘼言者止百餘人 上曰

一郡一縣未必無一事可言無一民不安煩盡

言緘默者罪於是各官悉 上所言 上令六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九

部議便民者行之

大祀天地於南郊

禁差守令

諭吏部曰守令郡邑之長牧守之寄甚重聞諸

司造作雜務輒遣經營此不識大體其禁止之

賑隴州饑民

二月詔免山西河南通租

削遼王護衛

三月賜進士馬鐸等一百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甲午夜月犯軒轅大星

蠲北京田租

夏六月詔郡縣官不言民艱者罪之

勅戶部曰 朕爲天下主務安民而已故每歲

遣人巡行郡邑欲周知歲之豐歛民生休戚近

河南飢有司不以聞且有言豐稔者欺罔若此

獲罪於天亦 朕低非其人之過其速發粟賑

之自今凡郡縣及朝廷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

悉逮下獄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

湖廣浙江大水

湖廣荊州等府大水沒民廬舍田禾事聞遣使

撫綏之浙江按察司亦奏浙西水潦通政趙居

住匿不以聞逼民輸稅 命戶部遣人覆視但

田禾壞於水者蠲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給粟賑

之

八月選民間勇健

上以 皇太孫英敏有大略使學問之暇兼講武

事乃遣人於南畿及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

湖廣境內選民閭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給道里費送京師俾充隨從

張輔破賊於神投海口

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荅里巴爲可汗

以蘭芳爲工部右侍郎

初芳爲吉安知府有善政坐事謫爲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卽還授都水清吏司主事至是尚書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國史紀聞

卷之五

聖

冬十月命皇太孫演武於方山

張輔破賊於西心江

令囚輸作贖罪

論法司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存欽恤後世以治刑爲能必流於刻爲朝廷欽怨卿等不宜効之

乙丑夜月掩犯昴宿

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老的罕來降

甘肅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數入赤斤蒙古衛

爲寇 上以榮曉暢軍旅命至陝西會豐城侯

彬議進兵方略榮還言出嘉谷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通又亘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 上從之未幾老的罕復降

十二月殺浙江按察使周新

新南海人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謂之冷面鐵寒公遷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錦衣指揮紀綱佔寵差千戶緝

國史紀聞

卷之五

聖

事浙中作威索賂新捕之千戶遁入京綱訴於上逮新至 陛前新抗聲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官也臣奉法捕惡柰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臣無憾矣 上尋悟其冤惜之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 上詔禮部翰林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

日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災冊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是上從之

宥建文諸臣姻黨

翰林庶吉士錢習禮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言於上上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三

以使練子寧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凡建文諸臣姻婭悉貸之告者勿問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 上巡幸北京 皇太孫從命塞義黃淮楊

士奇楊溥輔 皇太子監國

始設貴州布政使司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爲左布政使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及都指揮使司守其地旣而兩宣慰使田宗鼎田琛數

相攻殺抗拒朝 命遣鎮遠侯顧成帥兵禽誅之乃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爲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總之

夏五月五日 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

時文武百官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 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喜命儒官賦詩賜羣臣宴盡歡而罷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十四

曹縣獻騶虞禮官請賀不許

曹縣獻騶虞呂震請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當以道事君汝能効李沆則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

命禮部侍郎儀智輔 皇太孫講學

上命吏部簡老成人侍 皇太孫塞義舉智

上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大體能直言何元旦
日食呂震欲行賀惟此老與楊士奇力言不可
智可用遂令侍 太孫授經智溫重端慤爲
太孫陳說不少阿附旣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
訓導戴綸卽擢爲吏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秋七月封虜阿魯台爲和寧王

阿魯台爲瓦剌攻敗窮蹙以其部落南竄保塞
外遣使奉表入貢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
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十五

爲和寧王賜金帛俾仍居漠北

八月遣吏部員外陳誠使西域

冬十一月瓦剌馬哈木太平把秃孛羅叛寇邊

十二月張輔大敗賊於愛子江擒陳季擴檻送京

師

輔等進兵順州賊屯愛子江設象伏以待輔戒
先驅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
蹂賊陣官軍乘之賊大敗季擴走追擒之餘黨
悉降交趾復平

甲午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二月詔親征瓦剌

瓦剌馬哈木等聞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皆怨朝
貢不至 上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昇統大營
武安侯鄭亨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
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
督劉江朱榮等爲前鋒官軍共五十萬

三月 上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肅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十六

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之法亦使躬歷行陣
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每日營中間暇爾等卽以經史講說於前庶幾
有益

五月 上閱武於楊林戊

上閱武畢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 上
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
通古今不識民艱經國之務懵然弗究而至於
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

力學問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
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心胸開豁萬幾之來
處之自不差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前鋒都督劉江敗虜於三峽口

上至土刺河荅里巴及其三酋逆戰大敗走之遂
班師

上至土刺河荅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字羅
以三萬騎來迎列陣高山上 上躬擐甲冒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七

諸軍與戰虜且戰且却薄暮 上以鉄騎數百
突前皆奮勇力戰無不一當百虜大敗殺其王
子十餘人斬首數千餘級衆皆號痛而遁遂班

師

上駐蹕三峰山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

秋八月 上至北京

陳季擴伏誅

九月榜葛刺國獻麒麟禮部請賀不許

閏九月逮黃淮楊士奇楊溥下獄尋釋士奇

時高煦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中傷
淮等 上北征還以東宮遣使奉迎遲速逮淮
等下獄士奇後至 上問東宮事士奇叩首曰
殿下仁孝誠敬凡有稽違皆臣等之罪 上宥
之淮在獄中有省愆集溥勵志讀書不輟獄中
人止之曰性命叵測無徒勞苦溥應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

十月江陰侯吳高有罪免爲庶人

高守大同多不法 上北征還高稱疾不朝召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八

回京又擅以邊軍百餘人自隨所過騷擾御史
成務劾之免爲庶人

十一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降晉王濟熺爲庶人封其弟濟熿爲晉王

濟熿素狼戾失愛於父憾濟熺不爲解乃嗾諸

郡王及府中官校日誚濟熺過於朝 上信之

竟奪濟熺爵使與其子美圭守恭王園而以濟

熿嗣王

命湖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廣等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亦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可垂後

乙未十三年春正月解縉暴卒於獄

縉卒於獄復籍其家妻子徙遼東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遭遇聖明名動天下然而豪放自喜濶略細故卒罹讒構以及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四九

於禍生平重義輕利喜引拔士類襟宇洞達絕崖岍文雄勁奇古詩豪宕其教學者恒日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云三月賜進士陳循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禮官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詔至思慮府大巖山有聲呼萬歲者三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若此呂震請賀上曰呼躁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使不察以爲祥爾爲

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震慚而退

夏四月命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陳瑄開清江浦離海運

漕運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輓運甚勞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適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河以通漕舟瑄上其策詔發丁夫濬之河成舟行甚便又浚儀真瓜州通潮鑿呂梁百步二洪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

石平水勢開泰州白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貯江南輸稅徐州濟寧臨清德州皆建倉使轉輸議以蘇州并山東兗州運糧交濟寧倉河南山東交臨清倉浙江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爲支運一年四次河淺膠舟處濱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令淺夫俾導舟其可行處緣河堤鑿井樹木以便人行又增置淺船

三千餘艘海運始罷

秋七月戒貪殘守令

九月昌平壽陵成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西域記

誠出嘉峪關歷喀密土魯番至火州亦力把力

於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荅商柳陳城迭里

述渴石養夷塞藍連藍天於海鹿海牙凡十餘

國宣布威德諸國各遣使隨誠等詣闕謝往還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二

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歷山川人物風俗

之異爲西域記上之詔付史館

瓦剌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一月麻祿國進麒麟禮部請賀不許

兵部尚書陳洽請發兵討占巴的賴不許

洽言討陳季擴時占巴的賴雖聽命出兵然實

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

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諭之

十二月定牧馬法

上以北京論戶養馬丁有多寡不均戶部議以

丁計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以上養二

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之

丙申十四年正月

北京河南山東饑免逋賦遣官賑濟

饑民九十九萬九千三百八十口給糧卹三十

七萬九千九百有奇

夏四月祠祭郎中周訥請封禪不許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請封禪泰山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二

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聖德昭格上

下宜如訥請 上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

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

心豈敢自謂太平唐太宗且不爲封禪爾欲處

朕於太宗之下乎不聽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七月錦衣衛都指揮僉事紀綱伏誅

綱臨邑人 上靖難過臨邑綱叩馬請自效

上與語悅之及卽位累遷錦衣衛都指揮僉事

掌衛事治詔獄綱爲人陰伎誼滑善逆爲人
上旣從藩國起不能無疑人有異心喜綱深刻
寄耳目調察朝野向背綱旣得幸益肆詆訾日
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爲忠言無不入而
綱恃恩驕橫居處服飾僭擬乘輿受四方賂遺
及侵盜官物奪民間子女地宅不可勝紀擅作
威福以危法中人有女冠陳氏者有姿色綱欲
納爲媵爲都督薛祿所先綱祿遇於大內以劒
擊祿首腦裂幾死祿噤不敢言又道憲都指揮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三

亞失帖木兒不避誣以他事捶殺之朝中人人
側目久之上稍悟疎之有中官發其奸上
并其黨指揮僉事莊敬磔于市籍其家無少長
咸謫戍邊

八月作北京西宮

刑科給事中丁珪有罪謫戍邊

珪山陽人素無行不爲鄉里所齒珪積不平值
里社報賽遂誣告里人聚衆爲妖言坐死者數
千人法司言珪忠直以爲給事中恒伺察人小

過輒以 上聞因招權受賄縱軼不法母喪未
期起復輒同衆入大祀齋宮復與慶成宴爲監
察御史俞信等所劾逮至行在法司論以大不
敬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
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戍

九月老人星見

初令監察御史巡鹽

京師地震

月犯畢宿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四

冬十月 上還京師

十一月復議營建北京

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請擇日興工 上復
命羣臣議之羣臣知 上意欲遷都遂上疏曰
北京乃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
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
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之都也比年聖駕巡狩
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昭然
可見乞早賜 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

家悠久之計 上從之

召英國公張輔還京以豐城侯李彬鎮守交趾

十二月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 皇太子命翰林儒臣採古
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成 上覽而嘉
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
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遂命刊印以賜
皇太子 皇太孫及諸大臣

以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五

丁酉十五年春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穗爲庶人

初穗以啓門功上於諸王中待之特厚及之國
驕橫不法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造戰船兵
器招匿亡命習戰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
智劉信等謀踪跡詭秘人莫知之呼成爲師尚
父智信爲國老令公僞造圖識以爲已高皇帝
十八子與識相應傳播惑衆製巧燈上獻擇壯
士入朝架燈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欲乘

隙爲變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誣以罪磔殺之

都督張興懼禍及因奏事北京白其狀 上未

信興過南京啓太子曰臣冒死 上聞 上顧

不信願殿下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穗致書蜀

王爲隱語曰德蒼時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

亦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王爲援蜀王切責

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燭得罪父奔穗穗

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門出建文君今在我

宮中我將舉事爲建文君復辟事將發蜀王上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六

變告 上見蜀王疏嘆曰朕待穗厚不宜有此

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興嘗爲我言我不忍

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勅諭穗令遣悅燭還蜀

穗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至京入見 上以

蜀王章示穗穗頓首自狀死罪諸大臣廷劾穗

請寘之法 上曰朕且令諸兄弟議至是楚王

慎等各上議曰穗違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

逆無道罪不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爾

吾寧生穗乃削穗及其子賦灼賦燭爲庶人皆

安置廬州相繼卒

三月改封漢王高煦於安樂州遂令之國

初上巡北京高煦有異志陰蓄壯士造兵器教水戰僭用天子車服上聞之促駕還召楊士奇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當悉知如朕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復何慮對曰漢王始封雲南不肯行及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之使有定所全父子恩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七

上默然後數日盡得高煦僭逆實跡上怒褫其衣冠囚繫西華門內條其罪數十事且誅之東宮泣涕立救之削兩護誅其左右徙封樂安促即日行上顧東宮曰安樂去北京甚邇卽有變可朝發夕擒也煦至安樂怨望益甚

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

夏四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月建北京郊廟宮殿

秋七月瓦剌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

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

冊皇太孫妃胡氏

九月蘇祿國王巴都葛叭答刺來朝

故吳王允燾卒

允燾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王遇春女建文中封吳王上卽位改廣澤王以罪免爲庶人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使日本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五十八

十一月以趙珩爲兵部尚書巡督塞上屯戍

戊戌十六年春正月安南黎利反鎮守總兵李彬

遣兵討之利敗走

黎利初從季擴爲金吾將軍已束身來降令爲土巡檢至是復反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爲相國段莽爲都督聚衆肆出劫掠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遁去

三月賜進士李騏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姚廣孝卒

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夏四月呂淵自日本還國王源義道使奉表謝罪

五月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胡廣卒

廣居官周慎自處澹然然性乏骨鯁一意逢迎

在建文朝對策斥親藩得擢爲第一及事上被

恩遇別無建明惟有聖孝瑞應及却封禪兩頌

而已廣病篤時有人投以詩云漢朝胡廣號中

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天教名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平九

姓正相同

六月修天下郡縣誌

遣禮部侍郎胡濙巡行江浙

濙陛辭

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失常至南

京可密察之濙至南京日隨朝凡見東宮善政

退卽記之留稍久楊士奇疑之曰公命使也宜

亟行濙權詞謝之至安慶始以所見七事密疏

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東宮矣

七月養善梁潛司諫周冕下獄死

時皇太子監國有陳千戶者貪暴皇太子諫

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

不當宥潛與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皆

死獄中

八月老人星見

冬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弒其主納里失只罕而

自立

十二月申嚴會禁

上諭法司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賊者必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十

實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拮据貞觀之治所

以爲盛朕屢勅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未擅斂

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

賊官吏必論如法

武當山宮觀成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峰之最高

者曰天柱境之最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軌游氣

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爲

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燬至是悉新建之五龍

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
霄宮南巖曰太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
又卽天柱峰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
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三十七
頃以贍之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厨庫千五百餘
楹賜名太岳太和山 上親製碑文以記

己亥十七年

六月遼東總兵劉江大破倭於望海埭封江爲廣
寧伯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卒一

先是江請城望海埭以便瞭望一日瞭者言東
南夜有光江計必將至亟遣官軍赴埭上備之
翌日倭以數百艘直逼埭下登岸魚貫而前江
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使都指揮徐剛伏兵於
山下百戶江隆師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與
之約曰旗舉伏起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賊至
江披髮仗劍麾兩翼薄之旗舉伏兵盡發賊大
敗死者蔽野餘衆奔櫻桃園空壁內我師追圍
之江令開西壁縱之出因火擊之生擒數百斬

首千餘間有脫走者皆爲隆等所縛無一人得

脫還營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
馬及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
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
固治敵之道賊始貫魚而來爲蛇陣故作真武
像以鎮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作銳氣賊
既入堡有死而已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縱
其生路卽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
察耳事聞 上賜勅褒之進封江廣寧伯世襲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卒二

將士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寇掠北自
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寧歲及是爲江所
挫寇害屏息者數年

十一月學士楊榮條奏時政十弊

榮言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
之密諭榮曰卿言實切時弊但卿爲心腹之臣
若進此言恐羣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於
是使御史鄧真入奏衆皆請罪詔諸司卽日俊
改愆終者不赦

甘露降孝陵松栢

朝鮮國王芳遠請老命其子禔嗣王

庚子十八年春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

太學士

二月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遣安遠侯柳升率兵討之

賽兒蒲臺縣民林三妻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

後成敗事往來益都卽墨間煽誘愚民奸人董

彥果等率無賴子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三

卸石棚塞出沒剽掠青州指揮高鳳領兵捕之

賊乘夜衝擊官兵潰鳳等陷歿事聞遣升討之

山東都指揮衛青大破賊於安丘賽兒遁

柳升兵至益都圍賊寨賊遣人乞降請云食盡

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

賊襲官軍管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

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

竟遁不獲時賊黨賓鴻率衆攻安丘知縣張旗

以馬橋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都指揮

衛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

奮擊敗之殺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

旣而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拚出之青不

爲屈鰲山衛指揮王貴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敗

賊於諸城盡殺之賊悉平

三月逮柳升于獄尋宥之

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升奉命征討不卽就道

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劉

忠身先士卒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不卽救援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四

致忠力盡而死賊得乘間遁去升遣兵追捕所

過騷擾升亦不問衛青聞安丘圍急晝夜兼行

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折之

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

將遣師必反覆告戒俾圖萬全今升方命失機

矧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於獄尋赦出之

四月廣寧伯劉江卒

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

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旣卒人咸思之謚忠武

五月交趾左叅政侯保馮貴及黎利戰敗死之

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於要害禦之不勝而死貴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中官馬騏疾之奪其民及是以羸卒數百遇賊衆寡不敵力戰而死保爲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於獄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盱眙知縣政廉恕吏民戴之遷金華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十五

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

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

察田宗鼎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

知往捕桂陽府峒寇龍卯銘衆詭言卯銘已死

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舖卒訴年老惟

子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死道

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廬人財者上官倂劾素

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秋八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九月北京宮殿成遣夏原吉召皇太子詣北京

欽天監上言明年正旦吉宜御新殿遂遣原

吉召皇太子期歲抄至北京太子過滁登

瑯琊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文址也因嘆

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但知愛其文知

其忠者鮮矣十一月過鳳陽謁皇陵周步陵

旁徘徊久而後去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

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見民男女

持筐拾草實者駐馬問之民對曰歲荒以爲食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十六

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男女衣百結

竈釜傾什數日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

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食之時山

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救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已請停秋稅皇太

曰民饑且死尚徵稅耶宜速發粟賑之事不可

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與六斗汝母懼擅發余

吾見上嘗自奏也

定都北京

十二月 皇太子太孫至北京

皇太子奏山東發粟賑饑事 上曰善昔范仲

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

之赤子乎

封薛祿爲陽武侯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

部右侍郎

論營建功

辛丑十九年正月甲子朔御奉天門受賀

上躬詣太廟奉安五殿 太皇太后神主命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十七

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地祇神

主 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黜

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大赦

改學士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月庚寅阿魯台寇寧夏

三月賜進士曾鶴齡等二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二殿災

詔求直言

禁謗訕

三殿災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

峻 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

便於是言官劾諸大臣 上令言官大臣午門辨

難遷都利害都御史王彰罵言官白面書生不

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夏原吉曰臺

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

贊大議臣等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悅兩釋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十八

遣吏部尚書蹇義等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禮部侍

郎儀智致仕

五月出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

爲交趾知州

時暹等建言切直侵及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

不能平數請罪之 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

者是逆天矣可乎又曰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

汝請罪言者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

過失若誠有因而改之豈不有益若無之於汝

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成汝等之過矣慶等慚而退然暹等竟出於外

交趾總兵官李彬請分軍屯田從之

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

或請上親勞之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

寵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

此大壞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

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

之上况夷狄乎臣一屈膝有辱天朝死不敢奉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六十九

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遠矣

七月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

時有告周王謀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

以問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爾所

知兵貴神速敕出城則難爲力矣彰日以臣之

愚可平煩兵臣足辦然須奉勅乃可於是彰

巡撫河南既至直造王府王驚愕延彰別室問

來故彰曰人告王反王驚跪彰曰朝廷已命

命太師將十萬兵繼至矣彰以王事未有跡故

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今但

速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

教我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

之彰馳驛以聞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

徙者斬不數日而軍散

以段民爲山東左叅政

時大索唐寶兒逮山東北京尼先後幾萬人民

撫定綏輯曲爲解釋人始安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七十

冬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阿魯台數年生聚畜牧蕃富遂桀驁每朝使至

輒慢侮或拘留之時時出沒塞下爲寇上嘗

諭其使還語阿魯台竟不悛至是大舉圍興和

邊將以聞上遂議親征

赦黎利以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議北征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

中於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上命大臣議親征北虜方賓言糧儲不足未可

興師 上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
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煩年師出無功戎
馬資儲什喪八九災青閭作內外俱疲况聖躬
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既而吳中
人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籍其家與中
皆繫內官監獄於是賓懼自殺時呂震數乘間
讒賓與原吉等為儉邪 上命戮賓屍將殺原
吉等楊榮力言其無他 上怒稍解置不問

壬寅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二十一

二月議北征餽運

張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
前運隆平侯信總之尚書李慶侍郎李昶為之
副後運保定侯瑛總之遂安伯瑛為之副各率
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
十四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
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
十七萬石並出塞分貯

三月河魯合攻興和守將王祥戰歿

上發北京親征阿魯

夏五月 上駐獨石大閱

六月 上次威遠川阿魯合進攻萬全

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
分兵還擊之 上曰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
其穴故為此牽制之計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
行必已喪胆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 上次殺胡原阿魯台北走遂旋師征兀

良哈大破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七十二

上至殺胡原前鋒獲虜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
軍出皆憂懼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天朝何負爾
必欲為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使吾屬驍首俘
囚將無葬地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輜
重於濶樂海與家屬直北走矣 上曰默窮則
走然此默虜未當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
不可不備繼獲虜亦如前言驗之果信乃召前
軍遂收虜所棄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羣臣諭
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為邊患驅之足矣將士

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是夜召諸將諭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爲逆阿魯台遣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翦此虜乃簡部騎二萬分五道親授方略進擊曰兵貴神速迅雷不及掩耳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朕當邀擊之遂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果驅輜重西奔陷山澤中遇大軍倉卒逆戰上麾騎兵張左右翼衝之斬數百人虜潰上乘高望虜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虜突而右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虜過此發虜果突而左上麾騎士馳追之虜驚走至林中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團結甚堅走且疾上曰必首也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畜焚其輜重詢降虜言東北深谷中有虜千餘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斬獲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次玻黎谷諸

將擒兀良哈等斬虜首千餘俘其人畜入塞

九月乙卯 上還京

逮尚書塞義呂震大學士楊士奇下獄尋釋之

時有諸義等輔導有闕者遂下之錦衣獄已而釋之

冬十二月阿魯台弑其王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二十一年三月蜀王椿薨

王性敦厚孝友循禮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喜延接賢士大夫絕聲色遊畋之好在家室中最賢

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卒謚曰獻

夏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逆伏誅

時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黃儼江保尤見疎斥儼等日譏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

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

高燧以疑外人欽天監王射成與孟賢厚密言

於賢曰觀天象當有異王之變賢遂起邪謀與

弟孟三及其黨馬恕出子和高正陳鄧等日夜

潛謀連結近侍圖就宮中進毒於上候上

妄駕輿以兵切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諸大臣

豫令高正偽譟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

禁中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爲帝布置已定

正密以告其甥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

止不從瑜遂上變告上覽偽詔震怒立捕楊

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惴不

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五

下人所爲爾上命文武大臣鞠治羣臣奏賢

等犯大逆有實跡當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

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鞠

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并其黨悉誅之陸

王瑜爲錦衣衛同知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月命安遠侯柳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

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

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

虜中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曰虜

以朕旣得志必不復出故謀入寇當將先馳

塞外以逸待勞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

胡濙進太和山祥瑞呂震請賀不許

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

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

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

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下爲天下生民祈福

初非爲已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三十六

八月上大閱遂發京師

冬十月車駕次萬全虜酋也先土于來降封爲忠

勇王遂班師

上至萬全虜知院阿失帖木兒來降言阿魯台

爲瓦剌所敗部屬潰散若聞天兵復出疾走不

暇敕南向耶陳懋至飲馬河北遇韃靼王子也

先土于率其妻子歸塞來歸封爲忠勇王賜姓

名金忠遂班師

十一月上還京

甲辰二十二年春正月逮朝覲官下錦衣獄尋釋之

朝覲官催徵不完及公事稽遲者悉下獄既而釋之

三月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上大閱詔親征阿魯台

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弑王虐人違天逆命請發兵討之愿爲前鋒自効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忠曰如邊境荼毒何上曰卿意

圖史紀聞

卷之五

七十一

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阿魯台寇大同遂大閱北征以柳升將中軍陳瑛副之張輔領左掖朱勇副之王通領右掖徐亨副之鄭亨左哨孟瑛副之薛祿右哨譚忠副之陳懋金忠爲前鋒

夏四月詔皇太子監國車駕發京師

五月畿南蝗

瀋縣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

太子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何求不得

遣宦者伯力歌諭虜中部落

上召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夜夢有神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虜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崗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遣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

圖史紀聞

卷之五

七十二

齋勅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此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誅辱爾等之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與其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部下悉無所問有能順天道輸誠歸附者悉待以至誠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六月上至蒼蘭納木兒河虜遁遂班師

師次隰寧獲虜謀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人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木兒河趨荒漠矣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五月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需濕者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若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其可不恤丁亥次武平鎮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除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今罪人惟阿魯台餘脇從之衆悉非得已凡有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稱朕體天愛人之意六月己未至玉沙泉命陳懋金忠率師前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一虜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還奏上復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大索山谷周廻三百餘里無所見輔請願假一月糧率騎

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疲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召輔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窮虜穴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犬羊棲棲偷生窮漠陛下下天地大德寧盡殺之耶時軍士乏食楊榮請供御之贏盡給之令軍中有餘者貧不足入塞官倍償之衆賴以濟上悅命亟班師

秋七月 上崩於榆木川

丁亥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內侍海壽問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上領之旣而諭楊榮曰東宮涉歷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

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喜賜榮

命羊酒而退已丑次蒼崖上不豫下令將士嚴

戒伍謹宿韓庚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

公張誥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

一遵 太祖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雲孟驥

等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密召太學士楊榮金

幼孩入議喪事含斂畢載以龍輅所至朝夕上

食如常儀壬辰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

壽奉遺命馳計 皇太子八月壬寅至京 皇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八十一

太子聞計幾絕卽遣 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

迎駕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惟趙府三護衛軍

留京師一時浮議籍籍慮爲變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瀕行啓日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

以防僞 皇太子曰渠言良是但行急製不及

士奇曰殿下未踐祚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東

宮小圖書可假之行此時之權 皇太子卽取

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不久當歸汝就留

之又顧士奇曰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

騰吾今就以付之可絕浮議八月己酉次鵬鴉

皇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徹天地辛

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哭迎壬子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仁智

殿加斂納梓宮 上英武神授決機應變颺發

川流羣臣莫窺其際愛惜下民屢蠲租賦猶嗜

儉朴不喜紛華嘗御便殿裏衣袖敝納而復出

侍臣贊美 上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議但

念爲一身惜福爲天下惜財昔 皇妣躬緝故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八十二

衣 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可爲子孫法

朕念之不敢忘山西民有言介休出五色石可

爲器用者守臣以聞 上曰官府求一物則萬

民受一害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爲

急斥之御近習嚴不少假以詞色嘗有中官私

役應天府工匠召府尹向寶責之曰汝爲京尹

當爲國愛民宮禁小人何畏而聽其私役爾在

朕左右尚如此外郡縣吏當若何中官卽付錦

衣衛治之初政尚嚴後漸濟以寬至躬率六師

三 虞允光前代所未有也

八月 皇太子卽皇帝位改明年元曰洪熙大赦天下

出夏原吉吳中楊勉金問黃淮楊溥於獄復其官赦解縉妻子還鄉以其子禎爲中書舍人

初 文皇寵信解縉手書寒義等十人名授縉評之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備雖有才幹不知顧義然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八十三

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意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僧之心奏上時 上在東宮文皇以示 上曰至剛朕已洞灼餘餘驗之 上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至是上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

評所皆有定見也赦其孥還鄉官其子禎

夏原吉乞終母喪不許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共濟艱難安得求去卿有母朕獨無父乎如卿言朕亦不當在此不從

復設三公三孤

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 上諭寒義曰此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傳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八十四

保卿等勉之遂加義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加英國公張輔太師

加文淵閣大學士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以楊士奇爲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 武英殿大學士楊溥爲翰林院學士

上以寒義楊士奇有輔導功欲加秩以語士奇士奇對曰雖溥恩及下然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昔漢文卽位首進宋昌史以爲貶臣兩人日在

侍近聖恩必不遺但不應先及。上從之。乃與楊榮等并進爵士奇謝恩畢聞惜薪司奏請歲例賦山東京東八十萬斤供宮中香炭用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學士來必有奏試其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東八十萬得無過多。上喜曰固知學士言有理數日來官中叢脞速答之不暇致審卽命減四十萬又顧蹇夏及士奇曰汝三人朕所倚非輕有事須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八十五

盡言庶幾輔朕不逮

汰冗官

上諭吏部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無別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貪庸昏懦者悉罷之自今宜精選勿濫

召漢王高煦赴京

封保母金氏爲翊聖夫人

九月上 皇考妣諡號

皇考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 皇妣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歷事監生還監進學

中軍都督府奏歷事監生七人吏事皆治請送吏部授官。上曰爲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于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八十六

士有實用官得其人時六科辦士監生二十人滿例應還監願仍就六科辦事。上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當圖所以無忝於位者勿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用之無自及汲時六科繕事中關諸生萌倖倖之心上知之故有是命

召黃福還京以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

司事

福在交趾視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又感郡邑吏專意撫字日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並宜寬簡中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感悅夷蠻欣附中官馬騏估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福有異志文皇察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及是召福還上曰卿老成人久勞於外朕亟欲見卿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加寒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八

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知府

納永樂中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此佞人宜真遠方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

命

嚴試歲貢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上召楊士

奇等諭曰百姓不得豪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

匪人由學校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

理者豈可授官自今嚴考試之法不論文詞士拙但取明理適用者則不學者不復叨僥倖之望有嚮進之志矣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交趾黎利復反方政與戰於茶龍州敗績

弛西山樵採之禁

上曰古者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其實亦為民非公家專之也京師軍民數百萬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八

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勿論

河決

黃河汎溢傷祥符諸縣禾稼勅免今歲田租仍遣都御史王彰往撫之諭彰曰下情鬱不能上達久矣凡可以利民者悉奏之各郡邑須周歷諮訪庶幾得民之情

禮部尚書呂震請即吉不從

震上言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制
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且易服場
士奇謂震曰洪武有遺詔未可援此例且仁
孝皇后崩太宗縗服後仍白衣冠數月今上
於皇考乃遽卽吉乎震厲聲曰朝廷每事循獨
爲異蹇義從旁解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不應
偏執已見遂兼取二說上之報可明旦上素
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
如 上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

國史紀聞

卷之五

十九

夏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
等議定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
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
所執良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又
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
臣聽其便

漢王高煦至京

罷光祿寺卿并泉爲民謫寺丞蕭成署丞王鼎

時泉奏歲例請 官往南京採用玉面狸 上

曰爾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
以體恤百姓爾乃欲以飲食細故失大信耶御
史遂劾奏泉成及署丞王鼎赦後盜內府物法
當斬 上曰其罪當斬者非止於盜內府物在
先帝時欺天罔上造僞言間朕父子構禍無辜
立命斬成鼎免泉爲民

出六科給事中李謙等三十五人爲州縣官

時有上言在外之職命以風憲官爲之故有是命

漢王高煦還國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

交趾都指揮陳忠與黎利戰於清化敗

賜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繆銀

圖書

諭曰卿等皆先帝舊臣朕嗣位之初軍國務重
須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未
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毋憚再三君臣之間盡
誠相與乃不負祖宗付託之重因取五臣誥詞
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
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阿魯只遣使入貢

十月革戶部行用庫

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市革之

選東宮官屬

安遠侯柳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

祿俱太子太保呂震太子少師夏原吉太子少

傅李慶太子少保皆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郭資

兼太子賓客刑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俱

兼詹事太僕寺卿郭敦爲戶部左侍郎及吏部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一

左侍郎郭進俱兼少詹事改進名璉陞監察御

史黃宗載艾良俱爲詹事府丞

賜衍聖公孔彥縉第於京師

彥縉來朝館民間上聞之曰四夷朝貢之使

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

儒重道之意遂令工部賜宅

復徐欽魏國公

南畿水災免田租

立妃張氏爲皇后

詔凡事皆公朝陳奏

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具

本於宮門投進後訴私事丐私恩者亦進題本

上惡之悉禁止

立皇太孫瞻基爲皇太子

封皇子瞻堉爲鄭王瞻墉爲越王瞻塏爲襄王

瞻垺爲荆王瞻塏爲淮王瞻塏爲滕王瞻垺爲

梁王瞻塏爲衛王

詔求直言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二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其一用人日用得其

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

擇人而已其二興學校日教育之道本於師範

不在於備而在得人三日都察院耳目綱紀之

職用以激濁揚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

四曰今國用空乏宜廣儲蓄預爲備五日北京

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郡縣牧養以

蘇圻內六日鈔法不通由於出多而收少今但

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

曰京師盜賊之多宜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相覺察有犯連坐 上命議行之謙數言事切直 上頗嫌其矯激呂震劉觀等遂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云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願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以言爲戒矣 上不憚免謙朝叅自是言事者少上召士奇諭曰爾料事不虛自勉謙朝言者不至遂命士奇就榻前草勅引過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能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三

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吝於言也

審錄重囚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好生爲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令冤傷國家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求生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又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此年法官酷濫所擬大逆不道多出於羅織煅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畧不留意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同往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免逮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爲庶人

二人嘗誣告其父謀不軌 上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并罪之

增官軍月米

上詔戶部尚書郭資曰往年百官軍士初扈從來月給米五斗可贍今都於此多有家矣五斗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四

不足江南運輸固難然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往往守義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卿國之大臣不可不爲遠慮朕欲悉加給五斗京倉儲積不乏用否資對曰不乏遂命增給

降大理寺卿虞謙爲少卿陞左評事楊時習爲卿

先時謙奏事侍臣有言當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衆敷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而擢時習

十一月宥建文諸臣家族

上制諭呂震曰建文中諸臣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承衛流承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華宥爲民給還田土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云

寺卿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復虞譚大理

初譚降楊士奇乘間言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臣鄉人亦親語臣無此言今冒居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一五

卿位慚懼不安且譚歷事三朝頗得大臣體且今所犯小過耳上曰吾固悔之因問時習何如人對曰雖起於吏然明法律公正廉潔上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趾關按察使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譚無過失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趾憲使

定畿內軍士更番法

張輔奏請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略

嚴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卽遣歸庶不相妨

以祖訓賜諸王

上謂侍臣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君往往作聰明亂舊章卒至喪敗不救可爲鑒戒朕十餘歲侍皇祖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泰晉周世子皆在太祖閑暇卽召

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問諭皆持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一六

身正家治天下之要道朕寤寐不忘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卽太祖之心也

召內官馬騏還京

騏還未幾尋綸旨下內閣書勅復往交趾辦金銀珠香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此奴輩在交趾茶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誅騏也

郭資進太子太師致仕

蹇義夏原吉數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

仕 上曰先帝初舉義一切軍需皆資調度
時居守竭誠輔佐甚得其力今出危履安乃遂
棄之不忍問士奇曰資委如何對曰資強義人
不敢干以私但偏執甚至沮格忌澤不流於下
上問故對曰詔勅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聽
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
上乃命資致仕仍復其家

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緯為嘉興典史

初緯為給事中務掇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七

來朝 上曰此人尚在耶懷蛇蝎之心豈可復
置當道遂降

遣監察御史湯溪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牧守
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
遣爾等分行考察人子器不同有專為脂韋
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不善逢迎而
為政簡易民悅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賄而
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謙謹自守而政務不舉

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
故詢之於眾斷之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為
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副朕心必
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耻違禮法亦不汝貸
汝往勉之

禁役屯卒

上諭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
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漢之屯田猶有古
意 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但所司數以征
繕擾之既失其時遂無所獲以致儲蓄不充勞
民轉運今後嚴禁衛所官不許擅役屯卒違者
寘以法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八

命逮湖廣按察司副使舒仲成尋止

上監國時仲成論事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
他事 上命逮治之楊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
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以舊之今又追
理前事則詔書不信矣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
綰稱疾不起即位進用綰前史黜之 上覽疏

喜卽罷治仲成而獎諭士奇曰卿盡忠如此朕復何憂

虜寇雲中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十二月視牲南郊

作觀天臺於禁中

徙封韓王於子涼

冬無雪

諭吏部慎選師儒

上曰師儒之職欲其成就人才古以模範稱模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九十九

範不正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學

者甚少皆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學者志願

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每見選國子監官皆

循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

太學得人自後宜慎重其選

朝鮮國王李洵遣使入貢

書各省都布按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所關唐

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

則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

太平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

廊時一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 朕朝夕接見

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 朕

既不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

則易忘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

而上忘之誰復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勉爾

吏部兵部具各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 朕

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卿等更漏

國史紀聞 卷之五

二

肅心以副 朕意

罷海子及西湖巡視官

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注海子凡三十餘

里官常遣人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因緣爲奸

者其濱河之草及灌田之水皆禁至是 上命

罷之

葬長陵

封都督張昶爲彭城伯

杲后兄也

是歲戶口之數

戶一千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口二千二百四十
六萬八千一百五十

國史紀聞卷之六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

孫繼祖 銓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 張道藩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臣 徐揚先獻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

上御殿撤樂

先是呂震請元旦受賀作樂如大朝儀不從震

固請上曰山陵甫畢忍遽即吉朕旦日亦不

欲出見羣臣震曰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

覩天顏雖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學士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一

楊士奇等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

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遂命羣臣止行五拜

禮樂懸不奏次日召士奇等曰爲君以受直言

爲明不受直言則德日損爲臣以能直言爲賢

不能直言則忠不盡若昨日從震言今悔何及

賴卿等同心遂免此失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

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幣

朝鮮遣使朝賀貢方物

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

攷兼禮部尚書仍掌內制

士奇准俱辭尚書俸從之榮幼攷亦辭以扈駕北征勞不許

罷朝觀官畜馬

李慶言今歲畜馬頗蕃給軍外尚餘數千民間困弊不可復散今朝觀官皆集京師請人給一馬令牧之准民間例上令與蹇義原吉議皆從慶言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授方面守令乃以畜馬役之是貴馬而賤官矣上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二

曰慶誤朕即當罷之已中止後兩日士奇復奏上曰偶忘耳當即批出午刻御思善門召士奇曰朕豈真忘之聞李慶輩交口妬爾朕念爾孤上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今有名矣出一疏示之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令養馬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上曰就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首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

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耳

建弘文閣以楊溥掌閣事

上親書印授溥曰朕命卿左右非止裨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如有建白以此封識進其同事則侍講王璉五經博士陳繼編修楊敬給事中何澄直日輪對

著養馬令

上諭李慶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當與民同利民富即國富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

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畜馬然有司急于官馬孳息故民不暇及興私今宜寬恤之凡養官馬者三歲納一駒着爲令

大祀天地於南郊以太祖太宗配

赦

詔二十八條凡山場園林湖地坑冶原係民業者聽民取之四川茶課悉如洪武間例徵納價買民茶盡罷

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示侍臣曰天道人事原非二途有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親爲之序

詔朝臣久者還鄉省墓賜鈔有差

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

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

遣布政周翰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行南畿浙

江察民利害

二月祭先農耕籍田

加國子祭酒胡儼爲太子賓客致仕

儼賦性朴諒學問該博然性少戇不能委曲全交初直內閣同事者疾之薦儼學行堪師表遂改祭酒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正身率教士心翕然嚮慕至是以疾乞休賜璽書加秩致仕復其

家

始頒各鎮總兵官印

國初立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尋以權太重設左右都督都督同僉事洪武十三年又以權專一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之其錦衣宿衛親軍不隸五府若有征討之役就中簡將名掛印將軍在外鎮守武臣原無掛印至是始頒各鎮總兵佩印雲南征南將軍大同征西前將軍廣西征蠻將軍遼東征虜前將軍宣府鎮朔將軍甘肅平羌將軍後設薊州淮安總兵以在畿內不得掛印稱將軍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五

三月以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滁州人事母孝母病籲天求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陞是職

贈故兵部尚書劉儁爲太子太傅

上謂呂震曰往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于夫且有旌典况大臣捐

軀爲國可無褒卹乎遂贈官謚忠愍

五色雲見

南京地震

命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省墓

詔求真言

除誹謗之禁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往法司以羅織爲功能有片言涉及國事遂論誹謗中外相視成風奸民嫁禍良善輒用此法身家破滅莫爲辨理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六

今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自今有告者勿聽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詔恤刑

詔曰朕恭承大統爲生民主夙夜思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憐憫在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嚴殺哉律令之制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情傳致死罪者朕甚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身首異

處斯已極矣自今犯死罪應凌遲者依律決其

餘罪止斬絞法司毋得牽合傳會以致冤濫若

一時過于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當再

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

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文武諸司亦不許用鞭背

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官刑絕人嗣續有

自宮者以不孝論且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相

謀者虞舜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

惟犯謀反大逆者連坐餘止坐其身毋得一槩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

處以連坐之法違者必罰不貸

以楊溥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以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

命征夷將軍榮昌伯陳智率師討黎利

徙岷王梗於武岡

夏四月免山東淮安徐州田租

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見對曰淮徐及

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權徵方急上遽

命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當令戶部工部與

聞 上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
有司慮國用不足必爭卿勿言命中官具楮筆
促士奇書詔詔已發顧士奇曰汝今可與戶工
二部言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
間未必盡荒宜有分別庶恩施不濫 上曰恤
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以戈謙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視四川

時有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厲民 上聞之召謙
諭曰爾素清直其往爲朕窮治之朕自知爾勿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八

懷疑畏賜鈔遣之

寧王權請改封不許

寧王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 上諭之曰王
叔受封於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高煦使瞻圻在北京伺察朝廷事潛遣人馳報
一晝夜六七行 上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
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

議旦夕發兵取安樂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
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
守 皇陵

賜皇太子中正圖書

并以書諭之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
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
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
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君人者中天下而立以
正天下之表可不敬於內慎所發哉故以中正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九

成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
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
則善道日開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仁不濫
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
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
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爾懋敬
之

南京地震命 皇太子謁 皇陵 孝陵

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守之

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時有星變

上問蹇義等曰夜來星變曾見否皆對曰未見

上曰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愚亦不能知之

上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義士奇諭曰

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

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二人亦

流涕 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

者遂出二印賜之義曰忠貞士奇曰貞一時近

臣有上言太平者楊士奇進曰流徙未歸瘡痍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十

未復遠近民猶艱食須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

得所 上嘉納之因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

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

曾封五章餘皆無言豈朝政盡無關生民果皆

安乎義等頓首有慚色

乙卯謁長陵

已未帝回宮

夏五月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下監察御史李時勉羅汝敬于獄

時勉以時政違節上疏言之 上怒縛至便殿

命武士撲以金瓜肋斷其三處出不能言時次

敬亦以言事得罪俱下錦衣獄

諭吏部慎選御史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

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

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

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

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膠漆其於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十一

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

也自今須慎選擢旣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

表如廉清公正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畏憚今

之不才者無畏憚矣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

聞

庚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召 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帝崩於欽安殿

帝天性仁愛洞知民隱洪武中 太祖嘗召秦

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 上閱皇城衛卒

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 太祖喜曰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取言及民瘼者上之 太祖喜曰兒生長深宮乃亦知民間疾苦乎嘗問堯九年水湯七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耳 太祖又喜稱善在東宮爲漢趙二王讒間幾危者數以妃有賢德太孫英武故得不廢嘗泣曰吾知盡子職而已他不暇慮也及卽位恭儉慈祥視民如子蠲賑數下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陞辭每戒曰民力罷矣慎無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母爲首禍違命獲功吾所不賞屢勅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曰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知人善任推誠不疑樂聞直言間有拂逆旋卽悔悟雅志篤學六經皆通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備祖宗之法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知祖宗創業艱難享壽四十八崩之日百姓如喪慈父時以 皇太子未至不

發喪

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

皇太子至良鄉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至宮門外披跣詣靈前哭盡哀幾絕

庚戌 皇太子卽 皇帝位改明年元曰宣德大赦天下

罷浙江叅議王和遠昱陝西僉事韓善

和等皆坐賊遇赦吏部奏擬還職 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

者皆貪汙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諭戶部賑荒先給後聞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歲荒民饑欲待申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倉糧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往見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待民多饑死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母以專擅罪之

南京地震

秋七月尊 皇后張氏爲 皇太后

上 大行皇帝謚號

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

皇帝廟號仁宗

立妃胡氏爲 皇后

定會試分南北取士例

先是 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

須兼取南北士 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

對曰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浮華少實用請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十四

每百人南六北四則人才皆入用矣 仁宗曰北

士得進而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嚮緣無進用

者故怠惰成風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計

議以聞議定未上會晏駕 上嗣位始奏行之

後復定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分五名

爲中卷北卷則北直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

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

和三州餘皆南卷

閏七月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

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叅議令致仕

謹質實有操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

八月減織造

工部奏內府供用羅紵九千疋請下蘓杭織造

上以民力艱難減其半又言造御用器皿物料

不足請市之民間 上曰昔漢文帝服御帷帳

無文繡史稱其賢朕方慕之以儉率下器用皆

從朴素不事華靡物料不足取給內庫毋擾百

姓也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十五

九月葬獻陵

冬十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命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進兵討黎利

陳洽奏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攜二招聚逆黨日

以滋蔓望早滅此賊以靖遐方上乃勅責陳智

等曰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誤信人言惟事

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

臣罹害良民被毒是誰之過勅至急進兵若來

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南京地震

瓦剌馬哈木立故元孽脫脫不花爲可汗

馬哈木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脫脫不花爲可汗居漠北馬哈木居瓦剌

宣宗章皇帝

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金幼孜憂去尋起復

大祀天地于南郊

封虜瓦剌捏烈忽爲賢義王脫歡爲順寧王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十六

捏忽烈太平子脫歡馬哈木子

二月免邊軍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

祿以爲言上卽命罷其役

禮部上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

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

人君誠念稼穡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達于神

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誠輕徭薄斂貴農

重穀禁止遊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

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

有文陛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三月陳智方政與黎利戰於茶籠州敗績

以張瑛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

閣

夏四月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尚書

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帥師討交趾削陳智

方政官爵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十七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

侍上曰祖訓有云四方諸夷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安南

黎氏弑主篡國毒害生民太宗不得已有弔伐

之師初意討平黎賊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

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戕殺已盡乃徇

土人之情建郡縣置官守實非太宗本心自是

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荼毒已多中

國亦疲於奔走矣皇考常念及此爲之惻然昨

遣將出師朕通文不寧誠不忍生靈無辜戡于鋒鏑之下也今欲如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職貢以全一方民命休息中國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可惜上顧土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地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十八

唐以來雖常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豸輩校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更思之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所論交趾事朕意定矣卿兩人與朕同第未可遽言耳

阿魯台脫歡各遣使入貢

命吏部慎選官

上諭蹇義曰庶官賢否關國家治亂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可不慎

外威事鑒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

五月審錄罪囚

上諭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祖宗時每遇嚴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囚繫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今天氣炎蒸不分輕重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一九

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卽量罪輕重區別之務存平恕毋深刻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傳旨皆覆奏後行

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至樂安執高煦以歸

初上自南京奔喪高煦以兵邀于途不及及

上卽位賜資視他府特厚凡有請及言朝政皆曲徇其意高煦逆謀益肆是月壬戌遂反立五軍僞授指揮王斌等爲都督等官統之部署已

定遣枚青潛入京約張輔內應輔暮夜焚青以

聞時樂安人御史李濬家居亦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上遣中官侯太賜高煦書言枚青來言叔父督過朝廷予不信皇考至親惟二叔予所賴亦惟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恐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爲之備惟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盛陳兵見太不拜勅大言曰太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又輒以祖宗舊制繩我殊令人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觀我土馬豈不橫行天下還報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二十

上急縛奸臣來徐議吾所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言 上曰太二心已而從官具陳所見 上大怒高煦遣百戶陳剛上疏指斥朝廷詞甚悖慢又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奸邪並索誅之 上嘆曰高煦果反矣議遣陽武侯薛祿討之楊榮力言不可勸 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臣見諸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乃

決遂下詔親征張輔請曰高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俘獻闕下 上曰

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卽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決矣乙丑命黃淮黃福輔鄭襄二王畱守北京蹇義楊士奇及原吉榮皆扈行陽武侯爲先鋒遂發京師途中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將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二十一

家在樂安不肯棄此南走高煦外多誇許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勝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厚利餌之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尚敢戰乎至卽擒矣已獲樂安歸正人言高煦初聞陽武侯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惧朱恒南京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可成衆不從曰爾顧赴家柰我輩何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於伍

被今六師壓境王能擒獻首謀朕與王陰通恩
禮如初不然大兵臨城或以王爲奇貨悔無及
矣辛巳 上至樂安諸將請卽攻城 上不許再
諭高煦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
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詰旦
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
終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頓首言臣
罪萬死惟 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赦
城中罪止同謀脇從不問執王斌等令張本鎮
撫樂安改爲武定遂班師王斌等至京皆伏誅
凡六百四十餘人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
爲民高煦免爲庶人繫大內逍遙城後 上欲
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高煦出不
意伸一足仆 上于地 上怒命力士昇銅缸
覆之積炭熾其上須臾死諸子并死

九月 上還京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諭趙王

高燾

上征高煦還戶部侍郎陳山迎至單家橋遂言
曰趙王與漢逆謀久矣今宜以六師移之否亦
反側不自安異日復爲朝廷憂楊榮亦力贊上
楊士奇以爲不可山又邀蹇義夏原吉共請
上不忍曰 先帝友愛二弟漢王自絕於天朕不
敢赦趙王反形未著朕終不忍負先帝也高煦
至京又言嘗與趙通謀上以漢庶人詞羣臣奏
章遣鑒等持示王王大懼卽獻護衛且上表謝
恩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十一

冬十月復以李時勉爲翰林侍讀

上怒時勉言慙觸 仁宗怒令于獄縛時勉面鞠
將殺之尋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卽斬西市王出
與先使者相左時勉得至 上前 上復憐時
勉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其官陞侍讀學士
十一月王通與黎利戰敗績尚書陳洽死之
通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洽力言賊狡有伏誘
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洽力戰不支被執不屈

死之事聞 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
少保謚節愍

大學士黃淮罷

淮以疾乞骸骨許之

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死之

忠初爲御史以言事出知平州明惠有聲黎賊
侵圍鎮城藩鎮詭與賊和且請赦朝廷遣忠同
曾陳渭老表謝而密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
徐訓泄其謀賊執忠使降且舉酒酌忠曰能從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四

我同享富貴忠大罵曰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
犬彘之食奮杯擲虜面流血盈願遂遇害

以沐晟爲征南將軍柳升爲征虜將軍帥師分道
討黎利黃福仍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柳升出廣西保定伯梁銘副之沐晟出雲南興
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副之兵部尚書李慶叅
贊軍務上令慶舉部臣中有才略者自助慶舉
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人偕行

以張本爲兵部尚書

以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永樂中爲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佃
戶躬自耕作勞役者十年至是召爲監察御史
丁未二年春正月庚寅朔

申明屯田法

上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畱守備餘悉
屯田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
有征調畏難思避使之耕種服勞農隙習武亦
無驕惰之患矣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五

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

自是歲以爲常俾各得燕飲爲樂

二月以戶部左侍郎陳山爲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直文淵閣

進張瑛禮部尚書

黎利攻交趾城王通擊敗之

諸將言宜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衆復聚

南京地震

三月戒羣臣

勅曰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爲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勗之哉時有進幽風七月圖者上喜愛之顧侍臣曰此見周公立國之本周公輔成王之心當時君民相親如父子此周之王業所以久也上與夏原吉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之人真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若忠寔其心則險是以舜望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于太

國之賊朕於此輩每切防閑有萌必杜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汲黯正直奸邪竄謀卿等亦宜爲法一日儒臣講孟子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上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曰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芟平諸國太宗繼之并有吳越親下

太原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能復何也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復嶺爲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其之用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况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有成業乃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上御文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二十七

華殿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當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一年遍天下後世入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勞敝不堪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朕以爲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畧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協

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策士於奉天殿賜進士馬愉等一百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定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其文學欲得真才難矣然文章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九

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激勵之有道耳爾等精擇之朕將親覽焉

夏四月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安置鳳陽復濟熿爲晉王

初濟熿既陷濟熿得嗣王文譚奉左徵佐濟熿爲逆逮治京師濟熿益驕橫百方幽苦濟熿父子恭王有老嫗不能平走訴文皇立出左徵

於獄令馳召濟熿父子時濟熿囚空室已十年

而府中亦言左徵死矣徵至一府大驚徵至空

室解濟熿縲綬相抱大慟濟熿見文皇病備甚

上惻然不直濟熿遂封美圭爲平陽王俾奉父

居平陽恭王故有田在平陽因與美圭濟熿由

是怨望出悖語又奪美圭田美圭以聞仁宗諭

還之濟熿不從仁宗以書諭濟熿曰美圭父子

困頓多年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

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濟熿得書不悛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九

益廣致妖巫造呪詛仁宗崩不服喪上卽位

憐濟熿父子時時問勞濟熿自度罪不可解遣

人結高煦謀不軌擅取屯糧十萬給護軍造兵

器上擒高煦得濟熿與交通書寧化王濟熿與

內使劉信交發其奸逆狀又言濟熿毒弑其母

上召濟熿至訊之濟熿頓首伏罪遂免爲庶人

屏之鳳陽復濟熿爲王

黎利陷昌江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死之

任等守昌江前後與賊三十餘戰輒破賊賊益

兵攻之九閱月糧盡衆困不能戰賊梯登城任猶率死士巷戰不勝與顧福皆自刎死劉順及內宦馮智自經死城中軍校不肯降賊死者數千人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王通與黎利和利上表貢方物

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黎利致書請和通以柳升師雖出道路多梗未能猝至遂許利和且許割清化等州地與利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征討乃與賊和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人能之汝何所知諸將不敢復言利遣人進表及方物通聞于朝

五月簡用罷黜庶官

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遺回庶官四千三百餘人居鄉多不循分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序銓否罷爲民從之

和寧王阿魯台順寧王脫歡各遣使入貢

秋七月逮顯興祖下獄

黎利攻隘畱關興祖擁兵南寧不救城遂陷逮興祖下獄

以都督山雲爲征蠻將軍鎮守廣西

廣西溪洞徭僮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萬計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身先士卒前後討廣源柳潯平樂慶遠諸蠻斬首萬餘級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雲沉毅善用兵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帥府有老卒鄭牢者鯁直敢言雲呼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黠墨終不可滿雲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贖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畏夷人耶雲舉手謝曰教我教我居廣西十餘年始終操守不渝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十一

禁有司沮格詔令

上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誠有之乎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恐失信於衆而臣反沮格於下

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有司負 陛下請嚴禁之

九月柳升遇賊於監雷關敗歿

升等師至監雷關黎利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升受書不啟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有矜色史安陳鏞言于李慶曰總戎驕矣夷情譎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不示弱以誘我公宜力言之時慶病強起與升言升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二

唯唯實無戒意至倒馬坡獨與百騎前進既渡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伏兵四起升中鏢死次日梁銘李慶皆病死崔聚率兵進至昌江遇賊死戰軍潰被執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竟無降者史安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黃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泣曰我父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福諭以順逆賊不忍加害乘以肩輿贈之金送出境至龍州悉以所贈歸之官

逮浙江按察使林碩尋宥之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甚見寵信因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湯俱不容讒於裴裴亦畏碩遂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以實對碩言臣往爲御史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至浙未久與中官亦無乖迕惟左右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 上曰朕固未信卽令馳驛復任而降

國史紀聞

卷之大

三十三

勅切責可立

王通與黎利盟棄交趾還

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惧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不若全師北歸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於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

黎利寇陷江府知府劉子輔死之

子輔廬陵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撫民如子特寇熾甚他郡皆陷子輔與守將死守數月食已盡人無叛志寇攻益力遂破城

子輔見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先子輔死城中兵皆力鬪死無一人降者

十月遣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立陳暲為安南國王詔文武將吏還

黎利說言故安南王三世孫暲嚮在老撾今始求得之乞立為陳氏後并偽為暲表請封王通

以聞上會羣臣議之張輔曰此利譎計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當益發兵誅此賊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四

耳蹇義夏原吉曰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

上又召楊榮楊士奇問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始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

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

士奇曰榮言是求立陳氏後者太宗之初心求

之不得乃郡縣其地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

役極矣此皆祖宗赤子行祖宗之心以保祖宗

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上曰汝兩

人言正合吾意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

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琦汝敬實詔撫諭安南冊封暲為王使交趾官吏軍士各携家還琦等未發王通已狼狽而歸委棄資仗不可勝計而中國人多為利閉留不遣得還者止八萬四千六百餘人

十一月皇太子生大赦

十二月遣科道官清軍

南京戶部尚書師達卒

達起太學歷御史按察使堅貞有風裁靖難後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五

陞兵部侍郎改吏部尋陞南京戶部尚書兼領

吏部文皇北巡時嘗問仁宗南京羣臣執

廉對曰皆廉文皇曰從朕北來者率好貨惟

師達一人廉耳

以薛瑄為監察御史

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能詩賦及讀周程張

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潛心

理學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

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一識面瑄曰瑄泰

糾劾之任無私交理一日三陽於庭言中尋試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以王驥爲兵部尚書

戊申三年春正月

二月立皇子祁鎮爲皇太子

皇后胡氏遜居別宮立貴妃孫氏爲皇后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朕亦決矣朕年三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

不宜于今幸貴妃生子已立爲嗣母從子貴古

亦有之但今何以處中宮因舉后過失數事義

等唯唯楊士奇亦不敢力爭但曰願善處中宮

遂退后居別宮號慈靜仙師而立貴妃爲后

封孫忠爲會昌伯

后父也

勅諭各部法司

勅吏部者有曰官不必備惟在得人今事不加

多而額外添註紛紛俸位苟祿偷安可不釐正

吏員考滿歲以十計不分淑慝一槩受官廉能

幾何貪鄙塞路可不精擇數詔求賢期得真才

而或以親故或以貨賄徇私濫舉可不覈實

勅戶部者有曰財賦國之大計出入有節則國

不至於空虛調度有方則民不疲於輸轉京師

充實足以馭四方郡邑充實足以備荒歉邊境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十七

貪濁商販之徒阻滯鈔法爾宜審之

勅禮部者有曰學校所以興賢必求實效旌表

所以勸俗必求實行

勅工部者有曰國家用度皆出於民過用於上

必過取於下財匱民貧何以爲國凡所興作審

度緩急爲之節制以息民力以紓國用至若屯

田水利皆有成法因循廢弛罔聞實效當修舉

之論法司者曰比開刑罰失當或畏權豪徇

其請托或念恩怨因而復報或弄刀筆輕重人

情或肆筆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

非以致無辜含冤有罪幸免此何心哉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慎之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惡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然觀肉刑亦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故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犯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失故犯法者多不係于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于流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八

放寬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繫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唐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亦良法也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鉞炙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漢之國脉太宗肇啟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上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曰漢尚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

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至大耗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木兵戈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警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後世戒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西苑

上召義等及翰林官十八人從遊西苑萬歲山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九

許乘馬中官導引登山周覽復泛太液池 上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賜宴盡歡而罷

賑山西饑民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死亡甚多矣上謂夏原吉曰民饑流徙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飢食居處醫藥皆爲

區畫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卽遣官撫綏發賑之有捕治者罪

四月以黃福爲戶部尚書

時諸大臣蹇義等多將順上意惟福持正不阿上命觀戲曰臣性不好觀命奕曰臣不能臣幼時父師嚴止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上頗不樂

裁冗員

閏四月王通山壽馬驥下獄籍其家蔡福伏誅贈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

安南死事諸臣

通至京羣臣交劾之下廷鞠論通喪師棄地山壽曲護叛賊馬驥激變藩方皆論死繫詔獄籍其家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坐罪有差蔡福守又安被賊圍福不戰率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曾貴千戶李忠降賊教賊造攻具攻東關我兵九千餘人憤欲焚賊營福又報賊盡殲之至和州城下呼城中人出降爲羅通大罵而去至是與廣等悉棄市群臣又劾沐晟奉命與柳升犄

角進兵顧逗遛逾時與升聲聞斷絕賊得專力拒我及聞升陷沒又不進援乞賓之法上曲赦晟

五月作酒諭示百官

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李琦羅汝敬還自交趾

黎利表言陳曷病卒乞自守國俟命復遣羅汝敬諭利訪陳氏後以聞

下工部尚書吳中于獄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十一

中私以官物遣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

登皇城樓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實遂下中獄

秋七月以顧佐爲右都御史

上朝罷召楊榮楊士奇至文華門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朝臣貪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永樂末已有之但至今甚耳上問何如對曰十五年以後太宗以疾多不視朝扈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榮曰當時貪者方賓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者榮對曰莫甚劉觀上撫

掌嘆曰除惡務本廷臣中誰可代觀者士奇曰
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嘗爲京尹剛稜
不撓勲威歛戢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遂令
劉觀巡閱河道而陞佐右都御史令考黜不肖
湔滌奸弊佐遂考覈御史貪濫不律嚴暉等二
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
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時不禁官妓諸司朝
退羣飲娼樓喧呶狎褻比入署半已霑醉曹務
廢弛佐奏革之官常始肅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三

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

上御殿召義等與語政務良久曰此中有草舍
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然
庶幾不忘儉朴卿等可一觀觀畢賜宴於東廡
盡醉而歸

八月皇子祁鈺生

九月 上巡邊兀良哈入寇 上出喜峯口擊敗
之遂班師

上御奉天門召羣臣諭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

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朕將親歷東北諸
關警飭兵備卿等整士馬以俟乃命張輔薛祿
帥師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楊溥等扈從駙
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都御史顧
佐等居守八月丁未發京師駐驛虹橋召諸將
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
故爲此行今道路所經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
念民艱憫馬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擾民者必
戮不赦九月庚戌朔入薊州境 上覽郊原平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三

遠山川明秀刈獲之後頗有遺秉滯穗喜嘆曰
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駐驛薊州西吏民朝謁
上進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
民有樂不可支之歌古今人不相遠爾勉之又
進其耆老論曰今歲斯郡獨稔無他虞善訓子
孫務禮義廉耻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辛亥至
石門驛喜峰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率萬衆
寇邊已迫塞下 上曰天遣此寇投死當急擊
之諸將有請待後軍者 上曰此出喜峰口路

隘且險止容單騎若侯諸軍並進恐失事機朕

以鉄騎三千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

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兵足

矣乙卯至喜峯夜令軍士啣枚卷甲馳四十里

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爲戍兵悉衆

來戰上分鉄騎爲兩翼夾擊之親射殪其前

鋒三人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支死者過半餘

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追之虜望見黃龍

旗知上在也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首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十四

其會渠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

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密言於上曰虜

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畱亦任所欲耳

朕爲天下主豈獨少此二人果其志欲去雖朝

夕置於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朕待此二

人厚犬馬識養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

遂遣之忠果獲虜而還享廟期迫羣臣有言請

待諸將捕虜未至者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

孰重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諸將更五日

不還亦可待耶遂班師

上還京

冬十月勅蹇義夏原吉輟部事

上念二人春秋高尚典劇司非所以優老乃令

解部務朝夕左右討論治理

命陽武侯薛祿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寃鎮守薊

州永平山海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國初克元上都設衛開平置八驛東四驛曰涼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十五

亭泥河賽峯黃厓接大寧古北口西四驛曰桓

州威虜明安隰寧接獨石文皇四出塞皆道

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則

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邊圉永無虞矣已棄

大寧與虜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徙衛獨

石蹇國蓋三百里云

十二月令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京官

已酉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二月羅汝敬還自交趾黎利遣人貢方物襲城伯

李隆獻駙虞

隆獻駙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實異文馴狎不驚胡濙請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四年所任豈盡得人民生豈皆得所駙虞之祥於德弗類其免賀

三月遣李琦諭黎利

琦還國人奏言陳氏無後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管國事永為藩臣奉職貢

夏四月以郭璉為吏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六

時二楊用事欲奪吏部權進退天下士乃令三品以上京官舉方面郡守五品以上京官舉御史知縣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銓除奔競大作嗜進之徒至行金錢請乞尋有言其弊者乃罷御史知縣保舉例而郡守以上薦用如舊

戒諭寧王權

上即位以來寧王以大父行恣橫不奉法常請於封內選子女上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人王又令省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

元旦千秋節副使石璞聞於朝罪其長史王堅

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宗室安得有品又言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異姓相見當行君臣禮語多忿戾上復書大畧謂將軍中尉有品祖訓也王不得違洪武中定靖江世子與百官相見禮儀具在無行君臣禮之說必如所云是不知有君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文武大臣咸謂王託此為名其意蓋未可量予已悉拒羣臣言若復不謹非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七

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王又乞灌城田與諸子上復與王書曰灌城田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庶子郡王自有歲祿若復奪民田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矣余不能曲從王得書乃惶恐謝罪

命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經理漕運

上以軍民每歲漕運勞苦欲少蘇其力使歲運不乏命福與瑄議之福至上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

寧國池廬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五十萬石貯
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
滁和徐三州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臨清倉
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俱令運赴北京倉
下羣臣議徐州倉增二十四萬石臨清倉增七
十餘萬石漕卒令各衛撥補餘俱依瑄所奏

五月初設鈔關

六月以郭資掌行在戶部事

秋七月劉觀有罪徙遼東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八

時御史連章劾觀父子受賕鬻獄諸不法狀

上怒俱逮至京命法司鞠之法司按實擬重辟

上召楊榮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

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願姑屈

法以全其生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

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

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

盡矣 上從之

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
莫能及議者以在當世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
國不承故無取焉此未必然隋文克勤政事自
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大抵人君恭
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矣

上幸文淵閣

與楊士奇楊榮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
史官賜鈔有差

八月楊溥憂去尋起復直弘文閣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四九

上嘗坐齋宮召溥諭曰朕每念創業艱難守成

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于不

虞常爲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

宜勉輔朕直箴朕過溥頓首言直言求之非難

受之爲難 上曰然溥有母喪 上遣中官護

行葬畢復召還

十月 上幸文淵閣

改張瑛爲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內侍書

上御左順門遙見大學士陳山問楊士奇山何

如人士奇對曰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慾而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若人溷之蓋上初臨御山及張瑛以東宮舊臣俱陞內閣二人行能鄙薄不厭衆心浸聞於上遂調瑛南京禮部山等教內豎不復近左右矣

禁差正官

上巡近郊閱武尋還京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五十一

下戶部郎中蕭翔等于獄

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倡優賤人豈宜褻狎近聞此風盛行流而不返大壞禮俗卿當以朕此言徧諭之

十一月誅千戶臧清

清殺一家三人論死繫獄欲解脫而畏顧佐鞫

明不可撓遂教他囚誣告佐枉無辜久淹不理

上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欲中傷佐不治之佐何以行法下法司計得實立命磔清于市佐自掌憲宿弊盡釐奸吏不便者遂摅佐過訴之朝謂受隸金私遣歸 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誠有之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臣僚皆然臣亦然不獨佐也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正人小人輒敢誣陷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思法並行矣 上召佐以吏狀授之且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樂檢束誣卿卿自治之佐頓首謝召吏示之狀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貸汝但改行爲善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庚戌五年春正月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成

察朝觀官

朝觀官至京吏部廉察賢否以聞 上命鄧猷

無能者五十五人皆罷歸爲民食汙者二十五人發戍邊 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益增多何也對曰時世不同也 上曰唐虞建官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對曰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更易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于小人而變更之必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鎮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夷虜之禍是皆可監

戶部尚書夏原吉卒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五二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五三

原吉度量寬弘人莫能測僚屬有善米納不遺有小失必掩護曰人才難得一知譴責則自沮矣呂震嘗詆原吉柔奸及震爲十乞官原吉顧稱震有守城功宜與陳瑄靖難時首欲殺原吉後乃薦瑄總漕運二人愧服每朝廷行善政或歸稱之曰此天子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章皆焚之曰不可章吾直也嘗夜批文書撫卷太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妻問之故曰此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生死決矣是以不忍存戶部

二月 上謁陵三月還京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太后召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入見曰皇帝數言卿等贊輔功今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謝太后復曰卿等皆先朝舊人自今更須協力一心勉輔嗣君賜六臣白金文綺 上還道中遙見耕

者從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
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旣而中
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左右曰朕三舉耒已
不勝勞况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
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
農家悉賜鈔如之至京御左順門召蹇義等曰
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
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
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所錄語曰庚戌春暮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五四

謁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
仰以視召而問焉何若是之勤哉蹇曰勤我職
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
耘秋則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弗
成功而寒餒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
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
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
爲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
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

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
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
利者則閭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
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
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旦暮
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聞
其言喜賜之食旣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
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五五

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
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
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
人率晝出生廳事日未昃而入民休戚不一問
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途人此我
所目觀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
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
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下詔寬恤

上御齋宮召楊士奇論曰朕以春和欲下寬恤之詔蠲災傷田租是第一事聞民間虧欠畜馬所司追償甚迫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念及此生民之福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恤者非止兩事因請免負欠新蕩減官田租稅清刑獄恤工匠分別征派諸事上悉從之詔下民大悅

策士於奉天殿賜進士林震等一百人及第出身

國史紀聞

卷之六

辛大

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侍臣曰朕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有若劉蕡蘇轍直言抗論者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示讀卷官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臣言漢高帝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太祖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除

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元敝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

以熊槩爲南京右都御史

命陽武侯薛祿率師巡邊

三月加陽武侯薛祿太保

祿爲將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臨陣赴敵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巡邊至奇黃嶺敗虜盡斬之獲其家口孽畜故有是命

夏四月加楊榮少傅

國史紀聞

卷之六

辛七

上屏左右語楊士奇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察之皆邊將饋遺榮大負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交諸將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才否邊塞遠近險易及虜情順逆惟榮一人臣等皆不及上笑曰朕初卽位榮數短汝汝顧爲榮地耶士奇頓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榮矣

命工部尚書黃福經理屯田尋罷

福言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瀕河多閑曠地

請役軍民十萬屯田積穀以省漕粟下戶兵二
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甚便鳳陽淮安以
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
處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
人耕之官給牛器但山東近年饑旱流徙初復
宜先遣官行視以俟開墾 上從之遣吏部郎
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而有言軍民
各有常業若復分田役益勞擾事竟不行
土魯番始入貢

國史紀聞

卷之六

辛八

五月以禮部郎中況鐘爲蘇州知府

永樂中鐘爲吏呂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陞郎
中時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堪任者鐘在薦中
授蘇州賜勅乘傳之任鐘初至郡佯不解事諸
吏抱案環立請判鐘顧左右問吏吏所欲行止
鐘輒聽吏大喜謂太守愚越三日鐘乃召諸吏
詰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令我
行若輩受賕賣法吾當爲百姓除賊縛諸吏拷
掠投庭下死者數人鐘又覈屬吏斥貪墨庸懦

國史紀聞

卷之六

辛九

者十餘人一郡震悚謂太守神明未幾大旱發
倉賑濟民得不困初永樂間因轉輸道遠糧長
以一徵三歲額二百七十萬石加徵至入百一
十萬除正供及餉車船費盡爲糧長乾沒鐘乃
與巡撫周忱議立收糧法別立糧額與糧長同
收受互覺察除免舊徵三之一以其二之一爲
轉輸費餘皆入濟農倉爲經費本累年逋賦及
雜出供費並代以餘米上無廢事下無橫科民
大悅每旱又輒發餘米賑活數萬人二十餘年
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民接遞終歲在官不得
負販鐘敏差歲不過三日盡罷其在官者置網
運簿防運夫侵盜又制館夫簿防非理需索綜
理周密簡約易行歸爲政專厲豪狡拊善良勢
家恣犯法立死杖下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
賑贍有鄉亮者獻詩鐘稱賞欲薦于朝會有以
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鐘得書笑曰彼欲
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
吏部司務轉監察御史

朝鮮獻海青

使還諭王詢曰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追奪貪官誥勅

六月置萬全都指揮使司

秋七月陽武侯薛祿卒

追封鄴國公謚忠武

撒馬兒罕貢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龍馬產于西域風鬃霧鬣蒼然若雲體質潔素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六十

駿爽特異禮部請賀上曰年豐民足仁賢效用四裔順服乃爲上瑞一獸之異何足爲祥不許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以爲卽同不食請率羣臣上表賀上不許曰人君所謹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方圖脩省以答天意其勿賀

令吏部舉廉吏

上謂尚書郭璉曰竇融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廉潔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卽擢奮爲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揚清濁爲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光武卽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亦爲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爲善者怠矣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六十一

罷南京刑部尚書趙紳侍郎余士吉

南京御史張楷劾奏紳士吉曠職縱奸繫囚吳福金覆奏待決乃詐死相驗瘞之後復出強劫蘇州富民過達者安港巡檢司利其財誣爲盜械送刑部私賂獄官獄卒斃之于獄紳等皆不察請罪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旣又曰紳等歷事先朝今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部事

九月初設巡撫以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南

山西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畿

謙嘗按江西平反冤獄稱神明民所不侵釐革殆盡至是河南山西災上親書謙名陞侍郎巡撫二省謙遍歷梁晉間民疾苦溺剔百弊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忱由越府長史薦陞先是胡榮用法嚴刻忱濟以寬吳中豪勢不納耗偏累貧民忱爲平官民田加耗民困始甦又從知府况鍾議立水次便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六十二

民倉收糧加耗不過什一又于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爲押運視遠近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淮諸倉以次定支爲舟楫剝轉費支撥美餘貯官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後美日多備賑荒及供公私費時軍民轉運經年往返失農業忱議令江南軍民舟至淮安瓜州水次與江北運軍交兌淮安一石加五斗瓜州加五升若未及江北于本地兌者加過江米民甚便之民間歲運馬草兩京勞

費不貲忱請每束折銀三分北京官俸舊赴南京支米忱請于江南重額官田折納金花銀每兩准米四石官民便之

嚴暉伏誅

暉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暉賂劉觀得復職及顧佐代觀劾暉謫遼東暉潛逃至京造詞脅衆佐復奏暉蹤跡詭秘將謀陷臣上命戮於市

冬十月上巡近郊度居庸關獵岔道遂還京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六十三

丙子車駕發京師駐驂玉河戒從行諸將曰今農工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其嚴禁官軍勿擾民違者以重刑處之至雷家站召楊士奇等曰唐太宗征遼不常過此乎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後世之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然否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

之存亡繫君之仁與不仁而已工辰還京有獻
歷代年紀圖者 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
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
武足乎定天下而亦享年不久何也對曰帝王
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 上曰國家創業
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除秦苛法
唐太宗革隋敝政皆規模弘遠所以傳世長久
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
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宗祀長久
得乎

國史紀聞

卷之六

本朝

蓬星見

閏十二月含譽星見

含譽星見于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輝有彗

辛亥六年春正月

二月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獄

祚上言帝王之學在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知
要 陛下備有聖質惜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於
聖賢精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宋儒

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
格言古今實跡無不備載 陛下欲致太平舍
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則知孰
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當遠古今若何而
治亂政事若何而得失自必開廣聰明增光德
業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朕不
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爲天下主逮祚至京下
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以傳綜經史自
負祚遂觸怒云

國史紀聞

卷之六

本朝

趙儼伏誅

夏四月有星孛於東井

令四川總兵陳懷移鎮松潘

五月黎利遣人謝罪貢方物

六月遣禮部右侍郎章敞詔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秋七月 上幸楊士奇第

時上頗好微行一夕以四騎至士奇第士奇俯
伏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
塵埃昏昧中誰識至尊萬一變起倉猝何以備

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耳語竟還宮明日遣

太監范弘問士奇曰車駕幸臨易不謝對曰至

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復

遣弘問曰今天下平靜時一微行何足過堯

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

一冤夫怨卒窺伺竊發不可無慮後數日邏卒

獲二盜嘗殺人捕之急遂私約上幸玉泉寺

挾弓矢伏林莽中作亂上乃嘆曰士奇言不

虛賜白金文綺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卿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二十六

自今朕不復微行矣

賜輔臣招隱歌

上作招隱歌賜養義曰古亦有招隱詩然彼欲

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在招賢者而用之彼

所懷者一己之私朕所懷者天下之公也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忠勇健有智略自歸順以來歷事三朝矢心竭

力至死匪懈上嘗撫其背曰朕之日碑也至

是卒且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癸亥犯南斗

冬十月上巡近郊尋還京

十一月唐受伏誅

十二月宦者袁琦伏誅

琦侍上久因張威焰肆貪橫私遣同輩于外凌

辱長吏毒虐百姓所得財賄動以萬計事露

上磔之于市并誅其黨陳海等十人

太學士金幼孜卒

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爭名疾革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二十七

家人請為子求恩澤正色曰君子所恥謚文靖

壬子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

棨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第一讀中秘書

文皇時召試迅筆千言立就摘羣官隱僻事問

之應答如嚮文皇賞嘆寵異逾諸學士數侍

燕間應制賦詩有薦文士者必問得如棨否會

修永樂大典天下郡縣志為副總裁在館中三

十年名聞天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毅

二月命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總督陝西屯田河渠事

三月下寬恤詔

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月共爾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璽書已下戶部格不行至今追徵如故上怒曰是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詔寬恤必舉此爲第一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六八

事如再格朕必罪之爾且言今日當寬恤者士奇言處流民寬歲課選吏員舉才勇數事又言小民之不安皆由有司之貪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方面郡守皆要職吏部往往循資格濫授不免賢愚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若不職併罪舉者又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錮不得進宜弛其禁上悉從之

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山西進龍馬禮官請賀不許

太原忻州民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肉文被體如鱗咸以爲龍馬守臣進之胡濙請賀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夕憂勵一獸之微何足賀其止之

令有司積穀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郡縣皆置倉貯官穀多置萬餘石少亦四五千石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有司以爲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六九

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至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陂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

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啟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成之

揭幽風圖詩于便殿

上燕閒閱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詩一章召翰林詞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周家王業之由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使朝夕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上登萬壽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十

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與同覽山川形勢既畢 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崇信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政稍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孜孜爲治 遵世祖之法足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法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

遊者也豈不可感侍臣頓首曰樂之聞周之鑒也 上曰然

製織婦詞示羣臣

上曰朕非好爲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爲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婦耕蚕勤勞之狀作爲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以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自朕所以賦此也

八月以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三十一

上在宮中覽福理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奇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誰可匹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約爲人正直明果才德兼備有大臣體六卿中鮮及之福今年七旬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先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宜用福南京總急可倚 上曰然遂改福掌南京

令京官三品以上舉文學才行之士

上勅諭吏部曰致治之方用賢爲要事君之道薦賢爲忠朕主天下思惟負荷之重必得賢才共圖治理夙夜在念寢食弗忘嘗勅朝臣三品以上舉薦所知又出示招隱倚蘭之作庶幾羣臣咸知朕意近惟一二廷臣有舉薦其餘曠時積月不舉一人豈其無遺賢歟抑今中外所用皆得人歟蓋典銓衡者之急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之廣生民之衆爾吏部即令在京三品以上衆議推舉有才行文學者以聞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十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出使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馳往諸處收所差內官資囊并其人解送京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間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釋寧手擊之御史奏永無狀逮至上曰承固可罪然一時偏於所惡其宥之待臣言銘酗酒擅擊朝使

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改過也

十一月白葛達國入貢

大方默德那國入貢

天方舊名天堂默德那國即回回祖也

十二月修祖陵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乙卯朔

祀天地于南郊

故事朝後乃行上不視朝即行既至躬詣神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十三

厨凡祭物一一閱視諭太常寺曰祭物固應精潔典祭之官以虔誠爲本宜秉寅清以率百執事分毫無慢庶幾神明歆享

張燈于內苑

製作精麗鋪張繁盛命文武大臣及四夷朝貢使京城百姓皆往觀仍賜羣臣宴苑中楊士奇因獻太平聖德詩十章

召張輔寒義楊士奇黃淮等十人同遊西苑

淮父卒賜一品禮祭葬赴闕謝故預焉

寧州知府何文淵等干廷

三月策士於奉天殿賜曹鼎等及第出身有差

熊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年

少不堪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

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時以督部工匠

至京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

象數鼎對稱旨 上親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

撰

夏四月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饑詔中外寬恤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十四

五月四川盜起命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鎮守松藩

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八月焚惑犯南斗

遣官恤刑

上以法司處決天下重獄但憑所具爰書恐有

冤抑命遣官分往各省直與外宦詳審若情有

可矜獄有可疑及不服者必奏與之辯理

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

閏八月彗出天倉

海外諸國獻麒麟

凡獻麒麟四楊士奇等進頌

景星見天門

星見于天門大如半月狀光彩爛然楊士奇

上言稽之載籍云四氣和爲景星文云天子至

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懽悅則

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此皆

聖德之實著者也因進頌以美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十五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

瑄閩粵英毅稠人廣會談論疊疊公餘披閱載

籍喜近逢披士時相講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

自浚通會河後專領漕運擘畫周密皆可經久

河渠之功瑄爲第一卒謚恭襄

十一月命右軍都督僉事王瑜督理漕運

先是裏河民運率自僱舟經年往復多失農業

周忱始與平江伯議奏民舟至淮安或瓜州水

次給腳價兌與江北衛所衛所漕者出給通關

還謝軍民兩便至是叅將吳亮言浙江江西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本地方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江淮以北如河南彰德府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是爲兌運

十二月致仕戶部尚書郭資卒

資歷仕三朝小心恭慎嚴寒暑雨必入署視事卒之日家無遺貲幾不能葬贈湯陰伯謚忠襄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六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

遣使弔祭

甲寅九年春二月妖僧李梟謀反伏誅

令軍民運開平中鹽

戶部員外羅通奏今運糧開平每軍運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莫若令軍民自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舊例二斗五升減爲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二月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民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不敢干以私卒于官貧不能喪吳訥爲經紀始克還云

三月命百官朝 皇太子于文華殿

交趾黎利死

廣西總兵山雲奏黎利死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構相仇殺夷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衆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上勅諭雲曰利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七

本起微賤因奏立暲從人望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徐議立暲利遠奏暲死暲之死利所爲也朝廷卽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不義爲天所殛爾戒飾邊兵嚴謹守備勿忽世寧公廷可善撫之

夏四月李琦還自交趾黎利子麟遣人告喪

五月命行人郭濟朱弼祭黎利

七月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

端河南滎池人篤尚理學專志靜修座下足着

處兩磚皆窪敎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四書詳說太極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略存疑錄等書事父母孝養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鬼始終不易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信佛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父遂悔悟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十八

方岳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伏闕上章請留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後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其德化之感人如此學者稱爲月川先生

八月以楊溥爲禮部尚書兼學士

上御文華殿溥等侍上曰朕念祖宗積德累善篤生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宗迅掃奸回再安宗社皇考恢弘治化增高累厚

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賜卿等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矣上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溥等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楊士奇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對曰願陛下始終此心上奏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國史紀聞

卷之六

七十九

上與侍臣論兩晉曰晉武創業不爲遠圖樹重失宜託付非才况羌胡鮮卑雜處內郡不能先幾區處以致國禍方殷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遂臣接跡朝政陵夷尚傳數世由賢人爲之用也又曰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蕩然掃地豈久安之道

南江以西災勅諭巡撫撫恤兵民

南江以西災勅諭巡撫撫恤兵民

九月張瑄復直文淵閣

上巡邊度居庸開大獵

上駐蹕洗馬林楊士奇楊榮等待 上曰人君

御世之權何者爲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三者是

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以天下之好惡

爲好惡也齊威王封卽墨烹阿不以左右之好

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

天下士奇等頓首曰誠如聖諭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八十一

阿魯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爲中府左都督

冬十月 上還京

遣禮部侍郎章敞諭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十二月命監察御史巡視各倉

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

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

復繼恬無警畏請命官巡察上從之於是京倉

通州倉草廠甲乙等庫象牛羊等房錢糧光祿

寺各遣一人巡視

上不豫衛王瞻埈攝享太廟

乙卯十年正月停採辦諸役

勅工部凡採辦買辦及打造下西洋船并營造

物料悉停罷軍夫匠役遣還差出內官卽時回

京採補禽獸蟲魚花木等物悉皆停止起集營

造軍夫勿遣

上不豫百官朝 太子于文華殿

上崩于乾清宮

時 皇太子方九歲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議頗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八十二

有欲立襄王之說楊士奇楊榮與張輔入臨畢

請見 皇太子卽叩首呼萬歲羣臣亦呼萬歲

浮議乃息

皇太子卽皇帝位赦天下以明年爲正統元年

上大行皇帝謚號

上尊謚曰憲天體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

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景陵

尊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皇后孫氏爲皇太后

冊封弟祁鈺爲郕王

吏部尚書蹇義卒

義疾革 上遣中官范弘問所欲言對曰犬馬之誠惟望 聖明敬守成憲終始不渝耳言已而絕義質實和易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在吏部考察明恕不縱不苟然性乏骨鯁遇事脂韋無所匡拂善保祿位榮寵終其身贈太師謚忠定

釋御史陳祚囚復其官

命楊溥仍直文淵閣

國史紀聞

卷之六

八十二

溥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 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乞早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太皇太后喜

夏五月以王驥爲兵部尚書

加黃福少保叅贊機務

留都文臣叅贊機務自福始福每事先籌定付襄城伯而襄城伯亦敬信福比視事皆襄城伯

處分福不出一語或以爲言福曰體當如是且守備何嘗一事誤耶

六月葬景陵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於將臺

振大同人初侍上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爲先生而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講武於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集京營及諸衛武弁試騎射而殿最之隆慶衛指揮紀廣故子振有私振遂奏廣第一超陞都指揮僉事

八月命平羌將軍寧陽侯陳璘鎮守甘肅

九月修 宣宗章皇帝實錄

以陳璘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晞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

冬十月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總兵平涼

國史紀聞卷之六終

國史紀聞卷之七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臣張鈐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臣張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臣徐揚先較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

時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語人曰經筵進

講不迴應故事以飾太平耳今日最可憂者君

臣之情不通際隔蒙蔽必將有意外之患也遂

國史紀聞 卷之七

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三月賜進士周旋等及第出身有差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朵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

廣往援遇虜不戰而退虜隨過涼州廣閉門不

出虜大掠去廣奏功徵賞車劾廣罔上不法請

寘之法詔械廣至京下獄又劾寧夏守將失律

罷之朝廷嘉車執法賜白金文綺

以鄭瑄爲兵部左侍郎

夏四月河北旱蝗

遣工部侍郎邵旻督捕之

五月初設提學

南北畿以御史各省以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

員專勅責成按臣不得侵越

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瑄每臨諸生親爲講解諸生翕然愛敬呼爲薛

夫子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六月以陳智爲右都御史

七月徙封襄王瞻墻于長沙准王瞻墻于饒州

九月張瑛卒

十月 上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

馬都尉并源三發三中 上喜撤尊賜之觀者

私相謂曰往年王振閱武紀廣驟墮三級今日

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擢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塞

先是鎮守平涼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
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將貴聽都指
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
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劾貴等老帥玩寇侵尅軍
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勅驥巡邊整飭軍
務許以便宜行事

丁巳三年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 上諸大臣救之乃止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

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
見 上東立輔等西立太后各以溫詞慰之曰
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并力同心共安社稷又
顧 上曰此五臣先朝簡任俾輔後人萬機皆
當與計非五人所贊成不可行也頃宣王振至
太后色遽變曰汝侍皇帝起居不節數譴爲非
罪當死命左右斬之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爲
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自古
此輩禍人國家多矣我聽帝與諸公有振此後

不得再令于國事

夏五月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佐考察罷御史邵宗九載滿在吏部 上爲
原宗詰佐佐遂請老去佐性嚴重守正嫉邪孤
介獨置入內直廬屏坐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
司羣坐人皆敬憚以故竟擠之家居十餘年卒
六月僉都御史魯穆卒

穆自少攻苦食淡力學篤行嘗書座右曰嚼得
菜根百事可做初爲福建僉事理冤懲墨人不
可于以私泉州有李姓者妻吳美與富烟林私
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行殺之道中吳竟適
林李宗人訴之郡及按察司皆受賂反坐十餘
年未決公一訊卽明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比
入臺請寄不行問遣並絕歷官三十餘年家無
餘貲沒不能斂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四

秋九月虜寇甘涼王驥禦却之

驥至軍中大會諸將問將校畏敵不畏軍令者
誰最甚皆曰都指揮安敬驥立縛敬斬轅門三

軍股栗遂大閱士伍養銳待虜未幾把禿亭羅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授以方畧擊敗之俘獲甚衆虜知有備引去驥以甘州兵冗徒費芻糧乃留五萬五千人戍邊餘遣還更番代上于是軍得休息民省轉輸之勞

以溫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文淵守溫州廉靖寡慾一郡大治治行浙爲第一宣宗下墾書褒之增秩二級守郡如故至是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超擢是職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五

戊午三月以魏驥爲吏部左侍郎

驥正道自持不苟從俗有進士未終制求爲考功者同官許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耶竟不與

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爲翰林侍講

王驥率諸將出塞擊虜大破之阿台朵兒只伯走死

虜酋阿台朵兒只伯復入寇驥選精驍二千授都督蔣貴戒之曰努力樹功名不勝無相見貴感奮以往虜尋又窺邊驥曰虜不大創不退使我罷于奔命謀知虜巢所在復用蔣貴爲前鋒驥與都督任禮等帥兵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夾攻虜于梧桐林虜潰走復進兵至野孤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人畜數千虜酋以數騎遠竄尋死

五月江北大水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六

淮揚被災塩課虧少上命巡撫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塩場收貯如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令竈戶上納松塩照時價給米於是米貴塩賤官得積塩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秋八月順天貢院火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多燬有司懼罪不敢言更試惟欲請葺場

屋以終事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具二說以進命下如鶴齡議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爲定西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

貴起自行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戰衣糧器械不役一人皆自齎負及臨陣當先搏戰子弟士卒蟻附而前以死向敵用是取勝但目不知書短于謀畧必聽人指揮而後能成功威派西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七

陞差虜畏服

陞柴車兵部尚書仍督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數劾將佐欺玩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淡泊自處燕會皆不與凡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能復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覆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損軀死

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賜白金文綺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

十一月以陳敬宗爲南京國子祭酒

敬宗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時關中楊鼎初發解春闈不利求入南監從敬宗卒業共爲士大夫所重如此

己未四年正月辛巳朔大祀天地於南郊

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楊士奇展墓歸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八

士奇乞休上不允命歸省墳墓差內使阮滄

護行賜璽書金幣曰卿省墓畢卽來毋久戀鄉

士士奇頓首謝

三月賜施槃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逮湖廣巡按御史陳祚下獄尋釋之

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滅絕天理亂

人倫數事上怒逮下獄論死未幾事露王廢

乃宥祚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夏四月倭大寇浙東

先是日本入貢不奉約束 宣宗諭使臣後貢
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劒毋過三千續來
貢如約束受之及源道義卒遣中官雷春平祭
嗣王遣使貢謝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
兵矯云入貢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
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卽復許貢云不爲
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滿
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夷不得間稍如約
遂許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
闕

國史紀綱

卷之七

九

疎至是大寇浙東入大嵩桃渚官庾民舍焚劫
一空驅掠少壯發塚墓束嬰兒竿上沃之沸湯
視其啼以爲樂剗孕婦視男女屠毒最慘流血
成川城野蕭條於是 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
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海
上寇盜稍息

楊士奇還京

五月黔國公沐晟率兵討思任發都督方政戰死

晟旋師至楚雄卒子斌嗣

方政與晟弟昂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
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
而死時春已半晟慮瘴發不利遂旋師至楚雄
暴卒

重修京城九門

文皇肇建北京旣作郊廟將及城池會有司未
果及是詔修九門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
役巨非徵十八萬民不可材木稱是 上遂命

中官阮安董其役取京師管卒萬餘停操而用

國史紀綱

卷之七

十

之厚其旣廩材木諸費一出公府有司不預百
姓不知而歲中告成安能奉公恤下且善經畫
云

以王質爲戶部右侍郎

質爲四川布政有廉名出巡惟蔬食不食肉蜀
人呼爲青萊王轉山東嚴覈帑藏節浮清隱儲
畜大充又使人問民瘼恤荒平賦民甚德之後
爲刑部尚書

以范理爲德安知府

楊溥子自鄉來道出江陵理爲縣令不加禮溥深重之卽薦擢爲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理也及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六月京師大水 詔求直言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一

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做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皆切時弊留中不下

加蘇州知府况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在蘇州久愈得民心歲滿當去軍民二萬餘

人叩闕乞留本深在吉安治尚寬簡未嘗任智用威民自信服尤折節下士至是亦九載滿郡人相率乞留藩憲以聞上從之與鍾俱加俸復任後鍾卒於官本深以老乞休去兩郡之民皆尸祝之

秋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命僉都御史王翱巡撫四川叅贊軍務

松藩番賊數入寇用兵不效翱至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酋感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二

悅盡邀各部落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以寧九月遣官脩倉儲水利

楊士可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民不聞

困瘠者有備故也高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

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欵又

相其地開陂塘築圩壩以備水旱民安其業歲

久弊滋豪滑侵漁穀盡倉毀水利湮廢稍遇凶

荒民無所賴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

切請擇道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

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脩復
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庶幾官有備荒之積
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 上曰此
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十月廢遼王貴烺爲庶人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降福建僉事廖謨爲府同知

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償命楊士奇欲擬因公
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言謂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三

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皆有私意償
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職爲當太后遽之
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十二月徙荆王憲於蘄州

庚申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秉心正直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識不識
皆知其爲君子俸賜分贍姻族卒之日食無百
緡後贈太保謚忠宣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彬守備南
京

隆丰姿疑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年鎮以靜定
最識大體朝廷疑隆在留都久得人心召還京
始近聲妓爲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終
莫能及

二月 帝躬耕籍田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內閣

時王振專擅欲去三楊一日謂楊士奇等曰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四

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亦年高倦勤矣後
當若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
曰不然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進可任者
報 聖恩耳振喜翌日卽薦曹鼐苗衷陳循高
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答榮發言之易榮曰彼
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能已乎一旦內降片
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
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大學士楊榮展墓歸

三月圻輔大旱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六月召鎮守甘肅兵部尚書柴車還京掌部事

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護身殿大學士楊榮卒

榮明敏疏通謀而能斷濟險解紛調停有術

文皇英武羣臣奏對少稱旨獨喜榮雖盛怒榮

一言輒霽威屢從塞運籌帷幄閣中議事衆論

或窒難行獨榮所畫無不中竅故事每歲秋內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五

閣與諸大臣錄囚楊士奇訊之未了榮片言即

決內行謹脩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

歸心焉然頗納餽遺時議少之展墓還至武林

卒贈太師謚文敏

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十二月陞廣西思恩州爲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爲

知府

瑛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諜爲楊

應能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托此而逃者也君

侯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潛由地

道出由湖湘入蜀歷滇閩至此淪落江湖垂肆

十年今老矣無能爲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

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之巡按御史

迎至藩堂僧趺坐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

獵偏實爲我也衆悚然具奏乘傳至京 朝廷

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曾事建文使往視

亮亦遲疑僧曰汝非吳亮耶不見四十年應亦

難辨我舉一事昔御便殿時食子鵝棄片肉于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六

地汝飮而食之汝寧忘之耶聞楊士奇尚在能

出一見否亮大感慟復命遂取入西內居之卒

塋西山不封不樹曾于途次賦詩曰流落西南

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

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

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嘗題

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壁間詩曰風塵一夕

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

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王漏無聲水

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曰
閱罷榜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標南來瘴嶺
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
裟新換袈裟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鴉早
晚朝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以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
軍務宦者曹吉祥監軍討思任發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王振欲立功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七

異域遠力手討議楊士奇言遠夷不足較且爲
耕守計振不聽侍講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
不窮兵于小醜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敵以安
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
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
狼以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
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
爲怯願罷兵專備北邊疏人不報遂大發兵十
五萬轉餉半天下命驥等討之驥奏舉廷臣有

才畧者太僕寺少卿李黃郎中侯璉楊寧等隨
軍贊畫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翱飭關隘練士馬選用將帥三邊宴然

大學士楊溥展墓尋還朝

四月以王佑爲工部右侍郎

佑諂事王振遂得以部郎獵超卿貳佑美而無
鬚一日振戲之曰侍郎何無鬚對曰阿父無鬚
兒子豈敢有鬚聞者共唾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八

五月戶部尚書劉中敷罷以王佐爲戶部尚書

中敷忤王振故罷而以佐代之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免以王文爲右都御史

七月丙申朔日食

八月以薛瑄爲大理寺卿

初王振問楊士奇吾鄉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
乃召爲大理寺少卿至京不見振振數問士奇
何不見薛少卿士奇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
與瑄厚令賢道意瑄曰厚德亦爲是言乎拜辭

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一日會議東門公卿見振皆拜瑄獨立振就揖之自是銜瑄

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

三殿成宴百官故事宦官不預外庭宴王振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上聞之惑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詔振由中出入振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定都北京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十九

年定都于北除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武初仁宗欲都南京復稱行在至是官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遂爲定制

右都御史吳訥致仕

訥常熟人少力學篤行兼善醫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一弟尋拜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入臺才餘年廉直自守耻爲詭隨昌詞美色風采凜然雖不察察爲明而姦貪輩自摧阻消縮至是懇乞致

仕上嘉其賢賜宴遣之歸家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忱造其廬見湫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訥素不愛繁華且厭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不德耶忱乃止

王驥進攻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

興至雲南大暑衆請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進不可緩敢阻軍者斬至金齒分兵爲三道徑搗上江上江者賊巢也夾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

係險拒守驥益率兵深入破連環七砦于沙水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賊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時維摩賊韋郎羅者偕王號驥因移軍討之以偏師抵其境聲言大軍且至賊潰散郎羅逃于安南傳檄諭之安南人函首來獻驥班師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爲國子祭酒

時勉在經筵每進講必盡誠敬異有感悟上亦傾聽聞者莫不稱善比之范純仁時祭酒缺

衆雅時勉遂用之諸生數千人時勉開導訓誨各因其才病不能醫死不能喪食不能饍者節省食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誦讀寢興有常燈光達旦咿唔之聲不絕恩義浹洽若家人父子教化大振

壬戌七年正月朔

三月賜進士劉儼等及第出身有差

論平麓川功進封蔣貴爲定西侯封王驥爲靖遠

伯陞郎中侯璉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一

命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

先是虜寇遼東出師禦之輒敗朝廷以爲憂

乃命翱督軍務得便宜從事翱以遼左法令久

弛不復知有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卽戰亦不

力及諸將迎謁責其玩寇喪師之罪命將斬之

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

月巡邊自山海抵開原增塘濬堽五里爲堡十

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汰老弱

賑貧乏偶配鰥寡遼人大悅謂邊境空虛乃因

俗立法詞訟細大皆收贖在遼數年得金穀牛

馬數十萬邊用充足孫璟者因漏閭閻戍卒隨

甲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訴

璟殺一家三人粥曰甲死以罪妻死于夫女死

于父非殺也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罪卒

爲名將

四月大旱

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二

吳中卒

中在工部多大營建經畫條理甚有心計然性

貪家藏巨萬卒贈在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璉罷

璉在吏部管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

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遣璉獨不可

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朝委任受付托一旦

皆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

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其言疏上

盡留諸大臣至是請老璉秉銓十四年名不及
蹇義然廉潔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雖
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九月始置太倉銀庫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

初 宣廟崩太后卽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
急之務急皆罷去禁中官不許差遺詔凡事必
關白幾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數年來海內休
息皆太后之力王振卽欲專擅尚畏太后及崩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三

振遂無所顧忌矣

思任發復反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率兵
討之

先是思任發竄入緬甸大軍還復出爲寇 上
謂王驥曰勞卿再行發卒轉餉三十萬人東南
騷動

十二月以徐睎爲兵部尚書

王振威權日盛睎當先趨附百計獻媚宣言不
事振者且得禍於是大臣百執事并在外方面

守令無不重賄傳振歡舉朝多以翁父稱振見
卽長跪一夕矯旨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入
門遙見都御史陳鑑王文跪燭影中少頃連喏
而起性中以爲 上在及至乃振也振向性中
索遼東輿地圖初不知所謂後數日乃知尙有
御史見振不跪振欲按圖求極惡地遣戍耳其
作威若此

襄王瞻墻來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四

以王英爲禮部左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調吏部左侍郎魏驥于南京

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時王振怙寵而驕每出
雖六卿亦欽輿避一日驥遇之崇文門不避振
街之譖于上 上御便殿召驥至問故驥慷慨
陳言臣不才具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
可惜耳 上是其言溫詞慰之驥因力求去遂
改南

二月王驥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遁去

至金齒檄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驛曰緬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五營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緬人擁衆大至驛密令貴率兵沿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又遁去不可得召班師

夏四月雷震奉天殿詔求直言

下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尋宥之

振憾瑄欲殺之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侄也妻在持不可遂誣妻毒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五

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辯其冤三駁都御史王文誥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死請廷鞠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怡然讀易不輟侍郎王偉伸救之家人又乞代死得免歸田

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從楊士奇請也

立皇太后錢氏

瓦剌大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五月陞王翱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

畿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宦者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球應詔上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願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數進儒臣講求至理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願法祖宗成規每聽朝罷進大臣于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庶權綱有歸三曰別賢否以親正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六

士願察內外之臣賢者親之不肖者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者然後可交于神明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脩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近來吏無善政民多失業宜還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考察文武官吏黜奸墨旌廉仁庶人知勸懲而吏治脩六曰慎刑罰以彰憲典近法司獄獄有奉勅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訊囚之際多觀

望以希合 聖意不能無枉一切刑獄宜從法
司所擬有不當者罪之納贖亦非古法且使貪
者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
公罪許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
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今京師營作已五六年
雖不煩民而皆役軍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侮
而赴闕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宜罷其工八曰寬
通賦以憫民窮近各處報災乞減租稅而有司
徒事虛文民不沾惠以致流徙益多宜令戶部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七

遇有報荒卽勘實量減其租安養流民使不失
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荒川連
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費費賞不可勝計今瘡
痍未瘳又遣蔣貴從事緬甸卽得思任發以歸
不過獻諸廷礫諸市而已以一通寇而驅十餘
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中乎生之仁哉宜
召貴還全億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
患北虜入貢之人歲增無減包藏禍心誠所難
測不可不預防之宜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

沿邊閱督操備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
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
以來材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
庶武備無缺而外患可彌疏入王振怒球言摠
權綱爲詆已也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脩撰
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球疏中有言
太常宜用儒臣振私人錦衣衛指揮馬順喜謂
振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與璘比
故先以言爲璘地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繫暗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八

獄中與董璘同處順一日五鼓携小校排戶而
入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
宗有靈汝何得擅殺我小校以持刀斷球頸尚
屹立順舉足仆之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包以
蒲絨衛後董璘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人
始知球死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隣因
往來九疇家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求見九疇
視其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病乎小校吐實且曰
迫于順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小人作此逆

天理事死有餘罪矣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死
球魂馮馬順子數順罪順不自安誦經禳之

七月王振枷國子祭酒李時勉於國學門

初王振每至國學司成設茗延款至時勉獨否
振銜之乃誣以細事矯旨枷時勉於監門諸生
石大用等數百人號哭闕下大用願以身代
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太后太后爲上言之
乃知振爲也卽詔赦之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二十九

儼家食二十餘年淡然自處聚徒講學方岳重
臣待以師禮沉潛理學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
云

十月徙封鄭王於懷慶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施師胡氏卒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上視學謁先師

二月進曹鼐爲翰林學士

自楊榮沒惟鼐明敏議大事多取決于鼐王振

亦曲加禮敬

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晚年耽愛其子穉有告穉過者及疑之穉
益橫無忌至以私忿殺家人被害者訴于朝
上以士奇故不忍罪付其狀于士奇令自治士
奇卒乃論穉于法帝之令士奇通達國體能持正
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
受知三朝計從言聽密謀顯諫弼益宏多當時
論相業者以士奇爲首但薦士必出其門不能
獎恬退抑奔競有攻已者卽目爲浮薄必欲斥
逐王振擅權不能匡救猶戀寵榮死而後已士
論少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

大旱遣官禱雨於獄鎮海濱

五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七月兀良哈入寇遣成國公朱勇率諸將分道出
塞擊之

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

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
出古北口由西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
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
顏又擊敗之詔加勇太保亨進討侯諒封招遠
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

命靖遠伯王驥經略延寧甘肅邊務

九月賊雲南騰衝

時有言騰衝險要控阨蠻夷宜城者 上勅楊
寧城之或曰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輒死當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一

徐計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違恤其他卽往相地
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而成因
建學舍選生徒訓農務學以變夷俗

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乙丑十年正月甲辰朔

宴來朝官布政丁鑑等于禮部

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官來朝宜勅吏部詢訪廉
能愷悌治行超卓者引赴 御前親加獎賞待
其考滿舉擢薦用上從之于是會舉丁鑑等

廉能 賜勅諭各賞衣鈔宴于禮部尋擢鑑爲
刑部左侍郎汝寧知府李敏爲應天府尹

三月賜商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倫書成

四月壬寅朔日食

召都御史陳鎰掌院事命王文出鎮陝西

鎰慈厚寬弘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崙務安輯民
信愛之每入朝必遮道送不忍舍比還父老走
數程歡迎久旱鎰禱卽雨雨久鎰禱輒霽民益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二

親戴比文代之矯其寬濟以猛民雖陽畏而陰
怨之且水旱相因邊事日作無復昔時氣象矣

五月圻輔饑遣大理寺右少卿李奎賑濟

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

先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剽掠昂帥
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斬之及擒其酋初王鎖南
奔并妻子械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十月進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

禮部右侍郎

以苗衷爲兵部右侍郎高穀爲工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并直文淵閣

以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時縉紳往賀習禮曰吾今任有司之職矣何賀爲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以內臣鎮守各省

洪武中宦官僅能識字不解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至是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官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五

義任事權凡各省鎮守并督管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鑛市泊織染等事無處無之爲害最鉅

三月降于謙爲大理寺少卿仍巡撫

于謙在梁晉久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振素銜謙無餽遺遂嫉言官劾謙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數萬赴闕乞留復命巡撫如舊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倭寇浙西

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自楊榮卒士奇以子稷堅卧不出溥惟一人當事年髦勢孤無所匡拂後進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握溥拱手受成而已溥爲人質直不尚機警每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能舍已從人篤於操行安貞履節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當幽明無愧卒贈太師謚文定丘濬云一時賢相稱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四

三楊蹉跎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旁午瀕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啟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追哉

之

八月下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于獄尋宥時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事誣直言官文章論列乃白其誣

九月以鄭瑄爲兵部尚書

自徐晞附王振部事皆振主之晞惟阿諛受成
晞死堊代之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師師巡邊

十二月召楊寧還命兵部侍郎侯璉叅贊雲南軍
務

丁卯十二年二月朔日食

國子祭酒李時勉致仕

時勉之去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商賈爲罷市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五

以蕭鎡爲國子監祭酒

以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先是謙丁父憂 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

行人汪瑋諭祭營壙事畢還朝陛見遂留京師

旣而復聞母喪 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夏五月陞王翱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習禮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議論士論宗仰

歸山十五年卒謚文淵

秋七月河決張秋榮澤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僉都御史張楷
討之

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兼棗令紡績畜
雞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
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視至其地異之以其
法下諸州縣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民需笞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六

領牧者譖于王振遂捕需下獄笞垂幾死謫戍
邊

逮南京右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

銓先督南京糧儲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
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日
宴不輟御史范霖湯永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
不法事詔徵銓詣獄銓亦請奏諸御史俱逮至
未白而銓忿得心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謫
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亦忿死獄中霖

以恤刑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馬愉卒

後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麓川思機發據孟養叛

思任發子也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十三年正月朔

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聚爲總兵率師討

思機發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七

二月朔日食

三月賜進士彭時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福建民鄧茂七反

命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僉都御史張

楷監軍事討之

先是柳葉按閩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小甲統之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建昌人鄧茂七與弟茂八

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租外例有餽遺茂七始

倡其民革之輸租遠者又令田主自運田主訴

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攝之茂七拒捕殺

弓兵縣聞于上調官兵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

殆盡懼討遂刑白馬軟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

民皆聚衆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劫上杭據杉

關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掠庫藏御史下宣發

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寧

塞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殺使者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八

僭稱王署官職其勢益熾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

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時閩浙廣東寇盜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

境慮有侵軼朝廷命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

當賊衝增修城垣立柵以斷要路團練鄉兵

賊入境輒擊斬之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寧益鎮

以簡靜暇則遍歷諸郡崇獎學校詢求民瘼遠

近咸服

七月都督陳詔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死

八月以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輅爲巡撫

十月封宣府總兵楊洪爲昌平伯

洪起行伍有機變然虜與中國和好未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多不過百餘騎洪用詭道掩殺實未嘗對壘取勝也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三十九

十一月王驥等破思機發于孟養塞思機發遁

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都指揮洛宜程亨等亦戰死思機發竟遁去大軍踰孟養至孟那而還

副總兵陳榮進兵攻邵茂七戰敗死之

十二月命都督徐恭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

督軍務帥師討葉宗留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朔

以寧陽侯陳懋爲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珪平江伯陳豫爲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帥師討邵茂七

邵茂七寇建寧左叅政張瑛戰敗死之

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邵茂七寇延平張楷劉聚擊敗之茂七死

茂七率衆攻延平楷以江浙南京軍伏三面而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四十

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挑戰賊蜂擁而前伏起合擊大破之茂七中流矢死餘黨復推邵茂七兒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楷等攻之先遣選精兵二千伏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據之比旦賊視營兵少果出寨攻我軍山後軍已入其寨賊失巢穴因奔散

貴州苗反命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

督方瑛率兵討之

先是麓川之後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興王

驥主之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將士多死
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道路不通
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師歸所至入廕
泣陳苗害皆曰吾征麓川寇不受命殺苗也去
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
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
東南騷動矣至是乃命璉等討之

進工部侍郎周忱爲戶部尚書仍舊巡撫

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國史紀聞

卷之七

甲十一

雍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一年遂有是擢時年
方二十有八曉暢民情諳練吏治釐姦布惠恩
威大著

浙江僉事陶成招葉宗留降之

時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
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爲計成請招
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
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
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徐恭討浙賊敗績

四月王驥擒苗叟富檻送京師伏誅召驥還

叟富僭稱剡天王以驥爲平蠻將軍討之至是
獲之送京師伏誅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六月南京宮殿災

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卒

寧陽侯陳懋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

懋等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復熾

國史紀聞

卷之七

甲十二

懋等仍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
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
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
孫勇而健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
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
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
遂進兵沙縣破貢川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
兵解汀州之圍八閩遂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

時殘寇羅丕復起希璉調兵討之知賊黨迫脇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能自新吾當上請寬若罪不然吾將殄滅之無有遺乃已爾無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

秋七月癸亥入南斗

時侍講徐埏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四十三

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孥南歸

虜也先大舉入寇王振奉 上親征

八月我師敗於土木 上北狩

先是通使往來虜中以好語啗虜也先因爲其子求婚公主通使謾應之曰爲若請 上已許

矣也先大喜是年春遣人貢馬爲納聘也 朝

廷不知答詔無許矧意王振又減其賞賜馬值

也是媿忿遂大舉入寇塞外城堡所至陷沒乃

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之邊

報狎至王振遂勸 上親征命 郕王居守英

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率官軍五十萬人從戶

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

扈行吏部尚書王直率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十

七日 車駕發京師出居庸過懷柔至宣府連

日風雨人情洶洶井源等敗報踵至王佐鄺埜

請回 鑾不許欽天監正彭德清片振曰象緯

示警不可復前倘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

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王上係天

國史紀聞

卷之七

四十四

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若有此亦天命也會

暮有黑雲壓營雷雨大作振惡之又聞前軍西

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忠

官郭敬密言於振曰虜勢猖獗若此決不可前

振始令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請車駕從紫荆

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迫且及遣

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冒入鵝兒嶺虜

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駕至上木日尚未晡

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

餘輒未至留待之鄺莖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莖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掖鄺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人馬渴甚次日八月望將啟行虜已逼不敢動虜見我兵不動乃佯退遣使持書求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下令移營南行未三里虜復至四面攻圍我師行伍大亂爭先奔走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砍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蹈藉死者蔽野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蟬上與親兵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王振爲亂兵所殺張輔王佐鄺莖曹鼐張益等數百人皆死其倖免者蓬首赤身踰山墮谷連日饑渴始得達關兵甲輜重無算盡爲虜所得後二日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金珠綺錦詣也先嘗請還車駕

八月太后命 鄺王攝政立 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太后集百官闕下命鄺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時議洶洶可行且仰真旦日乃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方二歲鄺王輔之

夷王振族籍其家錦衣衛指揮馬順伏誅

鄺王臨午門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王倉卒未有處分百官憤言振罪惡滔天陷上虞庭傾危宗社若不速正典刑誅其族黨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傳旨籍振家馬順叱百官使退給事中王瑄憤起捽順首曰馬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敢廷辱羣臣于是衆爭毆之揪蹈分裂頃刻而死血洒殿廷復索振所親信王毛二長隨廷中喧嘩班行雜亂王疑懼起欲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掖止之請命衛士擊殺二長隨謝衆怒且諭羣臣順罪應死擊死勿論振當赤族行奏

太后加誅衆乃定朝退王直謝于謙曰今日賴公鎮定若百王直何能爲王命陳鎰籍振家橐

宅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磔振侄王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黨彭清陳宦等并伏誅

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叅將石亨下獄

上困于土木或勸洪急發兵衝虜圍洪閉門不出故逮亨亦以不救駕并下獄

上出塞

國史紀聞

卷之七

聖主

上陷虜中惟校尉袁彬隨侍也先欲謀爲逆一夕雷震所乘馬死也先懼其弟伯顏帖木兒又力勸之乃止也先奉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賄至卽歸駕郭登閉門不納 上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哭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上曰虜欲歸我情僞難側宜嚴爲備安等括公私萬餘金饋虜請還 車駕虜笑不應初虜來

索賄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乃約壯士七十人與之盟令劫虜營奪駕還會有阻者事不果虜竟擁 上去出塞至黑松林也先營也先進酒令其妻妾歌舞娛 上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兩營相去十餘里伯顏帖木兒事 上甚恭謹也先出獵又以所獲來獻廣賦黃蕭養反攻廣州副總兵王清赴援戰敗死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聖主

蕭養南海人眇一目有智數坐強盜繫獄所臥竹床忽生葉同禁者曰此祥瑞也因謀不軌與四十九人越獄出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圍郡城官軍禦之輒敗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近清舟伏兵忽躍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呼城中降清罵賊遂遇害蕭養僭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官授僞官百餘人

以金濂爲戶部尚書

九月邨王卽 皇帝位遙尊 帝爲 太上皇

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

踐阼理萬幾 邨王年長宜嗣正統時議亦以

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彌禍亂於是

武宗卽位 邨王遂卽位

明年爲景泰元年

以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升直內閣

遷陳循爲戶部尚書尚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

商輅彭時並進侍讀

國史紀聞

卷之七

聖九

以邨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

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理副

余儼爲僉都御史

出湯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

遷薛瑄爲大理寺丞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

守居庸紫荆關

冬十月也先寇大同破紫荆關都御史孫祥走死

先是遣都指揮李鐸至虜營起居 上皇也先

亦遣使請和還車駕詞甚慢悖朝議未決于謙

曰獨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乎遂上言虜賊不

道氣滿志得恐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爲計邇者

各營精銳盡簡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亟

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令悉隸神機營操

練又仍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調芻糧傳檄邊鎮

虜至或擊其前或襲其後使虜首尾自顧不暇

必狼狽歸 上悉從之經畫粗定而虜果入寇

經大同郭登登城謂曰賴天地 祖宗之靈中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五十

國有主矣虜知有備不敢攻遂由廣昌破紫荆

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以舉人練綱爲監察御史

綱先上言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將效金人

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

求如种帥道李綱其人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

授以方畧俟虜深入乃奮擊之又勅邊將勒兵

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于武備且請

南遷以圖偷安者卽爲奸臣宜卽加誅以爲衆

戒上悅遂有是擢

召邊兵入援

虜勢漸迫尚書呂至夏瑄請召邊兵入捍京城
內侍太監乃召遠東宣府各邊精兵入援時邊
臣等聞言皆爲危又見調兵赴關人心皇皇紛
然至是薛御史羅亨信伏劾坐當門下令曰出
城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
設策昇禦營將士誓死以守

也先犯京師焚三陵于謙石亨等禦却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五十一

虜薄近郊京師戒嚴侍讀徐理言天命已去倡
議南遷于謙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
百官百姓公私積聚皆在一動則大勢盡去宋
家南渡之事可鑒矣因請斬言遷都者太監金
英亦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言
南遷者上命必誅之於是衆心稍定謙又奏
盡移郭外人民入城令虜所過堅壁勿與戰急
敵官軍通州糧百萬盡入都城壩上諸處尚有
官軍萬悉遣人焚之或請奏報謙曰寇在目

前稍緩使爲敵資耳上命謙及石亨營城北

都督孫鏐都部侍郎江淵營城西待虜釋王通

爲都督置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

城先是薛瑄上疏于石亨與戰殺傷相當也先

遣使通人言議重且索金帛萬萬計廷議不能

決問于謙謙曰吾知有軍他非所敢聞乃以通

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

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上皇密謂復

等曰彼無善意宜急還二人歸虜益四面剽掠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五十二

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于謙督軍出德勝
門與戰發大炮擊虜死者無數石亨單騎挺刃
突入虜陣殺數人亨侄石彪持斧佐之諸軍踴
躍呼聲振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
而南亨追至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鏐與虜戰
城西小却諸將不相援鏐急叩門求入給事中
石亨督軍西城鏐言鏐小失利卽開門納
鏐虜皆採人心益危宜趣鏐戰上立詔鏐還
戰信從城上鼓譟發給暇佐鏐虜乃退陳循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事五

下榜數道諭回達番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
萬金爵國公也先疑懼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
月既望也先遂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
上
皇出紫荆石亨追敗于清風店楊洪范廣擊殘
虜于固安盡殲之大同守將郭登聞京師被圍
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
馳奏畧曰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流連內地爲
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庭京兵
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曾
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
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虜已退優詔荅之
分遣大臣鎮守邊關副都御史沈固守大同尚書
石璞守寧府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副都御史羅
通守山西副都御史朱鑑守鴈門都督王通守天
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
以何文淵爲吏部尚書
以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
命兵部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爲副總兵

討貴州苗

十一月京師解嚴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城者給事中葉盛上言
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
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
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
寢郊社田里生靈何安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
便從之

論禦虜功封石亨爲武清伯楊洪進昌平侯加于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事十四

謙少保總督軍務石彪都督僉事餘陞賞有差
時以諸將士退虜保都城功在社稷陞賞頗溢
侍講劉定之上言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
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
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爵通侯謙陞一品
豈不怠忠義之心乎宜使亨等但居舊職以崇
廉耻羅通亦言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斬虜幾何
乃陞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
性命忌能憎言于謙 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

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上不許以都督董興爲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

廣賊黃蕭養

命金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信民初爲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于民及是聞信民至民大喜信民發粟賑濟歸者益衆賊黨漸散

十二月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翺禦却之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五十五

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爲皇

太后立妃汪氏爲皇后

都御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葉宗留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沒楷以撫賊班師

賊復爲亂故罷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九疇先以禮科給事中出爲運司同知節儉嚴肅無毫髮私吏胥豪勢凜凜不敢肆丁內艱

場數千人叩闕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有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至是陞副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初令京府寄牧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永樂中始以官茶易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騎操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遂爲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

國史紀聞

卷之七

五十六

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免徭役而陪補甚苦圻輔之民始困

國史紀聞卷之七終

國史紀聞卷之八

巡按江甯監察御史沁水

張道濬訂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張道濬訂

臣徐揚先較

臣徐揚先較

庚午是歲三月 上皇在塞北

上皇在塞北大臣往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

請建官 上謂必能識 太上皇帝者始可行

事遂寢

官者雖有罪下獄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一

時增博龍騎總都給事中林聰率科道上疏暴

其罪狀曰 奉邪趨媚若往年之事王振不急

治之而致禍 上命建增下獄尋釋之

內閣書院

命建增下獄尋釋之

制人性廉介清修苦節初為浙江按察使四時

一節飽蔬食不置古者經過留飯惟一肉或殺

雞人覺其日相廉使殺雞為客大破費下外艱

歸至是乃起為巡撫

慶寇大同郭登發之

初虜既退登上言虜雖回離邊不遠傳報

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

事雖本信情亦可疑推之開誠待下側席求賢擴

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

收天下之望又傳虜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

不可輕戰又疏曰今日之計可養銳不可浪戰

可用智不可鬪勇此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來

易真保一帶皆當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二

營以逸待勞以上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

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至是虜入大同

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

二鼓虜營十一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

言虜眾我寡若全軍而還登曰今去城百里

一退入馬賊以鐵騎來追鐵騎即被劍起

日收言退者斬薄虜營天漸明虜以數百騎

迎戰登躍馬先馳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諸軍乘

之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拷佬山斬虜

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

令生員納粟上馬人監

天城衛吏賈斌進忠義集

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

宋徽宗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 太上皇失位

去國亦由此輩今 皇上肇登寶位宜法 高

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經宸斷關人事備歷

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

知治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

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

義集伏乞用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

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

胡漢復奏斌言雖足採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

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

離役發回原衛

閏正月京師烈風晝晦

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

尋召還

二月進苗衷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劉球爲翰林學士諡忠愍

以兵部右侍郎兼總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

以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兼贊浙江軍務

封郭登爲侯襲伯

初開經筵

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內閣陳循苗衷高穀同

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四

酒蕭鑑侍讀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經筵官進

講每講畢命中官撒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

爲恩典時高穀年陸拾餘俯仰不便無所得他

講官常拾以貽之識者病其褻嫫

三月虜奉 上皇至大同分道入寇

虜入蕎麥川偏頭關都督杜忠擊敗之復奉車

駕至大同大掠薊朔分寇宣府諸城而去宣府

遊擊楊俊上言也先妻孥輜重在哈刺莽去宣

府僅數百里健兵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各邊宿

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量留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謀勇將官統率西附代州東附永平結營操練更選京營騎兵令大臣統率至宣大會合邊兵列營堅守爲正兵其永平兵赴開石代州兵赴偏頭關沿邊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領必可得志虜或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五

奇兵夾攻立致摧敗此實成功取勝之機夫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猶有甚于今日者事下兵部議于謙言與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如楊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由間道乘虛四散剽掠是自散守備非萬全計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

謀撩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 上從謙議

致仕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卒

喜寧伏誅

宦者喜寧本胡種從 上皇北征土木之變遂降虜以中國虛實告之虜前後入塞犯京城索賂皆寧爲畫計 上皇謂不誅寧還未有期乃與袁彬謀遣寧傳命入京令卒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叅將楊俊出磐出書與俊因抱寧大呼遂縛寧送京師誅之自寧誅虜失嚮導稍稍厭兵矣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六

四月董興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

興率兵討廣寇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軾曰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舟千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

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破此寇猶摧朽耳典從之率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後封典海寧伯

大同叅將請遣使赴虜議和不許

許貴奏言虜欲求和宜遣使報之以紓邊患下兵部議于謙言襲遣李鐸岳謙往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王榮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七

國與虜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欲非分之求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宋澶淵之役契丹屢爲中國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常歲輸銀幣三十萬迨徽欽北狩岳飛輩屢敗金師及秦檜一主和議既割土以與之又輸幣以賂之甚則降去尊號含垢忍耻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援古證今和義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

之計莫若選將練兵相機戰守虜議請詐和議必不可恃遂止

虜人關門關

時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五路以楊俊統之以都督劉安率兵五千巡守各城

五月虜入河曲圍代州

虜酋阿剌遣使貢馬請和不許

虜酋阿剌遣人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廷議遣太常少卿許彬譯虜使情僞彬言虜果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八

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召陳循等至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上皇誓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剌緩其詐謀上曰善乃厚賜虜使勅諭阿剌言也先違天犯順誦詐反覆聚衆塞上意在脇挾義不可從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戰死之

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攻武義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却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火起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胡大海廟廕六子

立團營

于謙以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不相統攝每遇調遣選摘奏撥號令不同將士素不相識難以赴敵乃議選三大營馬步軍一十五萬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九

分爲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常令操練以備調用卽于三大營總兵內選二人爲提督團營總兵官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

英豪俊豁達不屑曲檢然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善不相援引云

都督楊俊論死尋宥之

俊先守獨石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及守宣府又以私怒杖殺都指揮

陶忠既至廷臣交劾其罪論死繫獄尋釋之降都督僉事

侯璉破貴州苗加璉兵部尚書

貴州新添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困已久城中食盡皆定國尤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副總兵田禮以兵來會盡解諸衛之圍克隆里魏城柴塘諸寨道路始通 上加璉官尚書

城固原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十

六月丙戌虜奉 上皇復入大同

虜酋阿剌遣使請和以李實爲禮部侍郎羅綺爲大理少卿使虜

也先使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赴京請和羣臣請奉迎 上皇不報次日 上御文華殿諭大臣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故與虜絕而卿等屢以爲言何也王直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乞遣使勿貽異日悔 上不悅曰朕本無意大位若曹共贊成之今奈何

異議于謙對曰人位已定孰敢他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意始釋從謙言上起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劄劄而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其人乎衆未荅王直頗赤鴈聲曰是何言臣皆王臣惟皇上使敢弗行乎安語塞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上命興安傳旨欲遣使虜中如何對曰實雖才識不周朝廷多事之秋安敢愛死諒亦不辱君命興安復命遂陞實禮部右侍郎爲正使羅綺右少卿爲副使使虜中勅書既下止言報禮不及迎復實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詎曰爾奉簡書行乎他何與實遂與虜使偕行七月中至虜營反覆辯析也先意屈引見上皇居皮帳席地而寢惟素彬一人侍上皇曰我當日非爲遊畋而出乃爲天下生靈計不意被留在此實王振革所陷因問聖母及上安否泣然泣下又問舊臣數人曰在此踰年始得見卿實曰陛下昔日錦衣玉食今服食粗惡若此因極言

陛下寵信王振太過以致傾危國家有今日蒙塵之禍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亦朕不能獨好海河及矣實等便欲迎上皇還也先曰勅書內只言講和未言迎駕上皇在此又不問人留之無用我終還之但求十載美名耳然必須大臣來迎乃可因與實等約以八月初旬爲期過此不至卽來擾邊實等辭上皇將還上皇袖出書三封令實齎還上太后并上再三叮嚀迎復曰我得還願守祖宗陵寢不然卽爲匹夫亦勝在窮廬也實受命與虜使右丞把禿偕還普化可汗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使虜普化可汗遣使皮馬黑麻來議和文武大臣懼虜詐莫敢往報楊善慨然請行或爲善危善曰上皇在虜廷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人臣効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高穀壯之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乃以榮爲工部右侍郎

副善借虜使往胡濙言 上皇蒙塵已久宜卽
附善等進服食不報

本實還請迎 上皇不許

實遇楊善趙榮於懷來以虜情告之俾善爲辭
全始終實等至京 上問也先何言實悉陳前
說致 上皇旨且言虜欲還 上皇意真宜卽
遣使 上曰俟楊善至議之虜使把禿奏求迎
駕大臣 上不許王直胡濙等上言往者普化
阿刺遣人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五
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不聽
下大臣議李實復奏言也先與臣期約迎 上
皇臣言歸朝請旨未敢擅定也先言正使卽未
遣須先遣人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
令諸小酋收還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
郊芻牧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召對詳述虜情
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伏望俯從羣言別遣材
智大臣往迎 上皇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
彼無詞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趙趙過期失

約彼此相疑和議不成則 上皇終不可入平

戈終不得息邊鄙終不得寧疏入復下大臣再
議遂遣虜使把禿等還與也先勅言送還 上

皇果出誠心卽令楊善等奉迎還京竟不遣使

御史畢鸞等翰林檢討邢讓皆上疏爭之不報

元良哈寇山西鎮守山西副都御史羅通鎮守鴈

門副都御史朱鑑禦却之

八月楊善趙榮奉 上皇還

楊善等至虜營也先甚喜卽許送 上皇還其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五

下有欲拘留使臣俟再遣使至乃還 上皇者

也先曰吾業已許之若此則失信于中國矣因

問善曰 上皇還乃復位否善曰天位已定難

再更矣也先曰堯舜當日如何善曰堯讓位于

舜今日兄讓位于弟事正相同其平章昂克問

善以何物贖 帝善曰太師此舉萬代瞻仰豈

謂利乎也先曰都御史言是吾只欲垂名後世

耳次日也先設宴餞 上皇自彈琵琶妻妾奉

酒善等侍立也先曰都御史坐善曰雖居草野

不敢失君臣體也先稱羨 上皇發虜中也先
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率兵護送至
野狐嶺痛哭別去仍令五百騎送至京師

下千戶襲遂繫於獄

上皇已入塞朝廷所以虜情多詐爲疑禮部議
奉迎禮亦定榮授官于學士高穀大略謂 上
皇之出非遣賊無益爲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
駕崩無不踴躍期人心未厭 上皇也奉迎禮
當從厚 上上宜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否則貽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十五

談者史穀稱其書入朝以示廷臣王直曰此所
謂禮失而求之野胡濫欲封進感動 上心王
文口匿名文書不得言遂止于是給事中葉盛
程信林聰等上疏白其事請按問 上詰大臣
皆從何得皆云得自高穀穀云得之道路榮恐
累殺遂詣闕自言書本出自臣手與感動無它
賜耳死無悔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遣商輅迎 上皇於居庸關

上皇至懷來百官集闕下議奉迎儀王文忽厲

聲曰來就以爲來耶黠虜豈足信彼不索金帛
必索土地患方大耳衆素畏文皆相顧莫敢發
一言既退胡濙曰一人言安足從卒具儀注上
之請備法駕迎安定門外 上傳旨虜不可信
遠迎恐貽虜計 上皇入京朕迎東安門百官
從朕勿紛更遣商輅迎 上皇于居庸關 上
皇勞輅曰朕還京願居閒卿爲朕草書致 上
且諭百官勿郊迎

上皇至京入居南宮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十六

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上皇荅
拜相持而泣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
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朝見 上皇曰
朕辱國喪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羣臣乎不允陞
賞凡刺使者有差

內閣苗衷致仕

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命保定伯梁瑤右都御史王來率師征湖貴苗寇
侯璉卒後苗勢愈熾王驥不能定奏言久在南

喬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琦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遼虜來降者安置河間東昌間生養蕃息貽悞不馴也先人寇之時來機煽動幾至變亂至是上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征苗寇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年積患一旦頓消

石亨楊洪分道巡邊

鎮守雲南兵部尚書侯璉卒
璉方督諸軍搜剿殘賊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卒歸普定卒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七

九月改江淵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

冬十月改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以副都御史羅通協贊京營軍務

封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為撫寧伯

普化可汗也先遣使貢馬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並

致仕

驥入賀至京陳循驥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

冢宰然未嘗言朝顧少待之事在吾輩而已驥

不悅曰君為臣當為天下進賢不得私一座主邪有誤色驥謂人曰循初國大臣乃以朝廷事為已私事安得善終敬宗初以九載考績入京上振素慕敬宗欲一見之托周忱道意敬宗曰余奉為人師而干謁闕宦他日無以見諸生周知不可動謂振曰陳祭酒善書若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必報謝振然之遣人致緣段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為祭酒十八年不遷士大夫益高其風節至是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十八

與驥并乞休去

以沐麟為都督同知鎮守雲南

十二月禮部尚書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

皇於延安門不許

荆憲王請朝 上皇不許

革提學憲臣

辛未二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僉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竑先除奸猾略無寬假食吏聞風遁去閭閻豪

不知其母敢犯法一時吏民畏如神明

二月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寺卿

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居竄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反瑄抗章辯之獲免時金英使南京還日傾城出餞獨瑄不至英謂人曰南京好官獨薛卿一人耳御史劉孜言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之儒不宜置之閑遠乞召入館閣講學輔導必有裨益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十九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

文曜媚附于謙每待漏必附謙耳語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曜吏部時又有兵部侍郎王偉謙所薦也偉適伺謙過密奏之上任謙方專召人以偉奏授謙出偉問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過君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偉惶愧

翰林學士周叙請羣臣面陳政務不報

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

朝臨御大班旣退百官卽于午門次第輪對君

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

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

立在傍於是輔弼近侍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

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論對庶得

吐露肝膽而事機不泄于外疏入不報先是

上皇北狩敘在南宮貽王竑書曰昔在先朝

嘗仰望東里先生然跡其舉錯究其底裏士大

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二十

如始竊思三楊輔治之初一幾也不深思遠慮身任其責惟陽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日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久遠之謀失今不圖嗟臍何及竑服其言

三月賜進士柯潛等及第出身有差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命書座右

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儆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折貴近振士風結民

心大略言朝政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
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略臣以爲
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
正其本爲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
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
外院而給事中李侃以災異上疏謂賢言忠宜
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
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
事殆欲下淚也時上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

豆金錢撒地令官人宦侍爭拾爲開笑編修楊
守陳賦銀豆謠甚有規諷未及上京師傳之

都御史王來討平湖廣苗寇

來至湖廣沅州考圖定策勉諸將以忠義以官
軍九萬八千分爲五道督之前進至貴州重安
江賊首韋同烈聚衆八萬據江拒敵連戰大破
之斬首三千餘級官軍與苗人旗幟雜出賊勢
窮蹙奔遁相蹈籍溺死者甚衆乘勝長驅搗其
巢穴韋同烈與僞帥紀歌兒走香爐山山壁立

千仞來四面圍之絕其糧道賊大窘生擒韋同
烈等械送京師餘黨數萬并東西苗蟲悉撫寧
之

江淮饑

徐淮諸郡大饑死亡不可勝計王竑經畫救濟
至忘寢食發官廩及勸富人輸粟賑之盡竭獨
廣運倉所儲尚富然有內臣及戶曹主之竑欲
先發後聞主者不可竑曰民窮至此吾恐相煽
爲盜貽憂朝廷若不亟發卽有變吾當以爾謝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五

衆怒而後請罪于朝主者不敢阻乃大發以賑
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給以糧病者
醫死者葬鬻者贖還前後全活二百二十九萬
餘人民大安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先
是初上聞報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
竑奏大喜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關中饑遣左都御史陳鑑賑之

五月命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冬十月浙江福建盜平進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

守閩浙

原貞於浙奏立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縣福建立永安壽寧二縣地方以寧

巡撫江南工部尚書周忱致仕

忱字量恢弘才識通敏每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張弛有善謀者雖卑賤破去崖岸開心咨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三

訪性尤機警錢穀巨萬一屈指無遺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嘗議事入京道遇中官勅辦膠萬餘觔促還治忱不應至京上言京庫貯牛皮歲久腐朽請出煎膠歸市皮還庫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水磨盈非連歲月不可乃沃以錫旬日畢辦應事之敏類如此初至蘇松運賦七百九十萬踰年盡完羨米充溢每歲凶卽發以賑及一切織造軍需修葺供應之費皆取給焉民不知

役官不科歛至問報饋遺亦取之此客遊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歡心在江南二十二年人戴之如父母前後理財者皆莫能及

以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時詔議備邊長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中國長策惟有戰車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四

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之城內藏軍馬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虜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邊備長策莫善於此遂陞兵部右侍郎

廷杖中書舍人何觀

觀奏言大臣王直胡濙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不宜在左右及言北虜來朝宜驅置於南方下

升道有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
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罪林聰葉盛皆勸玉
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
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
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王振馬順爲恨
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
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君亦言官獨不爲他
日地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 上詔令錦衣
衛杖觀調外任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十五

十一月命昌平侯楊洪總兵鎮守宣府僉都御史
李秉總督邊儲叅贊宣府軍務
十二月進陳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東
閣大學士
以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國子祭酒蕭鉉並兼翰林
學士並直內閣
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朝賀 上皇萬壽節於
延安門不許
改禮部尚書楊寧爲南京刑部尚書

壬申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以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

先是陳鑑與王文更出鎮陝西至是文當出代
鑑不欲行諷諸御史奏留內臺乃以九疇出鎮
陝西疇至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巡撫多部
寺司堂上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按察亦不
肯受約束疇奏得徑下又邊將請增臨洮諸衛
戍兵下疇議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
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
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不然徒充食耳竟不增
戍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十六

河決沙灣命王文行視河道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遣使獻捷

也先勢強盛欲爲可汗數攻普化至是大破普
化衆普化率十餘騎遁去也先盡收其妻妾人
畜遣使獻良馬二疋奏捷命宴其使賜紗幣
進內閣江淵吏部左侍郎蕭鉉戶部右侍郎召左
都御史王翱掌院事

朝在邊左數年虜入塞輒敗之威名大著邊境寧謐至是召還

三月彭時復為翰林侍讀

時求終繼母喪忤旨故起復不得入內閣

有星孛於畢

命右僉都御史李秉叅贊宣府軍務

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軍民耕種秋成償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七

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我赤子爲夷人也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上嘉之

夏四月命都督孫安鎮守獨石以葉盛爲山西叅

政協贊軍務

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略仍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利害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

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丁官凡軍中買馬置器勞功恤貧諸費皆取給于是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歡給

置東宮官

胡濙王直爲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爲太子太傅王文何文淵爲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寧蕭鐵爲太子少師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八

學士

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

上欲易太子恐大臣不從先以利啗內閣人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等遂有逢迎意時有廣西都指揮黃宏者思明土知府瑯庶兄也瑯老子鈞襲宏謀奪嫡令其子糾心腹卒數千夜入府殺瑯父子滅其家宏時守潯州佯不知聞報驚哭仆地急捕賊瑯遇害時有僕福童藏屏處

識弘子并識其左右走誚憲司總兵武毅聞于
朝瑛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千戶袁洪走京師
上奏請易太子疏曰往年 上皇陷虜庭寇至
都門幾危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踰二
年 皇儲未建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
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叙
之倫恐事機叵測及覆靡常語曰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萬一 日翼長養權勢轉侈委愛子于他
人寄空首于大喪階除之下變為寇讐肘腋之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十九

間自相殘虐 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早定大
計以 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 上大喜
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陛下廷臣會議王直于謙
等如領莫敢發言久之司禮監太監與安厲聲
曰此事不可已如以為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
尾片兩端草臣皆唯唯署議惟王直持筆有難
色陳循從史之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于是
胡濙等一言又有天下必傳于子 陛下膺大
明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玄奏是

嗣日可達直見濟為 皇太子更封 皇太子

見深為沂王廢 汪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

皇后大赦天下先 日陳儀仗奉天門有顛男

子執挺直入擊香亭大呼口先打東方甲乙木

諸內使急縛之下詔下錦衣獄先是 上欲易

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二日東官生日也英叩

頭曰東官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默然蓋

其所言謂 上皇長子也

陞黃珙為都督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十

命李賢姚夔等巡行天下考察庶官

秋七月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

時蠻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

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翱

總督軍務總兵以下悉聽節制事權始一蠻聞

翔來大懼閉至略兵威惟誠禦侮蠻酋信服寇

盜悉平

罷兩廣守將董興武毅以副總兵翁信陳旺代之

罷四川巡撫李匡以提督松番兵備侍郎羅綺及

總兵都督徐海整飭四川邊務

王一寧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通

殺御用監少監阮浪

浪侍上皇南宮其下王堯飲錦衣指揮盧忠

家忠見其佩刀非常制知爲上皇所賜遂醉

以酒解之上變告南宮欲復皇儲令浪以

佩刀遺忠求外應堯與浪義子趙縉皆磔死浪

入詔獄炮烙煅煉苦楚備至卒死獄中上旣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七

殺浪猶窮治不已忠慮禍請卜者全寅筮之寅

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

狂爲風狀學士商輅力言盧忠狂妄不可信傷

骨肉情後竟誅忠乃已

八月癸惑晝見

命副都御史年富巡撫大同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冬十月以王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

閣

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內閣嘗私以語

高穀穀亦忌陳循寵任思間之乃疏請增閣臣

上令內閣自推舉循舉蕭維禎穀舉文奏上果

用文

召征苗總督都御史王來還京

改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

時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

往來多窒碍難行故改爲巡撫都御史國初歲

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災重患乃遣廷臣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七

行視謂之巡撫迄事而止無定員也宣德中以

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命官更代巡撫不復

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

隅徧置巡撫官矣

也先請通使不許

也先遣人貢馬請通使往來下兵部議于謙言

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爲悖逆當肅

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預議上曰正

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釁幾危社稷勿遣使時也

先使每至京幾千人出入驕恣毀守衛掠人財物至故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相向通事都督呂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使貞在朝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奸故惡貪功磨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束結朶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癸未客星見冥鬼

癸酉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

吏部尚書何文淵罷以王勦爲吏部尚書

御史練綱等交章劾文淵專權鬻爵選用非人侍郎項文曜陰險奸邪比之文淵情罪更甚請下法司治罪遂罷文淵 上命舉稱任者綱等言王翺嚴公峭直年富學履端方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惟 陛下擇而用之於是召翺爲吏部尚書翺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改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

時有旨買羊角爲上供燈九疇上疏曰昔宋神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母乃類是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乞停罷 上遂止

三月左遷吏科都給事中林聰爲國子監學正

聰抗直敢言屢劾權要諸大臣多不悅又將論王文而先泄文欲中傷之會聰甥選教官聰爲求善地文選出其子書文嫉御史王溥劾之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論死廷臣附會無敢違者胡濙謂文曰給事七品官也而擬大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

臣囑託公事也而擬選官二者于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遂拂衣出曰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爲之遂罷濙歸臥病不朝數日 上使太監興安問疾濙曰老臣無疾前者議事驚悸不安爾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驚悸也安以聞詔原聰

右都御史洪英致仕

英考察浙江官吏秉公直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誹毀朝廷不察勒令致仕人多惜之

以軒輓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

夏五月歲星晝見

王文愛去尋起復

增定各省鄉試取士額

順天應天先一百名今各增三千五百名浙江福

建先六十名江西先六十五名湖廣先五十五

名河南先五十名山東先四十五名今各增三

十名廣東先五十名四川先四十五名陝西山

西先四十名廣西先三十名今各增二十五名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

雲南先二十名今增十名

六月詔求直言

秋七月也先弑其主普化可汗自立

也先攻敗普化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

普化也先遂盡殺故頭目苗裔自立爲田盛可

汗

八月召大同總兵郭登還朝

登初至大同上可戰者不滿數百馬僅百餘匹

堡馬蕭條甲兵朽鈍登修城繕兵撫循士卒弔

死問傷衆皆感奮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

數萬人又以已意設爲擺地龍飛天網鑿深塹

漫上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人聞中令人發

其機自相撞擊頃刻十餘里皆陷鎮守內臣陳

公忌之會姚都指揮發陳奸賊二十事陳益疑

登巡撫沈固言鎮守不和乞更調上乃詔陳

還諭登留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

廉有爲者相與共事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

心安逸官無廉恥故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

有夷狄之禍又曰虜雖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

或淪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

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措

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旣退欲大興

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未

幾病召還京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練團營軍士

林見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

其操練無法朝議遂以委林林旣受命乃以軒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七

韓破蚩尤陣法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于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居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自此隊伍始整其法後莫

能易

宦者阮安卒

安交趾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營建修北京城池宮殿并諸司廨宇大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佐公費不私一毫

九月以薛瑄為大理卿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鎰致仕卒

以蕭維禎羅通為左右都御史

冬十月也先遣使入貢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八

也先遣使貢馬自稱大元田盛可汗上以書示禮官會議答書吏科給事林聰徐正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從其稱長縱逆賊乞賜勅曉以禍福如稔惡不悛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亦言也先弑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從其偽稱是與其弑主也答書宜仍稱兀剌太師否則絕其使與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

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為兀刺可汗稍示羈縻禮部郎中章綸又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為夷狄酋長之常稱在夷狄則為帝號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因而稱之不宜給事中盧祥李鈞路壁等亦以為不便欲仍稱太師上曰也先雖鴛鴦亦能恭順朝廷宜如議稱兀刺可汗也先弟賽因字羅魯王諸酋亦遣人貢馬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為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朝通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三九

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十月以徐有貞為左僉都御史治張秋河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而決濟汶諸水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石璞王永和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命廷臣舉可治水者以有貞名上遂用之有貞即理以倡南遷議為金英所鄙不得進用乃賄結陳循循教以更名無使內家知庶朝廷忘前議薦可允乃更今名

命右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遼東

十二月兀刺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大學士江淵撫安山東河南

二月恒陰

王竑上疏言去年正月山東河南及徐淮之境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泮沒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四十一

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慙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奸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又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邪正莫逃天鑑矣 上嘉納之

詔求直言

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言往者 上皇被留虜庭 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鑾輿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卑

未復虜轡未報爲言 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徵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 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于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伏觀 上皇卽位之初冊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 皇上於東廡上皇友愛如此伏望篤親親之恩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義通於神

明災可彌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

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上有公天

下之心蓋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

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

北征亦爲此天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

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

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卑

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彌災召祥之道莫過於此留中不報

三月賜進士孫賢等及第出身有差

畿內饑

順天河間民饑命刑部侍郎周瑄賑之二郡連被水災素無蓄積瑄條上入事一裁冗官二停徵稅三增軍士糧如舊四免追逋課五罷供應柴炭夫役六皇莊湖泊之利恣民採取七減價招商中納鹽糧八借水次倉粟 上悉從之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新建隆福寺成

車駕釋日臨幸已夙駕除道太學生楊浩等上疏言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章綸亦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上覽疏卽日罷行太學生姚顯又言王振竭生民膏血

國史紀聞

卷之八

聖三

修大隆興寺窮極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梁武帝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所修寺院悉毀之以備倉廩之用勿復典自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嘆服

五月下監察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于獄

方易儲時同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同與綸入朝待漏言及儲位事相對流涕同

觀禮部請復沂王東宮胡濙縮首咋舌曰作死

同遂上疏請立沂王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

綸亦上疏陳修德彌災等十四事內言上皇

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皇上曾親

受上皇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嘗詔

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皇上

於朔望日及節旦宜率羣臣朝上皇延安門

以叙同氣之情以極尊崇之道復后汪氏於正

宮以正壺儀復沂王于儲位以定國本及言內

國史紀聞

卷之八

聖四

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官不宜盛

聲容語皆激切上覽疏大怒并同逮繫詔獄逼

綸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兵部

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珣進易儲

之說迎合上意本爲脫禍計耳公等國家柱

石乃總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

死杖下公坐享崇高奈清議何上必欲殺二

人會天大風黃霧四塞乃止

謫給事中徐正成遼東

正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皇復位者有望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
宜出沂王於所封增高南城伐近城高樹宮門
之鎮以鐵鋼之上怒謫戍鐵嶺衛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秋七月纂修宋元綱目

兵部尚書儀銘卒

改李賢爲吏部侍郎

賢爲君監錄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

國史紀聞 卷之八

皇

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錄上之上覽

畢問中官王誠曰此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

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十二月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

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爲盜綱聚兵捕其渠魁而

釋其脅從按察使楊珏奏綱縱盜當道亦多忌

綱遂請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乙亥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

太監鎮守如此

馬昂征廣東瀧水徭賊破之陞左都御史

徭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昂調
廣西狼兵及僮人同官軍直抵賊巢斬獲甚衆
逮南雄知府劉實下獄

實初爲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

乞教職後陞金華同知以廉操直節著聲擢爲

順天治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避

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閭閻聞者

國史紀聞

卷之八

皇

驚愕相戒勿以藁示出爲南雄知府南雄當嶺

南孔道商稅巨萬前守輒盈屢推其餘解過客

得其惟心且爲游譽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

張九齡大庾嶺松不私一錢未數月中官使嶺

外至南雄意欲重賄不得輒苛辱實郡人擁實

出中官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且驛奏索賂

辱太守事中官懼急傳馬馳奏實抗命毀勅大

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

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

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生平清介

甘心貧窶人比之范丹李及云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六月以朱熹後挺世翰林五經博士

秋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御史鍾同郎中章綸於闕庭同死杖下

時廖莊以母喪赴京領勘合陛見上因念莊

往年疏與鍾同章綸復儲意同遂縛三人午門

國史紀聞

卷之八

聖

前杖一百莊謫定羌驛丞同綸復禁獄中同卒

死掩園土莫敢收葬

丙子七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

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書以江淵為工部尚書

時于謙病在告朝廷欲得一人協掌兵部淵在

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

輅密擬內批調璞于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

知旨出淵大悲失望

四月徐有貞治河工成

初有貞受命治河自東北徂西南踰濟汶沿衛及沁循河道濶范究源流度地行水上疏曰臣聞平水上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所為難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之夷水勢已肆又由豫而充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適當其衝于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泄隄以

國史紀聞

卷之八

聖

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運所由阻也然欲驟而湮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今惟宜先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多為之方以時節宣俾其後出溢涸之患必如是乃可有成報可有貞乃作壩埽師渠隨宜先後之牌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踰百里至大緒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師曰通源渠有分合師有上下凡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

九長表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
漕河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繚以
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厚十之長百之門廣
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
倍之用加濤截流欄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以鐵
蓋合木金火土以平水性水性平乃濬漕渠數
百里復作神子龍灣魏灣凡八積水過丈則泄
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三年而河成始議者欲
發京軍疏河有貞泰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

國史紀聞

卷之八

四

河防省兵費紓民力 上從其言不中制卒得
成功是役也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人分而常
役者一萬三千人用木大小十萬竹倍之鐵斤
十有二萬錠三千緡八百釜二千八百麻百萬
斤削倍之藁秸又倍之而用石與土不可勝計
然用官糧僅五石云

夏五月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
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
源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宋儒周惇頤孫冕世翰五經博士

秋八月徐有貞陞副都御史還朝

賜陳瑛王倫爲舉人

大學士劉儼侍講黃諫爲順天考官陳循子瑛
王文子倫俱不中式循等遂劾儼諫閱卷不公
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 上
令翰林院覆閱試卷高穀懼儼等禍不測具白
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
安於命欲構考官可乎由是儼等得釋特旨賜

國史紀聞

卷之八

五

瑛倫舉人禮科給事中張寧上言陳循王文職
居輔弼祗爲私謀不恤國體昔宋范質爲相從
子昇求遷秩質戒之曰爾曹當閔我勿使增罪
累韓億爲相其子雖舉進士不就廷試比之循
文賢否何如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時
以貴胄不可先寒酸乃進京而退文通比今試
卷已落而求與中卷比對者得失何如臣聞用
法不可太寬太寬則犯之者可倖免而不知懼
施恩不可過當過當則得之者以爲易而不知

感爾等假公濟私要君扶下罪狀已彰人心共

怒若又待之以寬施之以恩則愈無忌憚矣乞

止其罪罷歸田里王倫陳瑛仍發回原籍讀書

不報

九月湖廣苗叛命兵部尚書石璞率兵討之

奸民李珍魏玄冲爲苗向道引之寇掠作識文

以誑民湖湘間謠不逞者相率從之民大擾命

璞提軍往勦璞以計生擒珍玄冲檻送京師苗

平還治部事

國史紀聞卷之八

王

冬十二月創寧王護衛

韓雍劾王不法并論府僚上遣大臣即訊奪

王護衛罪諸官僚

國史紀聞卷之八

終

國史紀聞卷之九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

臣張

銓輯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張

道濬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臣徐揚先較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

上不豫徐有貞等迎

上皇復卽位

上有疾不視朝數日儲位未定人心洶洶皆謂

上皇子宜復位惟王文有異意揚言於衆曰今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只請立東宮不知朝廷之意在誰李賢問學士

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復再也十一日百官集闕

下會奏聖躬不寧內外憂懼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爲早

擇奏上不允傳旨待十七日視朝胡濙復會百

官請復儲位推商輅草疏畧曰天下者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

之子沂王宣宗之孫以祖宗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約俟上出合詞懇請

石亨知 上疾必不起與張軼楊善內官曹吉祥蔣冕等謀奉 上皇復辟以問太常許彬彬曰彬老矣無能爲也蓋圖之徐元玉亨等遂與有貞謀爲飛語搖惑人心謂于謙王文燾取金牌符勒迎襄世子矣又曰 上令內官張永等收捕諸武臣掌兵者矣又佯言開虜騎且薄都城當以兵入內備非常吉祥遂矯稱得 太后懿旨言 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於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亨等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二

等爲誰各以姓名對時羣臣候早朝待漏闕下忽南宮呼噪震地相顧失色須臾鐘鼓鳴 上皇御極矣羣臣遂入賀

大赦

逮王文于謙下獄

石亨等言謙等交通中官王誠舒良諸用事者謀迎立外藩遂并逮下獄

以徐有貞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復進兵部尚書逮內閣陳循蕭鎡商輅刑部尚書俞士悅工部尚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書江淵下獄

以其知王文等謀也

以許彬爲禮部左侍郎薛瑄爲禮部右侍郎并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初石亨等謀迎復邀彬共事事彬曰此社稷功也弟彬老矣毋能爲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有貞薦彬於 上又以瑄素爲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以李賓爲大理寺卿

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張軌為太平侯張

軌為文安侯楊善為興濟伯並世襲

軌軌皆張輔弟也軌尋改名賜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任及義壻養子得官

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

十一人其諸京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於

功特寵日與曹吉祥在上左右竊弄威權進

退大臣凌侮公卿人皆側目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四

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殺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王文籍其家陳循江淵

俞士悅張文耀謫戍蕭鐵商輅王偉除名王直胡

濬高穀並落傅保致仕

徐有貞等嘆言官誣劾于謙等竊金符迎外藩

今言故在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言雖無顯

跡已有此意及廷鞠拷掠上文反覆力辯于謙

言事已至此辯之何益給事中尹旻衆

中發言大言曰此二奸臣當誅蕭維禎恨王文

排已入閣遠文致獄案謂謙等大逆當族獄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有功國家有貞曰不殺謙

今日之事無名上意乃決遂命斬謙文及范

瑄上誠等于市籍其家陳循等戍邊蕭鐵等削

籍為民切景帝以于謙有社稷功推誠倚任

獨握朝綱謙彈忠為國勞怨不避事有不如意

輒撫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廉清方正一錢

不私力辭賜第止宿直房食無兼味衣無絮帛

謙常病上遣中官視之見邸寓蕭蕭然還報

國史記聞

卷之九

五

上特勅上方供資用藥須竹歷上親幸萬壽

山伐竹取瀝昇之或言謙柄用太過上意益

堅羣猜遂起徐有貞常求謙薦為祭酒謙言于

上上曰有貞心術奸險成均首善地恐壞人

才遂不用而有貞不知謙之薦已也反銜之石

亨負功而驕謙數裁抑之亦恨謙故二人必欲

殺謙謙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天下人聞

之無不流涕為之語曰鸞鷺冰上走何處尋魚

噉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衣甲而已子冕戍

龍門

奪郭登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府僉事

命王翱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王驥兼兵部尚

書掌兵部

以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廢景皇帝仍爲郕王歸西宮 皇太后吳

氏復爲賢妃 皇后汪氏復爲郕王妃

湖廣苗平召兵部尚書石璞還京以總兵官南和

伯方瑛鎮守湖貴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六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

上謂鍾同忠貞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爲

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

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

召廖莊爲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于獄以爲禮

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爲僉都御史

以軒輊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

以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內閣盧忠徐

正德

癸丑景泰帝崩于西宮

葬以王禮謚曰英妃嬪俱賜帛令自盡以殉

景帝故后汪氏出居王府

景帝崩上欲令汪妃殉李賢曰妃雖立爲后

卽遭變重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

卿言是朕以妃少不宜居內初不計其母子之

命乃令出居王府原侍宮人悉隨之

遂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七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

爵賞必嚴無濫先爲襄垣王遜燁所誣富請老

戶部言富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勅

王守法度勿得汙風憲大臣又爲卒吳淮所誣

謂侵郭總兵坐其上下謙上議言穰苴布衣監

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裴度御史中丞

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

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

等故也淮安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富嘗

按參政林厚坐厚法厚反誣富 景帝曰厚怨
富執法公廉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疑
富厚自謂富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
轉亦誣富經按御史爲富誣狀事得已時
有虛倚亨勢驕橫假富方嚴遂危法中富逮於
獄 上素知富李賢又力爲解得致仕

罷歸還將領鄉鄰
漕運御史上疏除名安置江夏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八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及第出身有差

開州連河

何文淵卒

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告人曰詔語天
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我所屬對也
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及 上復位文
淵恐及禍遂自縊死

以陳汝言爲兵部尚書

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輩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

理部事益附權宦表裏爲奸招權納賄都可選
將多出其門有不結納者卽中傷之

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
事

襄王瞻培來朝

上奉之優襄王兩上疏慰安 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 天位邸王盡心輔政急發府庫

募勇士圖迎復疏至 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九

得疏於官中 上覽之感歎手勅召王入朝禮

待甚隆王辭歸 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

願 陛下省刑薄斂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山東饑

上發內帑銀三萬遣林聰賑之有司又請 上

問閣臣曰可從否李賢曰可徐有貞怫然曰不

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弊誠有

之然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 上從賢增四萬

雨有貞不悅後 上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
然卿言其謬如此

釋河南按察使王槩于詔獄命復任

槩居官清勁鋤豪撫善有恩有威被誣下獄會
襄王入朝 上問官吏賢否王言臣過河南百
姓遮道訴廉使王槩冤且言請奏 帝還我王
廉使 上卽命宥槩還任

五月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方 上陷虜中言官劾王振擅權誤國有言其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

降虜爲虜用者至是振黨以聞 上大怒曰振
爲虜所殺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
復振官刻木爲形招魂葬之建祠於智化寺北
賜額曰旌忠

進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以沈固
爲戶部尚書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

瑄見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遂引疾求致仕去

逮內閣徐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及御史楊瑄
等下獄降謫有差

有貞初與石亨比及當國欲立功名自異漸相
左李賢旁助有貞用入行政稍持正左右遂不
能堪曹吉祥亦以迎立功與國政而不通文墨
恐權歸司禮力贊 上凡事須經內閣意欲籠
絡附已已而引用私人有貞賢多裁抑之吉祥
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圻內民羣訴亨吉祥奪
民田瑄露章劾之 上喜瑄敢言命吏部籍瑄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一

名且大用瑄又糾十三道御史班劾曹石給事
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疑有貞賢嫉之初亨與
吉祥爭寵不相能及是遂合頓首訴上言奴輩
萬死一生迎復 皇上內閣專權交通言官必
欲陷奴輩死地使無噍類因伏地哭不休 上
意動瑄等彈章入大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
誦彈章詰之瑄與御史張鵬周斌且誦且對歷
陳亨吉祥罪狀甚悉遂下諸御史并逮耿九疇
及有貞賢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

頻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死瑄者謫戍除貶斥會京城大風電壞屋拔木走直陽門下馬牌於郊外乃得從末減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降有貞爲廣東叅政賢福建叅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

以李賢爲吏部左侍郎

賢之降迫于曹石非上本意上欲留之謂王翱曰李賢不可與有貞同去翱不喻請改賢南京謂可避禍也上曰南京遠卽用爲吏部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二

侍郎亨吉祥聞賢留愕然顧上意屬賢亦無可奈何

命通政司叅議兼侍講呂原替善兼修撰岳正並直文淵閣

原在正統時曾侍上經筵上素知之王翱薦正有宰相材召見文華殿正神采秀發上甚喜顧謂曰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朕今用汝努力爲國家正頓首謝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軫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對亨軫息並

才名比入見上曰朕今日擇一閣臣甚佳二人佯請爲誰上曰岳正但官小耳須與吏部侍郎兼學士二人因奏曰陛下欲陞正甚易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以程信爲太僕寺卿

信爲四川叅政入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等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信言馬政隸兵部則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三

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秋七月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大赦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時有竊造封事詆毀朝政者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無驗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於途收士權俱下錦衣衛獄拷掠頻死士權終無所言乃取有貞誥券示法司刑部

侍郎劉廣衡等遂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踪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太不敬無人臣禮當斬會災變得宥編發金齒爲民士權泰州人博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游縉紳間與有貞厚善故亨輩擠之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旣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調直內閣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

彬年老無爲故調尋坐累降陝西叅政

刑部尚書軒輅致仕

輅以曹石怙權侵官乃請老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輅頓首謝又曰卿年未老可再用乎輅又頓首以疾辭 上知不可強賜金爲道路費輅卽日就道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

上嚮用正時時召見正感知遇銳意功名在上前陳說酒酒知無不言欽天監湯序因災異

請去奸臣 上問廷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匿名書事起曹吉祥請 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 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竟不聞過以亡國願以爲戒事遂止正又乘間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 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卽徑造石亨所諷令罷兵歸第不然上將有疑心亨吉祥因詣 上免寗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且召正責其漏言正對曰臣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

觀二家必有悖叛之誅卽今罪狀未著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耳 上不悅承天門災正草詔歷數時政闕失奸邪蒙蔽詞甚切直亨輩因造飛語聞于 上謂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 上改過也正賣直沽名訕謗君父 上怒遂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正過家辭母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激邇者以別事中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或語之曰公犯信而諫之戒矣正

曰子謂我諫官耶我當道如是耳正既去 上
嘗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傳至戍所正乃
題其畫像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 上念哉
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
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釋建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帝少子文圭靖難後幽之中都 上憐
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賢贊曰堯舜心也
有諫阻者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出之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六

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與奴婢三十
人給使令庶人人禁時纔二歲至是出不識牛
馬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

先是鵬瑄戍遼東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
免後禍二人不從故復謫詔辭嚴峻曰逃則殺
之命錦衣林千戶押行二人同械朝夕不保時
季秉巡撫南畿遇之途哭不能起命左右出之
二人不肯曰死則死耳不敢累公秉曰何傷朝

廷有責吾自當之卽詣林千戶懇求寬其繫且
解帶遣之爲道里費二人得不死至戍所

復以李賢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時惟呂原在閣石亨等薦私人參議盧彬太常
少卿王謙 上不聽與吏部王翱謀仍復賢內
閣

命左都御史馬昂巡撫山西大同

八月謫南京都督僉事郭登戍甘州

初 上陷虜庭時也先以復駕爲名逼京師于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七

謙使人謂之曰賴 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
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郭登言亦如之 上銜
之故謫

以劉廣衡爲刑部尚書

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

上命吏部選內外官爲郡守陞辭日親諭勞賜
燕給道里費遣之鶚至郡汲汲興除利害鎮江
潛河孔道往經孟瀆險巖鑿河白七里港引金
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鶚言迂遠多石又壞民

廬墓請按京口開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楫
夏啓闢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
地利甚便竟從鵠言

禁武臣輒入內廷

石亨竊權干政出入禁廷無忌 上厭之謂李
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入內廷令左順門關者
今後非召宣不得輒納總兵一日 上登翔鳳
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
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 上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八
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
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
傷人莫敢告耳

九月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彭時復直文淵閣 起年富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劉儼卒

儼學力沉潛立身修潔贈禮部侍郎謚文介

召左都御史馬昂掌都察院事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編修吳溥子甘貧力學名聞四方從游者
甚衆足不下樓者二年石亨覺 上厭疑又知
衆不容已問計于門客謝昭昭倣張甯教蔡京
招楊龜山故事令亨薦與弼收士望石亨因誦
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爲草疏薦之留中數日
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
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陛下若行
此實聖朝盛事 上乃命賢草勅加束帛遣使
聘之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十九

十一月陳汝言下獄死籍其家

言官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籍
逮繫獄汝言死獄中籍其家金帛充仞 上令
陳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曰景泰間任于謙
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賂之多若是耶
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不敢對切于
謙之死 皇太后不及知後知之備爲 上言
謙匡濟功及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之久之
察迎立事無狀每詰亨等皆對曰臣亦不知乃

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 上深銜亨輩待時而發有貞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于此也先爲其下所殺

也先荒於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忿其平章哈喇謀叛已欲攻之恐不勝乃召哈喇子飲酒中以鴆哈喇子嘔吐覺走出齧指血染箭令其僕告哈喇哈喇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喇畏已防稍解哈喇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之也先猖狂戰敗走從二騎遁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癘王子爲雄

十二月進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張賜卒

賜貴州征苗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自是恨謙既奪門復辟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并誣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奎爲拱揖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二十

戊寅二年正月

尊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壽皇太后

上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欲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上太后徽號曰聖烈慈壽太后兄繼宗廕會昌侯子孫數十人皆授官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進秩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富貴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太后心不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皇太子出閣講學

可爲例耳上曰然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

李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禦之敗績

哈刺既殺也先李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已又弑小王子來寇邊溥禦之輒敗御史劉濬劾溥溥行賄得釋反謫濬已而虜大熾關中大震乃召溥還上謂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不治何以儆衆遂罷太傅勒令閑住

二月朔日有食之

閏二月起韓雍爲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史

天順初謫景泰用人雍調山西副使未幾致仕至是起用之

四月復設各邊督鎮巡撫

初石亨以文臣提督軍務武官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上召李賢謂曰自各邊革去巡撫軍官貪肆士卒罷弊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卿與吏兵二部議舉才能者用之遂用浙江布政白圭

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大同

監察御史徐瑄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寧夏陝西

布政芮釗甘肅俱以京官巡撫上曰武人膽

以惡文臣者只因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悉召

還馬昂以貴州有兵事速請一人往召以白圭

贊理貴州軍務而以程信巡撫遼東

以葉盛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

時兩廣盜起廷議舉有才望者往撫之遂用盛

盛方丁父艱家居乞終制不允初廣東鹽例不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出境歲久鹽積商因往往賄守關者潛過廣西

市利盛至知其弊以聽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

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關津乃請鹽商入米餉

邊聽出境販鬻於是公私兩利

以崔恭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恭初爲萊州守有廉明聲陞湖廣布政盡革諸

弊時劒利流民相殺恭曰急則大變下令流民

願附籍者聽否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江西發

庫宜乾沒銀五十萬制役法民一歲任勞九年

得逸至是巡撫南圻所至進耆老詢利害爲興革復儀真漕河及常鎮河程工贍廩民不告勞令吏部左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

弘石亨鄉人也初爲太僕少卿冒奉迎功陞工部侍郎亨又薦爲尚書上調弘吏部曰再陞當爲尚書亨怏怏曰卽尚書何不可何再耶上不能堪及是弘聞喪上謂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宜令守制吏部乃人物權衡廷臣中誰可任者賢曰無論姚夔夔有大臣度遂用夔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上一日密謂賢曰石亨輩干請招權奈何賢曰惟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從之則悅不從意便怏然賢曰若理果不可是亦難從君權不可下移誠能獨攬彼之勢自消趨赴者漸少矣上領之

布衣陳真晟詣闕上書不報

真晟漳州人初習舉業嘗應試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棄舊業務望賢踐履之學以敬爲主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

字乃其王鎬也至是詣闕上書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議竟寢歸聞吳與弼名欲就正之貨其家直得五金携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真晟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五

不必見也遂還鎮海尋卒年六十四五月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入見命爲左諭德固辭尋遣還鄉

與弼將至上問李賢與弼當授何官賢曰宜授官僚輔導東宮又曰與弼至宜館次供張召見顧問上領之命與弼爲左諭德及見上文華殿力辭不受職上曰久聞高義特聘至何不受官與弼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嬰病疾屏處山林非有高世之行不意聲聞過情誤塵

薦膺蒙 聖明過聽天書束帛貢及草茅不勝
感懼力疾赴闕謝 主上厚意臣今年六十八
矣衰朽之人實不堪世用 上曰官僚亦優閑
不必辭與弼辭益力于是賜文幣廩餼遣中使
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
職與弼三辭後稱病篤賢叩其意與弼以勅書
以伊傳之禮聘之却授館職故不拜賢曰如此
亦固矣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初無不承權輿
之意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若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六

久竊虛譽爲名教中罪人至跋石亨族譜稱門
下士識者尤鄙之

六月雲南總兵沐璘卒以沐璿爲都督同知鎮守
雲南

七月以宣城伯衛穎鎮守甘肅

龍水搖鳳弟吉作亂葉盛討擒之

初搖鳳鳳廣山恃險出沒爲寇官兵不能制廣
山死其子弟吉繼之益猖獗爲稱將軍劫掠鄉
村攻圍城邑殺害人民不可勝計盛調兩廣大

軍水陸並進斬籌伐木開山通道直搗其巢斬
首三百餘級擒弟吉檻送京師餘黨潰散

南京刑部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爲南京刑部
尚書

上念九疇去非其罪召還 陛見憐其老以爲
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閑

九月命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羣盜

江淮鹽徒橫行劫掠道路爲梗 上遣聰捕之
聰設法擒渠魁戮數人脇從用輕典盜以寧息

冬十月李來寇延綏守將張欽禦敗之

帝獵南苑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 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緣以週垣飛走盈內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來蒐獵于此以講武事是日 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 賜從臣而歸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已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

李賢所薦也賢再入閣石亨與有力而賢終不悅慝怨接慝懃亨見賢日信用軋已 上寵顧漸衰益恨賢及是見賢薦瑜不次擢遂揚言賢納瑜賂爲先容與以感賢朝士紛然謂必不用瑜賢且得罪及瑜至 上竟用之羣誹始息

建州夷酋董山叛降朝鮮

董山潛結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遼東巡撫

程信調得其制書疏請乘其未發先詰之可伐其謀 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

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謝罪

石彪有罪下獄

彪兇暴貪狡既陷年富益恣肆數侮總兵總兵不能堪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疑之欲召彪還彪又令大同人保已爲總兵 上益怒或又曰彪結死黨必欲留據大同爲石亨外援遂逮繫詔獄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禁文武大臣科道官往來交通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卽有泄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明旨 上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于是 朝廷肅然交通之弊始息

四月以王槩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時歲荒老弱流移槩檄所司設法鳩集停逋負民恃以無恐

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卒

七月下工部右侍郎翁世資於獄謫衡州知府

內織染局奏 上供文綺乏當下蘇松織造七

千疋世資言東南民力竭矣宜樽節以甦疲困

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半二人有難

色世資曰僅得罪世資自當之不以相累也疏

入 上怒推主議者遂逮世資下獄謫衡州

九月石亨罷兵歸第

上初復辟石亨輩屢在 上前矜迎駕奪門功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上亦惑之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賢曰迎駕則

可奪門則不可况邸王不諱天命人心咸屬

陛下何必奪門且內府門豈可奪奪之一字何

以示後世賴天靈助祐幸而成事萬一邸王左

右先覺亨輩不足惜不審置 陛下於何地

上口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

不過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

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臣愚謂邸王果不起

文武草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誰貪

天功邀求陞賞又孰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

由是薄亨亨生男未彌月 上令亨負兒入見

喜摩其頂曰虎子也善撫之 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且探亨意亨不論曰不敢臣兒無

福 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 賜

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亨及石彪

事敗言官交章劾亨遂罷兵柄勒令歸第

亭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五

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

顏彪馮宗統兵屯紫荆倒馬以備之虜既大獲

利去而復來 勅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冬十月南內離宮成

庚辰四冊春正月宴朝覲官布政賈銓等十人於

禮部

以布政蕭昺為禮部尚書賈銓為副都御史巡撫

山東

二人皆以卓異舉者

起年富爲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賈銓 上問李賢賢曰銓貌不稱名
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領之左右不悅
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
日 上召賢曰戶部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
不悅者衆愈足見其賢 上曰國計所關豈顧私
情不悅者哉遂 召用之富經理財賦蒞以勤
廉不動聲色而出納適節云

致仕大學士高穀卒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上復辟閣臣皆流放竄殛惟穀以忠謹及嘗請
迎駕致仕既歸杜門不接賓客有問及朝政者
輒不應官至台鼎家業蕭然身沒未幾子孫貧
窶成化初姚夔言穀端亮有守始終不渝得贈
太保謚文毅

二月誅石彪逮石亨下獄死

亨既歸第有怨望語遂有告亨謀不軌者言亨
門下有瞽指揮童先者嘗教亨舉大事於袖中
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亨信之與所親盧旺

彥敬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若以

石彪代李文守大同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
臨清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困矣 上聞之
卽日縛彪棄市逮亨繫獄斃之獄中籍其家法
司請瘞亨屍 上問李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
念亨功不從令瘞之亨粗豪無機巧威名震主
不知斂戢招權納賄凌上虐下故及于敗法司
又請究亨黨冒功陞秩者 上問賢曰此事恐
驚動人心賢曰此輩方不自安若令自首免罪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

自帖然矣從之於是冒功者四千人盡首改正
人心皆快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及第出身有差

召軒輊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輊致仕去 上思之復召用輊嚴毅遇人無賢
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
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
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輊來輒避去不樂與處
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輊及魏驥廉

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遠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下獄調爲南京太僕少卿

遼東總兵董興倚曹吉祥姻昵指揮夏霖恣不法僉事胡鼎發霖奸贓四十事信以狀聞 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 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下 詔獄調南太僕少卿

五月靖遠伯王驥卒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五

驥沉毅恢宏有文武材遇事立斷用法嚴明故能成功然麓川之役阿附王振勞敝中國多殺無辜晚年石亨用事又相依倚不無訾議云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尚書

九疇孝友純至居官清正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八月虜酋孛來寇大同總兵李文禦之敗績

九月寧夏總兵都督張太敗北虜於東壩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

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

雍陛辭 上召至文華殿 賜鈔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雍精悍闊達有智畧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奸蠹練士伍逾年戎政大修虜不敢近塞

十一月虜寇莊浪副都御史芮釗禦却之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五

虜寇涼州急釗率輕騎馳赴涼州與總兵畫策守戰時出奇兵擣虜營虜知不可近乃分部屬散掠莊浪諸虜釗分兵追勦所向克捷虜勢屈乃遁去是時虜出沒邊境幾一載而城守無虞居人不致流散者釗之功居多

閏十一月以崔恭爲吏部右侍郎

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時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筭 上謂李賢曰月食天變之大者而欽天監推筭不精失職矣因言

湯序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天文有變則曲爲解說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警戒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序若此罪可誅也上乃收序下獄降爲太常少卿

釋徐有貞歸田

上與李賢王翱論人才高下因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軌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有貞始得還鄉卒於家有貞短小精悍博學多能天官地利兵法水利陰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六

陽方術無不通曉然心險毒奸傾軋人以故不得善終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爲南京禮部侍郎

夏四月以程信爲刑部右侍郎

五月江南北大水

六月李來寇河西總兵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

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率師往禦

李來寇河西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仇廉率兵自

蘭縣渡河與莊浪合兵虜邀擊之廉敗還虜益

猖獗大肆殺掠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於是
以昂總督軍務鏜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
河南山東兵六萬征之

秋七月曹吉祥曹欽反率兵犯闕殺恭順侯吳瑾
懷寧伯孫鏜尚書馬昂討平之吉祥欽伏誅

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常領兵征苗麾下多驍官
吉祥結恩惠收爲爪牙竄名奪門中皆陞峻職
及石亨敗盡革諸冒功者此輩爲吉祥曲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功一門弟姪俱得顯官又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七

賣官鬻獄黷貨無厭上積厭吉祥凶橫稍疎
抑之吉祥憤輒懷異志又見石亨誅益不自安
遂與其姪昭武伯欽都督鐸鑣指揮鉉謀爲不
軌會馬昂孫鏜出師西征將以詰旦陛辭欽等
與吉祥約殺昂等奪其兵入內爲變吉祥誘禁
兵爲應所結番將都督佺顏也先等數十人各
以部兵從期會已定恭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
者禿亮聞其謀漏二鼓詣長安門告變上急
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

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遂殺錦衣衛指揮逢昂及左都御史寇深吳瑾率兵禦之戰死執李賢於朝房刃傷其首欽要賢奏赦賢卽爲草疏自門隙投入欽見門不啓縱火焚門適大雨火滅比明 詔會昌孫繼宗統諸兵討賊孫鐘堯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馬昂以精兵殿工部尚書趙榮聞變亦大呼市中率數百人往會之欽退屯東安門鎗以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鎗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鉉以百餘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九

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籍鎗斬先潰者以徇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率百餘騎攻朝陽門欲出奔不克諸軍進薄之殲其衆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胥井中伯顏也先等縱城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 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旋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
八月進孫鐘堯爲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完者亮亮爲都督

追封吳瑾梁國公

謚忠壯

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西分道禦虜

孫鐘馬昂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李賢乃薦圭與竑分道禦虜比至虜已得利引退遂班師竑仍督漕巡撫

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寇深死 上令廷議擇人衆舉蕭維禎 上曰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三九

此人吉祥魯力薦之非端士也李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遂陞賓右都御史

詔天下

李賢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罷一切不急之務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旌擢賞勞以勸之 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臣惡人攻已必

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祀陷于大僇而
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輩實爲之今宜列
之 詔書使知 朕意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
言自此言路始開

赦岳正還鄉

曹石敗 上因思正言謂李賢曰向岳正固嘗
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生還幸甚乃命
釋爲民

甘肅總兵宣城伯衛穎破西番于涼州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四十一

都督毛忠爲番虜所圍穎提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巡撫兩廣副都御史葉盛同都督顏彪討

平兩廣諸蠻

大藤或弗靖盛督官軍土兵分道夾攻破石門
紫荆等寨七百餘處斬三千餘級餘衆潰寇盜
悉平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共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李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與李來相仇

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

是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三酋始入河套河套

三面阻黃河上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

東至偏頭關西至寧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

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

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

趙元昊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套北

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東 國初虜遁

河外居漢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四十二

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

邊營堡墩臺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

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

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至是諸

酋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因知河套所在駐牧其

中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二月復設提學憲臣

三月罷陝西屯兵

陝西管糧叅議尹旻奏言虜退河開士馬衆多

人民轉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後有警難之
李賢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壯久則老
且虜時窺邊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來不可罷
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芻餉不繼
宜暫令諸軍還俟有虜警再調未晚 上從之

六月下國子祭酒劉益于獄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

謚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四十二

直器宇宏偉性端重寡言笑在吏部留意人才
于請杜絕歸田後嘗謂人曰西楊不與予共事
內閣出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然使不出部
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卒贈太
保謚文端

以戶部侍郎張睿為尚書督糧儲

上從容問李賢曰今六卿庶皆得人但慮王翱
老矣又曰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繼翱吏部非
此人不可 上曰朕意亦如此刑部陸瑜甚佳

李賓趙榮亦可惟禮部石琚稍文弱賢曰琚不
滿人望宜令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
必過琚一日奉天門奏事琚失儀 上謂賢曰
琚動止粗疎豈堪禮部戶部侍郎張睿可代之
琚即上疏乞休 上見疏又不忍曰琚篤實豈
可因小失而退仍留琚而睿陞尚書督糧儲如
故

十月以項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忠為陝西按察使有惠政得民心歲饑不待奏

國史紀聞

卷之九

四十三

報輒發粟賑濟全活數萬人丁母喪陝人數千
赴闕乞留 詔奪情復任至是徵為大理寺
卿陝人復詣闕乞留乃改右副都御史仍撫
其地

十一月學士呂原卒

原溫恭儉約不苟取予曹石用事原與岳正密
言于 上二人覺之反中傷正去原以謹厚得
留與李賢共事賢通達見事立斷原濟以持重
至是以憂去抵家卒贈侍郎謚文懿

虜寇寧夏守將張泰擊敗之

虜酋毛里孩等寇固原還至黃河大壩掘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泰募義勇三千人付其子翊至壩與虜背河而營夜半虜渡河敗之翌日使善泗者浮水罵虜虜以爲水淺悉棄渡河翊半渡擊之前驅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癸未七年正月

以白圭爲工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九

聖

二月以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石琚致仕以姚夔爲禮部尚書

會試場屋災

焚死舉子高潔胡黼等千餘人

夜空中有聲

李賢上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憫念元元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彌上嘉納之

三月以尹旻爲吏部右侍郎

四月大理寺卿王宇卒

宇洗冤雪枉平反甚多卒之日囊篋罄然

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王槩爲大理寺卿

時獻奏者多深刻爲名槩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參駁會文切理法吏轉相傳錄以爲規式七月追謚宣宗廢后靜慈僊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嘗曰此朕少年事欲

國史紀聞

卷之九

聖

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臨崩錢皇

后爲上言胡后賢而被廢其死也人畏太

后殮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位號上以問

李賢賢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臣愚

以爲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孝不然徒爲虛文上卽命舉行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

濙平易寬和自奉淡泊居官敬謹立朝幾六十

十年爲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但遇於畏慎少風節與時委蛇宣德易后景泰易儲淡職司宗伯無所匡救未免保身之意重云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下錦衣衛指揮袁彬于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司緝察兼問刑權傾中外積恣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訶刺所至騷動道路側目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進言於上者惟李賢與彬而已謀排去之乃使

國史紀聞

卷之九

聖

邏卒撫彬陰事數十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論之曰從汝逮問但要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之死有漆匠楊喧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萬死一生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中外共駭乞御前審錄彬死無憾并條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喧使誣李賢主使喧懼拷死於獄乃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證人不信不若

請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辭達信之遂以聞

上命法司訊於午門喧大言曰天日在上我死則死耳何敢妄指正人此實門指揮教我達失色計沮彬遂得釋調南京喧亦免

九月以韓雍爲兵部右侍郎王越爲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雍入議事上奇雍貌陞兵部侍郎謂李賢曰代雍者必如雍乃可賢薦王越及至陞見上又喜曰將材也遂用之

國史紀聞

卷之九

聖

十月兩廣盜起命都督顏彪率兵討之

十一月葉盛顏彪率兵討廣賊平之

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顏頤自異故潁年不成功盛請革兩廣鎮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衆聽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請益兵上乃命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擒斬數萬人而還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上崩於乾清宮罷殉葬

上不豫命中官牛玉執筆口占使書處置后事

一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勿以嬪御殉葬四殯殮器服悉從儉書畢玉付內閣使潤色之玉持示李賢彭時皆警愴曰何遽至是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上崩上復辟後厲精求治章奏皆自裁決信用李賢用人行政必與商確嘗謂賢曰朕每日五鼓起拜天畢省章奏已謁奉天殿後視朝朝退復覽章奏始還宮暇則讀書不敢少逸又曰朕於服食未嘗揀擇去取卽着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戒左右驕佚嘗以南城事爲言曰朕卽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爾曹何敢自肆初雖寵任曹石而旋燭其奸立見疎遠簡拔忠直一時閣部大臣多得其人

皇太子卽皇帝位

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上卽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中官夏時倡言錢后久病今當只尊上生母周貴妃

國史紀聞

卷之九

聖人

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願望

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

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惟在正綱

常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入請命少頃

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帝母當爲太后豈有

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

與宣德時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

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

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官已無子何所利

國史紀聞

卷之九

聖人

害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欲全皇上

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

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再三勸諭已允矣將草詔彭時執筆曰

正官須加二字不然無別乃於錢后加慈懿而

貴妃止稱太后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

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彭時極力繼其後

卒能挽回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順德知縣降兵部侍郎

雍爲浙江叅政

溥正統時進士浮躁嗜進時王振訪可教內書者或薦溥試薔薇露詩大加稱賞特授機密選侍讀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與陳文鄰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太廟太監王倫伴讀東宮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逐賢以溥代之而以韓雍代兵部尚書馬昂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雍亦坐貶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五

二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體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

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以袁彬掌衛事

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召

召袁彬復職彬仍餞達於郊不念往事時以爲長者達卒死戍所

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

三月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官

起副都御史李秉巡撫宣府

賜進士彭教等及第出身有差

西番寇甘肅總兵衛涇巡撫都御史吳琛擊敗之

先是西寧番酋扒沙巴哇等七族作亂命涇等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五十一

討之涇與琛將甘涼蘭鞏等衛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至駱駝山俘斬七千餘人獲牛馬二萬有奇

編修張元禎請行三年喪不報

五月大風雹拔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

富剛正朴忠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謚恭定

以李賓爲南京兵部尚書

以兵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書

時言者交章劾昂不職故調之

以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

復定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

瑄學貫踐履闇然自修一言一動悉中矩矧辭

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

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接

引後學惓惓以復性為教其言平易簡切不為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五十一

穿鑿奇僻之談晚年游心高明默契道妙有不

言而悟者著讀書錄二十卷卒贈禮部尚書謚

文清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八月御經筵

給事中張寧請經筵講大學衍義從之

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懷寧侯孫鏜奏朝請

時革奪門功鏜亦在其中 上念鏜有功國家

止令歸第

九月廢 皇后吳氏

令審囚勿會內閣

冬十月立 皇后王氏

詔言 先帝臨御之日常為 朕簡求賢淑已

定王氏育於別宮以待期矣不意內臣牛玉偏

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冊立禮成之後

朕觀吳氏德不稱位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不

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命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五十二

冊立王氏為皇后明正牛王之罪免死謫居南

京

調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與丘濬不合丘每毀之言盛貪功掩

殺無辜進士張廷綸放誕不脩行檢素不為盛

所禮進謁李賢因言盛議摘賢詩文賢啣之他

日錦衣指揮貴湯盛稱盛文學之美且云置之

政府於先生無忝賢然日與中笑我乃為人

間地邪及盛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

盛宜入內閣賢沮之調盛宜尙盛至鎮修重堡
墾荒田補戰馬邊備大振

革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訴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
非日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於
役特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訴不
已李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
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上
卽命兵部按其事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
國史紀聞卷之九 五五

初立宮中莊田

擢東鹿知縣盛頤爲邵武知府

頤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豪右聞其來
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不可犯也頤至變博
擊爲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
之不可候其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頤再任從
之頤至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
頭不復辭鄰邑訟久不決者上官委頤折以片

言各心服去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聞風
趨赴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因名爲清
官店至是以卓異陞知邵武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王徽王淵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
公言者徽乃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
臣言宜遵祖宗舊制內臣無使預政否則如
王振曹吉祥輩怙寵擅權事敗之日雖全之不
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與之結納或行叩頭之
國史紀聞卷之九 五五

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宜
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則天下
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不陷刑戮之禍矣上
嘉納之至是徽等復上言牛玉罪重罰輕請明
刑憲以正朝綱數王人不避之罪四乞寘諸法
因詆斥李賢附阿權豎籠絡縉紳中藏奸僞外
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撻其語以激怒上皆逮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判遠州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

時南中臺憲稍弛百司多怠明振風紀明法

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

召定襄伯郭登提督京營

大臣薦登有文武才故 召用之

十二月命定西侯蔣琬鎮守甘肅

國史紀聞 卷之九

五二

國史紀聞卷之十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

張道濬訂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 徐揚先較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臣 徐揚先較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天市

赦陳從江淵俞士悅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並

還鄉

二月彗星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

躬耕藉田

上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三公九卿以次

而耕既畢賜宴而回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有聲

兩廣蠻作亂以趙輔為征夷將軍韓雍為左僉都

御史率兵討之

時兩廣鎮將怯懦無方略諸蠻復叛四出殺掠

所至丘墟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皆由守臣

以招撫為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撻之不止

國史紀聞卷之九

終

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武才若以討賊屬之可
遣南顧之憂於是陞雍會都御史與輔討之廣
東按察使夏以上言兩廣連歲用兵未見成功
種僮逼脇平民進則驅之以當矢石退則殺之
以紆怨憤自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
除內變將自宜慎選守令撫綏招集俾見在者
安而固守彼脅者聞風而來歸則賊勢自孤
矣疏下兵部議時是其言

以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荆襄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恕至獲其巨魁餘黨悉
散遣歸農俄內艱去會鄖襄盜起旋起復用

北虜酋求遣使往來不許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

進陳文爲禮部尚書

帝幸太學釋奠先師

四月以張寧爲汀州知府寧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王徽等劾李賢獲罪會六科申救忤賢
意賢欲誅正爲南祭酒正不應忌正者遂獨

爲正劾賢章示賢賢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九
卿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假歷
練之說阻之各陞知府時論譁然不平

命副都御史楊濬巡撫荆襄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以撫寧僉朱永爲總兵官兵
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兵討之

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錦衣千戶
楊雄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遁之衆宜選

良吏賑恤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不報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

至是果反推劉千斤和尚爲主僞署官職攻
劫郡縣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北入南陽勢甚猖
獗乃命永等率兵討之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竑正色立朝遇事敢言多內批不報歎曰大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引疾歸

六月韓雍會諸將于南京

雍至南京諸軍畢會議進兵方略或曰方今兩
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

分江西兵及達軍由庾嶺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隨在逐之俟其團結乃合諸兵圍困此萬全計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洞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于逐叔敖曰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今併力擣其腹心元惡旣擒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善乃合軍兼程而進遣偏師擊破會陽洞戮不用命者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

廣東副使毛吉禦賊死之

廣寇數萬流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率兵討賊奮不顧身皆死之初吉出軍時給軍餉千兩委官余文司之費止十三文憫吉死難以所餘密授其僕俾爲喪具一夕僕之婦忽出中堂據莊

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急走報夏頃之夏至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以所遺官銀付我家人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函還官母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事聞加贈以褒其忠

兩畿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大水

戶部言兩畿江浙水旱相仍歲運京儲四百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

浙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納米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八月沐琮嗣封黔國公鎮守雲南

九月虜寇榆林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却之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直以萬數沿邊殺掠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

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勲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效力輸忠者未之見也請責總兵官簡練營軍毋沿玩習仍命給事中御史各一人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卽以白簡從事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

質實有餘應變不足處此多事未見其濟更宜圖之上曰復任未久難責近効頃官軍分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如舊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查點若仍前弊卽叅奏究處

冬十月定哈密諸夷朝貢例

姚夔上議言哈密近爲亂加思蘭殘破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道路疲於供億合令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

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守臣嚴加防範從之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

項忠開龍首鄭白二渠成

關中水泉鹵故有龍首渠久湮廢忠奏開渠三十里民便之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忠募工疏鑿灌田七萬頃

十一月承天門成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七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

韓雍督諸將攻破大藤峽賊平

雍破脩仁荔蒲諸峒進至潯州諸將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菁重崑守備堅固莫若屯兵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雍曰峽山寥廓岐徑紛披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久彼鈍我衰賊若睥睨衝突患且不測今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落膽因而乘之可立破矣遂分兵數道四面攻之別遣兵斷其歸路賊悉力拒

扼雍督兵仰攻皆殊死戰呼聲震山谷縱火焚其岩寨賊潰入九層樓諸山絕厓懸壁人所難到賊發大石強弩並下如雨雍誘使大發遣人潛陟絕頂覘賊發竭舉礮為應自卯至未賊力竭忽礮震大駭雍率健卒緣木攀蘿而升沿山奮擊連數日夜俘斬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至是斬之改名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要路刻石紀功而還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官者

二月李賢憂去

三月賜進士羅倫等及第出身有差

倫對策引程伊川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持不可直聲震于時

論平蠻功封趙輔為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復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官遣使致祭

上在東宮知謙助績謙之死事起倉卒上不及救後每念及常為歎息卽位初謙子冕訟冤還其沒產至是復謙官遣使致祭有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聞者感歎

陞鎮守荆襄王信為都指揮同知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

石和尚劉千斤偕逆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攻之主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

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賑之

聰請鬻兩淮沒官塩二萬引船料鈔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又請發松江府糧十萬石皆從之

選延綏土兵

巡撫延綏盧祥言營堡兵少而延慶民驍勇習虜敢戰若選為土兵練習調用必得其力兵部

覆奏請御史往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得五千餘人量免戶租委官訓練由是土兵盛強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四月倭寇浙東

五月李賢起復降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時朝廷據湯溥故事起復李賢賢入京倫詣賢私第告以不可復上疏曰大臣起復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觀 陛下將爲國家植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

綱常爲萬世立民極者也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欲明人倫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發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請以宋事言之

仁宗嘗起復富弼弼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起復劉珙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二君卒從其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爲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蒙譏當時遺笑後世臣乞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終制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又何必違先王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一

禮經拘先朝之故事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臣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來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于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大學生攻之至數百人嵩竟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

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
既無忌羣臣復何慙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
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
學生之罪人也貪利忘親上下成風率天下之
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
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
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
必先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
衷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脫有兵革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二

之事亦從墨衰之制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
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綱常由是而正人倫
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矣疏
入賢怒力辭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
雷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之至乞宥之以開言
路不報王翺引文彥博故事勸賢雷倫賢曰潞
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重
之自是臺諫少起復者

白圭朱永討荆襄賊平

圭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永由南漳入湖廣
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劉千斤等迎戰適永病
圭督諸軍擊破之賊退入巢穴憑險拒守圭命
裨將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
大軍臨之賊方出戰顧其營火起遂駭散自相
蹂籍死者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
俘京師伏誅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

勅陝西巡撫項忠總兵楊信總兵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當中國一大郡連歲擾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三

邊輒得利去河套原非虜穴今毛里孩據其中
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
須大舉後可乞令兵部會議進兵搜勦掃清醜
類又秋禾方熟虜必入掠延綏鄜慶一帶宜推
選武將一人統精兵萬人守之庶有備無患於
是王復等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大同
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習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
成算 上從之召信還乃遣信與項忠協謀征
勦河套安遠侯敘讀戴仲衡上言用兵事宜大

略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斬級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驗功陞賞有當先破敵者不錄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格國初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下兵部議王復以爲難行奏言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功生擒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四

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仲衡言格不行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八月命征虜將軍宣城伯衛穎鎮守遼東

以邢讓爲國子祭酒

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冬十月毛里孩寇延慶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

禦却之

朱永等執賊首石和尚餘黨悉平

石和尚劉長子復聚衆千餘流劫巫山大昌間諸將率兵襲其後賊計窮力屈指揮張英招劉長子縛石和尚詣軍門降諸將忌英功誣英匿賊賄捶殺之劉長子竟以俘獻與石和尚同磔于市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陝西邊備

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岍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綦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五

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疎濶難以瞻望臣與鎮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移易庶幾可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二十四座接慶陽定邊營起

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從之

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論平荆襄功進朱永撫寧侯李震興寧伯加白圭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六

太子少保

十二月刑部左侍郎廖莊卒

莊在景泰時以諫言獲罪直聲震天下然好剛使氣人有過輒面斥之人不能堪已則釋然晚節稍弗逮識者惜之贈尚書謚恭敏

以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收恤貧民

姚夔奏京城多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足干天地之和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

寡孤獨伏望特勅五城御史查審收入養濟院時給薪米查流來者亦暫收之俟春和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大學士李賢卒

賢在英廟時睿注最專言無不入上在東宮時有讒于英宗者英宗疑之一日不豫臥便殿召賢密諭曰今庶事初定而大者反播柰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英宗曰然則必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七

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之福英宗立命召上至賢掖上曰謝謝上抱英宗足泣遂爲父子如初讒不得行以故上卽位益信任賢而賢以謫王淵王徽抑岳正張寧遂不滿于清議及奪情起復貶斥羅倫士論益少之賢明敏練政務所薦用文武大吏多得其人顧不屑爲小廉曲謹頗以賄聞于謙之死賢與有力焉卒贈太師謚文達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既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

山都蠻叛以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進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之

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以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瑾發川廣雲貴播州兵討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八

四月封太后弟周壽爲慶雲伯周或爲長寧伯

後數月壽進爵爲侯諸子弟皆受錦衣指揮壽受奸民李政等投獻慶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餘頃或受魏忠投獻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莊田民甚苦之

復團營命白圭提督操練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召羅倫爲南京翰林院修撰

秋七月吏部尚書王翱致仕

八月虜入榆林塞孤山守將湯胤勣戰敗死之英宗實錄成

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九月以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

冬十月以武靖伯趙輔爲總兵官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率師討董山平之

董山糾衆入寇遣秉與輔及都督王瑛率番漢

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乘曰山不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九

可有請誅山分軍爲三道期會進勦朝鮮亦遣將率兵萬人過其東走兵擣賊巢虜遁俘斬千人班師

程信李瑾討山都掌蠻平之進信兼大理卿

信至永寧分軍三道自督大軍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進至李子關渡船舖賊恃險拒敵飛檄下砦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却攀崖上顧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

軍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驚散不
支連破諸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
井水磨二洞洞幽暗不可入塞洞圍守月餘賊
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剿又大捷請
移瀘州衛渡船舖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
寧芒部更人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
功陞信兼大理卿初信之南征也制詞官殺皆
得專斷迄班師信不輒殺一人曰刑賞天子大
柄以閩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懾束人耳卽幸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十

集輒自專非分必有奇禍時服其言

命副總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以江西左布政使林鶚爲南京刑部左侍郎

鶚在江西一時僚貳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鶚
據律多所平反廣信奴民妄稱天神夏尚書等
遠近驚疑鶚榜喻之戮其魁事遂解歲饑奏減
田租十五萬禁樂戶買良家女爲娼遏嶺南洞
寇不使入境一時稱良方面者必有歸焉

十一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勣卒

勣清心寡慾端方剛直循守禮法一毫不苟典
銓日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恩怨
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歷任
五十餘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
起第縣西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令節謁先祠
不入家門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不
愧古名臣云贈太保諡忠肅

翰林修撰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杲杖闕下調外任

時內庭將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賦詩懋謂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十一

杲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庭然燈朝士
踏歌傳之史冊恐爲聖明之累吾輩合諫於是
三人同上疏曰今者張燈之舉陛下孝養兩
宮將以備耳目之娛奉其懽心然大孝養志不
在玩好况川廣弗靖遼東離亂北虜包藏禍心
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民不聊生此正宵旰焦
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陛下當不
暇爲此至於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
字然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

聖賢而曲引蘇軾宋郊爲比自取侮慢罪復何辭若曰此微事耳不足累聖德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此事不止他日甚於此者將無所不至不可以細微而不之謹也昔舜之止漆器禹之惡旨酒漢文之停露臺聖賢之君兢兢若此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願陛下停罷燈火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之民賞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國家享太平無疆之休矣疏入

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懋臨武知縣仲昭湘潭

知縣杲桂陽判官朝論稱爲三君子又與羅倫

稱翰林四諫

以李秉爲吏部尚書

十二月下刑部郎中彭韶于獄中尋釋之

長寧伯周或目賜額奪真定武強縣民田勅韶

卽按頃畝韶至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

田文使馮驩收債於薛驩顧折券矯賜薛人文

顧稱善以其能市義於民也臣按真定相自祖

宗來許民開種卽爲恒產不復起科以勸力農往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無糧地五百餘頃英宗不許後因廣寧侯庄客擾民方將前地減輕起科誠非得已今或又飾詞請求有司不敢執奏臣按視之田誠有餘然地有高下水旱不時潦則蠡薄汨淹旱則高阜枯槁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今若按畝而量餘皆奪爲閒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田租力役復何所出臣知其非必死則徒耳戚里之家錦衣美食豈可與民爭尺寸之利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之資附益貴戚謹待罪闕下疏入逮下詔獄科道官交章論救得釋先是韶論僉都御史張岐轡進下獄方釋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後或及翊聖夫人劉氏復討武邑通州武清縣地共九百餘頃戶科給事中李森等言或豁壑之欲無窮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本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之田

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仍以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求者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 上是其言令待勘報區處禮部會議景泰廟號不許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已巳之變 先帝饑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虜騎迫於都城宗社危于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鑒輿何由而返及 先帝復辟貪天工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歲時祭祀未稱典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廟

禮乞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事下禮部羣臣皆不敢議復請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高瑤建言欲加郕王廟號臣惟當時 陛下既已立爲皇太子則異時當居 天子之位乃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成王之時姬旦何不遂取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之之際周召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天經地義截然而不可易也此事處置已久

心已定若誤聽瑤言一加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 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臣未見其可也 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 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從諛爲之也至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 先帝復位乃率羣臣奏乞早選元良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

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 陛下卽位之初羣邪寒心及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此舉非欲違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疎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議者豈可隱忍而從而煩 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加廟號亦不必行

虜酋加思蘭入大同塞以撫寧侯朱永爲平胡將軍帥師禦之

以李孜省爲上林苑監丞

孜省江西人爲吏犯贓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克戍遞至京師以符水貨緣入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與禮部侍郎萬安相結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之祀命改上林苑監丞

以林聰爲右都御史

戊子四年春正月召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十六

黃仲昭爲右評事莊杲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 皇

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因事納諫蓋以天下

災荒北虜窺伺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

保邦耳古人有言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

實由 皇上聖明既不容其言又改調外任於

從諫之美不無少妨章上遂改調南京

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虜虬加思蘭殺阿羅出力滿都魯爲可汗

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流民

夏四月陳文卒

文枝嶺南歸羅倫之貶文有力焉及代李賢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名節縱子大通賄賂人皆醜之卒謚莊靖禮部主事陸淵之奏莊靖美謚陳文何以當此述文平生貪穢彰著生旣逃于重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勸善懲惡之典乞更惡謚以服天下之心以爲將來之戒御史謝文祥亦以爲言 上曰文生前不言其過恩典已行而始言之不允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十七

固原土達滿四反據石城

國初元年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諸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徙意乘時劫掠藏匿遁逃事覺有司捕之急會衆將劉清守備馮傑被逼索各土達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石城者四面俱山高數十仞

西山嶺平可容數千人最險峻四入據之劉清
領兵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瑞申澄
率軍往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瑞遁官軍大
潰遠近震駭

五月京師大旱

勅陝西副都御史陳佑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
兵廣義伯吳琮延綏副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愷會
兵討滿四

六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十六

岐以壽寧侯兄黃緣躡躑巡撫遼東腹虐邊軍
爲戍卒所奏遣給事中鄧山按之得實遂除名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太后孝謹不妬初 英宗北狩太后每夜焚香
籲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泣過多又損一目與
景帝汪后情好甚篤及 英宗復辟待之始終
盡禮至是崩 上迫於周太后不欲附葬山陵
詔大臣議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
合葬裕陵神主當附廟中官夏時曰不可慈懿

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時曰 太后母儀天

下近三十年豈可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

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因謂同列曰吾輩當力爭

不可使 主上有失德已 上御文華殿召內

閣諸臣入問曰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時對如

前 上曰朕豈不知但與周太后有碍商輅曰

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 聖德

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

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十九

若因而失 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時曰 皇
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慈懿
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措於左虛其右以待後
來則兩全矣 上領之時等退而上疏言附葬
附廟所以全 先帝夫婦大倫 皇上母子深
恩因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
事且言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關係綱
常不可有失貽譏萬世言甚懇切下禮部議姚
夔奏言宜如內閣議太后不從夔乃帥百官伏

文華門上疏言 陛下當守 祖宗成法遵

先帝治命若今日之體稍失則違 先帝之心

損 母后之德不得為至孝若母后猶持不從

則當以大義斷之因伏文華門痛哭不起聲徹

大內 上乃力請 太后從百官議羣臣始退

七月降御史謝文祥為南陵縣丞

張岐敗文祥以岐乃姚夔所薦因劾夔濫舉詔

下文祥于獄夔奏此臣不明之罪乞貸文祥仍

乞罷歸田里以謝言路不允御史楊瓊等言文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

祥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曲賜保全

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

竟降縣丞

有星孛于台斗

任壽等討滿四敗績

時寧夏兵先至陳价與吳琮不俟延綏兵自固

原忽施石城未至十里許賊數千迎降卒馮信

言于陳价曰賊雖誠偽叵測然我軍勞頓且乏

水不可與戰姑從之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

兵已至此豈可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驅

牛羊數千在前精壯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

執木挺而鬪官軍遂敗任壽吳琮退保東障遺

失軍資器械以千計士卒有被圍者盡棄之而

歸賊勢益盛

逮陳价任壽吳琮劉清馮傑下獄

命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為總

兵以馬文升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會討滿四

八月京師地震有聲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一

月犯房宿

冊宮人萬氏為貴妃

萬氏侍 上于東宮譎智善媚至是冊為貴妃

專寵居昭德宮妃父貴授都督同知兄通為錦

衣衛都指揮通妻王氏出入掖庭權勢薰灼萬

安認為同宗與劉吉皆附之朝士希進者羣趨

其門

九月命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撫河南

時兩河旱蝗怨上疏曰蝗雖天災實關人事良

由臣失職所致况河南瀕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勞征調民困轉輸今歲買辦物料多于往年民何以堪伏望罷臣別選賢能代理尤望陛下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切不急之務無益之事悉從停止庶天意可回而災沴可弭矣

彗星見

時萬妃專寵儲嗣久虛進退大臣多出中旨彭時乃因星變上言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二

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如黜陟人才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上優詔荅之科道官魏元等亦言陛下春秋鼎盛震宮尚虛豈可以不宗廟社稷之大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又言四方水旱民困日急不蒙省救視爲泛常是猶子訴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稅發內帑遣官賑濟又言通信僧

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西番創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無節出入乘輿導用金吾乞發回本國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修齋又言兩京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拔以全大體上是其言詔宮中事朕自處其餘所司卽擬行之

馬昂致仕

御史胡深等劾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結納勢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三

要廣開賄門四方水旱賑濟無策乞罷斥以弭災變昂上章乞休遂罷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請復河套不許

萬里言毛里孩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間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逸待勞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驅馳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

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密使人探虜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擣其巢穴破之必矣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飾兵力無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非萬全計請勅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從之

京師地震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

十月命考察兩京官

以地震星變故也

進內閣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郎

御史林誠以星變劾輅不職并及景泰中易備事輅力求退上怒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省言官上喜曰輅真大臣誠得不問

以楊鼎爲戶部尚書

伏羌伯毛玉攻滿四戰死

玉同諸將攻石城滿四以衆逆戰佯敗玉麾衆乘之賊扼險官軍不能進墮崖死者甚衆玉遂被害劉玉亦中流矢官軍退不可止頃忠斬一千戶以殉衆始定時有星變占者以爲應在秦州忠曰兵法云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焚賊守歲卒以成功況此小醜何憂不克賊城中無水忠斷其汲道夜出者輒擒之賊日困朝廷慮師淹歲月欲益兵忠已定平賊計謂京軍怯不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一

諂戰益之無補馬文升曰不益兵萬一賊不能平誰任其咎第請濟師若賊破卽止之忠如其言奏上時廷議已請遣撫寧伯朱永陣京軍四萬往矣上覽忠奏召兵部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彭時商輅曰賊若四出攻劫誠可處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堅若釜魚阱獸不久成擒觀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忠若敗內閣不得辭其責時力持兵卒不遣

十一月彗滅

項忠馬文升擒滿四進忠右都御史文升左都御史

忠等與賊相持久降者漸衆忠乃以二卒自隨

抵賊寨曉以禍福於是脇從之衆相率來降有

楊虎狸者曉勇有謀畧滿四倚爲腹心夜出被

執忠叱命斬之虎狸乞命乃撫其背許以不死

解所束金鉤賜遺之約爲內應虎狸誘滿四出

戰爲官軍所擒餘衆遂潰斬首七千有奇俘獲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一

二千餘人忠自圍賊日披堅立陣前督諸軍攻

戰雖矢石如雨不避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

討賊久無成功雖死所甘時論偉之

十二月黨羅忽兒加思蘭入榆林塞遂入寧夏

塞大掠慶至于固原

已丑五年正月

任壽吳琮陳价俱謫戍劉清馮傑伏誅

命禮部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勘南京考察官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

考察庶官二人各徇意見給獨上章奏罷九十

六人言官交章劾綸上乃命盛與弘卽按之

盛還奏言明與綸偏執已見不能誠心商確致

乖謬典宜逮問上釋不究

吏部尚書李致仕以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爲

吏部左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秉質直任意與崔恭尹旻兩侍郎不相能有御

史原承詔者素附秉以星變合諸言官乞汰京

官并劾商輅姚夔等馬昂竟罷去時謂秉主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七

諸大臣遂忌秉是年朝覲黜退者衆又多大臣

姻黨兩侍郎時時於人前短秉於是給事中蕭

彥莊誣劾秉任情行私大罪十有三具言其暗

結御史附已專權下廷議兩侍郎唯唯不復置

辨但曰二人嘗言之奈不聽何法司竟議秉術

直沽名顛倒選法遂落秉太子少保令致仕仍

許問彥莊秉所結御史主名彥莊以劉璧吳遠

馮徽對蓋壁等嘗言推舉當歸吏部也彥莊時

劾山西布政丘陵陵亦懇許彥莊使山西怒不

刑承故誣劾報私怨刑部主事亦許奏永韶遂
俱下獄諸御史又疏言大理卿王槃謀入吏部
彭時爲之內主彥莊舉鄉家彥莊劾秉之疏槃
所授也時不自安稱病商輅欲弭衆口請用崔
恭爲吏部受轉左代崔盛代尹彥莊等俱謫官

二月設固原衛

項忠奏言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
向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藩籬守城惟一千戶
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三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八

百餘里有西安廢城虜每由此出入宜於此設
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從之

滿四伏誅

閏二月月犯昴宿

日變白土霾四塞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正在興化節財愛民修水利廣儲蓄至是入覲
乞致仕許之

三月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逮正一真人張元吉下獄論死

元吉凶潘貪暴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
控訴諸生蔡讓因巡按趙敬發策詢民瘼備陳
元吉過惡敬不敢問元吉益無忌憚其族人張
雷煥赴闕許奏遣官勘實械元吉至京廷鞠
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言張氏遠祖道陵主張
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
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以
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九

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
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仇隙今元吉所犯律當
凌遲其妻子當流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
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
之無令印行符籙以惑世誣民奉土論死繫獄
後赦之謫戍邊

五月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安體貌魁碩眉目如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
刻刺骨與同年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猶

子也時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日子先爲之我
不思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死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以禮部尚書缺請吏部尚書

洞溪園記

八月禮部左侍郎翰林學士劉定之卒

定之傑出吏操履修潔與人交色溫氣和一

於自下至論事則根據義理略無沮忌居內閣

再進密疏皆援古證今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四

九月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

李羅忽亂加恩蘭寇延寧固原

十二月無雪

彭時上疏言自古旱災皆因下民愁苦感動天

變近自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括剋太甚而

缺疎實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克

如彼費盡民力以惠生民

庚寅六年春正月陞韓雍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

務兼巡撫以平江伯陳統爲征蠻將軍克總兵官

鎮守兩廣開府蒼梧

時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

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

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

馬邦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葉

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

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覆議宜如魯等

所請乃起復雍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

巡撫雍奏乞終制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拘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四

常例不允

河南地震

三月京師雨霾晝晦

夏四月陰霾四塞

命戶部尚書薛遠行視漕河

時江南糧運不至遠奉命往視至則滌泉源濬

河流漕以克濟

五月京畿大水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皇子生於西宮

初紀妃得幸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無恙妃稱病出居安樂堂託以病報至是誕育妃少乳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養視惟謹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三邊軍務

九月命總制陝西軍務副都御史王越總兵武靖侯趙輔帥師搜河套尋還

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乃令王越總關中軍務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四十一

議陝西套復東勝越奏言河套水草甘肥虜酋

孛羅忽兒加思蘭等糾率醜類居套分掠出入

數年雖嘗沮于我師然未經挫衄終不肯退欲

得一威寧素著者統制諸軍往圖大舉朝廷從

其議以武靖侯趙輔克總兵官搜河未幾輔以

疾還搜套亦不復舉

冬十月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却之

荆襄流民反命都御史項忠討之

時大旱荆襄流民入山者九十餘萬劉千斤餘

宣李鬍子復聚眾為亂 上命忠帥師討之

辛卯七年春正月罷江南民運

初漕法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官軍轉運於津通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失業宣德間周忱議民運至瓜州淮安給腳價兌與官軍是為兌運至是議罷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船費遠近有差自是民不苦累

京師饑發太倉粟平糶

京師米價騰躍富民因閉糶以要厚值彭時奏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四十三

請將太倉米平價發糶而權貴之家反因而射

利戶部侍郎陳俊請凡糶以升斗計滿石以上

者閉不與貧民始得沾惠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

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

時輔臣有請興十萬之師以楊信為總制搜河

套者兵部尚書程信言河套地廣遠無水草舉

師十萬則餽運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

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既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

巡邊禦敵朝廷乃與信二萬人令巡邊而罷搜套之議未未以套虜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聽臣調度相機審勢持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同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

項忠討荆襄賊平之進左都御史

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若負險不服縱兵勦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忠復率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民有自國初入山生子孫占籍應役未嘗從賊者兵刃之下無分玉石死者枕藉山谷其編戍湖貴者多死棄屍江澨時有作平荆襄碑

以紀其功者或曰此其墮淚碑也後給事中梁璟等劾忠濫殺殃民詔不問

三月有星孛于天廟

禮部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餼椒油錢鈔輸納者多後期師生不待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致有餘積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任意費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復如故及是助教葉時等訂典簿王允發其事讓等各上奏申辦科道

交章劾之詔逮讓等下刑部置對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千五百八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者讓等以監守自盜坐斬贖爲民王允克戍

六月以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秋七月命右都御史林聰巡撫大同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

驥端方廉靜身不勝衣言不出口而清德雅望爲海內達尊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治生

產病革遺書付其子冠勿擾鄉里營墳墓已有
可得請如例葬祭冠以遺言力辭從之賜謚文
靖

月立皇子始極爲皇太子

萬貴妃所生也

國史紀聞

內閣彭瑞上疏言修省之要一罷佛事二謹命
令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四重官
賞節刑獄五聽受直言六戒勵有司奮厲事功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四十六

七清理三營草場減退勢豪庄田嚴有司掎尅
之禁 上優詔答之時廷臣因天變陳言皆謂
上下不交請召閣臣面議機政彭時亦爲中官
言之諸內臣恐發其私乃誑時等言初見 上
情未浹洽不宜多言俟再見乃可時等諾已
上御文華殿召時等入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
曰朕已知之時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隸輿
倖外議洵武弁更多怨望急宜復舊以安衆
心 上曰然萬安遽呼萬歲與時等頓首趨出

自後不復召見矣中官反謂人曰常言 土不
召見及見無一嘉謀讜論止呼萬歲而已一時
轉相傳笑

遣吏部右侍郎葉盛行視河套

時議大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
勝徙民耕守其中勅盛往議方略盛上言搜河
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宜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
令守臣峻制邊垣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
土兵以助守使 上從之未幾王越言虜退日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四十七

久邊患稍寧宜遣罷戍卒臣暫還京遂與盛同
召還

十二月皇太子薨

謚曰悼恭

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理河道

恕上開河事宜言徐州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
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白諸湖積水接濟湖
面雖與河面相等而湖身高于湖身每旱湖水
消耗則河水淺澁不能通舟若將河身濬深則

湖水自來雖遇乾旱亦無淺阻又云高郵湖堤岸磚砌三十餘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船觸之輒碎失亡不可勝計而堤岸之外地勢頗下若再濬之深濶壘土以爲外隄將內隄原開三座改爲通水橋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可免風濤之患又雷公甸城陳公塘俱有漢唐以來古蹟若每塘修放水減水閘二座濬不致衝決塘岸旱得以接濟運河誠爲便計

彗星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聖人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諭德謝一夔上言五事
一日正官闈以端治本二日親大臣以詢治道
三日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
五日謹宴費以足財用多人所難言者上怒斥之

禁官司科罰

左都御史李賓奏言外官聽訟罰人財物暫寄官庫終囊橐假立文簿虛作支銷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民賦人取財所以資

國今合法而取財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營私又非所以資國不禁則貪風愈盛表流之弊將不可言宜令依律問擬勿得科罰以爲民害從之

壬辰八月春正月

三月賜進士吳寬等及第出身有差

以金子俊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金子俊至延綏相度邊地盡得其要害險塞乃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釐陝中人伍籍詭

國史紀聞

卷之十

聖人

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習風土者實榆林衛又請建學立官師擇金子俊子弟教之俗多棄地不圃金子俊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始爲重鎮金子俊又上疏言陝西三邊惟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河州至正統初渡河犯近塞始於沿邊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入河套駐牧其中自是虜傾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宜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邊牆立砦堡綿引相接

以爲保障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塹山湮谷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礮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自是虜不敢輕出入矣

四月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月運河涸

秋七月隴州大風雨雹

雹巨如牛者五長七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

州之北山吼三日斷成溝長半

修隆善寺

上完隍工匠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書寺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頻年天變於上而星妖見地變於下而江海溢或炎夏霜降或平地旱出或雨雹傷稼夷狄侵邊將士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日甚一日止宜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救荒凶乃濫陞官如此彼西征北伐捐軀命之人將何

以附之伏望斷自宸衷追寢前命則名器不濫而國體正矣不報

陸瑜致仕

虜寇平涼臨鞏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擊敗之

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二百尋命

升總制陝西軍務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等濫答

力理國事

九月虜寇固原馬文升擊却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一

虜寇韋州至固原好水川文升檄諸路兵伏湯

洋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

十一月定襄伯郭登卒

登文武兼才秉禮好學多謀善斷仗義殉國忠

誠不二卒贈侯謚忠武

癸巳九年春正月

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

夔偉丰姿善議論豪俊慨慷遇事立斷但濶達不拘小節薦引知交頗通餽謝時論少之贈太

保謚文敏

以尹旻爲吏部尚書王槩爲刑部尚書

時議以王槩代姚夔商輅亦薄旻屬意于槩旻懼百方經營適輅以妻喪在告旻亟通中官單勒乘間奏旻爲人望所歸中旨用旻吏部尋陞槩刑部尚書

三月北畿山東饑人相食命巡撫賑之

以葉盛爲吏部左侍郎陳俊爲吏部右侍郎

山東書院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一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免山東田租

五月進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南京吏部侍郎范理卒

理居官清慎凡事精慮而力行一以興利爲主所至有惠政去後皆祠之

六月北畿河南大水

延綏徙鎮榆林

七月土魯番據哈密

土番魯鐵擅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遂入哈密虜王母遺番離散

遣高陽伯李文石通政劉文規復哈密不克

哈密既爲土魯番所併其部落散居苦峪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乃西域咽喉若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罕東諸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我之藩籬盡削而邊患無已時矣下廷議謂宜及賊勢未盛遣使諭赤斤諸夷曉以大義俾知唇亡齒寒之勢下勅詰責土魯番使悔過自新庶可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二

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西事遂遣之文等至其肅集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謬言不見土魯番而還阿力遂輕中國益侵擾邊境

南京兵部尚書程信致仕

信在南京因天變與六卿合議上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至是力疏乞休賜勅還鄉

八月王越率兵出塞捕虜

越謀知虜他掠遺老穉守廬帳乃選精騎萬人
自出塞齋七日糧盡伏夜行每二舍伏兵數百
人使行休四日至虜帳縱兵擊殺斬首三百級
比虜歸悉力來追我軍越結陣徐行殿者力戰
及前虜再遇伏知有備引還

建給事中韓文等於文華殿考試尋釋之

文與梁璟王詔等會劾王越邀功啟釁因薦李
秉王竑可當大任語頗涉兩宮 上怒逮至文

華殿考試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然大馬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四

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之

十月虜寇廣寧

上閱列侯諸將于西苑

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三中 上

大喜賜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

軍營

十一月修宋元綱目

十二月輒停徵馬

兵部言北圻山東河南水旱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贖
喪彼得此將安用焉議是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甲午十年正月

二月罷支運爲改運

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
與軍船名爲改兌

三月免江北兩廣田租

以水旱災故也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五

盛博學宏才文武兼濟崇道義尚名節言動思

致古人居家孝友蒞官清慎公退手不釋卷考

古辨疑殆忘寢食生平慨慕范希文惜未柄用

不究其略卒謚文莊

起致仕左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

先是掌院事者制諸御史使緘默以悅權倖及

聰掌院諸御史時有彈劾當事者厭之謂不能

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逼人使不言誠非

聰所能也

四月以朱英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英至鎮條上安邊十策皆切中事機下所司議行之

召王越還掌院事加太子少保

八月刑部尚書王崇卒

謚恭毅

命定西侯蔣璠提督團營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免蘇松常鎮四府田租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五

以水災也

以項忠爲刑部尚書

以原傑爲左副都御史理院事

十月滿魯都寇宣大

十一月虜寇臨鞏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

十二月罷湖廣淘金

時內供日侈賞賜無節帑金漸乏乃于湖廣實慶等府開金場二十餘處淘金歲役夫五十萬

在青武陵民死于蛇虎大水者無算僅得金三十五兩守臣奏所得不償所失請罷金場有司以贖銀易金進用從之

提督兩廣軍初右都御史韓雍致仕

雍調府梧州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謗議遂起鎮守內臣黃沁忌雍束縛不得肆厥人上書誣雍坐視猖賊出沒匿不以聞以致滋蔓流劫郡邑上遣使即訊雍乃引疾乞歸

以李孜省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六

孜省時受密命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所賜圖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乙未十一年正月

二月以項忠爲兵部尚書董方爲刑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謝遷等及第出身有差

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端慎嚴密外和內介立朝三十年公退未嘗以朝事語子姓每遇大政持正不阿清約自奉不取非義終歲止一二宴會生平無聲色之娛

卒贈太師謚文憲

四月進士文淵閣大學士以吏部侍郎劉翊

禮部侍郎吉並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五月皇妃紀氏徙居永壽宮

紀妃有子生六年矣上念之而慮萬貴妃妬

之貴妃驚曰何不早令我知遂言于上召見

昭德宮上見皇子岐嶸大喜因感動泣下

貴妃留皇子宮中自撫之而從婦妃平衆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九

宮一時中外聞之且喜且懼上命內閣擬名

文武諸大臣遂具奏請立為皇太子上曰

儲貳事重姑俟皇子稍長行之時衆議欲請

皇子與母同處又恐激萬貴妃怒有不測商輅

因獨對進言曰皇子聰明岐嶸國本攸繫天

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

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

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

誠為未順伏望令就居近宮皇子仍令貴妃

撫育俾朝夕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上領之

月犯明堂中星

金星晝見

逮陝西巡按御史熊繡謫為清豐知縣

繡按陝守法徇公推賢嫉惡布政于璠納賂事

敗棄官遁繡追之急璠遂遣子誣繡他事逮至

京卒無驗璠落職璠所親當路力主請繡陝民

訴寃於朝者數百人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九

六月皇妃紀氏薨

紀妃飲萬貴妃賜遂病上止遣醫一視之不

復治療至是薨外議藉藉皆謂卒于煬也商輅

引李宸妃故事得贈淑妃殯葬悉如禮

秋七月朶顏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以右副都御史張瑩巡撫大同

瑩至大同斬首虜奪兵械築城浚濠清理屯種

虜酋仇加思蘭知有備請入貢具奏許之

八月濬舊通惠河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立 皇子祐樞爲皇太子

十二月復郕王帝號

商輅嘗因召見從容言及景帝監國事曰郕王

有社稷功宜復帝號左右聞者皆泣 上亦泣

下遂下詔尊爲恭仁康定景皇帝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地震有聲

以王恕爲都御史巡撫雲南

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估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六十

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往來安

南皆出廣東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

愕久之欲因間啟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

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

安南兵始去事聞朝議籍籍謂英引外夷窺邊

乃遣巡撫其地恕至卽令按察使捕英治之

英懼赴井死沒其寶石於官械其黨至京師誅

之恕上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

啟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勸

不寶異物凡草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捐絕在貢

南凡閏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虜酋亂加恩蘭寇宣府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命副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

荆襄唐鄧一帶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爲流通

窟宅劉千斤李鬍子因之爲亂雖次第討平之

而死者不可勝計有司又日驅逐迫令出境人

心離怨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議略曰昔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

東晉時盧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

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

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隸於荊州南雍併

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前代處置流民甚

得其道今若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

徭役使安生樂業則流民皆良民矣何以逐爲

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賓乃

援洪謨說上之報可遂遣傑

加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三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兩廣用兵以來諸將貪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聲勢覬用兵博陞賞英知其弊下令撫綏徭徭各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自守不許輒進兵諸峒岷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餘黨釋不問

六月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誼致仕

誼在遼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之捷虜遠遁不敢近塞東方以寧時鎮宦橫徵諸衛誼下令凡移文不經院者皆覆請違者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三

以軍法從事虐焰頓息邊人德之

秋七月皇第二子生

母曰宸妃邵氏

命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軍務尋還京

時滿都魯亂加恩蘭聲言入寇警報甚急乃命文升往備之文升至遼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虜知有備遂不敢入

京師黑青見

京師忽有黑氣壯若狐狸夜入人家傷人遍城

驚擾日暮皆張燈持刃自防事聞禁中命設法捕之旬餘乃息商輅因變異上言弭災八事一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一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一許諸人直言一分遣使者錄囚理冤一停不急營造一實三邊軍儲一守關隘一增置雲南巡撫上優詔答之

八月罷宮中玉皇祠

時於宮北建祠祀玉皇輅上言皇上為此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萬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三

協昔傳說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祀并用南郊禮樂非祀典所載于義不經伏望停罷勿為褻瀆庶天心昭鑒可變災為祥矣疏入上即命毀其祠

土魯番速檀阿力請入貢許之

阿力遣使赤兒米即致書邊臣餉其攻滅哈密之罪言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朝廷

遣一介諭之卽獻邊臣以聞下兵部議言速擒
阿力葛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遊說搆亂
宜先究治其使徐興問罪之師但自古中國之
馭夷狄視若禽獸不足與校况哈密夷衆流亡
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猝難興復宜暫
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守臣曉
諭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量加賞勞護之出境
益戒嚴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憐順
夷情許其人貢從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古

九月妖人李子龍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易州人幼爲狼山廣壽寺
僧稍長游少林遇術士推其命當大貴又還道
人授與妖書云關中長樂李氏母孕十四月生
男子龍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得權奇其說遂更
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無賴少年與道
士方守真入京館匠卒楊道仙家道仙故出入
內府得權因得與諸寺人交以邪術煽動之皆
爲所惑太監章含妻以養子女鮑石等引雜宦

監人內登萬歲山臨望憇御床莫之譙呵諸內
監不得志者皆敬禮之異非望已爲錦衣衛刺
事旗校所發執得權下獄章含自殺諸閹見含
死皆展轉求解脫獨得權并就戮自言享受非
分備陳所歷皆人不能到李賓王越恐有汚轍
急呵止之獄具得權及楊道仙鮑石等皆伏誅
餘黨遺戍

增孔子筵豆侑舞之數

先是祭酒周洪謨上言宜加孔子王號祭用天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古

子禮樂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不足爲孔
子重輕議仍舊至是洪謨復言孔子自唐開元
封爲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官懸已用天子禮
樂矣今服冕仍天子之禮侑舞止諸侯之樂以
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計禮則禮爲僭宜增邊
豆十二侑數八與冕服相稱 上從之

十月京師地震有聲

以陳鉞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鉞爲光祿寺少卿與中官相結會山東災傷營

內旨特陞左布政使抵任不飭名檢務厚殖又苛刻人不能堪巡撫牟俸素裁抑之鉞恚甚至是巡撫遼東茹恣情廢削蕩無紀綱

南京禮部侍郎章綸致仕

刑部侍郎林鶚卒

鶚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慎事母盡孝交游不苟歷官二十餘年家無益產篤行清節人莫能及時年五十舉望出諸卿右衆冀大用卒之日皆悼惜之贈尚書謚恭肅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六十六

十一月原傑撫定荆襄流民設鄖陽府及湖廣行都司

傑至荆襄徧歷深山窮谷宣朝廷德意延問流民皆願附籍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潘泉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園田令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陞商縣爲商州而析其地爲商南縣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

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鄖

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結其心佩犢帶牛漸化其俗則荆榛疆土入於版圖反側蒼生安枕閭里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六十七

皆選才賢任之

以吳道宏爲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

原傑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有撫馭才堪代已上遂用道宏自是荆襄之間帖然安堵上加傑功以璽書勞之

以原傑爲右都御史

十二月以倪謙爲南京禮部尚書錢溥爲南京吏部左侍郎

二人皆屢被彈章至是以中旨用之

周洪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

以耿裕爲刑部右侍郎

命巡撫孫汝匯副都御史余子俊移鎮陝西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

置西廠

自李子龍誅後上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汪直猾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督責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采以聞時福建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支

指揮楊昇以殺人逃匿京師其姊夫中書董璫託錦衣百戶韋英營解英正欲從直刺事而無由卽潛報直謂昇東楊之孫家資巨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於棺焚之事露乃挾數千金入京行賄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馳發官校掩捕昇至鞠之搜得一單皆餽遺當道者直入奏出追所挾金考掠無完膚昇妄言寄頓其叔武選主事仕偉家直卽于兵部縛仕偉拷掠如畢并逮訊其終三日昇死于獄中復遣英

嚴禁至聞籍畢家英勢鴟張所過橫暴有司畏

其威皆入重賄

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

二月山陰湧血

日本國入貢

夏四月進商輅謹身殿大學士萬安太子少保劉翊戶部尚書劉吉禮部尚書

改右都御史原傑爲南京兵部尚書

吏部擬滕昭翁世資爲南京兵部上皆不從

國史紀聞

卷之十

本支

特命傑時傑將入都王越忌沮之遂有是命

汪直執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禮部郎

中樂章行人張廷剛刑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劉

福並下西廠獄

章廷剛以使安南還武清以勘事還福以起復

直并執下獄索賄已釋之無敢言者

五月罷西廠

汪直自開西廠數起大獄散遣官校分布天下所至羅織臣民重足而立商輅等上言近日尙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主

察大煩政令大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海不
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
於羣小如韋英王英輩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
奪同惡相濟殘毒善良因條直大罪十且言自
設廠來中外騷然臣工不安於位商賈不安於
市行旅不安於塗庶民不安於野若不早除必
有意外之變一旦禍興卒難消弭國家安危未
可知也疏入上怒曰一內豎安能危天下乎
命中官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曰朝廷無大小
有罪皆請旨收問直敢擅執繫三品以上京官
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
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敢擅
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
不危劉翊劉吉亦相繼言直擅竊威福濁亂朝
廷直不可一日容懷恩還奏上乃命華西廠
初輅等將上疏王越早朝遇劉吉劉翊曰汪直
行事儘公商公在事久恐直持其短長二公入
閣未久又借直力何故亦論列乎翊曰不然吾

輩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計也直果公朝廷用公
卿大夫亦何爲天下後世謂此爲何等時耶越
語塞慚而退

兵部尚書項忠除名

汪直掌西廠時一日忠遇諸途旣過始覺追下
輿謝過直不爲禮旣而辱忠於朝王越垂涎代
忠復毀短之直日拮拾忠陰事將中傷忠忠約
九卿疏直過惡尹旻不從忠遂具草令郎中姚
璧持詣諸部僉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主

卽潛報直疏入會商輅疏亦上上撤廠還直
司設監直泣奏此非外臣意實黃賜陳祖生所
嗾且中以他事遂調二人南京時有千戶吳綬
者先在楚軍撓法忠逐之附直用事直薦鎮撫
司問刑遂與直謀誣忠受黃賜請託賜第指揮
賓躡陞都司下廷訊吳綬乘間構忠欲置死地
忠廷辯慷慨不少屈衆知直意無敢違者獄成
竟除忠名姚璧降調璧姚夔子尹旻素與夔不
合遂調璧廣西思明府同知居數年以滿歸卒

兵部尚書原傑卒

有經濟才而樂聞直言推誠待物故所至成功

御史戴縉

九年滿不遷覬倖進乃假災異上言

近年災變薦臻皇上諭大臣同加修省未聞

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弊進

何謀欲進人監汪直緝捕楊畢等之姦高崇等

之貪奏釋馮徽等冤抑之囚皆允合公論足以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一

服人而警衆伏望推誠任之仍設西廠御史王

億亦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可爲萬

世法上悅於是直復開西廠調察益苛人不

堪命勢焰薰灼王越首趨附之慙懃託心腹尹

旻偕諸卿欲詣直結歡屬越爲介及門尹私

問越曰入當長跪乎越佯愠曰安有跪人六卿

越先入旻陰伺之越叩首出旻入卽跪諸卿從

之直大悅旻出越九旻旻曰吾特教人耳

以戴縉爲尚寶司少卿

縉欲部御史及是命下倖倖不樂

大學士商輅加少保致仕進萬安文淵閣大學士

輅居汪直役用事遂請老萬安又從旁濟之輅

遂致仕安得首相

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

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都察院

事

汪直嗾御史馮璫等排異已者令諸大臣各自

陳於是方遠賓相繼引去越得爲兵部馮璫亦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一

陞大理寺丞以其首爲鷹犬也

以翁世資爲戶部尚書林聰爲刑部尚書余子俊

爲兵部尚書

京師雨錢

秋八月以陳俊爲戶部尚書

滿魯都卽加思蘭入貢

滿魯都卽加思蘭遣使貢馬駝五千時卽加思

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滿魯都爲可汗恐衆不

服又欲殺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

知之索幹亦來亂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

冬十一月浙江大雷雨虹見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

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鈺江西按察使趙啟皆以清正爲中外所推俱以不謹罷士論不平鈺錄仲子也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爲東宮官時有東宮內侍單吉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經書皆口授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七十四

動止悉導以正暇則論說吏治民情農桑軍務至宦者專權蠹國諸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天下有賢主耳 上嘗賜東宮皇莊五吉極言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皇太子嘗誦佛經見吉至卽棄去携孝經吉跪請曰主得無誦經乎曰讀孝經耳其見重若此每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左右咸不悅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賜進士曾彥等及第出身有差

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翊劉吉並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

以彭韶爲廣東左布政

三月 皇太子冠

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建州夷叛寇遼東命兵部侍郎馬文升往撫之

建州諸夷久欲爲董山復讐邊將久索其賄遂怨叛糾合入寇巡撫陳鉞掩降虜爲已功又附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七十五

汪直開邊釁出塞襲殺諸虜于是東夷大譁懼入塞殺掠吏民羽書狎至時議欲以太官餌之文升曰官不足以及釋其忿且生邊患宋李繼遷事可鑒當遣大臣往撫之中旨遂用文升汪直恃寵倖功陰主越議欲與文升俱文升謝絕之疾馳赴鎮直深以爲恨

致仕南京翰林修撰羅倫卒

倫慷慨樂善遇事敢言以救時行道爲急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旣辭疾歸結茅居金牛山取給

不受餽遺友人或贈之永行遇乞人死于途卽解衣覆之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傍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曠然不以爲意與學者講求性道終日不倦卒四十八學者稱爲一峰先生正德中追謚文毅

上杭盜起以高明爲左僉都御史率兵討之尋引疾歸

明奉勅許便宜行事力疾而行至則先擣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進兵搗其穴俘四百餘人誅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七十六

首惡四十餘悉輕宥之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爲不軌明憲興大獄止坐妖言誅之衆遂定明卽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第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云

六月命宦者汪直經略遼東邊務

初通事王英欲撫東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招安有緒復勸汪直往而已佐之謀

懷文功直入奏得請賜旗牌從百餘騎往

貴州總兵吳經請征普定蠻不許

普定諸蠻出沒劫掠經請大發湖廣雲南兵擊之經吳綬兄余子俊以綬故欲從其請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爲患在防禦得宜耳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菁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但勅巡撫相度緩急奏聞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諸夷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七十七

文升至遼召各衛酋長宣示璽書使知朝廷意示以禍福皆聽命其以無辜掩殺者給牛布慰之諸夷悅服惟海西陽聽撫陰謀入寇文升諜知之伏兵敗其衆海西夷懼亦降遼事遂定居無何汪直至諸夷已解散直恚無功忌文升文升知其意曰公旣至此招安卽公功也吾何敢專直揣知事不易乃與文升俱歸

浙江按察使楊瑄卒

瑄在浙力振憲度察吏奸聽斷無留獄禁官署

其難桑爭民利婦女母入寺觀隳風俗築定海
村海塘爲百世利甫半載病病亟索佐往問尚
與論築海塘法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卒年
五十四不及大用人皆惜之

九月以嘉興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在嘉興止橋一蒼頭書一篋蕭然如旅舍
與學士憫農賑災夙夜不懈民有事詣府和
顏曲問盡得其郡中諸奸豪及善良狀與民所
疾苦爲調劑興除有孔御史者挾威凌有司輒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三十八

仗殺人繼宗榜通衢曰孔御史撻人至死者言
府孔見之避去旁郡嘉興當江南孔道中官往
來者多索金錢布絹繼宗取庫金市布絹入餽
日金錢布絹在也幸與印券附案他日磨勘中
官時言不敢受潘臬皆敬憚之滿九載民遮道
扶拐不忍舍去爲立生祠祀之及陞按察使益
著卡歲臬史望風解綬去鎮守內臣橫供給月
費萬錢繼宗一符下杭盡平去未幾以內艱去
任悉以解舍中器物付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

中能貯大明律書數卷示數襲丁而已

冬十月加萬安太子太保

已亥十五年正月以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

史巡撫南畿

恕持正用法不假貸屬吏多忌之尹旻附中官
意改恕巡撫

起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給事中趙侃御史王濬等交章劾遠潛入京師

寅緣復用南京根本重地叅贊軍國重務遠豈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七十九

端此况以奔競而起臣竊恐效尤而來者接踵
矣乞罷遠等

二月復遣宦者劉備鎮守江西

三月陞吳道宏爲僉都御史仍撫治鄖襄

四月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

雍洞達凱爽篤于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雌
谷臨戎決策迅若發機江西嶺南並留惠澤及
爲黃沁所構歸時謫不樂家居僅四年卒卒時
年五十三謚襄毅廣人立祠祀之

大水

五月直隸常州府地處有聲生白毛

六月直隸常州府地處有聲生白毛

文升撫直隸東陳儀厝置垂方文升多所更變

約束不待勸諭自服文升會汪直至遼鐵戎裝遠

遼望塵伏誦除道掃厨供帳鮮備賄託儻從狐

媚曲至文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

畏鐵武文升鉞乘間讒文升於直直亦終以東

行無功啣文升既還遂誣奏文升啟邊釁謂女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

直隸虜皆山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上

上惑直言就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直謬

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亦畏直不敢爲異上

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于錦衣獄文升上言定

禁鐵器非農器也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竟謫

戍

建寧撫江南副都御史牟傑傳講學士汪朝宗下

獄

初牟傑撫山東陳儀爲布政不相能及汪直經

邊欲以詔諛見喜乘間短俸直還遣校尉刺俸

事坐貽累萬俸適以議事至京遂捕逮下獄朝

宗俸姻婭也亦并逮拷訊慘酷行賕吳綬諷令

俸故吏代輸僅半俸竟戍鎮遠衛而朝調廣東

提舉俸卒死戍所俸爲江西按察使時陷知府

許聰于死公論非之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

直所誣而無恤其冤者中官又傳上旨詰責科

道謂俸貪婪馬文升開邊患科道官相容隱緘

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御史王濬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一

等五十餘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二十時文升

俸謫不以罪俊等莫敢論列及承詰責冀以異

辭獲免竟被杖云

以戴縉爲右都御史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先是 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保傳祺時理易

州山版不與竟資緣得之祺起吏胥理柴炭細

事而位加保傳大臣不敢執正言官亦無敢言

者

七月建州直行邊

九月戶部尚書楊鼎罷

南京兵部尚書程信卒

信才雄氣果顧沉思不輕發少力耕養父母及貴無所紛華花鳥古玩不接于目割田五百畝爲義莊贈姻族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十月陳鉞請討建州夷命汪直監軍撫寧侯朱永總兵率師襲之

陳鉞既陷馬文升復以邊功要說汪直于是僞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二

報虜酋伏當加欬糾三衛入塞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余子俊言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特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罪狀未著遽伐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請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汪直不聽言于上命朱永總兵已爲監督生殺陞賞悉得便宜從事

十一月滿魯都殺亂加恩蘭併其衆

汪直襲建州夷破之

時建州夷六十餘人入貢過直于廣寧直誣以

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俘斬老弱焚廬舍而還軍興士馬耗費遼左儲畜一空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遼陽清河諸堡殺虜男婦皆支解或舂炙以洩其忿焚掠不可勝計邊將皆歛兵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方冒功圖陞賞匿不以聞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迹弗克耕耨矣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三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

恭寬平坦易愛惜人才獎拔後進惟恐不及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論建州功加汪直俸進朱永保國公權陳鉞右都

御史

官旗陞者二千八十餘人賞者一千五百餘人

以陳鉞爲戶部尚書

以王宗彝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建州之殺宗彝以郎中督餉論功陞太僕少卿

及是汪直聞虜欲復讐故用宗彝代越彌縫後事也

庚子十六年正月命汪直監督團營

大學士劉吉奪情起復

吉有父喪詔起復視事吉偽上疏求終制而陰託外戚黨善言于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不答

二月滿魯都寇榆林

以劉昭爲工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八

三月命宦者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破之封王越爲威寧伯

直喜事開邊聞榆林有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撫臣皆鎧甲戎裝迎謁二三百里蒲伏道左一如僕隸直還奏捷歲加祿米越賜誥券封威寧伯世襲直史許進等奏請越如王驥楊善例仍掌都察院

事從之提督團營如故

兵科給事中孫博請革東西二廠不報

博上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及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不實所損實多乞禁革奏入上曰博不諳事姑恕之

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

秋七月逮遼東巡按御史強珍下獄謫戍

國史紀聞

卷之一

八

珍劾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陳鉞失機隱匿贖罪事下兵部余子俊覆議請旨詔罰俸給事中吳原等言陳鉞等啟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系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不足惜不忠不仁冀此爲甚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懲爲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賈潛善賈似道罪不容誅上是諸臣言以事已處分不復問陳鉞怨王越不阻諸御史彈已枉直巡邊還鉞迎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

怒尊上越亦出迎直拒不見卽遣人馳赴遼東
同王宗彝審勘虜情宗彝阿直意誣珍妄奏遂
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拷逼使引越珍不
服下錦衣獄廷鞫無敢爲珍辯者竟謫戍遼東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
直遂獻安南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
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
一旦以兵加之恐邊釁一開遺禍不細直意不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六

止復傳旨索永樂中調兵食籍時劉大夏亦在
職方故匿不與徐以利害告子俊力言沮之事
乃寢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朝鮮貢使苦爲建州女直遮劫請改貢道由鴨
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事下部議劉大夏
曰朝鮮貢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前屯而後
入山海迂回三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
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不

許
遼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
河南

紘初爲南京御史劾中官忤旨降北黃驛丞薦
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
走擊登聞鼓訟寃得調歷陞副都御史撫陝西
時秦府旗校肆橫苦軍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
不能堪訐紘凌辱親藩 上怒逮紘詔獄命內
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章遠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七

言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紘且
賜鈔萬貫旌其廉命巡撫河南會汪直出巡他
巡撫率屈禮紘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
方直還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置
上益重紘

八月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博學強記時士爲文以奇怪相高不可句濬
主考凡怪詞險語悉棄不錄掌太學踰十年師

道尊嚴論者謂無愧李時勉云

冬十月余子俊憂去改陳鉞爲兵部尚書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勘覈東宮莊田

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按東宮莊管莊

內侍欲冒占民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宦

往勘內侍密遣人覈廉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

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則

編集居民指陳故迹盡歸於民同事者懼獲罪

廉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之諸公何愛旣命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八

下皆從所擬

辛丑十七年正月

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禦虜却之

擒斬百餘

二月免山西田租

以周洪漢爲禮部尚書

以翁世資爲戶部尚書

湖廣守將王信撫定諸蠻以爲都督同知總督漕

運

信在湖廣嘗上疏言湖廣諸蠻雖腹心之害實

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

激之使變耳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

刑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

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南畝

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餓殍已空機杼纔停

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也乞選廉仁守令

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

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八十九

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至乃

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

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

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屈加攬訪則志

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永順保靖二夷世相爲

仇信諭以威福尋解不爲亂靖州武岡諸蠻久

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犒以牛酒且詰

其順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守將徵索故作亂

今將軍待我如此我輩尚敢反耶陞都督同知

總理漕運卽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腸少盡區區耳

南京及江北山東河南同日地震有聲

以徐博爲禮部右侍郎

三月賜進士王華等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同三法司審錄囚徒

六月以何喬新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猱

遇虜寇拘執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

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

於張元其爲邊患可勝言哉宜嚴立禁防若守

關將卒故縱出塞俱謫戍炎方庶奸人知警邊

防戒嚴奏上從之

西番進獅子

西番撒馬兒罕進獅子二至嘉峪關奏遣大臣

往迎事下兵部陳鉞次從其請職方郎中陸容

不從草奏言獅子雖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

儀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無用之物當却之

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則當聽其自至若以一獸

之微而遣大臣迎三千里之外寧不貽笑於後

世耶周洪謨亦力言不可遣官事遂寢止遣中

官迎之

秋八月虜寇大同命汪直監軍王越爲征西前將

軍鎮守大同禦之

真定縣學教諭余正已上言曆法下獄

正已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勸民之急務後世

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臣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十

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

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

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

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

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

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

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

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歲開列

編成一冊上進請勅欽天監精加考訂參互證

歷頒布天下事下禮部周洪謨會掌欽天監事
童軒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因奏
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
算氣朔又祖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
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
正已膠泥所開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下
正已錦衣衛獄

冬十月詔余子俊爲戶部尚書

嚴遼東馬市之禁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三

先是陳鉞撫遼泰開馬市於開原廣寧朵顏諸
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
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鉞懼罪乃奏言初立馬
市非資外夷馬爲中國用蓋以結柔順之心撤
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市監以文武大吏
有侵剋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

十二月戶部尚書翁世資致仕

壬寅十八年正月

虜寇大同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帥師禦

之

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報威寧之怨也邊將與戰
失利命子俊統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
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召爲刑
部左侍郎

三月江南飢

時南畿災荒而織造採使日增進貢禽鳥花木
使者絡繹不絕忽乃上疏曰臣聞古聖王投珠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三

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非不知珍奇之可貴
也恐因而妨政廢事失天下心爲社稷計耳今
當饑荒之餘軍民困弊陛下正宜裁冗費却
貢獻禁奢侈慎爵賞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
之心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侈之風競起
侍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
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伏望
敕崇節儉一切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從停止
會鳥花木珍奇玩好之類諸四方勿復來獻

人心安而社稷有無疆之福矣時又遣國子生湯榮取常州段銓家古書盧岐僧院取刻絲羅漢觀音恕又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多聞強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博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為億兆主其學不在博在乎知要詩三百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讀詩亦可也陛下若於清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說命無逸諸篇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涉獵之儘可

國史紀聞卷之十

九十四

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求諸家之書而觀之乎至於佛老之說誕妄不經惑世誣民為正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也疏入皆不報

妖人王臣伏誅

臣幼為人奴以妖術惑眾嘗遊江陰干諸大姓不納後入京因內援得見幸以為錦衣千戶上命中官王敬往江南搜寶玩珍奇臣與俱大張威焰所至凌轢官吏綱罟士民江南玩器書畫金寶搜括殆遍匪不與者立毀其家所納賄賂

以數十萬計江陰諸大姓以舊憾受毒更慘東南騷動王恕疏其罪狀于朝請亟誅之以安人心上乃遣官械二人下錦衣獄戮臣于市傳首江南敬發戍南京中外稱快

復罷西廠

時江直在人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萬安亦謂宜罷上乃罷西廠中外忻然

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五

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鄖襄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否可能持大義晚年乃更為謙厚未免浮沉云卒謚莊敏

九月滿都魯可汗死亦思馬因立把禿猛可為可汗

金星晝見

冬十一月江直有罪罷奪王越伯爵編管安陸吳綬謫戍邊陳鉞戴縉並除名

直用事久竊弄威福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致顯榮錫梓者仰遭禍譴有中官阿丑者善詆諸每於上前作戲能譎諫一日丑作醉酩狀旁一人伴曰官人至醜如故又曰駕至亦如故已曰汪太監至矣驚迫屏息傍人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荅曰吾將兵惟伏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自是疑直寵漸衰御史徐鏞等劾直欺國弄權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為死黨大肆羅織中外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直而不知畏陛下又聽陳鉞誣執建州貢夷請兵征勦傾竭糧餉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人大舉報怨屠害軍民鉞等反冒陞賞王越又與直密謀出塞掩殺老幼妄報大捷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擾邊陲邊民橫罹鋒刃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直等若罔聞知其罪不容于死乞明正典刑籍其家以為姦臣結黨

弄權擅間邊鄙之戒 上納其言下廷議覆奏廷直并其黨寬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翊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

時馬亦思因擁眾寇大同殺邊將紫荆居庸告急勅喬新巡邊喬新遣課覘虜營聲言搗其巢

虜懼不戰遁時山西饑人相食卽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內帑准鹽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餽饑人疏渠出粟饋市全活甚眾

二月復項忠官

汪直既敗 上察忠枉乃復其官予致仕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為福建叅政

大夏居職方虜寇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

中官有欲薦大夏者遣人致意大夏異詞謝之
吏部議以太僕卿處大夏大夏私語所知曰京
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郡縣長吏政不
平恨不得身代之今幸登朝不一親民非素志
也且曹郎出非郡守即二司官階崇重何爲不
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泰政海防久
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
館往來督察不半歲海道肅然

三月南京禮部侍郎致仕章綸卒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

贈禮部尚書謚恭毅

夏四月陞陝西巡撫鄭時爲貴州叅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
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
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上怒謫
時陝西軍民送者塞塗流涕不忍別若失父母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既敗文升枉得雪詔復其官致仕遼
東巡撫王宗彝亦以直黨降乃起文升代之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韶在廣鎮守內臣顧恒歲假貢獻求索多方民
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
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彫傷國本爲害
反大市舶內臣輩奏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
舶司爲造辦之需韶又疏其矯稱進奉私庇富
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
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勅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
鳥騷動雷廉又勅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
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
索所過蕭條海中官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
韶言韶每事邀名方命上直視芳不應芳懼
伏地謝韶貴州

九月授舉人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廣東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
不第乃棄舉業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彭韶薦
之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
至部復以疾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九

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毀憂成疾之而憫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病愈憂愈憂愈病愛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予告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由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假秘書並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信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一

十月以張鑒爲刑部尚書

虜人宣大

十二月罷傳奉官

時諸關川事無恥嗜進者皆資緣近倖獻珍玩輒得卿寺郎署爵秩謂之傳奉官京官止一千二百而傳奉官乃至八百人名器冒濫登技藝之流皆濫朝參於是給事中上瑞等言傳奉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頁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二月以佶鍾爲副都御史巡撫保定

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顯爲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賜進士李旻等及第出身有差

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餘下人少遊舉子業稍厭之既從吳與弼遊盡棄舊學慨然以古人自期其學以忠信爲本以力行爲要罔以敬名齊勗靜語默造次未

常少違對妻孥如賓客執親喪哀毀逾節三年
不入寢室家貧甚褸衣簞食處之泰然日以仁
義潤身以讀讎潤屋足矣排異端振流俗高風
振于江南淮王請講周易以師禮待之卒年五
十一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集

四月以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以陳俊爲南京吏部尚書

復以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以彭韶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

召兩廣督撫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束將士不得輒進

兵諸峒峽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

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戶

口生息

上手勅褒嘉召同掌院事

五月進大同總兵周璽爲都督僉事鎮守三關

先是虜酋亦思馬因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

寇入塞中軍失利璽還兵內援夜忽值虜勢銳

甚璽勵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

矣於是衆爭奮死戰璽臂中流矢拔鏃督戰
益急會救至虜退上嘉其勇遂有是命

逮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鏜鎮守

太監蔡新下獄

以虜入塞不能禦也寧降指揮同知鏜降知縣

秋七月河北燕南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

八月逮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徽下獄謫官

時妖僧繼曉以秘術因梁芳干上出入禁中被

殊眷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數計又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

請建永昌寺費鉅萬毀民居人心怨憤於是俊

上疏言今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

繼饑饉荒半天下人民流徙填委溝壑拯救無

策可爲流涕而妖僧繼曉乃請內帑數萬建佛

寺臣按繼曉本一儉狎小人曩以邪術蠱楚府

事敗懼罪竄身京師誤蒙聖眷五尺之童皆爲

切齒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聽以有用之財供

無益之費陛下聰明神智乃蹈梁武覆轍虧

損聖輿蠹壞至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

斬繼曉禍未可言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
狼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驟得美官觸之動
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僭如石崇數年之間假
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府藏殆盡今內
外百官以及閭井皆痛心饑民之死欲食梁芳
繼曉之內然卒不敢進言於 陛下者所惜者
官所畏者死爾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臣等何如人臣誠
不畏死惟 陛下裁察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上疏
永獄後府經歷張翬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
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力爭曰祖宗朝未有
殺諫臣者殺俊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
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謗不然俊安知宮中事
提視擲恩恩免冠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左
右矣趨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俊死
若等不得獨生乃歸卧邸中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得不死謫雲南
姚州判官蔽謫知州初俊之草疏也自分必死

區處家事其妻不敢諫其友勸止之不從通政
閱其邸門君龍言人所不敢言吾輩愧死然雷
霆之下恐有不測惟君再思之俊曰吾思已三
寧云再地置疏於案而去及廷杖大呼曰臣赤
心爲國死卽死耳安用杖時萬安附中官諫官
皆不敢言俊獨慷慨上疏直聲震海內上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十月虜入大同命定西侯蔣琬總督尚書余子俊
帥師禦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上疏
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出臨大
邊耀兵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輪益困請班師諄
之何喬新與劉珥書曰竊聞戰不可數戰數則
民疲北虜憑陵中國久矣邊將懷奸不肯橫身
以禦敵每虜寇小入輒張大以聞朝廷遽出京
軍以征之成功則同受陞賞償事則有所推委
此邊將之奸謀也數年來京軍凡幾出而幾戰
平京軍出則虜退京軍歸則虜來是虜得垂肆
其疲之之術也不知朝廷置邊關果何爲乎使

京軍疲於奔命而宿衛單弱供餽煩苛得無可慮乎以不能用

冬十一月封罕慎爲忠順王入哈密

上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守臣請乘間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賤國人怨之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韋瑛伏誅

瑛自罷西廠調外任爲萬全衛百戶欲邀功希

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六

起川乃僞爲妖言誣巫人劉忠興等謀不軌走

告監軍中官張善善使人助瑛捕獲忠興等加

以毒刑皆誣服聞於朝復遣官即訊得其情

上曰瑛襲罪當死僅薄謫而稔惡不悛若此亟

斬之仍梟首示衆其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給事中李俊等言今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

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

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

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

巧如采芳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

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瑩田景暘張宣尹

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

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

致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皆罷斥

庶天變可回

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張轍爲南京左府經

歷

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七

先是俊餽既貶王恕上疏言陛下過聽妖僧

大興土木營建佛寺將以求福利也三代以前

無佛法而厯數綿長三代以後信佛法而運祚

短促則佛之無益於世明矣今都城內外佛寺

不知幾千百區又復營構毀民居耗國用舉朝

皆知此舉之非而不敢言獨林俊言之亦皆知

林俊言之是而不敢言獨張轍言之今皆宜

之於法人將以言爲諱設有奸邪之國陛下

何由而知之願復俊轍官以慰天下不韙之

以星變梁芳等恐言者及之乃乞中旨復二人官

謫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

張吉等應詔陳言皆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

惡勅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慎選大臣臺諫

斥佛老惜名器以弭天變疏入俱留中尋以他

事謫吉景東府通判璣普安判官毓元臨西縣

丞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陞蘇章亦皆上

疏言星變乃闕暨干政妖僧蠱惑庇邪佞逐惡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八

良所致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

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官闈秘密上怒因書上

言六十餘人姓名於屏擬陞則紕其級不則遠

惡迤於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重恐禍及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

牒五百道許之詔命母終仍出供職御史汪奎

等言繼曉結梁芳營建佛寺又結與度牒五百

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

與妖僧乎乞治梁芳之罪追還繼曉斬首都市
以謝天下詔革繼曉爲民追還所領度牒

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

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

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工藝之人遁逃之流

邪術之輩各尋蹊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克滿

朝市虛糜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勸有

功也又言林俊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繼曉以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九

左道惑衆亦被放逐此足以彰陛下日月之

明然諸司中如俊直言遷謫者尚多邪奸之徒

豈無後繼曉而行術者乞將言事被謫諸臣悉

令復職挾持邪術者禁不得入京希求進用如

此則正人進而宵小遠矣不報

以張苗爲南京通政使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

者得勿黜苗疏詢懷恩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

輩亂國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耶天必殛汝矣

敏素驕貴被恩折辱歸憤恨死其任太常寺丞
張苗領費上獻乞求為侍郎 上以苗起承差
不可乃授南京通政使

二月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

以湖開漕渠也

三月泰山屢震

時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
劉珣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
山震動應在東宮事乃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閏四月調順天巡撫楊繼宗外任

繼宗執法不阿貴戚內宦庄田繡錯圻內有侵
占民田者繼宗悉奪還民以是宦戚皆怨思中
傷之會治中陳翼謁繼宗怨繼宗不加禮遂誣
計繼宗諸闖又從中構之乃調繼宗為雲南按
察使

以彭韶為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韶應詔陳言漸不克終者四事內臣貢獻貴妃
加於中宮 陛下又褒賞其家幾與先帝后

家等一也內臣日增歲益數以萬計利源耗
多付其手作姦犯科一切不問所請輒從二也
四方貢獻珍奇克溢通番航海勞擾百姓三也
六卿大夫并加師保諸寺監兼領高官及其休
去月廩歲與通施凡鄙四也疏入不報時被命
召為大理卿素士遂改撫順天

五月廣東大水

左布政陳遵馳奏災傷未報遂便宜發粟賑之
七月太子少保右都御史朱英卒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大學士劉珣致仕

珣素薄萬安時時對客罵安負國無恥安聞積
恨與劉吉構以飛語假俳優中傷之珣遂乞致
仕

逮陳鉞下獄尋釋之

鉞既罷家居寡嫂孤侄苦其凌轢赴京訴鉞在
軍中隱匿金寶美女諸不法事逮至下獄鉞揚
言曰金銀子女信有之然當時皆分餽當事我

自其餘耳諸大臣曾受其餽者聞之皆極力營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以彭澤爲史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人順中並爲編修坐冒餼除名李賢救解得免

迨李致省後幸華附之又與萬安深相結一時

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丙戌二十二年春正月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五

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子俊在宣大欲推論林法修兩鎮邊垣而工役

浩煩怨謗紛起科道交章劾子俊昧時宜急功

利驟凋弊之民興城堡之役邊備空虛羣情嗟

怨且言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

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

手足而輕腹心不能保邊而適以擾邊不能安

民而適以困民疏入上命工部侍郎杜謙往

勘謙還奏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官銀一百五

十餘萬糧二百三十萬雖給士馬築墩臺造兵
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上乃
革官保勒令致仕

三月虜入開元塞

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讀尹龍除名

旻嘗劉珥而與萬安不協安數欲去旻輒爲珥

所沮珥既去安欲引尹直入閣旻不可安遂托

李致省諸旻於上復嫉所親科道張雄陳孜等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五

劾旻掌銓鬻爵苞苴公行其子龍竊弄父權其

門如市詔逮龍廷訊坐除名旻勒令致仕旻在

吏部多以美秩私鄉人凡所推舉先權要而後

冷散人多怨之卒以此敗

逮廣東左布政陳璘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太監韋春奏乞均徭餘戶六十

人辦方物璘不與番人馬力麻販海上說蘇

門答利國貢使韋春貪其利不問選發其僞逐

之撤馬兒罕遣使貢輒得厚賜中人護行至南

海又欲航海市獅滿刺加國徵賞選上言西越貢獎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迺者珍禽奇獸徵求外夷奸貪憑藉因緣爲利勞罷中國貽譏外域恐爲聖明之累事竟止番禺民王凱附草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知縣高瑤執之搜沒番貨鉅萬選上其狀於朝眷積怨選每事裁抑遂誣選黨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李行卽訊行畏眷不敢異眷復賄選所黜吏張葵令誣選葵曰死卽死爾安敢以私憾陷正人大呼爲選白寃行等羅織無所得乃文致成獄坐徙奏上詔奪選官逮赴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雷至幽宮病卒張葵乃上書爲選訟寃曰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於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播惑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虞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春進者敗露知縣高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頁

番波法持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若恨選發其奸私遂欲濫清節榮惑聖明勸官李行承眷願指鍛煉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寃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節皆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本心顛倒是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囑曰拷掠身無完膚臣其死爾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矯制發粟意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頁

夫選砥節公橫催譏構君門萬里謫謫其
臣以罪人橫斥田野乘未自給百無所圖敢冒
死被陳井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唧屈抑之
寃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
他事罷容鎮守選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
自期潛修篤行不求人知終身儉約無異寒素
之官廣東止東驢山都門嘗曰居此官必盡
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所至有德政而幾河南
廣東皆立祠祀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五十五

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

輅在政府每遇大議能持正馬文升嘗曰我朝
賢輔當推商公楊文貞李文達莫或先也卒謚
文毅

八月以耿裕為吏部尚書

以袁寅為山東右布政使
寅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
今兩不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
山東饑民無聊宜賑賑恤臨濟乃南北咽喉賊

皆授為害不小宜選大臣鎮守二州訓兵屯田
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金四萬賑徐州命
邵御史鎮臨濟寅平生誠心直道無黨援自簞
仕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
志嘗語座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
也此日閑逸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時
謂名臣

九月令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七

已累上章乞休會侍郎馬顯乞休即顯疏批曰
留都民饑尚書王恕老髦無策拯濟同顯致仕
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累上封章直陳時事
陛下每優容之及以年老求去輒蒙慰留今一
旦勒令致仕羣情驚駭昔莊助論汲黯於漢武
帝帝以為占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
大臣遇事敢言無踰恕者妄意以恕為社稷之
臣則恕之大就豈容不言乞召還以竟其忠
上以純出伯安言命安為河南府推官

調兵部尚書馬文升於南京參贊機務

時貴與都勾黑苗弗靖守臣倚內援請發黔蜀湖廣兵會討文升持不可奏遣官勘之果無他虞品者管內請調文升南京

以文升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於南京禮部

裕秉鈐清慎請密不行忤權貴意故調

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爲左侍郎倪岳爲右侍郎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十一

復建大永昌寺

先是建寺於西市已有成緒繼曉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獻宅而托芳請襲侯芳言於上許之大興工役民心益怨

進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兼太子少保

懷恩等口四人柄國朝廷可謂無人矣

淮北山東大饑

命副都御史賈俊鎮守臨清

十二月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冬無雪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妃山東諸城人父貴爲掾吏謫居霸州妃選入掖庭侍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吳后之廢實由於妃及王后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機警嫵媚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錢能單勤汪直梁芳輩與章皆厚事妃爲內主假借貢獻橫擾民財擅作威福弄兵鬻爵海內怨憤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二十一

孝穆皇太后以妃故遷居西數年而崩至是妃卒上震悼輟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下已欲追廢妃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卿之及守隨來朝乃讒於上以中旨調外任

三月加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華致仕

賜進士唐宏等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尊 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

五月京師大旱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

上執盜起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

秋七月進萬安少師

八月庚辰 上不豫命 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

殿巳丑 上崩於乾清宮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一

九月壬寅 皇太子卽皇帝位

改明年元曰弘治

上大行皇帝謚號

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廟號憲宗

大赦

奪番僧領占竹誥勅遣還四川

給事中韓重御史陳穀等劾稱法王領占竹等

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中莖禮義之教歸衣玉

貪前擁後訶愛惑聖明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

進幣黷法碗以穢汚之法冒陞賞之榮罪惡深

重宜正典刑以絕異教詔奪封誥印勅遣還四

川光相寺

冬十月尊 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后王氏爲 皇太后立妃張氏爲 皇后

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言

時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且東南光芒燭地蜿蜒

如龍蛇人皆驚乃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應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一

詔上疏極論陰陽之理言內閣爲天下政本宜

進君子退小人今閣臣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

足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尹直挾詐懷奸全

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留之必不能輔君德

修朝政賢人將觀望而不敢來羣邪且盤結而

不肯去上危社稷下禍蒼生宜放歸田里致仕

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

剛勁可震大奸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

疑世之所謂君子也用之則君德必開明朝政

必清肅賢士拔茅而來邪人望風而去利社稷
福若生亟宜徵召簡置左右然君子之所以不
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者大抵宦官陰主之昔漢
元帝嘗任蕭望之周舉矣制於弘恭石顯則不
得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間於陳
源甫昇則不得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
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清賈似道丁大
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
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五五

願 陛下鑒既往謹將來大彰英斷總攬乾綱
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
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疏入不報
除進士李文祥爲咸寧縣丞

文祥慷慨負才氣見浮沉世事者慨大罵之獨
與鄒智及御史湯鑑等十餘人友善高自標榜
萬安孫弘璧與文祥同年安欲令文祥附已使
弘璧之款於家屬題書鳩文祥援筆立就末云
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適

詔開言路文祥上疏言帝王爲政恃權與法權
不可使近習分法不可使小人玩祖宗建立卿
貳分理萬機任專責重事無掣肘項者權移宦
侍當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摧挫言官濫
授冗秩阿順者驟遷違忤者遠竄朝野寒心道
路側目譬諸心腹之癰不早圖之爲禍不小望
密訪渠魁明彰國憲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
矣祖宗律令各有科條服色器用等威有辯項
法司斷獄惟徇已私不恤國憲豪橫者雖重罪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五五

亦寬假貧弱者雖小嫌必鉤鉅惠及奸宄養成
惡俗豪家俗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紀綱
盡廢體統蕩然奇技淫巧漸成上侵宜申明典
章使執法之吏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強罔赦
則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又言王竑王恕孤
忠勁節宜置之公輔林俊王純直言敢諫宜列
之諫垣其人臣小臣中有尸素無恥者皆宜罷
遣又言古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
其情聽者亦足爲戒宜廣求直言霽威優禮言

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誠寡而辭拙者

亦合當以嘉其意語其切直疏入召詣左順門

傳旨詰責雖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

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擬旨令吏部除文祥繁

難歷德因循縣丞

以何喬新為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為吏部右侍

郎彭韶為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

葬茂陵

詔議祧廟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五

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制常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

議禮部侍郎倪岳議以為論者欲祧德懿熙仁

四廟而太祖百世不遷是知尊太祖而不

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王太王王季

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德祖以上

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后稷太祖太宗

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下當以次祧

遷今憲宗升祔當併懿祖宜於太廟寢殿

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

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吏部

侍郎楊守陳上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而宗有

德故凡號太祖者即始祖也始祖必配天若商

周之禮豈皆有功德不獨原本統也宋僖祖及

我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

言見宋儒嘗取王安石說遂使七廟既有始祖

又有太祖始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

名與實乖非禮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

國史紀聞

卷之十

一百五

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

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各不

失尊庶無尊禮禮官議非是上卒從部議

召太監懷恩於鳳陽掌司禮監事

懷恩在憲廟時能直諫常嫉其儕輩所為汪

直之遂恩有力時察芳韋興以濫巧禱祠蠱

上心托內藏累代所養一空一日憲廟指示

之曰帑府虛竭昔爾二人為之吾不與汝計後

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二人懼甚客爲
芳畫曰今上鍾愛興王不如勸上易儲是
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公可保富
貴於無窮寧只脫禍也芳善言於昭德乘間言
之憲廟且曰事在懷恩憲廟召恩微露其
意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奉命寧陛下殺恩
無使天下人殺恩也憲廟不懌而罷出懷恩
鳳陽易儲事亦寢至是上念恩忠乃召還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嘉靖

恕至京鄒智語之曰公宜先請見君歷陳時政
闕失庶其有濟拜官以後不復得望清光矣恕
善其言而不能用

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后祔葬

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
周禮春官大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益祀姜嫄也在宋則元德懿德有別廟之享章
獻章懿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

並同太廟今孝穆皇太后神主宜於奉先殿

傍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

上從之時有縣丞徐頊上疏請究皇妣亮逝

之由以復不共之讐當時診視太醫方賢吳衡

俱宜逮治下禮部議覆請逮萬家戚眷曾出入

宮闈者究訊萬安劉吉故比萬氏懼甚尹直曰

此事宜寬解若與大獄株連蔓引非先帝意

安等喜曰公言是也乃擬旨以爲流議難憑已

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

嘉靖

萬安罷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
閣

安柔媚傾險與萬貴妃兄弟僧繼曉李孜省深

相結納以圖寵眷力援同黨排斥異己舉朝側

目上在東宮稔聞其奸邪憲廟崩內豎於

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待至閣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不能

出一語已科道交章劾之上復令懷恩持彈

文示安安長跪乞哀猶無去意思就摘其牙牌

曰請出矣安始惶遽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各曰安雖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

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左都御史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十二月尹直罷進劉吉少傳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以丘濬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一百天

虜寇甘涼蘭鞏

李孜省下獄死

以黃孔昭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爲文選郎持衡清慎留意人才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備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於冊量其才隨其地致之與論薦用各當其才如是者十五

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至是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沐俊爲雲南按察司副使

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千人爭以金塗佛面後接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撤其材葺學宮

召總督漕運都御史李敏爲戶部尚書何喬新爲

刑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一百天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卒

竑剛正嚴毅嫉惡如仇孤忠大節紳庶共憐惜未能盡究其志云

命保國公朱永提督團營

國史紀聞卷之十終

國史紀聞卷之十一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

徐楊先敷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張道清訂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春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濬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

以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起前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叅議辭不就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欽廣寧人自少沉篤好學舉進士爲戶科給事

中兄陳獻章講學遂絕川世意解官去執弟子

禮事獻章及是薦授叅議以母病上疏懇辭且

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

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當

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以俗儒濫廁二曰薦

賢才以輔治道謂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

宜以非常之禮禮之或在內閣俾叅大政或任

經筵使養君德不宜棄之林泉三曰遵祖訓以

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諸官載之祖訓不過

職洒掃供奉闕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玉振舒襄

牛王汪直梁芳輩或陷主虜庭或動搖國本或

貽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

巧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鑒已

往之弊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

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四曰興禮樂以化天

下謂陛下卽位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

舉行朱子喪葬之禮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革去

教坊俗樂則風俗自美民心自善疏入報聞允

欽辭

以鄭時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停止生

員吏典上納例

王恕奏言永樂宣德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

有士馬當時未行開納事例軍民不聞困弊邇

來少有災傷守上官止同目前分寸之利不爲

國家長久之計輒奏開生員吏典納糧納銀等

例此例一開雜進者多以致正途淹遲選法難
滯又况雜途所進多頑鈍無恥之徒今日既知
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
天下治安何由可得宜悉停止從之

閏正月修憲宗實錄

詔舉異才

二月帝耕籍田

禮畢宴羣臣優人出狎語馬文升厲聲曰新天
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賣亂宸聰卽斥去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二御史以糾儀下獄文升言卽位初不宜輒罪
言官得釋時論避之

致仕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陳俊卒

俊孝友廉介沉毅簡直在南戶部能按典則制
國用節財數十萬卒謚康懿

以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進在憲廟時爲御史有風裁有道士以黃白術
干湖廣總兵李震不售誣總兵謀不軌汪直欲
以爲功逮震自口至京煅煉成獄進獨發其姦

磔道士于市後震懷金謝進叱却之轉山東按

察副使屢斷疑獄發奸如神有武弁挾數金

同儒生飲肆中夜弁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同

飲生酷訊誣服進疑之念必酒肆中人托他事

備取商賈問之見酒家市布數十價稍厚乃武

弁子死次日也進曰得之矣一訊遂服嘗監試

鄉闈同事者欲私一貴介進厲聲曰天下事廢

盡公道獨此事存耳公欲壞之耶言者慚阻至

是巡撫大同數條邊事戎政修明北虜懾服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四

以秦絃爲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絃先爲戶部侍郎忤權貴降廣西參政王恕重
其剛正特薦起之

三月帝視太學謁先師

起用降謫主事張吉王純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

毓元李文祥

吉等並以言事遠謫南京吏部主事儲確上言
五人者旣以直言殉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
之蠻烟瘴霧之鄉與死爲伍情實可矜若寘之

風紀論思之地言論風采必有可觀上可其奏
皆得召還

追贈故少保于謙太傅謚肅愍建祠祀之

給事中孫需等言謙有社稷功遂有是典

初開經筵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略曰 陛下御
極以來外棄珍玩放遠奇袤登用正人聽納忠
諫躬覽章奏持此不倦可幾堯舜然正始猶易
保終實難若內養弗深外資弗博銳志少懈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心漸滋有初鮮終可爲深慮伏願遵祖宗舊制
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經筵
必擇端介博雅之儒進講未明輒賜清問必待
聖心洞悟而後已午朝政事令羣臣口奏略節
面領裁斷軍國重務則召大臣從容面議仍許
諫官對仗糾駁大抵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
多處乾清宮之時少使賢才常接于耳目視聽
不偏于左右則欲寡而心清感法而理徹內外
文修始終如一以致盛治易于反掌若但如近

日講學視朝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宦寺批荅臣
恐積弊未釐後患難測不但如前所慮而已
上嘉納之

王恕亦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
議事不過片時主雖神聖豈能盡察不過寄聰
明於左右左右之人豈能盡識大臣之賢否或
得之毀譽之口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
枉以枉爲直願日御便殿召諸大臣咨詢治道
謀議政事非惟可以識大臣才品亦可以啓沃
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六

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雨雹

萬安尹直敗劉吉阿結科道昏夜款門祈免彈
劾又建言掌科道官當不次超遷諸言官喜共
柔媚遂無劾吉者左庶子張昇因天變上疏言
天意示警由輔佐非人所致劉吉與萬安尹直
同惡相濟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恐
言官發其奸遂欲超遷科道柔佞取悅無所不
至自是日道無復言言而羣臣靡然附之 陛

下方日御經延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酈夫爲講
官領袖臣與之旋進旋退實切汗顏先時貴戚
萬民依憑宮闈兇焰焦灼吉與締姻請託公府
略入內門幸林甫之室日腹劍買似道之牢籠
吉路吉貴合而爲一因數吉上罪誦誣斥以
回天恩上御史魏寧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
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僧繼曉伏誅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七

給事中林廷玉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雖已斥
逐然盜竊賞賚家資鉅萬日擁美姬自娛元惡
漏網非所以昭法典示鑒戒上納其言遣使捕
之明繼曉召湖廣猶猖縱左布政使黃紱口繼
曉以妖術故下離上左右今得罪避出名掃墓
實逸賊乃檄武昌府倅之後堂無令得出入俄
使者至撫送京伏誅

虜把禿猛可汗死阿亥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成化中北虜九刺獨強小王子次之二種反復

相殘並陰結朶顏伺我塞下卽貢馬亦相繼往
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自相備不能久留
內地未幾滿都魯衰弱而把禿猛可王屢遣人
貢馬及是把禿猛可死弟伯顏猛可代爲小王
子虜中以上勿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伯
顏猛可及其酋長與九刺酋亦遣人貢馬許進
貽書猛可言通貢之利猛可憚進威名奉約謹
貢使至塞皆下馬脫弓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
邊患少紓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八

秋七月禁奪情起復

王恕奏言三年之喪所以報本古聖人緣情制
禮萬世不易高皇帝酌古定制凡文職聞父母
喪悉令守制所以教之孝也守制止於二十七
月所以示之有終也今乃有奪情起復者貪祿
位之榮盼忠孝之節汚玷聖治敗壞士風乞著
爲例今後非身任金革勿得奪情違者以匪喪
論制曰可

八月詔議孔廟從祀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九

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請罷荀况馬融王弼從祀進祀薛瑄少詹事程敏政亦言馬融爲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代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劉向喜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爲術家之小技賈逵不修小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王弼倡爲清談以亂晉室所誣易傳祖述老莊何休春秋解詁黜周王魯戴聖治行不法身爲賊吏王肅以女適司馬昭輔成篡逆杜預守襄陽數饋遺洛中貴要伐吳之役因所獲之譏盡殺江陵之人爲吏不廉爲將不義此數人者皆得罪名教宜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無過舉然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發聖學宜祀于鄉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者七十六人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爰林放中張三人公伯寮懇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蠱惑而孔子稱爰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

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俱不載諸弟子之列中惟中堂宋刑昺以爲一人宜存振去黨祀瑛于衛祀放于魯而罷公伯寮秦冉顏何洪武中川行人司副楊砥議黜楊雄進董仲舒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其併黜况尚有可議者二人文中子王通宋儒胡瑗是也兩人師道之立百世如新宜加封爵祀于學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顏曾子思配享堂上而父坐廡下非所以明倫也若以爲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恐諸賢冥冥之中不享非禮之祀宜別立祠祀啓聖公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而以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下廷議倪岳言馬融王弼之徒立身不無可訾然自秦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今之經傳尚多引用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成仍舊云

八月以楊繼宗爲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九月以戶科都給事中陳壽為大理寺丞尋調南京光祿少卿

壽在科閱宣大巡牧馬草坊中官不法者抗章劾之請置諸法又極論萬貴妃兄弟及梁芳繼曉革帖寵撓國是被逮繫詔獄尋得釋上卽命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還大理為忌者所指摘王恕疏救之稱其正色敢言劉吉擬旨竟調南京

冬十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一

洪謨在禮部嘗言書蔡氏傳璿璣玉衡非是以故占步不合乞更定又言西番烏思藏合諸族入貢徵賞踰舊額歲益至三四千人河西諸番復詭烏思藏族益不可詰請視倭夷例給與符二十道每貢書使名及貢物議以金印至關驗納否則斥去成化末月當食不食衆議宜賀謨言陰盛故不可賀竟不賀至是以疾致仕

以兵部郎中陸容為浙江叅政

容在職方時邊報旁午章奏日三四上皆中肯

祭事下九邊邊人驚服中官李良典御廐為指揮王欽梁宏乞陞都督僉事上許之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極品不宜授無功良招權市恩當正典刑疏兩上事竟寢上登極上疏論八事曰儲養首儲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劉吉柄國謂容侵官衙之容以望宜內遷竟出為叅政容至浙尤有聲既竟以考察去位士論憤惜容有經濟大志于經史百家及禮樂兵刑之制無不通曉著述甚富有式齊稿菽園雜記等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二

調南京給事中方向等外任

上初召王恕南京科道舉恕入相上曰朕用寒義工直故事委恕若有謨議亦無不從劉吉深銜之恕在吏部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吉每有所軒輊恕亦獨不輒撓南京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齟齬奏言報前恨擬旨給事中方向等貶謫璣盡端自如

知言官府一體不宜異同不報

舊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為禮部尚書

以黃綬為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綬至延綏幼貧鬻將卒撫恤士卒一日出見川

中飲馬婦尺布裁下體嘆曰我為巡撫令健兒

貧至此何面目臨其土歸急發餉金三月軍中

感泣願盡死時有詔汰僧尼綬悉以尼配無妻

軍士後去延綏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

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三

阿黑麻言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欲殺罕

慎畏未敢發乃好語求為聯姻罕慎信之阿黑

麻至哈密訪罕慎結盟遂殺罕慎

已酉二年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卒

子俊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

近日小亦必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

大則當當以身任之豈得養交市恩為遠怨自

全之地乎贈太保諡肅敏

中書舍人吉人下獄前籍謫兵部主事李文祥為

貴州興隆衛經歷

文祥既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會吉人以

言事下獄有希劉吉意媒孽文祥者言文祥前

疏安議輔政遂并逮詔獄降為衛經歷未幾進

表南還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

惜之

逮御史湯箬及壽州知州劉槃庶吉士鄒智于獄

先是箬以叩馬詣內閣會勅言新政之初公等

柄國鮮所匡益萬安謬謝曰我輩竭力贊襄奈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四

上不從何箬退即以其語劾之謂安等歸過于

君無人臣禮疏留中已安直俱罷吉深銜之使

門客徐鵬哨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伺箬槃家壽

州知州劉槃與書言嘗夢一人牽牛陷澤中邪

提牛角出之人牽牛象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

復安之兆也箬出書示客璋即劾之謂其妖言

誹謗并連及鄒智俱下詔獄智囊三木僅餘殘

喘神色自若獄官苦訊無所屈書詞曰智與箬

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大寒大暑懷講或

論午朝不宜一事兩事寒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王恕疏救之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乃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船與槩俱謫戍河西大理評事夏徵士言臣伏見上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御史湯鼎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

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舉罪愈重則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目前之禍亦成身後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若能容之則名固歸于人主矣此實大學士劉吉誤陛下吉之奸不減萬安尹直陛下豈可聽之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左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屠淵還掌院事

太常寺請復傳陞官不許

太常寺掌寺事禮部尚書劉爰奏缺官供祀乞復司樂徐啟端等王恕上言先時奔競無恥之徒貪祿內豎傳陞京職至以千數名器大壞物議不平陛下嗣位之初首罷傳陞人心痛快今劉爰復爲徐啟端等陳乞是爲傳陞官立赤幟也川一人則數千人將接踵而至朝廷清明之政從此壞矣宜明正其罪以戒將來事遂寢三月以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命刑部侍郎彭韶巡視浙江

時浙江不靖勅韶巡視韶劾罷不職守臣誅其巨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阻壞即勅韶理鹽法韶上疏備陳竈戶之苦繪圖以獻

以張悅爲吏部侍郎

悅華亭人少凝靜篤學力行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由刑部郎提學浙江始糊名校士已歎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吃不爲動上初卽位諸大臣率求去悅時爲工部侍郎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忍言去尋改

禮部主是改吏部主恩重悅深相倚信

以秦紘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四月以鄧廷瓚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廷瓚巴陵人何爲淳安令有惠政不求赫赫名
終九載無知者巡撫張鵬始識之薦知梧州毋
憂去起補程番程番在萬山中夷獠雜處難治
廷瓚悉心規畫敷政公平夷皆服悅田不踰界
市不二價四境晏然累官山東布政至是貴州
黑苗叛乃以廷瓚爲巡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七

五月河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以右副都御史戴珊撫治郎陽

改刑部侍郎彭韶爲吏部左侍郎

六月京師大水詔錄囚徒求直言

八月土魯番入貢

阿黑麻遣使入貢詭言罕慎病死國亂求爲哈
密王且請通使馬文升議遣使和好雖北虜未
有且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主哈密至入貢則
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璽書切責阿黑麻怒謀

欲勒兵近塞要求其酋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
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旣殺
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
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款之再圖後舉阿黑麻
以爲然

以周經爲禮部右侍郎

以孔鏞爲田州知州

鏞平生以忠信自勵所至有聲績至田州纔三
日峒獠舍卒犯城郡兵盡調發衆議閉門守鏞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八

曰空城豈能支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
衆難之鏞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諫阻不聽
請從以上兵又不聽單騎令二人控而前賊遮
馬問故鏞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有所言既
至賊露刃出迎鏞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
爾父母當以禮見賊羅拜鏞曰若曹本良民迫
於饑寒同救死耳前官不察此動以兵相加我
今奉朝命來作汝郡守視汝猶子不忍戕害汝
若能從我當宥汝罪以穀帛資汝爾後無復劫

掠若不從可殺我官軍來問罪汝無遺類矣衆
錯愕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敢
犯鋪口我倭矣索食食已復曰暮矣當卽宿此
賊皆驚鋪酣寢達旦曰吾歸矣爾等能從往取
粟帛乎鋪出峒賊數十騎從及城止送者門外
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謝而去迄鋪終任不
復出

十月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

守陳性恬澹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未嘗謀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九

進當事有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卻之
曰吾髮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
耶嘗被命教內豎多貴幸用事與守陳同事者
率因之進取守陳獨無所藉嘗言國可滅史不
可滅靖難後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年朝政及
死事諸臣皆湮沒不傳及今蒐採猶可補國史
之缺景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猶書邸戾王
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卒贈禮部尚
書謚文懿

命州縣選民兵

天順初令招募民壯官給鞍馬器械免糧五石
戶二丁人以資供給至是令州縣選精壯民兵
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州縣七八百里者每
里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
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四時操練遇警調
遣官給行糧餘如天順年例

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庚戌三年正月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二十

致仕大學士劉羽卒

羽美丰容善談論秉心不疑直亮無矯飾卒爲
萬安所排不得行其志卒贈大保謚文和

二月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尋進爲侯

三月賜進士錢福等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河決原武遣戶部左侍郎白昂治之

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
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
一汜溢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瀾漫

四出不山故道禾盡沒民溺死者衆議者請遷河南藩省以避其害左布政徐恪力言其不可乃止命昂往治之昂舉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協治乃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浚宿州古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浚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寒決口三十六山是河入汴汴入淮淮入泗以達于海水患稍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堤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焉

六月伯顏猛可入貢

秋七月以謝鐸爲南京國子祭酒

鐸上修明教化六事曰擇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饗歷其正祀典曰孔廟從祀之賢萬世瞻仰所繫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啓胸翁之派雖晚節一出不克盡行其言而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力開新經足衛聖道乃不得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吳澄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乞升時斥澄庶於公論允愜世教有補不報

八月以侶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總督糧儲九月撤馬兒罕貢獅却之

內臣韋春誘撤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倪岳上言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海南通占城真蠟暹羅諸國非西域貢道宜斥還勿納上從之

閏九月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十一月有星孛于天津詔求直言

彭韶上言正近侍慎官爵厚根本減徭役四事正近侍口內官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餉匠作盡付其手虛名實支誰能詰之凡有章奏先允後下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犯法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奇侈聲

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亟宜懲戒又言午
朝奏事煩瑣大政願陛下執要午朝惟議經
那急務餘事關六曹者令所司開列御左順門
同輔臣面議可否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作
草臣倪岳上言減齋醮省供應罷營繕等入
事大略言當今財匱民貧宜務節儉以爲天下
先又宗室分封日增額外設官愈濫民安得不
困宜以時裁約上悉嘉納

十二月以林瀚爲國子祭酒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主事

以張敷華爲副都御史巡撫山西

敷華安福人方毅坦直負時名初奉議浙江有
礦盜衆議用兵敷華力主撫執渠魁數人餘黨
解散遷湖廣布政會大飢給粟散粥高值來商
民以不困至是巡撫山西未幾憂去服闋仍補
任請增解池鹽課給藩祿又請太原北可車行
者致米大同給軍邊餉以充

以樊瑩爲平陽知府

瑩先任松江有善政母憂去官上初卽位詔

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瑩應詔
稱其明慎廉潔堪任臺憲王恕聞之喜曰薦人
當如是矣將驟用之未果乃起知平陽

辛亥四年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上言京師首善之地尚仍勝
國遺習胡服胡語未能盡革乞下令禁止從之

三月何喬新致仕以彭韶爲刑部尚書

喬新在刑部執法嚴毅權貴請託一切不得行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三

主事

時御史鄒魯橫欲躡得大理丞喬新薦用其屬
郎中魏紳魯恨之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遂
誣喬新得金錢與行賂輒下上其手劉吉素衛
喬新從中主之喬新引咎辭位遂下諸根連人
詔獄窮治無實跡喬新竟不安其職請老去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總督右都御史秦紘並
下獄景奪爵紘致仕

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劾其狀逮景下刑部獄刑
部鞫景奸賊巨萬抵景法褫其爵景撫他事誣

絃絃亦被逮坐免景賦方入八百兩援壽寧侯
為請忽內降獨旨彭韶上言景賦十未及一特
恩獨宥賦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管復爵位既
後遂可營求征鎮奸回藉口良善解體非國家
之利也不聽

以戴珊為刑部右侍郎

夏四月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以章懋為南京

國子祭酒

起右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貴州軍務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六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卒

孔昭讀書窮經志潔行修沉靜自守婦誼不見
于容張悅稱其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
遂物以移殆近之矣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

毅

七月以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寧夏

北虜遣使貢馬

秋八月憲宗實錄成進劉吉少師華蓋殿大學士

徐溥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禮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九月皇長子生

劉吉罷

時上欲封后弟伯爵命吉撰誥奏吉欲略乃
言必盡封太后家子弟乃可上怒使中官
至其家勸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進秩人
謂為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為出
自一老舉子吉因奏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
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以周經為吏部侍郎

冬十月以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直內

閣

濬上時政疏曰成化間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
無慮五六伯震邇者其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
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
其字在三垣三台尤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
師邊防為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書華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端身以正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神奸慎儉德以懷水國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十一月興王徙封安陸

南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主七

改南京戶部尚書黃紱爲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起泰紱爲南京戶部尚書

泰紱既罷給事中張九功等屢疏言紱去非其罪請召紱不報王恕上言柳景已蒙恩宥而獨不及紱殃民者見原祛害者得斥賞罰無章何以服人心勵將來且紱廉直忠正有大臣之節宜從公論召還上乃改紱都察院而以紱代紱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

驥少貧以父任爲百戶落魄不爲人所知常給事于謙門下謙奇其貌以女妻之謙死坐累戍邊成化初得還累遷都指揮使掌衛事驥性寬厚涉書史通大義爲政不苟時重妖言禁妖人真惠偽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皆當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愚民何辜得減戍有衛卒偵其隣人傳示妖書者發其事覲賞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以巨杖厲威驥獨否憲宗嘗命提督旨者或譖其用小杖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治錦衣二十餘年時論賢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主八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弟清崇善伯濟安仁伯

壬子五年春二月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馬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興復哈密不然西邊未得休息焉

立定安王族孫陝巴爲忠順王令頭目奄克季刺阿木郎輔之入哈密陝巴非忠順裔吐魯番不服

三月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大赦

錄開國功臣後

詔曰太廟元祀功臣皆佐太祖平定天下有大勳于國家今其子孫不霑寸祿夷于氓隸勝甚憫焉其子爵位俾奉先祀於是開平王常遇春曾孫復寧河王鄧愈玄孫炳岐陽王李文忠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壬午

支孫濟東甌王湯和玄孫紹宗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誠意伯九世孫瑜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院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言誠意伯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夏四月命巡撫貴州副都御史鄧廷瓚提督軍務鎮遠侯顧溥爲總兵官討貴州蠻平之

黑苗久叛勢益猖獗守臣告急上命廷瓚與溥討之廷瓚始招撫之不從決策征勦兵至其

地號令嚴明將士用命斬首六千俘二千寇平

廷瓚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

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地劫貨往

還無忌四十餘年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今

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能保境安民條上十

一事下兵部議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一

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苗患始息

六月廢荊王見瀾爲庶人徙置武昌

見瀾在國驕縱不法上遣駙馬蔡震都御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壬午

戴珊召至京并其長子祐柄降庶人遷置武昌

秋七月河決張秋

八月張蠻卒追贈昌國公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侯

始開鹽商納銀例

國初鹽課俱于各邊開中鹽一引輸粟二斗五

升富商大賈自立堡伍出財招游民墾邊地藝

菽粟歲時屢豐粟賤至每石僅易銀二錢至是

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舊與淇言

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其實止銀五分耳而赴邊上納有遠涉之苦若更法納銀運司卽高其值商亦樂輸所入必倍洪然之言于太學士徐溥溥與洪善力主其說遂變法商人中鹽輸銀運司解戶部分發各邊鹽一引課銀四錢二分獲利數倍于昔而赴邊輸粟之法遂廢邊地日以荒蕪粟價騰踊漸不足矣

癸丑六年春正月詔考察被黜官未及三載者悉復任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主

時吏部考察當黜者幾二千人丘濬以爲非唐虞九載三考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乃請凡歷官未三載者且復任任雖經一考非貪酷顯著者且勿斥一時不肯者皆喜自是貪殘吏日肆矣
二月以韓文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三月以劉大夏爲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以衡州孔彥繩爲世翰林五經博士
賜進士羅欽順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早求直言

六月吏部尚書王恕致仕

恕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丘濬忌之太醫院判劉文泰素出入濬家援例求進事下吏部恕格不行文泰因憾恕計奏恕變亂選法恕上疏自劾上留恕下文泰于獄降御醫恕力求去遂致仕時謂文泰之入濬陰囑之於是言官交章幼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不聽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以禮部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秋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改北嶽于渾源州

文升上言自舜封十二山恒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于此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宋有天下未能混一遂祭北嶽于曲陽俗傳有飛來石之說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我朝因循未嘗登正今渾源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傳識請北嶽於此致祭庶數百年缺典正於今日下禮部議尚書倪岳言北嶽祀于曲陽

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從之事遂

殺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以張悅爲南京左都御

史

刑部尚書彭韶致仕

韶在刑部執法不阿左右及戚畹皆不悅徐薄

亦忌之遂辭疾乞致仕去

京師大雨雹

八月以白昂爲刑部尚書周經爲吏部左侍郎吳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

寬爲吏部右侍郎

冬十月吐魯番侵哈密執陝巴以歸命兵部侍郎

張海都督侯謙經略哈密

時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又恨阿木郎

尅滅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郎虜陝

巴及金印去丘濬謂馬文升曰哈密事重須公

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敢辭勞但西域

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爲中國

大患者徐當靜之諸大臣亦言文升不可去朝

廷請勅張海及侯謙行視經略海至河西遣使

諭阿黑麻令歸陝巴金印阿黑麻不報海乃修

加峪關捕哈密黑夷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

廣西而請絕西域貢

甲寅七年正月

興王之國安陸州

二月河復決張秋遣平江伯陳銳宦者李興同劉

大夏治之

大夏既受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形勢察利害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

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張

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宜於上流分導南行

復築長堤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

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張秋東堤

復決九十餘丈奪運河水盡東流由東阿舊鹽

河入于海糧運愈期訛言騰沸謂河不可治宜

復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往

于是河南巡撫徐恪上疏曰河決張秋長奔入

海 上厓聖乘勅大夏治之功雖略施力猶未

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黃陵岡之
塞口不合張氏之謀提復壞遂謂河不可治運
道不可復至有爲海運之說者似以一噫而廢
食夫黃陵岡口非終不可塞也以修築隄防之
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
其濶冒之勞不可遽回耳今宜多發丁夫用力
疏濬一清孫家渡口舊河下至南頓使之由泗
入淮以殺上流之勢一濬黃陵岡賈魯舊河下
至梁進口使之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之後不能
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論事
者必從而訾其後此任事之臣畏首畏尾而不
敢竟其策也倘百年運道一旦阻絕舍逸就勞
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
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成大事者不
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伏望斷自宸衷
早賜裁決幸甚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于獄謫長沙府同知

茂元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既委劉太夏又
遣李興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召還興銳專
委大夏且謂水陰氣也其應爲官閘爲夷狄宜
戒后戚防邊患疏上興等銜之誣奏茂元爲妖
言逮下錦衣獄廷臣交章論救乃謫長沙同知
茂元守陳子也

論貴州平蠻功顧溥加歲祿鄧廷瓚陞右都御史

三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張海侯謙還下獄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上以海謙無功不俟命輒還逮下錦衣獄謫海
山西叅政謙開仕

以右副都御史熊繡巡撫延綏

夏四月閉加峪關絕西域貢

通事王興言罕東及野也乞里計夷怨土魯番
次骨可撫而用之西域諸國方倚互市爲利若
閉關謝西域毋與通彼必歸怨可黑麻如是則
土魯番之勢孤自保不暇安能有哈密焉矣非
然其計乃上言阿黑麻恃其舊悍輕中國不大

制不戢請安置其使爲亦滿速兒等于閩廣開
關絕西域貢使歸怨土魯番以離其黨而後可
圖也 土從之

五月宣府山西河南書星隕

秋七月以許進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時哈密事急求可任經略者馬文升乃薦進遂
用之

八月加徐溥少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
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十七

士

虜寇陝西

乙卯八年春二月大學士丘濬卒

濬穎悟絕人無書不讀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尤
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
非卽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嬖媚取悅好議論
上下于古時出意見矯衆論能以辨博濟其說
人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范仲
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其絕元

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皆正論也卒贈太師諡
文莊所著有大學衍義補諸書行于世

以禮部侍郎李東陽兼侍講學士少詹事謝遷兼
侍讀學士並直文淵閣

張秋堤成召劉大夏爲戶部右侍郎

大夏發丁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浚賈魯舊河分
殺水勢又於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
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淮又浚四府管於河
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十八

一由毛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睢城經
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五旬而事竣河始安流乃召大夏入爲戶部右
侍郎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特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下廷議徐溥李
東陽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
脩職貢然負險恃固積歲已久使臣若往小必
掩過飾非大或執逆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

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土魯番酋阿黑麻自稱可汗復入哈密

阿黑麻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
言以萬騎攻肅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也
土魯番至哈密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峪
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載水而行我但
謹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
勞縱兵出擊必使匹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
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茅蘭機警有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壬戌
勇力能併開六弓一宿十徙雖親近亦不得知
哈密人畏服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卒

裕在吏部薦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
消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卽內降斜封封章抗
議杜塞倖門與父九疇世守清修不營產業約
儉蕭然無異寒素卒贈太保謚文恪

三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改右副都御史韓文巡撫河南

夏四月改張勳華巡撫陝西

時有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馬文升曰
張都御史能了此不煩兵也不數日敷華果授
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

以閔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五月東南諸省大疫

六月上杭盜復起

秋七月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有食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甲

命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西湖廣福建軍務撫安
羣盜

九月以張悅爲南京吏部尚書

以屠瀟爲吏部尚書

時推馬文升居首而內旨予瀟人多異之

孝陵災

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甘肅巡撫許進總兵烈寧副總兵彭清帥師襲擒

密克之土魯番遁

初進至甘肅知指揮楊翥有機略識夷情乃假事遣之哈密盡得上魯番要領還曰此賊黠甚必用陳湯故事乃可得志罕東入哈密有捷徑從此進兵不十日可至若掩其不備必成擒矣進口善乃上用兵方略于朝馬文升從中主之報可進又譟知小列禿與土魯番世仇因與結好使斷土魯番後而厚撫罕東諸夷皆願効死已而小列禿果與土魯番相讐殺土魯番大數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

曰此機不可失也乃與劉寧彭清定議調集番漢兵數千日雪出關行二千餘里直搗哈密莽蘭乘駿馬遁去兵抵城下酋首撒他兒拒守我師攻克之斬首六十餘級餘散走獲已故忠順王陝巴妻女及都督罕慎牛馬三千有奇時有哈密人八百登臺自保將帥貪功欲盡滅之進曰我輩奉命出師當務安輯安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况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不從初議由間道襲之後為雪阻乃出大路

乏水草行不能疾是以茅蘭調知允通斬獲無幾然亦咸知西域矣

諭哈密功陞許進為左副都御史劉寧為左都督彭清為都督僉事

馬文升言進等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亦少徒取空城無益邊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塞有功故皆進秩

十二月河南江西大震電詔求直言

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得幸于上戶部主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

事胡鼎乃上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此大變也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差遣在外如虎橫行吞噬無厭士大夫昏夜乞哀于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為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妄斥而陰慝消矣疏入不報

大學士李東陽等請停齋醮燒煉不報

東陽等上言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今朝奉外不得一覲天顏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踰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主

百端唐憲宗樂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官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不報時又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與東陽等復上疏曰天子祀天地夫天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

南郊時不過孟春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鬼列于天神非禮也至于郊祀樂章有皇祖舊製臣等誦習儒書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學士之職原以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疏入上納之

以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以樊瑩爲南京工部侍郎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主

丙辰九年春正月追封宋儒楊時爲賢伯從祀孔子廟庭

從大理寺卿程敏政之請也

三月賜進士朱希周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土魯番酋阿黑麻復據哈密

阿黑麻復襲破哈密留撤他兒守之撤他兒見哈密殘破難守乃移駐刺木城阿黑麻還又爲小列禿所敗

夏四月以周經爲戶部尚書侶鍾爲吏部侍郎

經在史作時諸大臣以災異上言屬經草疏請
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
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
耿裕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經曰疏草本出
經卽有罪罪經尚書無與也至是陞戶部尚書
守正不阿凡諸王請河湖稅錢皆執不與中官
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弼于兩淮仍
准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
稅皆執不與上說經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主

文升請出太倉銀市馬經曰糧馬各有司存祖
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
是經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
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經曰國用
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賚齋醮土
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
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
經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酒掃卒當給月廩
經再疏竟不與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以徐瓊爲禮部尚書
下六科給事中龐泮等十三道御史劉紳等干獄
尋釋之

時武岡知州劉遜以事忤岷王王請奏于朝
上怒差官校往逮經泮劉紳等上疏論救上
大怒并逮泮等繫獄御史張淳差還恥不得與
卽上疏申救太僕少卿儲燾上言 陛下卽位
以來明日達聰虛心納諫狂直者每賜優容詆
忤者未嘗斥逐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因事而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主

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竊爲 陛下惜也夫
科道官乃朝廷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
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祖
宗建是官必選直亮敢言之士一言之善卽賜
施行雖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養其敢言之氣
使之扶持正論消沮邪謀若摧折之因繫之中
人之資守道殉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知絀
默觀望持祥保位而已他日脫有大利害大闕
失誰復爲 陛下言者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

非人主之利也。伏望鑒其愚忠，沛發明詔，不日赦之。天下幸甚。內閣徐溥等亦極力救之。泮等得釋。

六月改樊瑩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秋七月，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刑部右侍郎。

命左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冬十月，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

十二月，以順德知縣吳廷舉爲成都府同知。

廷舉任順德，潔已愛民，減賦息訟。都御史屠濬檄至督府，與之言甚溫。廷舉請命屠欲爲順德權璫修家廟，荅曰：「守土官非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用也。」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中官給銀買葛，卽用之。買二葛曰：「奉此爲式，如不中，請還金。」且葛雷產也。中官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已能者。」會廷舉毀淫祠，以其材作土堤，書院、賢館及修

學官。御史按而會其直，木竹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廷舉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愬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乃爲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賂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廷舉囚服，梏手日詣訟所。卿大夫羣泣訴。廷舉無私盜狀。御史大慚，命釋之。屠濬入爲吏部，遂遷廷舉。成都同知廷舉爲令十年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史

丁巳十年春正月，命修大明會典。

上以累朝典制散見無統，乃勅徐溥等修之。以官職制度爲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爲目。類以頒降羣書附以歷年事例，使官各領其屬而事皆歸於職，以備一代之制。

虜火篩入寇，敗官軍於神木。

火篩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威劫諸部，日強盛。跋扈小王子不能制，遂爲邊患。

二月虜火篩入寇大敗官軍于大同

三月帝御文華殿召輔臣議政事

經筵罷 上命中官常泰至內閣召徐溥劉健

李東陽謝遷溥等召卒不知所爲至文華殿

上曰前取諸司題奏付溥等曰與先生輩議溥

等擬議批詞以次陳奏 上覽畢或更定二三

字或刪去一二語應手疾書略無停滯溥等見

上英明恐不能稱旨頓首請曰疏中事煩者臣

請至閣中詳議 上稍不憚賜茶而退自天順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聖九

後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此舉遂

爲曠典云

起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越上疏訴冤

詔放還尋復官致仕至是虜數入塞哈密未定

兵部推西邊總制數人皆不當 上旨最後推

越遂用之時皆以越因內援云

夏四月湖廣左布政兼廣東按察副使陶魯卒

魯廣西鬱林人以父成死事廕新會丞適猺賊

流劫雷廉諸郡勢熾甚將及新會魯率民築城

浚隄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

去歷知縣同知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

進副使又遷左布政使撫治兩廣人稱爲三廣

公魯前獲平盜甚多平山後盜置從化縣平陽

江盜置恩平縣平新寧平水盜置新寧縣平廣

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盜擒斬共數萬計皆

親冒矢石身被數十創魯行兵有機略進兵期

會檄裨將封緘甚固署其上曰某日發及發乃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十

知卽數路并合賊不及備坐而待殪故所向有

功常宴客樽俎未撤擒賊已至人詫其神爲兩

廣保障垂四十年及卒朝廷嘉其功廕其子世

襲錦衣千戶

五月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詔求直言

秋七月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宣

大軍務

時宣大謀報虜謀入寇 上命武臣練京兵待

報而發論者謂宜用文臣往遂遣介介病新愈

卽上道至則虜已退介福歷營堡策勵將士稽
鎮兵匿役者萬餘又募丁壯萬五千人訓練待
用將領有弗任者易置之所上議前後不絕事
未盡行而疾甚未幾卒于宣府

八月上御平定召輔臣議政事

召陝西巡撫都御史許進爲戶部右侍郎

土魯番酋阿黑麻請歸陝巴於哈密

阿黑麻送陝巴還哈密使其兄馬黑上書言西

域諸國不得貢皆怨阿黑麻今悔過乞許與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十二

國人貢及請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言此虜挾

詐俟陝巴金印至甘州寫亦滿速兒等乃得還

以孔鏞爲副都御史巡撫貴州

有清平衛都前阿溪者鴛鴦多智數養子阿刺

管方紀山是雄視諸苗數煽亂鏞至以計擒

之諸苗遂靖

九月寧夏張鶴齡請河間民田不許

張氏有河間賜田數百頃請并旁近民田千餘

頃且乞畝加稅二分周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

因久旱貧民就耕退灘一遇淫潦便成溝壑卽

欲加稅貽害無窮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而此

獨加之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

茂陵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何

以爲生疏三四上事竟寢後雄縣有以退灘地

獻爲東宮莊者上念經言櫛其奏抵罪一時

戚畹貴幸有所陳請經一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十月北虜犯甘肅

十一月下禮部郎中王雲鳳于獄謫知陝州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十三

李廣權傾中外雲鳳應詔陳言請斬廣以弭災

變廣恨之會 上郊壇還廣誣雲鳳駕後騎從

遂逮謫

加王越少保兼太子太傅

越出賀蘭山後襲虜斬百餘級故有是命

火篩寇宣大命侍郎許進督軍侍郎劉大夏轉餉

禦之

火篩屢寇大同宣府乃命許進督軍備之大夏

轉餉大夏受命瀕行周經謂曰北邊芻粟半屬

京貴子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剛且取禍大
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
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
日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何每石給官價若干
境內外官民客商願輸者米十石以上草百
束以上皆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蓄積
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
聽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民糧草續
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皆得告輸中貴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壬午

子弟卽欲收買無所得遂爲邊儲長利云

戊午十一年二月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
子太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李東陽謝遷並加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屠滂刑部尚書白昂俱太子太保戶部
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工部尚書徐貫左都御
史閔珪並太子少保

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馬文升上言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

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
虧損聖德 上嘉納之

以吳寬爲吏部右侍郎

戶部侍郎劉大夏致仕

下監生江瑑于獄尋釋之

監生江瑑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
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
近日言官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
等官言多可采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辛酉

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
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
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
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瑑詔獄健等又上疏
力救瑑得釋

夏六月有熊入京城

西直門有熊入守衛者不之覺馬文升言野獸
入城非宜乞嚴武事以備盜賊兵部郎何孟春
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未幾

城內多火災禮部燬焉或問孟春何以知之春
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紹興中有熊自至永嘉
城下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
郡中宜慎火燭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
事而云耳不意其驗也

秋七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徐溥致仕

溥在相位數年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
委曲調劑保全善類其功爲多至是以目青乞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五

休章數上許之

八月復封陝巴爲哈密忠順王

初王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
督回回寫赤虎仙畏兀兒奄克孛刺哈刺灰拜
迭力迷失佐陝巴奄克孛刺罕慎弟也恨土魯
番亦與陝巴不協越以罕慎女也先主刺陝
巴以結好於奄克孛刺至是復封陝巴爲忠順
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苦
土魯番不願還馬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

便

冬十月乾清坤寧宮災詔求直言

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
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
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
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
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焚臧
聖聽莫此爲甚蓋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
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
澤不宜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
由也 上嘉納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六

宦者李廣有罪自殺

廣爲 上建毓秀亭于萬歲山甫成 上少女
殤會清寧宮災宮中皆咎廣 太皇太后怒曰
何物李廣致此災禍使累朝所積一旦灰燼耶
廣懼飲鴆死 上意廣有秘書遣左右卽其家
索之無所得得一納賄籍中載餽黃米若而人
餽白米若而人計數百萬石 上不解顧左右

日廣食幾何受如許米對曰黃白卽金銀隱語也上乃悟貪遂籍廣家言官請出籍按問納賂者俱甚皆夜赴壽寧侯求解編修尋死言不可暴其名羞朝廷宜令諸大臣自舉坐他事罷斥事雖寢而姓名已傳于外上卒以漸逐之

十一月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致仕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忠順王曉巴還哈密

陝巴王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將率兵

護行又令片赤蒙古諸番防護至哈密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十七

二月虜寇宣府都御史馬中錫敗之

三月賜進士倫文敘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起張元禎爲翰林院學士

元禎養病家居九年召起之

夏四月逮掌詹事府禮部右侍郎程敏政給事中

華景林廷玉下獄

先是敏政與李東陽主考會試敏政預構策且其門人江陰徐經侗得之以語其友唐寅事頗泄及發策果如經言衆大譁華景因劾敏政受

賄鬻題詔下景獄命東陽覆閱試卷既揭榜同

考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閱卷可疑六事

亦與敏政並下獄廷鞫經言素出入敏政門從

其家僮購得之遂黜經及唐寅等十餘人令敏

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典簿廷玉海州判敏政

尋憂憤卒

五月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六月闕里先師廟災

以傅瀚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十八

以雍泰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

泰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吳縣令吳濱湖湖

漲輒沒田數千頃泰爲作堤捍水民利之號雍

公堤任滿召爲監察御史吳人富舊令行多致

餽泰一錢不受爲御史巡鹽兩淮竈丁貧而鰥

者幾二千人北代皆以鍰金爲完室歷浙江布

政使浙勢豪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

竊橫行泰先捕勢家人抵罪於是羣盜悉平至

是擢副都御史巡撫宣府有參將李楷者李東

陽姪也恃援不法部下狀其惡泰具草將劾之
稽跪堂下願受責圖自新泰曰此亦軍法也縛
下杖之三軍股慄東陽卒以此嚙泰言官遂劾
泰擅辱將官罷歸

以吳寬爲東宮講讀官

寬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規諷至治亂邪正安危
之際尤反覆開導時宮中侍墮不欲太子近儒
臣數假事間講讀寬率宮僚上疏曰東宮講學
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之外一歲不過數月一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况又間有推移時
或罷歇古人八歲出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
也庶人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
不若就傳於外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
也 上嘉納之

陞國子祭酒林瀚爲吏部右侍郎謝鐸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

鐸上言四事一正祀典請立叔梁紇祠配以顏
路曾曾孔鯉以正人倫而黜吳澄從祀以明其

事之非二重科貢謂各省考官皆御史所辟
召職分既平權衡無預以外簾專去取之權關
節交通僥倖難進必差京朝官二員以爲主考
庶私弊可杜而真才可得三革冗員請天下附
郭縣皆視京府歸併府學四塞捷徑謂納馬納
粟大開旁徑鬻爵賣官前史所鄙豈盛世所宜
有况彝倫之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今日所輸
行將取償于異日願嚴塞其途疏下禮部傳諭
力詆鉅言罷吳澄爲謬所奏四事遂皆寢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六

秋七月增築北邊

時朵顏虜勢日猖武備積弛順天巡撫洪鍾建
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起西北直抵居
庸延亘千餘里繕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
縣自是緩急有備

九月致仕大學士徐溥卒

贈太傅謚文靖

冬十月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採珠于廉州

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宸濠寧康王觀錫庶子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至是觀錫卒無嫡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徇色瀆亂無禮凌虐宗室諸宗人皆患苦之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火篩寇威遠遊擊王杲禦之敗績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全

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夏四月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許進率師禦虜

帝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政事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彗星見

吏部尚書屠滂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

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貴並致仕

時大臣皆以星變自劾乞休惟馬文升不允滂

昂加太子太傅經瓊加太子太保并賜璽書馳驛歸惟經之去人皆惜之

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

召爲戶部尚書陞掌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爲

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陞工部

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

召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廷瓚鎮兩廣以安靜爲治不事瑣瑣屬吏有賢

者輒薦舉之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全

冗吏曰祿俸出于民不易徒費無益於羣蠻結

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鬱林川雲鑑大桂

諸種作亂次第討平歲饑盜起廷瓚捕斬首惡

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雅量廓

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人亦莫能及

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起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分遣文武大臣守關

邊報日急京師戒嚴乃命都督李澄守潮河川

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鄺紫荆關王守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

河決曹單

六月七月虜寇榆林

銳罷還許進致仕

銳恒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于是給事中柴斤劾銳與進老師玩寇遂罷銳進亦勒令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吏部尚書倪岳上備邊事宜言自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宇羅忽訖加思蘭據河套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牧內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榆林寧夏延麟慶原諸路皆其寇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縮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使虜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出沒不常西邊騷動上廐廟慮出師而四年三

舉迄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

僭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

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殺

傷我士卒悉匿不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狀甚

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夷人首級未嘗敗虜輒

以奔竄爲言原無斬獲乃以鉤搭爲解乃夫功

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子弟卽權門廝養

而骨委戰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

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況京營之兵素號輓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怯平居不習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望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去京師遠宣大去京師近彼旣有門庭之踰此當爲陞櫓之嚴頃兵部建議宣大兵援延綏相去旣遠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搗虛兵家之算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

遠近俱患豈計之得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
爲先今延綏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
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
跋涉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
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值不幸
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轉輸不足則有輕齎
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
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立權宜之法
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出空牒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
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需
販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
儲之不充如故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十
餘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
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益
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智或以
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
典守者又陰懷竊取巧爲影射背公營私罔上

病下朝廷有糜費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兵何
由而振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
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
誰爲分憂盡力者乎今建策者紛紜不一有謂
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
易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廢
棄既久地形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守
必須屯兵塞外以爲援助然以孤軍涉荒漠之
地輜重爲累饋餉甚艱虜或佯逃潛伏抄掠於
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
不得歸一敗塗地矣其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
之志者率謂統十萬衆裹半月糧奮揚威武掃
蕩腥羶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一策也然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欲買勇前行窮搜遠擊
乘危履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
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
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往來遷徙
以龍我於馳驅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未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成擒我必大創亦敗道也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寸土皆受於祖宗不可忽也向棄東勝故今日之害中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此實寡謀故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爾大謬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候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實屯田復漕運略曰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于用關陝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竭而邊儲弗豐有由然也

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燹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恥于爲農故人力不動地力不盡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兵民耕沿邊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至于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新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筏往來無碍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况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

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可避險可以陸運某處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固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以王鰲爲吏部右侍郎

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光

以右僉都御史陳壽巡撫延綏

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

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廷議舉琳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乃命先赴宣大會計馬兵芻糧虜退還京

十二月火篩入河套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地震火篩寇榆林

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之古典地

震乃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歷代固有

地震未有震于元旦者此非常之異古今不多

見者也陝西四鄰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

套地震未已而胡虜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

亦已明矣火篩梟雄桀黠往往以計敗我軍其

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弱將懦此正安內

懷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伏望 陛下祗畏變

異痛加修省行仁政以安養小民重臺諫以廣

開言路節有限之金錢罷無益之齋醮止傳奉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之官禁奏討之地宗社幸甚 上嘉納之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爲征虜將軍右僉都御史史

琳提督軍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

虜寇延綏巡撫都御史陳壽禦却之

時虜數入邊鎮城晝閉道塞不通壽分兵爲十路各屯要害使相應援壽躬擐甲胃爲將士先

與虜戰擊却之已而火篩糾諸部大至先以百

餘騎常我師諸將請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

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床麾指如無事者虜望

見疑有伏遂引去時有諷壽注子弟名戰籍中
冒功者壽曰吾子弟皆不諳騎射將誰欺乎竟
不許

六月減光祿寺內臣供辦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及外夷宴享而已
成化以來增食內臣二百餘員常貢不足責鋪
戶代辦而官不給值市井囂然劉大夏以爲言
卽下令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

六月起章懋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懋致仕家居二十餘年杜門靜修足跡不入城
府四方士子執業問難公卿臺諫疏薦起之
以父喪力辭聽終制赴官

七月火飾寇大同

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端儀莆田人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錄稿未
就而卒

秋八月火飾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以武
安侯鄭英代之

火飾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吳瑾
不能禦罷還以鄭英代理自後虜寇關隴輒由
花馬池矣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在吏部燈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于謁
消沮或勸岳公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撓沮
不得行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馬文升嘗言宇
內財力大耗獨蘇松折糧銀稍輕請少增以足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三

國用岳曰東南民力且竭又復重之萬一生變
誰執其咎事得寢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
命祀北岳敬母姚夢緋袍神人入室而生因以
名岳偉幹豐頤目光炯然望之若神才學識量
時莫能及卒贈少保謚文毅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起戶部尚書秦紘兼左都御史巡撫陝西

十一月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

以右都御史張敷華掌南京院事

張敷華振揚風紀約束諸御史無敢緣法爲市
崇大體慎廉隅介特嶄然時與林俊章憑稱南
都四君子云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以張昇爲
禮部尚書

以盧龍衛指揮胡震分守通州

震黃緣內旨得用御史劉玉言 陛下卽位之
初首華傳奉以清仕途邇來倖門復啓孫伯堅
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七十五

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乞備倭登州今胡震
又以分守通州矣且王寧黃緣之初兵部科道
猶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
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將讜言不復
聞而百職廢矣不報

二月以山西提學僉事王鴻儒爲副使仍督學校

鴻儒在晉久以陶養爲本文藝爲未正已率人
科條簡約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
翕然嚮慕之 上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

中若王鴻儒者他日大用才也

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改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以秦紘總
制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
所備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
於是改開城爲固原州而以周靖甘肅四衛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七十六

之設總制府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巡撫河南

時河溢且嚙汴城而饑民流移載道需令築堤
予備值趨者萬計堤成饑復濟公私便之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

忠明果剛儻練達吏事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
屑詭隨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虜入大同塞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戶部尚書侶鍾罷

鍾子受賄鬻法御史陳茂烈劾之遂罷

十一月以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

一清雲南人徙家丹徒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

林爲秀才旣成進士文名益著多結交海內豪

俊歷陝西山西提學所識拔李夢陽呂柟華皆

一時名士累遷南太常卿時陝西馬政廢壞劉

大夏薦一清才可使遂陞副都御史督茶馬兼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五

鹽法清至條上茶鹽屯牧事宜請重行太僕苑

馬官嚴私禁盡籠茶利于官以致諸番番驛太

集益開善水單地起城堡廬舍河隍涼固間雲

錦成羣馬政大舉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

悅平居謹畏和平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

見不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

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事業光明

俊偉今之人去聖賢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

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讀書不善作官

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初王恕去衆望屬悅

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悅直視不荅其人慙而

退性素清約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

年卒謚莊簡

命御史王哲巡撫江西

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鎮守恬勢

凌侮縉紳至匿盜不以聞莫敢誰何哲首劾其

不法數事上切責鎮守璽篆哲時天旱乃行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六

縣親錄繫囚出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民有女

奴逃其讐指爲故殺獄成哲復訊察有冤色密

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時稱神明

十一月雲南晝晦命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

貴官吏

雲南晝晦五日上遣瑩考察雲貴諸吏見罷

遣千餘人戶部主事席書上言致災之由係朝

廷不係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條上時事千餘

言不報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練

先是 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
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
月餉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于糧運江
北困于京操此外猶有不能盡言者時 上欲
于近圻團操士馬以衛京師以問大夏對曰京
西保定獨設都司統五衛 祖宗意恐亦如此
上遂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團操有造飛語帖官
門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七

忿不得私役軍士耳時修清寧宮旨下兵部役
軍萬餘人劉大夏請減十五監工者訴于 上
上令中官語內閣擬旨詰責大夏劉健曰惜軍
兵部職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溫旨勉留尚請
未已若詰責彼且歸矣更于何處得此人中官
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如大夏議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

喬新剛介寡與居官清慎勇于任事不避嫌怨

性好讀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聞人有異書輒
假錄之藏書至三萬卷著述甚富卒後林俊疏
其文行政節宜贈謚得謚文肅喬新文淵子也
甘肅副總兵魯麟棄官歸

麟本夷種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部落在
大同者甚衆麟結嬖近求爲總兵不得遂棄官
歸大同有不臣意 上召劉大夏問何以處麟
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部落爲亂奈
何對曰聞麟貪酷失士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八

麟竟怏怏病死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

凡一百八十卷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

志端起樂舞生聲洪度雅擢太常贊禮郎馮內
援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知其

官蔭姪承祖爲鴻臚序班科道累章彈之不軌

三月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以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夏五月京師大旱

命提督陝西馬政副都御史楊一清兼理茶馬鹽法

貴州苗叛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右副都御史

督兵討平之

苗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十九

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

魯遂反囚鎮守內臣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

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

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

軾太子太保

六月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先是南京諸卿與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

一言或探其意嚮爲可否文謂天下事有理與

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默爲避禍計耶遇事

輒昌言不避時水旱相仍民饑死者衆文移文

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

爲辭文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

待耶卽得罪吾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

賴以安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

四十篇

詔建寺于朝陽門外尋罷

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饑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二十

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斃虜地本以求

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相

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蠹

財惑衆何關於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及

令撰真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誥命

朝廷所以獎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

最乃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

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

何能謚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其謂

之何疏入俱罷之

張元禎爲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陝巴嗜酒拮据國人其下患苦之頭目者力克哈等因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行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力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利木城因入哈密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戌籍興化髫年喪父繼茲後勵志邁俗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又曰儒者有向上工詩文直土直耳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幾死所知以

敝裘覆之及拜御史袍服朴素乘牝馬若不知

爲風憲臣者而風裁凜然劾罷侶鍾又劾崔志

端不動遂以母老年乞終養疏略曰臣生十三

年父不幸早喪母張撫育劬勞孤苦成立母今

年七十有七矣慈闈衰邁夕照如飛君恩猶可

再酬母年不可多得况臣無嗣又無兄弟一母

一子各天一涯臣既思母則報國之心貽母復

思臣則保身之心微伏望 陛下憐臣母子孤

苦放臣終養 上憫其情特許之既歸力供甘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全上

旨短牀敝席身自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自執

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皆人甚不堪者茂烈處

之泰然

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

初成化中孝莊錢太后崩彭時等議合葬裕陵

時已言周太后萬歲後祔葬祔廟如孝莊至是

太后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

聖睿皇后與孝莊同制已而劉健等覺其誤乃

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委曲將順當再

議詔禮官議不決一日上御便殿召健等出示裕陵圖言孝莊太后玄堂與英廟皇堂隔數丈不相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上曰卿等焉得知此皆內臣所爲內臣識道理者幾人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昔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臣等何敢議國史紀聞

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事必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爲法宗廟事關係綱常豈可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壞自朕躬後來雜亂無紀極矣且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爲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朕意欲奉太皇太后于仁壽殿

他日奉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何如東陽曰陛下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甚難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意朕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善圖之因悲不自勝健曰容臣等詳議以聞出與廷臣會議吳寬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漢唐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追尊所生之比惟李宸妃沒仁宗傷痛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爲非禮豈可爲法衆是寬言定議上曰大義與深恩並行不悖朕心始安矣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于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以李傑爲宣大總兵

傑因戚畹干上求爲宣大總兵上命內臣李榮語劉大夏用之榮曰大夏得傳帖且執奏肯聽奴口語耶上默然一日朝罷獨召大夏

授一帖啓視之乃李傑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材豈堪爲大帥翌日竟別推上內批用傑傑至鎮無幾被劾還上謂大夏曰悔不用卿言李傑果敗事上嘗謂大夏曰政事可否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以揭帖啓朕大夏謝不敢曰先朝李省夜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省夜比對曰臣下以揭帖密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金

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又問天下何時可太平朕何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凡用人行政召內執政大臣面議得當而後行之太平可致矣上稱善

以右僉都御史劉洪巡撫四川

松茂番夷作亂上以洪諳戎務改巡四川賜璽書俾專征討洪申嚴號令躬率將士捕勦且宣布德意示以禍福於是諸夷斬首惡納款疆場遂清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

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以所見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六月加秦紘太子太保

召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時革總制召紘還部紘力求致仕許之

秋七月虜寇大同

先是歸正人報虜有異謀兵部請遣廷臣守邊

關於是遣右副都御史閻仲宇守宣大通政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金

參議熊倬守居庸已而虜入大同殺守望卒

上怒召內閣劉健等曰墩軍皆我赤子朕爲天

下主何可聽虜屠戮不一問罪當出京軍擇將

帥知兵者一大創之劉健曰陛下垂念赤子

誠宗社之福但兵危事未易輕動李東陽曰邊

事固急京師尤重近聞北虜與朵顏交遊湖河

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耳而我領軍遠出大同

非策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上曰兵未卽出

但須蒐簡以待皆頓首曰善中官苗達食邊功

請出師 上復召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可 上曰 文皇時頻年出塞逐虜未嘗失利今何不可對曰 文皇時將士皆經百戰足制虜然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盡陷沙漠今承平日久兵將庸疲恐師出無益徒煩擾邊民耳 上憮然曰朕幾誤計師遂不出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許

珊掌院務持風紀細大必嚴時 上親勅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奪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全七

上知珊清慎時召見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面加慰諭珊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受知 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大夏議事畢因以爲言 上曰語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棄朕而歸大夏出傳 上語珊泣曰吾不得生還矣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寬溫粹含弘好古力學於權勢謗刊詹如也在詞林久衆望其柄用謝還屢言於劉健健輒曰我且去用之未晚終不聽人意寬無少望寬怡然曰吾初願不及此人益賢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改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禁服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全八

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 上御暖閣召輔臣議政

上召輔臣入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奏授劉健曰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若許之恐邊將啓妄殺之漸健曰軍法自應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李東陽曰既奏請而不許恐號令從此不行矣 上曰善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塞命陝西巡撫楊一清經略

邊務

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劉山伏誅

召樊瑩爲刑部尚書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

元禎嘗上疏請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

東宮講小學孝經上忻然嘉納急索太極圖

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

已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金

二人對畢上各賜白金二錠曰朕聞朝覲日文武

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迎

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

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每有大政輒召大夏

及珊密語良久左右不得聞一日大夏對久不

能起上命李榮掖而出之榮請曰吾輩在供

事掖庭多闕失幸先生隱惡揚善大夏曰主

上聖明何敢輕肆毀譽且我於公蹤跡疎遠公

於上前顧數稱我何也榮曰當朝大臣獨公

一人榮何敢蔽賢乎

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之

初田州知府岑溥子長獍次猛以失愛弑溥爲

其土目黃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有隙驥以猛

奔梧州督府奏請襲官納之田州慮李蠻拒命

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李蠻拒不

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

乃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九

濬構隙濬攻陷田州殺李蠻猛走免濬僞以族

子洪守田州都御史潘蕃疏濬罪詔發湖兵一

萬討之濬敗死夷其族蕃因上言宜改流官蠻

其俗從之岑猛徙爲福建平海千戶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改張敷華爲刑部

尚書

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下獄尋釋之

時有旨令百官條奏時政得失於是夢陽應詔

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其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觀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卽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天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本

治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勸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酸焉恒不自安也乃于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治化不決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本

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知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觀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陛下耳臣謹據所見昧死開塞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喃喃不止訶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披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之實矣如此尚得謂

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之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留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誣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九三

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去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廩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

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有司捕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內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聞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則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厭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九四

臣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行
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
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
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有司摘發其奸
是亦國之賢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
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
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
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
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鮮實也未繇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
兵以衛計之七十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
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
固欲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耳拔之
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
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
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
先牽露骨馬又旋求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

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
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
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管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
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
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
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
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
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
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承牙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李

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
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
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實稱功
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
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
地爲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燭
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
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
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

是命諸左右曰其詭託冑官自首者聽但罷免
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
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
民貧又食墨在位思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
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藉而生者也今百姓賢
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有司者不
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役之不問勝否曰是爾
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
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連窳一旦棄父母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七

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于天和則必有
水旱風雹之災連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
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
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
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
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
今旣十倍於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
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
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民

日貧而斂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其機
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來前
耳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
昔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
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食墨在位思不下流
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
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
賴子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八

謂非其田也率卽賜之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獨已
有乃輒遂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
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
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
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祗以
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
國同休也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
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
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

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航閘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略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六漸者一曰匱乏之漸夫匱乏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使俛首供給莫敢誰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託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糜之也曰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平元

是錢穀者之悞之也錢穀者不曰已悞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空運之例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廢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勅給費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驚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一百

兵甲事與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卽死不猶踰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卽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擊鞭笞之苦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卽死而踰於凍餒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百一

追擊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定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

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

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雅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百二

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旣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謬士萬安爾待先皇帝醜穢彰露

陛下之治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
陛下之治嘗令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 陛
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
廉污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
愆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縷之惜皆非邪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
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
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
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
者公之天下受之 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
不得而專也出于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
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
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
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
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
罪未聞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
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

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
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
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
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
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
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
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
奉佛也康健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
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
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
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地廢臣
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
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
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
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
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
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固知有誘

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醺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高皇帝制皇親則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傾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徠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拆人房屋強擄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人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可乎僭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矣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遂論夢陽斬罪十大指謂訕母后以疏中張氏指名而后母金夫人泣訴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詔獄召內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臣耳上默然良久謝遷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非爲國上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救而掌詔獄牟斌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其壽寧所論夢陽十罪悉置不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從輕罰止奪俸三月他日上幸南宮二張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五

人言 上獨召壽寧語左右不得聞第遙見

壽寧免冠頭觸地請罪蓋 上以夢陽言切責

之也後劉大夏獨對 上問大夏近日外議云

何曰是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 上

曰夢陽指斥戚晚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

問左右云何皆曰付錦衣衛杖而釋之朕知

此輩得旨卽斃之杖下以快中官之怒使朕負

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故徑釋之大夏頓首謝

曰此堯舜之仁也時刑部尚書閔珪獻大獄忤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事

旨大夏曰大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珪所爲無

足異 上問古亦有此乎大夏曰臣勿讀孟子

見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瞽瞍殺人臯陶亦執

之而已似無可深責 上頷之卒從珪議

夏四月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出數疏一一商

確內有言錢法窒碍者健曰此須自朝廷始如

賞錫折俸之類皆用官錢乃可行耳謝遷曰私

錢不禁則官錢不行昔年曾禁私錢不二三月

濫行如故 上曰爾輩若此對曰有司奉行不

至王健因曰今國帑不充邊儲空乏正公私困

窮之時造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鹽茶皆

理財之務不可不講也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

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輸

矣 上問其故健等因極論戚晚諸王奏討之

弊且曰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

百 太祖曰我纔行一法乃壞之遂寘極典此

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事

言耳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鹽法以濟邊儲係

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開中雖多

全無實用戶部其查議以聞於是中外稱慶時

上勵精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

煩苛弊蠹每召閣臣面對促膝密議若家人父

子扃若不得聞諸閣大懼竊從屏隙窺第聞

上數大稱善至 上語及官中事毅然欲創抑

盡奪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健等見 上體清

癯太子未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未敢輕動未

幾上暴病外議籍籍以爲禍本有所起云

五月 上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 上崩于乾

清宮

上不豫令中官戴儀召內閣劉健謝遷李東陽至寢殿 上便服坐榻中令健等前至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甫纔三

十六耳適得此疾殆不能興健等曰 陛下達

和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天命不可

強也掌御藥太監張瑜勸 上進藥不吝 上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夏

曰朕爲 祖宗守法不敢怠荒天下事每勞卿

等因執健手曰東宮生十五年矣尚未選婚社

稷事重可急舉行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

樂卿善輔之健等頓首曰臣等敢不竭股肱之

力 上呼左右曰授遺旨 上口授令戴儀卽

榻前書之復慰諭健等令退越一夕 上崩

壬寅 皇太子卽位大赦

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

六月上 大行皇帝謚號

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廟號孝宗

虜寇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

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却之

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

子太傅

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下宦者張瑜太

醫劉泰高廷于獄

給事中邊貢言瑜等侍疾不謹致 先帝奄忽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夏

上賓請寘之法於是并逮下獄命太監李榮卽

訊榮承內意欲輕坐大理寺楊守隨泣曰 先

帝梓宮在殯臣子哀痛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

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宥榮默然

八月尊 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后張氏爲皇太后

遣宦者王瓚崔果南京浙江織造

瓚等計長蘆鹽一萬二千引變易物料李夢陽

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此端不可開文

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閣戶部何不全
劉健對曰內臣裝載官鹽夾帶數多沿途騷害
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
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盡壞於內官
即如十人中亦有三四人可用者卿等自知之
言至華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 上
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重

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

紘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
位列上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卒菜羹麥飯不改
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貧乏不能自存
贈少保謚襄毅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陷清水營

建皇莊

成化來始有皇莊然不遍數處而已至是創建
皇莊七處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

於是愈固

守內臣

上初卽位東宮舊侍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
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用事與 上同臥起宴
遊時號八黨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謀
竊國柄嬖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
監內閣所持朝廷虛名而已如鎮守內官皆司
禮監宰舉用納賄不訾若籍司禮太監家可得
金寶數萬天下鎮守別用一番人使各以重賂
上謝不猶踰於賄司禮監乎 上以爲然於是
盡易鎮守內臣新用者各入重賄及出肆意誅
求無所忌憚矣

十二月修 孝宗皇帝實錄

翰林編修何塘請修史職

塘上疏言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觀內外百司
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叅之餘退
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
錢日支廩給旣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

有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
宗設修撰編修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
意也 太祖時劉基條荅天象之間 上悉以
付史館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
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
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
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山陵既
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于
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重

之起居臣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強張大臣之
升降拜罷皆令紀錄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
立論褒貶藏之篋櫝以俾纂述史職既修國典
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
下則僉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
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譽之官私則使
人臣免素餐之愧或謂館閣所以儲才不必責
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
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

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
日紀錄之間得以練習政體他日任用不至疎
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下所司知
之

左都御史戴珊卒

珊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法不爲物撓歷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卒贈太
子太保諡恭簡

以張敷華爲左都御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重

虜入固原

虜數萬騎入寧夏直搗固原關中大震時楊一
清在平涼總兵曹雄駐兵瓦亭驛隔絕不相聞
一清率帳下五千人晝夜兼行趨會曹雄議方
略嚴守備張疑兵以脅虜虜聞一清至移侵隆
德我軍連發火炮響應山谷如數萬人酋長疑
大兵至遂北走

國史紀聞卷之十一 終

國史紀聞卷之十二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沁水

臣張道濬

男錦衣衛指揮同知

臣張道濬

門人巡按山西監察御史江寧

臣徐揚先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正月以副都御史楊一清總制

三邊軍務

一清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

河山阻隔虜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霧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二

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疏兵力單弱一或失

守虜衆躡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

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

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

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

恣肆出入已而寧夏巡撫徐廷璋修邊牆二百

餘里開濬溝塹延綏地方邊牆塹又得巡撫

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

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日薄溝日淺

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戕破內郡虜人

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矣連年擁衆而入

我軍動輒失利攻陷清水管殘破花馬池上厓

宸慮勅臣經理臣宦陝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

心但頻年荒旱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

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

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

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伐

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二

危於戰莫安於守臣自環慶直抵靈州邊城臺

堡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

有定論大要有四修濬溝塹以固邊防增設衛

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肅州以

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于此但關中財匱民勞

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

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

不足恤此臣區區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朔方

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

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南無寇歲省費億計咸
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升古之舉大事者未嘗
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
千里之敵正統以來侵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
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
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
脫泉穴其中深山大涉勢顧在彼而寧夏外
反南備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
也茲欲復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
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
里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
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整飭
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
猶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
得休養生息東勝之地未必終不可復也下兵
部議勅一清經理一清又請霽州大鹽池增課
一萬五千引小池增三萬引新舊共五萬一千
三百三十七引歲課銀二萬七千六十餘兩給

固原慶陽買馬詔從之

以蔡清爲江西提學副使

清晉江人禮部主事請告家居修行名著陞江
西提學既履任崇師儒重德行以道義教學激
勸不怠士風大變江西相沿賀寧王壽皆具朝
服清至以爲不宜全用覲君之服獨去中蔽膝
寧王怒又三司官舊用朔望日朝寧王而於天
日謁孔子清力語三司先謁孔子次朝王玉益
怒林俊巡撫江西曾論王不法寧王憾之其左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

右因言清與俊厚於是寧王怒不可解力求清
短造蜚語傳訪京師寧王一日宴三司故設機
械謂清不工詩文清言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
輕侮據理直對無所屈遂引疾歸

右都御史史琳卒

天鳴地震

二月修孝宗敬皇帝實錄

以儲瓘爲左僉都御史總制南京糧儲

三月隕星如月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致仕以焦芳爲吏部尚書

中官王瑞以大婚禮奏用書篆儒士七人有旨令瑞考選文升言方杜倖門不可瑞誣文升拒命上怒諸大臣力爲辯得白時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不樂因憾文升謀諸李東陽將去文升以劉大夏代之乃諷其鄉人御史何天衢屢疏論文升文升遂力求致仕先後二十一疏乃允吏部侍郎焦芳與司禮大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

李榮同鄉又善劉瑾借二人援遂代文升

改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瀚因災異陳十二事首曰隆大孝以先天下言先帝奄忽上賓陛下親承付託惟任大臣而不改先帝所倚用立大政而不易先帝所貽謀斥遠近習力體先帝親賢遠佞之方不假賞戚力行先帝割私任公之法戒飭邊備常若先帝不忘夷虜節省財費常若先帝不忘生靈事無

鉅細無內外惟倣先帝所已行者而力行之

則大孝之寔通于天下矣其餘集羣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省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蔽大優容以廣言路皆剴切無忌諱

五月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以彭澤爲真定知府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六

六月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內閣劉健等上疏曰陛下邇來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游戲漸廣夫奢侈玩戲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禁籞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寔憂之今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太廟天壇禁門摧折燒燬天心示警忠禍將至惕然省悟側身修行庶可回天意

慰民心不聽健等復上疏自劾曰 先帝顧命
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
過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
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
此而不亂者也 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布天
下延頸相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變易殆盡憂在
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倖責戚則
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思壞百年之定制而
不顧以一二人之讒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七

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
聞或衆所擬議徑行改易使臣等進退無據寢
食靡寧若委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寔竊祿
苟容旣負 先帝又負 陛下後世其謂臣等
何伏乞早賜罷斥詔慰留之

以孔子裔孫孔彥繩爲五經博士

秋七月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

太白經天

八月立皇后夏氏

大角大火搖動

九月兵部尚書劉大夏致仕以許進爲兵部尚書
陝巴死子拜牙卽嗣忠順王

冬十月霾霧四塞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提督團營罷太學士劉健
謝遷

劉瑾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唱角抵出入無節
游戲市井給事中劉莊陶諧等相繼論劾不報

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言及輒泣下李夢陽說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八

文曰公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奈
何夢陽曰此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持之甚
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事或可也文掀
髯改容曰善卽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
報國遂令夢陽具疏合諸大臣上言曰臣等待
罪股肱伏觀朝政日非臨御漸晚仰窺聖容日
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
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搖蕩 上心或擊毬
走馬或放鷹逐兔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

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蝶褻無復禮體日
游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
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杳杳秋花考厥占
候咸非吉祥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
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今
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宴損神起居失節
雖粉粉此輩何補于事乎昔 高皇帝艱難百
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
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奈何姑
息羣小置之左右使濁亂天下虧損聖德乎竊
觀前古闔宦誤國其禍甚烈今永成等罪惡既
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愛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
變消禍亂之萌疏入 上驚泣不食諸闈大懼
初閣議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闈業已窘相對涕
泣會諸大臣疏又入 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
諭一日三至健等益持議不肯下八人中有王
岳者亦東宮舊侍也素剛直頗惡其儕所爲獨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

是閣議明日召諸大臣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
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大臣愛君愛國言良
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之上
自處耳衆錯愕莫敢出一語惟韓文曰今海內
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 上始踐祚輒
棄萬幾游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忍無言榮
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吏部侍郎王鏊曰
倘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頸有鐵裹耶敢壞國事
持疏復入是日瑾等業自求南京安置閣議猶
持不從上言此數人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
陛下所得有且言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
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知而去之若知而不去
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必爲亂階今永等情罪彰
露 陛下業已知之尚欲留置左右邪正之勢
必不兩立禍亂之機將自此始乞早正典刑
上不聽健等因上疏求去王岳與司禮太監范
亨徐知亦密言于上廷臣劾奏不可不從上不
得已允之會晚待明發捕瑾等下獄而焦芳以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一

閣議泄于瑾瑾等夜繞哭上前以頭觸地訴王岳等內外交通欲殺奴婢上色動瑾曰若待旦瑾等不得見天顏矣上怒收岳等下獄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今廷臣敢譁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爲誰敢言者上立命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王岳李榮范亨徐知並竄南京先是瑾等嘗屢言內閣專權納賄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致仕李東陽獨留閣議時健嘗推案大哭遷力助之惟東陽不出一語故得不去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欷歔而泣健正色曰何用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有慚色初舉朝共攻瑾等必欲誅之獨許進謂人曰此曹得疎斥幸耳太激恐有甘露之變旣而果然

劉瑾殺太監王岳

岳旣竄南京瑾恨之不已遣人追至臨清縊殺之

下戶科給事中劉蕈于獄

蕈上疏極陳時政言權姦擅政聰明壅塞弊政日滋民窮財匱凡數千言皆剴切無諱劉瑾怒矯旨下詔獄

下刑科給事中吳玗山西道御史劉玉于獄

玗玉皆上疏請留劉健謝遷俱下獄

以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院學士並直文淵閣

芳性險愎始附尹旻旻敗芳以侍讀講學士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二

桂陽州同復累遷至尚書阿附劉瑾劉健等相繼斥罷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驅斥忠直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鏊李東陽所薦也

以許進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于闕下

先是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游獵罷弓馬毋輕出入除內侍罷侍罷游逸遠小人節

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講習書史疏下禮部

禮部言源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末俟得

連日霾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

君小人擅權為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謂

源假天象妄言禍福杖闕下源瑄之子也

罷戶部尚書韓文及其子士聰士奇皆削籍

劉瑾恨文日伺其過會有納銀內府者有僞以

文不能防姦矯旨罷職復陰遣邏卒伺于途文

乘驢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論救坐除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七

名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

謫降李夢陽為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

以韓文疏憂陽作也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

敷華凝重端介不為詭隨劉瑾惡之矯旨勒令

致仕

以顧佐為戶部尚書劉宇為兵部尚書

起致仕吏部尚書屠瀟為左都御史

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

命劉瑾剖決天下章奏

上悉以章奏付瑾剖斷瑾初猶送內閣票旨李

東陽不敢逆瑾意事無大小必取裁于瑾後敢

票擬瑾益恣肆遂用門客張文冕代筆于私宅

票旨奏行府部諸官白事者填滿其門自科道

部屬以下見瑾皆長跪京朝官出入者朝見畢

赴瑾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

旨東陽必加稱美有公明正直等語議者鄙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四

建南京科道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

出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以安宗社劉瑾

大怒矯旨遣官校俱逮繫

杖兵部主事王守仁于闕下謫為龍場驛丞

戴銑等被逮守仁上言臣聞君仁則臣直銑等

職居司諫以言為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其

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下令拘囚

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然莫敢為 陛下

言者懼 陛下以罪銑等者罪之非惟無補于國徒彰 陛下之過舉耳則自是而後雖宗社危疑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且萬一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逐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伏願追收前旨俾仍舊供職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守仁至錢塘恐不免于禍乃乘夜浮冠屨水上佯為投江而輕舟入武夷山中將遁去或曰公有親在恐為累乃赴龍場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五

南京副都御史陳壽除名

戴銑等被逮壽連疏論救瑾怒矯旨械赴京罷其官

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卒

元禎南昌人癯然纖弱而崖岸孤峭剛勁之氣不可屈勤學嗜古多所獨得與陳遷羅倫陳獻章以道學相砥礪名高一時不竟其用云

丁卯二年春正月逮尚寶司卿崔璿按察司副使

姚祥主事張偉下獄

劉瑾方張威適璿等各以京朝官馳驛為遷卒所緝并逮下獄璿祥枷于長安門偏枷于通州內閣諸大臣連上章申救始釋之皆謫戍邊以都御史曹元巡撫陝西

元瑾之親也

閏正月廷杖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二十餘人并呂紳劉蒞皆除名

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罷

南京科道被逮瀚獨餞之且欲上章申救瑾聞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六

之恨勒科道招詞連瀚誣為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尋勒令致仕

二月罷禮部尚書張昇召王瓊為戶部右侍郎

以李傑為禮部尚書

三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以楊廷和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劉忠為南京禮部

右侍郎

上御經筵詹事楊廷和學士劉忠講畢獻規諷語上不懌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多支詞也

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詭奏曰二人當逐之
南京遂皆遷南京侍郎若遠之實陞之也忠謂
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若此再
見之人將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而廷和弟廷
儀爲兵部郎誦事瑾密爲廷和解瑾遂厚廷和
而疎忠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謝病歸

懋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
時劉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懋獨先幾而去云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七

劉瑾矯詔榜奸黨于朝堂

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
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
討劉瑞給事中楊禮敬陳震徐昂陶諧劉范艾
洪呂紳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
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
王弘任諸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
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微潘鏜王良臣趙祐
何天衢徐鉉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王凡五十三

人見任者皆勒令致仕

刑部尚書閔珪致仕

勅鎮守宦官得預刑名政事

各省直鎮守內臣請勅如巡撫預刑名諸政劉
瑾從之令內閣撰勅增入由是中官挾勢虐侮
官吏剝奪民財莫敢誰何矣

夏四月逮巡撫江南右都御史艾璞下獄編管南
海

先是勲戚徐備受無錫奸人投獻土田民訟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八

朝下璞勘悉以還民備賂劉瑾遣官覆勘承璫
旨乃悉歸備且劾璞前勘非是瑾矯旨逮璞詔
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除
名全家徙南海瓊州

罷禮部尚書李傑復以張昇爲禮部尚書尋亦罷

時晉府鎮國將軍表嫌賂劉瑾求封爲郡王傑
持不與瑾鄙之罷去復起張昇代之尋以忤瑾
罷

復寧王宸濠護衛

寧府自景泰葺護衛至是宸濠陰懷不軌輦金

銀無算賂劉瑾得復護衛如故

五月以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尚書劉忠爲南京禮部尚書

以雍泰爲左副都御史提督操江

召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熊繡掌南京都察院事

獵內苑

上日在內苑與幸臣廝養射獵擊刺泛舟遊戲

李東陽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十九

都邑廐牧廝役紛克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

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

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爲

軼羣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

宜近薛廣惠諫御樓船以爲乘船危從橋安聖

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

炎暑不浸進善有時則元氣日盛不聽

六月以劉宇爲兵部尚書

宇瑾之黨也

罷南京吏部尚書王華

華守仁父瑾恨守仁故移怒于華矯旨罷之

秋八月黃河清

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以屠瀟掌都察院事

一日審錄重囚疏中多劉瑾傳奉字瑾大怒瀟

率其屬請罪諸御史長跪階下瑾且張目叱之

皆伏地不敢仰視久乃得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二十

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楊一清罷

時發帑金數十萬使一清築邊垣一清經畫方

就工始興而劉瑾有所望于清不如意大怒一

清遂引疾歸工亦罷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于闕下謫戍肅州道卒

源復疏言自今年來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宜思患預防以杜

亂萌意指劉瑾也瑾大怒罵源曰爾何官亦學

爲忠臣乎矯旨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

于河陽驛妻斬蘆伏屍葬之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

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加吏部尚書許進兵部尚書劉宇並太子太保

九月陞雍泰爲南京戶部尚書尋罷

劉瑾以泰爲同鄉人欲親用泰泰不應遂斥泰

去而諸所嘗薦泰者皆獲罪泰歸居常曲日焚

香讀書與鄉人論稿事絕口不及朝政

冬十月以楊廷和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

直文淵閣

廷和既去南京上忽問楊學士安在楊廷儀

聞之因以重賄結劉瑾乃召廷和入閣參預機

務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

十一月革各省巡撫

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盡罷還惟邊方及

漕運如故并革兵備憲臣

逮各邊巡撫及管糧郎中至獄

故事各邊糧餉三年遣科道官各一人查核劉

瑾素知召商中納積弊因科道回奏有糧粗惡

草泥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管糧官下獄責令

倍償商值未給者皆停不與由是商賈困弊逮

儲愈乏

十二月以劉忠爲南京吏部尚書

以費宏爲禮部右侍郎

雲南夷酋阿木作亂巡撫都御史吳文度率兵討

平之

刑部尚書屠勳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

戊辰三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

罷黜不職者二千餘人內有荊州知府賄劉瑾

中旨留用許進爭之不得瑾又令每布政入銀

二萬兩皆貸之富室及還取償于民括覓數倍

逮李夢陽下錦衣獄尋釋之

劉瑾恨夢陽不置復假他事械至京下獄將置

之死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皆關中人負才名

不相下瑾素慕海欲招致之海不應夢陽內弟

左問玉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惟康君可以

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死生之際始托之獨不愧于心乎左曰勿爲匹夫之諒也夢陽乃以片紙書數字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拯我對山海別號也左持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引手乎遂詣瑾瑾倒屣曰先生何以況臨海曰昔高力士爲李白脫靴公知之乎瑾曰知之海曰今李夢陽之才高于李白而公必欲殺之何也瑾曰卽當幹旋之海遂與痛飲達曙夢陽得釋而海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三

因與瑾密遂罹清議矣

以王瓊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致仕

三月賜進士呂柟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時焦芳子黃中廷試欲得大魁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翰林院編修顧清等抑之吉于劉瑾改清爲各部曹而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仁爲庶吉士已而皆擢編修

下御史徐禎于獄杖殺之

禎初知江陰縣以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長蘆巡鹽劉瑾求餘鹽銀禎弗與瑾銜之及禎復命候闕下適遇瑾出不爲禮瑾卽矯旨逮下錦衣衛獄杖六十戍肅州竟死于獄

逮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下獄尋釋之

劉瑾以一清修邊大費無成功逮下獄一清迫有所居間而李東陽王鏊亦力救之乃得釋

四月南京國子監司業羅欽順除名

開武舉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四

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卒

恕清忠勁節負海內重望性好學年九十餘矣猶考論著述言動必揆矩矱嘗曰我垂年方理會學問卒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

逮御史王時中下獄謫戍遼東

正德初時中嘗抗疏論劉瑾瑾銜之時中被宣大時劉宇爲總督嘗爲貪吏關說時中不從宇又讒之瑾遂矯詔逮時中枷于法司前三月謫戍遼東鐵嶺衛時瑾威符朝臣搜索瑕疵逮械

無虛日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以稽餉不清御史劉孟以到任延緩皆枷之通衢于是人人自危重足而立王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而殺之吾何顏而復立于此乎瑾不悅

封宦者馬永成谷大用等八人父皆爲都督

五月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劉瑾逮京朝官三百餘人下詔獄尋釋之

時早朝丹墀匿名書上命取觀之乃言劉瑾輩亂政事也下殿過詰朝班中無有應者瑾疑出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二十五

朝臣手乃分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前自辰至午不釋時酷暑烈日中死者十餘人至暮悉械繫詔獄究訊竟無踪跡李東陽奏言此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錦衣獄尋釋之

瑾憾韓文不已矯詔械繫至京下獄欲殺文會有投匿名書者乃不果殺坐贖米先後二千石聲家不能償皆稱貸以給乃放歸

七月吏部尚書許進致仕

進不媚事劉瑾然亦不能與抗先是文選郎缺進已有推舉而故選郎張綵與焦芳善芳言于劉瑾逼進易之而進終不悅綵綵遂構進于瑾劉宇亦欲代進爲吏部乃托瑾私人朱瀛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外示抗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屢斥不用今欺公舉用之却又揚言于外曰公因泰同鄉用之非吏部本意也瑾方怒泰不置又入綵言遂出中旨勒進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二十六

尋除名并其子檢討詰編修讚俱調外任

致仕南京刑部尚書樊瑩卒

劉瑾誣瑩守松江時裁減上供布逮至京罰米五百石奪其官瑩歸尋卒瑩潔已好修侃侃自樹交遊稀寡人皆敬而憚之瑾誅後乃復官贈太子太保諡清簡

以劉宇爲吏部尚書曹元爲兵部尚書

秋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南京刑部尚書潘蕃下錦

永衛獄謫戍

大夏爲兵部時 孝宗召見嘗言劉宇小人不可用大夏亦言宇在大同私畜馬饋遺權貴中官李榮爲解得免宇聞之恨至是言于劉瑾籍劉尚書家可得數萬金會岑猛怨潘蕃奏降圖還田州納賄劉瑾瑾檢岑猛獄詞乃大夏議覆遂矯詔以岑猛爲田州同知逮大夏潘蕃至京下錦永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滸亦曰大夏無死罪瑾怒乃與劉宇謀坐大夏輕議夷人遷徙與蕃俱發戍瑾初擬廣西焦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戍肅州大夏出都觀者如堵父老涕泣有焚香密禱願生還者

以張泰爲南京戶部尚書遂罷之

泰素清貧以南院都御史入賀聖壽以土葛遺瑾瑾銜之會吏部推泰戶部尚書瑾遂矯旨令陞職致仕

調翰林院學士張芮爲鎮江府同知修撰何塘爲

開封府同知

芮見瑾長揖不拜塘亦抗直不屈于瑾遂皆調外

罷各邊年例銀

戶部奏發各邊年例銀劉瑾謂祖朝無此例此戶部與巡撫通盜內帑耳顧佐不敢執奏遂盡罷之邊儲大困

九月禁奏災異

冬十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兼贊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八

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一月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謝鐸致仕

十二月前江西提學副使蔡清卒

清晉江人明經博學志潔心醇飭躬勵行動準古人嘗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以一日遺數百年之利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忝名器徒就一己之私如入寶山空手回也因忤寧王謝政家居劉瑾從人望起爲國子監祭酒朝命及門而清已卒矣

己巳四年春正月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致仕

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無所通瑾銜之數撼以危言寶不爲動乃勒令致仕

以王鴻儒爲國子祭酒

以洪鍾爲工部尚書

追奪纂修會典官梁儲等陞職

弘治間李東陽等纂修大明會典成皆進職瑾以爲壞祖宗制妄雜以新例悉追奪之吏部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壬九

尚書兼學士梁儲降爲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

德傳珪等皆降職惟李東陽如故

二月刑部尚書王鑑之致仕

三月戶部尚書顧佐致仕

以儲權爲戶部左侍郎

以錢璣爲戶部尚書

璣附瑾不次用之

夏四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王鏊致仕

鏊見劉瑾驕恣日甚濁亂天下流毒縉紳而焦芳專事嬖阿比周爲惡無可奈何居常戚戚劉瑾謂鏊曰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鏊曰求去耳瑾怒欲重傷之鏊三上章乞歸遂致仕去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王鴻儒爲祭酒未久以忤劉瑾致仕去時雲鳳家居張絲從人望起之雲鳳被命欲堅辭執政者撼以危語雲鳳父司徒佐曰吾老矣汝置我何地雲鳳乃不得已就道既至無所餽瑾怒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

中以禍尋乞養病歸

五月逮廣東僉事吳廷舉下獄謫戍

時鎮守廣東中官潘忠恣橫廷舉劾其大罪二十忠亦誣奏廷舉逮訊無驗坐以枉道還家謫戍鴈門

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復梁儲吏部尚書兼學士

梁儲尋改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已也

調翰林坊局官爲部屬

劉瑾惡諸翰林孝廟實錄成例該進秩瑾恡不與或嗾之曰文士不習世故乃改侍讀徐穆編修汪俊等十餘人皆爲部曹

清理各邊屯田

劉瑾旣罷各邊年例邊儲大匱乃議修舉屯田遣御史胡汝礪等分詣九邊履畝清核以增故額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于是各邊僞增虛額誅責租賦人不堪命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

六月以石瑤爲南京國子祭酒

進吏部尚書劉宇少傳兼太子太傳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張綏爲吏部尚書

秋八月遣榮王之國

榮王祐樞封國常德尚留京師劉瑾有逆謀不欲王在肘腋乃與張綏謀逐王就國

九月遣御史甯杲殺薛鳳鳴捕畿內盜

時畿內盜起羣聚劫掠有司不能制劉瑾乃遣

甯杲于真定殺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職

捕盜鳳鳴至歸德與守備會飲歌舞爲樂瑾邏卒奏之降爲弓兵殺在天津稍斂戢惟杲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中官張忠姪張茂爲盜王藏杲親捕斬之啖其心瑾以爲能陞杲僉都御史仍專捕盜

閏九月奪平江伯陳熊爵

先是熊總督漕運劉瑾索金錢不得銜之使邏卒日伺其事竟坐多買田宅侵民利謫海南衛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

奪其誥券

下刑部侍郎陶琰于獄罷爲民

陝西遊擊徐謙以私憾訐奏御史李高謙瑩黨也又厚賂瑾欲中高以危法上命琰往按其事琰據法直高瑾怒遂矯詔下琰于獄禁固逾月罰米百石削籍去

冬十月虜寇寧夏總制尙書才寬禦之敗死

罷南京禮部尚書孫需

以張憲爲南京禮部尚書尋罷

瑾惡憲不附已月餘勒令致仕

十二月虜亦不剌阿爾禿廝掠西寧諸番

亦不剌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仇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率所部萬餘西走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諸番苦之別部阿爾禿廝與亦不剌合矣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刑部尚書洪鍾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討四川群盜

時四川保寧盜劉烈聚衆作亂僭稱王侵掠陝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三

西漢中又有藍廷瑞鄂本恕廖惠等皆僭王號衆至十萬巡撫林俊督兵捕諸賊遂入湖廣鄖陽等處皆被劫掠乃復命鍾督陝西四川湖三省兵討之

戶部左侍郎儲瑾致仕

劉瑾專橫日甚公卿皆奔走瑾前如僕隸瑾愧憤引疾求去李東陽與瑾善得致仕

致仕禮部右侍郎謝鐸卒

鐸篤誠孝友孤介廉直好善嫉邪屹屹自樹非

其書不讀非其友不交生平多所著述卒贈尚

書諡文肅

二月進楊廷和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以兵部尚書曹元兼文淵閣大學士

正德中人閣不由翰林者三人楊一清以才望劉宇曹元皆阿附劉瑾得之

以劉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出太監張永於南京不果行

時劉瑾專政而張永亦得幸不肯爲瑾下瑾慮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四

永軋已一日伺間讒永于上請出永南京奏既可卽榜諸禁門毋內永迫令就道永覺之直趨至上前訴奴無罪瑾害奴欲寘死地上召瑾至語不合永卽攘臂毆之上令谷大用等置酒和解自是永與瑾衆遂成矣

三月致仕禮部尚書周經卒

經陽曲人初在翰林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掌邦計秉正執法屹然有古大臣風卒贈太保諡文端

夏四月丙寅安化王寘鐸反殺總兵官汪清
都御史安惟學

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見劉瑾擅權毒亂天下
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有帝王
骨相覩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無見寘鐸
呼老天子寘鐸益冀望非分陰養壯士與都指
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等謀反會大理寺少卿
周東度出寧夏倍益項畝畝索厚租誅責甚急
人心怨憤景文謂寘鐸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五

時矣寘鐸乃置酒大會撫鎮總兵諸官巡撫安
惟學辭不至總兵江漢及鎮守太監趙弼至伏
甲殺之遂走行臺殺惟學及周東放獄囚焚官
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帛萬計
召其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
旗牌又令景文爲偽檄以誅闖瑾爲名言瑾盡
感朝廷變亂祖法屏棄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
路括斂民財籍沒公卿封拜侯伯數興大獄羅
織無辜改遣官校脅持遠近張綠劉機曹松毛

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今特舉義兵
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邊鎮以錦
爲計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軍師張
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一人
總管赴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焦芳免

芳以老病乞休遂致仕

以涇陽伯神英爲平胡將軍

起右都御史楊一清提督軍務命太監張永總督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十六

軍務帥師討寘鐸

寧夏遊擊將軍仇鉞執寘鐸檻送京師逆黨悉平

時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
助故與賊聯姻亦遂疑助爲外應朝議用助爲
參將鉞爲副總兵討賊助上言臣母及妻子俱
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以
謝朝廷鉞亦稱病卧陰結壯士侯保助等兵至
從中發爲應俄有蒼頭沒河潛入城言河東兵
已大集屯河上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入泊東岸

矣鉞喜嘆人謂賊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果率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覘渡口留周昂守城昂問鉞病鉞伏蒼頭俟昂入殺之卽披甲跨馬一呼諸游兵壯士皆集鉞帥楊等百餘人卽趨安化府殺朱霞係景文等擒寘鐸及其子台潛錦廣走追擒賀蘭山外

召神英帥師還命楊一清安撫寧夏

張永楊一清至陝賊已就擒寧夏人訛傳京兵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七

且至將大誅戮人心洶洶一清恐激變疏乞召還京兵又榜示朝廷止誅首惡不究脅從人情乃安時逆黨繫者千餘人一清分別情罪多前雪奏上悉允

六月命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京師旱霾

秋七月四川威茂地震有聲如雷

四川賊破通江縣巡撫林俊擊敗之

八月寘鐸伏誅

劉瑾伏誅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八

張永械寘鐸錦廣等至京繫寘鐸于諸王館錦廣等下錦衣衛獄廷鞠伏誅弟寘錫坐黨廢庶人將軍蔣材俘至京旣論死後山僧大于和尚者富財凌同類同類歐之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異其言聞于朝逮至京下刑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蔣材也衆不能辨安化官人左實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實瓶叱曰此蔣材殿下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代蔣材死者誰也

初張永與楊一清同討寘鐸相得歡甚一清知永與劉瑾有隙一日歎息謂永曰藩國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公豈能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耳因促膝書一瑾字永曰瑾日夜在上旁上一日不見瑾不樂今其黨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若班師入京詭請間語寧夏事因極言瑾克狡亂政陰謀不軌上悟必誅瑾柄

用公公反噬所爲呂強張承業及公千載三人耳永日卽不濟奈何一清日他人言濟不濟木可知公言無不濟者萬一 上不信卽涕泣請死 上前不死瑾手得請卽行事無緩須臾機事一泄禍不旋踵永勃然曰老奴何惜餘年不報主乎及獻俘入京如一清策因與其黨張雄張忠白上袖出疏指瑾大罪十七事皆一清草也 上猶豫未卽決永泣曰少遲奴輩羞粉矣上將安之乎 上乃可其奏下令捕瑾時漏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三九

已三鼓瑾方熟寢禁兵排闥入瑾急披衣起謂家人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付內獄明發暴殫狀下廷訊坐謀反凌遲死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家屬無少長悉誅籍其家黃金一萬斤銀二十萬斤玉帶四千一百餘束袈裟八金爪龍四蟒衣四百餘襲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金牌三十盃甲三千寶玉器皿不可勝紀其黨楊玉等伏誅

張綵下獄死

綵在吏部誦事劉瑾托腹心共謀議故事吏部推用大臣必關白內閣綵以爲事權在瑾內閣不得預不以聞李東陽等銜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獄綵在獄中上疏盡發東陽阿附劉瑾諸事東陽怒坐與劉瑾謀逆罪死綵病死獄中仍恭其屍家屬流嶺南

劉宇曹元兇焦芳除名

宇元皆以附劉瑾罷言官因追焦芳罪狀乃與子黃中並除名先是土官岑濬沒人家口有姝珠色芳求于瑾納爲妾後芳卧病黃中悉焉聚麀之耻天下嗤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

奪神英涇陽伯爵復陳熊平江伯

初神英以總兵官歷寧延宣大四鎮累官署都督無戰功以金寶萬計賄劉瑾得封伯爵至是瑾敗乃追奪陳熊廢不以罪得復爵

論三寶錄功封仇鉞爲咸寧伯

命魏彬掌司禮監事

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彬既掌司禮監馬

永成等傳 旨凡朝廷大政皆與彬議彬等遂
專恣無忌濁亂朝綱賞罰乖宜盜賊蠭起而天
下不勝煩擾矣

革寧府護衛

罷工部尚書畢亨起曾鑑爲工部尚書

畢亨請毀劉瑾祖墳且云內臣修墳非例宜悉
罷魏彬大怒曰文官修墳豈洪武初例耶遂矯
旨勒亨致仕

以楊一清爲戶部尚書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二

封張富爲泰安伯張容爲安定伯魏英爲鎮安伯
馬山爲平涼伯谷大圯爲永清伯朱德爲永壽伯

李東陽上言旬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
太監張永等之功故永兄富弟容魏彬弟英馬
永成弟山谷大用弟大圯及上義子德並封伯
給誥券世襲而東陽及楊廷和各廢一子尚寶
司丞南京御史張芹疏言東陽當逆瑾擅權亂
政時屈身阿附稱功頌德及瑾誅又攘功受賞
不顧名節無大臣禮東陽引疾辭不許

復劉健謝遷許進韓文劉大夏楊守隨林瀚張敷
華官致仕

九月進楊廷和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
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並
武英殿大學士

以王瓚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以羅玘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復給事中湯禮敬御史陳琳等官

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紳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二

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
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
諾李熙王蕃葛洪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
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
徐鉅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皆劉瑾所斥逐也
以前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琰單車至鎮廉得諸倖堅豪滑者悉裁以法權
勢斂手淮安爲南北孔道貢使往來求索無狀
常廩之外一毫不少假

十月以費宏爲禮部尚書

起儲璫爲戶部左侍郎

以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致仕吏部尚書許進卒

進有經濟大畧尤諳國家典故議政決機片言

立斷歷典劇要勛望有赫晚忤劉瑾幾陷不測

瑾誅乃免于禍卒後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學士白鉞卒

鉞重厚寬簡不事苛屑遭時難展輶迹遜避卒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三

亦不失乎正

起章懋爲南京太常寺卿辭不赴

以傅珪爲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以王守仁爲南京刑部主事

致仕叅議賀欽卒

欽既致仕家居鄉人服其行皆尊事之劉瑾括

田義州人驚擾聚衆且爲亂欽以禍福諭之遂

定欽平生不務博覽惟讀五經四書靜思默會

反身實踐晚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既卒

鄉人祠之學者稱爲醫間先生

尊 太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

太后張氏爲慈聖皇太后

辛未六年春正月以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

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討江津盜平之

盜曹甫偕順天王攻津江殺僉事吳景林俊聞

報馳赴來元旦賊不設備乃夜半擲枚趨其寨

聚火焚之賊奔竄斬甫并其黨八百餘人焚死

者甚衆餘盜悉平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四

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

以孫交爲戶部尚書

以李慶陽爲江西提學副使

二月起致仕副都御史邵寶爲戶部右侍郎

三月賜進士楊慎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慎廷和子也

夏四月江西盜起命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右

副都御史俞諫提督軍務討之

江西諸郡盜賊竄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

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礪礪寨華林賊破瑞州既而撫州東鄉饒州桃源洞諸處盜大發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合征之

以章懋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辭

大學士劉忠省墓歸

時張永幸川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忠獨持重不少抑永令其黨廖鵬來謁忠遇以僕禮又却其餽永不悅忠遂乞休未允主會試出院卽乞省墓上召李東陽至煖閣摘會試錄中瑕疵語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五

欲罪忠東陽爲解得免忠卽日陛辭

五月致仕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卒

大夏直亮公忠通達國體歷官藩臬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如父母晚年受知孝廟竭忠盡瘁知無不言多所匡益生平廉潔恬淡于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洎如也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卒贈太保諡忠宣

日本遣寧波叛民宋素卿來貢

六月總制尙書洪鍾四川巡撫林俊陝西巡撫藍章合兵討四川盜藍廷瑞

洪鍾至四川與林俊議多不合軍機牽制不進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復振攻破營山縣殺僉事王源洪鍾乃會林俊藍章督川陝湖廣河南四省兵分路進討賊見官兵四集窮蹙求招撫鍾許之賊隨四出劫鍾乃以計擒其渠魁四十餘人餘黨遂潰漸漸招降幾千數捷聞加鍾太子少保俊右都御史章副都御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六

畿輔盜起命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副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帥師討之

畿輔賊楊虎劉六等聚黨起兵攻掠文安獲生員趙燧燧有勇力好任俠爲賊所得因降之爲賊畫策分兵四掠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楊一清建議請大出師征討于是遣偉中錫往中錫書生儒統袴子皆不知兵京兵又素不簡閱識者知其無成功

流賊大掠山東河南

賊分兵爲二趙燧楊虎邢幸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掠山東所至州縣殘破放獄囚掠子女金帛勢猖獗馬中錫欲效龔遂事招撫解散故遍檄諸路賊過令毋追捕且給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賊聞之稍止中錫駐兵德州劉六等來謁中錫開城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政柄在內臣能以保我輩乎潛使人入京探諸中官無招降意又輩金寶魏權倖求赦不得遂復肆劫掠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中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七

家由是謗議騰沸矣

七月以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四川巡撫都御史林俊致仕

俊在四川躬督官兵廣設方畧芟平群盜時宦官用事每征討必以其子弟私人詭名兵籍冒功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忌之且與洪鍾議不合遂乞歸詎工內批許致仕科道交章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兩川連寇方四任梟子及麻六兒等復熾殘破蜀地逾年不

能定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爲兵部尚書

時流賊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以鑑代之

逮張偉馬中錫下獄

言官交章劾偉中錫出師無功玩寇殃民遂逮繫論死中錫竟死獄偉革爵閑住

九月倭寇浙東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八

十月流賊破冀州

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

劉六等以二千騎屠棗強劫倉庫獄殺燒慘毒

官民吏商死者莫計知縣段豸死之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爲平賊將軍帥師討賊

馬中錫等既逮中官遂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以谷大用爲總督與陸完毛銳帥師討賊又調宣府遊擊將軍許泰鄒永大同總兵張俊遊

擊江彬各領兵從征俱聽大用節制

遼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蕭紳下獄除名

以憲等不能禦賊逮下獄除名且著為令凡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邊將失守例罪死

賊大掠淮徐河南

先是許泰敗賊于景州卻永又敗之阜城趙燧奔梁山副總兵李瑾戰敗賊勢復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引而南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四十九

知府劉祥率兵迎賊眾潰溺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不屈燧釋之轉而攻永城夏邑鹿邑虞城歸德州悉破河淮南北官吏望風奔遁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安欲舉大事設五軍分二十八營楊虎死遂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其餘各署為號

以燕忠為大理寺卿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達為武定兵備僉事

遼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達預築城濬隍又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俟其竇內餘丁皆入隊伍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擒斬之又募死士千人入持大挺隨賊嚮往迎擊人馬賊俱不敢入境撫按上其功故有是命

十一月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忠致仕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

忠抵家上疏乞休遂許之

京師地震

流賊復還霸州京師戒嚴

賊聞谷太用等駐兵臨清擁眾復還霸州聲言以十二月朔車駕出郊官省牲舉兵犯蹕時兵部尚書何鑑未寢報至即叩關奏聞復下令嚴守諸門又召良涿通州守備各率士馬營近郊以防不虞布置已定上使中官問鑑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翌日車駕出薄暮乃

還賊知有備遂西奔掠真保諸府攻陷城邑數十鑑度賊非東向臨清必西奔彰德乃移文促陸完督軍分道追襲至彰德賊方圍湯陰聞官軍至遁去許泰馮禎等追敗之渡河陷溺死者無算

十二月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以威寧伯仇鉞爲平賊將軍討河南羣盜

賊破上蔡西平知縣霍恩主佐死之復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一

賊攻上蔡恩拒守力不支城破不屈被殺至西平王佐力戰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之復破裕州郁采亦不屈死僉事孫盤齋詔撫賊燧復書有曰羣姦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斬羣奸以謝天下因斬臣以謝羣奸燧所過州縣有以金帛贈遺者卽斂兵不攻

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

加楊一清少保兼太子太保

以傅珪爲禮部尚書

楊一清方得時名善招接士大夫陰樹黨通饒

遺珪數規其失一清不能堪遂越次陞珪禮部

實達之也李東陽矯爲儀制郎前尚書以東陽

故遇之厚恣其所爲珪乃按其廢法事類啓其

吏胥郎遷他曹避去時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

王外廷無敢諫者會番僧奏討腴田千頃爲大

慶法王下院珪佯不知者劾僧曰法王何爲者

至與尊號並例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田亦竟

止優戒賢有寵頗能軒輊榮辱人縉紳或趨附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二

之因請改牙牌製珪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

爾優敢亂祖宗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爲此爾

禍無既矣優乃戢而聽命

以孫需爲南京工部尚書

以蔣冕爲吏部右侍郎

壬申七年春正月黃河清

陞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爲右都御史

劉六等雖擁衆數萬然多脅從之徒其親信善

戰者不及千人官軍每追及賊驅脅從良民與

官軍對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級甚至屠戮平民前後報功萬計而真賊無一獲者大用等復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糜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萬兩府庫爲之虛耗

毛銳遇于真定敗績召還

銳衰老怯懦所領京軍萬餘皆未經戰陣銳至真定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宜府遊擊許泰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其所佩將軍印徵回京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五

師以與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文升性介特寡言笑舉止嚴謹脩髯偉貌望之爲異人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敢決文升至一言而定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于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端肅

遣宦者陸闇督諸軍討賊

禮部尚書傅珪致仕

闇以陸完等討賊無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下廷議衆觀望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並以冒功者多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囂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輩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唯將何待乎議罷疏上竟遣闇傳旨令珪致仕

江西南昌府知府李承勛擊破華林寨賊平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六

時副使周憲討華林賊戰死賊勢大熾總制陳金檄朝廷贈憲官諡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中黎輿往勘李承勛督兵勦之勛招降健賊黃奇約爲內應助帥壯士五百人夜郅枚入賊壘斬首三千級餘衆奔潰賊遂平移兵擊碼璫寨東鄉賊皆平之

二月賊掠襄陽遂破泌陽

趙燧等率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鄧攻破泌陽賜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燧盡發其先世塚墓

焚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吾恨不得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燧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三月總兵馮禎與賊戰敗沒

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敗之

夏四月賊掠徐邳官軍大破之

劉六齊彥名等自河南轉掠徐邳官軍與戰于

古縣集諸處破之俘斬千餘諸酋渠殆盡彥名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五

等獨挾三百餘騎潰圍而逸馳至河西務京師發兵捕之又復越臨清而南往來飄忽如蹈無人之境

以王雲鳳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大

夏五月江夏擒趙燧

燧爲寧夏官軍所遇轉掠至六安官軍復追擊

敗之其下多散亡燧初爲諸賊畫策據臨清斷

餉道以窺京師所過毋擄掠攻下州縣卽分兵

守之諸賊本起群盜志在子女金帛不從至是

燧知事不成乃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至武昌軍爲卒趙成所執檻送京師伏誅

閏五月賊殺湖廣巡撫馬炳然

劉六等奔湖廣炳然將赴官遇被執脅使降不從遂遇害

賊犯鎮江官軍禦之敗績

賊沿江東下入鎮江官軍禦之敗績賊遡流而上犯九江南康又東下掠常州凡往來三過南京官軍不敢遏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六

八月賊泊狼山官軍勦平之

賊劉三劉六邢老虎等相繼死止餘劉七齊彥名勢益衰聚舟泊狼山之下忽颶風大作晝夜不息賊舟皆解散飄墮乃登山團聚副總兵劉揮率官軍攻之劉七勢急赴水死彥名爲宣府兵張鑑所殺餘黨盡殲之劉六等本起烏合踞中原殆遍城陷者什三死者什五僵尸遍野幾致動搖朝廷命將出師調發無虛日卒鮮成功幸大風覆舟乃就撲滅蓋亦傲天幸云

論平賊功封谷大寬爲高平伯陸永爲鎮江伯仇
鉞進封咸寧侯陸完加太子少保回院掌事

大寬大用弟永閻弟其餘冒功陞授都督錦永
都指揮千百戶者凡千餘人

冬十月進楊廷和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
士梁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
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召邊將江彬等率兵入京師

江彬蔚州衛指揮使兇狡不可測從張俊征流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四

賊頗有戰功班師入京賂錢寧得見上 上喜

彬機警留侍左右賜國姓爲義兒彬因言京軍

不習戰請調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精兵各

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出戍春秋更番上下

內閣議李東陽等力陳其不可不聽促令擬旨

東陽復陳十不便不報竟以中旨行之

十月命右都御史陶琰總軍務事巡視兩浙

羣盜未平故勅琰總軍務至則劉六已殘滅桃

源賊已聽招撫人心甫安而瀕海諸郡颶風毀

堤三百里居民漂溺以萬數琰卽親按其地出
帑銀賑救築堤捍水自蕭山至餘姚凡五萬餘
丈水患遂息

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致仕

十一月李東陽致仕

東陽柄國久僥權倖亂政嘿嘿無所匡救脂膏
阿從保全祿位公議薄之

建鎮國寺于大內西城

以王鴻儒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八

以王守仁爲南京太僕寺少卿

十一月洪鍾罷以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蜀盜麻六兒等入未平巡按王綸劾鍾縱寇殃

民故罷而以澤代之

十二月虜亦不剌殺阿爾倫可汗走西海虜中立

阿不孩爲可汗

妖人李五以幻術惑延安愚民劫縣殺人

致仕巡撫應天副都御史艾璞卒

璞南昌人生平孝友立朝持正侃侃不少阿爲

劉瑾中禍瀕死播遷及瑾誅衆望召用其卒也
人皆惜之

癸酉正德八年春正月以儲瑾爲南京吏部侍郎

瑾凡諸佞幸用事力請改南未幾卒瑾淳行清
修與人無競而自守介然交遊稀寡數起數辭
有難進易退之節云

二月真帖木兒還吐魯番

甘肅守臣請歸真帖木兒乃令哈密三都督奄
克孛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五十九

三都督至哈密奄克孛刺不宥行寫亦虎仙滿
刺哈三送至土魯番因留不還

四月起副都御史陳壽巡撫陝西

時陝西兵荒之後軍民疲敝而鎮守中官廖堂
橫甚惟剝無厭惕一清以壽忠鯁輕去就起之
用間壽至堂斂戢不敢復肆

以孫需爲南京刑部尚書

設 皇店

五月以陸完爲兵部尚書

北虜寇大同

虜五萬騎由大同入犯寧武關山西震動守臣
請調他鎮兵戍大同者還守關兵部議寧武三
關所以蔽山西而大同以蔽寧武也若專守寧
武是自撤藩籬非計大同兵不宜動而別調內
地兵戍寧武從之遣仇鉄總兵出禦虜與戰於
沙河失亡多以捷聞未幾虜退召還

官軍敗桃源盜于裴源

江西袁源賊用兵歷年費以萬計終不能平參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本

政吳廷舉單騎入賊營招降爲賊所留勒以兵
不爲動久之伺得賊中要領誘左右有謀勇者
執其酋以出總制俞玉檄諸路兵進勦敗之裴
源賊窮欲降按察使王秩欲受之議者以賊反
復不可信欲乘兵威撲滅殺來降者賊復大亂
四出劫掠副使胡世寧上言平賊之策惟勦與
撫今處置失宜恩威倒施賊益無忌憚惟舊撫
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此
庶安輯之效可尋崩解之患可息不然民窮財

盡兵連禍結恐江西之患不止于群盜也

夏六月戶部尚書孫交致仕

以王瓊爲戶部尚書

桃源盜平

賊自裴源之敗逾饒信奔掠徽衢應天浙江江西三百兵夾攻之殺戮殆盡餘黨悉平

八月以石琚爲南京吏部右侍郎

巡撫宣府王雲鳳致仕

拜牙卽叛降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密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六十一

拜牙卽淫暴欲與奄克孛刺叛中國從土魯番奄克孛刺不從奔肅州拜牙卽棄城走土魯番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入哈密取金印哈密諸酋請遣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只丁等守城有勞使使遣土魯番諸酋金幣使者至哈密滿速兒率衆亦至分據刺木等城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饑窘人死亡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于是滿速兒日夜謀侵甘肅自是西邊多事矣

冬十月虜入宣府塞

以都督朱寧掌錦衣衛事

中官錢能養子也喬捷儇巧上絕愛幸之賜國姓養爲義子令領錦衣衛事諸詔獄緹騎刺姦悉隸屬焉權傾中外

十二月河南左布政使楊子器卒

子器慈谿人初舉進士爲縣令卽有異政歷遷所至輒以賢能著聞

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六十二

甲戌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

楊廷和請上避殿下詔罪已求直言因上疏勸上早朝宴罷深居簡出勤日講通言路還邊兵革內市罷皇店出番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剴切上不省御史張士隆應詔上言陛下前有逆瑾之橫後遭薊盜之亂不知警悟方且興居無度懼近匪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于卧內徹夜燕遊窮極土木盜伏而虜發民竭而兵罷禍機之畜皆不知也宜痛懲前弊

急爲改圖中書舍人何景明 上言聖躬單立
皇儲未建后妃不得常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
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皆今日創見
前朝所未聞也夫甲馬馳騁之場何如廣廈細
旃之上市井戎醜之類何如談經論道之儒樂
彼厭此臣所未喻皆不報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平四川群盜

二月 上始微行

上微服直近侍朱寧張銳等馳騎從與遊畋射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李三

獵自稱朱壽出入無節北抵黃花鎮諸處

改張燦爲南京兵部尚書

以王守仁爲南京鴻臚寺卿

三月賜進士唐皋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復寧王護衛屯田

宸濠驕橫僭侈潛蓄異志術士李自然又妄言

濠有天子骨相濠益喜南昌致仕都御史李士

實數與濠交權結爲婚嫺安福舉人劉養正僞

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濠延致之與

士寔俱爲謀主因相與計議大事必借兵力圖

復護衛知錢寧臧賢方幸用事乃行萬金賂錢

寧而與賢深相結輦金數萬寄賢家分賄諸要

地人費宏江右人也颺言于朝曰寧王金滿長

安矣若從其請如虎而翼江西將無噍類而兵

部尚書陸完故與宸濠善又受錢寧指遂援

祖訓言當復寧王護衛楊廷和亦入宸濠餽不

令宏知擬旨竟復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六十四

先是錢寧欲交權宏會寧詰贈三代乃具百金

飲器遣所親賁夜餽宏宏却之寧恚既又以議

寧王護衛發其私遂譴宏于 上言宏私其故

人子黃初及弟且曰乾清官災 草詔歸咎朝

廷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宏引咎乞歸遂并其從

弟編修案皆罷

以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直文淵閣巡撫延綏僉

都御史吳世忠乞致仕許之

六月以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

尚書

以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

七月虜寇大同宣府

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軍務經略哈密

滿達兒既據哈密遣使遺甘州守臣書索金幣

萬計并求還城池金印不則入犯甘肅總制鄧

璋請如張海故事差重臣督師往經略廷議遣

彭澤往給事中王江言兩帥並置事權不一宜

罷遣不聽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六十五

江西右布政鄭岳除名提學副使李夢陽罷

宸濠既復護衛益驕橫岳先為按察使每執法

裁抑之宸濠大恨時李夢陽為提學宸濠慕夢

陽才名折節下之久之夢陽墮其術中不知也

夢陽與巡按江萬實以事相訐奏遣大理寺燕

忠勘訊下夢陽獄論罷會宸濠修風憾誣陷鄭

岳亦罷為民書素與夢陽不相能遂疑夢陽頌

之夢陽自此不報

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謫編修王恩為嶺南驛丞

恩上疏指斥佞倖忤旨杖闕下謫為驛丞尋以杖傷卒

十一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

泰家居族黨有犯必以是非直告有司曰無以

泰故屈法縉紳無行誼者雖造請拒不見生平

寡言笑奉身儉約不取非義許進嘗曰雍世隆

與華嶽爭高年八十卒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六十六

時給事中王昂劾一清秉銓不公詔謫昂一清

持之上章自劾乞留昂不聽竟謫為休寧縣丞

上雲鳳家居貽一清書曰山中屢聞讜言一疏

人尤傳誦肯不聞唐介初貶數月即復殿中侍

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推薦超陞在公筆端每

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羅倫淪落以死岳正坎

珂終身而極貪如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貴

勢安在哉用舍之間士風之繫扶持正人則士

風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竊恐奔趨富貴利達

者相見輒稱功頌德乞憐希進直亮之言無由
上達僕以古人功業望執事故敢布其愚一清
得書爲之悚然

乙亥正德十年春正月

二月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三月大學士楊廷和憂去

四月以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

閏四月以楊一清爲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張永
錢寧援之也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以陸完爲吏部尚書

以王瓊爲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儒循禮畏法子姓臧獲皆遵約不敢恃恩澤爲

驕縱門庭閭然時稱其賢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

右侍郎

以石瑄爲禮部右侍郎

召彭澤還掌院事

澤至甘州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貽土魯番訖
使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卽奏裕密
事定甘肅巡按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未聞
請罪嘗數侵西邊裕密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
和大開谿壑後來之變難以逆覩下兵部議陸
完可其奏王瓊代完覆請留澤甘肅斬貴從中
主之竟爾還

兀良哈入馬蘭峪塞叅將陳乾戰死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陽順陰逆時通北虜犯邊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然未敢大爲寇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出塞掩

殺邊蒙遂起累入侵掠動稱結親北虜以恐喝

中國諸部惟朵顏花當最詭其子把兒孫驍勇

善戰至是結北虜入馬蘭峪塞叅將陳乾禦之

爲虜射死順天巡按急發兵伏虜歸路邀擊斬

六千級奪還虜獲甚衆

五月以陳壽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壽去陝軍民數千人泣送于途擁肩輿不得行

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軍務都督桂勇爲副

總兵帥師討兀良哈

玉至兵未出塞虜遣使請貢馬謝罪遂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朱寧以鈔二萬發浙江諸郡易白金三萬兩良永上疏言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瘳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而寧復脫其膏脂以填豁壑臣若隱忍不言則民心傷矣民心傷則國本搖是不可爲寒心乎且朱寧藉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何乃病狂喪心負恩賊民伏乞陛下割私愛明正典刑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如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肆無厭之欲蠶食天下陛下于時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過其下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銀還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良永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遂三上疏乞休去

八月起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以毛紀爲禮部尚書

虜入固原平涼

十月以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時宸濠逆謀漸著陰蓄亡命結江湖羣盜劫掠郡縣所得金帛悉犒京師賂權倖內外拮据莫敢誰何生殺自恣藩臬諸大吏皆屈首屏息不敢逆其意朝議遣才節大臣鎮撫其地備非常乃屬燧燧聞命嘆曰投我艱危地當死生以之止携二家僮入南昌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七

冬十月逮江西副使胡世寧下獄謫戍

世寧在江西見宸濠益橫無道乃發憤上言寧王自復護衛以來威焰日張剝害遍及窮鄉官司受其鈐鑒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乞簡才望大臣假以便宜潛備意外之變更戒王恪遵祖訓奉持常憲止治國內事勿撓有司務則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矣疏入宸濠大懼遍賂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

之世寧先已望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歸抵家
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挾上旨捕世寧甚急
時李承勛爲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
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再經冬世寧獄中三上
書言宣濠必反言官徐文華輩交章論救得減
死戍瀋陽

十一月以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

國史紀聞卷之十二

二月虜寇榆林

夏四月安南陳暲弑其王嗣

嗣懦弱群下擅權虐政亟行人不堪命陳暲及
其子昇作亂殺嗣莫登庸推嗣弟諱爲王暲奔
據掠山

五月風雹大旱

六月加王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命兵部侍郎丁鳳總督軍務總兵劉暉

帥師禦之虜突入白羊口大掠而去

七月虜寇宣府總兵潘浩禦之敗績

浩再戰再敗指揮朱春王唐戰死虜遂入宣府
殺掠無算浩追奪散官諸將罰治有差

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東陽力救得免一清深德
之至是東陽病劇一清偕梁儲就問之東陽奄
奄垂絕矣若有所欲言者一清知其意慰之曰
國朝文臣未有諡文正者請以諡公可乎東陽
于榻上頓首曰荷諸公矣未幾卒

國史紀聞卷之十二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

八月大學士楊一清致仕

一清以災異自劾因極陳時政得失中有讒言
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胥
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等語上弗省而錢寧
江彬輩聞之不悅于是爲蜚語于上前譏刺一
清會有諸生朱大周奏許一清陰私事極其醜
詆一清遂乞骸骨歸

以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寧王宸濠殺南昌衛指揮戴宣

宣陞守備濠怒進謁遲杖殺之沒其產

九月上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聖之敗沒

何彭澤遣使上魯番未還澤即歸關甘肅巡撫

趙繼亦還操江李昆代之滿速兒使寫亦虎仙

持金印來索幣昆止與雜幣二百且質其使令

還忠順王哈密滿速兒與怒遂復據哈密大入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七十三

為患內寧禦之戰沒亡七百人騎滿速兒抵肅

州城下偽請和而陰約其諸降夷及夷使入貢

者為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箠

殺之嬰城自固守而使使通瓦剌搗其巢破三

城滿速兒狼狽歸

九月以王守仁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

十一月以黃河為工部尚書

十二月監察御史陳茂烈養親卒

茂烈以茂烈貧不能養母奏改為晉江教

諭資其祿不就既又奏給月米又辭曰陛下

隆孝里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

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

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古人行傭負米皆

以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臣母鞠臣守貧居寡

艱苦備至臣雖勉盡心力未盡涓滴之恩且母

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之情固欲自

盡資養月米心實不安奏上不允茂烈以母

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為憂方抱疾而母卒強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七十四

起號慟寢地疾轉亟卒林俊為治殮具都御史

上應鵬鵠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醇孝

行如徐仲車而所處猶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

其家林俊嘗曰陳君穎悟既深克養益粹隱衷

實行可對天地真管寧黃憲之流也

丁丑正德十二年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三月加兵部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

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斬貴罷

初辛未會試貴奴鬻題受千金事發坐奴罪是科貴方以病在告忽稱愈復出典試衆益疑言官羣醜詆之貴遂乞骸骨去

畿內饑命都御史李鉞賑濟

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直內閣

五月以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以王鴻儒廖玘爲吏部左右侍郎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壬午

以顏頤壽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逮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下獄並

除名

初上魯番之逼肅州也哈密貢使失拜烟答在圍中九疇疑其爲變亦箠殺之至是其子馬米兒黑麻入貢至京上書訟冤言澤九疇激變番夷致敗邊釁下兵部議王瓊故與彭澤有郤劾澤九疇欺罔遂并逮下獄詔廷鞠禮部尚書毛澄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

專之可也王瓊厲聲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

貽後患于國家利乎不利乎先是彭澤恨朱

寧亂國每語人曰吾恨不手刃此賊王瓊輒以

語寧且曰吾爲君致澤來君私察之一日招澤

過其第匿寧屏後故激澤罵寧寧大啣之比奏

上遂罷澤及九疇爲民李昆降參政

七月加蔣冕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

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以許達爲江西按察司副使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壬午

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

縱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

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守仁知宸濠

有逆意乃三疏請提督軍務名討賊實防濠也

王瓊素知守仁覆奏許之守仁日夜練兵教射

不數月得精兵數萬人

八月上幸昌平遂出居庸關至宣府而還

時邊將江彬許泰劉暉及指揮神周李琮皆冒

國姓稱義子屢導 上出宮遊戲至居庸將獵
塞上巡按御史張欽諫開闢三上疏諫不聽遂
出關至宣府大起宮殿號家裏迷留忘返百官
屢請回鑾不報

八月以吳廷舉為副都御史賑濟湖廣

貴州清平苗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

合兵討平之

九月 上獵大同陽和城雨電星隕

虜寇大同 上率諸將擊之虜引去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三

七七

上至陽和問虜人塞親部署諸將禦虜總兵王
勛遇虜于應州被圍 上督兵援之虜少却會
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
而西退至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 上乃還是
役也乘輿幾危賴諸軍死戰得免南京給事中
孫思上言曰江彬進用以求蠱惑 聖心遊衍
馳騁廢業萬幾去年導 陛下幸南海子幸功
德寺幸昌平流聞四方已駭人耳今又導 陛
下出居庸且抵塞上致引虜深入使各鎮之兵

未集羣虜之衆杳來幾何不踰土木之轍哉若
彬在一日不除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討橫水盜平之

初橫水賊 天鳳與贛南諸賊雷鳴聰高文輝

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省累年征之不能定

守仁將進討與僚佐議曰諸賊為患雖同事勢

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咽喉而橫水左

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賊腹

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七六

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

必不利若先破橫水左溪移兵以臨桶岡勢如

破竹矣衆曰善守仁乃親帥兵自南康入直搗

橫水出賊不意賊驕潰遂破其巢乘勝進攻左

溪斬首 千數俘獲倍之餘賊奔桶岡

十一月召少師兼太子太師史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楊廷和仍直文淵閣

廷和服闋梁儲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居已上

人多其能說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桶岡賊

守仁既破左溪進兵桶岡桶岡天險四山聳立
中盤百餘里林谷幽阻止有小徑可入守仁曰
賊已據勝地雖與爭利當以計取之乃先遣人
諭以禍福賊方議降猶豫未即決守仁督諸軍
乘其懈而擊之賊遂潰俘獲二千有奇斬賊千
餘破巢三十脅從者悉釋之餘黨悉平

加兵部尚書王瓊少傅兼太子太傅

十二月以王廷相為四川提學僉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七十九

閏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討郴桂徭賊平
之

上還京

封江彬為平虜伯許泰為安邊伯

論應州禦寇功也

戊寅正德十三年正月

上復出居庸關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平泃頭賊

切諸盜中惟泃頭賊酋池仲容最黠聞桶岡左

溪已破不自安陽誘款實圖緩師且偽言為龍

川新降民盧珂等所逼治兵自保非敢抗王師
也守仁知其詐故好撫之會盧珂來告變守仁
佯怒杖珂繫之獄以安仲容且下令休兵歸農
仲容喜率其酋四十人來謁守仁伏甲殲之即
發兵搗其巢衆無主遂大潰俘斬無算守仁因
奏立安遠和平二縣控扼要害諸賊數盡為治
境數年大害一旦蕩平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八十

上尊諡曰 孝貞純皇后

上還京

上復出居庸關

三月 上還京

遣使迎番僧

時烏思藏安傳國中童子記生前事以為活

佛 上遣使迎之所至驛騷南京兵部尚書喬

宇巡撫江北叢蘭各上疏諫 上不報南京御

史陳有年亦諫 上怒逮下獄喬宇復疏救得

釋

夏四月 上至昌平謁 六陵遂獵于密雲

上以 太后梓官將附葬因親詣天壽山祭告
六陵遂遊幸黃花鎮密雲諸處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上還京

秦王請益封地不許

秦王惟焯三上疏請開中屯田為牧地錢寧輩
皆入王賄請 上許之兵部引、祖訓執奏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全

上不聽促令內閣草 勅楊廷和請覓稱疾不
出梁儲曰皆引疾如國事何草制曰昔 太祖
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
馬姦人誘為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求懇篤
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度毋收
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為不軌危我
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六月江西大水

起右副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

秋七月 上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

虜寇寧夏塞入花馬池大掠秦隴

小王子死阿爾倫嗣立為太師亦不剌所弑阿
爾倫二子長上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
未幾死衆立上赤稱亦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
小王如故

八月 上在大同

九月 上在大同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全

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

江彬等危從矯令邊官獻虎豹犬馬索金錢萬
計所至縛辱官吏縱放死囚強奪民婦女莫敢
誰何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時 上巡遊不已儲嗣尚虛禮部尚書李遜學
等議欲建儲居守朱寧陰通宸濠謀入寧世子
梁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

萬一有他吾輩代奏願矣王愛亦力助儲言議

繼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

已卯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枿

二月 上還京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

下詔南巡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以江彬爲副將南巡命內

閣草勅楊廷和等諫言人君爲天之子四方萬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公三

國皆其臣妾何爲假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貶損

大地易位冠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時出

巡遊人不視政人心危疑奈何又復爲此萬一

宗藩之中或援引 祖訓指此爲言 陛下何

以應之恐朝廷之上禍亂從此起矣疏入不省

于是廷和偪疾不出 上御便殿召梁儲面促

草詔儲對曰 陛下爲天下主奈何自貶損與

臣下同臣草勅是以臣名君臣不敢奉命 上

大怒度御曰不草勅伏此劾儲免冠頓首流涕

日臣逆命罪當死死則死耳終不敢草良从

上乃擲劍起

三月兵部郎中黃鞏等伏闕諫止南巡俱下獄杖

闕下謫降除名有差

上將以三月壬子東巡祀岱宗歷徐淮吳越浮

漢入楚登武當時宸濠蓄逆謀朱寧蕭敬等皆

與交通江彬又握兵柄在 上左右人情洶洶

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

武選郎中黃鞏曰 上巡遊本起江彬誘惑彬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公甫

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

乃上疏曰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

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壞於邊帥之手

至是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

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亂本已成禍變

將起 陛下弗知也 陛下近日無故自稱爲

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

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

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天下皆

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古之天子亦有號
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 陛下
懼焉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
內論者猶謂不可旣而幸宣府幸大同幸衆同
榆林所至費財動衆州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
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
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
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
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姦雄窺伺待
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
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伏望深惟往事
之非翻然悔悟下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
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
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舉收已失之人
心如是則尚可爲也至江彬臣但見其有可誅
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
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
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乱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全五

不止天下之人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
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依
懸懸乎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此危
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
預建親賢以承大業乎宜于 宗室中遴選親
賢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誕生 皇
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
以固實 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
駕員外郎陸震方具疏欲上見輦疏卽毀其草
願同署名以進疏旣入二人自分必死翰林脩
撰舒芬亦率同寮上疏曰邇者 陛下駕巡西
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 上徹于天
傳播四方人心震動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
逃竄萬一群聚嗚呼爲禍不細尚有痛哭泣血
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
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特無人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一

全六

以此言告 陛下耳使 陛下得聞此言雖禁

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宵輕裘而漫遊哉於是進諫者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阻之曰主上聞諫者即欲引刀自裁諸君且休矣衆相顧而退獨吏部員外夏良勝禮部員外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州疏入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姜龍兵部張鳳刑部陸偉行人余廷贊大理寺周敘等各聯疏入俱不報賢士徐鑒獨以賢諫 上大怒逮諸 上言者百三十有三人俱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三

八十七

下獄跪午門外五日舒芬等一百七人各杖三十疏首謝外任餘奪俸半年黃輦等六人各杖五十徐鑒邊戍輩震良勝潮九州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贊俱杖五十降三級調外餘十七人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朝士忠鯁者斥逐一空陸震竟死杖下同死者主事何遵劉校林公輔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

京師風霾晝晦水溢金吾衛指揮張英肉袒疏諫

死闕下

諸言官既杖謫天色陰霾京師晝晦人心驚駭公卿被唾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官城內南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劍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汗 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

國史紀聞

卷之十三

八十八

中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件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使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

四月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尚書

福建福州軍亂

福州軍進貴葉元保等因月餉不足遂糾衆作亂欲殺布政伍符不得乃閉城門勒部伍大肆劫掠刻期將攻延平有卒姚壽鍾通等率衆突入其營諸賊倉卒不知所爲貴縊死元保就擒餘黨解散

五月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宦者賴義戒諭寧王宸濠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八十九

宸濠逆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爲羽翼又與李士實等謀密舉事恐以反名人心不服伺官車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卽起乃分布奸黠水陸孔道調中朝事萬里傳報浹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必反巡撫孫燧日夜防備托禦寇爲名料理兵食事甚悉城進賢南康瑞州諸重九江湖東兵備權便徵發又恐宸濠一旦起劫會城兵器假討賊盡出之外府嘗

嘆曰卽賊起吾不滅賊賊必以吾處分故速滅

按察副使許逵勸燧先發後聞燧不可曰如此使賊反有名燧七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卽達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不得上聞宸濠居母喪矯情飾禮要燧舉賢孝燧欲緩其謀爲奏於朝是時江彬寵日隆張忠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及燧奏至上覽之駭曰保官求遷保藩王欲何爲耶忠因乘間言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不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十九

軌奏內稱王孝譏上不孝稱王早朝譏上不朝上怒之詔捕治宸濠調奏事者諸奸匿臧賢家複壁中竟不可得於是御史蕭淮等合辭言寧王包藏禍心招納亡命反形已具宗社安危在於呼吸宜逮其黨疏入江彬張忠等又力贊上楊廷和以復寧王護衛由已恐禍及乃請如宣德間諭趙王事遣駙馬崔元等戒宸濠使改過仍削其護衛廷和又議令兵部發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渡近給事中孫懋等請

選兵備江右留中日人第如議行之可耳廷和默然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

六月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死之

初成諭寧王詔下京師喧傳謂遣官逮宸濠也寧府偵卒徐華馳報宸濠值宸濠生日方宴得報大驚宴畢密召劉養正曰詔使北來且用蔡震檢刑王故事奈何養正曰事急矣發不可緩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本

旦日各官謝宴可就執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壯士伏府中及旦各官入宸濠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曰安得有密旨請一觀宸濠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養民間子天祚暗移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茲矣汝等不知耶燧曰安得妄言濠曰不須多言我往南京汝宜從我乎燧怒張目直視厲聲曰天亡二日國亡一王宸濠叱左右縛燧許達大呼曰孫巡撫朝廷大臣反賊敢擅殺耶宸濠并縛達達

且縛且罵曰賊今日殺我明日朝廷碎汝萬段

因顧燧曰早從我言當不至此宸濠令賊衆推至惠民門外達罵不絕口賊以劍斫其項屹立不動與燧俱被害時烈日中忽陰暄慘淡城中男女無不流涕宸濠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果劉棻叅議許效濂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繫於獄思聰宏俱不食死宸濠乃偽置官屬以劉吉徐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

寔爲太師劉養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十一等爲都指揮叅政王綸李孜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從賊許達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巡撫一副使卽爲位易服而哭人問故曰副使必兒也吾兒素尚忠義今必死賊手矣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頴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宸濠令閔廿四吳十二等帥五萬餘人奪官民

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陷
進攻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九
江入開城門納賊兵宸濠復遣使四出報降至
進賢知縣劉源清斬其使嬰城固守

睿聖獻皇帝崩

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
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卻之

宸濠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
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三

斥朝廷謂上以宮掖鄙高皇帝不血食建
寺禁內禱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
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
宗社陵寢間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裡驢貨無
厭荒遊無度車至永平西遊山陝所過掠民婦
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
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
婦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以
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宸濠乃留

宜春王拱樛典寶萬銳等守南昌自帥舟師順
流而下欲直趨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
揮楊銳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登城
大罵之宸濠怒遂駐師攻安慶城中守禦甚嚴
數日不能克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
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張文
錦族誅鵬家賊勢大沮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宸濠

宸濠反時守仁方將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且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十四

知宸濠迫急易服駕漁舟急走臨江知府戴德
儒聞守仁至延之入城守仁曰臨江居大江之
濱密邇南昌不如吉安又以三策籌之曰賊若
出上策出不意直趨京師則宗社危矣若出
中策趨南都大江南北未可保也若出下策但
據南昌此成擒耳守仁又恐宸濠兵出諜言受
密旨知宸濠將反令兩廣湖廣南京江浙各命
將出師會討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李
士實家屬謬托腹心密語之曰吾只應救旨且

聚衆者也寧王事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宸濠得謀果疑遲阻數日始發守仁至吉安上疏告變與知府伍文定謀傳檄四方暴宸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又遣人密書與李士寔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等若約爲內應而既發故令人洩賊黨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速獲之遂疑士寔等士寔等勸宸濠去安慶直進南京否則出斬黃趙京師宸濠遂不聽

王守仁攻復南昌宸濠解安慶圍而還守仁逆戰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十五

于鄱陽湖大破擒之

守仁既傳檄諸郡於是袁州知府徐達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以兵至大會於樟樹鎮衆請先援安慶守仁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勢若越二城而援安慶時回軍死關是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傾其巢穴賊失內據衆心搖動必狼狽而歸可一戰擒矣皆曰善守仁遂引兵趨南昌師至城下城中驚潰一鼓克之擒拱樛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宮眷縱

火自焚宸濠聞南昌急解安慶圍而還諸將以賊勢強盛請堅壁以待其至守仁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今進不得遲退無所歸勢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而自潰矣乃遣伍文定邢珣等分道併進乙卯與賊迎于黃家鎮擊敗其前鋒內辰復戰官軍少却文定立砲石間火燎其鬚督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乃敗走宸濠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金寶犒士丁巳守仁令以小舟載荻乘風縱火焚之賊大亂諸軍乘之遂執宸濠及其子大哥并李士寔劉養正劉吉王綸等妻妃投水死擒斬三千餘級死者無算濠旣被擒泣曰紂用婦言亡我不用婦言亡悔何及矣初京師聞宸濠反諸大臣驚懼不知所爲王瓊曰有王守仁在何憂旦夕成擒矣卒如瓊所料

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卒

鴻儒南陽人博聞多識學有體要明習國家典故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而人亦不敢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十六

千以私嘗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名者益趨
利于社稷生民無益也卒諡文莊

逮陸完蕭敬錢寧臧賢下獄尋赦敬

言官劾完等交通逆濠并逮下獄已罰蕭敬白
金二萬兩赦出之仍掌司禮監

致仕南京吏部右侍郎羅玘卒

玘致仕家居宸濠重玘欲招致之以百金爲壽
玘聞之先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人高其直
至是卒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十七

八月帝親討宸濠大學士梁儲蔣冕遷將江彬許
泰扈行

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策
上亦欲假親征南遊而太監張忠等見錢寧事
敗又欲因此邀功於是 上自稱都督軍務威
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下詔親征廷臣
力諫不聽行至良鄉守仁捷音已至 上不發
使至南京奏聞

九月致仕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卒贈太子太保諡

文安

九月 上至南京

時江彬許泰輩先率兵至南昌族王守仁卽造
蜚語言守仁始與宸濠通既聞六師出乃擒濠
以脫罪欲并執守仁爲功守仁覺之遂發南昌
親猷俘彬等遣人邀之謂當縱濠鄱湖俟 上親
與戰而後奏凱論功守仁不聽至杭州與張永
遇守仁謂永曰江西之民从遭濠毒今經大亂
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爲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十八

亂奸黨應之恐遂成土崩之勢于時始興兵定
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行爲群小在
君側欲調護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將順 上
意猶可挽回萬一逆之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
事惟公籌之守仁信其無他乃以濠付永永爲
上構言守仁功張忠等讒遂不得入已而守仁
還南昌忠等使北軍嬖馬唐突欲借以起釁守
仁畧不爲動顧厚撫北軍問勞有加人人感悅
曰王公待我厚安可犯之群小計卒不行

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以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邢珣爲右叅政

冬十月 上在南京

十一月 上在南京

十二月 上在南京

以鄧璋爲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 上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舊壇大祀天地梁儲言南北配

位不同且興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邊軍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九十九

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奴視公卿潛

懷不軌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每事稍裁抑之

彬不敢甚肆一日彬索各城門鑰宇曰守備者

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

子詔奈何竟不與彬每假中旨有所求宇必請

面奏彬計不行彬導 上遊牛首山三宿不返

禁衛軍夜大呼譟彬懼乃還

彗星見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上在南京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

以副都御史李承勛巡撫遼東

六月 上在南京

秋七月 上在南京

八月 上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久復欲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一百

當而後還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力請

回鑾泣跪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中使傳諭得報

乃起

閏八月 上至鎮江幸斬貴宅

冬十月 上班師還

以王瓚爲吏部尚書

禮部主事鄭善大請改曆元

善大奏言今歲及去年三次月食臣皆同欽天

監官登臺觀驗初時復圓時刻分秒多不合占

步蓋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誠亦未易
歲差之法晉虞喜定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
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
一行以八十二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郭
守敬定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已審矣今據法推
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
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故二至之
時以爭秒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一日
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朔有不盡之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百一

數難分也凡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
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
以制間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朧
朧只在一分之間此又所宜定也如日月交食
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
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
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
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
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

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
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
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報
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
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
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
處亦須酌量以足者也若皆半秒積以歲月則
踈離脆脆皆不合矣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儒
藝同科稱四門博士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百二

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占天之書
國法所禁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預明理然後
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
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不報

十二月 上至通州

家濬及其逆黨拱樞等伏誅

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

四川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

起費宏少保戶部尚書仍直文淵閣

以石珪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以羅欽順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浚白茅河

三月 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諸大臣皆不得見獨內侍及諸義子在左右行人張岳請日令大臣二人侍疾防意外之變不報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百三

丙寅 上崩於豹房 皇太后遣大學士梁儲等

迎興獻王長子嗣位

上崩無嗣 慈壽皇太后與楊廷和等定議

憲宗次子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乃以遺詔遵

祖訓兄終弟及之義遣儲及吏部尚書毛澄內

臣常寔迎取嗣位

江彬伏誅

時彬握重兵蓄異志楊廷和恐其爲變乃請

皇太后以計誘彬入伏壯士西安門內執之下

制暴其罪厚賞所部邊卒散遣歸鎮下彬錦衣

獄論死磔于市籍其家黃金七千斤白金二十

餘萬斤珍寶不可勝計

夏四月興世子至京即 皇帝位

梁儲等至安陸奉上金符 上受之四月壬寅

爭辭興獻王墓慟哭不能起從官皆泣次日發

安陸頒行 聖母曰吾兒此行負荷重任母輕

言 上曰謹受教藩邸扈從諸臣長史袁宗皋

等凡四十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諸王府供饋悉

國史紀聞 卷之十二

百三

謝不受癸卯至京駐驛城外行殿楊廷和令儀

制郎余才具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百官

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卽從行殿受箋由

大明門入日中登極 詔天下以明年爲嘉靖

元年

國史紀聞卷之十二

國史紀聞十二卷

江蘇周厚
晴家藏本

明張銓撰銓字宇衡沁州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巡按遼東天啟元年

大兵破遼陽殉節死贈兵部尚書諡忠烈事蹟具明史
忠義傳是編起元至正十二年明太祖起兵濠州
迄於武宗之末編年紀載有綱有目名曰紀聞者
銓自以職非史官不得見實錄記注僅取各家之
書討論異同編次成帙所謂得之傳聞而不敢據
以爲信也書成於萬曆庚戌至天啟甲子始刊行
之徐揭先爲之序其于道濬又重爲校訂云

綱鑑正史約三十六卷(一)

〔明〕顧錫疇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洲綱鑑序

自宋以來史家有大著作三。
涑水爲編年之淵海。鄱陽爲
之淵海而毘陵別出一

史爲左編如瘦

金然皆學者要書昔杜牧謂
士生千百代之下未爲不幸。
以其書具而事多。余深有味。
其言嘗謂吾儕自束髮以往。
若捐十年精力貫穿此諸書。

見學與仕八面應敵。然樂詩樂簡才性各異。儻目不給賞。則綱目一書實得其折衷。獨以前後二編各出一手。義例沿革時未愜心。而正編中亦時有字句之訛。如楊用修氏所譏讀者。嫌焉。余爲諸生時。嘗彙爲一編。甲子之役。以文字忤貴璫。歸來山中。一命如懸絲。習氣未盡。再閱此書。時

友人杜時甫助余訂定。益以略解句讀。及仿胡氏考注地理題曰正史約本。欲畱之家塾。以示兒輩。有好之者。遂付之梓。蓋約之一字。士林所便耳。噫。今之爲學者。不獨病不博。兼病在不約。非不能編也。無可約也。聞嘉隆以前諸公。專以綱目性理爲課。其號爲綜者。不過左國史漢韓蘇

文而止。然其文章議論皆卓然名世。此真能約者。今之士子於經義過爲軋茁恢奇。及觀二三場。抑何枵腹可憐也。卽有一二斑駁可觀者。不過

序

標竊邸報試錄類書。嘗試實

按之。皆如空王劫前事。甚至襲用小說傳奇中語。以文其陋。不亦羞當世之士哉。是繼進不脫少微理齋蹊徑。然二

十餘年。主德昏明。朝政理亂。人才消長。民生苦樂。疆圉堅脆。差有本末。學者以此爲基。而漸求之涑水鄱陽毘陵。較有次第。卽令守此一編。亦不

序

卷

失作嘉隆以前諸公也。時甫郵書問序於余。因爲述其緣起。若誤以是編足盡史學。則余爲罪人矣。

門進士第國子祭酒右春坊右

誦德兼翰林院侍讀掌司經

局事洗馬纂修

三朝實錄

御前記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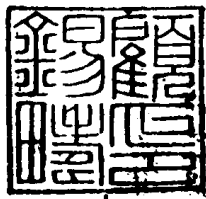
誥勅撰文教習

序

六

內書堂福建典試

鹿城顧錫疇撰



凡條

一綱目書法助於春秋。綱猶春秋之經目猶春秋之傳。徵事則初終易核。論世則汗隆易稽。是編一以綱目為主。威烈而上。則衷之前編。而參之五經。五代而下。則衷之宋元綱目。而參之續通鑑。必其鑒然正史乃敢收羅。若裨官野乘雖眩一時之目。而傳千古之疑皆置不錄。

一史學浩繁難於卒業。世之刪刻無慮數十家。或墨而弗詳。或茫焉寡要。讀者病之。茲編其計千八百篇。分爲三十六卷。凡國統之興亡年號之改革。世

綱鑑凡例

數之修短政治之美惡。燦如指掌。一覽靡遺。斯之爲約。

一六書其綱分註其目。此舊例也。然細書易至模糊。觀者不免起厭。是編槩用大書目。則止低一字。以別之。間畧者僅一二行。詳者或三四葉。雖分經別傳。要皆快目爽心。

一文意援引該博。無非六經子史之蘊奧。或名物難知。義理難曉之處。前有集覽考異。正誤諸書。但隨句分解。則文理斷續。逐節註釋。則查對反勞。因附

同音。既便參考。亦免混淆。

勿無常郡邑沿革莫定或一地而今昔殊稱或同名而南北異處向雖分註今名尚多仍贅外錄茲則悉以

本朝一統志為主又參之以廣輿記學者不出戶庭而可周知形勝於此有小裨焉然附於遜節之後以便稽考不註於本名之下庶省麗雜也

一天下混一為正統正統者大書紀年繼世雖土地分裂猶大書之其非正統則分註細書之雖一統而君非正系或女主或夷狄一遵朱子之正例變例也

宋元諸儒喜於持議網鑑論斷不曾充實

熟讀數過則是非自明何乃以前人議論印定人眼目故必確據不朽之語方載茲編若論史論之談盡從刪削

一句讀或差則文義隨舛識見偶到則賞心自足編私藏篋笥所擊節處皆有批評刻時儘分角以便初學而削去其圈點以俟高明

修齊治平之道備載於史記誦雖多而應用則資即書窮五車奚足貴也予究心於斯故於漢唐宋四諸篇錄之不覺其詳凡以其有關實用

豈但乎 八章之淵博已乎覽者當自得之

附錄九條

三

○卷之一

夏五帝紀

伏羲氏 神農氏 帝臨魁 帝承 帝明

帝宜 帝來 帝稟 帝榆岡 帝堯

帝顓頊 帝嚳 帝摯 帝堯 帝舜

夏紀

大禹 帝啓 太康 仲康 帝桀

少康 帝杼 帝槐 帝芒 帝桀

帝不降 帝履 帝履 帝孔甲 帝桀

商紀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康 小甲

雍巳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武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紂

紂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恭王

宣王 幽王 已上四代

○卷之二

周紀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幽王

翼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威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卷之三

周紀

威烈王 安王 威王 顯王 慎王

威王 附 東周君

○卷之四

秦紀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之五

漢紀

高祖皇帝

○卷之六

漢紀

漢紀		文帝	元年	後元
○卷之七		景帝	元年	中元 後元
漢紀		武帝	建元 元鼎 元封 太初 元狩 元鼎	
○卷之八				
漢紀		昭帝	始元 元鳳 元平	
○卷之九		宣帝	本始 五鳳 地節 元康 神爵 永光 建昭 竟寧	
漢紀		成帝	建始 永始 河平 陽朔 甘露 永始 元延 永和 平帝	
○卷之十		平帝	元始	
漢紀		孺子嬰	居攝 初始	
○卷之十一		淮陽王	王莽篡位	

東漢紀		光武皇帝	建武 中元	
○卷之十一		明帝	永平	
東漢紀		章帝	建初 元和 章和	
○卷之十二		和帝	永元 元興	
東漢紀		安帝	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光 永建 永和 永康 漢安	
○卷之十三		順帝	永建 永和 永康 漢安	
東漢紀		質帝	本初	
○卷之十四		桓帝	建和 永壽 和平 元嘉 永壽 永興 中平	
東漢紀		靈帝	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卷之十五		獻帝	初平 興平 建安	

漢紀		卷之十五		晉紀	
昭烈帝	章武	後帝	建興 延熙 景耀 炎興	武帝	泰始 咸寧 泰康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晉紀	
愍帝	建興	懷帝	永嘉 永寧	元帝	建武 太寧 大興 永昌
明帝	咸和 咸康	成帝	建元	康帝	永和 升平
穆帝	隆和 興康	哀帝	太和	帝奕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南北朝齊紀	
孝武帝	寧康 太元	安帝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帝	元熙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南北朝齊紀	
武帝	永初	少帝	景平	文帝	元嘉
孝武帝	孝建	廢帝	景和	明帝	泰始 泰康
蒼梧王	元徽	順帝	昇明	卷之十九	
南北朝齊紀		南北朝齊紀		南北朝齊紀	
高帝	建元	武帝	永明	明帝	建武
明帝	泰始 泰康	蒼梧王	元徽	順帝	昇明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南北朝齊紀	
高帝	建元	武帝	永明	明帝	建武
明帝	泰始 泰康	蒼梧王	元徽	順帝	昇明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南北朝齊紀	
高帝	建元	武帝	永明	明帝	建武
明帝	泰始 泰康	蒼梧王	元徽	順帝	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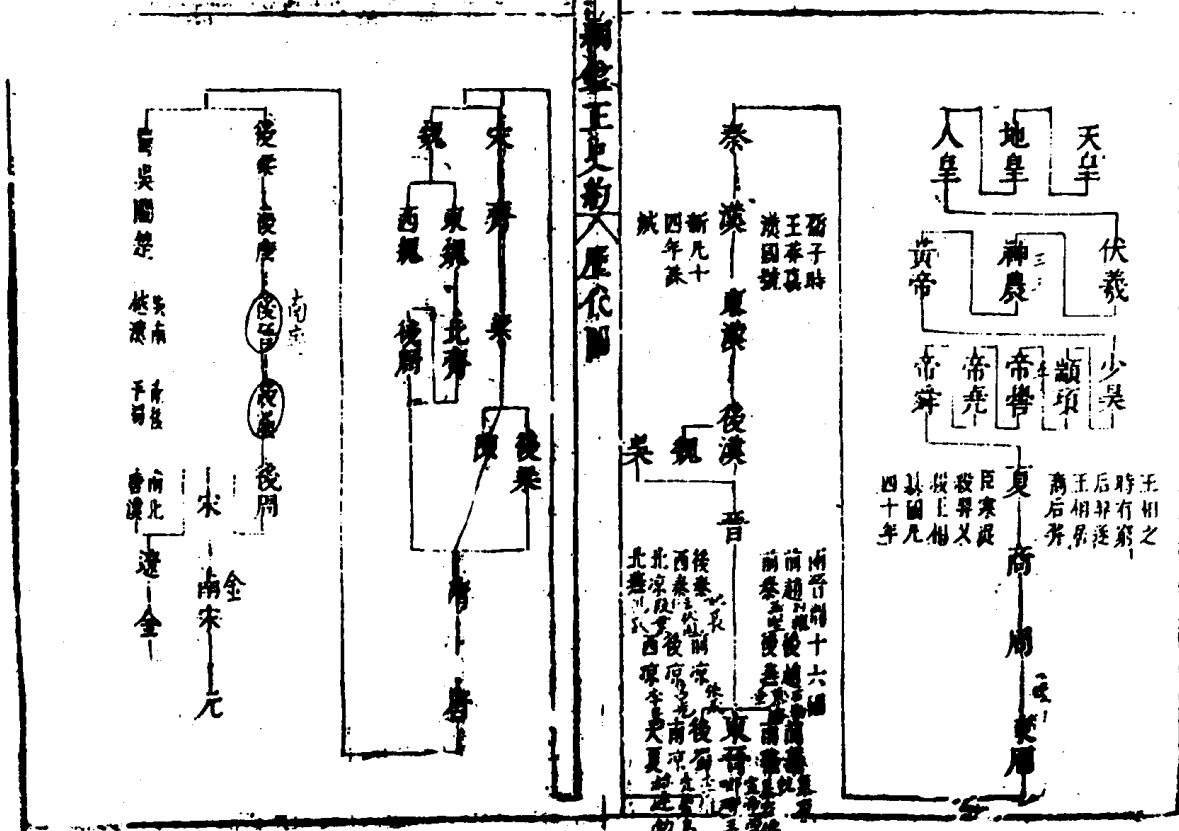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高祖	武帝
南北朝梁紀		簡文帝	大寶
元帝		承聖	
敬帝		紹泰	太平
南北朝陳紀		附北朝	後周
武帝		承定	北齊
文帝		天嘉	天康
臨海王		光大	
宣帝		大建	
後主		至德	後周
南北朝隋紀		開皇	仁壽
文帝		大業	
煬帝		義寧	義寧
恭帝		義寧	義寧

○卷之二十二		太宗	貞觀
唐紀		高宗	永徽
中宗		景雲	太極
唐紀		睿宗	景雲
○卷之二十三		安宗	天寶
唐紀		肅宗	至德
代宗		廣德	永泰
○卷之二十四		德宗	建中
唐紀		順宗	永貞
○卷之二十五		憲宗	元和
唐紀		穆宗	長慶
○卷之二十六		敬宗	寶曆
唐紀		文宗	大和
○卷之二十七		武宗	會昌
唐紀		宣宗	大中
○卷之二十八		懿宗	咸通
唐紀		僖宗	乾符
○卷之二十九		昭宗	乾寧
唐紀		哀宗	天祐
○卷之三十		末帝	龍德

憲宗	元和
穆宗	長慶
敬宗	寶曆
○卷之二十七	
唐紀	
文宗	太和 開成
武宗	會昌
宣宗	大中
懿宗	咸通
僖宗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啟
昭宗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昭宣帝	天祐 共二百八十年
○卷之二十八	
後五代梁紀	
太祖	開平 乾化
均王	貞明 龍德
後唐紀	
莊宗	同光
明宗	天成 長興
閔帝	應順

懿王	清泰
後晉紀	
高祖	天福
齊王	開運
後漢紀	
高祖	乾祐
隱帝	乾祐
後周紀	
太祖	廣順
世宗	顯德
恭帝	顯德
○卷之二十九	
宋紀	
太祖	乾德 開寶
太宗	太平興國 至道 雍熙 端拱
○卷之三十	
宋紀	
真宗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仁宗	天聖 明道 寶元
卷之三十一	

歷代之圖



盤古氏

盤古氏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矣。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

天皇氏

作十下

渾敦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宿以定歲之所存。

十干曰開逢，甲旃，乙柔，丙疆，丁著，戊屠，己上，庚重，辛玄，壬昭，癸十二支曰困敦，子奮，丑攝提格，寅單閼，卯執徐，辰大荒落，巳敦牂。

協洽，未涖，申作噩，酉閼茂，戌大淵獻。

地皇氏，蓋取地，地於五之義，一姓十人，兄弟各一萬八千歲。

炎帝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日月星。

人皇氏，蓋取人，人於寅之義，一姓九人，兄弟各四萬五千五百歲。

相厭山川，分為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陳樞曰：按春秋元命苞曰：天地開闢，至春秋。

哀公將四十年，獲麟之歲，凡三百二十。

千年分為十紀，其一曰九頭紀，即人皇氏也。古者謂一頭為一人，人皇氏九人，故曰九頭。

者謂一頭為一人，人皇氏九人，故曰九頭。

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維紀五曰連通紀六

曰叙命紀七日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

紀十曰疏仡紀自循蜚而後皆有世次可紀

通則終于炎帝疏仡則始於黃帝以迄於周而

事不經見聞者疑之故謹列循蜚以下備考焉

循蜚紀循蜚者以其時遠厚信

鉅靈氏鉅大集特化權揮五丁之士驤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跡隨于員

句疆氏謹明氏 涿光氏鈞陳氏

黃神氏狃神氏 犁靈氏太驤氏

鬼驪氏余茲氏 泰達氏卿相氏

續鑑附紀二

蓋盈氏大敦氏 靈陽氏巫常氏

泰壹氏空桑氏 神民氏猗帝氏

次民氏

因提紀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

辰放氏古初之人并服嚴靈辰放氏教民耕稼

蜀山氏蜀國聲自人皇其始靈靈物養

應倪氏漸池氏 東戶氏創

啓統氏吉夷氏

凡通氏時天下之人惟知母而不知父其

有巢氏太古之民穴居野處與物相友無有始

稷丘氏傷之心後世人民饑饉而物始為穀

有巢氏傷之心後世人民饑饉而物始為穀

其毛取其

燧人氏燧人氏

氏始作

人情以

庸成氏

禪通紀

續鑑附紀三

軒轅氏軒轅氏

祝融氏祝融氏

為號

太昊伏羲氏見後

史皇氏史皇氏

炎帝氏炎帝氏

有巢氏有巢氏

柏皇氏柏皇氏

葉陸氏葉陸氏

昆連氏昆連氏

吳英氏

有巢氏居人獲安焉及其久也木處而類存聖人教之以編槎而施耕種而屏填塗美習以

人教之以編槎而施耕種而屏填塗美習以

朱襄氏

陰康氏其時水清不流陰凝易閉人夢于內脉

無懷氏

其性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懷土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

女皇氏

其工氏作而治天下都于坤皇之山

炎帝神農氏

見後

疏仡紀

疏以知處化以審事○其世則自黃帝以迄下周

纂要曰宋劉恕通鑑外紀所載有盤古應龍

地皇人皇氏又有有巢氏燧人氏而不總于經

其他若九頭五龍諸紀尤為怪誕惟孔子繫易

稱伏羲神農黃帝則書斷自伏羲是為明據故

漢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

顓頊帝嚳唐虞為五帝宋朱熹從之今據此

○

歷代建都總紀

伏羲都于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亦

都于陳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管于曲阜今山

東兗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拾地

志又曰涿鹿故城在薊州今涿州之地少昊都曲阜

顓頊都帝丘今山東濮州舊有陵碑尚存帝嚳都

今河南府偃師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唐

虞舜都蒲阪今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平

陽府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

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蓋九州之冀也括地

輿記

五

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

都陽城漢志曰陽翟避舜子之所商都後盤庚遷

都亦曰亳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蓋自湯至盤庚

五遷也祖乙遷於盤庚復遷于亳周都豐鎬今關西

西安府長安縣是謂關中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

里皆在長安南詩田文王有聲作邑于豐毛萇傳京

維維正之武王成之蓋都豐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

者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

代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

早九鼎焉而復都豐至平王乃遷洛公羊傳曰

王城者何東周也成王既卜管洛邑建明堂朝諸侯
 後遷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咸陽今關
 西西安府咸陽縣故古蹟阿房宮長信宮俱在此西
 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長安東漢都洛
 陽然諸書或由長安中譙曰許昌曰鄴者水經註田
 魏因漢祚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封
 居長安為西京遺蹟鄴為王業本基故號曰魏都一
 幸焉耳蜀都城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
 昌今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京應天府北齊
 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建康即建業元帝東渡建康帝
 編錄正史約
 諱改焉宋齊梁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中今山西
 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今河南彰德府
 西魏都長安關中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成德
 水鹹與蘇威高穎共議移去城北三十里龍首山都
 焉煬帝嘗徙都洛陽為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都
 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劉知遠周郭威俱都
 宋亦都南宋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今
 順天府時至上都今宣府之外之地我
 大明都建康永樂間遷都于為京師今順天府也

編錄正史約卷一

史官吳郡顧錫嘯編纂

弟顧錫

友杜士

天都後學徐

治重

三皇五帝紀

太昊伏羲氏

太昊之跡居千崙之南其地
 跡以木德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

日太昊都陳在位一百一十五年○

名在西安府藍田縣成紀今隴昌府
 州俱隸陝西陳今開封府陳州隸河南

始畫八卦

時有龍馬負圖出于河帝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

編錄正史約卷一 太昊

地中觀萬物之情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

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而卜筮從此生焉

朱熹曰伏羲畫八卦乃萬世文字之祖

陳樸曰此開物成務之學造化之秘

道之統亦始於此

以龍紀官

因龍馬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春官為青龍又曰蒼

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

黃龍

始上三相

其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

始造書契

上古結繩以紀事，帝命朱襄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始作網罟，養六畜。

民處草野，逐捕禽獸以爲食，帝教之爲網罟，以佃以漁，又教之養六畜，以充庖厨，且以爲犧牲享神祇，故又曰庖犧氏。

始制嫁娶

民男女無別，帝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婚姻，正史約一卷一太昊

始作樂

斷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組桑爲三十六絃之瑟，而樂音自是興焉。

張栻曰：外紀伏羲之後，有女媧，柏皇中央，大庭，栗陸，繞連，混沌，赫胥，尊盧，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凡十有五氏相繼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及考伏羲命官，十五氏多與焉，則是皆佐伏羲之臣也。或者又疑爲當時各君一於如後世諸侯之國者，未知孰是，蓋斷多無據不經之

語，故姑闕之。惟依易大傳，卽以神農氏繼之云。

炎帝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初，閼伯在位一百四十年。

曲阜縣名，屬兗州府。

以火紀官

因有火瑞，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始教耕種

民未知穀食，帝因天時，相地宜，擇五穀之種，作陶冶制，耒耜，鑄鐻，教民耕種，而農事興焉。治麻爲布，亦始於此。帝別子曰柱，能佐帝耕稼，後世祀以配農。

始制醫藥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徧味草木，著寒溫平熱之性，以療民疾，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無天札，而醫道立矣。

始爲廛市

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作樂

爲五絃之琴，土鼓，箏，梓，而箏箏。

風沙氏來歸

諸侯風沙氏叛夷海為鹽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而殺帝益修德風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

帝承 臨 位六十一年

帝明 承 位四十九年

帝宜 明 位四十五年

帝來 宜 位四十八年

帝襄 來 位四十三年襄生節重節重生

帝榆罔 襄 位四十二年榆罔生

綱鑑正史約

卷一 堯帝

四

在開封府陳留縣縣今縣天府承州縣今

黃帝有熊氏 初神農氏母少典氏為黃帝

光統半而有熊生帝於軒轅之丘因名軒轅

又公孫國十有熊故號有熊氏後于水故

修德治兵擒殺炎尤于涿鹿諸侯相侵伐軒轅

為天子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一百一十年

以雲紀官

因有雲瑞以雲紀官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舉六相

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下治

始立史官

蒼頡為左史溫誦為右史

始制文字

蒼頡見鳥獸蹄迹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字有六

義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

轉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

必歸六書

始制陣法

綱鑑正史約

卷一 堯帝

五

帝立制度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旂麾天

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

海西至崆峒南至江北逐熏鬻合符于釜山邑于

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

始作甲子曆象

命大桮揲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曆

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隸首理算數容成造天

儀著周天歷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為歲首

歲巳酉朔旦日南至獲神策寶鼎見侯開於地

戲

計百女親贈百官無私市不預買臣

後世祀以配社

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

帝堯陶唐氏堯帝之十母慶都字十四氏
者故曰伊尹伊尹佐桀封值復封于唐又號陶唐氏以火德王桀平陽在位七年○陶唐今太原府清源縣東南有陶唐城堯從承鹿遷國于此平陽府名與太原俱隸山西
甲辰元載置諫鼓立謗木
治曆象
命羲氏和氏治曆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時有草生于庭曰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虛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歷草
戊申五載南夷越裳氏來朝越裳在交趾南
南夷有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神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堯命錄之謂之龜歷
乙卯十二載巡狩方嶽五方之嶽東泰山南嶽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嶽山
帝周流五嶽存鰥寡賑荒札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罹辜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不賞而勸不怒而治
癸巳五十載帝遊於康衢觀於華華即西嶽在西安府華陰縣南
帝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又觀於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帝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甲辰六十一載命鯀治水
時洪水為災帝問羣臣舉能治水者四嶽舉崇伯鯀鯀為人方命圯族帝試用之九載績用弗成
癸巳七十載舉舜登庸
舜母死繼母生象瞽瞍惑於後妻并少子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日以篤謹年二十以孝聞耕於歷山人皆讓畔漁於雷澤人皆讓居陶於河濱器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帝之子丹朱不肖帝求賢德以遜位羣臣舉舜帝亦聞之於是
以二女妻舜舜以德化二女皆執婦道帝以舜為賢乃命以位歷山在東昌府濮州雷澤在兗州府曹州河濟府近皆舊地負夏衛地
舜命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八元布五教於四方

<p>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檠、檠、檠、檠、檠、檠、檠。 <small>檠，大隗。</small></p>	<p>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small>天下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堯未及舉，舜於是舉之。</small></p>	<p>帝鴻氏有不才子，子曰渾沌，少昊氏有不才子，曰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謂之四凶，堯未能去，舜皆投于四裔。</p>	<p>命禹治水</p>	<p>使治水，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焚烈山澤，驅龍蛇鳥獸，秦庶鮮食，以救民饑，暨稷播秦庶艱食，鮮食，慈惠有無，以利民用。 <small>羽山在登州府。</small></p>	<p>七十載，制五刑。 <small>羽山在登州府。</small></p>	<p>七十載，作大章樂。</p>	<p>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于背，有數自一至九，禹因</p>
---	---	---	-------------	---	---	------------------	-------------------------------

<p>而第之以成九類。</p>	<p>八十載，禹治水成功。</p>	<p>禹乃行相地，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於是水害皆息，四隩可居，堯於是錫禹以玄圭，告其成功。</p>	<p>甲八十一載，封禹於夏。 <small>賜姓曰夏，今平陽府夏縣。</small></p>	<p>封契于商。 <small>賜姓曰商，今西安府商州。</small></p>	<p>封棄于邰。 <small>賜姓曰邰，今西安府武功縣。</small></p>	<p>封四岳于呂。 <small>賜姓曰呂，今在平陽府城內。</small></p>	<p>加賜伯益。 <small>賜姓曰益，今在平陽府城內。</small></p>	<p>帝舜有虞氏。 <small>姓姚，黃帝八代孫，受堯禪，以土德，在位六十一載。</small></p>	<p>初，堯讓天下於虞，虞子朱于丹淵，為諸侯，至是封朱以奉堯祀，禮樂如之，謂之虞虞，示弗臣也。</p>	<p>封弟象于有庠。 <small>在湖南永州府零陵縣。</small></p>	<p>建學。</p>	<p>大學曰：上庠在西，小學曰下庠，在國中，祀先聖先師，皇而祭。</p>	<p>始養老。</p>	<p>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俱舉燕禮服深衣。</p>
-----------------	-------------------	---	---	---	--	---	--	--	---	---	------------	--------------------------------------	-------------	-------------------------------

二載造五絃琴

帝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

財兮

庚五載作九韶樂

帝以夔為樂正重黎欲益求人帝曰樂天下之精

得失之節夔能而之以平天下而足矣

乙十載始立考績法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未十四載帝作歌

時景星出卿雲興百工相和而歌帝乃偶之曰

卿雲爛兮禮綬綬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

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

人

丁三十二載命禹攝位

帝之子商均不肖於是命禹攝位禹讓于皋陶帝

曰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胡一桂曰此十六字實萬世心學之要

三十三載春正月禹受命于神宗堯廟

辛三十六載有苗格

征伐蠻夷

于禹以爲

惟德可以

動大禹總

其言而班

師也于羽

舞者所執

兩階若主

之

有苗昏迷弗恭帝命禹征三句苗民逆命益贊

于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

句有苗格

西四十八載帝南巡崩于蒼梧蒼梧山一名九疑

夏紀

大禹姓姁黃帝玄孫鯀子母有莘氏女曰脩己

丙元歲春正月以建寅月爲歲首改載曰歲

李東陽曰自夏以前大抵皆以建寅月爲歲首

商周改建各有取義故有三統之說而孔子斷

曆正史約人卷一大禹

以夏時爲正萬世不能易也

封丹朱于唐商均于虞虞縣名屬南陽府虞

會諸侯于塗山塗山在淮水之南今屬安徽

建學

國學曰學太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

郊鄉學曰校祀先聖先師收而祭

養老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俱舉饗禮服燕衣

作大夏樂

鳴鐘鼓磬鐃報以求饗

王以五音應治為銘於箕箒曰導以遠者擊鼓論

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啓以憂者擊磬有欲訟者振鞀常曰吾不忍四海之士困於進退恐其

雷吾門也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

丁二歲舉益為相

卯四歲鑄九鼎以象九州圖各州地理實賦

收天下之銅鑄九鼎以象九州圖各州地理實賦

諸法制以示久遠

胡宏曰古人制鐘鼎多以載事貽後如晉鄭鑄

刑書之類左傳謂圖龜應神姦使民知避王者

協于上下以承天休顧以此為事而鑄之於鼎

邪

庚五歲遷徙

王出見罪人下車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

君王何為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

心寡人為之自外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王

濟江黃龍角舟舟中人懼王仰天歎曰吾受命於

天錫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焉龍

龍猶蝦蟇也須臾龍便首低尾而逝

八歲會諸侯于會稽

夫八歲會諸侯于會稽

州府

王崩于會稽

王啓子位九歲

丙三歲伐有扈

時有扈氏無道狎侮五行怠棄三正王召六卿征

之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伐之王曰不可吾地非

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

以伐為於是班師琴瑟不張鐘鼓弗考不因靡不

仍味親親長長寧寧委能期月而有扈服

大康

辛十九歲王敗于洛表

仲康

元歲命胤侯征羲和

義和沉亂於酒日食大夢

之

林之奇曰舜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

之權以號令天下義和沉亂於酒日食大夢

往征之以剪其翼故仲康之世猶不備以

往征之以剪其翼故仲康之世猶不備以

往征之以剪其翼故仲康之世猶不備以

遲也

王相仲康子為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

歸德

壬午八歲寒泥殺羿

初羿遷于窮石號有窮氏恃其善射不修民事遂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龍門而用寒泥泥行婦於內施賂於外娛羿於田乃殺羿自立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計偽而不德於民

壬寅二十八歲寒泥殺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氏

泥使澆滅斟灌斟鄩氏弑王后緡有仍國君之女

方娠奔歸有仍斟灌及城在青州府濰縣

少康相子在位二十歲然以始生元歲相后緡生少康於有仍以少康生之年為元

甲子二十二歲夏少康自有仍奔虞

時少康為仍牧正澆使其臣椒求之逃奔有虞為

之庖正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紂邑今平陽府榮河縣

壬午四十歲夏遺臣與師討泥伐誅奉玉踐天子位

壬午命誅澆及豷

已亥五十二歲封庶子無餘於越

禹葬會稽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無餘於越以

祀禹墓

王杼少康子在位十七歲

王槐杼子在位十六歲

王芒槐子在位十八歲

王泄芒子在位十六歲

王不降泄子在位五十九歲

王局不降弟在位二十一歲

王厘局子在位二十一歲

王元歲賜劉累曰御龍氏

王好鬼神之事肆行淫亂時天降二龍有雌雄劉

累學擾柔龍於豢龍氏能飲食之賜氏曰御龍龍

一雌死潛醢以食王王使未之懼而遷於魯今魯州魯

戊辰二十七歲商主癸生子履是為

王皋履甲子在位十一歲

王發皋子在位十三歲

王癸發子即桀也在位五十二歲

甲子 二十二歲公劉遷于豳

初舜封后稷於邰。稷之子孫寔世稷官。以服事虞

夏。傳至不窋。值夏道衰。失其官。竄于戎狄之間。再

世。至公劉。乃徙都於豳。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

自此。豳今西安府邠州

卯乙 三十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蒙山在青州府蒙陰縣

自孔甲之後。王室日衰。諸侯或不朝。王伐蒙山。有

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王嬖之。為瓊室。象廊。瑤臺。

玉床。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

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

編鑑正史約入卷一 王癸 二十
三十三歲商湯嗣為諸侯。始居亳。今河南府偃師縣

卯巳 三十七歲商湯進伊尹

伊尹名摯。耕于有莘之野。湯三聘之。尹乃就湯。湯

薦于王。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王終不聽。

復歸于亳。有莘國名。今開封府陳留縣

申巳 四十二歲囚商湯于夏臺。既而釋之。夏臺在河南府陳留縣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

者。從四方來者。皆惟吾網。湯解其三面。更祝曰。欲

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

之者四十餘國。桀忌而召之。囚於夏臺。已而釋之。

癸巳 五十一歲太史令終古奔商。

王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終古執圖法

立諫。不聽。遂奔商。

甲子 五十二歲殺諫臣關龍逢。

王不道。愈甚。諫者輒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

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宗社固。今君用財

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童少悛

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王殺之。

伊洛竭。泰山崩。

編鑑正史約入卷一 王癸 二十一
五十三歲商湯放桀于南巢。後三年死。南巢今安徽縣

乙未 成湯名履。子姓。契之後。以水德王。都亳。在位

十八祀。即夏桀五春。改建丑月為歲首。歲曰祀。

以伊尹仲虺為相。

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

封夏及古聖賢之後。孤竹等國各有差。孤竹。今河北平府遷州

國學曰。大學為右學。在西郊。小學為左學。在國

中。鄉學曰序。祀先聖先師。學許而祭。

養老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俱以食禮服縞衣。

始作廟取禽獸以奉宗廟

作大濩樂

十九祀大旱

二十一祀鑄金幣鑄莊山之金

二十四祀禱于桑林雨桑林在鳳陽府亳州

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

雨者，民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

系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

禱，至是雨。未一歲，成湯至，丙丁二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

盛與？苞苴行與？譏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太甲湯孫太丁子在位三十三祀

元祀王居于桐宮即桐鄉城在平陽府曲沃縣

王不明厥德，欲敗度，縱敗禮，顛覆湯之典刑。伊尹

放之于桐宮，乃自攝政。當國以朝諸侯。

丙三祀冬十二月朔，伊尹奉玉歸于亳，遂告歸。

王處仁遷義，伊尹以冕服奉之歸亳。王增修厥德。

諸侯咸歸。

沃丁太甲子在位二十九年

養老

元祀以伊尹單為相，尹所行之事。

十八祀伊尹薨

太庚沃丁弟在位二十五年

小甲太庚子，在位十七祀

雍巳小甲弟，商道衰，諸侯或不朝，在位十二年

太戊雍巳弟，在位七十五年

甲元祀，以伊尹伊尹之子也，與商道復興為相，坐咸佐之。

桑叢生于朝

亳有祥桑叢，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王懼，問於伊尹。

伊尹曰：臣聞，妖不勝德。帝其修德，於是大修先王之

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

枯死。

仲丁太戊子，在位十三年

甲六祀，遷都于囂時亳有河決，故遷。○囂或云陶封之，故遷。

外壬仲丁弟，在位十五年

河實甲，外壬弟，在位九年

元祀，徙都于相商道○相今彰德府

祖乙河實甲子，在位十九年

元祀，徙都于耿今平陽府

申元祀，徙都于耿，今平陽府

辰九祀徙都于邢 <small>今順德府</small>	以巫賢為相 <small>祝咸之子</small>	祖辛 <small>祖乙子</small>	沃甲 <small>祖辛弟</small>	祖丁 <small>祖辛子</small>	南庚 <small>祖丁子</small>	陽甲 <small>祖丁子</small>	盤庚 <small>陽甲弟</small>	元祀遷都于殷 <small>號曰殷</small>	遷於亳 <small>改商曰殷行湯之政諸侯皆來朝</small>	小辛 <small>盤庚弟</small>	小乙 <small>小辛弟</small>	甲二十六祀 <small>幽宣父遷于岐</small>	武丁 <small>小乙子</small>	元祀王宅憂以甘盤為相	三祀王免喪得傅說為相	王既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small>王夢帝賁良</small>	乃使人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為胥靡築於傅巖得
-----------------------------	---------------------------	-----------------------	-----------------------	-----------------------	-----------------------	-----------------------	-----------------------	---------------------------	----------------------------------	-----------------------	-----------------------	-----------------------------	-----------------------	------------	------------	------------------------------------	---------------------

之命以為相 <small>傅巖在平陽</small>	戊三十二祀伐鬼方 <small>夏曰熏一萬股日鬼方周曰蠻狁</small>	祖庚 <small>武丁子</small>	祖甲 <small>祖庚弟</small>	武乙 <small>祖甲子</small>	武丁 <small>祖甲子</small>	二祀遷都河北	四祀王出畋崩于河渭之間	王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祿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	不廢乃修厚之為 <small>黃髮仰而射之命曰射天</small>	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太丁 <small>武乙子</small>	帝乙 <small>太丁子</small>	元祀命周公季歷為牧師	初古公亶父之妃曰太姜生三子長太伯次仲雍	少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與者在昌乎太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
----------------------------	---------------------------------------	-----------------------	-----------------------	-----------------------	-----------------------	--------	-------------	---------------------	-----------------------------------	------------	-----------------------	-----------------------	------------	---------------------	---------------------	--------------------

傳昌一人乃亡奔荆蠻，又身斷髮，以漢季歷子歷立，是為公季，篤于行義，諸侯順之，嘗伐西落鬼戎，至是復伐余無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於是命為牧師，有圭瓚，桓匱之賜。荆蠻今吳會，以其地在楚越之界，故名荆蠻。

丙子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命為西伯。是為文王。

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不仕，聞善養老，往歸之，太顓聞之，數宜生，鬻子辛甲之徒，亦皆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西伯命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

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國其主矣。」以禮金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受辛。帝乙子，即紂，帝乙有長子曰微子，微子母也，不得嗣，紂正后，故立之，在位三十二年。

甲八祀，伐有蘇，獲妲己。

王資辨捷疾，才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性汰侈，好酒色，始為象箸，箕子嘆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羆豹胎，他日又將何求？」王求足欲，天下殆哉，至是伐有蘇，得其女妲己，妲己之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延作新聲，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適鹿臺，為臺，

玉門，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又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為罰輕，威不立，王為桐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上，今有罪者，繫之墮炭中，以取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朝歌村，殷都，今衛輝府鹿臺，故址俱在淇縣。

丁十一祀，囚西伯於羑里。羑里，故址在彰德府湯陰縣。

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進女於王，女不喜淫，王殺之，醢九侯，鄂侯爭之，并脯鄂侯，又剖孕婦而視其胎，前朝涉歷而視其髓，西伯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王，王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乃演易作六十四卦象辭。

未巴十三祀，釋西伯，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西伯之臣，散宜生聞天之徒，謀救其君，乃求有莘氏美女，及珍寶良馬，因殷嬖臣費仲而獻王，王悅，曰：「此一物足釋西伯，況其多乎？」乃釋西伯，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王許之，賜弓矢，使專征伐。

庚十四祀，成王質成于周。成王今平陸縣，成王時，成王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剽亂，

者讓昨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讓田而退

辛酉十五祀西伯得呂尚于渭陽在周府

尚四岳裔也西伯將出獵下之曰非龍非鳳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輔於是果遇尚於渭水之陽年七十餘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編錄正史約入卷一 文辛 二十人

戊十六祀西伯伐密須今平涼府初西伯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管叔曰其君彊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徂共而及密須密須人自縛其君而歸

乙十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豐邑在西

西伯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猶不降于是攻滅之

丙二十祀西伯昌覺子發嗣立是為武王

丁三十一祀西伯發東觀兵

戊三十二祀西伯發東觀兵

王以費仲為政費仲善諛好利又用蜚廉惡來蜚廉惡來善譏諷諸侯益鹹西伯東觀兵至于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室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

西伯曰天命不可乃引師還在河津

戊三十二祀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

微子王庶兄箕子比干皆諸父比干強諫王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王又囚之微子勸諫王不聽遂去之以

存宗祀

巴三十三祀春西伯發伐商諸侯大會于孟津周師陳于商郊紂率眾會于牧野兵敗自焚死牧野在衛輝府城南

周紀

武王名發姬姓以大德王在位七年十三年即紂三十九年春正月復商舊政

王既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命召公釋箕子囚命畢公釋百姓囚表商容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闕天封

比干墓在衛輝府城北

建諸侯

至豐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野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乃封神農

黃帝後于祝唐帝後于鮪虞帝後于陳是

又封夏后氏後于杞紂子武庚于殷用其

賁王家是爲二王之後又封師尚父于齊

于魯召公奭于燕庶叔高于畢皆留相王

鮮于管叔處于蔡叔處于霍以監殷是爲

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餘人

約人卷一

三才府

縣名	閔鄉	西安	西
屬開封府	屬開封府	屬華州	安府
今濟南府	今濟南府	樸林在河南	華州樸林在河南
城縣陳今開封府	城縣陳今開封府	天齊今山東	雪寶驥志集

開封府鄆州蔡州燕州順天府畢州咸陽府

開封府鄭州蔡今汝寧府一蔡縣今屬

追王太王王季文王遂定謚法

道于箕子

治水功成神龜負書出洛因別爲九

行增益以成其篇實治天下之大法也

臣周亡于朝鮮武王因以封之

之戒爲銘以自警

大夫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

爲子孫恒者乎。師尚父曰。丹書敬勝怠者吉。怠勝

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

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

履觴豆戶牖刀劍弓矛各爲銘焉

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餓而死在首陽山卽雷首山平陽府蒲州

初武王伐紂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夷

齊耻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後餓死

以建子月爲歲首。祀曰年。

起都于鎭謂之鎭宗廟○鎭今西安府長安縣

11

國古位王四代之學辛丑居北北學東夏學西

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

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州殷校

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俱祀先聖先師冕而幣入

生八歲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十五歲自天子之元子眾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

歲自天子之元子。躬予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

民之俊秀皆入大學用入學以齒太子亦齒焉者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大學正諸侯之修勢

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復諱其賢以告于王而

獲老

養國老於東膠。庶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禮玄衣。而素裳。愈而乞言。袒而剖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

作矢武樂

肅慎氏來貢

肅慎氏東北夷即女直

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慎氏貢楛矢石。耆長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示後世。使永監焉。

庚十四年王有疾。周公告于祖考。翼日瘳。

肅慎氏來貢

肅慎氏東北夷即女直

周公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琮。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納幣金。勝匱中。王翼日瘳。

日瘳

壬十六年夏箕子來朝

箕子過故殷墟。傷故都宮室毀圯。禾黍生焉。故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之遺民聞之。莫不流涕。

成王名武王子存

丙元年王諒闇。周公為冢宰。總百官。

封百禽為魯侯。

二年周公居東

武王既崩。管叔及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繻。要武庚必畔。王室必搖。乃作鴟鴞詩以貽王。

戊三年秋大雷風。王迎周公於東。

周公居東逾年。王知罪在管。蔡。是年秋大熟。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發櫬。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見公請代武王之事。執書以泣。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

肅慎氏來貢

肅慎氏東北夷即女直

管叔鮮及蔡叔度。霍叔處。扶武庚以叛。王命周公東征。殺武庚。誅鮮。囚度。降處為庶人。

封微子啓于宋

今宋

庚五年遷殷民于洛邑

辛六年越裳氏來朝

越裳氏車三譯而來。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貺。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朝。使者迷其歸路。公賜以駟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者載之。期年而至其

國

七年營東都

初武王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理通均

九鼎於洛邑有宅洛之志至是成王命周公召公

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定鼎于郊耶

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灋水東為下都曰成

周以處殷遺民作洛誥召誥洛邑今河南府洛陽

八年命周公留治東都

封蔡仲于蔡

初周公既囚蔡叔于郭鄰叔子仲克庸祗德周公

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郭鄰地名

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

王與弟叔虞戲前桐葉為珪曰以此封汝史佚請

擇日王曰吾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唐唐本堯之故

十一年周公薨

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棄王

既薨成王葬公子于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也

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

程頤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

二禮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

皆非也

命君陳治東都

十三年作九府圖法

初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至是太公望乃立

九府圖法錢圓函方輕重以銖通九府之用布帛

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康王名釗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十二年命畢公保釐成周

二十六年太保召公奭薨

公初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

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遂行鄉邑

聽斷於棠樹之下及卒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作

甘棠之詩歌詠之今河南府陝州有甘棠樹以此

昭王名瑤厲王子在位五十四年

十四年魯公子濞弑其君宰而自立

金履祥曰魯君爭國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

政其矣

五十二年王巡狩至漢陽

時周道漸衰，王南巡狩，返濟漢，漢人以膠膠王船中流，膠液解，王溺死。漢水在漢陽府城北，此首端家導漢東流即此

穆王名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二年

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

呂祖謙曰：穆王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觀君牙冏命，其望臣僕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導其

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人心操舍無常，可懼哉。

甲三十五年，征犬戎。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輟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雖大辟，亦與其國免矣。巡遊無度，財匱民勞，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耳。然其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

徐夷作亂徐今鳳陽州

徐夷率九夷伐周，西至河上，王畏其偪，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為天瑞，乃僭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時王得造父為御，西巡，樂而忘返，聞徐子僭號，乃長驅而歸，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趙城封造父。趙城縣名屬平陽府

王將征徐夷，王崩于祗宮。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以是獲沒于祗宮。

共王名黑，厲穆王長子在位十一年

懿王名囂，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孝王名辟疆，懿王弟在位十五年

周厲王名胡，孝王子在位十四年

周宣王名靖，厲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周幽王名褒，宣王孫在位十一年

周平王名宜臼，幽王孫在位五十一年

周桓王名威，平王孫在位二十五年

周莊王名佗，桓王孫在位二十六年

周威王名辟疆，莊王孫在位二十六年

周宣王名辟疆，威王孫在位二十六年

周幽王名褒，宣王孫在位十一年

周平王名宜臼，幽王孫在位五十一年

周桓王名威，平王孫在位二十五年

周莊王名佗，桓王孫在位二十六年

周威王名辟疆，莊王孫在位二十六年

周宣王名辟疆，威王孫在位二十六年

周幽王名褒，宣王孫在位十一年

周平王名宜臼，幽王孫在位五十一年

惡來革之後有非子者居犬丘好馬善養息之王

命主馬于汧汧水之間馬大蕃息乃封為附庸之

君邑之秦曰昔伯翳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錫姓

曰嬴今其後亦為族息馬其使復續嬴氏祀號曰

秦嬴犬丘即興平縣

江漢水是時天大雹

胡一桂曰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發氣

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

夷王名囂懿王

元年親禮廢王始下堂見諸侯

八年楚子熊渠伐庸楊粵至于鄂

熊渠之先曰鬻熊事周文王有勤勞成王封其孫

熊繹於楚姓芊氏夷王時王室微諸侯相伐熊

渠其得江漢間民和乃與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乃立長子康為

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

江上楚蠻之地唐今鄖陽竹山縣屬今揚州府

厲王名胡夷王

三十年以榮夷公為卿士

榮夷公好利王任之大夫芮季夫諫曰去王人者

此也

衛至梅國

其神能前

知也以此

以備防不

可防而以

又甚宜放

也無幾何

王不不久也

名公也

之謂也

一

將導利而布之上下也今王專利可乎榮公若用

周必敗不聽卒以榮夷公為卿士諸侯不享

三十三年使衛巫監訪

王暴虐無道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訪者以

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

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以為川者決

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三十七年王出居於託今霍州屬

王暴虐滋甚國人叛襲王王出居託太子靖匿召

公家國人國之召公曰昔吾驛諫王王不聽以及

此艱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慰而怒乎夫事君

者險而不怨怨而不怒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

脫召公周公以太子尚幼相與和協其理國事號

曰共和

五十一年王崩于託

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

王室衰弱西戎久叛王命秦仲率國人征之於是

有無衣之詩

尹吉甫北征獫狁

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北伐，逐出太原而歸。於是六月之詩。

乙亥二年，命方叔南征荆蠻。

時荆蠻叛，王命方叔將兵征之。荆蠻求服，於是采芑之詩。

命召虎征淮南之夷。

時夷在淮上者亦叛，王命召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且闢疆境，至于南海。於是江漢之詩。

王自伐淮北之夷。

時淮北徐夷亦叛，王親率六師往平之。於是常武之詩。

自二年不雨，至于六年，王側身修行，於是有雲漢之詩。

卯巳六年，大旱。

八年，巡狩東都，因以畋獵講武。詩人作車攻。

癸巳十年，安集流民。詩人作采芣。

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復伐戎，大破之。

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王召莊，見

弟五人，與兵七千，遂破西戎。於是予其先大駱，并

犬丘之地。

乙酉十二年，王不籍千畝。

號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棄盛衰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

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故稷為大官，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

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享祀時

至，而布施優裕也。今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匪神之祀，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至則

乙未二十二年，王后姜氏諫王。

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承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

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是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封弟友於鄭。

壬子三十九年，伐羗戎，戰于千畝。王師收績，之

別種千畝地名，在遼州城東南，其地高平廣，可千畝。

癸巳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原今國。

王伐羗戎，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

諸考也... 協民姓... 卒料之... 四年... 王將殺杜伯... 王不許... 以誅友... 則生... 生臣能明君之過... 儒死之... 幽王... 三年... 涇渭洛... 而夏亡... 源又塞... 之紀也... 八年... 鄭伯友為司徒

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奸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而又治農于籍蒐于農隙耕耨亦於籍猶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好焉且無故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四年四十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

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儒曰君道友則則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前則生不則死儒曰士不在義以從死不易言以義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而儒死之

幽王名宮周宣王之子在位十一年

三年涇渭洛竭岐山崩

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

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之紀也至是三川皆竭岐山崩

八年鄭伯友為司徒

九年夏六月... 南軒曰... 之變也...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 曰奔申... 初夏之衰也... 曰余衰之二君也... 周莫之發也... 入於王府... 當宣王時... 孤箕服實亡周國... 戮之迷於道... 褒人有罪... 出於褒是為褒姒... 褒姒與執石父比... 伯服為太子... 今南陽府... 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 初褒姒不好笑... 王說之萬方故不笑...

九年夏六月陰霜

南軒曰當盛夏生長之時而陰霜是陰盛陽衰之變也褒姒之滅周於斯見矣

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王庭而言曰余衰之二君也夏后請其祿而藏之傳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發而觀之蔡流于庭化為玄黿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而遭之既辨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褒姒正史約入卷一

孤箕服實亡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迷於道見鄉所棄妖子哀而取之亡奔於褒褒人有罪而入是女於王以贖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乎伯服褒姒與執石父比譖廢申后太子褒姒立為后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

今南陽府

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鄭伯友死之晉衛皆以兵來救立故太子宜臼

初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周制為烽火

舉之以爲
號曰昭侯
昭侯曰

冠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舉兵來援王欲竊笑乃
大舉烽火諸侯至而無寇竊笑乃大笑王說之爲
是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至是王欲殺故
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與召西夷大戎伐王
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大戎遂殺王於驪山下虜
褒姒鄭伯死於戰秦襄公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
侯仇合諸侯師逐戎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
兵從諸侯東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而西
以亡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

綱鑑正史約卷一 周王

四十四



鑑正史約卷二

史官顧錫時編纂 海陽黃 鐔



平王名宜臼幽王子在位五十一年

元年東遷始命秦爲諸侯

王以豐鎬逼近犬戎乃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
之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豐之地於是始興通
使聘享之禮

蘇軾曰周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然終
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凡避寇而遷未有不亡
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鎬之遺

綱鑑正史約卷二 平王

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
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

命衛侯和爲公錫晉侯仇命

衛武王弟康叔之後晉成王弟叔虞之後時衛侯

晉侯佐周平戎皆有功故王命衛侯爲公錫晉侯
以河內附庸晉于是始大

秦祀上帝于西時

司馬遷曰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
大川今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
臣而膽于郊祀君子懼焉

二年以鄭掘突為司徒

鄭相公武公相繼為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
作繼衣之詩

癸未十三年衛公和薨論為武

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乎作懿戒以
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

乙巳十五年秦作郿數時

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郿衍問史
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三

禘禘正足約入卷二平王

牲祭祭白帝焉鄭衍今延安府郿州

甲午二十四年宗周宮室圯

周大夫行役至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
周室之顛覆彷彿不忍去而作黍離之詩

丙申二十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曲沃縣名屬平陽府

晉封叔于曲沃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
夫有采宗士有祿子弟今晉何侯也而建國本既
弱矣其能久乎

八年晉初南郊廟之禮

魯惠公使宰嚭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往魯止之

南軒曰按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
矣蓋歎魯僻用郊未嘗謂成王賜也記禮者乃

謂魯禮皆成王賜之以康周公不知何所據而
云然余觀劉氏外紀及羅氏路史知魯惠公請

郊乃在平王時王且使史角止之而後魯自僻
用之耳彼謂為成王賜者誣亦甚矣

用之耳彼謂為成王賜者誣亦甚矣

巳巳四十九年魯昭公元年○孔

秋七月王使宰嚭歸魯侯仲子之賵仲子魯侯之妾也春秋重嫡妾之分

胡安國曰仲子惠公之妾也春秋重嫡妾之分

禘禘正足約入卷二平王

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彊於政治至其晚年失
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於是三
綱淪九法盡人望絕矣春秋於此託始蓋有不
得已焉者矣

冬十二月祭伯如魯此王臣也

胡安國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

所以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之
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倚強藩以廢朝廷
者

辛五十一春秋鄭不足帥師入寇魯昭公之喪也

初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怨王王
目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
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鄭祭足帥師取
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今國史記
冬十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在平陽府解州東南
陳傅良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
鄭爲之也天下之無霸齊爲之也春秋於此書
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後書齊鄭盟于
鹹以志諸侯之散今大名府開州東南有鹹城
桓王名林在位二十三年
鄭正史記入卷二桓王
二年魯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魯公將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
八以下公從之
甲子三年冬鄭伯入朝
鄭伯始如周朝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
不禮焉鄭不來矣
五年夏六月王命虢公忌父爲卿士
八年冬魯公子翬弑其君息姑而自立

初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寧公曰爲其少也
吾將授之矣使營菟在秦將老焉羽父懼反
公子桓公而請弑之南秦名在秦
戊午十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射王中肩請從之鄭伯
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凌天子乎夜鄭伯使
足勞王且問左右
丁未十六年夏荆轲稱王
夷王之世楚已僭稱王厲王暴虐乃去王號至是
鄭正史記入卷二桓王
熊通伐隨欲隨請王室尊其號隨爲國譏王不許
熊通怒曰吾先嘗爲文王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
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奪耳乃自
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隨今隨州
莊王名佗在位十五年
三年秋周公黑肩謀弑王伏誅
周公欲弑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
克奔燕初克有寵於桓王王屬諸周公辛伯諫
曰竝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聽
未十一年冬十一月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初公使連稱管至及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
代期戊請代弗許二人遂因無知而弑公葵丘在
青州府

十二年春齊人殺無知○秋九月齊公子小白立
殺子糾以其傅管夷吾為相

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
知弑襄公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至是齊雍廩
殺無知魯侯伐齊納糾小白自莒先入發兵距魯
取子糾殺之鮑叔牙管仲使請諸魯魯莊公問施
伯對曰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國必得志請殺而

葬之

以其處授之莊公弗聽使縛以與齊使比至三蒙
三浴桓公親逆之郊解其縛而問之對稱善乃
用以為相號曰仲父公曰成民之事若何對曰四
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昔聖王
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處
農就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十一鄉焉國子歸焉
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正

葵丘之盟
三傳下
葵丘之盟

內政國政
也軍今齊
託於國政
六有強伐
魯能不知
也
民人聚大
文也為軍
今是動為
此則為

及以相
我死以相
也

宰上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衛公曰
其何以富國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謹鹽策與鐵

官之數其餘輕重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
服籍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為之若何對曰作內
政而寄軍令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
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
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
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
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
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

續錄王史約八卷二

七

五鄉之帥帥之春以撝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帥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
之人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儕
家與家相曉故夜戰聲相聞可以不乘查戰目相
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則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嘉命三
人以為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屏爾室天下大
君莫之能禦也公悅於是專任管仲而管仲得以
盡其材

續錄王史約八卷二

子元年冬，魯侯會齊侯盟于柯。今兗州府東阿縣

齊桓公伐魯，魯敗。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

魯柯而盟。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

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

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於諸

侯，不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四年冬，命曲沃伯為晉侯。

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獻於王。正

命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

惠王名闡，釐王之子，在位二十五年。

二年秋，五大夫以王子頹作亂。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王

即位，取焉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

取之，王奪子禽祝鮒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

為國等五人作亂，奉子頹伐王。不克，子頹奔衛。衛

以燕師伐周，遂立子頹。王處於櫟，後鄭伯與虢公

謀納王。殺子頹及五大夫。櫟，今河南開封府禹州。

十九年春正月，諸侯城楚丘以遷衛。

先是狄滅衛，宋桓公迎其遺民渡河而南，立戴公

以盧于曹。戴公卒，齊人立其弟般。合諸侯城楚丘。

而遷焉，是為文公。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車馬三十

乘。楚丘，今大名府清縣。

二十一年春正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問師

故。管仲曰：「昔召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

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

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泉戰，誰能禦之？」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無所

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召陵，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南。名，在開封府。

二十二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娶二女於戎，大戎

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奚吾。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

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略
外雙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若使太子至
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猗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旌君伐公乃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
屈及將立奚齊既與里克成謀驪姬謂申生曰君
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
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
聞之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辭君必
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難必
驪姬正史約不卷二惠王
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君寔
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經于新城姬
遂諸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後公使伐蒲重
耳奔翟伐屈夷吾奔梁蒲屈俱在平陽府
新城在曲沃縣
夏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
子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首止地名在
衛輝府其縣
王娶陳嬀生太子鄭及叔帶王愛叔帶欲立之齊
桓公帥諸侯會太子鄭盟于首止謀害周也
冬十二月晉滅虢遂襲虞
初晉荀息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會虞師
伐虢滅下陽至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曰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
虢之謂也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百里奚不諫去之秦晉滅虢
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遂襲虞執虞公百里奚既至
秦穆公用以為相秦於是始霸
襄王名鄭惠王子在
位三十三年
庚午年夏辛周公會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葵丘
驪姬正史約不卷二惠王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命無下拜桓公謀於管仲管
仲曰不可桓公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
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
羞下拜登受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立奚齊之弟卓里
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
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
齊荀息將死之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人曰

不如立卓子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荀息死之

二年夏四月秦師及齊臨闕立晉公子夷吾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魯納重耳辭呂甥及卻極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魯曰子厚賂秦以求入許之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于翟曰喪不可久時不可失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天下其孰能說

續正史綱目卷二

十二

之重耳出見使者曰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繫退弔夷吾于梁夷吾私于繫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田百萬否鄭與我矣吾命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且入河外列城五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請納左右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重耳重耳仁繫曰不如置下仁以滑其中可以進退秦師及齊臨闕夷吾立為晉侯是為惠公初優施謂里克曰爾殺夷吾殺太子而立夷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至

是惠公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我不至此雖然子弑二君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劬而死

霍今延安府梁今漢中府俱隸陝西

三年夏王子帶以戎入寇

四年秋王子帶奔齊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入聘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之簡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乃受下卿之禮而還

七年冬齊大夫管仲卒

十三

初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近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仲死公不用仲言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十一月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原在西安府晉侯不與秦河外五城秦伯伐之戰于驪原獲晉侯王為之請秦穆夫人申生同母姊也亦請之殺

公與晉侯盟更舍上舍饋之七牢遂歸之

九年冬十二月齊侯小白卒五子爭立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

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

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爲太子雍有寵於長衛姬因寺人貂

以薦毒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桓公卒五公

子爭立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

孟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武孟四

公子之徒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廩丘立孝公而

還

十年鄭伯朝于楚

陳傅良曰諸夏之變於夷鄭爲罪首

庚辰十一年冬魯人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以修桓公之好齊魯陳蔡始與楚有此盟

胡安國曰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

其後遂爲此盟春秋書之所以著夷狄之疆傷

中國之哀莫能抗也

十三年魯大旱

公欲焚重丘

文仲曰非早備也修城郭貶食
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重丘何爲天欲殺之則
如勿生若能爲早焚之滋其公從之是歲也饑而
不害

十四年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今河南府嵩縣
初平王之東遷也卒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
一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金履祥曰伊洛王畿遷戎居之不惟亂華而逼
周甚矣

王召叔帶于齊
富辰請召太叔王從之叔帶自齊復歸于京師
初宋襄欲霸諸侯與楚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
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厄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
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
成列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十五年秋王命狄師伐鄭取櫟以狄女隗氏爲后

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游鄭伯不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太上不德無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桀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又弗聽滑在鄭州西

乙酉十六年春正月晉公子重耳入于晉

重耳之奔狄也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處狄十二年狐偃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 十六

侯畏必求善以終茲可以親乃行過衛乞食於野人與之塊狐偃曰天賜也必獲此土及齊齊桓公妻之重耳安焉桓公卒狐偃與從者謀去齊姜氏成之及楚於是子圉自秦逃歸秦穆公召重耳於楚師納於晉而立之是爲文公殺懷公於高梁秋王子帶以狄入寇王出居於鄭

帶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叔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汜告難於諸侯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鄭

其私政此今謂其

十七年夏四月晉侯迎王入于王城王賜之田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逆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隨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攜茅之田晉侯圖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

綱鑑正史約卷二十一 十七

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二十二年夏四月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城濮地名在衛輝府晉文公之亡也過衛衛不禮焉過曹曹共公欲觀其驂脇浴薄而觀之及宋宋襄公贈之馬二十乘至是楚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作三軍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

衛侯與
衛侯與
衛侯與

以界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侯，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晉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次于城濮。及戰，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還。子玉及連穀而死。被廬晉地名，在平陽府五鹿，飲王皆衛地，連穀楚地。

五月，晉侯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

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

相害也。衛侯與衛侯與衛侯與

冬，天王狩于河陽。今懷慶府河陽縣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初，衛侯聞楚師敗績，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

盟。武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衛以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元咺出奔晉。至是會于溫，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未君臣

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弑其君，其安庸刑，布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明年，衛侯納王於王，與晉侯皆

十穀乃釋衛侯。

二十五年春二月，秦襲鄭，晉敗秦師于穀。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蹇叔哭送，其子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及滑，鄭商人弦高告鄭，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乙、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於秦。既至，舍之。殺地名在河

史 17-577

二十六冬十月秦復使百里視爲政

殺之役秦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曰是敗

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

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其明年孟明帥

師伐晉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又明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

也彭衙地名在西安府白水縣境王官地名在平陽府郊地名在西安府澄城縣茅津在陝州城北

戊二十九年秋命秦爲西方諸侯伯

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王使召公過賀秦伯以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

頃王名壬臣襄王子

匡王名班頃王子

甲六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卓

初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

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曰不亡秦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

而死公飲居酒伏甲將攻之得提彌明靈輒免出

奔趙穿攻公弑之盾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

弑其君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定王名瑜王弟在位二十一年

乙元年春正月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之

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滿曰在德不在鼎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慚而退

甲子十年春楚子圍鄭夏晉師及楚戰于郟敗績鄭地名在

楚子圍鄭晉桓子帥師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欲

鄭鄭地名在

還曰無及於鄭而勸民焉用之士會曰善哉子不

聽及戰不設備遂大敗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

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勝文公猶有憂色

以子玉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曰莫子毒

也是晉再克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武

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

乎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寔社稷之衛也晉侯

使復其位

晉屠岸賈殺趙朔于下宮滅其家初趙夙事晉夙生成子衰衰生宣子盾人曰趙盾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趙盾
趙盾字子盾
晉景公三年
冬
趙盾死
子朔嗣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趙盾
趙盾字子盾
晉景公三年
冬
趙盾死
子朔嗣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趙盾
趙盾字子盾
晉景公三年
冬
趙盾死
子朔嗣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趙盾
趙盾字子盾
晉景公三年
冬
趙盾死
子朔嗣

冬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趙盾死子朔嗣朔

娶晉成公姊莊姬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年

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攻趙氏於下宮殺朔朔

妻有遺腹生男賈聞索之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

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

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謀取他兒匿山

中嬰出謬曰子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使人

隨嬰攻殺杵臼與孤兒趙氏真孤乃反在嬰卒與

俱屠山中名曰武

十三年秋晉初稅畝

胡寧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少亦不可多也

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稅其私畝春秋書

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也

十七年春三月晉作丘甲

十八年夏四月衛與新築人曲縣繁縵新築

衛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使

叔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衛當之邑辭請曲縣繁

縵以朝許之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

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簡王名夷定王十四年

丁二年秋八月吳人州來楚屬國今

先是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之母夏姬色美莊王

欲娶之申公巫臣諫止之楚令尹子反亦欲取之

巫臣又諫子反亦不敢取夏姬鄭女也楚子使之

歸鄭巫臣奉命聘齊遂過鄭取之以奔晉子反以

爲賣已遂族巫臣之家巫臣怨楚請於晉侯乞通

吳于晉晉侯使巫臣聘吳巫臣乃教吳戰陣使之

叛楚吳始伐楚人州來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

吳始通於上國

金鑑正史約入卷二簡王

庚辰五年秋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

晉景公疾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公問韓厥厥

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公問趙後厥

以實告乃召趙孤兒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公因

厥衆以脇諸將而見武諸將不得已歸罪於屠岸

賈且請立趙後遂與嬰武攻賈滅之復與武田邑

如故嬰謂武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

泣固請嬰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我今不

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爲之

祭邑春秋祀之世勿絕

西十一年夏六月晉侯及楚子鄧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鄢陵縣名

初楚子求成於鄭鄭叛晉晉伐之鄭聞有晉師便
告于楚楚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
反曰吾僞逃楚可以紓憂武子不可晉楚遇鄢陵
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
必欲戰樂書請固壘三日俟其退而擊之至不從
及戰射楚子中目明日將復戰楚子宵遁晉入楚
軍三日穀

卷二 晉書中

二十四

子十三年春正月晉樂書中行偃試其君州蒲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
其左右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等故有怨於三卻樂
書亦怨至不從已而敗楚師共謀諸三卻公使矯
殺之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書偃執公使程
滑弑之葬以車一乘晉人逆公孫周于京師立之
是爲悼公時年方十四而甚賢明凡六官之長皆
民譽

靈王名泄心簡王

三年冬晉大夫魏絳盟諸戊

楚子求成

鄢陵縣名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以

請和諸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

絳曰諸侯新服陳鄭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

則携貳因陳和戎有五利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

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弊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公說使絳盟諸戎後鄭服晉賂以歌鐘

鐃磬女樂公以其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

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請與子樂之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金終山戎國名今順天府

王田
十年春正月晉作三軍

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

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

庚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至孔父嘉五世親盡

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父叔梁紇有九女無子

求婚於顏氏顏父問三女曰鄭大夫雖父祖爲士

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

年長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小女徵在
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
廟見以夫之年長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
以祈焉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生而圩頂因名
曰丘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癸丑二十四年夏四月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死崔杼弑焉見其妻棠姜美而取之莊公
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欲弑公而
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崔
子稱疾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
縊正史約入卷二 王 二十六

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舉閉門甲與遂弑之太史書
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乃還

卯二十六年春正月晉趙武魯叔孫豹楚屈建蔡公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良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
諸大夫會于宋晉楚爭先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
景王名實靈王太子
元年夏五月吳使季札聘於魯

一八八
齊景公死
魯人哀公
大德亦大

季札聘魯請觀周樂魯人爲奏六代之樂遂聘于
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平仲是以免
樂高之難聘鄭見子產如舊識謂曰鄭之執政修
難將至矣政必及子適衛說遽緩更徇史鰌公子
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
趙文子韓宣子魏武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
叔向將行謂之曰君侈而多良大夫政將在家吾
子好直必思免於難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
知而許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徐
墓在風陽府泗州

府泗州

癸丑二年冬十月鄭使公孫僑爲政

三

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漁廬井
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
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
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
死誰其嗣之

癸丑七年秋七月鄭作丘賦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不遷矣子寬曰國氏其先

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甲子八年春正月魯舍中軍

季氏舍中軍四公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胡安國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平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

乙丑九年春鄭鑄刑書

晉叔向使貽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得惟民之有爭心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立謗

史記卷二

三

以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

望諸路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多訓其此之謂乎

壬申十六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處

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五人簡

子即比

初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偏內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入拜康王跨之璧王肘加焉子于子皆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

史記卷二

子即比

糾紛立熊昭為康王康王卒太子麇立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自立是為靈王楚師圍徐楚子處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公子棄疾使召比干首比入棄疾使殛務牟史押殺太子禚及公子龍比立楚子聞二子之死繼于申亥氏國人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夜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蔓成然走告子于子皆曰王至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名曰熊居是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史記卷二

三

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矣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忠慤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

大錢為母小錢為子

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震乎若原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

和二十三年春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楚子殺其傅伍奢及子尚伍員奔吳城父地名在汝州

此十
言持也

初楚子使伍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
因諸諸王曰建可室矣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
王自取之復請實建于城父以通北方既乃言于
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問奢奢曰君一
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
子未至而使遣之建奔宋楚子召奮揚曰言出于
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命臣事
建如事余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楚子赦之
無極曰奢之子林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
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尚謂貞曰吾知不逮吾能
死爾能報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
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爾其勉之尚婦奢聞貞不
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則如吳
悼王名猛景王太子初太子辛少子朝有
為王子朝作亂到子朝以王儲如對晉人
師師納之于王城師諸大夫王猛學
敬王名丐悼王弟在
位十四年
壬午年秋王居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時解朝王為東
甲三年秋魯僖出奔齊次于陽州地名在齊
一初昭公聽師昭伯之言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

此十
言持也

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
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
弗許子家羈勸公許之邱孫曰必殺之孟懿子叔
孫氏帥徒以救季氏執昭伯殺之伐公徒公孫于
齊六年如晉次上乾侯十年辛
○乾侯今廣平府成安縣
乙酉四年冬王入于成周王子朝奔楚師納王召伯盈
楚至十五年殺之
丙戌五年夏吳弑其君僚諸樊之子光立楚為
吳國
初吳子壽夢有子四人諸樊餘祭餘昧及札札
壽夢欲立之札讓立諸樊諸樊立欲傳以次必致
卿繼正史約八卷二章王
三
國於札以稱壽夢之意故諸樊薨而餘祭立餘祭
薨而餘昧立餘昧薨欲授札國札辭逃去吳人立
餘昧之子僚公子光自謂王嗣當立乃使專諸弑
僚
十年夏吳伐越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
之必受其凶
冬城成周
子朝餘黨多在王城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請城成
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晉於

卷四十五

是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令城成周

十四年冬十月吳伐楚入郢令城成周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

出伯州犂之孫歸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

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朝楚楚令尹子常不加禮

而求賂蔡侯以其子為質於吳乞師於是吳子闔

閭與蔡侯唐侯伐楚子常禦之吳子之弟夫槩王

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吳入郢楚子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

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我必

復之及楚子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

申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出吳

師大敗楚子復國

丁十六年冬王處于姑蘇以子朝之徒僭稱作亂

戊十七年冬晉侯率師納王王入于王城

辛二十年春晉以孔子為大司寇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中都東平

夏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山名在濟南府

齊景公使告魯為好會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率疆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

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齊侯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

兵左右司馬

齊景公使告魯為好會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

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左右司馬以從率疆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

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

諸侯也齊侯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

境而不以田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

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侯歸謫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敗寡人使寡人獲罪於魯

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

過也以質於是歸魯鄭謹欲龜陰之田汶陽今

冬晉趙鞅定無恤為嗣

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讀之三年

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

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

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

為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

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

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讀之三年

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

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

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

為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

中歷而
氏歸初我
等也損減
戶數則賦
輕民計
始謂發其
城者其

少正卯有
大味者五

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
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晉陽今山西太原府

癸卯二十二年夏魯墮郕及費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郕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
隨費將墮成公欲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魯侯圍成
弗克

甲辰二十三年冬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孔子相魯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有沈猶
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

魯正史初八卷二教王

三五

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
儲價及孔子為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
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
豚者不加飾男女別於塗道不拾遺三月魯大治
齊人聞而懼用華鉏謀選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
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
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
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
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子

御作轉教
逐自反至
無所也郵
其司司教

利指大指

太史公作
春秋傳
子之老也
魯世家也
魯初

大夫孔子遂適衛初孔子為政民謗之曰麋裘而
輒投之無吳智之靡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化行
民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
私

乙二十四年夏吳伐越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敗吳于檣檣李闔閭傷將
指卒子夫差嗣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

三年乃報越檣李今嘉興府

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魯正史初八卷二教王

三五

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適齊過宋
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父殺太子羞之
乃朝夫人欲殺之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
殺余蒯聵奔宋

丁未二十六年春吳入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遂入越勾踐以
甲楯五千棲于會稽用范蠡計使大夫種行成于
吳夫差將許之但貪諫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
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
平夫椒山多在常州府無錫縣西大湖底

丁三十六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魯哀公問政終不能川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

一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紘歌之禮樂自此

可述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

庚三十九年春魯西狩獲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釗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

其前左足載以歸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

袂拭面涕泗霑袍曰吾道窮矣於是因魯史作春秋

我自隱訖哀十二公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

一辭

夏六月齊陳恒弑其君自立其弟驁

初齊桓公之世陳公子完得罪於陳奔齊齊桓公

使為工正陳驁之後也完奔齊更姓田其後齊亂

權歸田氏田氏好施以家量貸于民而以公量收

之民皆戴之至是田恒弑簡公

壬四十二年春正月衛世子蒯聵入于衛

初靈公欲立公子鄆鄆辭公卒夫人又欲立之曰

君命也對曰二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於是晉趙鞅

帥師納蒯聵於戚輒拒之衛孔圉取蒯聵之姊生

悝悝剛卒豎牛良夫通於內蒯聵謂之曰苟使我

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良夫為請於姬與蒯聵

入舍於孔氏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老樂寧開之

稱姻妾以告遂適姬既食姬杖戈而先蒯聵從之

迫悝於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于路人石乞孟慶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結纓而死悝立蒯聵是為莊

公輒奔魯在開州

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

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殷人

殯於兩楹之間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

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

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

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洙墓

元王名仁教王子

庚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

初勾踐反國勞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即仰膽飲食

即嘗膽折節下賢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

勞苦二十餘年路吳太宰伯嚭潛伍負怨望圖

乃賜負屬鏹之劍負告其家人曰挾吾目懸東門

以視越之滅吳也至是越果伐吳吳兵敗棲于姑蘇使人行成于越勾踐欲許之范蠡曰君王蚤霸晏罷非為吳邪二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乃不許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惟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遂自殺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貞也姑蘇山名在蘇州府

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

三

初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遂乘輕舟遊五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號鴟夷子使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宰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間行止于陶又謂之陶朱公蠡去遺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喙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夫種稱疾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聞之劍使自殺陶今兗州府定陶縣

貞定王

名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十一年晉荀瑶與趙氏韓氏魏氏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齊

初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為六卿六卿逼而專權晉侯卑弱不能制是歲智伯與韓趙魏共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丙十四年晉荀瑶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

綱鑑正史約八卷二

三

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太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智宣子卒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伯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繇我我不為難誰敗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聽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

飲器種也
也所以盛
酒也
其之也
深也

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扭于
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
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
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
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
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驕敵之人智氏之命
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
圖之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
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
子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
沈寗產盡姓民無所意民無所意阜狼趙邑名本春秋
蔡地故曰蔡狼
戊十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魏桓子韓康子曰臣聞
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
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潰
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大敗其衆
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趙襄子漆
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讐
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襄子如廁
心動索之獲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

此人也
近之則
初服若
也
必死於
其主也
作此以
見其

而此人欲為報讐其義士也為讐趙之取讓又泰
身為趙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
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
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
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
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
殺襄子襄子殺之
賈誼曰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之曰
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為執讐反臣
事智伯及智伯死子何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今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
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
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考王名嵬鄭定王少子貞定王崩子去疾踐位
是為哀王立三月弟叔枝之而自立是為
思王立五月少弟戴殺
元年秋封弟揭于河南河南即郊
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敬王以王子朝之亂從都
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弟桓公以續周公
之職
十五年西周公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

初考王封桓公於河南卒威公惠公繼立至是惠
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
號西周鞏縣名在河南府

正史約卷二終

正史約卷二終



綱鑑正史約

史官顧錫時編纂 天都徐

威烈王名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甲子九年秦城堅和頤泰初以君主妻河

戊辰十三年晉河岸崩墮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傳見于史傳者

門山在河津縣底柱峯在平陸縣俱平陽府

癸酉十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

擊守中山古狄都今敗為定州屬真定府

魏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曰

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

魏斯王史約卷三威烈王

之發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斯怒座趨出衣間

翟璜秋對曰仁君也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

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斯悅使璜召座

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甲戌十九年晉魏斯尊禮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

魏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

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

謁子方不為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

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

敢驕人國君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

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未士貪賂。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貪賂哉。擊乃謝之。

呂祖謙曰。驕之一字。雖以周公之聖。尚不敢加之于身。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却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般。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晉魏斯以吳起為西河今汾州府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武肅

編錄正史卷三 魏國正

之曰。起始事魯。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問魏斯賢。乃往歸之。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可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為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褰屣履。與士卒共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無間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是以哭之。

呂祖謙曰。吳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

平同甘苦。起前則貪。後則廉也。起非是後能廉也。前之貪是貪財。後乃是貪功名。今漁人以餌致魚。非肯捨餌也。意在得魚也。畢竟是貪心所使。

晉魏斯以李悝為上地守。

李悝為上地守。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百里之增減。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糴二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餘。中饑。則發中熟之所餘。大饑。則發上熟之所餘。又撰次諸國法。著為律。終以具律。商君受之以相秦。

編錄正史卷三 魏國正

魏斯謂李克曰。今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斯曰。吾之相定矣。克出。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

子二十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

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

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
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緡以
耳目之覩記臣何負於成克曰成得卜子夏田子
方段干木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
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第
子今彰德府臨漳縣人

二十二年齊康公

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趙為兄伯魯不立有子五人不肯置後立伯魯之孫浹是為獻子獻子生籍是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子是為文侯韓虔者康子之子是為景侯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威烈王

初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趙兄弟也不敢聞
命趙借師以伐魏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文
侯以講於已也皆朝于魏魏於是始大於三晉文
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
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
期哉乃往身自罷之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
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
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弊
於官也○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
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則

二十三年

歌者拾石二人吾賜之出入萬畝連諾而不與烈
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
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
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過然明
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川察度
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
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
莫大於名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十喪
八九然猶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晉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威烈王

三家并毫其君瓜分其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
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矣

尹起莘曰考之遷史初未嘗有請命於周之語
未請而見許先儒猶謂天子之自壞禮況實求
嘗請而天子自命之乎綱目大書而首揭之者
所以繼魯史之絕筆猶托始隱公之意云爾

已二十四年魏僖公王崩子驪立

安王名驪即位二十六年

辰元年楚悼王

午三年秦惠公趙武侯

史 17—592

辛 二十二年 <small>楚威王</small>	壬 二十三年 <small>齊威王</small>	癸 二十四年 <small>齊威王</small>	甲 二十五年 <small>齊威王</small>	乙 二十六年 <small>齊威王</small>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 <small>名嘉安王</small>	丁 二年 <small>趙威侯</small>	巳 四年 <small>燕桓公</small>	辛 六年 <small>魏惠王</small>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small>魏王</small>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	尹起莘曰齊以強大之國乃特舉朝禮是空谷足音絕無而僅有者也綱目書此亦樂與人為善之意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幾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
---------------------------------	---------------------------------	---------------------------------	---------------------------------	---------------------------------	-----------------	---------------------------	-------------------------------	-------------------------------	-------------------------------	-------------------------------	-----------------------	---	-------------	--

田野不闢人民貧敝昔日趙攻鄆子不收衛陵薛陵子不知是子序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small>即墨縣今屬萊州府阿今屬濟南府</small>	壬 七年 <small>楚宣王</small>	顯王 <small>名威烈王</small>	巳 五年 <small>秦昭王</small>	尹起莘曰秦敗三晉害虐蒸民罪不容誅周天子不能治反賜以黼黻之服是教以殺人而賞之也兵禍何時而弭歟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small>魏王</small>	庚 八年 <small>秦孝公</small>	時山東疆國六楚魏與秦接壤皆以夷狄遇秦橫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秦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彊秦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奸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不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公叔曰痤之中庶子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鞅
---	-------------------------------	---------------------------	-------------------------------	---	-------------------------------	-------------------------------	---

科任五家
保十家
相糾舉也
二家有罪
九家舉
不糾舉則
上家連坐
復除其身
役事者也
水利工商
生收事
氏或子

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鞅既至秦。因變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成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堯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

報筆王史趙人卷三 國王

聞。以此兩者。最官牛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闢者。各以輕重。釐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厲其。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具

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集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令行。者年。秦民言新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報筆王史趙人卷三 國王

司馬光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食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能示口。商鞅欲售其富彊吞并之術。恐民驚駭。非議。時假徙木之小事。立五十金之重賞。行不測之賞。誘之於先。用不測之刑。驅之於後。於是驅之力本。驅之戰鬪。驅之獄父。弑君。皆不敢違矣。厥後扶蘇聞詔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

馬廷無間言皆徙木之所致也

癸十一年韓昭侯

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

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

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

敢為寇泗上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取瀛

于阿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

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綱鑑正史卷八

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燕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

王有慚色南城今省入泰安州泗水在兗州府南

州之

十五年魏伐趙國邯鄲韓昭侯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及涓事魏為將軍自以

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歸之欲使終身

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臏

客之進之威王至是威王謀救趙使忌為將而臏

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忌欲引兵之趙臏曰夫

解難亂紛糾者不於拳救關者不搏機指九擒虎

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

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

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忌從之遂

敗魏師

十八年魏以申不害為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也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

之身國治兵彊昭侯有弊務命藏之侍者曰君亦

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

綱鑑正史卷八

一頓一笑今誇貴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

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

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咸陽縣名屬西安

北山水南水

二十年韓昭侯

二十三年韓昭侯

初子思言衛侯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

吾知其可將然其營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

之於此

之於此

故荆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
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
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
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
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
為是，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
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
亦似君之君臣乎。

綱鑑正史約 卷三 國王

十四

二十八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房
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王召大臣而謀之。
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
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
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領反聽命於韓也。且魏
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迎於齊。吾因深結
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
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因起兵，使田忌將，孫臏為
師，以救韓。直走魏都，涓聞之，去魏而歸魏。大發兵。

之於此

之於此

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臏謂忌曰：三晉之兵，皆
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
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臏明日為五萬。又明日
為二萬。龐涓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
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併行，逐之。龐涓度其行暮
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
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
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頸。
曰：遂成賢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

綱鑑正史約 卷三 國王

十五

馬陵道名
在大名府
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
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十八梁。秦封鞅為商君。

秦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鞅遣
印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
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
印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印，虜之。大破
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
大梁。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大梁今開封
府南，其地名。

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時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衛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鞅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車裂以殉初鞅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嘗問趙良曰我治秦孰與石鞅大夫賢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

魏惠王卑辭厚禮以招賢者孟子至梁見之導以仁義王以為迂遠而溺於事情不能用也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利之孟子曰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司馬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也張拭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其事雖義而納交要譽惡其辟之念武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綱鑑正史綱入卷三 王 十七

丁三十五年楚滅越
戊三十六年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為之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於十里之外趙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彊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秦不收代趙者畏韓魏

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利於秦之
得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
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
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
富樂，國破秦患而不與其憂，竊為大王計，莫若一
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損秦，令其將相會於涇
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
武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
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於
緡。王史約八卷三十一王

諸侯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
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今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
求割地，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不戰而地已削矣。
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
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
秦說魏惠王曰：大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
二十萬，廝徒十萬，乃聽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
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秦說齊宣王曰：齊四塞之

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
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也。秦之攻齊，倍韓魏
過陽晉，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
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
其後，是故惴惴疑虛喝，驕於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
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事
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
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一
年，此霸王之資也。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
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從親則諸
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
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
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今肥水縣屬開封府，陽縣屬河南府，成武
縣在濟南府。
王三十七年，蘇秦王韓宣惠，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
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蘇秦，秦恐
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

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爲客卿秦說齊王

司馬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謬

也雖懷許讓之心猶將用之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者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正膏君有焉

慎親王名定顯王子

元年魏襄王在位七年

卯三年魏襄王在位七年

逆之五國皆敗走南府張寶縣

甲辰四年齊大夫殺蘇秦齊大夫與秦爭寵刺殺之

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說魏襄王曰諸侯之約從結為兄弟以相堅

綱鑑正史約卷三 慎親王

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

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

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

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魏王乃倍從約因儀以請

成于秦儀歸復相秦儀與蘇秦故地俱屬魏

晉故城在兖州府曹縣西北

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

巴蜀相攻俱告急于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

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

室天下之朝市也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

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彊巴今保寧府蜀今成都府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昏欲得燕權代使齊而

綱鑑正史約卷三 慎親王

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燕王曰何故

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庶毛壽謂燕

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

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與子之

丙午六年王崩子延立

燕王名延慎親王子

丁未元年齊伐燕取之臨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

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爲助平使市被攻

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

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遂殺王噲。

戊申二年，齊王使屈匄伐秦。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食楚？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食楚？夫狐國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戰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編王

至矣。楚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至秦，儀佯墮車不朝。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秦之文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其至，其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軫曰：「軫呼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齊於齊也。今已絕齊，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

帥師伐秦，秦亦發兵擊之，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楚割兩城以和。

丹陽，楚邑，故城在荊州府歸州東。藍田，縣名，屬西安府。

已酉三年，燕人立太子平為君。

昭王弔死，問孤，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者三。」今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編王

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

庚辰四年，燕昭王卒，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秦惠王使告楚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楚必不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儀教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

秦本紀
卷之六
秦本紀
卷之六

秦慕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初日夜泣於楚王
曰臣各爲其主耳今微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
俱遷江南母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儀因說王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
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
危矣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
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曰夫戰孟
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於烏
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
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韓王許
之儀復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
三晉地廣兵強雖有百秦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
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
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西
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
谷關者十五年今楚燕秦爲昆弟韓梁稱藩齊獻
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屬
大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爲大王計莫如與
秦約爲兄弟之國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
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

三六

公仲修立

易才長城非大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犀五城
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
太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之皆畔衛復合從武關在商州之東黔中今長沙府河外華州地河間今直隸河間府雲中今大同府與九原俱屬山西易水在保定府安州
五年秦武王張儀復出相魏一歲
六年秦初置丞相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縣名屬河南府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請秦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秦王迎茂於息壤而
問其故對曰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入告
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
牆而走臣之賢不若魯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
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
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
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
羈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
之是于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
勿伐秦王曰寡人勿聽也乃與盟於息壤茂攻宜
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

綱鑑正史約八卷三

三六

霍威王任
章子為將
即秦軍對
霍威王
霍威王不
言章子降
秦軍威者
應如此者
三項之齊
兵大協

兵茂曰：息壤在彼。秦王乃起兵佐茂，遂拔宜陽。
應在秦境在
荊州者非是

霍韜曰：嘗觀齊威王之任章子，相知深而相信
篤，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杼哉？惜乎
秦武之任茂，不如齊威之任章也。宜陽之拔，亦
幸而勝耳。

甲寅 八年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公子成
稱疾不朝。趙王使人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
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從政先信於
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成曰：中國者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三十八

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由。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
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
心。臣願王熟圖之。使者以報。趙王自往，請之曰：晉
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
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邊，
侵暴吾地，引水圍鄆，微社稷之神靈，則鄆幾於不
守。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
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忘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
望也。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東胡為
恒之

後為解州今解州屬太
原府今解州屬真定府

乙卯 九年

丁巳 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

劉友益曰：武關切盟黃棘，誤之也。

戊午 十二年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己未 十三年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亡歸。

戊戌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于少子何，自號

王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
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三十九

國焉，使肥義為相，國傳王而自號王父。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

立太子橫。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

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廢殺

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

君王之邊，今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

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雖屈平曰：蘇

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

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野
春秋至此而絕筆
以竹簡貯
之至此日
以竹簡貯
之至此日

馬融曰
毛氏與
毛氏與

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遂南之楚
立太子橫為王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
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譏見疏而瞻顧不忘作離
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
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江南平遂懷
石自投汨羅以死汨羅江名在長沙府湘陰縣
尹起莘曰自楚處誘殺蔡侯般始有詐誘之事
去之二百年其孫槐乃誘執于秦然秦肆虎狼
之暴既以重兵伐取其城又從而脇誘其君置
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理
網鑑正史約卷三魏王
至是尤為益明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昭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為相
十七年楚頃襄王趙惠文王元年田文自秦逃歸
武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
王因文欲殺之文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
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客有善為狗盜
者盜裘以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
至關關涉難鳴乃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
為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

齊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秦割河東三城以和
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王謂丞相
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
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
東而講三國雖去土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
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
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
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也乃使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
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
楚秦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
今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
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
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
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
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池求講解遂罷兵而
秦卒不出楚懷王死秦俱屬南陽府
蘇轍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

十九年楚君槐卒于秦

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兇溺泣而出。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實惡。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信期曰。善。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儼然也。反北面。誦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章與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宮成。築因園。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國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圖之。今

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糞食之

三月餘餓死沙丘在邯鄲

已二十三年楚君迎婦于秦

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餽

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司馬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

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昏其瞽嗚呼楚之君誠

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焉得陵之哉

西一十七年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

帝已而皆去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魏王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

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

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乙亥二十九年齊滅宋

宋有雀生鰐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

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

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為

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

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

敢不呼者天下謂之築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

走死溫懷慶府

丁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

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開齒殺之殺下齊七十

餘城燕封毅為昌國君

齊淖後王滅宋而驕燕昭王乃謀伐齊樂毅曰齊

霸國之餘業未易獨取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

及楚魏於是約趙昭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

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并將秦

魏韓趙之師伐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淖王走莒

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封毅為昌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魏王

國君留徇齊城之未下者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

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遂弑淖王於鼓里毅聞

盡發邑人王蠋魏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人

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蠋曰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

退耕于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

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燕軍禁侵

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六月

之間下齊七十餘城齊州屬青州府臨淄縣名

在臨淄縣

三十二年齊襄王九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淖齒之亂。淖王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儲收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相連。淖王從者王孫賈失士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淖王。欲與我誅之者。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乃與攻齒殺之。於是齊王臣相與求淖王子法章。立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三

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丁奉曰。戰國之號為丈夫者。妾婦焉耳。孰料王孫賈之母與趙括之母。乃皆妾婦而超出丈夫之上。耶。嘗考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止嬰勿王。王陵之母。伏劍而死。以勉陵事漢。是二母者。固與賈母括母皆稱賢也。以子論之。陵母以漢興而成其子之功名。孰若賈母以齊亡而成其子之忠義。愛母以家世而沮其子之王。孰若括母以國事而沮其子之將。

趙使蘭相如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勿與。與秦。秦欲與之。恐見欺。問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紿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為上大夫。

庚辰二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勝。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棠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壬午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渑池。渑池。屬河內。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渑池。廉頗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三

生得相見
秦王之怒
六尺四寸
高五步
左近北
之北
方以石為
所以為此
謂病者
因祖承
刑其嗣
也其交
死難則
平田厚
宗人以
今及城
濟人以
近食
人時

會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頭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為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為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耻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錄正史約八卷三編王三人

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而王耳昭王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繇是齊人服其義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問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乃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刺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惟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可為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師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生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熟怒犇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

一見以
燕軍之

后也
其不
可后
日君
后

晉書
卷三

大驚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
地燕軍大敗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齊七十餘城
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王以太史敫之女
為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以單為相封安平君太
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
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將
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
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
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懼問仲連仲連
曰將軍在即墨織黃仗鉞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

單

軍有死之心壯士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
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
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
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
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狄人今安縣屬青州府
淄水出萊蕪縣○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澠而寒不
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怒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
乎嚴下有賈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
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
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

憂之爾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

單

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殺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
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懼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
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
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殺子間
為昌國君而殺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觀津趙邑
府定

薛公田文卒

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
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

為諸侯無所屬襄王與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尹起莘曰田文招致游士食客滿門而出相隣敵覆其宗國乃無一忠信之人諫止其惡卒之張儀中立無所附麗肉未及寒宗族夷滅然則賓客皆妄人爾何足貴哉

秦三十七年燕思日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各屬荊州府陳州各屬

屬開封府

西三十九年魏安釐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綱正史約八卷三魏安釐報王

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

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段干子請割南陽子秦以和

蘇代曰欲璽徙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

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

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博之所以貴梟者便

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

聽

四十三年韓桓惠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

之其具下不與

召以兵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之也

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楚國援也隣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資之以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一則韓魏必為關內之候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擣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秦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待太子完為質於秦

庚四十四年燕武成

辛四十五年秦伐趙趙國趙奢擊却之趙封

綱正史約八卷三魏安釐報王

奢為馬服君關西城名在云州漢曰關與秦俗呼為蘇村馬服山名在邯鄲

初趙奢為田鄒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

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

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

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及秦

圍關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阻

難救奢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

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

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

齊人范雎嘗從中大夫須賈使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疑雎以國陰事告齊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脇拉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懲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

秦以范雎為客卿

新編王史約入卷三 報王

歷為國尉今廣平府部名曰武安

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賴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入趙軍奢善食而遺之問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以歷為國尉

四

新編王史約入卷三 報王

上史約入卷三 報王

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父昧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頗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王跪曰是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涓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雎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曰以秦國之大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失也王跪曰願聞失計雎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為天下樞以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固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為客卿

陽秦邑今南陽府鄧州

林之奇曰六國所以卒并於秦者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韓魏秦人伐之而齊楚不救是以天下之樞委於秦安得而不亡

乙未四十九年秦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范雎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

下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左師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

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秦。三王曰。今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

五十二年楚考烈王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紀五

其民謀曰。鄭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原君。君對曰。聖人其禍無故之利。王曰。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人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顯能得之於彊大乎。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亭為華陽君。亭垂涕不見。

使者曰。吾不忍賣主之地而食之也。野王今河南上黨今山西

五十五年秦王乾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乾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

平以按趙據之。趙因伐趙。趙軍數敗。頗堅壁不出。

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使人反間曰。秦獨

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

遂以括代頗。將。趙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

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 紀五

少學兵法。嘗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

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

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

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

坐。王許之。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

而鮪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

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走

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

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趙軍食絕。四十六日。括自出

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

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長平今在路安府
寅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
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
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
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之下
乎不如因而割之母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
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武安
君蘇是與應侯有隙皮牢故城在龍門縣
魏以孔斌省為相尋以病免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魏王 平

初魏王聞孔斌賢聘以為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
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若徒委以重祿吾猶
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乃往改魏
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侯職秩
者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嘗歎曰死病
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秦之始伐
趙也魏人皆以為便斌曰不然秦貪暴之國也勝
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蘇
雀處堂子母相哺响响相樂自以為安寔突炎上
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王

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秦誘執趙公子勝既而歸之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讐乃誘平原君至而執之
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竊抵
虞卿卿棄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
怒自殺趙王取其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趙言王
穆王以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王以為將軍散家
財物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應侯
之讐必報云河東今平陽府

綱鑑正史約入卷三魏王 平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秦王欲使
武安君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
之救日至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辭
疾不行乃以王齕代陵

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
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
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中
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矣勝未有所聞
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多者爲上
功謂新
入首陽殿
二級於階
首功之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郤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卽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也。」

符命也石
而用之
國家營兵
遣使下勅
於郡台符
符合乃聽
之

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請魏救不至公子數請魏王勅鄙救趙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圖以死於趙遇網鑑正史約人卷三 秦王

王訖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不利武安君曰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應侯曰起之遷意尚快快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應侯乃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陰密邑名故城在靈臺縣杜郵亭名在咸陽縣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訖敗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

王五

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卑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連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

趙秦戰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即色衰愛弛雖欲

綱鑑正史約人卷三

王五

開一言尚可乎今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誠以此時拔之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乘間言之太子約以為嗣因請不韋傳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期年生子政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園異人亡赴秦軍遂歸更名楚陽翟秦邑今河南許昌縣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秦丞相范雎免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顧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大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

史記卷三

王六

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任以為相數月免

楚以荀況為蘭陵令蘭陵今充州府嶧縣

荀卿趙人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曰要在勝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齊之技擊不如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如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如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請問為將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

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顧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大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

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處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敬是之謂天下之將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愚孤之聚

綱鑑易知錄卷三

王七

先是赧王徙都西周既獻西周之邑其民不樂屬秦下歸東周

秦下歸東周

丁未燕王喜元年

戊申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辛亥秦孝文王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潛之燕孝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單克之歸言仲

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

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聊城縣名

蘇轍曰魯仲連排難解紛逃避爵賞戰國以來

一人而已

壬子秦莊襄王楚元秦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

○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汝州

甲寅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蒙驁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使人請信陵君於

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曰公

綱鑑正史約卷三

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

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

日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

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

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帥五國之師敗秦於河

外追至函谷關而還大梁今開封府府南

綱鑑正史約卷三終

綱鑑正史約卷四

史官顧錫嘯編纂新安徐沉

秦紀

始皇帝名政實姓呂氏為王二十六年

乙卯秦王政秦鑿涇水為渠

初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閘於秦

鑿涇水為渠中作而寬欲殺之國曰臣為韓延數

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

填閘之水溉畝曲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縣

是秦益富饒涇水在

綱鑑正史約卷四

丙辰二趙王丹薨康廉頗奔魏

趙使廉頗伐魏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

乘代頗頗遂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

思復得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視頗尚可

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

一飯斗米肉十斤鼓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

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

為老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

用趙人尋卒於楚

丁巳三年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武遂今屬

縣方城今順
天府固安縣
李牧者趙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
宜置吏市租皆輸
士習騎射謹烽火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
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
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
請牧牧稱病不出王復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
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
終以為怯邊士卒日得賞賜皆願一戰乃選車騎
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
人委之單于聞之大至聚人牧乃多為奇陳張左
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
載不敢近趙邊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上而秦趙燕
邊於夷狄諸戎亦各入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後
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郡築長城以拒胡趙
破林胡樓煩秦長城台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然東胡亦築長城自造陽至
襄平置上谷遼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戰國之末而
匈奴始大

西胡國名樓煩今代州繁峙縣山在代州東南
高闕塞名在大同府城西雲中今大同府屬門今
代州屬太原府屬今遼陽上谷今順天府屬今
順天府屬今順天府屬今順天府屬今順天府屬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
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
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
數使人賀信陵君為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
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
而卒
戊午年秋七月秦韓魏令民納粟拜爵
己未年秋七月秦韓魏令民納粟拜爵
庚申年楚魏趙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
為從長秦中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
兵皆敗走
尹起莘曰五國至是猶秦秦秦絕之人惟修政
用賢於內合從結交於外相與保護自守秦攻
一國則諸國救之可也無名與師仰關而攻自
敗矣谷將誰執哉
癸亥年秋九月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

遷其太后於雍

初秦王年少太后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

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之

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

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矯御璽發兵為亂王

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毐獲之夷三族遷太后

於雍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

人齊客茅焦請諫王怒按劍起召鎧欲烹之焦徐

行至前曰陛下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

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今天下聞之盡瓦解

綱鑑正史約八卷四 始皇帝

無衛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已乃解衣伏質王

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

為母子如初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育

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

立兄弟彼亦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

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

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可盡得執與身

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

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

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

王薨園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太子立

是為幽王

甲子十年楚幽王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

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

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

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取由余於戎得

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

綱鑑正史約八卷四 始皇帝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

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

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諒此觀之客何負於

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秦者

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

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斯復其官除逐客令

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

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

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丙寅十二年趙幽王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戊辰十四韓遣使稱藩於秦
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故以書
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五藏說難等篇十餘
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壘於秦請為藩臣非因說
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
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狗國以
綢鑑正史約人卷四始皇帝
大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有罪不忍誅免就國歲
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為變賜不韋
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
仲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

戊辰十四韓遣使稱藩於秦

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故以書
干韓王王不能用非作孤憤五藏說難等篇十餘
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壘於秦請為藩臣非因說
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
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狗國以
綢鑑正史約人卷四始皇帝
大

成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譜之下吏自
殺

楊雄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
難蓋其所以死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
所不至矣

司馬光曰非爲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
容於死矣

辛未十七年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

壬申十八年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嬖臣郭開金使

言牧欲反趙王使趙惠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
之

尹起莘曰趙危若累卵僅有一將可少延唇
之命而乃殺之欲無亡得乎

癸酉十九年秦滅趙虜王遷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

甲戌二十年楚王負芻起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
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

初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卽位丹質於秦

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欲報秦王秦將軍樊於期
綢鑑正史約人卷四始皇帝
七

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之聞衛人荊軻賢學辟厚
禮請見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則刺殺之軻

曰行而無信秦未可親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
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丹

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與樊謀
樊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盛其

首以膏藥求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藥淬之以試
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遣入秦於時白虹貫

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
匕首見把王袖而推軻之木至身上驚起袖絕事

秦以陽
山以陽
之故之

逐王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摘王不中自知事不就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徇王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拔之燕王走遼東斬丹以獻於秦晉元帝名在順天承州易水在保定府安州

丁奉曰羣臣之惡大人得而誅之故燕丹之遣使張良之狙擊子謂其皆義舉焉然一七一推均乎不利而丹也以此僇身而亡國良也以此

綱鑑正史約八卷四始皇帝

改圖而成功遂使論者徇其成敗而是非之獨不念六國諸君曾莫有丹之志者則丹亦何益矣雖然丹與荆軻之智之才夫豈可與子房同日語也時有異也

丙子是歲魏亡秦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戊寅二十四年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初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虜用幾何人信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軍伐楚

信也

秦王

綱鑑正史約八卷四始皇帝

擊楚大破之殺其將項燕遂滅楚秦上在西安府中興故城在漢

已卯是歲魏代秦王賁滅燕虜王喜遷遼東虜王

嘉秦王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

庚二十六年秦王賁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初齊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君王后事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齊多受秦幣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攻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鎮之廷尉李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

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
人及不死藥皆在

人主遊海
去故有則
變化也
九鼎治
周王時

後何物
伏而候之
最凡伏而
學子曰
漢書也

丙戌
三十二年

始皇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博士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楮其山。」嶧山在兗州府鄒縣，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縣城即秦山下，小山在嶧山南。形如臺，在青州府諸城縣，即徐州泗水縣。州府泗水縣，布山，即布山在湖，縣中廟在河南。未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刻石在芝罘。

山名在萊州府界內

十三

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蒙恬發兵三十萬人，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丁亥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南海民五十萬戍之。桂林今廣西桂林府，南海今廣東南海縣，象郡今廣西象州府。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侯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為郡縣，無戰爭之患，土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傳，三代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開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者，家

編錄正史補入卷四 始皇紀

十三

語者皆詣守尉緝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管朝宮，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咸陽宮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為闕，復道渡渭，屬之咸陽。役徒三十餘萬人，盧生說帝為微行，所居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官

編正史綱目卷四 始皇帝

其處者死。嘗從梁山望見丞相車騎眾，丞相聞，頓之。帝怒中人泄其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梁山在郿州城西北

阮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成為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戚屬。長子扶蘇諫曰：「諸生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劉友益曰：秦所以亡，以立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阮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阮儒始。天道亦昭昭哉。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為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篡位。九月，葬驪山。

始皇東巡，胡亥、李斯從，至平原津而病篤，乃令中車府令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始皇崩於沙丘。斯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秘不發喪。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教習居中。

編正史綱目卷四 始皇帝

十五

參謀議趙高者，生而隱官。始皇聞其張力通獄法，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趙高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趙高謀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還報。胡亥欲釋恬，會殺出驪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

之備
大行
言文
上兵也

武臣
信
若

陸
之
人

張耳陳餘說陳王略趙地陳王以所善陳武臣
為將軍耳餘為校尉趙王又令魏人周市狗頭
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又行收兵得數十
萬至戲二世乃大驚少府章即請赦魏山徒悉發
以擊楚軍大敗之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為趙王

張耳陳餘聞諸將為陳王狗頭者多以譏毀誅乃
說武信君自立為趙王勝大怒欲族其家柱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
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

綱鑑正史約八卷四二世皇帝

十八

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
而北徇燕代兩收河內以自廣楚勝秦必不敢
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
天下趙王從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

常山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有大度本
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奇其
狀貌以女妻之即呂后也始皇嘗曰東南有天子
氣因東遊以厭之季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

始
山
後

間呂后與人俱求嘗得之季怪問之呂后曰季所
居上嘗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沛中子弟問之多
欲附者季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
亡之到豐西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
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
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
斬之嫗忽不見後人告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請從
者日益畏之及陳勝起沛令欲應之掾主吏蕭何
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

綱鑑正史約八卷四二世皇帝

十九

亡在外者以劫眾乃令樊噲召季季眾已數十百
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遣沛父老為陳
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沛今徐州沛縣軍父今兗州單縣芒
山在沛縣界山在徐州芒山縣東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

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
避營吳中籍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
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舉吳
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為會稽守以籍
為裨將下相今淮安
用宿遷縣

人田儋自立為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傑。周市徇地至狄。儋殺狄令而召豪吏。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擊市走之。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為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傑欲立以為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又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燕軍復趙王。既而歸之。

武臣為燕所得。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議。

二千

殺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各欲南面而王。顧以少長先立武臣。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將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而相之。各于陳立之。二年。秦王豹王歲元年。冬十月。秦兵圍沛。

公於豐沛。沛公出戰破之。

沛公。秦之將領也。沛公。秦之將領也。

一月。趙將李良殺其君武臣。益遣兵擊楚。楚莊賈弑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為楚。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佐章邯擊楚。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沛人。呂臣為蒼頭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為楚。葬勝於碭。曰。隱王。

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

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說綱鑑正史約人卷四。二世皇帝。王。

耳餘曰。兩君驕族。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

秦嘉立景駒為楚王。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其布軍。還復取陳。

布六人也。嘗生法。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羣盜。

番。陽令吳芮。其得江湖閒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沛公得張良以為底。沛公。秦之將領也。沛公。秦之將領也。

召干爲吏
陵今嘗其
陳勝狗骨
陳後爲介
衣種瓜去
安城東八
百五邑甚

綱鑑正史約人卷四
一 歷代皇帝

陽公變人
其與應知
本亡必於
三教出
四項到

綱鑑正史約
卷四

三

水柱爲其
所殺也
陳餘兵
也
秦而彭越
先嘗秦軍
首倡獻也
韓門軍前
以取爲陣
相利焉
門
 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
 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遂其子廣相
 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餒羽曰
 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罰將軍國家蒙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臣也
 乃晨朝宋義卽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謀
 齊謀反王陰令辯誅之諸將莫敢枝梧遣使報命
 懷王王以羽爲主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陳
 餘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騫陳澤讓之裏裏俱發
 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羽乃引兵渡
 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
 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却遂虜王離時諸侯軍
 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
 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
 恐旣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勝行而前莫敢仰視
 羽餘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趙王旣
 出耳責讓餘問鰲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
 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子不取
 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
 遂與數百人去之河上澤中漁獵城在魏州府舊

縣東南無鹽古國
 舊故城在東平州
 昌邑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界

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
 里監門其里有爲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吾聞沛
 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
 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未可
 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
 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沛公方側床使兩女
 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誅無道
 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輒起而起延生上坐
 問計生日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
 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
 令請得使之令下乃遣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
 陳留號生爲廣野君其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
 沛公
 高陽里名在開封府杞縣西陳留縣
 名屬開封府廣野在河內山陽縣

 秋七月章邯以軍降楚
 秦兵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恐使長史欣請
 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怒走還報曰
 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必怒恐助不

勝不免於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遣邯書令與請侯
為從。約分王其地。項羽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邯請
降。乃與盟於洹水上。立為雍王。置楚軍中。使欣將
其軍為前行。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王。

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武關在西安府商州東。

初趙高欲專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

右咸然。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

皆畏之。莫敢言其過。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

綱鑑正史約卷四 二世皇帝 三十九

東盜無能為。至是二世使責高。高懼。乃與其督咸

陽令閻樂謀詐為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

望夷宮殿門。殺衛令。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召左

右皆惶擾。不關樂前數二世。足下驕恣。誅殺無

道。天下皆畔。其自為計。二世曰吾嘗得一郡為王

弗許。願為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樂曰

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

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高曰秦故王國。始是若天

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

為秦哀王。病不行。高自往請。子嬰執高。殺之。

夷三族。望夷官秦建之以望北夷在西安府東南。

沛公擊嶢關。破之。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

旗幟為疑兵。而使鄢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

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畔

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

擊秦軍。大破之。嶢關今西安府藍田縣。

綱鑑正史約卷四終

綱鑑正史約卷四 二世皇帝

三十九

綱鑑正史約卷五

史官顧錫嘯編纂

錢塘曹麟

漢紀

太祖高皇帝姓劉名邦字季布

乙未楚義帝心元年漢王劉邦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

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霸上在西安府城東

諸將請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

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先破秦入咸陽先

入收秦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其知天下既平

口多少強弱之虞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物無

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

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

故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稿素為寶今始

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

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言乃還軍霸上召

父老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

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吏民安堵如故秦民大

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吏民安堵如故秦民大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然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兄妻子奈何諸侯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計衆心不厭遂關必危乃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驍入秦屬河南府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喜乎持牛羊酒食饗軍惟恐沛公不為秦王

陳埴曰世常以刀筆吏少何夫刀筆吏多矣而

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

時固已習於國家之禮要此其器度越人多矣

又曰沛公之始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及項

氏既滅天下一家三章之法不移如山遂以為

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降卒多怨

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

善即不然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兄

子奈何諸侯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計衆心不厭

遂關必危乃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驍入秦屬河南府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

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

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霸上羽欲誅沛公

時羽在鴻門沛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

東時食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蠶食天下而

未有封爵之賞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脾經而張
 百脈脈
 虎裂破也
 危酒醉大
 服一十

綱鑑正史約
卷五
漢高帝

阻諸山關
廣阻帶河

黃河是胡
西塞

不任久著
衣冠以喻

楚人性

綱鑑正史約
卷五
漢高帝

史 17—634

縣名屬
漢中府

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雍今涇州縣塞名桃

林在河南府靈寶縣西至蕭關翟本上郡地今延安府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後降于漢

徙趙王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

徙燕王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燕王荼擊殺臧荼後以反降

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

王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綱鑑正史初八卷五漢高帝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能誅秦

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巴

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張良遂

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

備諸侯盜兵且示羽無東意中今褒中縣屬漢中府

胡亥曰人有常言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

乃謂養民以致賢人此無所困冀獨見之言也

蓋世主無養民之心則賢人君子不為之用

何有見於此而高祖聞言即悟其與宜矣

朱熹曰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絕棧

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

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秋七月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羽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

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尹起莘曰前此良已書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

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為韓之心益白矣

齊田榮擊走齊王都彭越擊走齊王自立為齊王使

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楚擊齊軍於彭越

綱鑑正史初八卷五漢高帝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能誅秦

漢王以韓信為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

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廢丘今咸陽縣屬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饑而

飯之信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王集

因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

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信出袴下

皆笑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梁敗於彭越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千羽不用亡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信仰視通見
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
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以爲治果
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
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
王不我用即亡去何聞信亡追之人言於王王曰丞
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
且怒且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死且不避死且不避
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如信國士無
網鑑正史約入卷五 漢高帝 七
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
能鬱鬱久居此乎乃欲拜信爲大將何請設壇具
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
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
軍何以教寡人乎信曰項王暗啞叱咤千人自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
唯囑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別敍忍不能予此婦
人之仁也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
諸侯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名雖爲義實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史記卷六十五 留侯世家
漢書卷九十五 留侯世家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失天下心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
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坑秦卒惟
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強以威
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
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
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何
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從故道出定三秦張良遺項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
網鑑正史約入卷五 漢高帝 八
以齊梁反書遺之項王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今兩當縣 屬章昌府
西楚立鄭昌爲韓王 後略
王陵以兵屬漢
沛人王陵先宗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
漢項王敗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
以招陵陵毋私送使者泣曰願爲妾語陵善事漢
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
死
丙申 西楚二年 漢二年 冬十月 西楚霸王項籍弑義帝
年 是歲 楚亡

於江中籍使人起義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為趙王立餘為代王

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人關亦不封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卑為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魏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襲常山耳亡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為代王

綱鑑正史約卷五 漢高帝 九

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為韓王

漢王還都櫟陽故城在

春三月漢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案分肉食其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使平得案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項羽拜為都尉後歸漢因魏無知未見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為都尉即拜都尉使騎乘典護軍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平居家時盜其財者為護軍多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無知無知曰臣

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距臣進奇

謀之士願其計足以利國家事耳盜嫂受金何足

疑乎王召護軍平曰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

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書計有可采者願

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且盡請封輪官得乞骸

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漢武昭府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

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綱鑑正史約卷五 漢高帝 十

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

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莫不仰

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

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弑之寡人親為發喪兵

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

之賊義帝者新城

夏四月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

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將

兵三萬人歸漢漢王以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

古史氏二
十三及而
我者附於
戰以五十

補關以東
雲之謂樂
其地使諸
燕日取之
也

國行使漢
通而往

置即惠帝
大即得元
委主

置即也

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
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睢水死者
二十餘萬水為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曹瞞王
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
女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
一為太僕常下收載之如是者卒保護脫二子太
公呂后間行求漢王為楚軍所獲項王嘗置軍中
為質雖不在徐州南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府名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縣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
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怨之至是漢王問
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
江王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
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
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
發兵信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
請使王遣之
五月漢王至彭陽
王至彭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
附者悉詣彭陽漢軍復大振擊破楚騎於彭陽東

楚軍敗走
彭陽東也

漢王以
水師
水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之與河連

楚以故不能過彭陽而西漢軍榮陽榮甬道屬之
河以取敖倉彭陽縣名屬鄭州敖倉在山南
漢王還櫟陽立子政為太子
秋八月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何侍太子守關計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
乏絕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魏王豹叛漢漢使韓信擊魏魏王盛兵蒲阪以塞
臨晉信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渡軍襲之虜豹傳詣榮陽悉定魏地信使人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
諸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
與漢王會於榮陽漢王乃遣張耳與俱張耳今屬西安府
丁酉漢三年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會王歇新代
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
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餘曰韓信張耳
乘勝遠闕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
樵蘇後費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
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

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皆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問視知之大喜乃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誅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信引兵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壁正史約卷五漢高帝十三年

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皆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問視知之大喜乃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望趙軍誅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信引兵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壁正史約卷五漢高帝十三年

虜魏王豹誅成安君威震天下然欲舉倦敵之兵頗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自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將軍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寔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非所背之水也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布陰許之楚使者往合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將以待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皐今汜水縣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食其曰秦伐諸侯滅其社稷大王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為臣妾楚

必飲祚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

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

爲大王籌之天下遊士雖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

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
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王
輟食吐哺罵曰監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

荀說論曰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
樹黨鄭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
陳涉之起天下皆欲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
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

綱鑑正史約卷五

漢高帝

十五

謂多已之黨而益秦之敵行虛惠而獲實禍也
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
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
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
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
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不問出入平多縱反間言
昧等功多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
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使至

漢平使爲太牢具舉進而伴驚曰吾以爲亞父使

也乃持去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
背死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
成皐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
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虜
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

綱鑑正史約卷五

漢高帝

十六

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王出武
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耳得休
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
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
羽果南王不與戰彭越爲漢遊兵擊楚羽還擊之
王復軍成皐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
信軍遣信擊齊

項羽已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皐漢王
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

齊以兵起
齊以兵起
齊以兵起

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王來大驚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時彭越徇梁地下梁十七城羽使曹咎守成臯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梁復為楚王欲捐成臯以東屯滎洛以距楚彭生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故倉天下轉輸久矣藏粟其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以示諸侯形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乃復謀取敖倉小修武在河南洛陽縣東南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十一

秋八月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臣請來詔說齊王使為東藩王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日與生縱酒為樂韓信引兵東聞之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豈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遂襲破齊齊王以酈生為賣已烹之引兵走高密縣名屬兗州府

齊以兵起
齊以兵起
齊以兵起

戊戌四年
戊戌四年
戊戌四年

戊戌西楚四年冬十月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城名在開封府河陰縣北漢王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軍食少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王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殺趙不殺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墓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罪十羽怒伐我將漢王傷我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張良獨前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臯楚救齊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十一

三藩足履漢
王之足附
耳耳邊係
耳耳邊係
耳耳邊係
耳耳邊係

韓信東追齊王。楚使龍且將兵救齊。或曰：漢王遠
斷窮戰，其鋒不可當。齊從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
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
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
而降也。龍且曰：吾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
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
也。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
旦引兵半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
也，遂追之。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
渡，急擊殺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為齊王，權嬰擊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 漢高帝 十九

走之盡定齊地。濰水出山東青州

漢立張耳為趙王。耳卒子敖嗣尚帝長女魯元公主

春二月，漢立韓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僞詐多變，請為信立

鐵之王，怒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王不

當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王。

信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遂

立信為齊王，徵其兵擊楚。羽聞龍且死，大懼，使肝

台附人武涉說信曰：漢王引兵擊楚，其意非蓋

吞天下不休，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必終為

面而也
言而漢高
去也託言
去漢

言而也
言而漢高
去也託言
去漢

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
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
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信謝之曰：臣事項
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
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
衣我，飢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
親信我，我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去，謝辭以
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
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龍且曰：天下初發難也，憂
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兩主之命懸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 漢高帝 二十

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強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

向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信曰：漢王

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背義乎？蒯生曰：勇略

宏主者，身危功益。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

威，陳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欲

持是安歸乎？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

不奪我齊，遂謝微。

秋七月，漢立英布為淮南王。淮南故城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引兵東歸漢王欲西歸張敖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患也上從之鴻溝在開封府陳縣東已亥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韓信彭越張敖不至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日蹙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今能捐楚梁地以許兩人使各自

網鑑正史約入卷五

漢高帝

三十一

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羽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敢仰視乃乘駿馬從八百餘騎一夜潰圍南出馳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羽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

目録

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軍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爲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候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

網鑑正史約入卷五

漢高帝

三十三

我我獨不懼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王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在東州西北城是名在縣陽府江縣西臨山名在東州北東城在縣陽府分遠縣爲江浦名在縣王還至彭越入齊王信壁殺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信主楚召漂母賜千金召原已少年以爲中勳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之耶殺之

無名故忍而就此

二月王即皇帝位

尹起莘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為正誅無

道泰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

三也

立故粵越王無諸為閩粵王閩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今福州侯官是也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置酒南宮

帝置酒洛陽南宮問諸將曰吾所以有天下項氏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

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如賢能能有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

知其未知其二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

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韓信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

悅服

召故齊王橫末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居海島中帝恐其為

亂赦橫罪召之曰聞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

兵加誅橫乃與二弟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

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

而橫乃為亡虜北而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

人之兄與其弟並言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

於心乎遂召令客各持劍從使者馳奏之帝

以王禮葬之既葬各賜棺槨五百人在島中者

聞之亦皆自殺

以季布為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

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樊

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

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刑之賢

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未忌壯士以資

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滕公言於帝

乃赦布召拜郎中布弟丁公亦為羽將逐帝

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

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忠使項

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齊人妻敬成隴西過洛陽脫輓轅衣羊裘因虞將
軍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邑
天下之中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秦地披山帶
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蓋天
下之亢而附其背也帝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
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轍右隴蜀沃野千里
阻三而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敬說說是也帝即日車駕西都長
安拜敬卿中賜姓劉氏敬卿一名敬卿山在河南水寧縣西北由即函谷關

帝西都關中以妻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從帝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今以三寸舌爲
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
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司馬光曰功名之際人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
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
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楊時曰子房之志爲韓報讐而已漢事得成吾
責已塞然後自託於神仙之說以遂其不欲事

漢之本心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
者程子嘗言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
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可謂知子房
矣

子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
洛陽赦爲淮陰侯

信初之國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
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弟出偽遊雲夢會
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必迎謁調而會之特一
力士事耳帝乃告諸侯會陳召將南遊雲夢及帝

綱鑑正史卷八 漢高帝 三十五

至陳信謁帝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殺我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當烹帝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
歸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
帶河阻山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其以下兵於諸
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秦東有瑯琊卽
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
之利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
子弟莫可使王齊矣帝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
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

與絳灌等列

帝嘗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問曰
如我能將幾何信曰不過十萬帝曰於君何如曰
臣多多益善帝笑曰多多益善何為我食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食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青州府濰縣今黃河海
旁出為勃因名勃海

始剖符封功臣為徹侯

始封功臣鄧侯蕭何食邑一萬戶功臣皆曰臣等

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

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臣等上何也帝

綱鑑正史約卷五漢高帝

主

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免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

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蕭何發縱指示功

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國功帝使自擇

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封

陳平為戶牖侯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帝曰子

可謂不肯本矣乃賞無知張良名故城在襄陽府
陽縣東北戶牖今河

春正月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

子肥為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

為二國立從兄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

王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

唐仲友曰大封同姓本以制異姓卒致七國之

禍繇其封國太大故也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書召使人請之蓋公為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

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膠州府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綱鑑正史約卷五漢高帝

主

帝以信材武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信

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諸

治馬邑許之太原今為府馬邑
縣名屬大同府

封雍齒為什方侯

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帝在洛

陽南宮望見諸將坐沙中偶語帝曰此何語留侯

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誅皆讐

怨故相聚謀反耳帝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信

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帝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

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雍齒為什方侯

羣臣皆喜曰羣臣皆喜曰且侯我屬無患矣作方今四川
成都
司馬光曰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
缺望自危之心故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可
謂善諫矣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劭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功最宜第一
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之功此特一時
之事耳上與楚相距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蕭
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 漢高帝 三
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何第一參次之乃賜何帶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帝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
爲安平侯平陽府名屬山西安
帝歸櫟陽○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
帝五日一朝太公太公以家令言擁篲迎門却行
帝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
下法乃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秋匈奴寇邊國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南渡河單于頭曼有

太子曰冒頓特殺頭曼而自立滅東胡走月氏
并樓煩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
士三十餘萬至是聞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
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
之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帝曰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微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可
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微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 漢高帝 三
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天下初定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緣起禮樂
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通笑曰魯儒
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帝左右與其子弟百餘人
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帝曰可試觀矣帝使
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莫不振恐嚴敬禮畢
置酒諸侍坐者以次上壽竟朝罷酒無敢譴諫
失禮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叔孫通

帝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婿禮甚卑帝箕踞慢罵之

左石賢王
尚奴有韓
左賢王以
次當爲皇
子

天子

可以仁義說也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

天子不自
嫁女不自
遷

自月白於
寅子而召
見之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綱鑑正史約
卷五
漢高帝

三

知其無能爲矣。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者四人帝嬖罵曰。監子能將乎。四人慚皆伏地。旣而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帝曰。穰反趙代地皆穰有。吾徵天下兵未至。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穰將皆故賣人。帝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賂穰將。穰將多降。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爲清漳一在潞州府潞城縣爲濁漳

呂祖謙曰。踞洗以挫黠。布隨以士者之供帳。屢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侯之封。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恩。顛倒素傑。莫知當何。此帝所以能勝。

乙巳十一年冬破獮軍春正月后魏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大尉周勃入代地陳豨軍敗韓信稱病不從擊豨其舍人得罪於信信欲殺之其弟上變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后與蕭相國謀詐言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胡寅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

漢高帝

美

可以贖自王之彘拒微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
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德當有策
子孫如此則漢祖於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
其道而無負矣

帝還至洛陽

帝聞淮陰侯言恨不用蒯徹計詔捕徹至帝曰若
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
材疾足者先得焉跼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
非其主當時臣唯知信非知陛下也帝曰置之

二月詔郡國求遺賢

侯布大恐除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
貴赫得罪於布王變言布謀反布遂族赫家發
兵反帝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薛公曰信布越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使布
計山東非漢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帝問何謂對
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懲燕趙固守其所
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
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
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

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
也必出下計時帝有疾欲使太子擊布呂后乘間
爲帝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鼓
行而西爾於是帝自將而東布之初反謂帝老厭
兵必不能來淮陰彭越已死餘不足畏東擊荊荆
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
皆敗帝與布兵遇於新西遂大戰布軍敗亡走江
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秦令新蔡縣下
汝寧府長沙府名屬湖南廣徐今徐州府下
僅漢縣名其地在縣陽府紅縣東北

丙十二年冬十月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帝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婦子弟
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帝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
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
是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
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猶當思沛其
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魯今曲阜府
尹起莘曰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漢高不
事詩書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佐德之日
綱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

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
遂還宮
先是帝欲易太子呂氏使建成侯呂釋之璽留
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
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木里先生
皆以上侮慢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生高
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固請其來來以
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
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帝從被布
歸疾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

此等文字
多有空
虛之地
相國
亦無用
門衛
主姓也

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
一定扶蘇自使滅祀陛下必欲廢嫡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
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帝伴許而
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
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帝怪問之四人各
言姓名帝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
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
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
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帝曰煩公幸卒調護太
網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

子四人出帝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
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太子者留
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
田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廷尉
械繫之數日王衛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
事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
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
之金乎帝赦出之曰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

凡此等
文字
多有
虛實
之別
出

此等文字
多有空
虛之地
相國
亦無用
門衛
主姓也

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
妙聞吾過

燕王綰謀反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
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受詔林
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
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弟要須之夫今
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諍
之乃執噲載檻車傳詣長安周勃代將其軍定燕

網鑑正史約八卷五漢高帝

反縣後帝崩而呂后

夏四月帝崩

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
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慧陳平可以助之平
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
勃也後問其次帝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帝
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願民
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
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

以鐵網之
朱書字也
金銀網金
鐵以書
鐵之腹中
又以石為
蓋其大

規摹弘遠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綱鑑正史約卷五終

綱鑑正史約卷五

漢高帝

卷五



綱鑑正史約卷六

史官顧錫疇編纂

武林汪志



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失子位七年

丁未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囚戚夫人而召趙王趙相周昌曰高帝屬臣

趙王臣不敢違太后怒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

挾與起居飲食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

使人持醪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燭耳低

瘖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

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

綱鑑正史約卷六漢惠帝

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

司馬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

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

知大誼也

市二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座上

太后怒酌醪賜之帝欲取飲太后恐自起乏之

秋七月相國鄭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何病帝親臨視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

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如何曰帝得之矣尋薨

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如何曰帝得之矣尋薨

卷一百一十五

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蒸之。府中無事。參子融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宦私問之。參怒告。帝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孰與高帝。臣孰與蕭何。賢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孰明。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蒙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吏民清淨。民以寧壹。

有傳今除
之
帝出管八
卿皆漢舊
高祖在岳
不遠數百
五月二十
前其遠後
所獲有通
云云宋志
前道上行
至陵立廟
平又再立
故漢唐廟

綱鑑正史約人卷六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楓園
通諫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棄
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
今已作。願陛下爲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
廣宗廟大孝之舉。乃詔有司立原廟。
司馬光曰。成湯改過不吝。爲人君者。固不以無
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教其君。隨
文過遂非。豈不謬哉。
辛丑五年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子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文成

尹起莘曰前書張良謂病辟穀疑若真有導引
長生之事至是書謂侯張良卒則子房託於神
仙之意昭然可見而說誕之說不攻自破矣
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謂陳平曰帝無
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居南北
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
從之諸呂權經此起

九月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初太后命呂氏居
子至是

高皇后名雉臨朝稱制八年
甲寅高皇后呂氏元年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

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

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

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

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後漢書

勃曰始與高帝定秋血盟諸君不任耶今欲阿意

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今面折廷

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

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稱病免歸乃

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

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失事

胡寅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太

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亦僥倖而

已矣故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退尊父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

夏四月立呂台為呂王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濟南

郡為呂國封台為王辛

乙卯二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為朱虛侯今入宿

衛州府臨朐縣東

命天奪之魄矣

丁巳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嫺為臨光侯○廢少帝

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召弘弘亦能

已未六年冬十月太后立台弟產為呂王後漢書

庚申十年秋七月太后立呂祿為趙王

三月
上巳
晉氏
齊氏
王云
漢水
王云
漢水
王云
漢水
王云
漢水

王云

太后幽殺趙王友，徙梁王，愜為趙王，愜以呂產女為后，王有愛姬，后醜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為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乃立兄子祿為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為耕田歌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章，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魯燕居深念，陸賈入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驩太尉乎？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辛酉八月，太后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初，太后被毒，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奔視，被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福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 漢高后

六

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 漢高后

七

諸呂欲為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為內應，以誅諸呂。於是齊王發兵，遣諸侯王書，誅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誅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論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謂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誅曰：「天下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祿猶豫未決，會有以。」遂與齊台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曹窋將其驍騎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密告衛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向恐不勝，未敢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衛帝，子卒所餘，入宮門擊產殺之，并斬長樂衛尉呂更始，誅諸呂。」勃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章告齊王罷兵灌發兵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代王廢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使人迎

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

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天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

其強二矣除秦苛政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太尉一呼士皆左袒

綱鑑正史約卷六漢文帝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何疑焉王乃命昌參乘乘傳詣長安至渭橋太尉勃請問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

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至邸丞相陳平等請即

天子位王西鄉讓三南鄉讓再乃即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

司分部詠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中子
在位二十三年
戊午年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
嬰為太尉

陳平謝病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諸呂臣功

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弱罷趨出意

得甚帝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夫

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絕如帶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

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讓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

益畏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
綱鑑正史約卷六漢文帝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帝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建太子是

重吾不德也有司曰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

子帝乃許之
三月立竇氏為皇后

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賜勃灌

嬰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乃選士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疑此為臣議吾子不從

尊貴驛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榮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沾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令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加賜帛絮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駕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綱鑑正史約不卷六 漢文帝

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乘之不受今四方無復來獻

封宋昌為壯武侯

胡寅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優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智國家事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下歲大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數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浹背帝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曰謂誰乎曰陛下問決決實廷尉也

栗內史帝曰君主何事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勃自知能不如平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

道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呂后時南越王佗稱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遣將軍隆 侯別龍將兵擊之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歲餘后崩罷兵佗因以兵威財物略

遺閩越西閩擊殺屬焉乘黃屋左纓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塚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

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聞

皇側室之子也以王侯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應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

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塚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

立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買至南越他

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遂去帝制黃屋左纓今福建道西縣縣志卷之一

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以置獄為太中大夫

通不以
日越遠大
中大夫
足五百石
正謂之
漢典同
之貴今欲
改易故曰
漢典

山神爲
除侯之
除侯之

翰白以
最德謂
稱爲侯
以不永
稱美之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

帝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
吳公薦洛陽人貢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
一歲中起遷至大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
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十一月以周勃爲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頴陰侯騎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

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不敢自盡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今陛下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廢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切恐

之帝嘉納焉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受其言○帝從霸陵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發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帝乃止

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帝亦怒召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帝說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帝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帝亦怒召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帝說語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賈誼說帝曰未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使各食其力未獲

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感誼言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冬十一月丞相絳侯勃免就國○以灌嬰爲

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悲。即自殺。吏奉其子詣高祖。高祖悔。令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不溫乎之。使母恨死。及帝即位。驕蹇不奉法。帝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其自袖鐵椎殺之。馳起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赦之。以此歸國。益驕恣。嘗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帝不聽。名欲誅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六 漢文帝

十四

秋八月。以張釋之為廷尉。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議者。朝畢。因前言事。帝曰。早之毋甚。高論。今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帝說。拜謂者僕射。嘗從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當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若是耶。詔釋之拜當夫為上林令。釋之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為何如人也。帝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當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以當夫口辯而

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也。帝乃不拜當夫。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赦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奇釋之。拜為中大夫。至是拜廷尉。帝行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民安所措其手足。帝曰。廷尉當是也。其

綱鑑正史約入卷六 漢文帝

十五

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帝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長陵高帝墓。在西安咸陽縣東。楊時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開人主妄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丑四年冬十二月。召河東守李布至。罷歸郡。

帝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使溺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曰臣無功待罪河東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而召臣以一人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關陛下之淺深也帝默然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河東今平陽府屬山西

以賈誼為長沙王太傅
帝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帝於是疏之以為長沙王

賈誼正史約入卷六 漢文帝

太傅長沙府名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

周勃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治

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帝女也勃于勝之尚之薄太后亦謂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居北軍不以

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赦之勃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乎

絳侯名屬

五年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英錢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

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以私鑄者罪然錢非殺雞為巧則不可得而散之甚微為利甚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照罪日報其勢不止賈山亦諫曰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大中大都通方寵幸賜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鑄錢東

賈誼正史約入卷六 漢文帝

責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足繇是吳鄧錢布天下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尊及爵人至關內侯就上書

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

奈何帝曰吾特苦之耳王果不食死帝哭甚悲益

日厲王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糴

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王子四人爲列侯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使請和親

單于初立帝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

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遣使之說至降單于其

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富漢之一郡然所以強

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愛俗好漢物漢物不

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絮纈以馳草棘

中皆裂散以示不如應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

去之以示不如應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

匈奴王史約卷六漢文帝十九

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廣及印封皆令長大倍

偃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以賞誼爲梁王太傅

帝召賈誼入見方受釐生宣室因問鬼神之本

誼具道其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

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爲梁太傅誼上疏

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

二可爲長太息者六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臣獨以爲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

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出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
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
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向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乎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
者其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
斤則斧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
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
而欲要以芒刃不頓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
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東而子孫少者建以
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
地一人之衆天子止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
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
股夫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矣可
爲痛哭者此也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
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置金
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願居下倒懸如此其
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臣竊料
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

不計其數
之官以主何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計請必繫單于
之頭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
唯上所令今不佩猛獸而獵田獵不搏反寇而獲
畜荒既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座
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夫百人作
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
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
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 漢文帝 二十

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
之官以主何奴行臣三表五餌之計請必繫單于
之頭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
唯上所令今不佩猛獸而獵田獵不搏反寇而獲
畜荒既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座
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夫百人作
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
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
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 漢文帝 二十

也夏殷周爲天子者數十世秦二世而亡何三代
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者太子乃生國舉
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通廟則
趨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選天下之端
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故太子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三
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
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
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
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登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 漢文帝 王

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通之者素其
理故也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
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
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故法之所爲用
易見而禮之所爲用難知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
取舍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
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
禍幾及身子孫絕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主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六 漢文帝
蘇軾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也
用漢文也夫蘇灌君臣相得之分豈非父子乎
足骨肉哉賈生洛陽年少欲一朝盡棄其舊而
謀其新亦已難矣及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
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至於天絕是亦
不善處窮者也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令
自引分昭不肯飲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得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
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理勢然也諺曰投鼠忌器近於器尚憚不投
況於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黜別之罪不及大夫以
其離主上不遠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
貌之矣吏民膏脣伏以敬畏之矣有過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
縲屑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訾罵而榜笞之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爲長太息者此也帝深
納之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王

司馬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
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後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
母氏之心哉太法者天下之公器昭殺漢使者
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魏文帝嘗稱漢
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
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
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
程頤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使昭盜
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
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
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

綱鑑正史約入卷六 漢文帝
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
必喪其生則全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
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蓋先王之制八議設
而後輕重得其宜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
也
中
何如數爲邊患太子家令趙主言兵事曰
臣聞用兵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
曰器用利故兵法器用不利以其卒于敵也卒不
可用以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于敵也

通志
卷之六
上曰

通志
卷之六
上曰

通志
卷之六
上曰

不擇將以其國子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
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
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用中國之人弗與也此
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
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
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則匈奴之兵弗能
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華箭木薦弗
能支也下馬地闊劍戟相接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
編鑑正史新入卷六漢文帝

二十四

通志
卷之六
上曰

以彌爲弱在倂仰之間耳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
降胡義渠來歸義者數千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
堅甲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今明將能知其習俗
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
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此萬全之術
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
倡率太子號曰智囊後集今字深慶
泉民徒塞下
錯言曰胡人耐寒匈奴人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
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

通志
卷之六
上曰

通志
卷之六
上曰

市陛下發戍治塞一歲而更不如調立城邑毋下
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
予冬夏衣廩胡人入驛而能止所驅者以其半予
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
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帝從其言錯復言古之制
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
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諳習地形知民心者爲
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
成勿令遷徙切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
編鑑正史新入卷六漢文帝

二十五

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懼愛之心足
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
還踵矣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春三月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錯言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
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而蓄
積未及者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教之士未盡墾
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人情

清宮尺牘
 天龍年六
 記之時以
 事鬼神也
 觀者密不
 可言者
 聖學與之
 上供曰太
 尊本長也
 聖學少女
 字
 雷州府四
 節
 局聯也故
 錢莊斯是
 可敬者
 因別家
 對聯者大
 此等者有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音提繫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生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音由妾願沒爲官婢以贖父罪帝憐之詔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劓者爲城旦春當黥者鉗爲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

爲人以行
 白蒙者所
 爲也
 猶得此評
 數言也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寇帝親勞軍自欲征之羣臣諫
不聽皇太后固要乃止以張相如爲大將軍擊之

朱黼曰文帝注意邊事雖外爲和親之禮而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於是憤怒激烈銳志雪恥必欲躬自北伐雖羣臣之諫不聽豈非仁者之勇哉

帝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帝曰昔高祖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曰尚不如樂願李牧帝拊髀皮曰嗟夫吾獨不得廣樂李牧爲

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曉而推轂曰歸以內寡人利之聞以外將軍制之軍功賞罰皆決於外李牧為趙將軍市租皆自財養士實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能而趙幾霸今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遼不敢近塞虜嘗一人為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綱鑑正史約本卷六

漢文帝

王

春增諸祀壇壝珪幣

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朕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子十五年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帝書之他日武帝五時之祠實始於此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量錯為中大夫錯以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帝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親祠之以平為上大夫

十六年夏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為王

詔更以明年為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又言汾陰有金寶氣

意周鼎出於泗水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後人

綱鑑正史約本卷六

漢文帝

王

告平所言皆詐下更諫之

後元年冬十月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問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

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卯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令單于新與朕俱棄

通借之大道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帝以後弟廣國賢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怠慢嘉曰陛下愛幸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帝帝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官徒隸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小臣戲殿上天網鑑正史約不冬六漢文帝

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帝慶丞相已歸便馳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卿之過也為帝泣曰丞相義殺臣

胡寅曰申屠嘉挫抑鄧通凜然有大臣風範

朱輔曰人臣執法不以天子之故而喪其所守

人主徇法不以臣子之微而撓其所執此文帝之柔道所以能致治安歟

十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擊之

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遣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

光緒帝

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已而之細柳軍先驅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至又不得入帝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帝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待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改容式車成禮而去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月餘匈奴遠塞拜亞夫為中尉今其西魏德州中今大同府細柳營上棘門霸上在長安縣東棘門在咸陽西魏德州中今大同府細柳營上棘門霸上在長安縣東棘門在咸陽

綱鑑正史約八卷六漢文帝

三十一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繼七日釋服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帝在位官室死間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

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尚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所幸慎夫人

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

陵皆瓦器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

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遣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

匈奴入上郡雲中遣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

杖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悅其心專務以
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朱熹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然
文帝最好黃老凡事都先着做文帝猶善用之
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
几杖此俱是退着術故楊龜山謂文帝賢
稟純粹若從學問中徹底理會豈非湯文以上

太子啓即位

孝景皇帝名啓文帝太子
在位十六年

綱鑑正史約卷六 漢文帝

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
今郡國立太宗廟

夏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減答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答五百
者幸多死是歲詔曰加答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可爲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以張歐爲廷尉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未嘗言
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

戊二年夏六月丞相嘉卒

時內史龜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
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疾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
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嘉聞爲奏
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帝
曰錯所穿乃外垣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爲之
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嘔血
而死

以龜錯爲御史大夫

丁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綱鑑正史約卷六 漢景帝

梁王以實太后幼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實
賜不可勝道至是來朝時帝未置太子與王宴飲
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然心內喜
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
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繇此懼嬰
嬰因病免王以此益驕

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
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爲太尉將兵
討之殺御史大夫龜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
走越戊自殺

吳之諸將
可奉其
命也

亡人趙
連七步

韓彭也
相繼也

吳之諸將
可奉其
命也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
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始有
反謀文帝賜之几杖吳謀亦解鼂錯數言吳過可
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吳王不朝於古法當
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當改過自新反
益驕益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重禍小不削反重
禍大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
之錯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以賣爵事削
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
卬正史約八卷六 吳王帝 三王
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
菑川膠東濟南楚趙皆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
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發兵往其
西界吳士遁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固并
楚兵攻梁破棘壁乘勝銳甚梁王城守睢陽初文
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帝
拜亞夫為太尉將兵擊吳楚帝與錯議出軍事錯
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
盎見上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諸侯
削奪其地以故反欲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

公之先

吳之諸將
可奉其
命也

韓彭也
相繼也

吳之諸將
可奉其
命也

斬錯發使殺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側
罷帝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
下乃召錯給載行車轎之謂者僕射鄧公上書言
軍事曰吳為反計數十歲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
其意不在錯也夫錯忠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議削
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
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帝喟然曰吾亦恨之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
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饑道乃可制也帝許之
亞夫乘六乘供將會兵滎陽至霸上趙涉進說曰
卬正史約八卷六 吳王帝 三王
吳王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被淹隄陘之間兵
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
直入武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
如其計至洛陽使使搜徵灑間果得吳伏兵吳攻
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于帝帝使告
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絕吳楚兵後塞
其饑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
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
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楚士卒多饑死叛去亞夫
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溺走越越人殺之諸王皆伏

誅初楚元王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卽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小失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齊難綱鑑王史約入卷六漢景帝

三十一

之膠西今山東膠州苗川縣名故城在青州府屬光縣西南膠東今萊州府卽墨縣濟南府屬
產卽大棘城在歸德府寧陵縣西南嶗山名東嶗西嶗地極峻險瀾泗池俱在陝州藍田縣名屬西安府武關秦之南關
通南陽武庫在未央宮

戊子四年夏四月立子榮爲皇太子

己丑五年春正月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庚寅六年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辛卯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臨江府名屬江西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嫫生女後乃奪金氏嬪內之太子官生男徹及帝卽

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不許公
主欲子徹王夫人許之繇是公主日譏栗姬而譽
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嫌栗姬陰使
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
耶遂按諸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
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春以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以郅都爲中尉
都爲人勇悍公廉及爲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
綱鑑正史約卷六漢景帝
三十一
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後臨汪王
榮坐侵太宗廟塹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
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郅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聞
與之王旣爲書因自殺太后聞之怒竟以危湯
都殺之
中二年九月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
寵臣羊勝公孫詭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
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官車晏駕用梁
王爲繼帝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

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故春秋大居正記是太
后議格梁王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益及他議
臣十餘人帝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
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大王誅成
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
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有
如太后官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王乃令諸
自殺時太后憂梁事不食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
霸昌廐悉燒梁獄曉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田
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要在
陛下也帝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所
知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詭已伏誅梁王無
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闕伏青
質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帝益疏王不與
同車策矣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三年秋九月丞相亞夫免
初帝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梁王每與太
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
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勳功侯之相約

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降帝欲侯之以
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
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
因謝病免
五年秋九月詔獄疑者獄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請
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獄之
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王上疏欲留帝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梁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憫不
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
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更減答法定筆令自是答者得全然死刑能
六月匈奴寇屬門上郡
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
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今
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指出護其
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今士皆

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戊戌後元年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識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議而後不當識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秋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

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薛繡無他上為太子驍其

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卿長者善遇之故帝亦寵任焉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謀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金

綰正史約八卷六漢景帝

債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恐以此稱

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威又不置箸亞夫心

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帝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趨出帝目送之曰此軼執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堊者為人所告事連汗亞夫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乃堊器也何謂反乎吏

曰君縱不欲反地土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因不食死

己亥二年夏四月詔戒二千石修職事

詔曰雖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女工害則寒夫饑寒並至而能亡

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今吏以貨賂為市漁奪

百姓侵牟萬民姦法與盜盜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

庚子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綰正史約八卷六漢景帝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饒不可食寒不可

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

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太子徹即位

胡寅曰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竊以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景帝

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其大致懸絕如此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

子之恩絕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

終信讒用佞紹中屠婦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亦相遠矣獨節儉一事克遵前業耳未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綱鑑正史約卷六終

史約

卷六 漢景帝

四十二



綱鑑正史約卷七

史官蕭錫時編纂

天都徐



孝武皇帝

名徹景帝太子

在位五十四年

辛丑建元元年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

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詠張之言者皆罷之

詔舉賢良方正極諫之士帝親策問之廣川董仲

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

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悔

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

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亡道之世天豈欲扶持

綱鑑正史約卷七

漢武帝

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無

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智皆其具也聖王已廢于

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故王

者宜求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常居大夏

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為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

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矣夫萬

綱鑑正史約卷七

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導民以義節民以禮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寧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帝復策之仲舒對曰今陛下井有天下而功不加網鑑正史約卷七 漢武帝

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管子曰尊其所聞則高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所聞設誠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歸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所貢賢者有實不肖者有罰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所傳之文
官用此者
以教之起
下史約
月夏
我州之
取而用之
年無上
於金角
有上商

得而官使也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無私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能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砥礪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大故聖人莫不以賡賡政明以徵致顯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所繼之抹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抹敝之政也錄此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子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

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帝善其對以為江都相江都易王帝之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彘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錄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帝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星正身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廣川今河南開封府是江尹起莘曰武帝即位之始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又得一代大儒為之首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也

程順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學諸子也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夏六月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大中大夫
帝雅尚儒術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薦其師申公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
中大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
二年冬十月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帝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慶及四子皆二千石號爵為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求歸謁必辭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帝病復罪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為郎中令慶為內史建在帝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帝以是親之

春三月以衛青為大中大夫

帝嘗過姊平陽公主悅謂者備子夫主因奉送入宮周寵日隆子夫同母弟青昌姓衛氏為侯家騎奴召為建章監侍中既而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夫

綱鑑正史約入卷七漢武帝

三年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議多寬量錯之策務權抑諸侯王數奏書言恐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流涕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帝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

秋七月闕趙擊東隴道使發兵救之

初闕趙發兵圍東隴東隴使人告急帝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困窮來告急不救何以子義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

趙也帝曰太尉不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九月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拔其俊異者罷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舉等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舉不根持論好詬諸帝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帝嘗入南山下射獵馳騁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郡社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姬異帝狀貌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帝始得脫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今規以為苑絕陵地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用下奪農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塚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驚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典其不可三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臺也

綱鑑正史約入卷七漢武帝

七

能容人之過時帝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歸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帝怒能朝謂左右曰其矣及歸之慙也羣臣或數
歸歸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朕承意陷
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歸
多病賜告者幾不愈莊助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
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
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應之不以難責育亦不能
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今海州府
准安府

綱鑑正史約 卷七 漢武帝 十一

錢文子曰人君好名為治之累也武帝俠小漢
家制度而有長駕遠馭之志申公警之以力行
而不悟汲黯折之以多欲而又不悟外嗜仁義
之美而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

與匈奴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
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
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

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
匈奴畏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
二年冬十月始親祠龜遣方士求神仙
方士李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
龜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
可見帝信之始親祠龜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
生之屬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
矣

綱鑑正史約 卷七 漢武帝 十一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
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時馬邑豪犇壹因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
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召問公卿韓安國曰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
心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
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批堅
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
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饑車
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帝從恢議使
安國等將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犇壹
為間誘單于入塞因邀擊之單于至武州塞得鴈

門尉史知漢兵所居驚還帝怒下忤廷尉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馬邑縣名屬朔州武帝案在朔州

尹起莘曰匈奴自武帝繼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況前年求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設誘果何義耶論者每以平城之圍嫂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不知高祖失之輕敵呂后有殺可指武帝本自無讐可復因其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為詐誘之謀乎自是兵連禍結果誰之咎歟

綱鑑正史約入卷七 漢武帝

十二

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

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

野通淮泗汎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

田蚡奉邑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

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

彌塞望氣者亦以為然於是久不塞

大各府開州居東昌府縣子河名今謂之縣子口在

州府

戊辰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賀嬰

初賀嬰為大將軍臣嬰乃為諸郎已而蚡日貴幸

嬰失勢賓客益衰獨穎陰灌夫不去嬰厚遇夫相為引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來屬橫潁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帝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卿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殺嬰

今我百歲後皆無餘之子帝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數月蚡卒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儒

辨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

綱鑑正史約入卷七 漢武帝

十三

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班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

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犍為今以名一縣屬嘉定州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

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柯

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

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

臨牂牁江南越以財物役屬之蒙乃上書曰南越

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遙

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

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許之拜蒙中郎將

將千人從笮作關入見夜郎侯厚賜之諭以威德

約為置吏夜郎聽約蒙還報帝以為犍為郡犍已

蜀卒治道自焚蜀道指牂牁江作者數萬人卒委

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帝

使司馬相如責蒙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

還報時印笮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帝拜

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

夷牂牁置一都尉帝大悅番陽縣名屬吳郡今屬浙江

州官屬司馬屬四川番陽縣名屬吳郡今屬浙江

名姓竹氏故址在犍州土符關在犍州管轄縣界

北平州屬四川犍州

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

供奉如法實太上慚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帝嘗

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嘗從遊戲觀雞

鞠角狗馬帝樂之因為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

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

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人焉淫亂之漸其變

為篡帝曰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

黃金三十斤偃罷由是日衰

詔大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

湯禹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

網鑑正史約八卷七漢武帝

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八月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舊川公孫弘對策曰臣聞堯舜之

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

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

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罰當罪則

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臣

上合德也

漢有正官
故稱待郎
金馬門
五霸馬故

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
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
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堯遭洪水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
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上天下由此觀之天無私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大文地順人事之紀也
時對者百餘人帝擢弘對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
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不目事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何世諸儒
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時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
里夷又叛反發兵與擊費以鉅萬詔使弘視焉弘
還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弘每朝會議關隴
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帝以是大悅之
弘嘗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倍其約及黜廷詰弘
多詐不忠弘曰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
為不忠帝益厚遇之

子六年冬初算商車

春匈奴寇上谷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
時衛青等四將軍擊匈奴李廣軍敗為胡所得
盛置兩馬間廣伴死暫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

漢書公

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兩將軍亦無
功唯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
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
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

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廉幾紹休聖緒今武
閭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憂於
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其議二千石
不舉者罪

呂祖謙曰漢之取士學校則有明經郡國則有
孝廉賢良茂材四科終漢世不變然崇明經者
志於青紫對賢良者難以申韓陳湯茂材而不
奔父喪徐淑孝廉而不逃冒年其有卓然不羣
之材者幸耳然漢猶不專倚科目也鄉里有推
舉之公州郡有辟舉之召故士之修於鄉者雖
不由科目以進而辟書踵門選拔州縣與科目
之士同於擢用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皇子誕生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為右北平太守
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

平今直隸
永平府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臨苗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偃
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匈奴
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
周固弗程督今上不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
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
書言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又今徇南夷朝夜
降羌魏畧葭州建城邑深入匈奴非天下之長策
徐樂上書言天下之患在上崩不在瓦解此二體

綱鑑上史初本卷七 漢武帝

十八

者安危之明要間者關東不登重以邊境之事民
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
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
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
而已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皆拜為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四遷為中大夫大
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為太橫偃曰吾生
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差三苗羌姓之別
四川茂州本朝鮮
地漢武置蒼海郡
甲寅二年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為列侯

主父偃說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或連城數十

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強合從以

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

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

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小其國

不削而稍弱矣帝從之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

方郡募民徙之朔方今陝西

三月徙郡國豪傑於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

綱鑑上史初本卷七 漢武帝

十九

主父偃說帝曰天下豪傑并兼亂眾之民皆可能
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帝從之東北為武帝陵邑
東大俠也亦在徙中長平侯衛青為言解家貧不
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
卒徙解家解平生輕賊殺人甚眾帝聞之下吏捕
治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盡解
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客聞殺此生斷其
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曰解
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
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解今河南

齊王次昌有罪自殺國除諡齊相王父儻夷其族

王父儻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帝曰臨菑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屬疏又與姊亂請治之於是拜儻為齊相至齊諡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儻自殺帝聞大怒乃徵下史儻辭不服帝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儻本首惡不誅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

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存罷蒼海郡

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建議以為罷版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帝使朱買臣

網鑑正史綱目卷七 漢武帝

二十

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帝許之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為此詐也帝問弘弘謝曰有之矣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臣誠係詐欲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帝以為謙讓愈益厚之西南夷越嶲犍為以張騫為大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支故居敦煌祁連間為憑焉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逃遁

漢書地理志

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帝募能通使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聞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為發導譯抵康居乘傳至大月氏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乃還復為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初行時百餘人夫十三歲唯二人得還月氏大宛康居大夏俱西域國

名錄見後

秋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帝方好文學湯陽子

網鑑正史綱目卷七 漢武帝

二十一

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於故人子弟謂護之尤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黯責湯於帝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空服高皇帝約東紛更之為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屬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五年冬十一月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帝方興功業弘開東閣以延

賢人與參謀議官請禁民毋得挾弓弩帝下其

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以禁暴討

邪故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臣

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人不便帝以難弘

弘詘服焉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

善後竟報之汲黯常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

帝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

不能任請從黯黯爲右內史帝從之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帥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大

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

三萬騎出高闕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

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右賢王飲醉青等

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

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

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三千仇

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臣請子

在祿祿中帝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

勳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

封諸將校尉七人爲列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

卿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

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耶青聞愈賢黯青時侍中帝踞廁側視之丞相弘

燕見帝或不冠至如黯見帝不冠不見也帝嘗坐

武帳中黯前奏事帝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

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呂祖謙曰武帝胸中渾渭亦明矣惜其所尊非

所任所任非所尊也

綱鑑正史約入卷七

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令禮官勸學典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張

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

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詣太常受

業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卽有秀才異等

以名聞帝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更彬彬多文學

之士矣

六年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時比歲擊胡太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

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

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祐元年冬十月朔五時獲一角獸以獻始以天瑞紀元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淮南王安喜名譽招致賓客方術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屬王遷死感激安安與賓客日夜為反謀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使陳喜校尉作棚車銀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當入朝過淮南為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安固召中郎伍襄綱鑑正史約入卷七漢書

謀之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雖戚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聵會淮南太子誅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劉豫表決被詰吏自告帝下公卿治安自殺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收捕陳喜等令卿請逮捕賜賜自刎死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有豪傑死者數萬人侍中壯助素受安賂遣帝釋其罪張湯以為助腹心之臣與諸侯交私罪不可赦遂棄市

夏四月立子據為皇太子

五月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多善馬大夏印竹杖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弱之則廣地萬里忻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並出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雲南府
庚申二年春三月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去病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封為冠軍侯至是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其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復深入二千餘里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錄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軍矣

色神連山在陝西行都司領西南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因名山上草木茂盛冬溫夏涼宜牧放後失此山歌曰率我祁連山使老六畜不蕃息

匈奴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王殺休屠王并其衆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賁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黠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主而降徐以縣次傳之何至罷黜中國以事夷狄之人乎帝默然及軍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陛下縱不能網鑑正史約八卷七漢武帝

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竊爲陛下不取也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國休屠王太子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久之日磾牽馬過殿下容貌甚嚴帝奇焉即日拜爲侍中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賜姓金氏

辛酉三年秋作昆明池池在西安府西

帝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以水障蔽故也

行神馬於渚注水中央渚注水在廣西行都司沙州界內

帝方立樂府次以爲歌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帝默然

戊戌四年冬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於是以齊大煮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于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或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陳季雅曰自古爲國將厚歛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爲先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歛之法一切變易增加招進張湯杜周之屬爲廷尉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沮誅之獄大臣百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而

七

後桑弘羊孔僅之徒得以行其策太史公識得此意故不與桑弘羊孔僅作傳却於張湯傳見之不於刑法志說張湯杜周變法之因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意可知矣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人卜式數輪討助邊帝使使問式欲官乎

曰不願有官欲言乎曰無所欲言如此何欲曰天

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

委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

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夏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

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

遣衛青霍去病各將五萬騎擊匈奴青知單于所

居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李廣出東道廣請

願居前死青陰受帝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

單于不聽廣行意甚愠青度幕敗單于廣軍無事

惑失道後期帝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遂

自刎廣爲人厭後得善射將兵乏絕之處見亦王

五唐長十
等第第十
殺也食
除而無

步言不
謂實重少
言虛氣在
中

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益置大司馬位

青去病皆爲之自是青日退而上病日益貴去病

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帝爲治策令

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帝益愛重之南爲

人仁愛退讓以和柔自媚於帝兩人志操如此是

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萬

數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

網鑑正史約人卷七 漢武帝 二十九

以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

先是寧成爲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

虎無值寧成之怒及義縱爲南陽太守至關成側

行送迎縱不爲禮至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

輕繫及私入視者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

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

刻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

是歲汲黯免乃以縱爲右內史溫舒初守河東

步言不
謂實重少
言虛氣在
中

郡中豪猾連坐二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無聲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帝以爲能擢爲中尉

南陽府名諱河南定襄今爲縣屬
太原府河內今爲縣屬懷慶府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貌帝自帷中望焉乃拜爲文成將軍文成又勸帝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飯牛佯不知言曰此

網鑑正史約卷七漢武帝 三十一

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帝識其手書誅之

癸亥五年春三月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黯諫曰陛下求賢養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帝曰人才猶有用之器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改之居久之坐法免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常有狗彘

本志之三

卷之三

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張湯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帝抵息罪黯居淮陽十歲而卒

淮陽今陳州
屬開封府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

網鑑正史約卷七漢武帝 三十一

造幣之初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黑

造幣以問大農令顏異異以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帝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不與湯治典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居湯奏當異居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丙寅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開元以禮
不亦
齊書卷七
李廷

厚於書也
百鍊房物
以神時也

時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
前湯獨不謝帝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
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
之乃與丞相謀使使捕案買人田信等曰湯且欲
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
帝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無
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帝以
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曰陷臣者三貴史
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
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污惡言而死何

綱鑑正史約卷七漢武帝
三十三

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帝聞之乃盡焚之
長史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盤高二十丈以銅為之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
飲之云可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

夏周勃倫禁郡國錢錢○西城始通置酒泉武威縣

酒泉武威縣地置張掖張掖郡○酒泉武威縣今
酒泉武威縣地置張掖張掖郡○酒泉武威縣今

戊辰四年春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樂大見帝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
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

致陛下必欲致之則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
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尚衛長
公主帝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
莫不搢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後坐誣罔腰斬
夏六月汾陰得大鼎
以兒寬為左內史

時吏皆尚慘刻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刑罰收
租稅時裁罰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
軍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
家擔負輸租縱屬不絕課更以最帝由此愈奇寬

綱鑑正史約卷七漢武帝
三十三

遣使喻南越入朝

初南越太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樛氏女生子
興及嬰齊為王立樛氏為后與為嗣至是嬰齊薨

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帝使少季往諭王及太后入朝比內諸侯王年

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太后因使者上
書請三歲一朝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使者歸

○金○

以方士公孫卿為郎

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興

書祭也
五月作酒
八月乃祭
名曰酹以
祭也

神通黃帝採首山銅鑄鼎鼎成騎龍登天帝曰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履耳拜卿為郎

已五年冬十一月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與更
立建德為王發兵反

南越王王太后治裝入朝呂嘉數諫弗聽稱病不

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嘉等遂反乃攻殺王王太

后及漢使者立明王長男越妻于建德為王發兵

守要害處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

賜卜式爵關內侯

式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賜爵關內侯

綱鑑正史約入卷七 漢武帝 三十四

九月宮酹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裁

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嘗酹祭宗廟

列侯以金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

帝皆令劾以不敬奪爵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酹金

輕下獄自殺

以石慶為丞相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見

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

相慶醇謹而已
庚六年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履耳拜卿為郎
帝如緱氏觀八人跡

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帝親往視卿曰偃

者非有求人主入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

積以歲月乃可致也帝信之緱氏漢縣故址在河南緱縣縣南

平西南夷置五郡將柯越揭沉黎文山武都為五郡今四川諸州多其地

以卜式為御史大夫

式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強令民

買而船有算商少物貴帝不悅未幾以式不習文意更為太子太僕

帝自制封禪儀

綱鑑正史約 卷七 漢武帝 三十五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封泰山會得寶鼎

帝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較

年不成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

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非羣臣之

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

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帝乃自制儀頗采

儒術以文之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帝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親帥師幸邊
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

八朝一云
二神一兵
西陵五祀
六月七日
心四時

里遣使告單于曰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之不餉
亟來臣服單于警不敢出乃還單于臺在朔方所築在大同府西北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
初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楊僕擊呂嘉兵
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請擊
之帝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
境遂及帝乃遣韓說楊僕等擊之餘王居股殺餘
善以其眾降帝以閩地險阻虢反獲乃徙其民於
江淮之間逐虛其地揭陽今江門縣在餘干縣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僊封泰
網鑑正史約卷七 帝 三十六
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碣石山名在平府昌黎縣
幸緱氏緱氏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
三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羣臣又言見一老父牽狗
忽不見帝以為仙人宿留海上益發船求蓬萊及
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還至華高
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
書秘禮畢天子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
泰山下阻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祠夜若有光
書有白雲出封中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見
帝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六仙者得之自然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
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
富商大賈無所平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又請令
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歲益六百
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
長時小旱帝令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稅
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哀弘羊天
乃雨
尹起莘曰司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生財正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
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嗚呼此言真真
世之藥石也
申二年春如東萊今萊州府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
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

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
萊見仙人亦無益也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
仙人將自至乃還蓬萊山相傳在東海中四面環以弱水乃仙人遊息之所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令遠方各以其
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
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
富商大賈無所平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又請令
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歲益六百
萬石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
長時小旱帝令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稅
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哀弘羊天
乃雨
尹起莘曰司馬光對神祖之言曰天地生財正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
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嗚呼此言真真
世之藥石也
申二年春如東萊今萊州府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
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

以千熟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在大名府開州城西而南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是歲發卒數萬人塞

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負薪

卒填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

禹舊迹二渠一河

作蜚廉桂觀通天堊臺蜚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以銅鑄像置觀上因名蜚廉觀桂觀即桂宮俱在長安城中臺在滎陽縣甘泉宮內木黃帝以來祭天關丘處漢武於此臺以祀高上通於天故名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帝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

綱鑑正史約卷七漢武帝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尹起莘曰畧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辟

赦播告之脩穹張而侈靡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之也所以見怪誕之失云爾

旱

帝以天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

三年帝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荀彘執楊僕并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以罪徵事市

漢興遼東塞至泚水為界燕人衛滿亡命東走

渡泚水役屬朝鮮王之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

滿為外臣保塞以故滿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

人滋多是歲漢使涉何譙論不奉詔何去至泚水

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郡都尉朝鮮襲殺之乃

遣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漢兵入其境朝鮮發兵

距險楊僕敗荀彘破泚水軍前至城下圍其西北

僕亦往會居城南彘所將燕代卒多勁悍力戰僕

嘗敗心慙常持和節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

綱鑑正史約卷七漢武帝三十九

僕疑疑僕反帝以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遂具

以告遂亦以為然乃共執僕并其軍國朝鮮朝鮮

人殺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龜徵事市僕勝

為庶人泚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江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瀛瀛王降置益州郡

以杜周為廷尉

周外寬內深次骨其治大放張湯

三年冬十二月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五年夏四月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諡曰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

後世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
絀不自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而與招士霍去病
亦放此意

初置刺史

帝既懷却胡越開地斥境乃制交趾朔方之州及
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州凡十三部置刺史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帝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有非
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綱鑑正史約八卷七漢武帝

四十一

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
國者

丁丑太初元年冬十一月柏梁臺災○春作建章宮

柏梁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

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闕

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嶼

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詔見寬

等議以為宜用夏正從之

尹起莘曰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為先自秦

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至是治歷明時始以
正月為歲首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

築受降城

匈奴見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
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帝乃
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左大都尉欲發
而覺單于誅之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人西域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帝

綱鑑正史約八卷七漢武帝

四十一

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以伐
宛廣利攻郁城不克還屯燉煌後大發兵從廣利
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疋封廣利
為海西侯

司馬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為

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

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微咫尺之功私其所愛益

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矣

戊寅二年春正月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賀泣不

大將軍李廣之遺書
其必無誤
而亦不
其必無誤

受印綬帝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辛巳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先是匈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候單于立恐漢襲

之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使使來獻帝嘉

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

于答其善意既至單于使漢降人衛律召武誘以

富貴欲降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欲見我尚

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為降虜

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曰單于不顧武置大

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掘雪與旃毛咽之數日

綱鑑正史約 卷七 漢武帝 四十三

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從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

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壬午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

虜李廣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

之風拜騎都尉至是帝遣廣利擊匈奴欲使陵將

輜重陵請自當一隊以少擊衆帝壯而許之將步

卒五千人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擊殺數千人單

于大驚欲去會陵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無

後救射矢且盡單于遂擊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

言其得言
以報漢言
意欲立功
以報漢言
言其罪也
言其罪也
言其罪也
言其罪也

上四面射矢如雨遂降邊塞以聞帝怒司馬遷盛

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

其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且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蹂戎馬之地却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波之

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帝以遷為陵游說下遷

腐刑遷遭陵禍乃作史記後帝遣公孫敖深入匈

奴迎李陵放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

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帝遂族陵家既而聞之

乃李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

律皆貴用事

綱鑑正史約 卷七 漢武帝 四十三

班固曰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

黃老而後六經叙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然劉向揚雄皆稱遷

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實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時專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帝使

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之數

歲乃頗得其渠率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

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獲者二千

小不平身
體則不平

網鑑正史約入卷七

四十六

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常不自安帝覺之謂大將軍
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覺
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
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變亡秦之跡
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
文之主矣有賢於太子者乎問皇后太子有不妥
之意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帝笑曰吾
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帝用法嚴太子寬厚
多所平反用法大臣皆不悅黃門蘇文常融等常
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帝嘗小不平使融召太
網鑑正史約入卷七

蘇文常融等

九三老名
元史失其
行日新府

執持之意

馬書者
以爲據

網鑑正史約入卷七

四十七

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
出遂從德計收捕充等自蘇軾之馬曰趙房前亂
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亂言太子也因白皇后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赴甘泉言狀帝
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
使者不敢進歸報太子反已成帝逃歸帝詔丞相
屈騰捕斬反者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
軍合戰五日太子兵敗南奔皇后自殺帝怒甚群
下憂懼不知所出帝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承萬
世之業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以閹闔隸臣街
網鑑正史約入卷七

辛卯

利降匈奴

秋以田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帝頗知太子

時東晉
已巳
之
子之

何人
知人之

時東晉
已巳
之
子之

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帝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帝太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族滅江充家。焚餘文於橫橋上。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恩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劉子暉曰。武帝或於鬼神。千秋逆知武帝有悔恨心。乘間開說。故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史言千秋敦厚有智。豈亦微見此意耶。

綱鑑正史約八卷七 漢武帝 四十八

四年春三月。罷方士候神人者。帝諭群臣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請罷方士候神人者。從之。後對群臣。嘆曰。天下豈有仙人。盡知要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夏六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關關功勞。特以一言帝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有也。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可遣屯田卒詣田所墾田。築

時東晉
已巳
之
子之

亭以威西國。帝乃下詔。罷陳既往之悔。且有司奏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也。朕不忍。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關。毋乏武備而已。於是封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尹起華曰。武帝繼統之初。意謂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奢欲窮。眾欲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

綱鑑正史約八卷七 漢武帝 四十九

逮至元鼎。難作。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回視前日所為。始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也。

後元元年秋七月。殺鉞弋夫人趙氏。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又坐匿亡命。削三縣。是歲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多知。帝奇愛之。欲立焉。以其年。母少。猶與。久之。察群臣。唯霍光忠厚。可任。大事

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數日帝

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數日帝

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數日帝

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數日帝
遣責鉤弋夫人卒賜死頃之帝問左右曰外人云
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古國
家所以亂由上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
不先去之

甲午二年春二月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
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
詔輔少主帝崩

帝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帝曰
君未諭前畫意耶正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武帝

十一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
使匈奴親漢矣乃立弗陵為皇太子命光日磾及
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光出入禁闕二十餘年小
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
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帝左右目不
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內其女後官
不肯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官
人戲日磾見遂殺之帝怒日磾具言所以帝心
教之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殿令帝嘗體不安及
愈見馬多瘦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臣聞

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
下帝以為愛已由是親近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
共領尚書事

光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
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
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光甚誚之明日詔增郎秩一等衆庶莫不多光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武帝

五十一

綱鑑正史約卷七終



綱鑑正史約卷八

史官顧錫嘯編纂

錢塘汪志

孝昭皇帝名肅 武帝少子 在位十三年

始元元年秋七月以雋不疑為京兆尹

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

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

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車騎將軍袍侯金日磾卒

初武帝以日磾親反者馬袍羅功遣詔封為袍侯

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用光白封之即受印

綱鑑正史約六卷八漢昭帝

綏一日薨諡曰成世宗 昭帝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辟疆

劉長樂為光祿大夫

武帝嘗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今將軍當盛

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所以

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

三月遣使賑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

年田租

戊四年春三月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母休沐出桀常代人族

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

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

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

人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

常以列侯尚主是則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

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健仔遂立為后

秋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以

綱鑑正史約六卷八漢昭帝

下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

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

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詔送獄

帝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

於大義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廷尉驗治意

坐誣罔不道腰斬

程顯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

不異於古人矣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宜修孝文時政

以儉紓寃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意
詔有司問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
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榷與天下爭利示以儉
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獨以為此國家大業所
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罷酒榷官
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
賦與民休息後漢書之樂焉

蘇武還自匈奴為典屬國
初武徙北海上庫食不至食野鼠草實杖漢節牧
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為武
網鑑正史約八卷八
三

置酒設樂謂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
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陵與武俱
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
欲降武請單今日之歡効死于前陵見其至誠冒
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至
是單于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
常惠私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
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
驚謝乃歸武李陵賀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
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驍

令漢賁陵罪全其老母使得會大辱之積志焉
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
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陵
泣下數行因與武訣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
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辛丑元鳳元年秋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
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欲令
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惡
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
網鑑正史約八卷八
四

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
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
蹕輒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
入宿衛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共執
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詔召
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帝曰將軍冠朕知是書
詐也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
為非不須校尉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
書者果亡後桀黨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
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異者坐之自是桀

白用音白
於天子而
用之安世
節子

復言，榮安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
因廢帝而立燕王。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
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後病臥以告杜延
年。以聞，詔捕榮安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
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
強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
顯賞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
諫大夫。

綱鑑正史約八卷八 漢昭帝 王

以張安世為右將軍，杜延年為太僕。

霍光以弟無舊臣，安世志行純篤，乃白用為右將軍。
軍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光刑罰
嚴，延年常輔之以寬。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

四年夏五月，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樓蘭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
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
子還，謂霍光曰：「樓蘭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願往

霍光傳

刺之以威諸國。元乃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
幣，以賜外國為名。王貪漢物來見。介子使壯士刺
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
其國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侯。義陽今河南信陽州

司馬光曰：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
今乃遣使者誘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
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夷狄，不
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奇功，亦過矣。

丁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
邑王賀入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綱鑑正史約八卷八 漢昭帝 太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初，昌邑王賀狂縱無節，中尉王吉諫，自若。郎中令
龔遂忠厚剛毅，涕泣膝行諫曰：「大王誦詩三百五
篇，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即位，淫戲
無度，諫多不聽，光憂恐，以問太尉。延年曰：『將軍
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
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廢
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
之伊尹也。』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諫曰：『天久陰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妖

言縛以屬吏光召問勝勝言洪範傳曰皇之不恤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以此益重經術士光與安世既定議乃召丞相御史以下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日之議不得還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奉宗廟狀太后召王伏前聽詔脫其璽組送至昌邑邸羣臣坐不舉奏者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王網鑑正史約人卷八漢昭帝

吉龔遂得減死訖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縣名屬萊州府

尹起莘曰光不審昌邑為人率然立之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則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也過耳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人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趙婕妤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坐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

中郎官京師諸官府也長安諸官獄三十人分所故分便疏錄之

集室就皇之室城郭既多則以置獄其屬官有衛尉一人以司之

網鑑正史約人卷八漢昭帝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趙婕妤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數月遭巫蠱事太子妻妾男女皆遇害皇曾孫坐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

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恚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衛夫許廣漢有奏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定詩於東海渡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及昌邑王廢霍光等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遂奏太后迎曾孫即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懼之

知指用知
未敢創意
刑人天刑
之人也

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光女帝乃詔求微時故
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光以后父廣漢

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胡寅曰霍光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

矣妻顯邪謀益肇於此

孝宣皇帝

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
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光稽首歸政帝謙讓不受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

綱鑑正史約本卷八

漢宣帝

九

御時光子禹及兄孫雲山諸皆外孫根據於前

朝帝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末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

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

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

之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

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召黃霸為廷尉正

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俗吏皆尚

雷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俗吏皆尚

卷八

嚴酷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帝聞霸持治平
召為廷尉正黜決疑獄庭中稱平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昭帝之喪大司農倪民車延年詐增倪直盜取錢

三千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

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寅

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

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

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

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

綱鑑正史約本卷八

漢宣帝

十

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

自刎死

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

羣臣皆曰如詔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讓夷廣土

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為

立廟樂公卿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於是

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黃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

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遂授

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祗皇后許氏

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女醫

淳于衍嘗入宮侍疾顯使衍投藥以飲后朋有

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具語光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更急衍光大驚欲發舉不忍奏

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夏六月以韋賢為丞相○以趙廣漢為京兆尹

初廣漢為河川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

第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姦黨散落及

綱鑑正史約不卷入漢宣帝 十一

為京兆尤善為鉤鉅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

知之其發姦擿伏如神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京兆今陝西西安府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夏四月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

帝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質樸守正簡易無威

儀或時謂帝為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

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

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朝廷每有大議

帝謂曰先生建正言無德前車

地節元年冬十二月以于定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其決獄平

法異疑從輕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

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初定國父于公

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養姑不嫁姑謂婦曰婦

事我勤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

女告婦殺母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婦死

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

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

必有與者後定國果由廷尉為丞相

綱鑑正史約不卷入漢宣帝 十二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太傅

霍侯霍光卒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太傅

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即日拜光子禹為右

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

夏四月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桑

相給事中

帝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山為樂平侯使以奉事都

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義世

卿今光死子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將任

兵官宜損其權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帝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婿為他官收其印綬更以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尉屯兵悉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

卷八 漢書

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禁罔寢密律令煩苛至是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賊以刻為明深者

綱鑑正史約

卷八

十五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語曰書地為獄議不入刻求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與帝善其言詔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斷定律令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息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鄭吉將免刑罪

人田渠犂發諸國兵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薛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為王收其餘民東徙而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乙卯四年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先是霍雲舅坐與諸侯王交通辭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乃者大將軍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為陛下不忘功德而朝

綱鑑正史約

卷八

十六

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臣願於廣朝白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帝甚善其計然不召也初霍氏驕侈茂陵徐福上疏言宜以時抑其權及霍氏誅滅而告者皆封人為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電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燧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茂陵徐福

年之法
尊者居左
尊者居右
又一人
庫右以備
何謂曰
年之法
尊者居左
尊者居右
又一人
庫右以備
何謂曰

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帝乃賜福帛十疋以為郎帝初謁見高廟霍光驂乘帝嚴憚若有芒刺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在山東金鄉縣

司馬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著實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書 十七

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難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驂後起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事叢疊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驕驕以成之也未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尤之忠數不可不

九月以牛邑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高夫廉平不肯吏民愛敬之遷此

景帝漢行發之水

漢書如小只說兵兵器於漢流而不難平也

創始乃也

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博學為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楚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其子如其言民果共為邑起家立祠歲時祠祭不絕桐鄉古舒州今安徽府桐城縣北海縣今青州府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渤海歲饑盜賊並起帝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拜為渤海太守召問何以治盜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漢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書 十八

池中也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帝許焉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還還勅屬縣罷逐捕盜賊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其兵弩而待鉤鉏齊俗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費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河內府

廣漢人
見事風生
言其疾速
不可言也

胡寅曰

丙辰元康元年夏五月殺京兆尹趙廣漢

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強壯黨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高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丞相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乃下廣漢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願代之死竟坐腰斬百姓追思敬之

胡寅曰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乎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嚴重帝亦不忍

續鑑正史約人卷八 宣帝 十九

丞相消平念心為漢家愛林從百姓之願或謂為士伍或免為庶人武容其上印殺亡令而去會放一解有詔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廢其能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帝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憐孤寡

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聞矣

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北海太守遇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托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按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其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北海太守遇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托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按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其為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扶風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步車新衛侯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光祿大夫

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使西城會步車王弟噶

續鑑正史約人卷八 宣帝 二十

徵殺其王自立時漢奉世遂以節發諸國兵擊之

攻拔其城步車王自殺更立他昆弟子為王帝

議封之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蕭望之以為帝

矯制發兵憂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

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二年春二月立健什王氏為皇后

帝欲立皇后慈父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

子而謹慎者立王健什為皇后令母養太子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周勃之
得明各
之相
李氏

謂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
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折律貳端
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矣不如實上亡由
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後役飾
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管倉踐薄冰
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
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殺之
為匈奴所聞帝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

綱鑑正史約入卷八漢宣帝

三十一

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故亂誅暴用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
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
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
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
非小變也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芥之忿於遠夷
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歌也凡
言條者一
一並置舉
之
休吉同
休吉同

之內也帝從相言詔吉還屯渠犂遂以車師及地
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
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
之勅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吉從家還至府輒白四
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
政帝皆重之

胡寅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其

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其
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

則賢者猶以為難也

綱鑑正史約入卷八漢宣帝

三十二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今陝西同州

帝以望之經明持重材任宰相欲詳視其政望之

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帝使

侍中金安世諭意曰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歲歲

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三年春三月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

義

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

恩會掖庭官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兩

吉知狀帝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負

之小門在
之左右
之門

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後
怪安世輒止之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嘗稱
我將軍止之是也詔封賀子彭祖及吉等皆為列
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
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帝憂其不起夏候勝
曰有陰德者必發其祿今吉未復報非死疾也勝
瘡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
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宣帝

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
耶絕弗與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安世曰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
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夏六月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成名立如此不
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歸帝皆許
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

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後
怪安世輒止之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嘗稱
我將軍止之是也詔封賀子彭祖及吉等皆為列
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
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帝憂其不起夏候勝
曰有陰德者必發其祿今吉未復報非死疾也勝
瘡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
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宣帝

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
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
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許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
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
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
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胡寅曰以官成名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
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宣帝

以加人數等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
可槩見二子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誨也足以
意却之此豈蕭望之所能及哉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守潁川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長吏許
老病輒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
難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
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長吏又未必賢或不如
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內意
外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

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
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
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許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
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若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
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
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胡寅曰以官成名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
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
綱鑑正史約卷八 漢宣帝

法貶秩復歸潁川為太守

四年春正月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

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

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

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

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

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衛門之下丞相御史

劾奏玄成實不病有詔勿劾引拜玄成玄成不得

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

令以次子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

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世
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列龍
興而致雲螭蟠俟秋陰蟬蛸出以陰故聖主必待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
欲雖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
响嗇呼吸如喬松哉時帝頗好神仙故應對及水
益州今雲南府金
馬君龍皆山名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
晚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
若更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雖諫從無承有
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務在於期會
簿書斷獄聽訟而已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宜謹選左右慎擇所使述舊禮明王制除任子之
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
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帝以其言為迂獨吉謝
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初武帝開河西酒泉武威張掖燉煌四郡隔絕羌

此日度
水抵臨
死而前
也。而前
說安國
以臨然
起尚未
也。今即
而度之
日抵日
漢書西
後以爲

月也
等也
所以

綱鑑正史約

卷八

二十七

與匈奴逐諸羌不使苦海中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諸羌先零豪言願度湟水北畜牧安國以聞羌人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誓交實帝以問後將軍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以其豪數相攻比問匈奴鼓誘羌人欲與其擊張掖酒泉地疑其使與羌相結羌乃作約宜遣使者行邊發覺其謀兩府復白遣安國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於是先零楊玉等叛攻城殺長吏時趙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老臣

綱鑑正史約

卷八

二十八

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請出兵擊罕开充國以爲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开開脉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帝下其書議者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乃拜許延壽爲鹽弩將軍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勅讓充國充國復上書陳利害野書報從充國計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帝詔武賢等與充國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充國慮其必懷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款其

天子家
王之所
王之道
字也折
千里之
謂兵不
動而威
民懷也
征也通
從唐之
謂唐之
民而不
其則民
悅也此
上通此
出此

風寒之地坐得必勝之道八無經阻遠追死傷之
害尤不損威重虜難乘間十無驚動河南大開使
生他變之憂十一治邊陲中道勝以制西域伸威
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二息緣後以戒不虞留屯
田得十二便出兵夫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帝下公
卿議魏相任其計可必用帝嘉納之亦以延壽武
賢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出擊降斬
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
充國留屯田中未幾充國奏言羌虜降請罷屯
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寇斬楊玉首以降置金城
網鑑正史約八卷八 漢宣帝 二十九
屬以處降羌 充國地名一名金城郡平
唐仲友曰充國盡兵之利害得之於屯田不盡
國之利害失之於置屬國
以張敞為京兆尹
京兆自趙廣漢後更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
多盜帝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
得偷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
月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
明而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
以此能自全會西羌兵起敞請令有罪者入穀邊

詩序漢史
高皆在外
或之思全
日張安
能皆託在
近世

官官制
之餘意故
片所錄

郡贖罪蕭望之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狀
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竟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
能令其不勝奸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
令其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
不可不慎也今令民以累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
不一也敞議遂寢
辛酉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到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戮犯上意時帝方用刑罰任中
官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
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
網鑑正史約八卷八 漢宣帝 三十
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
帝以饒怨謗下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意欲求大
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之曰臣聞山有猛獸
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寬饒
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
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臣官以諫為名不
敢不言帝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
眾庶莫不憐之
胡寅曰寬饒之死坐怨謗欺曰非也坐求禪欺
曰非也上好用刑法饒曰以律法為詩書上左

任中書官。饒曰：以刑餘為周召，此兩言者，
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

以鄭吉為西域都護。

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

護之置自吉始。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夏四月，以丙吉為丞相。

吉尚寬大，好禮讓，獄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

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

焉。嘗出逢群盜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

里矣，或幾失問，吉曰：民飢，亦非所當禁，宰相不

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耕，恐牛近行，用暑故

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

大體。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

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讐，延

壽教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

奸古教化，聘其賢士，以禮待用，表孝弟有行，修治

學官，接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

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

剝，為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所獄大減，人為焉

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用，延壽大傷之，曰：幸

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

爭訟，糾在焉，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

田相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傳。相勅屬二十四

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東郡今山東東昌府

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黃霸在郡八年，治潁川，風神爵，號集郡國

潁川尤多，賜爵關內侯，數月徵為太子太傅。

冬十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鸞酷烈，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

伯。延年見黃霸以鳳凰被褒，心內不服，郡界有蝗

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府丞義老，素畏延年，恐

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事下，驗得，延年

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

報囚，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曰：天

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殺。

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五鳳元年冬十二月殺左馮翊延壽

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

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校

望之在馮翊時稟議官錢放散有餘萬望之自奏

職在總領天下聞官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

帝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望之卒無事實延壽

以在東郡試尉十日車服待衛舍僭逾制等事竟

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綱鑑正史約八卷人黃帝

三十三

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帝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

則三光為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帝以其

意輕吉會同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

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為太子太

傅

丙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帝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

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帝稱吉為知人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

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京兆尹

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

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

高可太尉帝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高惟

懼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

丁卯四年春罷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大司農承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

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罷三輔等

郡穀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

倉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

綱鑑正史約八卷人黃帝

便之

夏四月殺故下通侯楊惲

初惲為光祿勳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

行能又為發人陰私由是多怨太僕戴長樂告惲

怨望免為庶人惲既失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

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以書戒之惲報書曰過大

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

烹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

詩曰將彼南山燕穠不泊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

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會有日食之變或告惲驕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代屬金匱
入社故至
庚日必伏
聖廣屬金

也漢以大
寒後戌日
爲臘耳熱
酒後臘腸

日南居基

廷茂
二頃
目宜
里論已放

軍故所以

下無壯起
可益多也

奢所致案得所子會宗書帝惡而斬之

司馬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相于定國
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爲善

政之累大矣

公卿奏敵爲憚之黨不宜處位帝惜敵材寢奏不下敵使慘累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取

安能復案事。訖聞卽收舜繫獄。竟致其死。後融爲舜家所告。免爲庶人。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

起冀州部中有大賊帝思敵功召敵妻子皆泣陳

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諸公事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

賊辟迹冀州屬
真定府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

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次子淮

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帝由是疏太子而愛

及卽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也至是拜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喻急王由

是太子遂安。

先是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兩攻襲。互有勝敗。而漢

落多降呼韓邪單于稽侯獬其兄左賢王呼屠蘇

呼韓邪單于用左伊秩訾王計款五原塞願朝進

議其儀丞相御史曰王制先諸夏而後夷狄宜

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
位在諸侯王上詔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

王上賀謁稱臣而不名及朝禮畢置酒建章宮奏
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先是烏孫

以西諸國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朝漢後威

畫功臣於麒麟閣

開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

平惠無
實可否
帝自觀
其論而
斷法可
梁丘姓
實受易
不為大
侯不勝
向子族
之於小
已定

皇孫驚生

矣乃徒講論於口舌章句間果何如哉

韓不任周政而維新則於五經之道躬先廢之

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以于定國為丞相○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人觀聽所係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居後則見

網鑑正史約八卷人漢宣帝

三十七

然真之於後帝豈無見哉蓋麒麟之圖繪正

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

梁丘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

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真之前列夫誰

日不然安世以諫厚聞延年以安和著蕭望之

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馬大將軍再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

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

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明著中興輔佐列於

皇太子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

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觀畫

堂為世嫡皇孫帝愛之元城縣名屬大名府

王黃龍元年春三月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夫受

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呂祖謙曰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功光祖宗

業垂後嗣至於用恭顯而帝之信宦者責

許史而帝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帝哀

三十八

帝之詔大臣謂三大繫終以亡國故論其功則

為中興之君論其罪則如為其禍之主其功罪

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申韓之論武帝亦然

太子與即位

孝元皇帝名奭宣帝太子在位一十六年

夏初元元年春三月立婕妤王氏為皇后

秋九月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

肉食獸

帝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徵之吉道病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
主簿水及
上林苑
十千惟成
已等治成
者等治成
先位諸儒
比
小人官望
在東內外
相結也
顯曰兩人
不在重側

幸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占者人君節
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惟陛下深察
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
樂而已帝善其言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
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

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甲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
免為庶人

時史高以外甥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
舊恩數宴見言事還白宗室諫大夫更生給事中

綱鑑正史約卷八漢元帝

三十九

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
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
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
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
小因顯白決顯與高為表裏議論常持故事不從
望之等望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
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不近刑人之義帝重改作出更生為宗正會稽卿
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為奸利及許史子弟罪

不省

過堪白令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廣
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
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地等
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
誅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恭顯問狀
恭顯奏望之等朋黨相稱舉毀離親戚欲以專擅
權勢請謁者召致廷尉時帝不省召致廷尉為送
獄可其奏後帝召堪更生曰繫獄帝大驚曰非但
廷尉問邪以資恭顯皆叩頭謝帝曰令出視事恭
顯使高說帝罷之

綱鑑正史約卷八漢元帝

四十

尹起莘曰望之堪皆以師傅舊人受遺輔政未
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
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
罔之罪乃反黜免其昏庸若此尚可有為哉
夏四月立子鶯為皇太子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尹起莘曰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
退可也賜爵而朝朔望去就不明以及其身有
愧二疏多矣
秋七月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

蕭望之自殺以官者石顯為中書令

帝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以為中郎帝器重蕭望之不已欲以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時地震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為請考奸詐辭服遂繫獄免會望之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敢請逮捕帝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

綱鑑正史約 卷八 漢元帝

四十一

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嘆曰吾嘗備位將相老人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首免冠謝良久乃已足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司馬光曰其哉孝元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潛望之詭計誠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恭顯之欺亦明矣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終不能諫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則奸臣安所懲乎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帝欲大發兵擊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今關東民困流離社稷之憂願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從之

珠厓郡今瓊州府

夏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丁丑五年夏六月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護擁呼韓邪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陳

綱鑑正史約 卷八 漢元帝

四十二

士匡衡以為郅支邪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郅支殺之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乃走康居

居西域

永光元年春郊泰時帝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中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宜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即日還

秋帝耐祭宗廟

帝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張猛進曰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龍就第

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欲請殺之劉更生懼其傾危網鑑正史約人卷八漢元帝四十三

上書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基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陛下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世之變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嘗

稱譽堪帝欲以為助乃問與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耶與傾巧謂帝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帝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帝以豐懿稱堪猛之美不顧前言免為庶人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為槐里令槐里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

待詔賈捐之棄市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

網鑑正史約人卷八漢元帝四十四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

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又共為薦興奏顯聞白之帝乃下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坐罔上璽市興免鉗為城旦

二年春以韋玄成為丞相

夏六月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帝問給事中匡衡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

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此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教化也。治天下者，審乎上而已。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也。陛下祗畏天戒，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也。帝悅其言，遷爲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奉世將兵擊之冬十

朝鑑正史影人卷八

一月大破之

隴西羗反右將軍馮奉世曰羗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歛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到隴西先遣兩校尉與羗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帝

爲發六萬餘人，羸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賜奉世爵關內侯。

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
大中大夫猛自殺

帝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竟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增疾病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五年冬十二月以匡衡爲太子少傅

綱鑑正史約人卷八

帝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又傳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德而褒大其功願陛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

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如當親者疎富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故聖人慎防其端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甲建昭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寒溫風雨為候各有占驗帝數召問房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若木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羣臣皆以房言煩

綱鑑正史約入卷八

漢元帝

四十七

碎不可許帝意鄉之時石顯專權房嘗見問帝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帝曰君不問而所任者巧佞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帝曰韋氏愈於彼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帝問為誰房曰上最所信任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顯帝曰已論後亦不能退顯顯因疾房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月餘顯告房非謗天子下獄棄市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牛舉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客甲

何鼎綦綬若若邪

乙三年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因厚使者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多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襲郅支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湯怒拔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豈子欲沮衆耶延壽從之上取自刎

綱鑑正史約入卷八

漢元帝

四十八

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進薄城下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斬首傳至京師縣裝街十日

呼韓邪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解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嬃字昭君賜之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中郎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帝諭單于歸

戊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女又為昭儀心欲

附之薦昭儀兄適宜侍帷幄帝召見遂因言顯事
權帝怒罷遠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遠兄野王
行能第一帝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
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
爲三公帝曰吾不見是其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
夫

以召信臣爲少府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
如子躬勸耕稼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
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綱鑑正史約入卷八漢元帝

四十九

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巨衡以爲延壽湯擅
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
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顯之議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
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李
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僅獲
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
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之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
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土不費

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宜除過勿治尊寵爵位
以勸有功於是詔令公卿議封乃封延壽爲義成
侯賜湯爵關內侯

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驚卽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而山陽王康有才藝母
又愛幸帝好音樂或置聲鼓殿下自臨軒檻上瞻
顧銅丸以撻直鼓聲中嚴鼓之節山陽王亦能之
帝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
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
鼓擊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臣衡可相國也帝

綱鑑正史約入卷八漢元帝

五十一

嘿然而笑後帝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
王故事欲易太子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關
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
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係於百姓天下莫不
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
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
羣臣帝意感悟曰無有此議丹頓首曰愚臣妄陳
罪當死帝謂丹曰吾病寢加善輔導太子丹涕泣
而起太子錄是遂定

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尹起莘曰：此外氏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

通鑑史約卷八終

漢元帝



綱鑑正史約卷九

史官顧錫嘯編纂

錢塘徐

孝成皇帝

名懿，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御史知顯等顯權擅勢，為海內忠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尊下多是尊者，衡繇是嘿不自安。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諡，立根達時爵關內侯。

新鑑正史約卷九 漢成帝

夏四月，黃霧四塞。

詔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諫，大夫楊興等對，以為陰盛侵陽之氣，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嘗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

帝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娣姪雖缺，不復補。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改，不以禮為制，則後徠異態。庶問適，全聖主宮於春秋，未有嫡嗣，宜建九女之制。許擇有

義之家求淑女之質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
小弁之作可為寒心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
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

辛卯三年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官殿中詔
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後宮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
害繼嗣之咎

五四年春正月罷中書官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寅曰武帝置中書官官三世不易恭顯之職
權移人主至是一朝廢罷蓋政歸元舅廢置不

制能正史約八卷九漢成帝

出主人也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時帝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陰欲自托乃

曰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有中外之患

無重合安陽博陸之患切恐陛下舍昭昭之白

聽掩昧之讒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

心不可之大者也誠宜深察愚言解偏駁之

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

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帝皆以其

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上流上壤輕脆
易傷頃所以潤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
也今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
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決又其口
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決以助大泄
泄暴水備非常丞相御史以為用度不足可且勿
決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

秋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陳湯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

制能正史約八卷九漢成帝

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新到支度

百變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之

大辟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

臣者哉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

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王鳳言湯習外國

可問帝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知烏孫无合

不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

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其府

事一決於湯

居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之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爵關內侯

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官希得進見中外皆憂帝無繼嗣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爲言帝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寬寧以前故事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唯陛下察焉帝於是采谷永等言報之且曰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扶助德美爲華寵也皇后其刻鵠正兄制人來九歲成帝

心秉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甲午二年夏悉封諸舅爲列侯

諫商止根逢時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爲徐州刺史

初南山群盜數百人爲害詔逐捕歲餘不能擒王鳳薦王尊爲京輔都尉行尹事數日盜清拜京兆尹御史大夫張忠奏尊罪尊坐免潮三老公乘典等上書訟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爲卿賊亂既誅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三年秋八月求遺書

帝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帝方響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精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帝聞而歎曰真漢相矣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漢成帝

五

商按問琅邪太守楊彤乘王鳳請之商不聽鳳求商事奏請詔獄發病歾血卒

夏四月以張禹爲丞相

帝爲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卽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病上書欲退避鳳帝撫待愈厚遂以爲相

丁酉陽朔元年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時鳳用事帝謙讓無所顧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詭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帝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

右叩頭爭之。於是詔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帝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王康來朝。帝遇之甚厚。留之京師。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爾侍京師。故天見戒。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之。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鳳不可。今久典事宜。選忠賢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帝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帝欲以野王代鳳。鳳聞之。憂懼。杜欽勸鳳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帝乃優詔報鳳。鳳起之。於是鳳起視事。帝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罪死。野王亦以病免。

以薛宣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惠。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為馮翊。屬今有繼

淵。淵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淵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微皆解印綬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刑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宣性密靜。有思。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客利用而省費。

今長安
實治其
上為今
乃為是

漢書卷
卷九
漢書卷

乃以所
漢書卷
漢書卷

漢書卷
漢書卷

時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劉向封事極諫曰。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陛下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宜援近宗室。黜遠外戚。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然終不能用其言。

己三年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帝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

夏四月以薛宣爲丞相

壬寅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詔尚書奏文帝時諫者
軍薄昭故事音藉臺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
久乃已帝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綱鑑正史約
卷九
漢成帝
人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臯后與班婕妤皆有寵帝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佞之乎帝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仔後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
官大幸女弟復召入安性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噴

青 噴噴 實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帝後唾

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僇仔實傾後宮
譖告許皇后班僇仔祝詛主上許后因廢考問班

健仔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帝許焉

永始元年夏四月下諫大夫劉輔獄論爲鬼薪

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

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養魚鳥之瑞、

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

還有德之世考卜竊窺之女以承宗廟猶恐晚暮

鑑正史約人卷九 漢成帝

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欲以母天下感莫大焉書奏詔繫掖庭秘獄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之乃

徒繫輔共工獄論爲鬼薪

月封太后弟子恭爲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于莽幼孤時在

侯于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菴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

王鳳且死以莽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至是封新

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

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想也

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裨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希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其

六八月立侍婢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劉向以為王教自近始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帝嘉其言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補正史約入卷九漢成帝

十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疏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南面稱孤死無棺槨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園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魯子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葬其葬若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

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壠彌高官廟甚麗發掘必速帝感其言詔罷昌陵

反故陵勿徙吏民

防山名在曲阜縣東延陵今常州府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青卒

二月星隕如雨是日晦日食

京州刺史谷永奏事京師帝使問永所欲言永曰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繇婦人與群惡沉溺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

補正史約入卷九漢成帝

十一

亡之憂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誠貴昭然遠寢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常好文辭而溺於燕樂皆皇太后與諸舅所常至親難諫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切諫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侍中張放以舉左遷北地都尉

帝嘗與張放等宴樂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

上書也
大雅之
詩書淫
亂之戒
其原皆
在於
詩大雅
所以流
連也
詩書淫
亂之戒
其原皆
在於

中班伯久疾新起帝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沉溺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譟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漢帝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此言太后亦言放當遣就國帝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

冬十一月以翟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用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光典樞機十餘年帝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置爭時有所言輒刺草莽有所

事或問溫室省中何樹光嘿不應其不語如此

三年冬十一月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聞養樞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者三矣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防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亡及已帝不納

四年秋七月以何武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已元延元年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楙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帝師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時史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

帝至禹第親以示禹禹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

編盤正史約人卷九

十三

所怨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

怪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

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繇是不疑王氏故槐里

令朱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張禹帝大怒曰

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

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

未知聖朝何如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

敢以死爭帝意解乃已及後當治檻帝曰勿易

而輯之以旌直臣安昌令陳廣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

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

殆必亡矣岷山在成都州岐山在鳳翔府岐山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北

王四年春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

畧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官而已黨於王氏帝亦

知之不甚親信也

初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帝令定陶王誦詩通

習能說令中山王誦尚書不能帝賢定陶王定陶

傳太后隨王來朝私賂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

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至是議立嗣孔光獨以

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帝

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乃立定陶

王左遷光廷尉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

定陶王

帝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

王以奉共王後初太子之幼祖母傳太后躬自養

視及為太子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

國邸不得相見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

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今

傳太后得至太子家

以王莽為大司馬

王根薦莽自代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

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為掾史

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

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僕問知其夫人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漢成帝

皆驚其飾名如此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健為郡於水濱得古磬一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

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今

有司請定法則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

是敢於殺人不放於養人也夫教化所恃以為治

刑罰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

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

請立辟雍未作而罷向嘗顯訟宗室詔勅王氏其

身居南方
天星而居
中于心宿
星居星宿
能辨占也

男丁居
星居星宿
能辨占也

言痛切發於至誠帝數欲用向為九卿為王氏奏
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
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笑惑守心郎貢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帝
乃責讓翟方進賜以牛酒方進即日自殺帝秘之
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三月帝崩

帝素遇無疾病晝夜平善鄉晨然起不能言而崩
民間譁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葬雜治問皇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漢成帝

帝起居病狀趙昭儀自殺

以孔光為丞相

帝欲拜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光因於大行前
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五月立皇后傅氏○
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
后封丁明傅曼皆為列侯

詔劉歆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為侍中更名秀帝復令典領五經

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有經畧六藝

畧諸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叙諸子
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
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
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蠶出各引一端
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仲尼有言禮失而
求之野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
者不猶愈於野乎若修六藝之術而觀九家之言
舍短取長則可通萬方之畧矣

胡寅曰法家深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橫橫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漢成帝

者妻婦之道是皆六經之素也若六經則固儒
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
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
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滅井田民得賣買富有田
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
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墾不足墾
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主是師丹復建言天子下
其議貴戚近習不便竟凝不行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王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卽上疏乞骸骨帝詔起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帳坐於太皇太后坐傍莽責令曰藩妾何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傅太后從弟喜好學有志行帝之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與政數諫之莽既罷衆歸望於喜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忠誠憂國今遣歸

綱鑑正史約

漢成帝

十八

衆庶失望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聖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也帝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九月求能浚川疏河者

待詔貢議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

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蓋隄防之作近起

國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隄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遽泛濫期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慮故謂成上策若乃多穿濬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緩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

綱鑑正史約

卷九 漢成帝

十九

更爲杭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漕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後漢今濟南屬大名府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詔還陳湯長安

議郎耿育上書曰湯爲聖漢揚威雪耻卒以無辜老去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今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邸支遺虜所笑豈不痛哉書奏天子遷湯卒於長安

孝哀皇帝
名欣定
陶丘侯
丁氏
成帝
無
建平元年春正月以傅喜為大司馬
秋九月策免大司馬高樂侯丹為庶人
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王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定
陶以冠大號宜皆號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丞
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禮為人
後者為之子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
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
帝不宜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常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共
皇也錄是不合帝意遂策免丹

冬十月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聽
祠解帝遣中郎馮者張繇將醫治之繇素有狂易
病病發西歸誣馮太后視祖上及傅太后初傅太
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倖仔嘗從幸虎園熊應
出攀檻傅倖仔等皆驚走馮倖仔直前當熊而立
帝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欲
驚之也

孝哀皇帝
名欣定
陶丘侯
丁氏
成帝
無
建平元年春正月以傅喜為大司馬
秋九月策免大司馬高樂侯丹為庶人
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王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定
陶以冠大號宜皆號皇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丞
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禮為人
後者為之子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
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
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
帝不宜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廟于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常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共
皇也錄是不合帝意遂策免丹

身書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倖仔意繇是有隙至
是竟察治馮太后太后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
尉亦自殺
丙二年春正月策免大司馬喜以丁明為大司馬衛
將軍

丁傳騫奢皆嫌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稱尊號
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帝重違大臣正議
又內迫傅太后先免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大司
空朱博與傅喜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
策免之

夏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
朱自謙繼嗣持異又忤傅太后指策免博臨廷登
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帝問黃門侍郎楊雄丞
相府議曹李尋尋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
不聰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
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帝不聽博未幾
有罪自殺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
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遣新都王莽就
國

丁三年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

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主之功在於得人故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惟願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此方今急務也

冬十一月無鹽危山土起危山石止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詔自殺無鹽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

續鑑正史約入卷九漢哀帝

王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無山石轉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帝被疾多所惡逮王謁驗治服祠祭祝詛帝為雲求為天子以為石立宣帝起之雲自殺謁市平州北

戊四年春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

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帝卧起妻得通籍殿中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

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鄭崇諫帝繇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帝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木願得考覆帝怒下崇獄竟死獄中

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左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帝發武庫兵送董賢及帝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近更距寇賜武

續鑑正史約入卷九漢哀帝

王

庫兵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國家威器給其私門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帝不悅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地都尉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為

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

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

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願

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傳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宜勿許黃門侍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求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前世以爲不一勞

續正史約八卷九漢哀帝

三四

者不久佚是以忍百萬之師運府庫之財而不恤今單于歸義懷誠乃上世之遺策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帝寤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傳憂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舅就第

初息夫躬建言災異屢見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

不以文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不聽時拜傳憂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

舉直言杜郵封策曰日食明陽爲陰所臨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

官當拜之日曉然日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願陛下加致精誠以厭下心禱祥福祿何嫌不報帝乃罷晏歸第帝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光祿大夫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爲司隸

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

誠可畏懼陛下深內自責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翕然說喜人心

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

進賞賜無度豈天意與民意耶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警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

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復徵師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與太平之端帝乃徵武

宣而拜鮑宣爲司隸

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卷九 漢書

卷九 漢書

卷九 漢書

時傳太后崩帝託遺詔益封董賢二千石王嘉劾
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
爵人宜慎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
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四方同怨臣常
為之寒心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
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祚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
祖之勤苦哉書奏帝怒孔光等劾嘉罔上不道請
召詣廷尉嘉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
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貴吏問賢不肖主名嘉
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
死死無所恨遂不食死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越
為御史大夫

下司隸鮑宣獄免鉗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避之使
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權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
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下獄
諸生率儒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
餘人守闕上書帝竟抵宣罪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冬十二月以董

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憐之帝方欲極董賢位恨明
如此遂策免就第以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帝故令
賢私過孔光先知帝欲尊寵賢警戒衣冠出門待
望見賢車却入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
以賓客鈞敵之禮帝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
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帝從
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時王氏衰廢惟
平阿侯譚子闕為中常侍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
下陛下承宗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帝默然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 漢書

二年六月帝崩

帝昭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
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譏諂憎疾忠臣漢業繇是
遂衰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
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
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詔罷賢歸即日與妻
皆自殺莽疑其詐發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
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神初書

太皇太后以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

時欲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何武公

孫祿以為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於

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以莽為之莽以

光名儒相三王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

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悅者莽皆傳

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上

之莽白太后其素於是劾奏武祿互相稱舉

皆免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

莽百官總已以聽

孝平皇帝名衍更名為元帝在位五年上恭恭之

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

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邯為少傅王莽為太傅

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群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增爵

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邯共定策今願爵

光等功憲置臣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

光等功憲置臣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

為少傅莽尚未起羣臣復言宜以時加賞元功乃

以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莽為皇恐不得已受之

夏五月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拜帝母衛姬

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實為爵關內侯皆留中山

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襁

褓宜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衡

二族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莽令太

后詔剛辭經妄說罷之

戊午二年春越嶲郡上黃龍遊江中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

孔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

孫寶諫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者

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

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遂罷之

大夫龔勝耶漢

龔勝耶漢

龔勝耶漢以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優禮而

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節棄妻子去不知所

之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吳市在紹興

府今在紹興

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
王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畏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實通書教衛后

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等議以為莽

奸鬼神可為變怪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

於是夜灑血莽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

盡滅衛氏支屬惟衛后在章腰斬初章為當世名

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黨禁錮平陵云敞時為

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館欽葬之

莽因是獄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

綱鑑正史約

卷九

漢平帝

三十

長公主素非議莽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

宣等皆坐死凡數百人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

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

屬浮海客于遼東

甲子四年春二月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關並言河決

率常於平原東郡左縣其地形下而土疏可空

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畧於禹貢九

通鑑綱目

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渤海地高於
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

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

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

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

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

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乙丑五年夏四月太師光卒

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

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弑帝

綱鑑正史約

卷九

漢平帝

帝益壯以衛后故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

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願以身代藏策金

滕敕諸公莫敢言帝崩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祚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兄王五人錯侯四十

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

帝玄孫選立之於是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

謂之攝皇帝詔曰可

賢而相與誤國。曾不若鄙大小人而已矣。

孺子嬰

宣帝玄孫廣成侯嬰

丙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

孺子

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安眾南陽府鎮平縣

初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

先舉此乃宗室之耻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

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宛今南陽府

丁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

天子三輔豪桀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

綱鑑正史約卷九 孺子嬰

三三

之信亡走東郡今東昌府

翟義方進之子起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嚴鄉侯劉

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乃

使將軍孫建等率義依周書作大誥論天下以當

返位孺子之意諸將與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諸縣悉平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

卽真之事矣

戊初始元年冬十二月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

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時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謂之太后不肯授莽

使王舜論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

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

取其國不顧恩義天下豈有而兄弟邪我漢家老

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塋終不可得卿謂太

后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

莽脇之乃出璽投諸地曰我老已死如爾兄弟今

族滅也

已巳新莽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定安縣在東

安府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

綱鑑正史約卷九 附新莽

三三

祖宗之廟於其國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教阿

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徐鄉漢縣在

登州府黃縣界內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莽陋小漢家制度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

稅秦壞聖制廢井田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無

立錡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終為天地

之性人為貴之義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限田一井者

分道與九族戰有非制者投諸四裔

辛未^三匈奴諸部分道人寇殺守尉畧吏民州郡兵起

匈奴以天子非宣帝子孫遣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獵仇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中國疲敝匈奴亦制天下稱武是為下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

附新莽

三十四

策秦皇不忍少耻而輕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莽不聽莽是內郡愁於徵發始流亡為盜賊

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召奉璽書印綬迎龔勝勝稱病篤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誰豈以一身事二姓語畢遂不食死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

莽天不與

龔勝說其言不彊致之郭欽將謝亦以康直為名莽居攝皆以病免官卒於家陳咸以律令為尚書一見何武絕宣死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之不應

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閉門不出入

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

臘乎

癸酉^五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祭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

以為文母惠食堂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使鬼神有知我乃人之妃

綱鑑正史約入卷九

附新莽

三五

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莽更漢家黑貂着

黃貂又改漢伏臘日太皇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

漢家伏臘日獨與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

丁丑^{天厚}秋臨淮郡及荊州綠林兵起

莽法令煩苛役煩劇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

長州鄧邛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

盜其眾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棄入野澤掘鼠

茨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王匡王鳳南陽馬武

則王常成丹等共聚綠林中為盜至七八千人後

遇疾疫乃各分散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武等

戊寅年春都大楊雄死

武帝之世，雖以秦賦爲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及秦哀侯，雖以爲老久次，轉爲大夫，好古樂道，欲以文章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卒章盛稱荅功德，可比伊周，又作劇，秦美斯文，頌荅，君子病焉。

崇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繇是號曰赤眉

綱鑑正史約／卷九 附新莽

三六

南郡秦豐兵起南郡今湖廣荊州附

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
阻中莽召問群臣擒賊方是皆曰此天囚行尸命
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
宗宣以凶爲吉亂天文唐尊飾虛僞以喻各位國
師劉秀顛倒五刑毀師法今張邯孫陽造井田使
民棄土業魯匡說六筭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
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謝天下又言匈奴
不可攻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
怒使虎賁扶祿出

莽以田況爲青徐二州牧旣而罷之

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延蔓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實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棄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蒼畏惡况因令代監其兵

壬午地皇三年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平林漢縣名故城在湖廣蘆州東北

綱鑑正史約
卷九 附新莽

三

赤眉破廉丹誅之

莽遣將軍廉丹擊赤眉。掾馮衍說丹曰。海內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人所歌舞。天必從之。將軍莫若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不聽。兵敗死。

漢宗室劉續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

鹿都尉回同生南頓令欽欽生三男續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日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此於高祖兄仲秀嘗過懷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繇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曆讖記嘗謂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客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嘗殺於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使歸春陵舉兵相應於是續召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通未發事覺亡走軼將賓客來會續使人說新市平林兵皆附之續與莽守將饒阜梁丘賜戰不利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與秀俱遣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續說常以合從之利常悟還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立王何故受人制乎常曉之曰王莽苛酷失百姓心民之誼吟思漢非一日也民所怨者天所去民所

思者天所與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諸將乃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合於是諸部齊心銳氣益壯攻卑賜誅之春陵在襄陽府東陽縣南營林今廣西梧州南寧二縣南頓或名在開封府項城縣宜秋或名在南陽府淮陽王名玄春陵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始元年漢光武即位詔封淮陽王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將軍劉玄為皇帝

漢兵圍宛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綱鑑正史約卷九漢淮陽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以續為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餘是豪傑失望及宛降更始入都之三月劉秀獨昆陽定陵鄧皆下之

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號百萬餘諸將見兵盛皆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兵穀既少外寇彊大如欲分散勢無俱全諸將怒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

光緒
有武功
也

平定
七
也

劉曰
平定
七
也

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軾等出城收
兵尋邑縱兵圍昆陽自以為功在漏刻秀至斷定
陵發諸營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
軍四五里而陳尋邑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
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其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
兵却諸部兵乘之連勝遂前秀乃與敢死三千人
從城西衝其中堅尋邑房之自將萬人行陣救諸
營皆按部毋動獨迎漢兵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
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
網鏗正史約入卷九漢淮陽王四十

軍所到不虜畧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
率五縣以降中車騎父城
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
除之更始不敢發李軾初與續兄弟善後更謂事
新貴秀戒續曰此人不可復信續不從續步將劉
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
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收稷將誅之續
固爭軾與朱鮪勸更始并殺續秀自父城馳詣死
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
網鏗正史約入卷九漢淮陽王四十

漢書卷之九

漢書卷之九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
聯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眾共誅莽傳首諸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
兵應漢開武關迎建所過迎降遂入長安城中少
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火輒隨
之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
予何羣臣扶莽之漸臺眾兵上登爭斬之傳首諸
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折今新州縣屬南陽府

王匡拔洛陽○冬十月玄北都洛陽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官

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
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
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
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繇是識者皆屬心焉
更始遂北都洛陽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除莽苛
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爭持牛酒迎秀皆不受
南陽郡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封拜生

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因進說曰明

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為今之計莫如

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處天

下不足定也秀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材○秀自兄統死

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

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饑
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
納之府臨漳縣
尹起莘曰帝王施為氣象必有大過人者漢祖
入關除秦苛法世祖渡河除莽苛政區區逐鹿
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語也
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
王莽時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至是邯鄲
卜者王郎詐稱真子與百姓多信之立即為天子
州郡響應
甲申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州名屬順天府
二月玄遷都長安
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更以次列庭

史始雖作說首副席不敢視

以趙明為右大司馬

史始納明女為夫人委政於明日夜飲燕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明專權自恣群小膳夫皆監授官爵長安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絲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大司馬秀以狀為長史

耿況遣其子介詣長安介時年十一聞秀在虜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掄之霸慚

綱鑑正史中初八卷九漢書陽王

據而反秀將南歸介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介父也發

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人囊中秀指介曰是我北道主

人也水黑曰處不龍曰奴故以名人成在與定府東北應陽今縣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發兵擊邯鄲秀至薊會薊中反應王郎秀起駕出至薊

亭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晨夜兼行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漳呼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澗無船不可

濟秀使王霸視之霸恐驚眾還即說賊將擊

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

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焚然火

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時邯鄲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茂太守邯鄲不肯

從尤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

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

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

綱鑑正史中初八卷九漢書陽王

父母肯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

乃止秀以二部兵弱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移檄邊郡郡縣還復

應無憂亭在使陽縣界津沱河源出太原府經真定入海南宮縣名信都今真州已上俱屬真定府和成今縣

大司馬秀以借導為將軍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

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

過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大司馬秀為蕭王

秀引兵拔廣阿、拔幽地圖指示郗嵩曰天下郡國

如是今始得其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嵩曰

方今海內散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

典者在德薄而不以大小也

耿令以上答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

秀以其將寇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

王郎

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

不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

綱鑑正史初卷九

史六

皆言願為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

退不伐較更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

止舍諸將必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

大樹將軍

玄立大司馬秀為蕭王

蕭今徐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令罷兵耿弇進曰公功名

已著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

之土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

秋蕭王擊劉馬諸賊悉收其眾南徇河內降之

蕭王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薄於

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蕭王益重之銅馬食盡

夜遁蕭王追擊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

不自安王勅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

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不投死乎繇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

十萬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

縣名今省

冬赤眉西攻長安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

徇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機并關

中乃拜鄧禹為前將軍分麾下精兵三萬人遣西

綱鑑正史初卷九

史七

入關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

於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

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

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

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時朱鮪李軼守洛陽王拜馮

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之禹既西王乃引

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綱鑑正史約卷九終



綱鑑正史約卷十

史官顧錫嘯編纂

錢塘汪志

東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石秀字文叔長沙定王之後景帝玄孫在位三十三年

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

蕭王北擊无來大槍五幡既連破之馮異寇恂亦

擊破朱鮪王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不聽耿种

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上壤從大王於矢石

之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

留時逆衆不正號位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

綱鑑正史卷十

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曰吾將思之至都

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大王宜從

議會儒生彊華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

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

復奏請王乃即皇帝位於鄴吳今冀州高邑縣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以名爲賊不可以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爲上

將軍諸將皆稱臣拜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賊

永緒汗見衆拜恐畏欲啼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

司馬

伏湛爲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鄴侯食萬戶禹時年

二十四又案赤伏符以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識文

用孫成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爲大司馬初

更始以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

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帝徵爲尚書使典定舊制

九月赤眉入長安玄舞高陵

封玄爲淮陽王

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宛人卓茂恬淡樂道行已在清濁之間哀平間爲

密令視民如子吏民親愛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

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

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從遺之

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亭長素善吏歲時禮

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

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

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都丞密人舉

泣從之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帝即位先訪求茂

茂時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

茂時七十餘詔曰名冠天下

卷十
光武
入也

為太傅封褒德侯高縣名今屬開封府

司馬先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彼能堅陷

敵之人權署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

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真諸羣

公之首宜其先復舊物享祚久長也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諸將圍洛陽朱鮪堅守不下帝使岑彭往說之鮪

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違蕭王

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

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况誅伐乎河水在此吾

綱鑑正史初八卷十 光武

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扶溝縣名屬開封府

鄧禹引軍屯栒邑故城在西安府淳化縣北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

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禹轍

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

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赤

眉新拔長安鋒銳未可當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

廣人稀饒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進就糧養士以觀

其敵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屯栒邑所到諸營堡

良工制器
不先以水
而後示人
則巧具
不先以水
而後示人
則巧具

郡邑皆閉門歸附安定縣名屬鞏昌府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

更始敗歸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三

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馬援少時家貧辭其兄

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小當晚成良工不示

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曰丈夫為志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

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聚施也否則守錢虜耳

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

決籌策天水今屬西華昌府

綱鑑正史初八卷十 光武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五郡張掖酒泉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象

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

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遠

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

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

尉梁統等五人厚善及更始敗推融行河西五郡

大將軍事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

親晏然富庶

戊辰二年春正月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魏郡馮勤，與侯封事，差量功大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故事，尚書以今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陰鄉地名在河南新野縣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後立四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四世。

鄧禹入長安

綱鑑正 卷十 漢元武

王

赤眉大掠長安城中糧盡，乃收珍寶燒官室，轉掠而西。遂入安定北地。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遷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以宋弘為大司空

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誨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其日新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謠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府唐縣南。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熹為皇太子。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召陵故城在今鄧縣新息，今息縣縣城故城。賈復部將殺入於潁川。潁川太守寇封捕戮之，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怨漢掠其鄉里，遂反。帝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

三載
大世各
不絕之
不絕之
不絕之

多日
是日
是日

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討秦後帝自將征之秦降伏冰

遣將軍馬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赤眉發諸將使人長安鄧禹擊之反為所敗歸

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馬異代之勅異曰三輔遭

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進卒之酷元元塗炭無

所依訴將軍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耳異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

慎勿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

饑以逸待勞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綱鑑正史初卷十 漢光武

七

三年春正月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

禹慙受任無功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

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聽遂戰大敗

馮異大敗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勅軍宜陽降之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旦日赤眉攻異異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

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驚潰追擊大破之帝降

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麗池可謂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勸

軍待之赤眉忽遇大軍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陛下將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乃降帝大

陳兵馬今盆子君臣列觀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

降乎盆子丞相徐宣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

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備

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

趙主郎中

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

先是梁王劉永稱帝於睢陽帝遣將軍蓋延擊破

之永走湖陵帝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群

盜張步等步等聞永破皆請降乃使隆即拜步為

綱鑑正史初卷十 漢光武

八

東海太守永聞亦遣使立步為齊王又立董憲為

海西王步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

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雖困阨受命不顧願

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奏召其父湛流涕

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遠求還也步遂殺之

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

負其功帝接之不能滿其意寵懷不平幽州牧朱

浮與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群豕

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猶遼東豕也有誰微寵

卷之十
漢書
卷之十
漢書

寵遂發兵攻浮。至是張豐反與寵連兵。朱浮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克。故須候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寵自稱燕王。永壽帝遣耿弇祭。遵等討張豐。斬之。彭寵為蒼頭子。密三人所殺。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

冬十一月。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諸將方務。東。西州方畧。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是。網鑑正史。卷之十。漢書。九。

青之信。實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奉奏詣關。帝報以殊禮。

四年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同里。附。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援曰。

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雲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遂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網鑑正史。卷之十。漢書。十。

無何。述遣兵屯陳倉。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遣兵佐異有功。帝報以手書。是後。雲每與異合勢。挫述。故蜀兵不復北出。陳倉今鳳翔。

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雲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上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謂達多大節。畧與高祖同。雲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史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勤意不憚。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二月。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再使。張。

以聖人姓
庚一

綱鑑正史約 卷十 漢光武

十一

遣將軍龐參延擊董憲。胡反。帝自將討之。

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可以託孤寄命使與
廷共擊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疑延譖也
遂反與憲連和帝怒自將討之與諸將書曰吾嘗
以麗萌爲社稷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後吳漢等
平之

夏四月，賁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初，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未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興廢，與漢無異；周爵五等，諸侯

七那之館
七那南海
金林茶務
金蘭更社
凡具日所
一遊已畢
官費數便
速自已上
事而已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
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
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故王氏擅朝能
竊號位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
咸稱劉氏漢必復興已可知矣乃著王命論以風
切之書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彪爲
融書奉使之專意事漢融心欲東向隔遠未能自
通從書受建武正朔書使辯士張玄說融曰更始
已成復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當各據土宇典禮
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不聽遣長史

卷十

十一、

劉鈞等奉書詣洛陽中郎融。融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囂。軍。議者必有任。書。敕討。作。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書至。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里之外。

冬十月耿弇拔祝阿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弇追
軍步新樂茂以辟齊地悉平

先是耿弇從容言於帝自南北牧上谷兵定縣
於德陽取張豐於涿郡還夜宿平復索東攻樂
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至是加兵屯祝阿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拔之進攻臨晉又拔之步自將二十萬至臨晉將
 攻介介故示弱以盛其氣使都尉劉欽與戰介引
 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
 介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介曰劉虜兵
 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介曰乘輿且到臣子
 當擊牛酹酒以待百官及欲以賊虜遺君父耶
 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晉勞軍
 帝謂介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
 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臣
 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介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
 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軍門降上谷今河
 間富平今榮陵縣祝阿故城在長清縣歷下今歷
 城縣俱屬濟南府劇縣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
 西
 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朱滿曰帝方平寇亂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
 可謂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之衰學校修設儒士
 半天下獨以清議扶持王室蓋權輿於此歟
 十一月以侯霸為大司徒

卷之四

霸聞太尉問仲叔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
 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
 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
 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十二月罷遣子入侍
 帝遣來歙說遣子入侍蓋聞劉永彭寵皆已破
 滅乃遣子恂詣關馬援亦將家屬隨恂俱東將
 王元說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
 為大王東封函谷關關王不成其敵猶足以霸要
 之魚不可脫於網神龍失勢與蚯蚓同蓋心然元
 計雖遣子入侍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
 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本
 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聖書數到委國歸信
 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沒身不負然諾
 况萬乘哉書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
 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
 伏見周黨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
 見黨不以禮屈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而

其物也
其人也
其言也
其行也
其心也
其志也
其德也
其業也
其功也
其名也
其位也
其權也
其勢也
其財也
其力也
其智也
其勇也
其德也
其業也
其功也
其名也
其位也
其權也
其勢也
其財也
其力也
其智也
其勇也

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
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齊國上
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遣使聘之
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
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
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
綱鑑正史約卷十漢光武 十五
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富春山後
人名釣處為嚴陵瀬焉王良在位恭儉布被瓦器
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復徵至祭陽過其友人
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
來屈辱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
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三十里漢書
尹起莘曰嚴光之節乃幽黨良並召觀范升之
毀黨與友人之誚良則一人非光之比明矣嘗
考光傳譏切侯霸之誚則光固非碌碌隱者帝

不能待以師傳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光之愈
不屈也後之議者但以光之不屈為高不知光
所以不屈者其意固有在耳
庚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麗明江淮山東悉平府海州
帝詣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
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
于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
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舍卒時人皆欲為君
事耳入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
帝述不答
綱鑑正史約卷十漢光武 十六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
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
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
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人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
兵時主簿也賜珍寶錢帛詔曰舍卒無羹亭豆粥
淳沘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頓首謝曰臣聞管仲
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柁車齊國賴
之臣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也

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夏五月隗囂反

帝詔囂從天水伐蜀囂以逃罪惡未著為辭帝乃遣耿种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朱鮪喻旨於囂囂猶豫欲刺鮪起勒兵將殺鮪西州士大夫信重鮪多為言故得免歸囂遂反遣兵下隴帝詔耿种與等擊破之馬援初聞囂欲討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怒及囂反援上書請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召之援具言謀畫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 漢光武

十七

冬十二月竇融遣弟上書

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厯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而聖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置勳佐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謹遣弟友詣關陳誠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鄒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

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易圖要成功道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意不納遂降蜀

辛卯七年春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帝好圖讖與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 漢光武

十八

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弄也帝意乃解

冬以杜詩為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畧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鄒舉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

歙襲取畧陽斬其守將金梁大驚曰何其神也吳漢等聞歙破畧陽爭馳赴之帝以還亡要城必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悉精銳來攻。曠日不拔。乃引乘危而進。追漢等還。劉果悉其大衆圍畧陽。欲與將士固守。累月不能下。帝自征。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轡。帝猶豫未決。召問馬援。援因說。當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象木爲山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賁率五郡兵以從。劉果皆降。劉將妻于奔西賊。帝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封賁融與其弟友爲侯。遣還所。鎮融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就綱鑑正史約。卷十。漢光武。十九。
名或城在秦州
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
名或城在秦州
穎川盜賊羣起。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賊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虜後。望蜀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蜀賊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隨蜀賊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

執銳前驅。帝遂南征。穎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群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詣恂。撫吏民。受納餘降。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
校尉溫卽爲隗囂將荀宇所獲。欲降之。宇叱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人。宇衆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宇啣鬚於口曰。噤令髮汚血。遂伏劍死。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領陽侯祭遵卒於軍。詔爲興領其營。
綱鑑正史約。卷十。漢光武。二十。
邈爲人廉約。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勸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悼之甚。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秋八月。封陰就爲宜恩侯。
封陰貴人弟就爲宜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飢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足。今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

深自降托卒不為宗親求位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秋八月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冉蜀隴右悉平

隗囂悲憤而卒諸將立其子純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遣寇恂往降之恂至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誅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峻惶恐即日降諸將曰敢問我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腹心是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 漢光武

三十一

以降耳隗純守落門來歙等攻破之亦降後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高平第一城名在平涼府興原縣東

落門案名在華昌山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

浮橋遂入江關

在虎牙關門二山之間

夏先零羌反以馬援為隴西太守擊破之

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日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

此處字已
原為虎牙
將軍劉歆
所創五示
於此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來歙等進攻元安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即死歙馳召蔣延述悲哀不已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受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 漢光武

三十二

刀而絕帝省書攬涕詔以馬成代之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貴門候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權勢帝嘗曰貴戚日缺予以避鮑恢所池漢縣名今省入鞏昌府扶風縣名今省入鞏昌府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岑彭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眾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所親皆勸之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

岑彭夜刺殺之。大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以郭伋為并州牧。

州今原府

伋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朝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十二年秋七月。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孫述

引兵出戰。吳漢擊之。蜀地悉平。

吳漢等人健為界。詔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帝戒漢曰：「成都不可輕。但堅據廣都。俟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

網鑑正史約入卷十

二十三

進逼成都。阻江北作浮橋。使副將劉向屯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向別營。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向。向破。公即敗矣。」述果使衆十許萬攻漢。使別將切向不得救。漢敗入壁。為述兵所圍。漢乃召厲諸將。閉營三日。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啗枚引兵。與向合還廣都。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間八戰八克。述被刺洞胃而死。其將延岑以成都降。初。述徵廣漢李樂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使大鴻臚尹勳切以書

酒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死。又聘巴蜀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切之。玄曰：「保主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健為營。不肯仕。述漆身為瘡。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玄已卒。祠以中書。」

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業。閭微貽永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於是西土皆悅。

都府健為縣名。定州合浦今縣。廣都今縣。流縣屬廣都。

網鑑正史約入卷十

二十三

黃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帝以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奮力行清。深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

守令財貨連。獨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帝以是賞之。又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願正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姑臧縣名。故武威今涼州。衛屬陝西。

州衛屬陝西

二十三

史 17-761

產

以竇融爲大司空

—

生

海公對帝益奇愛陽

庚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

十七年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故廢郭氏

帝如章陵即春陵

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賜宗室諸王

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與人不款曲惟直柔

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十二月以步車王賢為漢大將軍

步車王賢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

授及車旗黃金綰繡煥煌太守執邊上言夷狄不

冬十一月以張堪為漁陽太守

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衆不

可支

庚十六年春二月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

十七年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故廢郭氏

帝如章陵即春陵

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賜宗室諸王

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與人不款曲惟直柔

耳今乃能如此帝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十二月以步車王賢為漢大將軍

步車王賢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

授及車旗黃金綰繡煥煌太守執邊上言夷狄不

可假以大權及今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連連奪之

賢繇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

焉

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

徵側等寇亂連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斬徵側徵貳立銅柱為界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連連奪之

賢繇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

焉

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趾

徵側等寇亂連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

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斬徵側徵貳立銅柱為界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

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夏六月廢皇太子璽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

子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璽意不自安郭氏諫太子璽位以

奉養母氏太子從之郭氏諫太子璽位以

者數歲至是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

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璽崇執謙退願備藩

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璽為東海王陽為皇

太子帝以才子舅陰謀守執金吾陰與為衛尉皆

輔導太子識入雖極言正議反與賓客語未嘗及

國事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京不相知知其有

用竊稱所長而逢之友人張浞杜禽與與厚善以

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以相察也

史 17-763

卷之八

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賜雒陽令董宜錢三十萬

帝怒

宜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宜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訴帝帝怒召宜欲笞殺之宜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宜叩頭謝主宜不從還使頓之宜兩手據地終不肯

綱鑑正史約卷十漢光武

二十九

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燕亡匿死吏不敢至門念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宜悉以班諸吏是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保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帝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僂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汝南今河南汝寧府

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

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漢平所名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尋卒漢性疆力每從征伐諸將見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攻戰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六月以郭況為大鴻臚

帝數幸况第賞賜金帛甚多京師號况家為金穴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今直隸

馬援自交趾還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相

綱鑑正史約卷十漢光武

三十

向畏北邊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塞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冀曰諱為烈士當如是矣時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使使出屯襄國無功而還

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諸國悉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都善都善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求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

自在也。於是都善車師復附匈奴。

丙二十二年冬，以劉昆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

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

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

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弘農今河南許州府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

南單于，款塞內附。

匈奴日逐王比領南邊八部，八部大人共議立比

為南單于，款塞內附。

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承為藩蔽，扞禦北虜。

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

官中郎將耿种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事遂

四夷完復邊郡，於是分為南北匈奴。南單于遣使

稱臣入貢，臧官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

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策，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後南單于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詔聽南

單于入居雲中，置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

請行，帝慰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

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

遂遣援行。武陵今常德府

西二十五年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

將梁松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意不平，諸子聞

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夫

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

失其序乎？」援兄子嚴、光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

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事。」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

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

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

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

伯高不得，猶為謹勸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

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黃龍也。季良者，

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

亂群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

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反讀誡書示之。

傳

帝大會群臣，問曰：「傳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謀，可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策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康寧，正史約入卷十漢光武主五。」

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子，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會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夏膠東侯買復卒。

德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德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帝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諸將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丙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初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奸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及守會稽，清而有惠。

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帝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制之九，會命岱宗，乃詔光松等按索河雒謠文，言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許之。」

冬十一月，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帝以赤伏符即位，縣是信用謠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蓋諸巧慧伎數之人，塔稱謠訛以欺人主，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筮偶之類，陛下宜屏斥之。」疏

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謠文之譚復極言謠之非輕，帝怒曰：『桓譚非聖，無出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為六安丞，道經

丁二年春二月，帝崩。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將講論經義，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病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

車，六安州名。馬廬州府。

物年方
二十載自
稱壯者
原也
孝光武弟
王子

綱量時度九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呂祖謙曰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親
簿書期會之事此最是失政體統

太子莊即位

夏四月以鄧禹為太傅以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

詔曰禹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

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高密縣名屬兗州府

孝明皇帝名昶光武太子
在位十八年

戊午永平元年春正月帝幸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光武
陵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漢明帝三七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諡曰
元

東海王彊卒

東海王彊病帝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

彌臨終上疏謝恩帝覽書悲慟追惟彊深執謙儉

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

省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巳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王

佩登靈臺望雲物○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

帝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鸞為五

代漢光武
五更
辟雍四門
外水閣
以節觀者
門外皆在
橋觀者在
水外故曰
辟雍門
冠位出座
是學堂
所聚而開
辟也

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帝自為辨說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綰紳關橋門而觀聽者益億萬
計帝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
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帝親自執業
諸生或避位發難帝謙曰太師在是榮疾遣使存
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為帝幸其家問起居入
街下車擁經而前桓榮垂涕良久乃去榮卒帝
自變服臨喪送葬子郁嘗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
乃以郁為侍中

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炆為皇太子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漢明帝三八

后援之女也德冠後宮既正位官屬愈自謙肅好

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謂望見

后袍衣疎羃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綈特宜

染色故用之耳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

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种杜茂

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

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种臧宮馬武

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

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六月，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宜罷止，以應天心。」帝即罷之。應時對曰：「帝性偏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意嘗以事怒郎藥松，以杖撞之，松走入床下。帝怒，松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時朝廷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綱鑑正史約 卷十 漢明帝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帝賜以三公之服。賀是歲，勅行部去，禮惟使百姓見其衣服，以章有德。

辛酉四年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初，帝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嫌，眾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一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

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

壬戌，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

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六年春二月，王雉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此。」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間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語。子唯也，王雉山，在。

甲子七年春二月，以宋均為尚書令。

綱鑑正史約 卷十 漢明帝
初，均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棄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虎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食，思進忠善，可一去罷矣。」除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正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諉，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後帝聞其言，追善之。九江府名。

以卿，眾為軍司馬。

史 17-769

初鄭眾為廷尉司馬使北匈奴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拔刀自誓眾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帝復欲遣眾報之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拜單于悲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匈奴拜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連上書固爭之詔追還眾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眾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為軍司馬

乙丑八年冬十月遣使之天竺求佛法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

續錄正史約入卷十漢明帝

聖王

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應報善為閻閻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象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天竺西域國名在大夏東南

丘濬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明帝開茲大教以

為中國無窮之禍豈非名教中之罪人哉

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丙寅九年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

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才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卯十年冬十二月以丁鴻為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逃去友人鮑駿遇之東海議鴻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還就國

晚因上書薦之至是徵為侍中

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續錄正史約入卷十漢明帝

聖王

東平王蒼來朝月餘還國帝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帶之

己巳十二年夏四月修汴渠隄

詳全

初平帝時汴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汝侯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充豫百姓怨歎至是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汴水者詔景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灌注無復潰

漏之患。歸簡省役。然猶以百億計焉。符縣屬關

封府案漢武時以朝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

燕廣告英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

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廢英徙丹陽。

英至丹陽自殺。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自京師親

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

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帝得英

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吏五百餘人。

續鑑正史約本卷十漢明帝

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

陸績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備受五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辭。績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績雖見考

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

績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績曰。母裁

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

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時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

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

傷其怨力言之。帝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

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

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徬徨。繇是多所降宥。

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

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

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

別具奏。帝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王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詣孔

子宅。下邳今淮

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皇子六人為王。

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

續鑑正史約本卷十漢明帝

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哉。

給二千萬足矣。

十六年春二月。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都尉竇固使假司馬班超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

王奉詔禮敬甚備。後忽疎懈。超謂官屬曰。此必有

北虜使來。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

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會

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遂夜攻

虜營。順風縱火。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燒

死。鄯善震怖。納子為質。還白固。固喜。具上超功。帝

卷之十
漢書
卷之十
漢書

以超為軍司馬復使于賓其王廣德素聞超在
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
侍西域復通

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

北匈奴大入雲中大守廉范拒之會日暮范令軍
士各交縛兩炬三頭懸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
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尋食晨往赴之斬首
數百級虜自相轉藉死者甚衆歸此不敢向雲
中

戊十七年春正月北海王睦卒

綱鑑正史卷之十漢書

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
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
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
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
夫具對以孤養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
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愚慎如此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繡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
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獠木等百餘國皆
舉種稱臣奉貢

汶山今成都西川縣白狼
獠木等西南夷諸國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
巳校尉

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金蒲城調
一者關龍為巳校尉屯柳中城

乙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
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

北單于率二萬騎擊車師殺車師後王安得耿恭
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擁絕澗
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身自輓
籠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

綱鑑正史卷之十漢書

水以示虜虜以為神遂引去

秋八月帝崩

帝遺事建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
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群
臣曰即官上應刻石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
其殃是以難之

太子卬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后前母姊女賈氏所生帝以馬后無子命養之居
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與母至
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冬十一月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龍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又龜茲悉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龍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卒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釜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龍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以馬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

綱鑑正史約

卷十

漢明帝

四十七

綱鑑正史約卷十一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徐

孝章皇帝

名炘明帝太子在位十三年

丙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時承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借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惡姦惡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未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庸至德第五倫亦上疏言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帝皆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嘗懷寬惠刻論議每候寬厚云

關龍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龍都護及戊巳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時校書郎楊終上疏請罷邊兵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帝從之中郎將鄭眾上疏言耿恭以單兵守孤城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

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無還者起將發還時
憂恐其都尉黎介曰漢使棄我我必為龜茲所
耳以刀自剄至于真王侯以下皆號泣起馬
不得行起亦欲遂其志乃還疏勒

丁丑年夏四月大旱

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許會大旱言事者以為
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稱吾以
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問封
應未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
在樞機之位又云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
竊竊王史勳入卷十一漢書

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復請之太后報曰
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豈得與陰氏中
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福祿重疊猶再極之
其根必傷去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
傾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懷惟
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
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帝乃止太后嘗詔三輔
諸馬昏親有僞託郡縣者以法聞其美車服
不遵法者便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馬氏處
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夫政移風必有
其本傳曰吳王好

劍客百姓多創痍起王好劍獵官中多餓死
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
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足帛斯言
如戲有切事實太后深納之

戊寅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騎將軍

巳卯四年夏四月立千歲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
之太

后聞之曰吾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
不從

竊竊王史勳入卷十一漢書

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乃受爵而辭位皆以
特進

就第未幾太后崩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班固等皆
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
五月以直

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
已發憤

吐懣畧聞于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
問省

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
筆札

今外官多職並可以補任

趙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

班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

唯焉耆龜茲未服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

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其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

可禽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

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

千餘人就超義從西羌傳○平陵縣在咸陽縣東北

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

災范乃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以為便歌之曰

網鑑正史約入卷十一漢章帝四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佐昔無橋今五津

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璿為太子

先是宋貴人生太子慶宋貴人生皇子璿璿皇后

無子養璿為已子至是誣陷宋氏乃廢慶為清河

王以璿為太子清河縣名屬廣平府

宋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璿立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竦譴

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竦死獄中梁貴人亦以憂

死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

不謹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

賦歛羌胡帝數加譴勅禁遏甚備縣是權勢稍損

賓客亦衰廖子璩投書怨諉於是有司并奏防光

兄弟詔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出之後復

有詔還舉京師諸馬既得罪貴氏益貴盛皇后兄

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貴憲椒房之

親典司禁兵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

尤少守約安貧之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

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醜

網鑑正史約入卷十一漢章帝五

當以酒也臣願陛下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

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今憲永保福祿憲以展直諫

奪沁水公主田園發覺帝怒召憲切責曰君屬貴

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趨高指鹿為馬久矣使人

驚怖國家素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之

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沁水縣屬山陰郡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

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名吏鼓闔里豪

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廖等輩豈能在此

謝文之史
入人之罪
謝文之史
入人之罪

謝文之史
入人之罪
謝文之史
入人之罪

賜賚京師肅清竇氏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置
詔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之

甲元初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
吏事浸疏詔下公卿大臣議大鴻臚韋彪議曰夫
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出
於孝子之門忠孝之人持心為厚鍛鍊之吏持心
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閭閻然其要歸
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
納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一漢章帝

六

冬十月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暉重自迷南
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生法免家居帝召
用之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
修武帝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
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
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
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詔赦出之

十一月以孔僖為關臺令史
魯國孔僖丞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

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隣房生告駰僖誹謗先
帝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
此事而虛加誣之也武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
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齊桓公親揚其先君
之惡以唱管仲然後君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
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異哉書奏詔勿問
拜僖關臺令史

賜毛義鄭均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
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一漢章帝

七

令義奉檄而人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尋
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
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
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
得為吏生賦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傭僕均仕
為尚書免歸廬江縣名屬廬州府東平

乙酉二年春正月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解之
吏惴惴無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如襄城令劉友
史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始他異斯亦殆近之矣

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轉為德以重為威四者
或興則下有怨心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屬開封府

二月帝東巡

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
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史會庭中
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
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
號為白衣尚書任城縣名故城在濟寧州東

耕於定陶樂告岱宗祀明堂三月至魯祀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大會孔氏男子

帝漢章帝

人

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

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

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尊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拜傳郎中闕里在曲阜縣西

丙三年夏五月司空倫罷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二千石休終其身倫奉公
盡節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
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三夜十往退

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豈可謂
無私乎

詔侍中曹舉定漢禮

博士曹舉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
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
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舉侍中授以
叔孫通禮儀十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保
禮條正使可施行舉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
文撰次制度百五十篇奏之

丁章和元年秋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其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一漢章帝九

子述唐據大小榆谷以叛大小榆谷在臨洮府屬縣西

八月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時莎車降於龜茲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

莎車龜茲王發兵五萬人救之超寄召諸部勒兵

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遂降龜茲等各

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戊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肇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

太后○太后臨朝

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

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時憲以侍中內幹權重山宣詔命都卿侯暢來爭
國憂太后數召見之憲懼暢分官省之備遣客刺
殺之太后怒閉憲於內官時北匈奴饑亂憲因自
求擊北匈奴以贖罪太后從之乃以憲為車騎將
軍與耿秉擊北匈奴都卿縣名今廢在涿州西北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

公卿舉鄧訓代張紘迷唐率兵來協小月氏胡訓
擁衛胡今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
不宜禁護訓曰張紘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
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悉驅群胡妻子內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一 漢章帝 十一

嚴兵守衛羌即解去詠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
欲關我費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
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莫不
咸悅因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泉悉離
散諸羌皆效塞納質

孝和皇帝名廢章帝太子在位十七年
巳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
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
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非社稷之計書連

上輒寢朱歸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冠軍固
爭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不
聽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
破之單于遁走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
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乃以憲為大將
軍稽落山在燕然山南燕然山在匈奴地即烏地中稽落山北

尹起莘曰憲行盜賊之計戕殺列侯於屯衛之
中蓋即致于重辟以正王誅乃聽其擊虜自免
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寘之鋒鏑為罪
人逃死地哉然主於內以成其惡者太后使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一 漢和帝 十一

三年春二月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吏民其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奏貶四十餘
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樂恢上
疏劾憲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
正王室示天下之私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

州郡迫逼飢飲樂死於是朝官震懼無敢違者
四年夏六月朔日食
司徒丁鴻上疏曰今天下皆王室而私門人道悖

於下教驗見於天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天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

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與其黨郭舉等謀逆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機遂與眾議誅憲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軍印綬迫令自殺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初竇憲納妻郡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一

漢和帝

十三

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卻諫曰竇將軍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卻請自行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國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

漢中府名

趙弼曰竇憲之惡在章帝時已不容貸矣至

和立愈加強橫和帝一旦憤然震怒追令自

以詔天子威權可謂不愧孝昭之烈矣可憐者

當時袁安任隗居三公之位帝不與之謀乃與

鄭眾議之竇氏雖除寺人之權從茲盛矣諺曰

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歟

以宦者鄭眾為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時是賢之常與之

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北單于畔遣兵追斬滅之

甲六年秋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敎之

風於此少衰

甲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丁九年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冬十月追尊梁貴

人為恭懷皇太后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一

漢和帝

十三

初梁貴人死官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

是舞陰公主子梁太后奏記三府太尉張璠言

感勵良久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在梁

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帝以臣子無貶尊上之文

乃追尊母梁貴人為太后封梁嫺三子為侯梁氏

自此盛矣

初居巢侯劉殷亮子愷當嗣稱父遺意遁逃十餘

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蜀連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

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棄善之心而繩以循常

之。所以示克讓之風也。詔。恩。嗣。爵。徵。置。焉。

五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漢書

帝因朝召見諸儒。魯不買達黃香等相繼數事。帝善不諫。不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王十四年夏六月皇后陰氏廢死。

徵班超還京師。班為西域都護。騎都尉。西域悉納質內屬。至於海。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一漢和帝十四

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至是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為超上書曰。臣不敢望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乃徵超還。以任尙代為都護。尙請教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

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君性嚴急。水清無魚。魚宜蕩佚。送簡易寬小。過德大綱而已。

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王門關在陝西去長安三百里。

冬十月。貴人鄧氏為皇后。初。鄧禹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

必有典者。其子訓有女曰綏。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每燕會。諸姬競自脩飾。貴人獨尙質素。至是立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陶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以防為司空。防上疏言。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不依章句。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策。引文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一漢和帝十五

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正以為非。帝從之。

封鄭眾為鄉侯。官者封侯

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前漢元平二年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

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夏四月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五月以尹勣為司空

秋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詔檢校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毋覲前代外戚

賓客濁亂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奸猾多干

禁憲其明加檢校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

網羅正史約人卷十一漢書帝十六

假貸

冬十二月詔舉隱逸選博士

尚書郎鮑準以儒風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

學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垂情古典游意

經藝又多徵名儒每燕會則論難衍衍今學者益

少博士倚席不講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

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納之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王慶

丁永初元年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憺弘闔皆為列侯

陶辭不受○六月罷西域都護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駱司空勣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愷數

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

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至於中世權移外戚竊被近習用其私人殘虐百

姓使陰陽失和水旱為災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

免豈不冤哉

二年夏旱太后親錄囚徒

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畏吏不敢言將

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寔即赦

網羅正史約人卷十一漢書帝十七

令抵罪行未還官謝雨大降

冬任尚與先零羌戰大敗詔遣臧參督諸

軍屯

先是諸羌復叛以鄧騭任尚將兵屯漢陽以備之

臨擊鍾羌大敗使尚與滇零戰又大敗滇中栗石

萬錢轉運難劇故左校令龐參使其子上書曰萬

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騭

宜且振旅太后即召拜參為謁者使西督三輔諸

軍屯

十一月徵鄧騭為大將軍

厚平 東萊今萊州府昌
邑縣名屬萊州

三年春正月司徒魯恭罷

綱鑑正史綱目卷十一 漢安帝 十八

和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者生
 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諳。是吾
 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趙氏
 然後謝遣之。

庚辰四年春正月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時并涼大饑屬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
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曰譬若衣敗
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今
卿皆以爲然則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
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傳

小幾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國
陵卑外二也。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羌胡所以
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
棄我于夷狄，如晉然。起謀因天下之饑餓，驅臣羌
以爲前鋒，函谷以西非復漢有。三也。禹以爲然，譴
因說禹，謂禹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
答其功。鄭氏以防其邪計爲善，其言更集四府，皆

以虞謂爲朝歌。其討縣境。羣盜平之。

續修正史類人卷十一 漢安帝 光

時朝歌賊甯計等數千人攻殺長吏連年不能
鄧隆以前議惡其調乃以調爲朝歌長故舊皆
之謝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
以剗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潁河內太
馬被稊曰君儒者當諱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
憂之謝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不足憂也
但兵不厭權應寬假審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
及到官設三科以禁士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
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賞罪使入
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八百人

潛遣貧人能縫者使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聽是駭散縣境皆平朝歌今衛輝府

乙卯元初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閼氏為皇后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冬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以步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

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遁自窮尚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

追尾掩截其遁自窮尚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卷十一 漢書

千丁奚城破之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器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

進道兼行百餘里今更士各作兩屯田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龐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

過三十里今行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

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屯日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擇追我孫臏見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擇追我孫臏見

吾今示強勢有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

衆萬餘攻圍赤亭詡令軍中強弩勿發潛發小弩

羌以為矢力弱并兵急攻詡乃使二十餘騎共執

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圍解詡為陳兵兵衆從東

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同轉數周羌不知其

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設伏掩擊大破之賊

縣是敗散一郡遂安武都今華昌府南

丁酉年秋七月任尚募羌按季昌冬十月郡還募羌

殺狼莫

諸羌无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詡封郡還為武

侯遷以太后從弟封侯優大任尚與諸軍攻

車轍棄市

中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史

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車師師後王軍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

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

為宜閉玉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

勇上議曰昔武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今匈奴府

祿斷其右臂先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驕率諸

祿斷其右臂先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驕率諸

國河西門書明帝命將出師然後匈奴遠遁
今請復置都護屯兵通西域以拒北匈奴公卿難
之勇以西域來者不過廩食今若拒絕勢歸北屬
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
試便於是從虜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
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致與車師
入寇河西大破其衆

夏四月立千保爲皇太子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郤氏崩

帝已年長太后久不還政潁川杜根嘗上書言之

續錄正史紀入卷十一漢安帝

二十一

太后大怒盛以鐵棗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京

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至是尚書陳忠薦

之帝拜根侍御史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

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

親知故不爲也宜城縣名屬襄陽府

夏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

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數

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

言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必承風響應爭爲

切直宜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以薛包爲侍中不拜

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憎包分出之包號

泣不能去至被毆朴不得已處于外旦人洒掃父

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父母慙而還之

及父母亡弟子平分財里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

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服

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破產還

復賑給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拜詔加禮如毛義

續錄正史紀入卷十一漢安帝

二十一

徙封鄧禹爲羅侯遣就國禹自殺羅侯城在長沙府湘陰縣東

帝少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

后意太后以河間孝王子興爲平原懷王勝後復

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鳳江

京侯伺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官

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聞謀立平原王帝怒盡

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陳以不與謀徙封

羅侯遣就國廣宗等皆自殺禹不食死貶興爲都

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終是得免
以耿寶監羽林軍封官者江京李閭皆爲卿侯

一江京李閔與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女伯榮出入官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尚書翟璠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責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殊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願陛下勉求忠貞諫遠佞諂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皆不省

王延光元年冬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懿好才愛士以袁閔為功曹引遷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一漢安帝二十四

郡人陳蕃黃憲等意不屈蕃遂就吏憲世貧賤父一為牛醫憲年十四穎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得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至問所問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問曰見吾叔度邪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問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視其人固難得而測之恭及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避譴不宿而退進往從之累月方還或問之泰曰泰高之為賢

公孫弘出
產泉正出

之洗滌雖清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消之不滿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端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

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朝廷下其議尚書僕射陳忠請于敦煌復

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

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勇擊走

匈奴田單師者西域復通

冬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

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掾

寶大恨而去閔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

問之辟此二人詎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

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儼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

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虛三邊震擾帑

藏運之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廣憚兄弟依倚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一漢安帝三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高祖本紀第五
唐高祖本紀第五

近者血之分處屬託。傾動大臣。海內貪汚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鋼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混淆。天下誰諱。惟陛下度之。帝不聽。後豐等屢請。震帝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
十二月。聘處士周獎。馮良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獎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獎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戴至近縣。稱病而還。東岡在汝南府城東南四十里。即周燮隱處。
甲子三年秋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江京樊豐等。與閭后譏太子。帝怒。廢之。太僕來歷。要結劉棻。薛昭等十餘人。證太子無罪。帝下詔切責歷等。昭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願怖然廷詰。昭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立朝。區處國事。固得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關連。不肯去。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歷母武。

高祖本紀
第五十五卷
唐高祖本紀

安公主不得會見。歷微之曾孫也。
四年春三月。帝崩。皇太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間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太后欲久專國政。食立初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懿即位。懿。齊名。在濟南府長清縣。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冬十月。北鄉侯懿。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宋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續鑑正史約卷十一
二十七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衣前。郡以奉上帝威。震忠重。復以中牢具祠之。
孝順皇帝名保。在位十九年。太子。
初。議郎陳福以為閭太后與帝無子。是重從。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曹魏常欲廢帝。事之逾謹。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于天下。宜密求諫。率羣臣朝見。師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未幾。

私七月下司錄... 射左雄為書

謂彈劾權貴百官側目三公劾謂盛夏拘繫無辜

為吏民忠謂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

者民之咽喉臣所發舉賊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

奏遂加罪臣請從史無死節以尸諫耳又案中

常侍張防屢獲不報謂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

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生論輸左校浮陽侯孫

程等乞見曰虞謂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賊罪明正

綱鑑正史約卷十一 漢順帝 二十九

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

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於是防生徙邊即赦出謂復

遷僕射謂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世職以樹

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多

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寒賤之節宜擢在喉

舌必有匡弼之益錄是拜雄尚書郎府治在河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徵之英固

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帝乃詔增賜几

待以師傅之禮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賜告歸英

初被詔命眾以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勸使就聘

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張楷謂曰

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

也濟是民也而子始以不嘗之身怒萬乘之主及

其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

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遣之曰君

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聖賢居身之

所珍也語曰曉曉者易缺嚙嚙者易汙盛名之

下其實難副近樊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獨待

神明雖無大異言行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者豈

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

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讓今眾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瓊至拜議郎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

後居職練達數上疏言事帝頗採用之固司徒節

之子也少好學帝改易姓名林策驅馳負笈從

師不遠千里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審入

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諸生知其為節子也。
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

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

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政遂改過自新。」

綱鑑正史初八卷十一 漢順帝 三十一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蕩。學舍頽敝，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壬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商后女也。

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諺曰：『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試家法。文史課殿，奏副之端門，試其虛實。若存茂才，與

法。文史課殿，奏副之端門，試其虛實。若存茂才，與

行自可

四十以上

不拘年齒

之對曰

以臣應選

孝廉聞一

自是牧守

丙二年春

上召謁問

勞罷營繕

綱鑑正史

行自可不拘年齒，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

四十以上，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

不拘年齒，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

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故本郡以臣應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

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自是牧守莫敢輕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丙二年春正月，徵郎謁。為郎中，不就。上召謁問，以災異，頗條便宜七事，一曰：「念百姓之勞，罷營繕之役，二曰：『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曰：『務節約，四曰：『簡出官女，五曰：『禦備羌寇，六曰：『令內外

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曰：『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朝廷因早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

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山陽縣名，屬淮安府。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左雄諫不聽。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名而我隨避名而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戊寅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實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爲
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勉以此劾奏雄。雄曰：「進
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
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
以舉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
之意與宣子殊也。」雄說，謝曰：「是吾過也。」時宦官競
貴，恩勢惟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獨
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官掖，
網鑑正史鈞

留流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必侵寇三輔爲害
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被裘今賢野次垂
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且將士不堪令
必有高亮潰敗之變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亦上書
言狀皆不從至是果敗頃之武都太守趙冲擊破
羣唐羌規又上疏言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
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徵虜
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徒見王師之出不
聞振旅之聲願假臣兵五千與冲相首尾可不煩
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游患下可納降帝不能
用

秋八月大將軍柔商卒以柔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
南尹不疑冀之弟
冬十一月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以固爲刺史固到赦盜前罪於是賊帥
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餘類悉殊秀南陽
太守高賜等賊儼賜等重賂柔冀冀爲千里移檄
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
賊屯聚固亦以恩信招誘之賊皆解散泰山今山東泰安州
王莽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

十六百

遣杜喬周舉周樹馮羨樂巴張綱郭舉劉璠分行
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爵等受命之部
獨埋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兔遂劾
奏冀不疑無君十五事京師震竦帝雖知綱言直
不能用也

以李固為將作大匠杜喬奏李固政為天
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
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舉事嚴
綱正史約入卷十一 漢書 三十一

星門以書諭冀請與相見冀之曰前後二千石
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今主上仁聖欲以文
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此轉禍為福之時也冀泣曰
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
魚遊釜中知不可久今聞明府之言乃冀等更生
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路南州冀遂歸
當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
服行喪送到健為貢土成墳時冀州刺史趙奉
東州吳祐皆有能政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
部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散席平生之怨

百五十五

甚然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前日
夕臨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
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祐政崇仁簡
民不忍欺齊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
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
自首祐曰操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親過知仁
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償之

二年冬十一月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人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廉及能從吏
綱正史約入卷十一 漢書 三十一

者為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嵩監其家中常
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
不欲從而未央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嗣
今帝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
范滂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
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
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

皇極經世曰陛下攝政之初而災異不息殆以

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未君者舟也

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

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

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牖之趾以益其

高豈安固之道哉冀以規為下第

孝冲皇帝

名炳順帝太

乙未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續正史約卷十一 漢中帝實帝 三九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攢至京師大將軍冀曰

太后迎攢人即位罷蒜歸國

蒜續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

皆歸心焉而攢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

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罷野闔之利勿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

禁中迎攢人即位罷蒜歸國

孝質皇帝

名繼漢孝王子章帝去

戊午夏閏六月大將軍冀進弟叔帝曰太后

策免太尉周迎攢王侯志人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擊冀曰此敗厄將軍也

純為惡之使左右置毒於餅以進帝崩時攢立

本固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

攢王侯志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定府錄

益吾今保

益吾今保

益吾今保

益吾今保

續正史約卷十一終

漢實帝

三九

益吾今保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

史官顧錫疇編纂 錢塘程

孝桓皇帝

名志平原王翼子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二年

丁建和元年夏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唯喬正色無所回撓朝野皆倚望焉

秋八月立皇后梁氏

太后女弟

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

李固杜喬獄殺之

尉氏縣名屬開封府在陽今鄆州屬新廣道

時清河劉文等謀立清河王蒜事覺蒜坐貶徙自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

一

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交通請逮案罪太后

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王調等數十

人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冀恐終為已害乃更奏

前事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長史吳祐謂融曰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

人固遂死獄中冀復使人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

遂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

其罪固弟子郭亮董班喬故掾楊匡詣闕上書並

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

三年秋九月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

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蒞事明

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緼端肅汪爽肅卿金有

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頰陰令死康更命其里曰龍

陽里膺性簡亢惟以淑為師同郡陳寔為友與膺

謁膺因為之御既還言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

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年輩遠在寔前引與

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

膺者皓舉寔倫從之寔後為太丘長脩德清靜及

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

讓風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

性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阜白耶瑾以

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

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山陰太丘今開封

府丞高倫里在開

咸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

以俸贖

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執

羽林虎賁奪劍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一歲

俸贖百條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一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嚴刑峻法海內清肅算計見效後於孝文及元帝多行寬政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紀

夫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典平之梁肉也以德政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街四牡橫街皇路險傾方將相勒韃鞬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

承興元年秋七月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

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官者趙忠喪父歸墓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掌則使俄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兀然不顧身害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懸首繫紼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言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輕上天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紀

怒使群卿及川小民免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石宜還本朝扶輔王室書奏不省

甲二年春二月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賢王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南匈奴反東羌舉種應之與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其擊與健等破降之羌豪遣與馬與金與以酒醢跪曰使馬如羊不以人廐使金如粟不以人

懷悉以還之東晉附省處之於此故名

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聚眾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潁川韓韶為廩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廩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城在濟南府泰東州界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桓帝 五

丁三年夏閏四月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劉陶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遂不攻錢

延熹二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舊瑯作外戚箴以諷冀冀殺之帝與中常侍單超左悺定議圖超臂出血為盟使黃門令具瑗等將兵圍

冀第冀及妻孫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中

止貴人鄧氏為皇后○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五侯唐衛尉超左悺徐璜月瑗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徵處士徐穉美臧穉穉著李雲皆不至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國帝 六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春潁川李膺帝悉以安車玄纓備禮徵之皆不至穉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屢辟不起蕃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請而退穉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死輒赴弔常懷炙一雞以酒漬綿暴乾到家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穉畢留談不見喪主而行肅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嘗夜遇盜弟兄爭死盜兩釋焉閎苦身修飾以耕學為業著隱居講授雲繼母酷烈能奉之謹帝又

監布不
封也移
三府以
宋上三
公府也

通書中
將一人
二千六
百官生
二千六
百官生
二千六
百官生

從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遂隱身不出

封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梁冀既誅權歸宦官五侯七貴縱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

詣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帝欲不諱帝怒遂雲送獄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獄皆死獄中黃瓊稱疾不起

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監宦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明帝七

克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書奏不

省白馬縣廢故城在大名府滑縣西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宦者為將軍自起始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主對曰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

闕矣五官中郎將

庚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焚歸故里熒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之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告父門生王成曰

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熒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于市各為異人陰相

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熒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熒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

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張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明帝八

答而已熒謹從其誨後成卒熒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辛四年夏以劉矩為太尉

初矩為雍丘今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華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

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雍丘今杞縣屬開封府秋九月以劉寵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各背出人齎

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

又稱以文
常居非

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
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率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勤苦父老為人
選一大錢受之山陰縣名屬紹興府

壬寅五年冬十月下皇市規獄論輸左校

先是涼州刺史郭閑擢中郎將段熲下獄熲遂陸
梁皇市規上疏言臣生長邠岐保無事有誤中
之言願乞冗官備一介之使佐助諸軍詔以規為
中郎將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規還督鄉
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漢紀

於是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聖書請議規
上疏自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
侍徐璜左璜從規求貨規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
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
及太學生訟之會赦歸家

甲辰六年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廣成苑名在汝州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有節况今田野空
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
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
與馬之觀乎書奏不省

十二月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
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嗜溢漁食百姓臣以
為可惡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
補其處不納後復曰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
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
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
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

綱鑑正史約入卷一二漢紀

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
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鬱
發疽卒

甲辰七年春二月郎鄉侯黃瓊卒瓊字叔度

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
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瓊喪穉
哀哭置生芻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南州高士
徐孺子也使陳蕃茅客追及為沽酒市肉穉為飲
食客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或
曰可與言而不言穉子其失人乎穉泰曰穉子為

瓊字叔度
穉字子真
不與言也
好穉者

李廣而巳
飲此爲已
知其不可
不遇矣
古人相見
必因介
以解解
者雖也
者固也
固人以相
見也

太平也
其非也
虎狼也
以義相
以所性
之干
得身其食

得身其食
其非也
其非也
其非也
其非也
其非也
其非也
其非也

人清潔高麗。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
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
是其愚不可及也。秦博學善談論。陳留符融一見
嗟異。因以介於李膺。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
有如郭林宗者也。遂與爲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鄉里。示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秦同
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秦性明知人。好獎
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
衆皆夷踞。容獨危坐。秦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
容殺雞食母。餘半皮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秦曰。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紀 十一

郭林宗猶滅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
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傳甌墮地。不
顧而去。秦見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秦以
爲有分決。亦勸令遊學。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他。陳雷仇香。至行純嘏。公。滂亭長
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
爲陳人論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廉。
考城令王負。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滂亭。陳元不
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

小意生

鸞鳳。故不爲也。與曰。枳棘之林。非鸞鳳所集。百里
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香嘗與
謁之。因留宿。明旦。秦起拜床下曰。君泰之師。非泰
之友也。香歸。符融
夏五月。荊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度尚募諸。發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
賊卜陽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
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圖志。尚乃令軍中。恣聽
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還皆泣。尚
人人慰勞。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所亡少少。何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紀 十一

足介意。勸令秣馬辱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不復
設備。遂破平之。艾縣故城。在
乙巳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昔
族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
老子祠在鳳陽府毫縣。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貝瑗爲都鄉侯。
楊秉奏。侯覽弟參貪殘兇惡。自取禍滅。覽知衆重。
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帝不得已。
免覽官。司隸韓緄。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卿
皆自殺。又奏貝瑗兄恭。賊罪。瑗坐貶。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夏五月太尉秉卒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味也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長廢厥

嚴迷匿兄家合柱中膺卒吏卒破柱取朔殺之自

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時朝綱頽弛而膺獨持風

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以劉翊為尚書令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

綱鑑正史紀人卷十二漢桓帝

十四

示辱而已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

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聖人建天地

之中而謂之禮家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

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

孫致老壽臣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在外空賦不

辜之民以供無用陰陽隔塞故災異屢臻臣愚以

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

拜郎中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規欲求退龜上病不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

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

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為

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聞

夏四月河水清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

秋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瓛補司隸校

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見太尉

奏

初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卽位福為尚書時同

綱鑑正史紀人卷十二漢桓帝

十四

郡房植有名富朝鄉人為之語曰天下規矩房伯

武因師復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讒譖遂成尤

隙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南

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李膺

為功曹皆委心聽任於是二郡語曰汝南太守

范滂南陽太守宗資主盡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

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

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

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

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

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

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
就縱橫既勒瑄收捕既而遇赦瑄竟誅之小黃門
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瓛亦於赦後殺
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汎官官因緣諸訴瓛
瓛帝大怒徵下獄不納官官此疾極難
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誅卻平原裴楷上疏曰瓛
除邪而速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彼詭譎漢典以
來未有拒諫誅賢如今者也臣聞皇天不言以象
設教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
妖人癘疫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桓帝十五

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

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

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

其貶議屢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侍後官中官用

出案驗按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
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
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
此賈父之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善風角
推占富教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有竟案殺之威
素以方技交通官官官教成弟子牛修上書告
膺等發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於是帝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審却
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
猶將十世有也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桓帝十六

附其門
而得勝
地示不
人父也
不

三本
手是
此更
不

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密嘗為北海相去官還家
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
里開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曰是謂密曰劉季
陵清高上公卿多舉之者密曰劉勝位為大夫見
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
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
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今聞休揚不
亦萬分之一乎是慚服待之彌厚甘陵今廣平府清河縣新息令

以竇武為城門校尉武后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紀帝十七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
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旬施
貧民繇是舉譽歸之

丁未康元年夏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乃
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詡等使訟之武
上疏曰鷹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而虛為奸臣賊
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詔亦未請帝意稍解
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三木繫頭暴
於階下甫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其意如何

故向那英
春秋晉大
夫范武子
從趙盾之
不置虎與
為井因以
向那英死
之義不見
向那英明
也向不
謂其即往
謂明委不
為已也

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
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而懲然為之改容
乃得並解其縛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
帝以天時宜赦乃赦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禁
錮終身滂往候滂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
見祁奚吾何謝焉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
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從事
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
獨無弼曰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
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則陷良善則平原之人
何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紀帝十八

冬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遣使迎解滂等侯宏詣京師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
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迎之即位

孝靈皇帝名宏肅宗玄孫和帝無子
資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戊辰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
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錄定策功封竇武為開喜侯開喜縣名
屬千陽府

河郡盧植說武宜辭大賞以全身名不用植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武同心戮力以獎上宅微忤下名賢李膺杜密等皆列於朝共參政事天下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誦事太后太后信之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

續鑑正史約入卷十二漢書帝十九

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不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誅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於是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陽侯之收長樂尚書鄭眾送北寺獄今水與尚書令尹勳雜考辭連節由水勳即奏收節等使侍中劉瑜內奏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告長樂五官史朱瑁盜發武奏馬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欲重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御前殿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阪拜王甫

三公子
三公子

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水勳殺之出城令持節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蕃問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并拔刀突入尚書門甫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時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節以負新至不知本謀燭使負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何故聽反者乎於是武軍歸甫武自殺遂遷太后於南宮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奐遷大司農封侯與深病為節等所責固辭不受

續鑑正史約入卷十二漢書帝二十

二年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

郎中謝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惟勳寵斷守善餘皆素餐殺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內可因災異並皆罷黜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斂原死於獄
冬十月復治鉤陳殺前同謀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唐等雖廢銅天下士大夫皆高其道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資武陳蕃劉淑為二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雲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然巴肅宗慈夏馮舉從平陸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楊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王孝廉胡母班秦嗣蕃反劉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教人也及陳實用事復來膺等陳資誅膺等復廢官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

初唐等雖廢銅天下士大夫皆高其道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資武陳蕃劉淑為二君者言一世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雲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然巴肅宗慈夏馮舉從平陸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也張儉翟超岑暉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楊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也度尚張邈王孝廉胡母班秦嗣蕃反劉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教人也及陳實用事復來膺等陳資誅膺等復廢官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

續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書

三

怨張儉尤甚覽鄭人朱並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等儉因詔有司奏諸鉤黨李膺等請下州郡考治時帝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對曰相率群輩欲為不軌帝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危社稷帝乃可其奏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請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誅顧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

續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書

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舉受詔捕獲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林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問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舉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官官一切指為黨人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歎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曩鳥爰止於誰之屋爾泰雖好滅否而不為危言議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探兵到門驚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哉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達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儉曰今欲分之明廷裁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世儉得亡走國相收舉融送獄未知所生融曰保納舍

三

續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書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曩鳥爰止於誰之屋爾泰雖好滅否而不為危言議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探兵到門驚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哉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曰達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儉曰今欲分之明廷裁半去矣欽歎息而去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世儉得亡走國相收舉融送獄未知所生融曰保納舍

附錄下之
附錄下之

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獄之。詔書竟老，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魏聞儉亡命，赦曰：儉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傭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有初，范滂等非計，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東

網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靈帝 二十三

一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傭人。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詔名故黨在關封府，紀縣東此梁碭今條。○評考：范滂乃太和人，州碭山縣。○明征：范滂乃太和人。

司馬光曰：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乎其不可及已。

辛酉四年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帝以太后有崩立之功，故朝之。明年太后崩。壬子熹平元年春三月，太傅胡廣卒。廣周流四公，歷事六帝，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慈，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天下薄之。

夏，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乙卯四年春三月，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

網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靈帝 二十四

夏四月，鮮卑寇幽州。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昔舜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未制乎？臣願獨除近禁，不從。

丙辰五年夏，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滿德成，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薦臻皆歸於斯宜
加沛有以副天心帝大怒監軍收節送獄掠殺之
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
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永昌府名

丁巳六年冬十月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遼西今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呼道經柳城值鮮卑

萬餘人塞寇鈔切實苞母載以擊郡出母示苞

苞悲號謂母曰欲以微祿奉養不圖為母作禍首

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為

死無以塞罪母還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

忠義爾其勉之苞即進戰破賊其母為賊所害

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潘

義非孝也遂嘔血死

戊午光初元年春二月置鴻都門學

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引諸生盡為文賦者

待制鴻都門下諸為尺牘及工書屬筆者後

召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置其

間至是置鴻都門學諸生初州郡三公舉辟召

或出為刺史太守人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

士君子皆耻與列既而詔為鴻都文學松等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

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斗筭小人僥倖僥倖

承曉後而圖形丹青有識掩口書奏不省

夏四月侍中寺雖難化為雄○六月有黑氣墮溫德

殿庭中○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帝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

皆亡國之怪也前者乳母趙婕妤譏諛溢永樂門

史霍王依阻為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

至戒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

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强等為

無罪力為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鉗徙朔方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后無寵王前請

初開西邸宣

初帝為侯時嘗告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

居無私錢故實官聚錢以為私藏嘗問侍中楊奇

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

德唐堯帝不悅曰卿適項貢楊震子孫死後必復

致大鳥矣

己未二年夏四月宦者王甫伏誅

王甫曹節等奏虐弄權父兄弟為卿校牧守者
布滿天下所在貪暴南養子吉為沛相尤殘虐
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持評發憤曰
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果遷司隸
南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椎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
尹楊彪發之球奏南罪惡收送洛陽獄及甫子璜
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球遂欲以
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
得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耶節等聞
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甫屍慨然拭淚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書 二十七

直入省白球酷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於是曹節等
權勢復盛

封中常侍呂強為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強固辭不受
因上疏曰官官品卑人賤妄受茅土陰陽爭執
不辭茲蒙恩封問毀刺貴臣議阿宦官陛下不
其言今羣邪咀囁致邑刑罪今羣臣皆以邑為
朝廷不得聞忠言矣宜徵邑受任則忠貞路開
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劉友益曰自趙高以來未有不書宦者惟呂強

不書宦官能諫者呂強而已終綱目宦官可取
者三人呂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永業以忠合
是無取焉耳

冬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賁之難至是陳球說郃曰
曹節等放縱為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以次
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
禍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耶郃許
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璜是節等聞知
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等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書 二十八
皆下獄死

庚申三年冬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作畢圭靈馬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今
廢田園驛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美帝欲
止侍中任芝榮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
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爲之

辛酉四年秋九月作列肆於後宮

帝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鬪帝着商賈服從
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着進賢冠帶綬又駕

四驥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壬午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儼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
 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
 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
 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鵠梟而囚鸞鳳帝
 以讓儼濟諸生徵者悉拜議郎
 冬以桓典為侍御史
 典為御史官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行
 且止避驄馬御史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書 二十九
 甲申元年中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弟子轉相誑誘
 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楊賜上言宜赦州郡無
 流民渡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
 勞而定事留中角遂置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
 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大
 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諤
 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傳弟子周
 脚上書告之詔捕角等角教諸方俱起皆著黃巾
 為識時人謂之黃巾賊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三月以何進為大將軍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張角
 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
 中常侍呂強亦曰黨錮之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
 為變滋大帝懼乃赦天下黨人造虜植討張角
 皇甫嵩朱儁討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誦奉事發帝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
 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其能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 漢書 三十一
 通為可斬未嘗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
 而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謀朝廷數譖霍光傳
 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封獄吏乎遂
 自殺向栩譏刺左右張讓誣栩與角為內應殺之
 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者皆緣十常
 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
 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遣使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殺
 賜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

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下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

夏五月皇甫嵩朱雋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山本末

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

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惟太尉橋玄及南陽何

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

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

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書

三

高名好共嚴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滌

南俗有月旦評焉操往造劭問曰我何如人劭鄙

之不答操切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

免長史阿附賊汚者八人

交趾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怒及

賈琮為刺史到部遺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

荒散還復往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

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

敢飯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監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堅垂當拔之帝

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

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監車

徵植還遣卓代之廣宗監車

秋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與弟榮實

戰皆破斬之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

榮戰破之斬榮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樂浪於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漢書

三

下曲陽斬之嵩罷溫郵士卒每軍行輒止須營

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下曲陽以故城縣有入真定府

先零羌及涼州群盜北宮伯玉等反

初武威太守恣行貪暴涼州從事鍾正和案致其

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

益勳勳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報之勳不從乃諫鵠

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

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使君謀非為

正和也怨之如初至是叛羌圍校尉夏育於高昌

勲與州郡教育為羌所敗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羣羌服勲義勇送還漢陽

北二年春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飲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嫁災自生哀公增賦而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謂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國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又牧守茂才孝廉選除皆責助軍修官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詣價然後得去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漢靈帝

三十三

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恨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上書極言在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

宮錢樂安今山東武定州

三月以崔烈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聲譽頓衰帝謂所親曰悔不小新可至千萬烈問其子鈞外議何如子曰人嫌其銅臭耳

伯宮伯王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幸趙忠張讓奏嵩無功費多遂

罷高道車騎將軍張

昌代之未幾復還

時涼州兵亂不解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勅之帝召問狀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為宰相不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萬里之上若使左近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未幾燮為趙忠所譖出守漢陽涼州賊聞之燮與戰死

夏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以討張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二漢靈帝

三十四

丁卯四年冬十月前太丘長陳寔卒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戊辰五年春二月以劉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競興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為益州虞為幽州州任之重自此始焉字季王之後漢東海王五世孫

六年夏四月帝崩皇子禰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陳留王

初后生禰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說曰史侯王美人生協重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董以辭輕佻欲立協獨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黃門寒頌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頌司馬滿迎而白之進驚馳歸稱疾不入禰即位年十以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寒頌誅之

進益寒頌已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

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得徵智謀之士何頌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頌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舉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頌誅之因恐領其屯兵

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縣騎將軍董重自殺后暴

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將張怙汝兄耶吾教驟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

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官本國舉兵圍縣騎府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問縣是不附何氏

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為司空袁紹說何進悉誅諸宦官進白太后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

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獨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會聚強者為權弱者為用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卓時為破虜將軍討賊賊卓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太后猶不從進以紹為司隸校尉紹促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次之再三不許謀頗泄讓于婦太后之妹也讓呼頭曰老臣得

無愧處士之名矣

以袁紹為渤海太守

董卓購求袁紹急周步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拜紹為渤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衛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衛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果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

綱鑑正史約卷十二終

三九



綱鑑正史約卷十三

史官顧錫嘯編纂

天印徐

孝獻皇帝上

在位三十一年

庚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諸起兵討卓推袁紹為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屯河內曹操屯酸棗袁術屯魯陽各眾數萬豪傑多歸心紹濟北相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

卓欲弘農王○卓奏免大尉琰司徒彪以王允為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宓

綱鑑正史約卷十三漢獻帝

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免之楊彪曰關中殘破都維已久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以王允為司徒伍瓊周宓固諫卓收斬之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之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孫堅起兵殺荊州刺史王廙至魯陽與袁術合兵術因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能

以劉表為荊州刺史南郡名士蒯越勸表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

郡可傳檄而定也表曰善

夏四月以公孫度為遼東太守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袁紹等諸軍畏董卓之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

兵以討亂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至滎陽遇

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

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無雙不可無君遂夜遁

還酸棗操還屯河內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為帝虞不

初劉虞為幽州牧務存寬政勤督農桑民悅年登

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

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流民忘其遷徙焉至是袁

紹等以朝廷幼冲迫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亡

虞宗室賢雋議上尊號虞馬色叱之曰今天下崩

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

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招垢汙邪欲

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詣陵

而還○夏四月卓至長安

綱鑑正史約不卷十三

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紹密要公孫瓚取冀州使馥所親荀諝等說馥曰

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

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諝曰袁氏一

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為將

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彼若與瓚取之危亡

可立而待若舉冀州以讓袁氏是將軍有讓賢之

名而身安於泰山也復然其計馥長史耿武等聞

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

掌之上若絕其哺乳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與之

禮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魏為奮威將軍親去依張說後紹使至與迎耳語謂紹已遂自殺

冬十月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為平原相

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威名大震時聞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襲奪堅陽城堅引兵擊昂走之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

綱鑑正史約不卷十三

四

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畔從瓚初孫都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有大志嘗與瓚師事盧植由是見瓚瓚使備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孫都張飛友善以羽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備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相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河東今山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未戰射殺之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管寧邴原王烈避遼東

遼東太守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候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共鋤菜見地有金寧舉刀不顧歆從而指之入以是知其優劣寧既見度乃隱於山谷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經且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還原歸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產

綱鑑正史約不卷十三

五

方知也烈聞之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餅於路烈遣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餅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慶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給乃免

壬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先渡津擊朱

初霸叔有孫曰或少有才名何驥見而異之因至

佐才也及天下亂或恐賴川有難先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魏位待以上賓之禮國度紹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畧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至催汜掠賴川其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卓服僭擬天子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臂力過人卓信愛之誓爲父子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避得網鑑正史約卷十三漢獻帝

免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遂許之允使士孫瑞書詔授布及卓入朝布伏勇士於北掖門刺之卓傷臂墜車大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蔡邕在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臣謝曰身

此其傳代
漢書曰史

雖不忠願點首別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諳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傳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筆使吾黨蒙其禍漢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國遂死於中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李催郭汜等舉兵犯關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惡網鑑正史約卷十三漢獻帝

七

動皆擁兵自守李催郭汜等遣使詣長安求救及與卓故部曲樊稠等圍長安呂布軍有變兵內反引催衆入城王允扶帝上宣平門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乃收允殺之布走出關催汜稠及張濟自爲將軍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伐故得免於難冬十月以劉表爲荊州牧○曹操遣使上書操遣使長安上書催汜致殷勤催汜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之曰方今英雄惟曹兗州乃心王

室而逆其忠款，弄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備泥從之。

四年春正月，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三月，以陶謙為徐州牧。

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郿。郿，今渭州。

甲寅，平元年春二月，劉備救陶謙，表備為豫州刺史。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讓

綱鑑正史約卷十三漢獻帝

議已而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遂迎呂布為兗州牧。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助，相攻，呂布不克，還走鄆城。范縣，名。

秋九月，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糜竺率州人迎備，備在袁術，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

○和○骨○何○足○加○意○今○日○之○事○自○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兼○領○

徐州

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生四男，策權嗣匡，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有復讐之志。至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餘兵還策，表為懷義校尉，許以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又使攻廬江太守陸康，謂曰：「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獲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江都縣。

綱鑑正史約卷十三漢獻帝

以劉繇為揚州刺史。

乙未二年春正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李傕郭汜樊稠功爭權，傕請稠會議於坐，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備遂悉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使公卿和備。

汜汜留太尉楊彪等為質。汜，汜也。備，備也。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史 17-816

機初地其
於陳留徵
以兖州為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

曹操以陶謙已死欲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

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河

濟天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

先定操遂攻布布東奔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

雍丘

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

濟自陝西至欲和備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

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惟乃許之車駕東出夜到霸

金正史約本卷十三漢獻帝

陵汜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汜

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帝幸

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郡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

定董承楊奉今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

山新豐高陵新豐俱屬西安府弘農今河南許州郟縣名屬鳳翔府

冬十月以曹操為兖州牧

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備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

入李樂營

郭汜黨復謀脅帝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

幸楊奉營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備汜合事

八月天子
自河白渡
谷田望白
渡

為遂幸弘農濟備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

承奉軍敗乃請備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

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率眾共擊備等大破之車

駕發東備等復來戰奉等大敗至陝樂令車駕御

船帝乃渡河到大陽幸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

千人負米貢餉帝御牛車幸安邑又遣太僕韓融

與備汜等連和備乃放百官歸宮人奮武將軍沮

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西迎大駕即宮都

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若

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大陽今河南今曰

網鑑正史約本卷十三漢獻帝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曲阿今丹陽縣屬江府

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

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江東願助舅討橫江橫

江叛因投本土召募可得兵以佐君定天下術知

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策

行收兵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策進攻橫江橫之

渡江轉關所向皆破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鬼及

策至雞犬莫茹一無所犯民競以牛酒勞軍於是

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以彭城張昭為長史

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江在和州城東

行相
車馬
並切小

袁紹聞東郡執太守執洪殺之

曹操圍雍丘急張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果曰袁

曹方睦洪為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

淵天下義士終不肯本洪時為東郡太守然既就

泣從紹請兵赴難紹不與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

是怨紹紹不與通紹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

喻之洪復書曰僕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謂究

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郡將遠尼請師見拒使洪

故君遂至淪沒斯所以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

紹遂急攻城陷執洪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

新史
卷十三
漢獻帝
十二

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微無扶翼之意

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森威惜洪力

劣不能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

容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

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容曰今

日寧與賊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遂見

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孝獻皇帝下

建安元年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

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不也漢
之氣
之氣
之氣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

術於盱眙術與布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

軍東下飛敗走備與術戰又敗請降於布布亦忿

術軍糧不至復以備為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自

稱徐州牧

秋七月帝還雒陽

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詎是

諸將更相疑貳帝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

至雒陽奉等奉詔帝還雒陽時官室燒盡百官披

荆棘依墻壁間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舉以為山東

綱鑑正史
卷十三
漢獻帝
十三

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

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稱素

而天下歸心今鸞輿旋轡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果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

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

為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

得進還於功學恣承患之因請召操操乃將兵詣

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還楊有翼車駕

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與郭元皆為人所殺
象病死僅更三族

曹操遷帝於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許今開封府

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北

操引議郎董昭問計昭曰此中將人殊意異惟有車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意也乃奉車駕以還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巳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夫白龍魚服困

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冬十月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彧為軍師郭嘉為祭酒

操以荀彧為侍中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使及穎州郭嘉操徵彧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嘉初見袁紹紹其敬禮之嘉訝其多端寡交好謀無厭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嘉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曰真吾主也以爲司空祭酒以孔融為將作大臣

第一一人先事曹操地故以祭酒為名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說無成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袁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臣

募民屯田許州郡並置田官

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桑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稟祗請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綱鑑正史約卷十三漢獻帝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為豫州牧遣東屯漢袁術畏呂布乃為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靈紀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馳往赴之靈等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公起義兵為天下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志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操笑曰

君得之矣。遂遣東屯沛，收散兵以圖市。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罵辱懷。渙不可，布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漢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渙他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十二年春正月，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議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十六

勝也。紹以逆勳，公以順率，此義勝也。但靈以來，政

失於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外寬內

忌，所任多親戚，公外簡內明，用人惟才，此

勝也。紹多謀少決，公得策輒行，此謀勝也。紹專收名譽

公以至誠待人，此德勝也。紹恤近忽遠，公虛無不

周，此仁勝也。紹聽讒言惑亂，公浸潤不行，此明勝

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紹好爲虛

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此武勝也。操

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操慮紹侵擾關中，

或曰：「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乃

表繇持節督關中

袁術稱帝

術以識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遂議稱

尊號。孫策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

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

於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騎陵志無紀極，至於廢

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况敵尤而甚

焉者乎？術始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

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

三月，以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十七

五月，以呂布爲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

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

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

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衆卵之危矣。布亦

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途，乃追還絕昏，械送其

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紹

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

卽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

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卽增珪秩中二千石。

楊彪與
不威
金
四

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眾為內應。始布因登求
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備
同曹操。絕昏公路。今吾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
為卿所責耳。登不為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
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
如卿言。譬如養鷹。餓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布意乃解。術遣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
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
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
為賊乎。不如相與併力。破術為國除害。且許悉以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三漢獻帝十八

秋九月。下故太尉楊彪獄事赦出之。
楊彪與袁術昏。曹操惡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
融往見操曰。楊氏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
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
使許今滿寵按彪獄。融與荀彧皆屬寵。勿加考掠。
寵考訊如法。數日來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
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

惜之。操即赦彪。

戊寅三年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
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備。破沛城。虜備妻
子。備單身走。荀攸勸操自擊布。操圍下邳。久。疲敵。
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陳宮有智而遇
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
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布將魏續等共執
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
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
定也。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嘗事

網鑑正史約八卷十三漢獻帝十九

丁建陽董卓師乎。操領之。官請死。操曰。奈卿老母
妻子何。官曰。官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處
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
公。不在官也。操因泣涕。并布願皆縱殺之。召宮母
養之。終其身。嫁官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張遼
霸等皆降。

以劉備為左將軍。○以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袁紹攻公孫瓚。圍之。
四年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渴走死。
術淫侈滋甚。資實空虛。乃遣使歸帝號於袁紹。紹

人說曰
孫策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將劉豫章謂虞翻曰
孫策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將劉豫章謂虞翻曰
孫策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將劉豫章謂虞翻曰

遣子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海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嘆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歎血死

冬十一月孫策襲廬江取之劉豫章太守華歆降

孫策攻廬江太守劉勳破之將劉豫章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

意翻乃往見華歆說之曰竊聞明府與郡郡故王

府君齊名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

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敢孰與鄧

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

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

用兵如神今君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莫

及也歆乃夜作檄明日遣使齎迎策便進軍歆為

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

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老

之不克承以謀洩被殺

尹起莘曰自曹操劫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

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劉烈謀誅操

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

其討操者綱目於此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

曹操正所以扶三綱正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

百載之下其垂世教也大矣

五年春正月操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袁紹方來而棄之東

乘公後若何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

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遂擊備破之獲其

妻子遣板下邳擒劉羽備奔青州歸紹紹去第二

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操使張遼說羽降

羽謂遼曰吾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

曹一也二嫂在彼給應上十人等不許到門二也

知吾主去向不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如有不允

吾必不降操從之封羽為漢壽亭侯

夏四月袁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

袁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遣將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

史 17-822

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
馬之圍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無留意使適以
其情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
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直效以報曹公
乃去耳遂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良操知其
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
於袁軍白馬漢名故址在
大名府清縣治南

孫策欲乘虛襲許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

奴客因其出獵伏而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問

計上史綱入卷十三 漢獻帝 二十二

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

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

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

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時流寓之

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昭與周瑜等謂權可與共

成大業遂委心事焉吳郡今屬
州府三

秋九月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

紹軍大潰官渡城名在開
封府中平縣北

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
之覆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紹爲人寬雅有局

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嚴自高短於從善以至於敗

於敗

孫權爲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

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雖棄如不如因而厚之操

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魯肅將北還周

瑜止之因屬於權權與語悅之合榻對飲同討虜

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權有

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耳張昭要肅年少危險

權益重之

新羅王史綱入卷十三 漢獻帝 二十三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魯以劉璋
爲以劉璋

六年秋九月曹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別州

備在別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別觀然流涕而還

問備備曰平嘗身不離鞍解肉皆病今不復戰

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

耳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初

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

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以熙爲幽州刺史

紹卒衆以譚長欲立之逢紀密告紹遺令立胤
譚出屯黎陽曹操攻譚尚自蒞助之與輒相拒譚
尚數敗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群僚會議張昭等執
議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
初封不滿百里繼嗣實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
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業
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
富饒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人不得不與曹氏
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
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
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
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
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
伯符同年少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
不送質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二十四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操追至鄴而
還譚攻尚不克

操攻黎陽譚尚敗走操追至鄴諸將欲逐喪之

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俦各有
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
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則一舉定也遂還譚欲
出兵掩之尚疑之譚怒攻尚而還譚別駕王修諫
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鬪而斷其右手曰我
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有誰親之譚
不聽

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
之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譚大破之譚奔平原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二十五

尚圍之譚還幸毗諄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天
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
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
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
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群下多以
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
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
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
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

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然之。
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開
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
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
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譏。國分爲二。連
年戰伐。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
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
公不取而伐荊州。欲待他年。失所以用兵之要矣。
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
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二十六

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還。西平縣名

甲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

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幽州牧

應遣使降操。然尚俱奔烏桓。操擊烏桓。破之。然奔遼東。公孫康斬之。

冬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

乙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南皮縣名

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

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

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

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官渡

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
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
阮瑀俱管記室。

冬十月。詔以杜畿爲河東太守。

魏務崇寬惠。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以苟悅爲侍中。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
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
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二十七

未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

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

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

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

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

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慝。

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

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

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

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

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倚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實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實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治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實不勸罰之止善則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善縱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弭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兩

十一年春正月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彧

併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

綱鑑正史約

卷十三

漢獻帝

二十人

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轡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奪其私嗜勝其邪欲君臣官民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依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

朝而素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公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當貴生不仁沈溺致惡疾耶

十二年冬十月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三往乃見因曰漢室傾覆我

綱鑑正史約

卷十三

漢獻帝

二十九

人病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國險民附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與亮

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

猶魚之有水也羽飛乃止微清雅有知人之鑒同

郡龐德公素有重名微兄事之德公嘗謂孔明為

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隆中山名在襄陽府城西北漢水之南

水俱在漢陽府巴蜀今四川益州今成都與雲南府皆是

尹起莘曰孔明一世龍羽扶正統之志昭如

日星朱子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與聘莘野

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幾

有出處之正如孔明者哉

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操以崔瑗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瑗玠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與服不敢過

庶掾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憂哉

懿少聰達多大畧瑗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

斷英特非子所及也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會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降遂進兵

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戰戰兢兢之御史大夫

融與融有隙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漢招合徒

衆欲規不軌操遂收融并妻子殺之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時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及覺則操已在宛矣武

勳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托我以孤

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將其衆去荊州人多歸備

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

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

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操

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數

人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

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

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

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

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劉船會得

濟河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樊城名在襄陽縣名屬承天府江陵縣名屬荊州

長阪在當陽東北夏口在江夏縣

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

於赤壁人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隣接江

水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操

山險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肅請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權卽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坂宣權旨致殷勤之意備悅連往樊口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詣權見於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以事之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降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安能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操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將軍誠能與豫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三

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說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

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說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

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等請迎之肅以爲不可勸權召周瑜定計瑜至謂肅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當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二五萬人保爲將軍破之權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莫復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會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三

力迎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曹軍方連船艦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北軍大潰操引兵步走樊口在武昌縣西梁子山名在武昌府東南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李舜臣曰赤壁之戰老瞞蓋乘此勝之機

可生處。孫劉不知由此。荆楚既平。關羽周瑜難處。南郡劉豫州聚兵公安。聚三雄於荆州。而縱操於河內。是操以荆州為餌。而漁天下也。赤壁之役。所以不能入中原者。非江東士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荆州之罪也。

十二月。劉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備表劉琦為荆州刺史。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時周瑜領南郡。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

綱鑑正史綱目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四

常懷憂。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畢。伏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言聽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庚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操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今更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流。形容

不飾。衣裳敝壞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求才。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十二月。操薨。遺三子。操下。令曰。孤始於譙東築精舍。欲與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後為典軍校尉。遂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後領兗州破黃巾。擊袁術。推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

綱鑑正史綱目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五

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弱。遂相什度。言有不遜之志。無用取。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誠恐難兵為人所禍。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不。虛名而受實禍也。然封兼四縣。何德堪之。今讓還三縣。且以分損誘誘。少減孤之責也。謹今直隸州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時劉備請孫權求都督荆州。瑜上疏曰。劉備以英雄之資。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將非

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一

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一

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病

與權戲曰。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

有似養虎。此朝士肝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

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倘所言可采。瑜死不

朽矣。及卒。權以肅代瑜領兵。肅勸權以荊州借備

與共拒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

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

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

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始就學。及肅遇

劉備。正史卷八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一

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才略。非復吳下阿蒙

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肅遂拜蒙母。結交而別。肅陽今德化

劉備以屢統為治中從事。

初。備以統守東陽令。在縣不治。免官。督唐道。備嘗

曰。罷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嘗

展其驥足耳。備見統與言大器之。遂用為治中。親

待亞於諸葛亮。來陽縣名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

丞相副。○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

張松與正善。州璋不足有為。璋請劉備以討張

魯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為不得已

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議奉戴。以為州主。會

操遣鍾繇欲向漢中擊魯。璋懼。松因說曰。曹公無

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

璋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

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

也。璋然之。遣正迎備。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

正史卷八卷十三 漢獻帝 三十一

尚未決。屢統曰。益州土沃財富。大業可成。備曰。今

昔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

吾以仁。操以險。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

小利失信。敗於天下。奈何。統曰。遵取順守。古人所

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

為人利耳。備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數

萬人而西。璋勅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蜀太

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也。璋迎備於涪。歡飲百餘日。增備兵使擊魯。備

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扶風今屬州府治今

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扶風今屬州府治今

元嘉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賈拜不名入朝不趨劉履上殿

秋七月孫權徙治建業

初張紘以林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權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林陵改號建業
今應天府上元江寧二縣是其地也昔楚威王因此地王氣理金以鎮之名曰金陵秦始皇葬以王氣為盛改金陵曰金陵以抑之

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待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綱鑑正史約八卷十三

三十人

初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加此操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筆軍於譙因輒留彧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濡須水名在廬州府巢縣南孫權聞曹操來乃夾水立塢狀如個月

劉友益曰荀彧身為漢臣為操謀畫以贊其業業已成矣甫以正論自詭其無益可知也於彧自殺君子以為自取而已

十二月劉備據涪城

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遣書瑋曰孫氏兄弟本為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得得荊州界其憂甚於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一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眾曰吾為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之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收斬松殺關成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瑋將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綱鑑正史約八卷十三

三十九

操進軍濡須口號四十萬孫權率眾七萬禦之相擊月餘操操見其舟楫器械軍伍整齊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操撤軍還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成都

都○雒城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待中六卿

時陳群為御史中丞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意

之論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本與仁樹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獄，盜者刑其足，賊無所放，衆之怨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愛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惟鍾繇與群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保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十九年夏，閏五月，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韓

葛亮爲軍師將軍。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四十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奔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所頭便斫，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備克雒城，進圍成都。璋開城出降，備還璋於公安，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時董和、黃權、李嚴等，皆所授用。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彭羕、瑯所積棄，劉巴宿昔所忌，恨備皆處之。顯仁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

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色，匈奴未可求安也。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備從之。亮治蜀頗尚嚴，喚人多怨，嘆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頒緩刑池，禁以慰民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亡夫大呼。

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蜀人專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不治大怨，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其爲政以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四十一

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巴東今夔州府，公安縣名，屬荊州。零陵縣，屬永州府。

秋七月，公操擊孫權。

操召少子植守鄴，以邢顗爲植家丞，願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禪美文辭，植親愛之。禪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

魏荀攸卒。時攸爲魏尚書令。

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

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冬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時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姿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

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

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髮徒跣行泣過。詎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願謂

曰：秋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三

四十二

生二皇子皆既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乙未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也。

三月，魏公操擊張魯。夏五月，劉備孫權分荊州，

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陸口，陸水之口，在武昌府通城縣北。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等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言

之於備，備曰：備與琮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

朝，今得罪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道瑜率水軍往

夏口，備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備

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蜀，權曰：備

乃敢挾詐如此，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還。

州，備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

盡殺之。權怒，遣呂蒙取三郡。關羽使利平之，會操攻

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於權。權令趙雲報命，更

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

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桂陽州名，屬衡州府。

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魯，字季

操攻陽平，拔之。張魯奔巴中。司馬懿言於操曰：劉

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

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三

四十三

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隨復望蜀耶？劉備曰：劉璋

蜀日淺，蜀人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懼，因而廢之，

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

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不可犯矣。操

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

斬之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曄曰：今已小

定，未可擊也。乃還。曄，字公衡，名在漢中府，今屬平陽。

甲寅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為王。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

者恐其滋蔓難制至是單于呼厨泉入朝于魏
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
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爲五部各立其
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丁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

初操以子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瞻愛之欲以
爲嗣以兩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
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他日操
屏人問大中大夫賈詡詡默不對操問其故詡曰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四十四

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
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不植並送植稱
述功德發言有章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嘗
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歎
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
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
爲之稱說故遂定爲太子

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戊二十三年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

己二十四年春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
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斜谷在漢中

操自臨漢中劉備欲衆拒險終不交鋒趙雲將數
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陣且
戰且却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
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
相蹂躪陷水中死者甚衆備明旦至雲營視昨戰
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相守數月魏軍多亡操
引軍還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四十五

備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
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卽授羽印綬羽聞
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
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
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
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
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
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
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
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與惜此事

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拜受。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羽帥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將軍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雨，漢水汎溢，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船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被獲，不屈，羽殺之。關、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

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修。

初，楊修謀立曹植為魏嗣，不忠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

綱鑑正史約

卷十三

四十六

日復以簏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之。後植以驕縱見疎，修每就植慮事，有闕，付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恠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斬之。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

羽急攻樊城，自許以南往往還應。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可遣人勸權襲殺之。後許都江南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操尚存勸權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

蒙代肅，以羽素驍雄，有兼併之心，勸權取羽。權善

之，權嘗為其子求昏于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

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

蒙常有病，乞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必撤備兵，盡

赴襄陽，然後襲其空虛。羽可擒也。遂稱疾篤。還，權

問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

遠名，非羽所忌，宜用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

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

羽意大安，稍撤兵赴樊，遜具啓陳形狀。權遂發兵

綱鑑正史約

卷十三

四十七

今蒙先行，操遣徐晃救仁，攻羽破之。羽撤圍退，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襲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羽還，將吏皆無關心。羽因遁走，兵皆解散。魏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馬忠獲羽及其子平，俱被害。遂定荊州。權復以劉琦為益州牧，尋卒。琦弟劉琦未及受封，疾發亦卒。權哀痛殊甚，後權謂趙雲公瑾雄烈，膽略過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還為

僞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略。此
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勸孤急
呼公瑾迎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
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
子明少時。孤謂果敢有膽。及長。學問開益。將略育
至。可次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以孫權為票騎將軍。領荊州牧。

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

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群等曰。殿下功德業盛。

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四十八

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

為周文王矣。

庚二十五年。魏文帝丕春正月。丞相冀州牧王

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為丞相冀州牧。

二月。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

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見者為之。區別人物。

第其高下。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

日武皇帝崩。太初是後十四年山陽公卒。

十二月。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魏主丕欲徙冀州士卒十萬戶。時旱蝗。民饑。羣司
以為不可。丕意其盛。待中辛毗求見。丕作色待之。
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丕不從而入。毗
引其裾諫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
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嘗出射雉。顧羣
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其樂。於羣下其苦。不默然。

綱鑑正史約卷十三終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三 漢獻帝 四十九

綱鑑正史約卷十四

史官顧錫鳴編纂 錢塘徐泰

後漢紀

昭烈皇帝 名備字玄德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在位三年

辛丑章武元年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勸王稱尊號乃即帝位於武擔之南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武擔山名在成縣清治北

尹起莘曰曹丕篡位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

親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全以天子之制于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漢帝之遺統漢遺統蓋取春秋之義示天下萬世之正統

孫權徙治武昌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五月立夫人吳氏為皇后子禪為皇太子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伐孫權羣臣諫皆不聽乃遣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自率諸軍東下車騎萬餘飛雄壯威猛至於臨陣羽善待卒伍而嚴於

中 夢禮君子而不恤小人帝或飛曰卿則敗矣又曰報捷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飛猶不悅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張

達范疆所殺以其首奔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

意飛死矣 江州今重慶府巴縣

陳壽曰關羽張飛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

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

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孫權請和不許遂遣陸遜督諸軍拒守

時吳人或言諸葛瑾與漢相通權曰子瑜之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

報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

明同產何不留之子瑜言弟亮已委質於人義

二心弟之不留猶望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

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

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孫權遣使稱臣於魏魏受吳降遣太常卿負

拜權為吳王貞至吳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

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

乃平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石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冬十月孫權遣使如魏

吳遣中大夫趙咨謝魏魏主丕問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聽也拔呂蒙於微賤明也拔趙雲於不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願知學焉

魏正史約卷十四

春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丕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孫權立子登為太子

時權為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雍子譚陳武子表為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

二年吳王權弟孫登月帝建軍統策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與吳相拒數月陸遜度帝兵疲意沮乃以火攻拔之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大慙志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正已卒亮嘆曰若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永安縣名省入夔州至峽在夔州府至山縣縣界也與西陵縣峽並連三峽連山七百餘里陸遜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連平今歸州是也夔州名屬夔州府白帝城在夔州府公孫述據此自稱白帝田名

魏正史約卷十四

秋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爵臣不得兼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違者天下共誅之

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冬十月吳王權敗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

吳王權以楊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於魏求自改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人民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隔江漢若登朝朝夕召兵還耳於是罷政元黃武

江拒守不自將擊之州名○安南國

癸三年興元年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圖江陵皆不克引還

初不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後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後蜀雖最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後蜀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不納後蜀竟無功

魏正史約八卷十四後蜀五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

帝至永安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喪還成都太子禪即位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下教曰夫恭署者集衆思慮

忠益也

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建後蜀損矣連覆而得中猶棄敵驕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恭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勿率之勸乘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顗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順卒亮垂泣三日

胡寅曰曹操病亡子孫滿前伊嬰涕泣留連妻後蜀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偽死乃盡見後蜀之玄德治命無一語及私不猶憂事與長松

六月益州郡者帥雍闓等以四郡叛闓殺太守朱附於吳又使郡人王獲誘扇諸夷後蜀糾越嶺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還大畏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秋八月遣尚書鄧芝使吳時吳王權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舍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恐蜀主幼國小為魏所乘耳芝曰大玉

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獨有重險吳有三江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後皇帝名劉聰烈太子

建興二年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魏主丕大興軍伐吳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為水軍親御龍舟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橫

江而植木衣革為疑城假樓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暑風至龍舟幾覆乃還許昌今許州屬河南開封府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亮率眾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亮至南中所在戰捷

越傳入斬聞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聞餘眾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陳問獲曰向者不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

擒亮猶遺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用之武陳之亮曰留外人則富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毀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獲等以為官屬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

魏主丕臨江觀兵吳人嚴兵固守丕見渡海洶洶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乃還

綱鑑正史約卷十四 漢後帝 八

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雍為人寡言舉動時常權嘗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宜洩權以此重之

四年夏五月魏主丕卒廟號世祖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見為嗣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

殺其子。不為之惻然。及是疾篤。遂立為太子。召前
真陳羣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叙即位。

冬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丁五年。魏明帝。春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
以圖中原。

亮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崩殂。然侍衛
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
帝遺德。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等。志慮忠純。宮中之
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
性行淑均。曉暢軍事。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
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
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
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諒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命危難之
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臨崩寄以

大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今南方已定。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興復漢室。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遂行。在四川。
行都司。城南其水。而多。而多。而多。
有行者。春夏常熱。其源可。而多。
申六年。春正月。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
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楙鎮長安。至是亮將伐魏。司馬懿延
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
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餘日。
網鑑正史。卷十。四。漢。後。帝。

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
西可定矣。亮以為危計不用。率軍攻祁山。始魏以
昭烈既崩。署無備。亮出。朝野恐懼。魏主遣
張郃督兵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於
街亭。謖違亮節度。舍水上山。郃絕其汲道。擊大破
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
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
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
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又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

魏以亮為
郡山心出
險金等將
軍州縣城
守以備之
故不克

右將軍行丞相事。於是考徵勞勩。北烈川皆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亮之出祁山也。天水祭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智。使典軍事。
事。中令。魏城縣。屬。中。縣。秦。嶺。在。西。安。府。城。南。谷。中。路。連。市。北。故。名。針。谷。即。秦。各。縣。山。在。華。昌。府。西。和。縣。北。街。亭。在。隴。西。縣。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
時魏揚州牧曹休為吳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機也。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視也。遂引兵出散關。圍陳倉。不克。糧盡。引還。
魏將王雙追亮。亮擊斬之。故。關。在。蜀。州。南。大。散。關。下。在。蜀。州。南。

魏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
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人
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長夜之飲。
當時亦以為樂。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漢後帝 十一

已七年 吳黃龍 夏四月 吳王孫權稱皇帝 吳元

更拜輔吳將軍。劉。在。武。昌。府。武。昌。縣。北。門。外。大。江。中。
秋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
武昌。

南陽劉虞。嘗著先刑後禮論。太子賓客謝舉稱
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君侍東宮。宜
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議。不須講也。太子與都
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
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而不
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
利器。崇替之所藉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漢後帝 十二

吳八年春二月。魏立郎更試法。尚書諸葛誕等
罪免。
誕與中書郎鄧鳳等。結為黨友。更相題表。以鳳
玄等為四聰。誕輩為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
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各
之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竊見當今年少
不以學問為本。專以交游為榮。國士不以孝悌
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
至乃往來禁奧。交通探問。此皆法之所不取。刑
所不赦也。魏主獻曹其言。乃免誕鳳等官。

冬十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

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瑾

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也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夏五月亮敗

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魏遣司馬懿督張郃等禦漢亮與懿遇於上邽懿

歛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鹵城又

不肯戰賈詡魏人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

笑何懿病之乃出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

盡退軍懿追之郃中伏等卒亮之攻祁山也

魏正史約八卷十四歲後帝

命李平以中都護督府事會天霖雨平主督運焉

糧不繼遣參軍論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

言糧足何為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

言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達懿

於是表免之徙梓潼郡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

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吾謂鱗甲者但不當

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

王十年吳蜀承秋九月魏以劉曄為大鴻臚

曄侍中劉曄為魏主叡所親重叡將伐蜀朝臣

諫曄入贊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領軍楊暨嘗諫伐蜀叡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

臣言誠不足采劉曄先帝謀臣蓋亦云然叡曰曄

與吾言可矣暨曰請召質之乃召曄至問之曄終

不言後因獨見責叡曰夫兵詭道也未發不厭其

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叡謝之曄

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

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也暨亦謝之或謂叡曰曄不

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反意而問之

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

魏正史約八卷十四歲後帝

之情必無所逃矣叡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出

為大鴻臚以憂死

癸十一年魏書

甲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

初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驛關

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車乘十萬斜谷

伐魏進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

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就

可憂若不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

亮以前有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
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武功縣名屬西
胡寅曰司馬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
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親統大軍入他
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
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知之矣
秋八月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
還
時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
以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亮曰彼本無戰
情特以示武於衆耳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意
及事之煩簡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
皆親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
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尚書僕射李福省
因諮大計亮曰公瑛其宜也又請其次亮曰文
可卒於軍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走懿追
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百姓
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笑曰吾能料生不能
料死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
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諸軍還成都懿亮曰忠武

侯初長木校尉廖立以職位游散怨謗亮廢立爲
民及亮卒立垂涕曰吾終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
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已策後人不能也
以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守舉止有如平日是衆望漸服
乙卯十三年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爲尚書令
作洛陽宮
魏主敕好土功力役不已中書侍郎王基上疏曰
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
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
意木舟之喻
秋八月魏立子芳爲齊王諡爲秦王
魏主嗣無子養二王爲己子宮省事秘莫知其所
繇來者
庚十四年冬十月魏司空陳羣卒
羣前後數上封事劾削其草或議其居位拱默及
正始中詔讓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息

以其成之

焉。

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時司馬懿以兗州刺史王植原應選。恥為人謹厚。

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流。為書戒之曰。吾

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

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

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閑黨也。未能

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毀譽者

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

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無可毀。則

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雖毀譽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十五年魏明帝夏六月。魏以陳矯為司徒。

魏主敕書卒至。尚書門下。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曰。

欲乘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也。

若臣不稱職。請就黜退。願慙而反。敕書問矯。司

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

稷未之知也。

冬十月。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在河南府

魏主敕徒長安鍾虞。虞化銅人。承露盤。鑄銅人。

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

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

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蒼

草。捕禽獸置其中。羣臣諫皆不聽。

魏主敕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

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

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

有名。非所當疾也。但當有以驗其後耳。詔散騎常

侍卿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

百官議司。魏主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若其人

能任其職。式是百辟。則廢不廢。烏在考課。黃門

侍郎杜恕曰。世有庸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亂。則

則唐虞不須覆瓿之佐。殷周無費紂呂之禍。則

竟不行。虞統論選。皆先性行而後言才。人其謂之

魏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

今稱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時人服其

言。

司馬光曰。武謂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歆

述而修之耳。不知唐虞之言。居位久而受其責。

司馬光曰。武謂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歆

述而修之耳。不知唐虞之言。居位久而受其責。

司馬光曰。武謂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歆

述而修之耳。不知唐虞之言。居位久而受其責。

隅已定。事在淮南。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漕漑。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管寧卒於魏

劉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則和易。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皆化服。年八十四卒。元帝下詔。賜諡曰貞。子嗣。襲爵。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

劉友益曰。布衣也。何以卒錄。實也。書卒。歸葬。魏不使魏得臣之也。

五年春正月。吳立子孫。爲太子。霸爲魯王。時太子復立。

六年冬十一月。以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七年春正月。吳以陸遜爲丞相。

三月。魏勸吳寇漢中。費禕督諸軍救之。禕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時羽檄交至。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卿。

試君耳

君信川人。必能辦賊也。時漢中守將王平遣護軍劉敏。據興勢。魏兵距險不得進。遂引軍還。禕進據三嶺。以截吳勢。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山名在漢中府洋縣西北山形如釜外。其險乃盤道以上。

冬。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禕識悟過人。爲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哺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敬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嘆曰。人才相遠如此。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八年春。吳殺其太子太傅吾粲。

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群臣多以爲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陸遜謂曰。子弟苟有材。豈要不用。私出以要榮利。終取禍耳。聞二宮勢敵。此古人之深忌也。寄果阿附交構。權長女適全琮。少女適朱據。

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權寢疾。遣太子詣桓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公主因言太子不至廟中。專就妃家計議。面王夫人見帝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

帝曰：袁術黨楊公全寄從而毀之，權感焉。陸遜諫曰：「正統藩臣，當便寵秩有差，則彼此得所。上下獲安矣。」書三四上，辭情危切，權不悅。吾粲請使魯王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謂陸遜，霸竺譖之。吳王怒，誅榮。

吳丞相陸遜卒。

吳主權以魯王霸楊竺之譖，數遣使責問遜，遜志而卒。其子抗代領其衆。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尚書令費禪以宦者黃皓為中常侍。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漢後帝

二十三

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宦官黃皓，便嬖有寵，寢不和。不敢為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費禪以還，曹宇、陳祗代允為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賣事，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

丙寅 九年秋九月赦。

大司農孟光責費禪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教宜有也。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禪顧謝，踣蹠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終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昌。」

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禪並錄尚書事。

丁卯十年春二月，魏遷其太后於永寧宮。

曹爽用何晏謀，遷太后，擅朝政。司馬懿不能禁，稱疾不與政事。

戊辰十一年夏五月，費禪出屯漢中。

己丑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發喪，還朝。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與弟羲訓俱數出遊，司馬懿純期。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漢後帝

二十四

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入者？爽曰：「誰敢爾耶？」爽所親李勝出刺荆州，過司馬懿，懿令兩婢侍，持衣承落，指口言渴，婢進漿，懿不持杯而飲，粥流霑臂，聲氣纒屬，語復錯亂，誤以荆為并者，再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羲訓、彥皆從。懿與子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奏爽、宗、顧命，亂國典，宜罷吏兵，以候就第。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且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

桓範範南出。懿謂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馬馬。」
 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與以天子諸許昌發四方
 兵。自輔其兄弟疑未決。自甲夜至五鼓。與乃投刀
 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
 生汝兄弟。抱憤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與乃奉
 駕還宮。懿奏與何晏鄧颺桓範等謀逆。族誅之。
 先是與辟王沈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沈遂行。及與敗。沈以故吏免。謂祜曰：「吾
 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初晏問平康
 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鄧颺在座。謂輅曰：「君自謂
 網鑑正史勸人卷十四 漢後章 二十五
 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詞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
 言易也。要笑而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因謂輅曰：『
 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輅曰：『君侯位尊勢重。
 懷德者鮮。威慢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願君保
 哀多益寡。非禮不履。然後三公可至也。』輅曰：「此老
 生之常譚。」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
 舅問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至
 是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卿之敗？」輅曰：「卿之行步。
 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暴
 暴何之視候。更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華
 衰。」

稿木此為鬼。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要守老莊
 書。與夏侯玄荀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雖尚虛無。
 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
 風流。不可復制。高平陵。魏明帝
 魏以司馬懿為丞相。加九錫。不
 冬十二月。懿光祿大夫徐邈卒。
 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
 刺史。還人以爲余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博
 用事。貴清素之士。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
 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侈相競。而徐
 網鑑正史勸人卷十四 漢後章 二十六
 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無常而徐公有常耳。
 庚十三年。秋。吳廢其太子和。殺魯王霸。冬十一月。立
 子亮為太子。
 吳主權以魯王霸結黨害兄。故廢和殺霸而立亮。
 亮權少子也。
 辛十四年。吳大元。秋八月。魏太傅司馬懿卒。以其子
 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冬十一月。吳以諸葛恪為太子太傅。總統國事。
 吳主權以太子亮幼。讓所倚托。侍中孫資。屬恪。

大率權傾其剛很自用峻曰朝臣才無及者乃召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恪將行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行夫子曰冉斯可矣今若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吳主權卒太子亮立

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

刺帝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遏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雖不果至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沓中欲殺之

待新附太過張疑嘗與書引岑彭來款為戒

從故及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初恪修東興隄魏人擊之為恪所敗恪遂有輕敵

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諫不聽

遂發兵圍魏新城魏揚州牙門蔣張特拒之會大

暑吳軍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乃引去由是東吳

失望而怨諸葛恪矣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總負其才武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嘗戒制不從

兵不過萬人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及

禕死維得行其志乃將數萬人伐魏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

恪還建業愈加威嚴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

恪於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飲兵

殺之初恪少有盛名權器重之父瑾常以為戚

非保家之子也果敗吳群臣乃表峻為丞相大

軍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

甲十七年魏主亮卒

綱鑑正史約入卷十四

齊王遼之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魏主芳意殊不平

后令召群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最近倡優不

以承天緒乃奏收璽綬歸藩於齊欲立彭城王

太后不可乃迎高貴鄉公髦髦明帝弟子東海定

王霖之子也

乙十八年春正月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

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丙十九年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

魏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冬十月魏以盧毓爲司空

魏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孝繼母朱氏

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

筆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至長

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起之母爲少止祥漸有

時譽母深疾之害使酖祥覽徑起取酒祥不與母

奪而反之後母賜祥候覽輒先嘗母懼遂止漢去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即魏明帝

遺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後

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徵爲別駕要以州事虔傳

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那

別駕之功

二十年夏四月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

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之寒人殺之不克而還

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奉佐慰勞四征且觀

志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

代君以爲如何誕屬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

魏思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

然然還言於昭曰誕在揚州爲士衆心今召之

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

之詔以誕爲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歛兵自

守遣使至吳請救昭奉魏主髦討之吳使將軍全

惲等救誕人壽春城魏人四面合圍擊破吳軍

拔壽春斬誕夷三族

姜維伐魏

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

將軍鄧艾進據長城以拒之維數挑戰不應

數出兵蜀人愁苦維周作仇國論諷之

綱鑑正史約人卷十即魏明帝

誕死而還

景元元年吳主孫休所秋九月吳孫綝廢其弟

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瑯邪王休休以綝爲丞相

子皓爲烏程侯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張布酒酣出怨言

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

圖耳布以告休休之或告綝反休執付綝殺之

士又告綝反休將討之審問於布布曰左將軍

奉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問計事曰丞相

東漢書卷之八
光武皇帝本紀第八

弟支黨其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陸兵以誅之。
十二月。臘會。緡稱疾。伏強起之。不得已而入。羣帝
目左右縛而斬之。

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漢壽今廣元縣屬。保寧府。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國。以禦外敵。及黃權用事。
建議。欲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固
鎮。守以捍之。敵攻關不克。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
退之日。諸城並出搏之。此珍敵之術也。於是昭烈
漢中胡濟屯。漢壽王舍守。樂城蔣斌守。漢城。

劉友益曰。維之失計。漢之所以亡也。

綱鑑正史約不卷十 漢後帝 三十二

庚辰三年。魏元帝。夏五月。魏主昭烈其主。

關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尚書王粲。
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受廢辱。今日
當自出討之。經諫不聽。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
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官買充入。與髦戰於
南關下。太子舍人成濟抽戈刺髦。殞於車下。昭入
殿中。召群臣會議。謂尚書僕射陳泰曰。玄伯。卿何
以處我。泰曰。獨有新賓充。少可以謝天下。昭曰。
更思其次。泰曰。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不從。

魏主髦

言乃收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罪。呼笑曰。人
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
誅。哀動一市。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
立之年十五矣。常道鄉。故城在關中。府東安縣西北。

冬。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

沈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給
穀五百斛。言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

主簿陳厥。稽察曰。宋炭不言而冷。然之實自明。

綱鑑正史約不卷十 漢後帝 三十二

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宋炭之自縊。則
之言。將不求而自至。不然。雖懸重賞。忠言未可致
也。沈乃止。

辛巳四年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

壬午五年秋八月。吳立子羣為太子。

冬十月。姜維伐魏。洮陽不克。洮陽。秦州北。在桂林府全州北。

初。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倘
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
自存。維遂伐魏。鄧艾拒戰。破之。

尹起莘曰。姜維屢舉伐魏。運寸退尺。而諸葛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者求止籍留與夾脂既而飲酒二斗舉犀一觥吐血數升毀瘡骨立伶嗜酒嘗乘鹿車攜一壺酒僂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四

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榮

爭募效之誦之放達司諱校尉鍾會方有寵諱司

馬昭聞康名而造之康笑踞而飯不爲之禮會將

去藥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俞曰聞所聞而

來見所見而法會蓮衡之舞為吏部郎

與齊魯自說不甚旋谷而非博易武聖明而

之會因諸事未定而未能如期舉行

之會因許厚言請在漢子所制取廷議之原

詩曰者我登登曰子才多聞寡知丁大不令

矣

丁奉曰：「此賊上賢之謀，連軍於輜重，其意欲以老弱拒我，而乘虛襲我。」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司馬昭欲大舉入寇朝臣多以為不可獨賈詡

昭諭衆曰攻吳差難不如先定巴蜀此張建武

卷十四 漢後帝

之勢也。姜維聞之。表請防護蜀安。關公又集

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敗帝更其

炎興元年、秋、趙鼎亦從、盡會將兵入寇、則韓、

發之。幸。惟。我。故。遷。于。別。用。屬。安。國。以。在。

金死之於中野賜還守金陽成都府蒲江

會大軍應以中而斐赴省中以經維會及關口

之遂長驅而前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是時

大戰維敗欲赴關城聞其已破乃還守劍關

十月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是蜀捷交至詔復授之

乃愛之。

會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時魏列營守劍閣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艾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乃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艾以驢自襄陽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諸葛瞻督諸軍拒艾戰于綿竹艾大破之斬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益馬冒陳而死劍閣在保寧府劍州陰平道在綿竹縣界

蜀志正史約入卷十四 漢後帝 三十五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艾子北地王諶死之

時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周旋已入平地百姓皆逃山野不可禁制無周請降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及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帝率羣臣面縛與觀諸軍門降艾繼等得帝勅命亦降

甲申 魏咸熙元年 春正月 魏以檻車徵鄧艾歸國反伏誅監軍衛瑾襲艾殺之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欲因平蜀之勢乘輿昭使監軍衛瑾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人未賓勢與踴迎不可拘索

以失事機鍾會有異志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璽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之昭恐艾不從命勅會遣軍成都會遣璽先至成都收艾父子置之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擒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喪稱遺詔使起兵發河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

蜀志正史約入卷十四 漢後帝 三十六

所召諸將悉聚於會堂中艾繼等使會重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故漢帝會猶豫未決護軍胡烈親出取飲食烈執諸將兵艾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梃梃數千欲悉呼外兵梃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還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皆緣屋出舉其軍士共斬會及繼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逆還璽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續襲艾父子斬之鍾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昭乃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得

今會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威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代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辭不聽。憲英謂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德乎。琇竟以全歸。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四 漢後帝

三十一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

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勗。共詣晉王。勸禪曰。相王尊重。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及入。勸禪而祥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鄧正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關。他日與宴。為之作蜀妓。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

情。乃至於是。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況姜維耶。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入蜀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對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秋七月。吳主休歿。烏程侯皓立。

吳人以蜀初亡。故禪長君。故舍太子。而立。

附

綱鑑正史約本卷十四 漢後帝

三十一

